

◎ 王章陵 著

# 周易思辨哲学

下

——  
辩证的符号逻辑学

齊魯書社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二章 周易上经 .....	8
第一节 乾卦 .....	8
第二节 坤卦 .....	17
第三节 屯卦 .....	28
第四节 蒙卦 .....	36
第五节 需卦 .....	45
第六节 讼卦 .....	52
第七节 师卦 .....	58
第八节 比卦 .....	64
第九节 小畜卦 .....	69
第十节 履卦 .....	76
第十一节 泰卦 .....	83
第十二节 否卦 .....	91
第十三节 同人卦 .....	98
第十四节 大有卦 .....	104
第十五节 谦卦 .....	111
第十六节 豫卦 .....	119
第十七节 随卦 .....	126
第十八节 蛊卦 .....	133



第十九节 临卦 .....	141
第二十节 观卦 .....	149
第二十一节 噬嗑卦 .....	156
第二十二节 贲卦 .....	164
第二十三节 剥卦 .....	173
第二十四节 复卦 .....	181
第二十五节 无妄卦 .....	188
第二十六节 大畜卦 .....	195
第二十七节 颐卦 .....	205
第二十八节 大过卦 .....	212
第二十九节 坎卦 .....	219
第三十节 离卦 .....	226
<b>第三章 周易下经</b> .....	<b>234</b>
第一节 咸卦 .....	234
第二节 恒卦 .....	242
第三节 遁卦 .....	249
第四节 大壮卦 .....	256
第五节 晋卦 .....	262
第六节 明夷卦 .....	269
第七节 家人卦 .....	276
第八节 睽卦 .....	283
第九节 蹇卦 .....	292
第十节 解卦 .....	299
第十一节 损卦 .....	307
第十二节 益卦 .....	315
第十三节 夬卦 .....	324
第十四节 姤卦 .....	331
第十五节 萃卦 .....	339
第十六节 升卦 .....	345

第十七节 困卦 .....	353
第十八节 井卦 .....	362
第十九节 革卦 .....	370
第二十节 鼎卦 .....	376
第二十一节 震卦 .....	386
第二十二节 艮卦 .....	393
第二十三节 渐卦 .....	402
第二十四节 归妹卦 .....	410
第二十五节 丰卦 .....	416
第二十六节 旅卦 .....	426
第二十七节 巽卦 .....	433
第二十八节 兑卦 .....	440
第二十九节 涣卦 .....	446
第三十节 节卦 .....	454
第三十一节 中孚卦 .....	461
第三十二节 小过卦 .....	468
第三十三节 既济卦 .....	476
第三十四节 未济卦 .....	483
第四章 周易卦象排列原理 .....	492
第一节 《序卦传》形式 .....	492
第二节 《杂卦传》形式 .....	506
第三节 《序卦传》与《杂卦传》形式的统一 ——易卦逻辑体系图 .....	509
附录 易学参考书目 .....	521

## 第一章 绪论

人类文化之得以绵延而进展，即胥赖有理智以为行为指导，然正唯理智力所以指导行为，故理智之推衍，乃构成理论及学说。学说之所以可贵，即由于其出于人之心思，近乎人情，合乎实际，乃以转移风气，演成制度，此吾国《五经》与孔孟程朱陆王，欧洲之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elēs）、培根（Francis Bacon）、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Hegel）之所建树也。<sup>①</sup>而中国文化之源头，则在《五经》。其中的《周易》是尤为重要的一本古典著作。本书（《周易思辨哲学》）上册总论易理，包含宇宙哲学、逻辑三律、数理逻辑、中道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总名《辩证的中道论》，盖“中道”即人类理性也。下册即析论《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其内在联系，则形构《辩证的符号逻辑学》。所谓“逻辑学”，即研究思想、思想形式与法则的科学；而以象数符号表现辩证逻辑规则与思想者，为辩证的符号逻辑学。《系辞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综此书上下册，则宇宙万物变易与发展之普遍规律皆可了然于胸矣。

关于辩证逻辑学的建立，近代哲人咸认自黑格尔始。黑格尔好自物本体，亦可曰形上学立论。他发现宇宙律就是思想律，也就是思维形式与宇宙运动形式合一，它由“正、反、合”演变而成。其哲学结构每分为三段，即以“三”为宇宙中一切之基本。而“哲学”之总名为意典（Idea），分为三部，第一曰逻辑，即意典之内在（即逻辑学），第二曰自然界，即意典之外在（即自然哲学），第三曰精

神，即意典之回至自身（即精神哲学）。黑氏之逻辑，非寻常所谓推求思想方式与公例之伦理学，乃指概念或范畴言之，即宇宙之本质（Essence），亦宇宙在思想中之本质也。全部逻辑分为三：第一，有（Being），第二，本质（Essence），第三，概念（the Nation）”<sup>②</sup>。每一项又再分而为三：

### 关于“有”

#### 一、质

- （一）有——有、无、变。
- （二）实有——实有自身、有限、无限。
- （三）自为之有——自为之有自身、一与多、排斥与吸引。

#### 二、量

- （一）量——纯量、连续和分立的量、量的界限。
- （二）定量——数、外延的和内延的定量、定量的变化。
- （三）量的比率——正比率、反比率、方幂比率。

#### 三、尺度（度）

- （一）特殊定量——特殊定量、特殊化的尺度、在尺度中的自为之有。
- （二）实有的尺度——独立的尺度比率、尺度比率的交错线、无尺度之物。
- （三）本质之变——绝对的无区别、无区别作为它的因素的反比率到本质的过渡。

### 关于“本质”

#### 一、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

- （一）映象——本质的与非本质的、映象、反思。
- （二）本质性或反思规定——同一、差异、矛盾。

(三) 根据——绝对的根据、被规定的根据、条件。

二、现象

(一) 存在——事物及其特性、事物由物质构成、事物的消解。

(二) 现象——现象的规律、现象的和自在之有的世界、现象的消解。

(三) 本质的对比——整体与部分的对比、力及其外在化的对比、外与内的对比。

三、现实

(一) 绝对物——绝对物的展示、绝对属性、绝对物的样式。

(二) 现实——偶然或形式的现实，可能和必然；相对的必然或实在的现实；绝对的必然。

(三) 绝对的对比——实体性的对比、因果对比、相互作用。

## 关于概念

一、主观性

(一) 概念——普遍的概念、特殊的概念、个别的东西。

(二) 判断——实有判断、反思判断、概念判断。

(三) 推论——实有推论、反思推论、必然推论。

二、客观性

(一) 机械性——机械的客体、机械的过程、绝对的机械性。

(二) 化学性——化学的客体、过程、化学性的过渡。

(三) 目的性——主观的目的、手段、实现了的目的。

三、理念

(一) 生命——有生命的个体、生命过程、类。

(二) 认识的理念——真的理念、善的理念。

(三) 绝对的理念。<sup>③</sup>

黑氏提出辩证逻辑学之主要意义：“在于将对立矛盾者熔化为一

体，如东西之对立，向东行者何尝不可达于西，向西行者何尝不可达于东，任何事物之对待者，可潜移于其对方，即超越其矛盾以合为一体。”此犹《周易》逻辑之阳变阴，阴变阳，宇宙万物，固分而为万，但又莫不可以合二而一也。

黑格尔逻辑学的源头，论者多谓为费希特（Fichte）与柏拉图（Plato）。费氏“学术原理”认为：

宇宙内容应自一最高原则中演绎而出，此原则曰“我立我”。但仅有我而无与我对立者，则宇宙无由开展，以缺一与我对立之体也。如是除我以外应有第二原则“我立非我”。我与非我，均为绝对物的自我所创造，即系永久无尽的义务或神。此我即所谓“正”，非我即所谓“反”。此我与非我，非互相排斥，此之谓“合”。<sup>④</sup>

辩证法正、反、合的三段历程，即由费氏所创立。柏拉图的《法度》一文云：

一切事物之相反者，非产生于二物之相反者乎？如善与恶，公不公之对立，乃至其他相反之二物，均产生于二物之相反者。吾意所指，谓相反之中尝有一往一复之循环，如由大而小，由小而大是也。<sup>⑤</sup>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又说：

凡人之爱一物，爱其一部分，抑爱其全部耶？答曰：全部。（哲学家为爱智识之全部亦然）

夫文人与哲学家，当有温文恭逊之善德，固也。然设过其分，又势必萎靡不振，授以相当之教育，其善德乃能刚柔适中。<sup>⑥</sup>

是谓先得二者之相反，乃进而于辩证法之变化中求之，可以达于整体，可达于永久不变之真理。故：

君治辩证法后所见者，不徒为影子，乃为绝对真理。<sup>⑦</sup>

以上所言黑格尔逻辑学源头，就西方哲学史言，其始于费希特、



柏拉图，诚为事实。但就黑格尔基本理论言，罗素（B. A. W. Russell）指出：

黑氏早年服膺神秘主义，一生相信，事物分散之中无实在。黑氏以为世界非硬性单位之集合，不论为原子为灵魂，无一物能独自存在。世界有限物（按：犹邵雍之曰“器”）之表面的独自存在，乃幻想也。任何事物不得视为最佳实在。其为实在者，独为整体（the whole）。黑氏异于伯梅尼特氏与斯宾诺塞氏者，在其不信整体为一种纯质（as a simple substance），而视之为一繁复体系，犹吾人今日称为有机体者。分散事物，即世界之所及者，亦不能仅视之为幻想，甲物乙物乃至丙丁等物，各有其或多或少之实在，但此种实在只为整体中之一种形相，此整体，惟有在善观者能得之。黑氏在此观点上不信时间与空间之实在。以时、空为实在者，则此时、空已陷于分散性与殊多性矣。此段所云云，乃黑氏早年所得之神秘洞见，其后来之理智的敷陈形诸其著作中者，为后来所增益。<sup>⑧</sup>

这是说，“实在惟在整体中”，这一理论，罗素认为系神秘主义，因其神秘，罗氏并认为：“一切大哲学家中，黑氏为最难了解之一人。”<sup>⑨</sup>他的书也最难读难懂。不过，罗氏并不知东方尚有一部更难读难懂、更神奇的书，这部书即为《周易》。中国人读《周易》，已有两千多年，古人视之为儒学，为圣哲之学，为揭示宇宙万物变易与发展普遍规律之学；有人视之由易理贯通而实用者，为中医学、为宗教上的炼丹学，莱布尼兹（G. W. Leibniz）谓“万物皆从零与一而来，《易经》实可解释基督教《圣经》之《创世纪》”。顾颉刚则谓“易经卦象排列的原理，堪称为‘电脑之始祖’也”；有人视之为巫术，为算命学、为风水学、为气功学；当代更有人认为“《易经》影响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思维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天人合一’和推演法的欠缺，阻碍科学诞生”，欲

“发展近代科学，一定要摆脱‘天人合一’的观念”。因为“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sup>①</sup>（杨振宁）；更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系统的逻辑学；“中国人只注重实际，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sup>②</sup>（杨振宁）。由以上诸说观之，《周易》可谓神乎其为学矣。而余则认为上述杨振宁易学观，亦如柏拉图所说，它是“影子”，而非“真理”。因为中国不但有一部建构注重实际与抽象的理论架构，开创人类文明的逻辑学，而且是一部早于费希特、柏拉图与黑格尔的“辩证的符号逻辑学”。这一部逻辑学就是《周易》。因为就黑格尔“实在惟在整体中”、“理性的理想”、“思维形式与宇宙运动形式合一”的基本理论以及“以‘三’为宇宙中一切之基本”的特点而言，正就是《周易》早已建构的逻辑理论及阐明宇宙真理的形式基础（详本书上册）。《周易》作者因观察天地日月，雷风水火之运动，认知“天地合”（《对立统一律》）即“天地之道”的逻辑规则，以之为准据，建立以简易符号表述“天人合一”的学说，创造人类文明，其构思之象简而意繁，平易而深奥，具体而抽象，则为一般学术著作所不及，其难读难懂，读来似懂而非懂之主要原因亦在乎此。但《周易》与黑格尔逻辑学比较，有其同，又有其异。因《周易》旨在以象数逻辑原理描绘宇宙万物变易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兹分三章论述，以明其真貌。

#### 注释：

①②张君勱：《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10月版，第3页。

③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④⑤同①，第7页。



## 第二章 周易上经

### 第一节 乾卦

#### 一、乾卦的意义

乾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相传夏《连山》以艮䷳为首卦，商《归藏》以坤䷁为首卦，而《周易》则以乾䷀为首卦。乾，《说文》：“上出九（也）。从乙；乙，物之达也；𩇑声（渠焉切）。”《说文通训定声》：“物之上达者莫若气，天为积气；故乾为天。”《说卦传》：“乾为天，为圆。”《系辞传》：“乾为天，为圆。”古人直观自然，认为天像锅形扣在地上，故为圆。乾象天，但“天是什么呀！”金景芳：“实际上这个天讲的就是太阳。《礼记·郊特牲》说：‘大报天而主日。’《汉书·魏相传》记魏相说：‘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有昼夜，有春秋，这都是阴阳。我看魏相说‘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是对的。古人所谓天，实际上就是指太阳。太阳老是运动变化，太阳的运动变化，造成气候有寒有暖。”朱熹：“乾者，健也，阳之性也。”乾卦大象谓“天行健”。“天之行健，永久不停息”。乾的性质是健，这不能改变。

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注）




（一）元——圆（一）。

元，《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徐锴《说文系传》：“从

一，兀声。”以元为一兀合体。《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九家易》：“‘元’者，气之始也。”《释文》：“郑云：‘资，取也。统，本也。’”此句是说，盛大无际的乾阳元始之气啊，万物皆取它而为开端，它乃是天的本原。所谓“天的本原”是说，乾是天，从象看天，就是太阳。宇宙间只有一个太阳。《系辞传》：“乾为天，为圆。”太阳为圆，因而这个圆的“天”，或者气之始的“元”就是“一”。而这个“一”是抽象的理念，亦即黑格尔所称的“有”（Sein），亦译“存在”，如同印度人的“梵”，是“潜伏的概念”。

因为乾为“一”，它是抽象的，是纯粹思想。金景芳：“乾象”是什么？“这不是固定的，它可以象马，可以象首，可以象天，可以象许许多多的东西”。它包含宇宙万物；“一”为太极，太极是宇宙万物之本原。

## （二）亨——通（二）。

亨，《说文》无亨字。《子夏易传》：“亨，通也。”《泰·彖传》：“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彖》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蔡渊：“‘云行雨施’，‘亨’之见于气也。‘品物流形’，‘亨’之见于形也。”万物皆取乾阳之气以为开端，具体说，又是通过阴阳二气的交合——天行云施雨于地，从而才使万品物类流动而成型体，逐渐繁茂亨通起来。这是说，乾的“潜伏的概念”里，本就有阴阳二气。按：元，甲骨文作兀，作；金文作，作，皆从人从二。二，指阴阳，因阳之对为阴，阴阳合而构成统一体。不过，天为气为一，看不见，摸不着，它是潜在的。当抽象的潜在的“一”分而为二，发展为实在，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那就天地交而万物通了。故有“二”始言“通”，言“亨”。

## （三）利贞——和（一）。

利贞，《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利物是足和义”。

《子夏易传》：“利，和也。”利，《说文》：“铍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故利之义为和。《师·彖传》：“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贞，古鼎字，重固而正也。故贞之义重固而正。《彖》曰：“保和大和，乃‘利贞’。”徐志锐：“和字之义，为本来是不相同的东西而能协调统一在一起以发挥作用。详见《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辨‘和’、‘同’之别：‘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大和，大通太，大和即太和。具体指阴阳对立面的相和，因阴阳对立面的统一是天地大化的开始，故谓之大和。保和，则是指保持住阴阳的这种结合，因为只有保持住阴阳对立面的结合统一，万物的生命和属性才能持续而不夭折。此句的结构是大和乃‘利’，保和乃‘贞’。文意是说，唯有天地阴阳之大和，乃能有利于万物获得各自的生命与属性。也唯有保持住天地阴阳的这种结合，才能使万物的生命和属性正固持久而不夭折。”所谓“太和”、“保和”或“中和”，即“一”与“二”的统一。故“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这是从“一分为二”到“合二而一”辩证的思想方法，是变化之道，亦《周易》创作之所本。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金景芳：“乾坤其《易》之门……意谓乾坤运动发展而产生六十四卦。乾纯阳，称阳物；坤纯阴，称阴物。实质上这是说乾坤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例如《乾·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这就是阴阳合德。阴阳合德而产生出万物，有刚有柔，这就是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是说乾坤变化发展为六十四卦，用它以体现天地的变化，用它以通晓变化的规律。孔子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所以神明不是别的，就是变化之道，也就是规律。”是思想形式。



## 二、乾卦的内卦——乾☰

(一) 初九：潜龙勿用。

初九，是指乾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潜龙勿用。”朱熹：“潜，藏也。龙，阳物也。”用，《说文》：“可施行也。”王引之：“用者，施行也；勿用者，无所施行也。”据近代生物演化史学者考察，当中生代（距今一亿八千五百万年至七千万年），龙类为其时之主要爬行动物，有鱼龙目、恐龙目及翼龙目等，生态极不相同，几占据海陆空各个领域。干宝：“行天者莫若龙。”徐志锐：“古人认为龙是善变之物，能潜入水中，行于地面，飞上云天，所以乾卦六爻取龙为象，以明变化。”《彖》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即取乾阳之气阴阳交合，云行雨施，万物繁茂以为用。而初九居乾卦之下，其所反映乾阳的作为尚未显现，故《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即养精蓄锐，暂时潜藏。不过，龙之在下，并非乾阳之“无”，而是乾阳的隐藏与潜伏，犹黑格尔所谓“有”之为“潜伏的概念”。因“潜龙”与“见龙”为对，气有升降，道有行藏。其以刚居阳，鼓足乾阳刚健之气，破圆而出，则必由“潜”而“见”矣。

(二)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是指乾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见，读若现。见龙在田，龙已出潜离隐出现在田之上，初露头角。大人，指九二。陆希声：“阳气见于地，则生植利于民。圣人见于世，则教化见于物。”九二由“有”而“实有”，既出潜离隐，则可大有作为矣。金景芳：“这个龙好像大人，‘利见大人’，为众人所利见。九二有君德而无君位，若九五，则有君位。”九二以刚居中，有君德，“云行雨施”，人们已经受到他的好处了。故卦辞谓：“‘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三)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是指乾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文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即游龙也。蔡渊：“乾乾，行事不息也。下乾终而上乾继之，故曰‘乾乾’。夕者，日之穷。惕，惧也。若，语助辞。厉，危也。居下卦之极，故有此象。”易辞之构成，象、言、占，三者而已。何谓象？象事者也。何谓言？言事者也。何谓占？占事者也。而九三爻无象，刘百闵：“若言其象，则当为惕龙或恐龙矣。”乾阳有“天行健”之义，健为其不变之性格。而九三居下卦之极。《易》以“三多凶”，三为危险之地。“夕惕若”，即至夜晚，亦心存警惕戒惧，如大难之将临。

“厉无咎。”朱熹：“九，阳爻。三，阳位。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体刚健，有能乾乾惕厉之象。故其……虽处危地而无咎也。”

《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即谓乾阳在其发展过程中，要进德修业，反复践行其道。“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当发展趋势向上，就要掌握事物微妙的变化，力求上进；“知终终之，可以存义也”。当事物发展到终极，面对穷困危厉，就要终其所当终，止其所当止。“故乾乾因其时而惕”，依具体时空客观条件处理之，虽处危境，亦可不犯错误。

### 三、乾卦的外卦——乾三

(一)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是指乾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或跃在渊，无咎。”或，疑而未定也。刘百闵：四“以其与五相比，故欲上；以其与初相应，故欲下。或跃，谓欲上也；在渊，谓欲下也。《易》例：爻与爻相近为比，尤以取于四与五之比；盖五

在天，于位为最尊。然比之道，自下比上，则贵柔而不贵刚”。九四爻位由九三游龙而跳跃，已离下体而入上体，处于上下之交，四多惧，究上抑下？进抑退？皆因惧而疑。但乾有健义，子曰：“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姚配中：“群，同类也。”或上进而居尊位，或退守本位不动甚至下而在渊，这都不是恒久一成不变的。因现在还没有脱离开在下的群阳，故决意上跃。是知，九四之象应为“跃龙”，因其秉性为“天行健”，子曰“进退无恒”，即非受《易》例惟柔始能上比之局限；而继九三“游龙”再跃进之，亦势所必然也。四之跃龙至五，则为“飞龙”，跳跃正是飞前的预备。

(二)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是指乾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卦象为飞龙，九四的跳龙一跃冲天成为飞龙，这是量的飞跃，登天则可居高临下，俯视涵盖四方的一切事物。九五居中位与尊位，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谓龙飞上云天，利于大人出现，是何意义？《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朱熹：“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桎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其强调相应相求，亲上亲下，最后归结到“各从其类也”。实际是讲人与万物相互感应，即其本质皆具有同一性。惠栋曾指明：“此言二、五相应之理。”马其昶又按：“五以中正在上，二自化而应之，所谓相应相求也。此发明两爻同言‘利见大人’之义。”程颐：“进位乎天位也。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

之事。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是谓圣人有龙德，飞跃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众所仰瞻。

天德（三）上九：亢龙，有悔。

上九，是指乾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亢龙，有悔。”亢，朱熹：“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文言传》：“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程颐：“九五者，位之极中正者。得时之极，过此则亢矣。上九至于亢极，故有悔也。有过则有悔，唯圣人知进退存亡而无过，则不至于悔也。”《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盈则变，到达极点的龙，不可久极，就一定要变。《文言》曰：“‘亢龙有悔’，天之灾也。”朱震：“穷则变，变则通。穷而不知变，穷之灾也。”穷而不知变，必然招致灾难。但穷而知变，则无过而不至于悔矣。

#### 四、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程颐：“用九者，处乾刚之道，以阳居乾体，纯乎刚者也。刚柔相济为中，而乃以纯刚，是过乎刚也。”“见群龙无首”，为乾六爻皆动之象：六龙皆现，或潜、或见、或游、或飞、或亢。不见其首，变化莫测。无首，即“变”也。此谓《周易》哲学以“变”为主。当《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易》卦三百八十四爻，阳爻阴爻各占其半；而其半一百九十二爻之阳爻之通例，皆为“用九”者也。

“见群龙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程颐：“用九，天德也。天德阳刚，复用刚而好先，则过矣。”好先，即为首，程颐：“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故“用九”言“变”。“见

群龙无首”，此“首”字均作“终”字解。项安世：“凡卦，以初为趾，为尾，终爻为首。形至首而终，故《易》中首字皆训终。”由此可知，所谓“见群龙无首”，即言乾卦以龙为象，所反映的乾阳变化，是无所终的。何以龙象无终？《象》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程颐：“用九之道，天之则也，天的法则，谓天道也。”“天则”“天道”谓大自然运行的法则，为阳气转化为阴气，阴气转化为阳气，阴变阳，阳变阴，乾变为坤，坤变为乾，这是自然规律。徐志锐：“天道规律是不可以有终了之时的，何以见其无终了之时？因为乾坤对转，阴阳易位，互相一调换，又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如此发展下去，天道这个客观规律是永无终了的。”故《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天地合”，这就是“对立统一律”，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对立统一律”的精义，即在言阴阳相推相感的统一体就是“中和”。乾以龙为象，是言变的逻辑，非言真实之龙，故无首。《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程颐：“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万物资始于天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以御天，谓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和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和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和太和也。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物咸宁也。”故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见群龙无首”，以刚柔相济为中，为天道，以天道为天下先，则吉也。

总观乾卦六爻，初六“潜龙勿用”，阳在下须养精蓄锐，暂行潜藏。正也。九二“见龙在田”，龙已出现地上，头角初露。反也。九三“终日乾乾”，即游龙也。临危而振作以避害，由“现”而行。合也。此乾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九四“或跃在渊”，为跃龙。由行而跃，跃是飞的预备。正也。九五“飞龙在天”，即跃而飞矣。这是量的飞跃。反也。上九“亢龙有悔”，物不可极，但见灾而知变则无悔。合也。是外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

▲（注）《周易》原著在每卦之首，均有《卦辞》、《彖辞》及《象辞》以说明每卦意义，此为原著惯例。作者察其辞意，就全卦逻辑发展形式言，在内外卦之“合”为本卦，故本卦有“共相”义，因综合每卦《卦辞》、《彖辞》及《象辞》，以“一、二、三”三点概述之，在逻辑上乃构成本卦的“正、反、合”三段论。因《周易》作者设计卦爻，即依逻辑原则，如乾卦☰，其逻辑形式为：

（合）☰  
☰→☰  
（正）（反）

今在乾卦共相（☰）之六爻，仅以“一”、“二”、“三”三段表示之，则求简约，亦有符合《卦辞》、《彖辞》、《象辞》则为三之始意也。而且在逻辑上依正、反、合次序排列，“合”均在内外卦之后，而《周易》原著所有卦辞、彖辞、象辞则均列于内外卦之前，此亦依原著惯例，未作更改也。本著论《周易》全书六十四卦，其形式均仿此。



## 第二节 坤卦

### 一、坤卦的意义

坤卦䷁的“坤”，刘百闵：《说文》：“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苦昆切）。”从土从申，当云从土声从申也。故乾为天，坤为地。然乾，健也；坤，顺也；乾以健为卦性，坤以顺为卦性。坤本作𡙇，即卦画竖作，或以川为之。于是𡙇疑当读为顺矣；亦谓𡙇即川字，古音坤川同类也。《说卦传》：“坤为地。”《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系辞传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易》以坤地继乾天。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这是坤卦的卦辞。卦辞所解释的，就是坤卦形成的逻辑过程。

#### （一）元。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元，前引《说文》的解释：“元，始也。从一从兀。”而坤元则与乾元不同。《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孔颖达：“初稟其气谓之始，成形谓之生。”姚配中：“顺犹从也。承，奉也，受也。”天，指天的乾阳之气。此句是说，至极无限的坤阴元始之气啊，万物皆取它而生成形体，它又总是顺承和承奉天的乾阳之气而运动。“至哉坤元”与“大哉乾元”不同：（1）至与大不同。至极至尽，都是对本体言，大则兼包异体，天能包地，故称大。地不能包天，故称至。（2）乾元称万物资始，坤元称万物资生。因为生是就物已成形说的，始是就物之受气说的，气先于形，故曰资始。形后于气，故曰资生。资生是承资始的，言天授气，地承受之以生物，地之生物乃奉天意而行，表示其功由天，非地所有。（3）坤元

之元为一，但坤元“乃顺承天”，故坤元之“一”，固有抽象义，相同于黑格尔所称之“有”或印度人之“梵”，但这“一”是“至”，而非“大”。

## （二）亨。

《彖》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蜀才：“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阴气承奉乾阳之气而运动，是因为天之大无物不包，地之厚无物不载，天能包容地，所以地的品德就是顺从天而与之相结合，这种结合所发挥出的作用是无边无际的。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姚配中：“《白虎通》曰：‘土者，最大包含。’物将生者出，将归者入，故含宏。含，函也，容也。宏，宽大也。”此句承上文说，这种配合就体现在坤承受乾施之后函容阳气于地中，发扬光大以凝结成万物之形体，从而使万品物类均繁茂亨通。

## （三）利贞——利牝马之贞。

《彖》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干宝：“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马其昶：“地之生物无穷，独言‘牝马’者，就乾象之中举其一物与地相类者，以见凡物之生者皆由乾坤之合也。”《说卦传》：“乾为马。”马代表天，为阳性；坤言“牝马”，则属阴性，故称“地类”。《周易时论合编》：“元公曰：乾表智，坤表行，智慧以金刚为体，而诸行必从柔忍修炼，故至人以柔为用，常处天下之牝而守其雌。”“牝马”虽属“地类”，但也能行程万里，与乾天之牡马相配合，顺从之而运动。《坤·彖传》强调阴随阳互相配合以生万物，所以就卦辞之所及以引申其文意，取马为象一牡一牝，一阳一阴，一主一从，一刚健一柔顺，从而说明坤阴只有顺从乾阳以保持对立面的统一才能发挥生物之功。此即“利牝马之贞”也。《乾·文

言》：“利贞者，性情也。”坤以顺为性，故“利牝马之贞”，即谓利牝马之顺也。

然“利贞”之义，尚有进一步阐释。《彖》曰：“‘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徐志锐：“君子体现坤道去行动，如先于乾阳而动就会迷失方向有违于坤阴的顺从之道，后于乾阳而动顺从而行则得其常理。”又《彖》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虞翻：“同类曰朋。”按《卦辞传》所列的八卦方位图，西与南方向的巽、离、坤、兑四卦，均属阴卦。东与北方向的乾、坎、艮、震四卦，均属阳卦。以“君子”体现坤道行动而言，应该是从阳不从阴，因为从阳则得主能够行柔顺，从阴则失主无以从柔顺。根据这一道理，如果往西与南的方向去，所得到的都是阴性同类，无主可事从，故言“乃与类行”。如果往东与北的方向去，虽然失去了阴性同类，但以阴从阳而得主，能够构成阴阳对立统一，最终乃有吉庆。卦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一句纯属占语，经过《彖传》的这一解释却赋予了哲理性。又《彖》曰：“‘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徐志锐：“安，安静。贞，正固。吉，指上文的‘乃终有庆’。此句是说，‘君子’能安静固守上述的坤道去行事即可得吉，与坤地广大无限的柔顺之德是相适应的。”

## 二、坤卦的内卦——坤☷

(一) 初六：履霜，坚冰至。

初六，是指坤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初六，是指坤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履，践踏也。履霜，见到霜，即知天气冷，快结冰了，坚冰快来了。《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朱熹据《魏志》作“初六履霜”，比“履霜坚冰”好。初为始，六为阴。“初六履霜”，霜，“阴始凝也”。阴气

初集的时候，水汽结为霜。惠栋：“阴凝阳之始也。”盖坤阴原始之气，万物皆取它而生成形体，它又总是顺着乾阳之气而运动，故其凝也，实阴阳二气之统一。当履霜，即知坚冰之必至。此何故？《说卦传》：“乾为寒，为冰。”尚秉和：“阴微，故以霜为喻。乾为冰，为坚。坤行至上当亥方，与乾相遇。故‘坚冰’。言五月微阴初见，驯至亥月而极寒。”故冰至。由霜而冰，乃一随时序而渐进之过程。水汽结为霜，朝阳一出，霜便消了。阴气再集，水汽便结为雪了，经一、二日太阳热射，雪也化了。但当阴气盛极，水结为坚冰，不说太阳，即以铁锤之利与坚，亦难破冰。朱熹：“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故圣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淑，善也。慝，恶也。阳主生，阴主杀，故阴主恶也。《说卦传》：“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薄，借为搏。乾卦方位在西北，于时为秋末冬初，夫寒而结冰。此时万物由成熟走向枯老，进入生与死、善与恶的搏斗时期，故曰“战乎乾”。在此季节里，阴气与阳气相搏斗，万物也处在盛衰的转折，故又言“阴阳相薄”，即阴阳相推相感，而有由霜而冰之历程之变也。

“履霜坚冰至。”傅隶朴：“就人性说，男刚女柔，刚者好动，柔者能顺。但人性亦变。”《文言》：“坤至柔而动也刚。”王弼：“动之方正，不为邪也。”如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皆柔而刚之所能为也。但魏源：“阴之道虽柔，而其机则杀。”故奸臣之逢君欲无所不至者，而劫杀其君的行为也最残酷。此等人性的变化，亦犹霜之经雪而至冰，是由渐进而突变的。当小人恶念初萌，稍施刑罚，便可纠正；如果小恶不惩，恶行养成，虽刀锯斧钺，亦不易纠正，其欲碎之难，尤胜于冰。《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吕祖谦《丽泽讲义》：“履霜坚冰，盖

言顺也。此句犹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顺养将去；顺养去时，直至弑父与君。饮酒顺而不止，必至沉湎杀身；斗狠顺而不止，必至杀人。世俗所谓从性，即顺之谓。惩忿窒欲，不顺之也。”“履霜坚冰至”，即教以预察而防之，不可稍怠也。

（二）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二，是指坤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系辞传上》：“夫乾，其动也直，其静也专，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直，本阳动之象，何以坤阴而称直？因阳代表天，阳性，以刚画“—”为标志，“—”，直也，有刚直义。尚秉和：“直者不挠，故曰直其正。”阴动，“其动也辟”，辟，开也，非直。但何以坤阴之动而言直？惠栋：“阳动而阴应之，故直。”《文言传》：“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因“坤至柔而动也刚”，即“阳动而阴应之”，故亦称“直”。尚秉和：“言二中正也。”《系辞传》上：“卦之德方以知。”方，方形，如地，是固定不动的，即静的。故《文言传》：“至静而德方。”尚秉和：“方则不诡随，故言方其义，言不苟同也。”《周易折中》按语：“乾为圆，而坤为方。方者坤之德，与圆为对者也。”《系辞传》言乾：“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即能大生万物。言坤：“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亦言能广生万物。可证大与广同义。六二以阴居阴，得位得中，为坤之主。唯其柔而中正，故得其“直方大”之坤道。孔颖达：“生物不邪，谓之直也。地体安静，是其方也。无物不载，是其大也。”地所生的植物，都是向上直长的，故直是生物不邪。圆体之物滚动，方体之物静止。坤为地，故有安静之德。地体万物，因阴阳二气之动而生长繁茂于大地，足见其容量之广。《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直以方，是直其内，方其外。金景芳：“不习无不利”，“看起来与老子的思想似乎有点关系。

《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即是老子主张人不要学习。由无为可达到无不为。老子的这个思想与“不习无不利”很相似。我总觉得老子的思想是有根源的，而这个根源可以上溯到《归藏》，坤卦“六二”这个“不习无不利”就是《归藏》的思想在《周易》里保存下来的。”“不习无不利”，就是六二的“直方大”，地静而养万物，“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地道光也”。

(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三，是指坤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含章，即函璋。刘百闵引《易经新证》：“‘章即璋，金文璋多作章’。‘含函古通’。……函璋犹言栻玉，即蕴美不发之义。”栻玉，栻，柜也，缄藏之谓。独孤郁《上权侍郎文》：“有照乘之珍而密栻之。”可贞，可，能也。坤之贞为静为顺。可贞，谓能静能顺也。或，不确定而有其或然性，三、四居上下卦相接之际，故有或进或退之或然也。王事，有解为“国家之事”者，有解为“乾阳之事”者，以后解为宜。六三以阴居阳位，内蕴章美之性，为敬为顺，可贞以守，但不外露。因居下卦之上，静极则动，或时出而从乾阳之事。故《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无成有终”：既随从乾阳以任事，则始终如一，以底于成，故“有终”；但事虽成，而不居功，并以功归之乾阳，对六三言，故“无成”。虽已之“无成”，实成其大成，故《象》曰：“知光大也。”

《文言传》：“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俞琰：“以，用也。代，继也。”宋衷：“地终天功，臣终君事，妇终夫业，故曰‘而代有终’。”此句发挥六三爻辞意义，是说坤阴虽有才德之美，含藏不显露以顺从乾阳任事，成功不居其功，而归功于乾阳，



此并非才德不足，乃是居下者的道理应该如此。观坤阴承奉于乾阳的这种态度，则知地道、妻道、臣道之理所当然。妻道、臣道本诸地道，地道主静与顺，天降雨露只能始物而不能成物，地则顺其天之意旨而成之，下专其美；地虽然不自居其成物之功，实际上地生养万物是继天之未终而有其终。盖乾坤虽二，为对立；乾坤又相配合，相联系，不可离也。《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此地道也。老子思想以《易》为根源，此又一证明。

### 三、坤卦的外卦——坤☷

（一）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四，是指坤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括囊，无咎无誉。”括，束也。囊，蓄藏物品之袋也。括囊，坤为囊，谓将囊之口束紧，以喻谨密也。坤四以阴爻居阴位，得位而不中，重阴闭结，虽上比于五，阴与阴比而不相得，象征括囊而无所出入。坤性静而顺，因人成事，欠缺阳刚独创的精神，处此阴暗时代，当如之何？括囊，把口袋嘴扎上。朱熹：“括囊，言结囊口而不出也。誉者，过实之名。谨密如是，则无咎亦无誉矣。……盖或事当谨密，或时当隐遁也。”《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这样做，是为免于受伤害。《文言传》：“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此乃阐释六四爻辞。徐志锐：“天地阴阳和合即对立面的统一，它就能变化，万物则生生不息，虽属草木也可繁茂。天地阴阳不相和即绝对排斥，就不能发展变化，万物均止息，虽是‘贤人’也无能为力只好隐居。”金景芳：“天地闭，贤人隐”，有“邦有道则见，邦无道

则隐”的意思。《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同“括囊，无咎无誉”的意义近似。”综观《文言传》主旨，是谓天地变化，有盛世，亦有乱世。处乱世者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为秉其憎恨之心与刚强之志，期盼奋而平乱；一为怨恨之心虽同，但不能平乱，退而愤世嫉俗，忧郁不已。而六四则舍其两极而“括囊”，金景芳指出，括囊即“缘督以为经”。所谓“督”，人体任督两脉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经，身后之中脉曰督，督有中空之义，“缘督”即循虚而行，亦循中脉而行。为善无不近乎名誉，为恶无不邻乎刑戮，此实为两极。六四不中，循虚而行则亦不中者所能采行之中道也。循中道而行，故“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而“无害”也。

(二) 六五：黄裳，元吉。

六五，是指坤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黄裳，元吉。”黄，中色也。（青是东方之色，赤是南方之色，白是西方之色，黑是北方之色。）裳，古人穿衣裳，衣是上身穿的，裳是下身穿的，上衣而下裳。黄裳，颜色中黑白相拒，红蓝对抗，惟黄为中色，与各种颜色都能调和；犹宰相与百官相处融洽，象征一种中和的美德，也代表一种尊荣。黄裳是下服之最美者，古代非贵族不能着裳。六五以阴居上卦至尊之位，柔而得中。王弼：“坤为臣道，美尽于下。”处在六五这个地位，能有黄裳之饰，必得元吉。《文言传》：“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所谓“黄中通理”。孔颖达：“以黄居中，兼四方之色，承奉臣职，是通晓物理也。”亦通晓事物中和而无过与无不及之情理。所谓“正居体位”，朱熹：“虽在尊位，而居下体，释‘裳’字之义也。”所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畅，通也。支同肢。发，显现。即这种美德诚于中，形于外，用之于事业，则美之至也。《象》曰：“‘黄裳元吉’，

文在中也。”《系辞传》：“物相杂，故曰文。”张惠言：“独阴不能为文，坤含阳，故坤象为文。”由此知坤阴已非纯而不杂，而是坤阴中含藏乾阳，阴阳交杂即阴阳统一以成文采。故黄裳所以得吉，是因为文在中也。

（三）上六：龙战于野，其道玄黄。

上六，是指坤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龙战于野，其道玄黄。”经过一至五爻阴阳消长的变化，至上六而极，阴阳二气乃发生绝对的排斥和抗争，故曰：“龙战于野。”龙，乾卦六爻皆取龙为象。野，蔡渊：“野者，极外之地。上居极外，故称野也。”《文言传》：“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阴疑于阳战”，朱熹：“疑，谓均敌而无大小之差也。”侯果：“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当十月。阴穷于亥，穷阴薄阳，所以战也。”故《说卦传》“战乎乾”言“阴阳相薄也”。干宝：“不堪阴盛，故曰‘龙战’。”六称龙，侯果：“阴盛似龙，故称龙也。”《九家易》：“实本坤体，未离其类，故称血焉。血以喻阴也。玄黄，天地之杂。”荀爽：“天者阳，始于东北，故色玄；地者阴，始于西南，故色黄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干宝：“阴阳色杂，故曰玄黄。言阴阳离则异气，合则同功。”所谓“阴阳离则异气”，即“阴阳相薄”，亦统一物之分裂与搏斗也。《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干宝：“天道穷，至于阴阳相薄也。君德穷，至于攻战受铄也。柔顺穷，至于用权变矣。”坤卦上六以十月为象征，每当月杪早晨天刚亮，仰头看到天边的眉月，正在东北方微茫青苍的上空，带着日光反射的玄黄之色，渐渐沉没在朝阳初升的光景里。这是说：坤上至极，万物由成熟而走向枯老，现在又面临巨大而新的转折。金景芳：“‘其道穷也’，正说明一卦六爻变化至此，完成了一个阶段，即量变完了，要发生质变了。”

#### 四、用六：利永贞。

坤之“用六”，犹乾之“用九”。“用九”为处阳刚之道；“用六”则为用阴之道也。在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阴爻，其数或“八”，或“六”，“六”可变，“八”不变，而筮法原则是用“六”不用“八”，亦即占变爻之意；若筮得六爻均“六”时，即以“用六”辞为占。“用六”之变，即筮法之道也。所谓“用六”之变，《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阳大阴小，“以大终也”犹言“以阳为归宿”。尚秉和：“言阴极必返阳。”因乾卦的上九，“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坤卦的上六，“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当乾卦上九“盈不可久也”，乾之“用九”而言“天德不可为‘首’”，即乾阳性质为不可终，乾阳之极，阳必变而为阴，即乾阳变为坤阴；当坤卦上六“其道穷也”，坤之“用六”而言“以大终”即终以乾，即坤阴之穷，阴必变而为阳。《周易折中》引顾宪成：“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盖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贞，是以坤承乾，盖乾者坤之君也。”乾与坤，既对立，又联系，乾变为坤，坤变为乾，乾坤阴阳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由阴阳互位而组织一个新的统一体。“用六：利永贞。”刘炳文：“永者健而不息。”即言其变是不息的。此即说明宇宙事物的发展是无限的。《系辞传》曰：“生生之谓易。”荀爽：“阴阳相易转相生也。”由此可知，这里讲的就是对立统一律的辩证法。《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何楷：“乾刚坤柔，定体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发生之，气机一动不可止遏屈挠，此又柔中之刚矣。乾动坤静，定体也，坤固至静矣。及其

承乾之施陶冶万类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静中之方矣。”徐志锐：“乾刚坤柔，乾动坤静，这是它的基本性质及其表现形态，构成了对立面，是矛盾的。同时又能结合成一体而发挥作用，又是统一的。正因为是统一的，所以就能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对立面互相渗透，乾坤各有动静，各有刚柔，何楷将其概括为体用的关系颇有道理。”

“后得主而有常。”赵汝楳：“坤无乾以为始，孰开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后地生，后得主也。先阳后阴，乃天地生生之常理。”《益·彖传》：“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后得主”，即言坤地得乾天之施而后以主持生物。“而有常”，即言此乃常理之所在。故《彖》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含万物而化光。”干宝：“光，大也。”坤阴承受乾阳之施以后，含藏孕育万物，而使之运化光大，这是坤阴的本能。

“地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总结全句，说明坤阴以柔顺为本，它总是承奉乾阳依时而行。“承天”：天，实际上就是指太阳，太阳普照天下。《系辞传上》：“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时行”：万物皆悬出形象可见，而形象最彰明昭著者莫过于在天上的日月。日月的运动，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因日月的运动，而分成“四时”，即一年的春夏秋冬四象。《系辞传》：“变通莫大乎四时”，春生，夏长，秋杀，冬藏。一年中万物因时生灭荣枯，但“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此“承天而时行”之义也。




综观坤卦，其卦义为静为顺，因不离乾而独立也。其六爻，初六以坤乾合而生万物，但由霜而冰而枯万物。当“阴始凝也”，由凝而薄，即由统一而分裂，此“正”也。六二以乾坤动静合一，由坤直方之动而养万物以成其大，此乃对立物的统一，故“地道光”，此“反”也。六三言坤有含章之美，顺应乾刚之动，已不居功而成其乾

之“大功”，合二而一，“知光大也”，此“合”也。此坤内卦由正、反而合也。六四以坤道处乱世，不怨恨而逞强，不愤世而忧郁，行中道以遁隐，循虚以待变，“慎无害也”。此“正”也。六五有“黄裳”之盛，诚于中，形于外，内外统一以成六采。虽居下，“文在中也”，此“反”也。上六言“龙战”，坤卦由初而五，量的渐变已臻盛极，至上六而穷，“龙战于野，阴阳相薄”，终由量变而质变。此反也。此坤外卦由正、反而反，即盛极而变也。

### 第三节 屯卦

#### 一、屯卦的意义

乾坤两卦之后，即为屯卦䷂。乾、坤为纯阳、纯阴之卦，继乾坤二卦之后共六十二卦皆阴阳相交，而阴阳相交之卦，则自屯卦始。

屯卦的“屯”，草也。草象形，犹如（草的本字）。朱熹：“屯，六爻卦之名也，难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为字，象穿地始出而未申也。”草在地中，尚未滋长，故屯有难意。

《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在自然界，是“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在《易经》，天地即乾坤，“万物”即指屯以后的六十二卦。屯卦因为排在六十二卦的首位，故屯次乾坤而起也。“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程颐：“万物始生，郁结未通，故为盈塞于天地之间，至通畅茂盛，则塞意忘矣。”所谓“郁结未通”，即混沌状态。物之始生为混沌状态，亦言其始生之难也。

屯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天造草昧。

《彖》曰：“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

朱熹：“天造，犹言天运。草，杂乱。昧，晦冥。”屯卦卦体下震上坎，下震☳为乾的阳刚替换于坤的初爻而成卦；上坎☵为乾的阳刚替换坤的六二爻而成卦。震为雷；坎为水、为雨。由于屯的内外卦中乾、坤替换出现乾坤相交便“刚柔相杂”，因而产生变动。如，“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这种新的情况便发生了。因为，屯卦卦体下震上坎，震为雷，坎为雨，震雷在下，坎雨在上，是欲雨而未雨，只见阴阳二气郁结交密充塞于整个空间，而使天地相连。故言“雷雨之动满盈”，古人直观自然，把云雨之事理解为天地大自然之交媾，认为“雷雨之动满盈”的这种景象，正是天地造物的开始，所以接下言“天造草昧”。焦循：“屯者，天地造物之始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尚秉和：“造，始也。草，杂乱。昧，冥昧。”即是说，屯卦为天地刚开始造就万物，此时万物还在孕育、临产的冥昧状态，整个的宇宙和世界尚在杂乱之中。此是就卦体卦象进一步申说屯卦为自然界物之始生的开端。

不过，屯卦中的“乾坤相交”与“刚柔相杂”，虽然产生变动，出现“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的情况，但这只是“冥昧状态”。只是屯的“自在自为”，是“造物的开端”。亦如草在地下，只是一颗种子，种子里面存在着草的“阴阳相交、刚柔相杂”的成长潜力，而这潜力内蕴于种子，并没有爆发出来。原因是，屯卦在易学上乃是阴历十二月的卦，主小寒的节气，属于公、卿、大夫、侯四等次序的侯位的卦，也是用在统率一年四季时令上的侯卦。这个时候，雷雨、种子都处在“冥昧状态”，处在“自在自为”阶段，但到十二月小寒季节过后，来到立春的季节，云雷下雨，寒气消失，天气温和，万物便可茁壮而繁殖了。那时，它们也都从冥昧的“自在自为”阶段走向反面——刚柔相交，由冥昧到险难。

(二) 刚柔始交而难生。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屯卦卦体，上坎下震。在易学上，坎是一个忧患卦，坎卦一阳陷于二阴之中，《说卦传》：“坎，陷也”，“其于人也，为加忧。”《象》曰：“刚柔始交而难生。”也就是说，屯卦的这个“难”，这“忧患”，是因“刚柔始交”而发生的。以个人言，如果是鲁滨逊，一个人长期在孤岛生活，不与世人来往，即不与人相交，那么，不会发生人际关系，就不会发生冲突，不会发生忧患之事。问题是，人在社会不能独处，个人必须与他人交往。人际关系中的交往，在个人，男人之刚，与女人之柔相交。在团体，强者之刚，与柔者之柔相交。男女之交而生育，生育时便有产难。强弱之交而争斗，争斗时，便有对立、冲突，乃至发生强凌弱、众暴寡之险难。项安世：“有丧者，为家难。有兵者，为国难。女生者，为产难。屯者，始难之卦也。”《序卦传》：“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始生，必经历一个险难的过程。这是人类生殖运动过程中的一环，也是逻辑过程，即由“潜在”到“实在”，由“正”到“反”，由“冥昧”到“险难”。

(三) 动乎险中，大亨贞。

《彖》曰：“动乎险中，大‘亨贞’。”

屯卦卦体下震上坎，震，动也，坎，险也，是“动乎险中”。以言男女相交乃怀胎，怀胎之后必临产，临产则是“动乎险中”。不过，这“险中之动”的结果，并不必然就是“产难”。逻辑的过程，由“正”发展到“反”，在屯难中行进，这不是终点。因为，它由“反”的阶段又能发展到“合”。亦如男女之交，在“反”的过程中还是在“动”。不动不能出险陷，动而出乎险陷，则是新的生命降临于世，其发展的前途则大通而无限，故言“大‘亨贞’”。亨，亨通。贞，贞的德行。俞琰：“屯之时，动则可以出险而大亨，固不容不动，然又不可剧动，唯以贞道固守则利也。”这也就是说：“在屯难临产之时，不动不能分娩，动又必须循序而进，不可急于求成，



这样才能达到大通。”人在野蛮时期，不知贞道固守，故因人的相交而冲突，而有险难。当他明于忧患自觉险难有伤生的发展而改换动的方向，终而走向亨贞，这就通过忧患而获得另一个圆满的结局。因此，“贞正德行”的产生，在人生刚柔相交的动的过程中有其重大的意义。“《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屯卦卦体上坎下震，坎为水，在上则为云，震为雷，是云雷而未成雨，故称“云雷，屯”。屯，难也。朱熹：“坎不言水而言云者，未通之意。”君子观云雷成屯及世道杂乱之象则倡“以经纶”。朱熹：“‘经纶’，治丝之事。经，引之。纶，理之也。”此是说：“君子治世如治丝，从杂乱无序中要引出头绪来，然后整理出经纬以使之条分理析。”“经纶”两字连用，即以治丝喻治事治国，而且“动乎险中，大亨贞”，在动乱的时代治国治事，必须守持正道，始能亨通，此“正道”即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即“对立统一律”也。

## 二、屯卦的内卦——震

(一)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初九，是指屯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屯卦以物之始生有难为义，六爻皆以时位论述如何处难。“磐桓。”依照字义解释，《释文》：“旋也。”《尔雅》：“水钩盘。”郭注：“水曲如钩，流磐桓不前也。”说得更明白点，磐，一作盘，大石。桓，植物名，叶像柳，皮黄白色。盘桓，大石压住了草的生长，象征不能前进的情况。本卦以坎为王，坎的卦象，是阴中含阳的卦。震卦䷲初九也是在重阴之下，开始有一阳初动的卦象。从震卦初爻发动变化的开始而言，虽然一阳初动，有生机方生的现象。但是仍然处在重阴之下，又居动体，而上应六四，又是阴柔险陷之爻，它的力量还未充实，所以有进退两难的盘桓之象。

“利居贞。”贞，正也。程颐：“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进，则犯

难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虽盘桓不进，只要居正而能固其志，则如卦辞所讲“元亨利贞”，合二而一，必能上进以济难。志与行皆正，“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即使以贵而处于阴贱之下，也能得到人们的拥护，为众望之所归，并“利建侯”。金景芳：“‘利建侯’，是说最初天下混乱之时，首先应立侯，立一个主，立一个君，亦即建立一个领导”，建立一个集体。所谓“百人而无主，不散则乱”，即“利建侯”之谓也。

(二)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是指屯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屯，难也。遭，《释文》：“难行不进之貌。”《子夏传》：“相牵不进也。”班，郑作般，般盘同，亦盘桓不进也。朱熹：“班，分布不进之貌。”皆言集体不进也。如，语助词。此卦上坎下震，震为雷，雷声盘桓，故言盘桓遭如者，下卦也。雷物班布，故言班如者，上卦也。四与上皆言“乘马班如”，皆有乘马不进义。因屯六二以阴柔居震体之中，与九五之阳刚为正应，有乘马上进之象。又以柔乘刚，与初九为逆比。

“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朱熹：“字，许嫁也。《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六二阴柔中正，有应于上，而乘初刚，故为所难而遭回不进。然初非为寇也，乃求与己为婚媾也。但已守正，故不之许。”

“十年乃字。”金景芳：“古人以十为小盈，万为大盈，盈就是满，好像一个东西满了，要变了。《易经》中用‘十年’的地方不少，不止于此一处，意思是事情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不可能要变为可能，可能要变为不可能。”也就是说，等到情势改变，九二仍将许嫁九五，以达同出险难的目的。《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二与五正应而遇难受阻，不能婚媾，乃违反

常道。但如卦辞所言，险难中即已有“元亨利贞”潜在，坚守贞正者终必亨通而反归常道。

（三）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三，是指屯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即鹿无虞。”是象征在附近的山麓逐鹿，可是缺乏掌管山泽的虞人的援助，于是有困顿在丛林的现象。虞，上古官制，为执掌山泽的官名。古时打猎，虞人负责驱出禽兽，以供猎人射捕。无虞人，故困顿也。

当屯卦第一爻，那是草昧时代，处于万物初生的杂乱冥昧状态。那个时代，“利居贞”，即希望有利于众人居住安适，但这只是愿望，实则并未“居贞”；“利建侯”，侯即群体服务人员，希望建立团体，设置替大众办事的人员，带领大众建立秩序，能由冥昧进入文明，由杂乱进入秩序，但是，实际上并未“建侯”。到屯卦第二爻，“屯如遭如，乘马班如”。那是说，社会由杂乱的草昧时代已正式进入集体生活的秩序时代，“乘马班如”，就是集体行动。这个时候，以马代步，集体行猎，是已建立了团体（侯）。迨屯卦第三爻，“即鹿无虞”，即团体已经设置专人执掌山泽事务，以利众民行猎，解决众人生活问题。但是，困难的事情又发生了。《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这就是说，此时虽有团体，因团体约束个人自由，仍不受自由之人的大众重视。猎者要就近山麓去逐鹿，不找虞人帮助，如果没有虞人的辅助，纵然追逐周旋在禽兽的群中，则毫无收获。在这时候，“君子几不如舍”。即君子要见机而作，不如退舍而放弃，即放弃个人自由，而找虞人也。如果不舍弃，而再勇往直前，则“往吝”，就有穷途末路，困顿不堪而阻塞忧吝矣。

### 三、屯卦的外卦——坎☵

(一)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是指屯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屯卦下卦震，从第一到第三爻，都没有条件而轻易去涉险避难，到第四爻位，脱离了下卦震体而进入了上卦的坎体，形势已发展到有当济的可能，即走向震体的反面。而第四爻爻辞，主要即以婚媾为例，说明爻意。

在震体第二爻，即说明婚媾之难。震体第一爻为乾，第二爻为坤，刚柔相交，“匪寇婚媾”，即乾刚强迫的侵袭她（坤柔），以要求婚嫁，也犹如一个女子被后面一个男性突如其来地追迫，甚至残害，女子当然加以抗拒，并守贞不嫁。这种情形，也可比喻为草昧、杂婚时代的男女关系。屯卦由下震进入上坎，屯卦第四爻，这似象征以女性为主的时期，男女关系也由杂婚而对偶婚。杂婚是男女杂交，阳刚的男子多采主动，有性行为的自由，但男子个人之自由，犹未获女之同意，故为强迫行为；对偶婚是男女在人群中虽为杂交，但男女已各有心目中一个主要爱慕的对象。下坎第四爻为坤，与第五爻的乾比邻，此刻，“田猎已罢，乘马班如，各求婚媾矣”。女采主动，自然“往吉，无不利”。所谓“往吉，无不利”者，六二之婚媾，随所遇而婚媾，初无爱情之可言。此则有所求而往，不如蒙昧随所遇之婚媾，而为明显有爱情之婚媾，男女因爱而合一，则吉而无不利矣。故《象》曰：“求而往，明也。”为爱而求婚，是光明正大的，与为欲竟采强迫、残害手段而求婚嫁者不同。《易》言“无不利”者十二，坤六二，屯六四，大有上九，谦六四、六五，临九二，剥六五，大过九二，遁上九，晋六五，解上六，巽九五。《象》辞：“无不利者。”言筮得此爻，有所举事，无不利也。

(二)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九五，是指屯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屯之所以为屯难，就因为坎在上体而为云，时雨不能降于地。坎体的主爻在九五，这个阳刚陷于二阴柔之间，迟迟不降下时雨，“《象传》所谓的‘难生’、‘险中’、‘不宁’，均指此爻”。“屯其膏”：坎为雨，雨以润之，故称膏。屯，难也。屯其膏，即难雨也。因此，“屯其膏”三字，是说九五只要屯积其膏泽不降下，仍然不能成雨，因而险难也就不能解除。《象传》又言：“‘屯其膏’，施未光也。”谷家杰：“施字当泽字。泽屯而不施，即‘未光’，非谓得施而但未光也。”光，广也。九五这个阳刚应该降雨，但它还没有降下，更未广施众民；德泽不施，人君之愚与凶也。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贞，问也。谓问小事吉，问大事则凶也。《周礼》大卜有大贞之礼。俞樾《群经平议》：“郑司农训贞为问，甚得古义，以大事问，谓之大贞；以小事问，谓之小贞。小贞吉，大贞凶者，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也。”《汉书·谷永传》：“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王者遭衰难之世，有饥馑之灾，不损用而大自润，故凶。”

(三)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上六，是指屯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上六爻义，即象征如乘骑着马群而排班难进的现象，而且有悲泣到血泪涟涟不绝的哀痛。《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何可长”言何可长久如此也。《淮南子·缪称训》：“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犴，不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

#### 四、总论

屯卦言天地造物之始，人类处于野蛮时期，社会秩序尚未建立，人的知识犹属愚昧。但“刚柔相交而难生”，即因人与人的交往，常易发生争斗与险难，圣人观云雷成屯（险难）及世道杂乱之象，乃根据织布的道理，把宇宙万物复杂的事物，用“天地之道”把它编织起来，使它经纬分明，像一块布匹。而这块布匹的构成，就是《易经》，就是乾的“元、亨、利贞”之道，循道而行，则险难除矣。因此，屯卦内外卦六爻处屯之道，初六“盘桓”，以居正而固其志，并不出为利。正也。六二“屯邍”，似女子“守贞待字”为宜。反也。六三“即鹿”，当退不当进。合也。此内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六四“求婚”，亲下获吉。正也。九五“屯其膏”，而不广施众民。反也。上六虽“泣血涟如”，但惟圣人在上位，必将化忧为喜。合也。此外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张善文：“六爻均围绕物之‘初生’，时之‘草创’，明其吉凶利咎，大旨无不强调居正慎行。从哲学内涵分析，全卦所明‘初生’、‘艰难’的本旨，是勉励人沿着‘草创’之时的发展趋势，不断开拓进取，循道以求得‘元亨’为最终目的。”

#### 第四节 蒙卦

##### 一、蒙卦的意义

蒙卦䷃的“蒙”，《说文》：“蒙，王女也。”注：“蒙，女萝别名。”王，大也。女，女萝也。女萝之大者曰王女。《广雅·释草》：“女萝，松萝也。”即蔓草也。屯为草之始生，蒙则为蔓草之大者。虞翻：“屯为物之始生，蒙为物之稚也，施之于人，则童蒙也。”

蒙卦次屯卦而起。《序卦传》：“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发，蒙所以次屯也。”就卦象言，屯卦内震外坎，外卦是☵，内卦是☳，联合起来，便成为☳，叫“水雷屯”。再把这个屯卦☳的卦象，倒转过来一看，它就相反的变成外卦是艮☶，内卦是坎☵，联合起来，就成为☶山水的蒙卦了。

次言卦义，从自然物理的现象来看屯卦，它是象征一股雷电的阳能，在地心海底的最基层震动，具有万物最初生机由屯聚而启动的现象；相反情形的蒙卦，它便有如一座耸立不动的高山，山的下面，流出泉水，滋润养育万物，使它萌芽而滋长起来。再拿一个草做实例来说，屯为草始生，而蒙为蔓草之大者。屯与蒙在卦象卦义均为对立，此蒙之所以次于屯也。

蒙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内险——蒙，山下有险。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第一个蒙字，即幼稚，是指幼小的草，或幼小的蒙童。所谓“山下有险”，是从蒙卦卦体外艮内坎而言的，因艮为山，坎为险。朱熹：“一阳止于二阴之上，故其德为止，其象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险。蒙之地也。内险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为蒙。”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弱小幼稚的童蒙，教化未开，无知无识，遇到“山下有险”的情况，便无法作适当的应对。幼稚蒙童蒙昧未明的心灵，“其德为止”，即常易受外在“山下有险”环境的影响，染于白则白，染于黑则黑，这就是内险。《说卦传》：“坎，险也。艮，止也，艮为山。”是“山下有险”，“内险”必须由外面施之以教化，使其思想开通，增长才智，明辨是非，知所抉择。因此，上句最后一个“蒙”字，即指“教化”，“教化”亦即“蒙”。故俗谓幼童上学为“启蒙”。

（二）蒙亨——时中也。

《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蒙卦，象征山下有险，一有危险，就要中止它的萌动。如何中止？“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所谓“蒙亨”者，即文明之渐。蒙者，幼也，由幼而壮。蒙者，愚也，由愚而明。故蒙亨也。蒙之所以能亨，即因行“时中”之教，无过与不及之谓时，不偏不倚之谓中，举二例如下：

（1）《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

“童蒙求我”一句，王引之、焦循、惠栋均作“童蒙来求我”。匪同非。启蒙必有师，为师施教，非我去求教于童蒙，必待童蒙来求教于我，这说明有了求知的诚意，也说明教人者必须尊重童蒙的人格尊严与价值判断，而老师也要有接纳求教的愿望与热忱。当老师与童蒙双方心志相合，然后施教，这就叫行“时中”之教，即老师与童蒙之合一也。

（2）《彖》曰：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

徐志锐：《释文》：“郑云：筮，问。告，示也，语也。渎，褻也。”“初筮告……再三筮，渎则不告”一句，经文是讲求筮问卜，《周易大传》借用过来将其解释为童蒙问老师。就占筮而言，只能初筮一占而已，如果一占不信，继续进行二占、三占，即“再三筮”，那就是心不诚，等于对神的褻渎，因此神也就不再回答其所问，此处将童蒙比作占问者，将老师比作蓍之神。“初筮告”，是说童蒙开始就诚心诚意地来请教我，我就回答其所问。“刚中也”指九二。蒙卦九二为主爻，为师，其以刚中之德能行“时中”之教。“再三渎，渎则不告”，是说回答了之后，童蒙对同一问题还再二再三地问，这证明他思想不专一，继续回答反而更疑惑，不如不告，告则是对启蒙工作的一种褻渎。这也就是说，老师与童蒙在教与受教的两方面，



都要相处以诚。诚就是双方相交的准则，就是对立的统一。

### (三) 圣功——蒙以养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卦卦体下坎上艮，坎为水，艮为山，故“山下出泉”。王夫之：“泉源之出，或在平陆，其流易竭。蕴畜于山，涓涓混混，不息不迫。”泉是水之源，有始生之义与蒙同。其功用则在滋润养育万物，使万物皆能萌芽而滋长。但蒙卦卦体，同为下坎上艮，而在前引“山下有险”，则坎为险，艮为山，其义则谓“险而止蒙”。同一卦体，解释歧义，显在对象不同。因“山下有险”，是指童蒙；而“山下出泉”，则指老师的教化。老师的教化中止了童蒙的“内险”，使童蒙如沐春风，适如泉水之滋润万物。故《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即言“君子”（教师）以果决的行为，推动化育童蒙的德行。《象》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这就总结蒙卦的意思，是具有教养以正道的作用，这是圣人教化的功德。因此，圣功乃为“内险”与“外止”的统一。

## 二、蒙卦的内卦——坎☵

(一)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初六，是指蒙卦䷃初爻的爻位而言的。

蒙卦卦义为教化蒙昧，六爻皆在论述如何施行教化。初六为蒙卦的始爻，“发蒙”，即有启发蒙昧的意义。

“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因发蒙，即谓蒙童犹如山下流出的泉水，起初是泛滥无归，即放任自由，必须加以范围才好。如果由它乱流，当然会不好的。所以便由它引出“刑人”的教育观念，用以教育蒙童。“用”作“于”解。“利用”，即“利于”。下“用”作“以”解，“易”辞用字，字同，其义不同，当随文读之。坎为桎梏，木在足为桎，在手曰梏。说，借为脱。《说文》：“脱，解脱

也。”整句即是说，蒙童以蒙昧而不守正道，则宜于利用刑具加以严惩；然后能使其脱于桎梏而不致再犯过错。

“以往，吝。”如于蒙昧之始，不教之；至于犯罪，亦不痛惩，而放任之去，则必有痛惜而悔恨。王安石：“不辨之于早，不惩之于小，则蒙之难极矣。当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惩其小，而用脱桎梏，纵之以往，则吝道也。”王宗传：“所谓刑人者，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晓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惧，欲有所纵而不敢为，然后渐知善道，可得而化之也。”《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刑、型、法通。《诗经·大雅·思齐》篇：“刑于寡妻。”《左传·襄公十三年》：“一人刑善，数世赖之。”注皆训刑为法，是刑与型同。故“利用刑人”者，言宜树之模型，使童蒙有所法式，得为成人，永免罪辟也。亦前引王宗传“所谓刑人者，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晓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也。

（二）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九二，是指蒙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蒙卦的第一爻是“发蒙”，亦即以“刑人”的方法教育童蒙，使童蒙由幼而壮，由愚而明，成为人的好模型。到第二爻，这个童蒙已经大为不同了。朱熹：“九二以阳刚为内卦之王，统治群阴，当发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广，物性不齐，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刚而不过，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阳受阴为纳妇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当其事，则如是而吉也。”这是说，一爻的童蒙，到二爻已长大成材，能具有统治群阴的德性，此时，则不能“取必”，而要因材施教或使用。

王弼：“妇者，配己而成德者也。体阳而成包蒙，以刚而能居中，以此纳配，物莫不应，故纳妇吉也。”可见“纳妇吉”并不是娶媳妇好的意思，其实也含有包蒙之意。程颐：“卦唯二阳爻，上九刚

而过，唯九二有刚中之德而应于五，用于时而独明者也。苟恃其明，专于自任，则其德不弘，故虽妇人之柔暗，尚当纳其所善，则其明广矣。又以诸爻皆阴，故云妇。”《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刚柔接，即二、五相应。

九二以刚爻居阴位而得中，是刚柔相济而适中，并为内卦之主，故言“包蒙吉”。钱澄之：“《易》之为道，以天包地，以阳包阴，以君子包小人。泰曰‘包荒’，姤曰‘包鱼’，蒙曰‘包蒙’，皆主于九二以刚中也。”

(三) 六三：(弃蒙)，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是指蒙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勿用取女。”蒙三以阴柔居下卦之上，不中不正，是勿取女之象。裴集：“用训宜，与利同意。勿，犹弗，不也。‘勿用’，即不宜也。”取，《释文》：“本又作娶。”“勿用取女”即不宜娶女。

“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所谓“金夫”，徐芹庭：“因本卦的内卦是坎卦䷜，坎卦在先天卦象的方位来说，属于西方，西方属金。而坎䷜以中爻为主的阳爻，便与六三爻有连带关系，构成为有男性为夫的现象，所以叫做金夫。坎卦在后天卦象的方位，属于北方。金生水，又有重阴淫荡的现象。因此便把它构成一幅取女不利不贞的图案。”所谓“躬”，即身体，不有躬，即忘记自己是妇女之身。攸，解作所，也可作语助词。此句是说，六三是柔爻，有女子象征。不能娶六三这个女子为妻，因为她看见相临的九二这个阳刚就失身投奔，如果娶这样一个女子有害而无利。六三以柔爻居阳位不中不正，则邪辟妄行，其正应在上九，见九二“纳妇”，便舍弃正应的上九而从九二，与九二又是以柔乘刚为逆比。所以《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傅隶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妇道当顺，不顺便是不正，行为不正之女是不可娶的。”

蒙卦六爻中有五爻言蒙，独三爻不言蒙。《易》注家因指为“弃

蒙”。其初筮，也者，明越而博，其，立于动而蒙之中，蒙者，二，卦，也，而

### 三、蒙卦的外卦——艮

(一)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六四，是指蒙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困蒙”，是指受困在蒙丛中的现象。吝，即阻塞忧吝而不通。“实”为阳，初六、六三、六五皆近阳，六四独否，其与九二、上九不相应，故曰“独远实”。整句是说：六四远离阳爻，受困蒙丛，孤独无依，无所启发，故悔恨多矣。

而蒙困，究竟困在什么？除“独远实”而外，易学者尚有多种举例：

(1) 刘百闵：《诗经·豳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传》：“四国，管、蔡、商、奄也。”四国不靖之变，则六四困蒙之事也。

(2) 胡朴安：困蒙吝者，纳妇之后困难见矣，以其有室家之累也。因其困而困之，使之自动谋生活，故曰：困蒙。若不急起自谋生活，则吝矣。所以吝者，生活问题也。故《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实、富同训。言远于富，无以为生也。

(3) 徐志锐：六四以柔爻居阴位，是最为昏暗的童蒙。而且，它又居于六三、六五两个柔爻的中间，与九二、上九两个阳刚的师长无应无比，无处投师去接受启蒙教育，故言“困蒙”而且“吝”，又“独远实也”。

(4) 尚秉和：“四无应。承乘皆失败。故曰困。”实则阴阳相交，万物始生必然法则，阴阳失调失类，则深陷孤独，因而断了生机源头。其结果，自然困而吝矣。

(二) 六五：童蒙，吉。

六五，是指蒙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童蒙，吉。”朱熹：“柔中居尊，下应九二，纯一未发，以听于人，故其象为童蒙。”此谓六五阴柔居尊，谦下应二，犹童蒙虚心柔顺，承教于师，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因为是阴爻，故顺巽也。项安世：“凡自下而上为顺，自上而下为巽。”《说卦传》：“巽，入也。”巽可解作接受，故程颐：“舍己从人，顺从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优于天下矣。”

（三）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上九，是指蒙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击蒙。”上九为刚爻，处蒙卦之极，朱熹：“以刚居上，治蒙过刚，故为击蒙之象。”注家多指上九为“刚极暴躁不能行‘时中’之教的师长”。“治蒙过刚”，即谓对幼小无知的蒙昧儿童，用强制、打击的教育方式，使其接受教育，以消除愚昧，是谓“击蒙”。朱熹：“然取必太过，攻治太深，则必反为之害。惟悍其外诱，以纯其真纯，则虽过于严密，乃为得宜。……凡事皆然，不止为诲人也。”取，言对童蒙之要求也。攻治，言对童蒙教育之方式也。太过太深，即言超乎童蒙个人意愿所能接受也。若其施教者不能为受教者接受，“则必反为害”。王弼：“童蒙愿发，而已能击去之，合上下之愿，故莫不顺也。”发，“发其昧者也”，即启发其愚昧意识之自觉，而愿意接受启发者之教育；“而已能击去之”，谓教育者之启发，确能“击去”受教者之愚昧，由无知而有知，使其受益匪浅。是则“合上下之愿，故莫不顺也”。此亦“时中”之教也。

“不利为寇，利御寇。”举兵攻人曰寇，下卦坎，坎为盗，是为寇者也。上卦艮，艮，止也，御寇者也。而究其文义，寇盗实指愚昧之极也。愚昧之害等同甚至超乎为寇盗，为寇亦因愚而致，故须御之也。程颐：“九居蒙之终，是当蒙极之时，人之愚昧既极……当击伐之，然九居上，刚极而不中，故戒不利为寇。治人之蒙，乃御

寇也。肆为刚暴，乃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诛三监，御寇也。秦皇、汉武穷兵征伐，为寇也。”王弼：“为之捍御，则物或附之。若欲取之，则物或叛矣。故‘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击蒙适度，上下愿意，就是“御寇”；击蒙过度，上下不欲，就是“为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程颐：“利用御寇，上下皆得其顺也。上不为过暴，下得击去其蒙，御寇之义也。”上下顺，亦“合二而一”也。

#### 四、总论

徐志锐：“蒙卦卦义为物生之初始蒙昧幼小，于人则为蒙童时代教化未开。六爻论启蒙教育，以刚爻能明为师长，以柔爻昏暗为童蒙。”《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盖传道解惑，去恶扬善，此易学最为重视之人性荡涤工程，而童蒙教化，则工程之始也。《周易折中》引项安世：“六爻之义，初常对上，二常对五，三常对四观之，则其义易明。初用刑以罚之，上必至于用兵以击之。二为包而接五，则五为童而巽二，三为见二而失身，则四为远二而失实。大约诸卦多然，终始见于初上，而曲折见于中爻也。”

蒙卦内外卦处蒙之道，初六“发蒙”，小惩大戒，严以启蒙。正也。九二“包蒙”，喻“师”以刚中之法施教，为有道“师表”之象。反也。六三“见金夫，不有躬”，远于其师，而困陷蒙昧，是为“弃蒙”。反也。此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六四“困蒙”，比应皆柔，蒙童因困而不得师教。正也。六五“童蒙”，居尊谦下，“蒙以养正”，为好学君子之象。反也。上九“击蒙”，治蒙过刚如击寇，击其愚昧而上下顺，则仍为“时中”之教。合也。此外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

## 第五节 需卦

### 一、需卦的意义

需卦䷄的“需”，有饮食义，申言之，则有养与须义。须，等待也。需上承蒙卦，《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故需有饮食义。荀爽：“坎在乾上，中有离象，水火交和；故为饮食之道也。”程颐：“云上于天，有蒸润之象。饮食所以润益于物，故需为饮食之道，所以次蒙也。”此皆释需卦何以有饮食之义。然饮食所以润益于物，引申饮食之义为养，《释文》：“需，饮食之道也，训养。”然养字申引，也有等待的意思。《彖》曰：“需，须也。”《杂卦传》：“需，不进也。”故《说文》训需为须，遇雨不进而止。须，立而待也。今作须者，省形存声字。需卦的重要意义就在“须”。金景芳：“读了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大概就会了解需的含义。郭橐驼种树，按树的本性种，所以树长得好。可是，有的人种树却‘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讎之’。这些人的要害问题就是不善于等待。做事情，一切该做的都做到之后，重要的即是等待。”

需卦次蒙卦而起，二者有对待义。因蒙，物之稚也。万物始生之后，渐以长稚，故言“物生必蒙”。蒙乃物生之一过程。“蒙，物之稚也，施之于人，则童蒙也。”因此，就人而言，即为童稚时期。人在童稚时期，稚小而蒙昧，天赋自由，自由生长，若蔓草也。蔓草任其自性而生，自由则自由矣，但形诸客观世界则为杂乱。而在人，自由固为其本性，如不规范，则邪恶暴行生，而杂乱纷陈矣。

其与自由以俱来者为理性，蒙卦内坎外艮，“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杂乱之产生由于人性之自由而愚昧，此之谓“内险”。“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险而外止，即需教化。通过教化，才能使其解脱愚昧而思想开通，增长才智，明辨是非，知所选择。此亦提升人所潜在之理性而扬弃愚昧也。

需卦之意义则相反。“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就是养。因万物始生蒙昧幼小，必须给以充分的养分，郑玄：“童稚不养则不长也。”这也如《孟子》所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故饮食者，人之性也。但人之愚昧，必需外在的教化始能“止其险”，而人之饮食与养，则需童稚自由而为之。干宝：“坤之游魂也，云升在天，而雨未降，翱翔东西，须之象也。”坤能养万物，但这养，就好像天上的雨如游魂，并没有降到你的口里，而是需要自己“翱翔东西”，去努力追求，这种养的取得，非外力可取代。其父母观其蒙童成长，只有等待而任其自由为之可也。亦如郭橐驼种树，要按树的本性种，树木才能长得好，如外力施以理性压抑，则“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蒙童需要教化，止其内险，故教化由外来，是理性。蒙童之养（需），需要自取，即由蒙童自由为之，自由为之属个人自由，故童稚之教与需，实亦理性与自由之对立，此所以需卦次蒙卦而起也。

需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有孚。

需卦卦辞：“需，有孚，光亨，贞吉。”

需卦，首先有孚信可征的现象。刘百闵：“孚，信也，《易传》皆以孚为信。有孚，谓有信也。孚，孚卵也。从爪从子，谓鸟伏卵。孚、伏，一声之转。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需为养、为饮食。当草昧时期，人的饮食所需，皆来自自然界，或来自掠夺。自然界有生物、植物提供饮食资源，但茹毛饮血，须与禽兽斗；吃



草叶花果，须攀大树，涉大川，均经历险阻。继之，同一资源，食之者众，则生掠夺。其尤甚者，水火为灾，皆陷饮食匮乏。因此，欲满足养的需求，首必面对险难。需的上卦坎，坎为险；《彖》曰：“需……险在前也。”其故在此。

当险难降临，最需要用信心来面对。朱熹：“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体中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为有孚得正之象。”前例，鸟之孵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上卦坎，坎中实，为水为险，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信，故为有孚。当险难来临，不能灰心丧志，要对需求的满足抱持信心。若有信心，而且中实，则虽排山倒海的险阻也可克服；如果没有信心，则虽反掌折枝那样容易的事情，也难以完成。故满足养的需求，“有孚”为首义。

(二) 光亨，贞吉。

光亨，闻一多：疑为元亨之误。下卦乾，乾为健，故做事有善之始，又有行之通，是为元亨。

当险难既来，先有信心，信其险难可以克服，继之，就要能等待，有等待，才能“行之通”。因《彖传》：“需，须也。”《杂卦》：“需，不进也。”“须”为须待，“不进”即有所等待。是“需”有等待义。需卦之义为何为须待而不急于进？《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因前面有危险，不可轻易进。需卦卦体下乾上坎，乾性刚健勇于进，坎为险陷，是大江大河拦路，剧进必陷入险中，需要等待一下然后进，此则为须待。须待并非不进，需卦下体为乾，《系辞传》：“乾，天下之至健也，德性恒易以知险。”侯果：“乾体刚健，遇险能通，险不能险。”唯有知险才能待时不要妄进，然后才可以涉险而不陷入险，故《彖》曰：“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贞吉。”需以须待为其卦性。贞吉，谓能须待则正而吉也。朱熹：“能有信，则光亨矣，若又得正则吉。”贞吉是有孚、光亨的结果。

《周易》以二事说明“贞吉”：

(1)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象》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须待”，前面说过，并不是“不进”。更积极的意义，是说“不该动则不动，该动则必动”，其“必动”，是“求通”，求“出险”，求“致通”。动与不动的抉择，皆出乎“中正之道”。徐志锐：“因一卦六位，初、二为地位，三、四为人位，五、上为天位，九居五是‘位乎天位’。居天位则有天德，‘德性恒易以知险’，能须待而不妄动。九五还是以刚爻居上体的中位得中而且正，是‘以正中也’。”本乎此道而抉择，不该动则不动，该动则必动，必动则通矣。

(2)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徐志锐：“大川指上卦的坎体，坎为水。利涉指下卦的乾体，乾体刚健，有利于涉险历难。‘往有功’指下卦乾体须待而后再上往，上往则坎体中的九五与下乾的三刚同心协力互相援助，化险为夷，终于取得涉险的成功。”

(三) 君子以饮食宴乐。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徐志锐：“需卦卦体上坎下乾，乾为天，坎为水，水在天上则为云，降于地下则为雨，现在升至天上则为云不成雨，只能等候它降下而成雨，所以卦名称需。‘君子’观此象则应‘饮食宴乐’。雨之降与不降，乃随天道之自然，人无能为力。如果有所举动，反而违背天道的自然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急于有所作为。应该以饮食养其身体，以宴乐陶冶其精神，等待时雨降临而后动，动则能大显身手，取得更大的功效。”所谓“君子以饮食宴乐”，实有忍耐、奋发、乐观的意义，德性恒易以知险、处险，此亦面对险难非主观愿望与能力可以克服时必需之德性。

## 二、需卦的内卦——乾☰——佳代始佳需 三

(一)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需卦 四六 (一)

初九，是指需卦☵卦体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需于郊。”朱熹：“郊，旷远之地，未近于险之象也。”初九离坎甚远，未近于险，无所忧虑。“利用恒”，平常怎么样便怎么样。《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初九以刚居阳，与六四为正应，六四为坎之上体，动而与应则入险。但乾性知险而须待，“不犯难行也”。

(二)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需卦 四六 (二)

九二，系指需卦☵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需于沙。”沙，近坎水之地，犹未入坎入水也。九二较初九又近于六四，为离郊而须待于沙。恐人误解沙为沙漠，《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衍，徐志锐：“《穆天子传》曰：‘天子东征，绝于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食未至。’沙衍犹流沙也。”知沙为河边流沙，河边沙滩，喻离坎险不远。《象》曰：“‘小有言’，以吉终也。”与坎水接触后虽然小有言语之伤，但仍没有太伤和气，故“终吉”。胡炳文：“九二以刚居柔，性宽而得中，故虽近险，而不害其为吉。”

(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需卦 四六 (三)

九三，是指需卦☵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需于泥。”孔颖达：“泥者，水傍之地，泥溺之处，逼近于难。”即九三离坎险更近。《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外指坎，九三离坎虽近，但自己居内，灾害还没有在自己的头上。《说卦》：“坎为寇盗。”既然灾害在外，就不要自我招引寇盗，如果招引，乃咎由自取。因此，此时此地，唯敬重审慎才不致失败，因不敬重审慎而致寇至，则凶矣！

### 三、需卦的外卦——坎☵ 三卦——佳内始佳需 二

(一)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是指需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需于血，出自穴。”血，伤的意思，喻伤之重。穴，坎险也，喻险陷之所。《说卦传》：“坎为血，为隐伏。”隐伏即穴也。李鼎祚：“血以喻险，阴体卑弱，宜顺从阳，故曰需于血。”需内卦三爻为须待不进，从六四便进入坎体。六四以柔居阴位，性柔顺，并不一味求进。全句即谓：六四虽已入险境，但由于柔顺，所以“出自穴”。出自穴，即出于险，不致有大害。故《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又(二)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九五，是指需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需于酒食。”“于”同“以”，即“需以酒食”。酒食，宴乐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以阳刚居中得正，处于尊位，虽处外卦坎陷之中，身居险陷而不忧，以酒食款待乾卦三阳的宾客之来，是陷入险而又善于处险，故言“贞吉”。故《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贞有贞吉、贞凶、可贞、不可贞；可贞者吉，不可贞者凶。需九五之中正而贞，可贞者也，故吉。

(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上六，是指需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需卦至六四已渡险，故言“出自穴”。至九五乾体三阳已与九五相会，故言“酒食贞吉”，至此需道已成。至上六则需极当变，故言“入于穴”。穴，指外卦的坎位，入，指内卦乾位的三阳应该入居此坎位，所以接下又言“不速之客三人来”。荀爽：“三人谓下三阳。”

马融：“速，召也。”于上六居险地之极，处当变之时，内卦三阳不待召唤而自来应援，如能敬之，则吉也。徐志锐：按比应关系的通例，上六只能接纳相应的九三是得一人，兼得九二与初九则有失比应通例。但虽有失比应通例，却得变通之理，如此则虽失而不为失。故《象》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需卦外坎内乾，至上六即需道已终，荀爽曰：“需道已终，云当下入穴也。云上升极，则降而为雨。故《诗》云：朝济于西，崇朝其雨，则还入地。故曰：入于穴，云雨入地，则下三阳动而自至者也。”

#### 四、总论

需卦卦义为饮食之道。王弼：“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金景芳：“六爻是六个位，刚柔阴阳是它们的性。怎样得吉得凶无咎呢？就是根据六爻的位和六爻的性。从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需于酒食看，从初九到上六，需卦是一发展过程。不同的位有不同的性，决定应当怎么做。由此可以知道，卦的次序有意义，六爻的排列也有意义，不是偶然的。”其他各卦亦然。《周易折中》引蒋悌生曰：“需，待也，以刚健之才，遇险陷在前，当容忍待时，用柔而主静。若不度时势，恃刚忿躁而骤进，取败亡必矣。初九去险尚远，以用恒免咎。（正也。）九二渐近险，亦以用柔守中而终吉。（反也。）九三已迫于险，象言敬慎不败。（合也。）六四已伤于险，以柔而不竞，能出自穴。（正也。）九五居中得正，以此而需，所需必得。（反也。）上六险陷之极，亦以能敬终吉。（合也。）然则需待之时，能含忍守敬，皆可以免祸。需之时义大矣。”

## 第六节 讼卦

### 一、讼卦的意义

讼卦䷅的“讼”：《释文》：“讼，争也，言之于公也。”即二人相争不可解，言之于公堂以求解，这就叫做诉讼，俗称“打官司”。而所以要讼，根据讼卦坎下乾上卦体的解释，原因有三：（一）坎下乾上，乾健坎险，故《彖传》释讼卦：“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这是说，乾性刚健，坎为险陷，险而不健或健而不险均不至于成讼，唯内怀险陷之心又外行刚健，则争讼必起，所以卦义为争讼。（二）坎下乾上，乾为天，坎为水，故《象传》释讼卦：“天与水违行，讼。”这是说，天在上，水在下，这是有矛盾的。矛盾调和是水天一色，但“天与水违行”，这就是矛盾。矛盾而不化解，必然就有争讼。（三）讼之为象，上天下水，天与水违行。故《杂卦》释讼：“讼，不亲也。”前面说过，天与水违行，就是矛盾，争讼起于矛盾。矛盾即对立，即相反，而不是相亲，不是相成。如夫妻，能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百年偕老，哪里还有争讼？故曰：讼，不亲也。

讼卦次需卦而起。《序卦传》：“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郑玄：“讼，犹争也。言饮食之会恒多争也。”饮食乃人之所需，亦指需卦而言，人赖饮食以生活，故饮食常引起人类的争端，因争而遂涉讼。韩康伯：“夫有生则有资，有资则争兴也。”资，需也。人性生而有需，需则有欲，凡财货、酒色、意气、荣誉皆欲也，有欲则相争。其义是说，为了满足人性之欲，获取供养而发生争端，非饮食而已，亦非人类而已，扩大其义，则为万物之生存竞争。讼，亦言争端之解决。需引起争端，讼解决争端，需、

讼为对立，故讼次需卦而起也。

讼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讼，有孚窒。

前面说过，需卦首义，就是等待，有孚信可征的现象。孚，信也，《易传》皆以孚为信。而讼卦，与需卦相反，首义即“有孚窒”。卦辞：“讼，有孚窒。”所谓“有孚窒”，窒，塞也。“有孚窒”，即有孚信被窒塞不通的现象。人际关系，始于刚柔相交，而相交之能持续，又在互信。信，诚也，从也。《说文》：“信近于义。”故信与诚并言，即为诚信。信又有“从”义，即不疑。因彼此不诚，相互猜疑，到互不信任，矛盾便产生了。矛盾，就是兴讼的起点。《象》曰：“天与水违行，讼。”荀爽：“天自西转，水自东流，上下违行，成讼之象也。”古人直观自然，见天上的日月星辰均由东往西转，见地上之水又自西往东流，二者行动的方向互相矛盾对立，故言：“天与水违行，讼。”金景芳：“讼也要有孚，若没有孚，没有诚，没有信，没有实际力量，那不行，那还打什么官司。有孚而受窒了，才打官司。”

### （二）讼，惕中吉。

卦辞：“讼，有孚窒，惕中吉。”

惕，中心恐惧但谨畏而不敢轻忽也。讼之内卦坎，坎之中实为有孚之象。问题是：当争讼之时，其人虽有中实之孚，然窒塞而不获通，故有讼。既兴讼，因有孚，则能惧，即随时警惕自己，不要逞刚强。这种情形的象征即在九二。徐志锐：“九二本是需卦的九五，反转而居九二得下卦坎体的中位，这又象征它得处讼的中正之道，故言‘刚来而得中也’。九二得处讼的中正之道具体就表现在‘有孚’，内心有实理，不是不可争讼的。”但须警惕。惕，谨慎小心，结束诉讼，不把官司打到底，终吉。谨畏争讼之事不能轻慢对待，因而它能做到适中而止，不逞刚强。二

### (三) 讼，终凶。

《象》曰：“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争讼既兴，首先要“利见大人”，应找大人评理裁断，因大人“尚中正也”。徐志锐：“大人指九五。九五以刚爻居正位而得中，是刚健中正之大人。争讼不息则是非曲直难明，必经刚明中正的大人给以公平公正之断决，以平息争讼。”其次，“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即谓争讼之时，人心险恶，“不利涉大川”，因无共济之心而涉大川，必翻舟而“入于渊也”。此亦言“讼不可成也”。官司不能打到底，打到底，“终凶”。因争讼结怨之事，其结果，多两败俱伤。如上六，虽讼胜得赏赐，但瞬息之间，其所获胜讼果实，即剥夺殆尽。

## 二、讼卦的内卦——坎☵

(一)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初六，是指讼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事，讼事也。讼始于初六，初六为柔爻，相应于九四为刚爻，初六自知柔弱与刚强者讼，岂能得胜？度量结果，认为官司不作持久战，只要经过小小的言语争辩，辩明是非就可以了。所以《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讼事适可而止，乃能“终吉”。永其讼，则不胜而祸难及矣！《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此不永所事之效也。

(二)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九二，是指讼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九二以阳刚居阴柔之位，而又在内卦之中，有能讼而不讼之心，甚至逃避争讼。故《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逋，逃也。掇，拾取也。因九二与九五敌应，九五以阳刚居尊位，九二自知己在下之位，虽有理，亦难与有权势之九五争，如果坚持要争，那么招来的祸患将俯拾即是。而且，一人兴讼，则众人受灾。九二“不克讼”，“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因兴讼之人，为一邑之主，一人归而逃避争讼，则三百户人家的小邑免遭祸患。眚，害也。这就是说，九二如坚持争讼，则个人、邑人均受其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小不忍则乱大谋，其选择逃避争讼，是正确的。

（三）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六三，是指讼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食旧德，贞厉，终吉。”“食旧德”就是食旧禄。食旧禄，就是说六三应“安分守己，不与人争”。六三才质柔弱，本来不是争讼者，故不言讼。然而，由于处在上下之交，进退之地，容易无事生非。所以设诫说，能够安分于平素旧有的俸禄不妄求，守其正固之道不妄动。“贞厉，终吉。”虽然处于危厉是非之地，最终也能得吉。

“或从王事，无成。”六三自己无能力争讼，一切服从上九。“无成”，成事不在自己，而在上九。《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上，指上九。六三安分守己，一切能从上九，虽无成，却可得吉。“从上”，《周易尚氏学》：“即从乾。”指六三以阴柔上承阳刚。朱熹：“从上吉，谓随人则吉，明自主事则无成功也。”也是揭明阴从阳之义。

《周易折中》引徐几曰：“圣人于初，三两爻，皆系之以终吉之辞，所以勉人之无讼也。”

### 三、讼卦的外卦——乾三

(一)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九四，是指讼卦䷅第四爻的爻位而言的。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九四以阳刚而居阴位，不中不正，是一位刚健的争讼者。惟下应初六，上承九五，亦为不克讼之象。因初六柔弱，并不坚持争讼，九四见其不与己争讼，乃改变态度，故言“复即命”。复，归也。即，就也。命，正理也。若九四能克其刚忿欲讼之心，复归而就九五之命。因五居九四之上，九五为尊，九四获归而就九五，合乎正理。渝，变也。九四当内卦交入上卦之际，故为变。因其居柔位，即变刚健好讼而为安贞自守。这一改变，乃使争讼平息而无所失，故《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亦即“安贞，吉”。

(二) 九五：讼，元吉。

九五，是指讼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讼，元吉。”九五居阳刚中正的尊位，是《彖传》所谓利见的“大人”。与他爻不同，他爻都是讼者，而九五则为听讼，亦即审判者。在同一卦象中，蒙卦有童蒙，有师；讼卦有讼者，有听讼者。凡争讼而能遇上这位“大人”，则得吉。何以故？《彖传》说：“讼，元吉。”王弼：“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王肃：“以中正之德，齐乖争之俗，元吉也。”《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元吉，即大吉。不言大而言元者，元者，善之长也，听讼而至善也。

(三)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上九，是指讼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上九以刚居于讼卦之极，是终讼者也。其争讼的对象是六三，六三柔顺不争，故上九以讼取胜。“或

锡之鞶带”，锡与赐通用。《释文》：“鞶，笃云：‘大也’。”大带，系古时用以作束衣的素丝带子。整句是说，因胜讼而获得赐赠服饰上鞶的诰赏，但“终朝三褫之”。惠栋：“《说文》：‘褫，夺衣也。’”或字为不定辞。即一日之间，又有过受三次的剥夺，证明讼有所得，得而复失，获胜虽得荣耀，而羞辱亦随之即至，足见讼败是败，讼胜也是败。《象传》曰：“以讼受服，亦下足敬也。”以讼而争取到诰命的服饰，也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

#### 四、总论

讼卦卦义为“打官司”。《周易折中》引丘富国曰：“九五居尊，为听讼之主，故讼元吉。余五爻则皆讼者也。然天下惟刚者讼，柔者下讼。初与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终，吉。三食旧德而终吉。二四上刚也，二与五对，揆势不敌而不讼。四与初对，顾理不可而不讼，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安贞也。独上九处卦之穷，下与三对，柔不能抗，故有锡鞶带之辞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讼之胜者，何足敬乎。”张善文：“讼卦并非教人如何‘争讼’，而是诫人止讼免争。卦辞一方面指出：必须在‘信实’被止塞的情状下才能‘起讼’；另一方面深诫：讼事应当持‘中’，若讼极不止必凶。”讼卦内外卦六爻，初六不与人争而获“吉”，正也。九二败讼速退而获“无眚”，反也。六三安分不讼亦获“终吉”，合也。此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九四败诉悔悟而获“安贞吉”，正也。九五喻“听讼”之主，以中正、明决获“元吉”，反也。上九穷争强讼，自取“夺赐”之辱，反也。此外卦三爻处讼之由正、反而反也。可见全卦旨在申言“讼”不宜穷争，应及早平息的道理。

## 第七节 师卦

## 一、师卦的意义

师卦䷆的“师”，《说文》：“二千五百人为师，从巾从自。自，四币，众意也。”自，俗作堆，积聚也；言人众围绕，如小阜而一堆，故自有众意。巾，俗作匝，周人遍也；众则周，寡则不周，故匝亦有众意。《周礼》：“二千五百人为师。”是周制。当时未有师制，人众而已。又《象传》：“地中有水，师。”师卦下坎上坤，坎为水，坤为地，是地中有水之象。地中之众者，莫过于水，亦众义也。又《杂卦》：“比乐，师忧。”有亲则乐，动众而争则忧。故师，忧也。朱骏声：“行师有进无退，故从本（本，进也）兵凶，多丧亡，何能无忧？”故师卦有动众出征义。

师卦次讼卦而起。《序卦传》：“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崔憬：“因争必起众相攻，故受之以师也。”师为众，师之起，由有争也。讼与师之起，皆由于有争，但，讼之争端的解决以言词，师之争端的解决以干戈。言词解决与干戈解决为对立，故师次讼而起也。

师卦之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师，贞正。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此解“贞”为“正”，是说兴师动众去出征，首先必须正名，不正名，则不能出征。出征是以师众讨伐暴乱，吊民伐罪，必须师出有名，有名才能正。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不正则师出无据，不能获大众认同支持；不以正率领民众，以正他人之不正，人心不服，何以“王天下”？《孟子》说：“征之为言正也。”原因在此。

卦辞：“师，贞，丈人吉，无咎。”李富孙：“丈盖大字之讹。”此说可议。胡朴安：“平时谓之大人，讼卦‘利见大人’是也。战时谓之丈人，师卦‘师贞丈人’是也。”《释文》：“丈人，严庄之称，郑云：‘能以法度长于人。’”王弼：“丈人，严庄之称也。”这也就是说，丈人，乃严庄之人，乃师之统帅，统帅能贞、能正，为众所尊信威服，则师之起，吉而无咎也。

### （二）师，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彖》曰：“刚中而应，行险以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朱熹：“刚中谓‘九二’，而应谓‘六五’，行险谓下体坎。”此谓“刚中之应”，乃指九二以刚爻居阴位，又在内卦之中，刚而得中则不过刚，刚居阴位又能用柔，刚柔相济而适中，是有勇有谋的统帅，足以当兴师动众的责任。居下位而应六五柔顺中正的君主，这就上下配合得宜。所谓“行险以顺”，兵，凶事，故曰险；讨有罪，故曰正；师卦坎为阴，坤为众，又为顺，即顺人心。是兴师动众行险事又众皆能顺从。所谓“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马融注：毒，治也。毒是督的借字。以此师众督治天下，而民从之也。程颐：“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民从之，事之至吉，虽有死伤之事，亦无咎也。

### （三）师，地中有水，容民畜众。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所谓“地中有水”。朱熹：“师，兵象也。下坎上坤，坎险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阴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是犹‘地中有水’。水潜藏在地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谓众多，有师众，故称‘师’。”所谓“容民畜众”，《释文》：“王肃：‘畜，养也。’”朱熹：“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

可以得众矣。”寓兵于民，平时容民养民如大地之蓄水，战时则兵士众用之而不竭。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胡朴安：“地能容水而畜之，则水日见其多，地日形其厚。《礼记》：‘振河海而不曳’也。君子以容民畜众者，君子法地中有水之象，而能容民畜众，可以督治天下而可以王矣。”

## 二、师卦的内卦——坎☵

（一）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是指师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师出以律。”《说文》：律，均布也，吹管以起众也（当时未有行师之律，以管吹之，会聚众人，即谓之律）。古人吹律听声，以定吉凶。后世音乐亦谓之律。《史记》卷二十五《律书》：“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俞琰：“古时出师必吹律，律和则知士卒同心。”“师出以律”即言出征一开始即奏律，以鼓舞士气。“否臧凶”者，否，不也。臧，善也。若验之六律而不善，则为凶也。《象传》又言：“师出以律，失律凶也。”蔡清：“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明‘否臧’之为失律也。”失律，就是律乐演奏不和谐。朱熹：“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是亦以律定吉凶。解律为法，非也。

（二）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九二，是指师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在师，中吉，无咎。”刘百闵：“谓九二在师，动辄得中故吉；且能善补其过，故又无咎。”杨传：“九二以阳刚之才，专将帅之任，不患其不及也。其过耳，惟中则吉无咎。过勇则轻，李陵是也；智则奸，侯君集是也；过威则离，张飞是也；过强则骄，李光弼是也；过专则僭，王敦、苏峻是也；惟中则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强

而谦，专而顺，皇甫嵩、郭子仪是也。”

“王三锡命。”指九二以刚中应六五的柔中，为六五所任。至于“王三锡命”，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其义尤大。故《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又因九二受命作战获胜有功，威服各国，故《象》曰：“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三) 六三：师或舆尸，凶。

六三，是指师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六三以柔乘九二之刚，又处内卦之极，象征质柔而用刚，志大才疏。“师或舆尸，凶”，《读书丛钞》：“舆，司农郑注：‘众’也。《尔雅·释诂》：‘尸，主也。’谓或以众人主师则无功，故凶。”军旅之事，必专其任，乃有成功。六三质强用刚，若不专其任，更使众人主之，凶之道也。故《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大即太。

### 三、师卦的外卦——坤䷁

(一) 六四：师左次，无咎。

六四，是指师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师左次，无咎。”“师左次”，退舍也。《兵法》：“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则右为重，左，不用之地也。“兵家尚右，右为前；左为后”。基于此义，师以右为主为常，“师左次”，即军队稍稍后退。当一支非主力的偏师，驻扎某地多日不动，虽然没有打胜仗立功，但保存了实力，力不足，势不利，后退也可，这也并不是过失。故《象传》言：“师左次，未失常也。”六四以阴柔居阴位，阳进而阴退，为左次之象。全师而退，故无咎。

(二)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六五，是指师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田，荀爽：“猎也。”禽，宋翔凤：“禽，徐本作擒。”刘百闵：“杀敌以获之俘谓之丑，田腊所获之物谓之禽。”“讯”，《尔雅》：“言也。”闻一多：“执言，犹执讯也。讯问之讯谓之言，俘讯之讯亦谓之言。”由这些字义，说明有两件事情：一是田猎有所收获，这收获就是禽；一件事情就是杀敌有所收获，这收获就是丑，亦即俘。朱熹：“六五用师之主，柔顺而中，不为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故为田有禽之象。”所谓“田有禽”之象，乃引“武王擒纣”事例而来。李鼎祚：“六五君尊失位，在师之时，盖由殷纣而被武王擒于鹿台之类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猎。六五，离爻（按：师内卦为坎，坎之反为离），体坤，离为戈兵，田猎行师之象也。”“田有禽”、武王伐纣均是喻言。禽入田中，食我禾苗，擒之非为杀生，乃为除害也。纣虽为君，武王为臣，以臣伐君，非为逆上，乃为民除害也。应敌兴军，利于执言。因此，“利执言者，言师出有名，如汤武历数桀纣之罪，汉高祖讨伐怀王者也。故无咎”。武王擒纣，犹出师杀敌擒丑，更无咎。

“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刘百闵：“九二、六三、六四构成震䷲，震为长子。九二以刚得中，为长子帅师之象。若六三乘刚，则弟子舆尸矣。弟子舆尸，即由众人主之之意，主帅不专，长子受牵制，不得展其长，其师必乱。也就是说，贞以利为贞。利者，宜也。贞者，固也，固，即师的领导权稳固。宜然后固，故易常言利贞。宜而后固者，可贞者也；其不以宜而固者，不可贞者也。不可贞而贞，故凶。”

（三）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是指师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大君有命。”因师卦到上六，为师还功成之象。荀爽：“大君，谓二，师旅已息，既上居五，当封赏有功，立国命家也。开国，封诸侯。承家，立大夫也。”这是说，师卦的九二即“大君”，亦即



“国君”。所谓“师旅已息，既上居五”，意即师卦内卦的九二，是阳刚之爻，有大君命，应位居九五。战征结束，得到政权，这九二的地位果然就改变了。如虞翻所称：师卦的外卦是坤，“坤为国，二称家。谓变乾为坤，欲令二上居五，为比（䷇），故开国承家”。有此变，二始变而为五。此时，以国君之身，当封赏有功。立大功者，命其封国为诸侯；立小功者，命其有家而为大夫。但是，《象传》：“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这就是说，论功行赏，并须考察其品德。若是有功又有德者，赏一人而天下劝。如果是有功而无德的“小人”。如韩信，“相君之面，不过王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相者知韩信有“反”骨，如果赏以大权，则必后患无穷。故《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 四、总论

师卦以“动众出征”为义，提出用兵之道有三：一、用兵的前提为“正”，“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必以“仁义之师”，始可“毒天下而民从之”。二、“刚中而应，行险以顺”，要有刚柔相济而得中，有勇有谋的统帅，才能获吉。三、要“寓兵于民”，始兵多士众，用之不竭。师卦内外六爻，初六为行师之始，奏律以鼓舞士气，正也。九二为在师之中，主帅统领师众以立功，反也。六三才质柔弱逞刚强，以众人主师而无功，凶，反也。此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六四为预备队，驻守多日未打仗，言退师而无咎，正也。六五为君主，选将任能得当，师归而田有禽，反也。上六为行师之终，师归而分封建国，论功行赏，合也。此外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六卦层次分明，体现古代用兵规律。

## 第八节 比卦

### 一、比卦的意义

比卦䷇的“比”，《说文》：“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比密者，二人随行，故曰二人为从；引申为比辅、比亲义。《彖传》：“比，辅也，下顺从也。”故比之义即为相互亲密。

比卦继师卦而起。《序卦传》：“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程颐：“比，亲辅也。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这说明，师卦是兴师动众去征战，征战则不宁而忧。比，亲辅也。当用师而开国，内则必与人民亲比，外则必与邻国亲比，众比而亲辅，则无争而安乐矣。《杂卦传》：“比乐，师忧。”比与师为对立。故比卦次师卦而起也。

比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原筮元永贞，无咎。

《彖》曰：“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惠栋：“原，再也。如‘原庙’、‘原蚕’之原。”原筮即言再筮。徐志锐：“一卦分内外二体，行筮以求卦，一筮以成内卦，再筮而成外卦，从而一卦的六爻全部揭晓，得出的比卦。同时又得出‘元永贞，无咎’，五个字的占辞，故言‘原筮元永贞，无咎’。此是讲最初比卦形成的过程。《彖传》以‘刚中也’对‘元永贞’进行解释，则是说唯九五刚中之爻才能承当‘元永贞’之卦义。”何谓“元永贞”？项安世：“‘元’者，其始善也。‘永贞’者，其终善也。终始皆善，不变不回，则比道得而怨咎忘矣。是道也，惟九五能之。”何以“刚中”之爻即“原筮元永贞，无咎”？俞琰：“‘刚’则所守者固，‘中’则无过为，此所以‘原筮元永贞，无咎’也。”这

是比卦的理念，即合二而一也。

(二) 比，吉也。

《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

孔颖达：“‘比，吉也’者，言相亲比而得吉也。‘比，辅也’者，释比所以得吉。‘下顺从’者，谓众阴顺从九五也。”比为互相亲比，亲比则吉。徐志锐：“亲比之所以得吉，在于亲比即能互相进行帮助。比卦正是师卦的反转。由下坎上坤变成下坤上坎，一刚由九二而上居九五为君主，其余五个柔爻皆为臣民。‘下顺从也’，指九五之下的柔爻皆顺从在上之君，所以能互相亲比而得吉。”“不宁方来”。金景芳：“不宁方”即《周礼·冬官考工记·梓人》之“不宁侯”，是不安顺的诸侯。“不宁方”，方，方国也，与“不宁侯”同义。是谓不安顺的诸侯亦来比，“上下应也”。

(三) 建万国，亲诸侯。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徐志锐：比卦卦体上坎下坤，坤为地，坎为水，是地上有水。水在地上，二者交合在一起不可分离，有亲比之象，故称比。“先王”观此象以“建万国，亲诸侯”。程颐：“建立万国，所以比民也。亲抚诸侯，所以比天下也。”

## 二、比卦的内卦——坤☷

(一)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初六，是指比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有孚比之，无咎。”刘百闵：“比卦之所以成其比，以群阴比于九五之一阳也。初在下，与五不相应，无可比之道。然与人交止于信。孚，信之在中也。比之初能有其在中之孚与信，可无咎也。”

“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刘百闵：“比上卦坎，坎为水；下

卦坤，坤为土，其器为缶。有水盈于缶之象。则其在中之孚与信，亦为充实洋溢于外之事象。来，疑‘未’字之讹。它，《说文》：‘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易》言“有它”，皆不吉之象；终未有它，故吉也。

初六言比之初，贵乎有信，则可以无咎矣。若更充实，则又吉矣。

(二)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六二，是指比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比之自内”者，欲求外比，必先内比也。六二居内卦之中，与外卦九五为正应，刚柔居中相应而相得，均能信守亲比之道，此为比之自内之象。干宝：“二在坤中，坤，国之象也。得位应五，而体宽大，君乐民人自得之象也。”六二处中居正，可贞者也，故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焦循：“犹云不失其所自也。”也就是不失其所自有的亲比关系，无需假借外力间接而亲比。

(三)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是指比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比之匪人。”虞翻：“匪，非也。”赵彦肃：“初比于五，先也。二，应也。四，承也。六三无是三者之义，将不能比五矣。”六三与九五无比应关系，所比者为二、四之阴，未得阳刚之主，其应爻在上六，上六为“后夫凶”，与九五不积极亲比，“比之匪人”，这就使六三不能得到借助，为此比皆非其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伤，只是感叹。与人相比本是好事，六三所亲比的对象不正，好事反倒成了坏事，是可伤可悲可感叹的。“三多凶”。未言凶。不失比道，只感叹而已也。

### 三、比卦的外卦——坎☵

(一) 六四：外比之，贞吉。

六四，是指比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徐志锐：“六二自内卦而亲比于外卦的九五，故言‘比之自内’。六四居上体为外卦，九五也居上体为外卦又在六四之上，是‘外比之’。外比九五，以柔承刚相亲而相比，所以《象传》言：‘外比于贤，以从上也。’”上指九五。朱震：“五，以德言则刚健中正，贤也。以位言之，君上也。”从上就是顺从其上的九五而亲比之，故“贞吉”。

(二)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九五，是指比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显比。”比卦一阳五阴，四阴皆比于阳，而九五之一阳，居君位，而有大中至正之德，它亲比天下之人，以光明之正道，不以邪道，故曰“显比”。“王用三驱”。驱，驱田也，驱出禽兽使趋田边。自后曰驱，自前曰逆，自左右曰翼，然混言之，皆曰驱。“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是比喻，比喻九五之显比天下，好像天下围猎，合其三面，前开一路，去则不追，来者取之。失当作佚，即谓猎自后驱，禽向前佚，则亦任其佚去，不复穷追，故曰失（佚）前禽。“邑人不诫”，诫当做警备。田于近郊之处，闾阎不惊，意谓亲比人无远近亲疏之别，一律对待。故曰“邑人不诫”，听任前方的禽兽走失，属下邑人也不相警备。此其占为吉也。

《象》曰：“显比之吉，位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显比之吉”，主要在于九五所处地位之中又正。“舍逆取顺，失前禽也”，言来比者随其自愿。“邑人不诫，上使中也”，言九五与人亲比，远近如一，不分亲疏与贵贱。

(三) 上六：比之无首，凶。

上六，是指比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比”，比卦之义为亲比，也就是讲阴阳的统一与同一，但发展到比卦终了的上六时，上六对九五逆而不比，却转向了阴阳的排斥与对立。连斗山曾指出这点：“阴以大终，以从阳也。今阳比之而不从，是无阳也，无阳其何以有终。”无阳就是上六对九五进行排斥不亲比。因此，“比之无首”，犹如说下四阴与九五之亲比为阴阳的同一，但此同一不能永远，最终必然转向对立。《彖》曰：“后夫凶，其道穷也。”后夫，指上六。王申子：“阳，夫也，谓五也。阴，妇也，谓上也。妇而比夫，当然之理，况比之时。上比其下，下比其上，唯恐不先，而上独退却而后其夫，自处孤独，凶之道也。”所谓“凶”，就因为它最终转向了对立，由正变成了反。

#### 四、总论

比卦卦义，在言上下、彼此“亲密比辅”的道理。程颐：“人相亲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则有悔咎。故必推原占决，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所比得‘元、永、贞’则无咎。元，谓有君长之道。永，谓可以长久；贞，谓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从上，必求此三者，则无咎也。”所谓“元永贞”，即亲比之道，如卦中九五，《彖》曰：“以刚中也。”王注：“使‘永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张善文释为三原则：一、选择比辅的对象必须慎重，即“原”情“筮”意而后比。二、应当比辅于有德长者，永守正道。三、亲比之时宜速不宜缓。总言亲比之义，亦谓强调阴阳对立面之统一也。就内外卦而言，初六借助于六四间接以比九五，不失比道，吉，正也。六二应九五，互相亲比，不失比道，吉，反也。六三承乘皆阴又不得比九五而忧伤，但非己之过，仍不失比道，故“伤”而不“凶”，合也。此比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六四比九五，不失比道，吉，正也。

九五为主爻，众皆来比，吉，反也。上六逆比九五互相排斥，“凶”，反也。此比外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徐志锐：“通观一卦六爻，是取其对立面的统一，不取其对立面的排斥对立。”《荀子》：“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荀子·议兵》）此即比卦真义之所在。

## 第九节 小畜卦

### 一、小畜卦的意义

小畜卦䷈的“畜”，《释文》：“本又作蓄。……积也，聚也。”故小畜即小积、小聚也。畜有止义，蔡渊：“畜，止也。”畜字训聚合，又训止畜。因小畜卦上巽下乾，一阴而五阳。《彖传》：“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因六四一柔以阴居阴而得位，五刚均聚合在一柔的周围。而阳刚好动又均被一柔止住不离去。易以阳为大，阴为小，以一柔止畜五刚，是以小畜大，所以卦名称为小畜。此是以一卦的主爻释卦名及卦义。

《序卦传》：“比者，比也。比必有蓄，故受之以小畜。”比，亲辅也，亲辅是抽象的理念与情感。小畜，积也，聚也。“方以类聚”，同类相聚，采取相聚的行动，而成有组织的集体。比，为理念；小畜，为行动。二者为对，此所以小畜次比而起也。

小畜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自我西郊。”虞翻：“兑为西，乾为郊，雨生于西，故自我西郊。”云西行则雨，“自西”则东行矣，为不雨之征。何楷：“凡雨无自西来者。云在西当飞而散，风从东来北来乃雨。谚云：‘云往

东，一场空；云往北，只空黑；云往南，水潭潭；云往西，马溅泥’是也。”我，作辞者自称。文王演易于羑里，视岐山为西方，则“我”者，即文王自称也。程颐：“云，阴阳之气，二气交而和，则相畜固而成雨。阳倡而阴和，顺也，故和。若阴先阳倡，不顺也，故不和，不和则不能成雨。云之畜聚虽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东北，阳方。西南，阴方。自阴倡，故不和不能成雨。”“密云不雨”，即喻君恶不止，施泽未通。因时雨的降落是阴阳二气相交相摩的结果。阴胜阳即雨；反之，即晴。小畜卦一柔聚合五刚，此即阳盛阴衰，所以“密云不雨，尚往也”。尚同上，上往，言阳气的上升。云是阴气的聚积，今小畜一柔不能阻止五刚阳气的上升，也就是云层阻止不住阳气，阳气突破云层，云即四飞而散，云即不能化而为雨了。此亦喻君臣相比，但臣不能止君恶，即使小恶亦不能止，则君泽欲施而未能行，故《象》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雨，养民者也。君泽应施而不施，犹“自我西郊”，民不得雨，民不得其养，则民困矣。

## （二）小畜，刚而能中，志行乃亨。

《象》曰：“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

小畜卦体下乾上巽，《说卦传》：“乾，健也。巽，人也。”乾性刚健，运动不息，是难以抑止的。但在五刚对一柔的情况下，“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位是六四，上下皆阳爻，阴阳相应。王弼：“夫少者，多之可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阴阳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互为因应，互相依赖结成统一体，所以五刚对一柔，则以一柔为主，上下五阳皆为所畜。又以阴畜阳，能系而不能固，亦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阳，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刚而能中，其志才能行，志行则由畜而亨通矣。



(三) 小畜，风行天上，万物滋长。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小畜卦体下乾上巽，乾为天，巽为风，是风行天上之象。语云：“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又曰：“五风十雨兆丰年。”这是说，风雨的作用是促进万物滋长，故《说卦传》：“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未行于地而行于天上，是施不及物之象，故名小畜。风不及物，也如同为臣者未能使君泽下流。臣既和善事君，何以君主不纳我谏？臣自我反省，必我行谊不足以获君信任而止君恶。此时，为争取君主信任，当观象而行，即“君子以懿文德”也。懿为美，作动词用，而美化自己的文德。文德，即人文德业。王宗传：“懿者，积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者也。”文德日增，若获君主感动而信任，自能扬君之善，而止君之小恶与大恶。君能善以施政，则犹风行天上，“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则民得养而犹万物滋长矣。

## 二、小畜卦的内卦——乾☰

(一)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是指小畜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复自道。”复，《杂卦传》：“复，反也。”自，于也。朱熹：初九“下卦乾体，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进，而为阴所畜。然初九体乾，居下得正，前远于阴，虽与四为正应，而能自守以正，不为所畜，故有进而‘复自道’之象”。初九与六四为正应，何以不应而畜止初九？因六四居巽体，《说卦传》：“巽为木”，“为近利市三倍”，“为不果”。六四受集体压力，故不与应而畜之也。初九“复自道”，道，卦辞“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之道也。“何其咎，吉”。何，无也。《系辞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初九之复于道，“无过”而无待于“补过”者也。故“无咎”。《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 (二) 九二：牵复吉。

九二，是指小畜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牵复吉。”牵，《说文》：“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上卦巽，巽为绳直，故为牵。朱熹：“九二居内卦乾体之中，乾为往，即欲进而不欲止，虽与六四无比应关系，六四不能对它畜止，但因所处地位，渐近于六四，且以其刚中，故能与初九牵连而复于道，亦吉道也。”徐志锐：“九二的应爻在九五，两刚相敌，而九五又亲比六四，这就使九二受到九五的牵制不得不返回来又居于本位以接受畜止。”故《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复反阳刚之道，居守中正，即不自失阳德。项安世：“亦之为言犹可之辞也。”九二受初九、九五所牵始复于道，牵，集体压力也。

## (三)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九三，是指小畜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舆说辐。”说，《说文》引作脱，古通用。辐，《说文》引作輳，輳，车轮缚也。项安世：“按：辐，车辵也。輳，车轴转也。辐以利轮之转，輳以利轴之转。然辐无说理，必轮破毂裂而后可以说。若輳则有说时，车不行则说之矣。”所以，“舆脱辐”应是“舆说輳”，车与轮离，是车停下来不前进的意思。九三居内卦乾健之上，往而不反者也。二、三、四中爻为兑，兑为毁折，故有舆脱輳之象。所谓“夫妻反目”，反目，相背而视也。三、四、五中爻为离，《说卦》：离为目。上卦巽，《说卦》：巽为多白眼，故反目。九三居乾卦之上，健而不巽者也，故有夫妻反目而视之象。金景芳：“九三与六四相比，九三是夫，六四是妻。”乾为健，夫性刚健；巽为木，妻性好财，急躁而不果决。徐志锐：九三与六四“一刚一柔有如夫妻”。小畜以阴畜阳，而九三阳刚却当止不止，喻为九三欲在外寻欢作乐，不听妻室六四劝阻。《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妻称室，九三不能正其家室，咎由自取。

### 三、小畜卦的外卦——巽

(一)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是指小畜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有孚，信任也。血当作恤。恤，忧也，古文恤作血。血去者，因夫妻反目之血已去也。惕出者，畏惧之心，悠然而生也。六四以柔得位，以阴畜阳，居巽之初，乃有巽顺之孚者也。亦即因六四与九五相亲比，互相信任，故称“有孚”。六四多惧，它以阴承五、乘三、应初之阳，阻止众阳不进，其有可忧可惧者多矣。然以其巽顺之孚与九五互相信任，借助于九五的力量，也使在下的三阳不得不信服，故而血去惕出，因而无有过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即指六四之所以血去惕出，是因其在与九五相互“合志”，否则，就不会有这种结果。

(二)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九五，是指小畜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有孚挛如。”有孚，信任也。挛，《说文》：“系也。”《释文》：“马云：‘连也。’”如，语助词。小畜卦以健而巽为义。九五在巽体居中处尊，大中至正，势能为有，以兼乎上下，故为有孚挛如之象。五据于四，四比于五，以阳恋阴，相互亲比信服，二者连结一起不可分离，故曰挛如。与九三之夫妻反目，大异其趣。所谓“富以其邻。”以，及也。金景芳：“易以阳为实为富，以阴为虚为不富。”九五是阳爻，故“富以其邻”。富，聚财也，聚财亦所以聚人，《系辞传》：“聚人曰财。”能得人就在于是否有财物生息万民。《系辞传》：“聚人者，内而百官，外而众庶也。理财者，富之也，九赋九式之类也。”九赋，《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九

式：“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注：式谓用财之节度，能聚财即能聚人。刘百闵：“六四以阴之小，畜阳之大，以小事大者也。五处尊位，具中正之德。富润屋，德润身，九五以其富德润其六四之邻，则又以大事小者也。”《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杨传：“尧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遁畔而民自释，皆富以其邻能不独富之义也。”“不独富”，分国之财以济民，分己之财以济贫，此经济道德主义思想之始也。

(三)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上九，是指小畜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既雨既处。”既，已经。处，止也。止，谓雨止。既雨既处，犹言既雨既止也。小畜卦至九上而极，畜道已成，昔之密云不雨者，今则既雨而既止也。既雨既止，即言需要的雨下得恰到好处。

“尚德载。”尚，乃也，或作当。德，得也。载，《说文》：“乘也。”小畜上居巽体之极，与九三居乾体之上不同。因昔之舆脱輹车不进者，今乃车可以进，亦得其载也。

“妇贞厉。”贞，守身如玉贞正自处也。厉，严也。尚乘和：“巽为妇。柔之道不利远，高处在上（上九），非妇德所宜。故妇贞得此爻者，厉也。”《论语·述而》：“子温而厉。”语法与“妇贞厉”同。乾体九三“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之德性，亦与“妇贞厉”守贞如玉之精神背道而驰。

“月几望，君子征，凶。”几，近也；近读为既。望，阴历每月十五月圆即称为“望”。几望，即既望，古代认为月的本身无光，因得太阳的反照而生光，照见半明的叫做弦，照见全明的叫做望。既望，十六日也。既望则阳将消。上九居巽体之终，京氏纳甲以十六

日月退西方辛位，象如巽下断，即阳将变成阴。征有行义，有上伐下义。当月既望之际，不利出征，出征则凶。《象》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此“疑”字，即《坤·文言传》“阴疑于阳必战”之“疑”。言阴畜而满，有力与阳平衡对抗，其阴阳相征，即将发生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矣。

#### 四、总论

小畜卦卦旨，在于提出宇宙事物发展过程中“小畜大”、“阴畜阳”的道理。因一阴五阳，阴弱阳强，至不平衡之事也。当阳刚不止蓄，阴柔不积蓄（积聚），对立面失去平衡，则“密云不雨”。如经过阳止而阴积蓄，对立面达到中和平衡，则“既雨既处”，对立统一矣。换言之，阴聚阳而不制阳，犹如臣畜君而不损君，于是，强弱平衡，因“小蓄”而可致“亨通”。李士珍曰：“《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臣能畜君，君能从臣，所以亨也。”（《周易学说》引）这是说，臣能止君之强，君能辅臣之弱，使强者不过强，弱者不过弱，强弱平衡，则可以合乎常道而双方亨通矣。卦中五阳爻为被畜对象，六四阴爻为畜阳的主体，内卦三爻是平衡趋向于不平衡：初九阳质尚弱，被畜必被制，志欲上进而复归，自畜阳刚，吉，正也。九二亦欲上进，因受九五牵制，而复归以自畜阳刚，吉，反也。九三躁进被畜，舆脱辐，遂致“夫妻反目”之灾，反也。此小畜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外三卦由趋向平衡而达到了平衡。六四因与九五合志，君臣相得，反目夫妻血去惕出而无咎，正也。九五大中至正，富润屋，德润身，君臣相得，以大事小而不独富，反也。上九云散雨下，车进而得其载，妇贞正自处，畜道大成，合也。此小畜外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

## 第十节 履卦

### 一、履卦的意义

履卦䷉的“履”，《说文》：“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女，舟象履形。”履即行也，但这“行”，有赤足而行，有着履而行。履，鞣也，或作鞋。《释名·释衣服》：“鞣，解也。着时缩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则舒解也。”这是说，草昧时期，人行皆赤足。因赤足之行，辄有外刺伤足，故进而着履。人的行为，草昧时期，以个人意志为主导，放任自由，不受规范，赤足为自然人之行，但阴阳相和而产生集体，在集体社会，自然人任意行为，辄伤及他人，继之乃有个人行为的规范，如赤足而着履，这种规范就是“礼”，就是理性。《序卦传》：“履者，礼也。”是以履为礼之义。履、礼古同声，通作礼。履之言礼也，礼之言亦履也，故礼、履同义。

履卦继小畜卦而起。《序卦传》：“物畜而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程颐：“夫物之聚，则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善恶之分，是物畜然后有礼。履所以继畜也，履，礼也。”小畜卦义是聚，聚则有大小、高下、多少、善恶、贫富之分，分则不平而戾气生，社会集体亦从而乱矣，故必继之以履。履者礼也。《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何楷：“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泽又下之下，卑之卑者。上者如天之不可为泽，下者如泽之不可为天，上下各得其分，则民有定志而无觊觎夺本之患，此所谓礼也。”履训礼，履卦次小畜，此可谓衣食足然后制礼行教化，故言“物畜然后有礼”。畜“分”而争起，礼所以息争也。畜履互为对立，此所以履次小畜卦而起也。

履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咥，郑本作噬，啮也。何以履虎尾，虎竟不噬人？朱熹：“一阴见于二阳之上，故其德为说，其象为泽，履有所蹶而进之义也。以兑遇乾，和说以蹶刚强之后，有履虎尾而不见伤之象。”这就是说：内卦兑，兑为说（悦），说则和说，和悦。《系辞传》：“履和而至”，“履以和行”，则虽有“履虎尾”之危，但“说而应乎乾”，即以和悦的态度去对待刚健者，亦如对待刚猛的老虎，老虎的屁股是碰不得的，但以和悦的态度去对待它，并不存心去伤害它，即或踩了它的尾巴，也无咥人之险。以和悦的态度对人而不存心伤害人，就是礼的基本义，足见行礼以行柔顺为贵。以履卦而言，凡刚爻居于阴位皆为用柔而能行礼，凡居于阳位则皆为用刚而不能行礼。故《彖传》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履虎尾，凡用柔行礼，则化险为夷不为虎噬，故“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于事皆能通过危难而获得进展。此亦“其德为说，其象为泽，履有所蹶而进之义也”。

### （二）履虎尾，咥人，凶。

履卦六三爻爻辞：“履虎尾，咥人，凶。”从卦象看，外卦乾，比拟如虎头；内卦上爻是阴爻，比拟为小心谨慎的人追随虎尾之后。老虎行走，习惯低头而向后看，追随虎后者随时都有危险。《新序·杂事》：“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安不至矣！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马。《易》曰：‘履虎尾。’《诗》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是“履虎尾”，即“履薄冰”。《杂卦传》：“履，不处也。”谓履卦一阴见于二阳之上，又步乾刚之后，三多凶，有如临深履薄，不遑宁处。故曰：“不处。”是以“不处”为履，言“履虎尾”，其词危，其义险也。

(三)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彖》曰：“履，柔履刚也。”履道贵于用柔，不用刚。但履卦的六爻是五刚一柔，阳刚强盛如何处履？履卦义指出：“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这就是说，以强刚处履，硬碰硬，那是不能亨通的，唯有阳刚采取中正之道，德与位称，而且“不疚”。疚，《说文》作灾，贫病也。马融注：疚，病也。即没有任何的弊病，这样才能亨通，才能“光明”。光，广也。其势力广大，其声名明显也。此句具体指九五。九五以刚爻居外卦乾体的中位，已是阳刚中正而践履帝位，但有此刚中还不够，正因其享有刚中至尊的盛誉，反而更加难以避免用刚随而产生的“病疚”，必去此病疚才能更加“光明”。

九五以强刚处履，不但要“中正”，德称其位，而且要“不疚”。这是从卦义形式方面说的，而从实际事例说，则更要“辨上下，定民志”。《象》言：“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卦乾天为上，兑泽为下。程颐：“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尚秉和：“礼莫大于辨上下、定尊卑。卦上天下泽，尊卑判然，人之行履，莫大于是。”辨上下，上下定志而刚中正，此合二而一也。



## 二、履卦的内卦——兑

(一)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是指履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素履。”素者，朴素也。徐芹庭：“素之始，白也，空也，无私隐污浊也。”履初，以阳居下，是履之始，故云“素履”。处履之始，安守卑下朴素之礼，亦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若舜之微时，颜子之陋巷是也。《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因履道宜于用柔不用刚，初九以刚爻居阳位，并非是善于处履者，而且，履以践为义，必有所践，故曰“往”。所幸初九处于初位为刚刚践履起步，其应爻为九四，两刚相敌不相得，更使初九欲往而又止。“素履之往”，尚秉和：“安常蹈素，循分自守也。”既我行我素，又“独行愿”，不与他人接触，故“无咎”。

(二)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九二，是指履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履道坦坦。”坦坦，平而宽也。九二刚中在下，无应于上，故为履道平坦之象。“幽人贞吉。”幽，隐、静也。幽人，即隐士。傅隶朴：“九二居险位中，乾九刚健有才，以刚才而自居于幽隐，谦卑自处，不自矜炫，是又守正不偏，发挥中道精神之表现。行礼处世之大忌，是恃才傲物；处乱临危之大忌，是不能宁静以观变。九二有才而能隐其才，是处世不失其中；历阴而能静，是中怀不乱，既不失中又不乱中，则处事自然无不吉。”故《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六三，是指履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眇能视，跛能履。”二“能”字，虞注并作“而”。履三居兑

体上，兑为缺折。中爻二、三、四为离卦，离为目。眇，偏盲，小视。中爻三、四、五为巽，巽为股。股，腿也。跛，足偏废。是“眇而视，跛而履”者，眇虽能视而不明，故《象》曰：“不足以有明也。”跛虽能履而难行，故《象》曰：“不足以与行也。”是言六三不中不正，眇、跛皆无其能而为其事者也。

“履虎尾，咥人，凶。”履卦本以柔爻居阴位而能行礼，六三虽为柔爻，但因失位，故以居于阳位而质柔用刚，丧失行柔顺之本能反而难以行礼。“眇而视，跛而履”即以说明六三质柔用刚，不能做偏要去做的特性。下卦兑，兑为虎。用刚的结果是履虎尾而陷于虎，终被咬伤。李鼎祚：“六三以阴处阳，履非其位，互体离兑，水火相刑，故独唯三被咥，凶矣。”凶，亦为无其能而为其事者所得的恶果。

“武人为于大君。”六三以阴居阳位，且居内卦之上，是犹武人无大君之德，而居大君之位。虞翻：“乾象在上，为武人。三失位，变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六三柔而用刚，此亦无其能而为其事也。惟此句为一附加语。徐志锐：“李光地：‘凡爻既断吉凶之后而又加一辞者，皆发明占外之意，以反决其占也。’所谓反决其占，即是说对此爻之义在一定条件下可反其道而用之。譬如说，武士为报效君主，可以不顾敌我强弱，以一勇之夫暴虎冯河死而无怨，六三可当此任。”

### 三、履卦的外卦——乾☰

(一)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九四，是指履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九四虽不中不正，但以刚爻居阴位，质刚而用柔，故能践履执礼。愬愬，恐惧也。马本作蹇蹇。蹇蹇，亦恐惧也。焦循：“居之以礼，行之以恭，恐惧戒慎如履虎尾，终必吉也。”亦即履险而惧，则

能化险为夷。《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九四乃以践履执礼为志，未履之前，中不自乱而得吉；与九二固守中道，以礼律己，小心行走，即得其平坦之“幽人贞吉”者不同。

(二)九五：夬履，贞厉。

九五，是指履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又是乾体的中位，正是以刚中正而履帝位，故《象》曰：“位正当也。”但是，由于九五质刚用刚，故“夬履，贞厉”。所谓“夬履”，夬，决也。决履，即言行果决，主观坚定。对九五而言，因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刚足以决，势足以专，乃其所以为圣也。但是，自任刚明者，常易流于刚暴专断，溢乎中道，而成“贞厉”之象。贞，正也；厉，危也。虽使得正，亦危道也。尚乘和：“夬……决也，绝也。言五承乘皆阳，上下应予绝也。”上下失和，故危。

(三)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是指履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视履考祥。”徐芹庭：“视履作一句，与‘素履’、‘夬履’同一例。”视履，视，天道也，依《大戴礼记·四代》“天道以视，地道以履，人道以稽”。故“视”有“天道”义。然何谓“天道”？《周易·谦》：“天道盈亏而益谦。”按《礼记·月令》“毋变天之道”疏：“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纪，互辞也。”据此则天道即天理。天理指天象占验而言，《国语·周语》：“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晋书·张华传》：“少子韪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惟德以应之耳。’”是人道之“德”与天道之“理”可通。履卦上九，“视履考祥”，即“天理”以“视”为义。徐芹庭：“‘视’者，详审而看也。”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亦有“视履”义。因“视”而有“考祥”。考，《小尔雅》：“稽也。”祥，征也；本亦作详。故前引“人道以稽”，刘百闵云即“人道之稽祥”。是知“视

履考祥”一句，即言用天理来审视“人道之稽祥”，也就是审视人道（人德）是否合乎天道。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旋，反顾也。“视履”固有“视”义，有“考祥”义，其所视，所考祥者，尚秉和：“上处履之终，故可回视（反顾）已往之行事，而察其善恶之征祥。”徐芹庭：易学学者“大多数的所说，都认为这个反顾的视字，是与三爻相应而言”。李鼎祚：上九与六三应，“三先视上，故上亦视三，故曰视履考祥矣”。乾为天，为元亨利贞，是天道；六三质柔用刚而致“凶”，是兑，是“人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此道，即天道、地道、人道，即“万物之理”。刘百闵：“履为忧患之卦，履上处履之极，履道成矣。能用天道之视，地道之履，而建立其人道之稽祥。则自往而反，其占元吉。”故《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能用天道之视，做好人道之稽祥，那就是“元吉在上”，那就是大庆之事。（三）

#### 四、总论

履卦卦义为践履行走，行而不逾礼为义。践履执礼尚谦卑和顺，宜柔不宜刚。《周易折中》引项氏安世曰：“一阴一阳之卦，在下者为复姤，在上者为夬剥，其义主于消长也。在二五者，阳在二为师之将，在五为比之主。阴在二为同人之君子，在五为大有之君子，其义主于得位也。在三四者，阳在三，则以刚行柔为劳谦，在四则以刚制柔为由豫。阴在三，则以刚行柔为履，在四，则以柔制刚为小畜。其义主于用事也。大抵用事之爻，在下者为行己之事，在上者为制人之事。履卦六爻逻辑历程：初六刚居阳位，安常蹈素，循分自守，无咎，正也。九二居阴位中，持中不乱，幽人贞吉，反也。六三质柔用刚，躁进，有“履虎尾，咥人”之凶，反也。此履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九四居阴

位，恐惧谨慎，“愬愬终吉”，正也。九五虽居帝位中而且正，但质刚用刚，上下失和，故危厉，反也。上九以刚居阴位，质刚用柔，也能践履执礼，善始善终，其旋元吉，合也。此履外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

## 第十一节 泰卦

### 一、泰卦的意义

泰卦䷊的“泰”，《说文》：“滑也。从升，从水，大声。”从水，水在手中，下溜甚利也，故为滑义。刘百闵：“今经典无此义；然滑则通顺无阻，故泰之义为通。”

泰卦继履卦而起。《序卦》：“履而泰而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履卦继小畜卦而起，小畜卦义为聚，因聚而有大小、高下、美恶、贫富之分，分则不平而戾气生，故继之以履。履者，礼也。《礼记·乐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就是根据因产生大小、高下、美恶、贫富之分的理，制定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形式与规范，使上下等级名分之间各得其分，形成“定志”，借以消弭彼此觊觎争夺之乱患。但这只是化解因“分”而起争斗的消极面。事实上，这种上下之等级名分之“分”的实质并未完全消除。因此，在积极方面，更需要人与人、人与物、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皆能相“通”。所谓“通”，就自然界言，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就人事言，人有上下等级名分，名分之分体现对立，如能上下交，双方自能化戾气为祥和，化对立为统一。凡对立而能通则安矣。“履由泰而后安”，履为静态的消极的安，泰为由“分”而“通”，是动态的积极的安。履泰对立，此泰之所以次履也。

泰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泰，天地交而万物通。

《象》曰：“天地交，泰。”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易以小为阴，大为阳，往是向外，来是向内，卦例上卦为外卦，下卦为内卦，依正常位置言，应三阳在上，三阴在下，即上乾下坤，乾为天，坤为地；天高在上，地卑在下，是两相对立的；但泰卦䷊卦象乾天在上而来居于下，坤地在下而往居于上，“小往大来”，这一往来交换位置，就体现天地上下、高卑对立，因位置互换而相通，亦由相反而相成，由对立而统一。前小畜卦曾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为例，说明“天地交，泰”。因为，风从西来，密云不雨，是由于上阴凝聚，风从西来以下乾阳气不能上升，故上下不通。当风从东来北来，阳气上升，突破天空凝结的密云，云便成雨而下落，万物因而滋长，生生不息。这就是上往而下来，阴阳至通的结果。泰之道，以通生万物为义，若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各自闭塞，下能相交，则万物无由得生。故明万物生由天地交也。

(二) 泰，上下交而其志同。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因“泰，小往大来，吉亨”的理则，见之于自然界，是“天地交而万物通”。而见之人事，则“上下交而其志同”。草昧时期，人因分工即开始有上下尊卑等级名分体现着对立，但这对立均因相交而统一。以君民言，君主越是尊重人民，人民必然更尊奉君主，君民一体，国泰民安，这是君民交泰。以君臣言，君愈尊礼其臣，臣必鞠躬以事君，君臣交感，乃可养民，这是君臣交泰。以父子言，父愈能慈爱其子，子更能孝顺其父，父子连心，这是父子交泰。此

皆“上下交而其志同”。志，言心志也。

(三) 泰，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虞翻：“后，君也。”《释文》：“财，亦作裁。”疏：财裁音义并同。汉时臣工上疏，裁察每作财察，是其证。财成，即裁成也，即因其自然而裁制使成也。辅相，随宜赞助也。宜者，事之适宜者也。李光地：“凡天地之所有而人制用之者，谓之财成。天地所未有而人兴作之者，谓之辅相。然亦非两事也，财成言其始，辅相言其成。”“天地之道”，即天地阴阳相交相和的变化规律。“左右民”，即扶持以遂民生，使如天地之通泰。阳左阴右，故有此象。傅隶朴：“天地交泰以生万物，只不过如经纬交织而成布帛一样，布帛不经剪裁成衣，便如丝麻的原料一样，丝麻各不相通，不起作用，帝王必须把天地自然之理，当作布帛，把国计民生当作身体，量体裁衣，以完成天地造物的功用。”这就是说，君主当立定一种制度，把分歧、对立的万民、民族、阶级相交相通，达到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目的。这便是财成天地之道。《淮南子》：“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这就是辅相天地之宜，必须合乎道，顺乎自然，当非仅单纯主观意识性所能为。

《象》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徐芹庭：“气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心交而志同者，上下之泰也。阴阳以气言，健巽以德言，皆造化之小往大来也。君子小人以类言，人事之小往大来也。内外释往来。阴阳、健顺、君子小人，释大小之意。”刘百闵：“阴象征恶，阳象征善，则恶往而善来，是之谓‘内君子而外小人’。‘小往大来’，吉，亨。亨者，通也。泰者，通也。易家以泰为通，《序卦》至泰，盖为万事

可顺利发展之时代，内君子而外小人，善势力与恶势力互相消长之义深矣。”《论语·颜渊》：“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都说明，人能裁定法制以泰通上下，则人不仅能法天，且能胜天矣。

## 二、泰卦的内卦——乾三

(一)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初九，是指泰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泰卦卦义为天地阴阳相交而通，故六爻内乾三爻与外坤三爻皆以交与不交取义。初九所谓“拔茅茹以其汇”，茅、茹，均草名，皆枝茎坚韧，拔之不绝。以其汇，以，及也；汇，类也；其汇，即其类也。征，行也、动也。泰卦以上下交而其志通为义，凡相应的爻位则皆相交。初九以刚爻与六四的柔爻相应，刚柔相应而相和。但初九这一动，则上下三刚三柔均相应而动。王弼：“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牵引者也。”相牵引，即“以其汇”。《乾·文言》：“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也就是说，初九想动而上应六四，即牵动九二、九三也想动而往应六五、上六，就像拔茅草一样，其根松动，茅草连带一起都动了。此即“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即言这一动是吉利的。《象传》言：“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外，指六四。初九与六四应，故曰“志在外”。

(二)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是指泰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包荒。”包，容也。荒，服也。古代京畿之外，分地为五等，谓之五服——服者，言服事天子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五千里。五服，甸、侯、绥、要、荒服也。荒服去京师最远。荒，《曲礼》“地广大荒而不治”者也。乾二应坤五，坤为地，为广，故泰二有包荒之象，亦言包容广大。但另有一解则谓乾为天，坤为地，泰



卦坤上地下。“天在地下，地大而天更大。二，天也。五在其中，有包之象。”即言九二应六五，二、五相应以天去包地，故“包容广大”。

“用冯河。”冯河，徒涉也。徐芹庭：“二变中爻为坎水，河之象。乾健，利涉大川，冯之象。用冯河者，二居柔位，教之以用冯河之勇而往也。二变与五隔河，冯河而往，则能就乎五。”

“不遐遗。”遐，远也。遗，忘也。不遐远，不遗在远，亦不可因迩忘远也。前言用冯河，继言不避远，即用冯河之勇，奋其必为之志，不可因迩忘远也。

“朋亡。”没有朋党，处泰之时，要不遗在远，不结朋党。《礼记·少仪》有“亡”而无疾。《晋语》谓从此“亡”。注皆训为去。朋亡者，言二必往五。

“得尚于中行。”得，能也。尚，右也、相也、助也。中行，谓六五也。即言以九二阳刚上应六五，是有助于六五之中行者也。《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是泰二能得中行而与之也。

九二为泰卦的主爻，凡主爻则主一卦之义。整句解释，即谓：九二与六五相应，虽然九二为乾为天为大，六五为坤为地为小，也要以包容广大的胸怀，鼓其冯河之勇，不以迩忘远的，去与六五相应。因为，去与六五相应，有助于六五推行高尚的中正之道，因为它居于中位。《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即言这一相应之行，是发扬光大了泰卦天地往来相通相和的本义。

（三）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三，是指泰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陂，旧本作颇。颇，倾也，不平也。平，阳至九三而天地分，故曰平。但九三居乾之极，《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言阳至九三而极，物极必反，反初成巽䷸。巽

陨落，故倾。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凡事到了尽头，必起变化，正如平地的尽头一定是斜坡，即“无平不陂”，日月轮转，春秋代序，未有一往而不回头的，即“无往不复”。

“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首言“艰贞无咎”。艰，经言艰，《传》言难。凡经言艰，必云吉，云利，云无咎。《系辞传》：“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险，其刚胜邪。”即言三多凶，五多功，柔则危，而刚则胜。泰三当将陂将复凶危之时，然以阳居阳位，能以刚胜，故艰贞自守；能刚贞自守，则保泰而无咎。次言“勿恤其孚”。恤，忧也。孚，信也。乾三惕厉，故恤；能艰贞，故勿恤。即言一艰贞自守阳艰不改其节操者，是不会被人怀疑的，因此，不必怕人不相信他。再言“于食有福”。食，谓宗庙饌食口福，祭酒；有福，谓向神饮之余。“于食有福”，即言一个处大变而仍持艰贞志节者，即可享受神饮之余，这是至上的荣誉。

综言其义，即言有平就有陂，有往就有来。天下事是没有永恒平稳发展，肯定不变的。这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故《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九三当将陂将复凶危之时，能刚贞自守，故能保泰而无咎。不但不怕他人怀疑其刚贞的节操，而且能享受宗庙神饮之余的最高荣誉。

### 三、泰卦的外卦——坤☷

（一）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六四，是指泰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翩翩，不富以其邻。”翩翩，疾飞貌，为自喜自乐表示上下交，上边谦虚接乎下，下边刚直事乎上。以，及也。惠栋：“坤虚无阳，故不富。邻谓五、上。”阴虚阳实，实为富，虚为不富。四与五为比，比为邻。泰卦发展到六四，已脱离内卦的乾体进入外卦的坤体，

泰卦以上下交为义。六四卦义，即言四以坤阴不富，虽不富，但仍自喜自乐，勇于下交以从乾阳。虽不富以其邻，即不以利诱，而五、上皆从之下交，即言上下交非因贫富而有区隔也。六四居首，翩翩之以其邻，犹初九居乾首，拔茅之以其汇；一从阴求阳，一从阳求阴，其志同也。

“不戒以孚。”戒，劝诫也。以，犹而也。孚，信也。即六四为首，翩翩之以其邻，不待劝诫，而其类信之。因其类信之，故随六四而下交从乾。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金景芳：“失实就是不富，有虚中无我的意思。在下卦之初，则明以汇交于上，在上卦之初，则明以邻交于下，上下交是出于自愿，不需事先约定。”

（二）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六五，是指泰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帝乙归妹。”《易》曰“帝乙”，商代帝王。虞翻谓指殷纣王之父殷高宗。归妹，商代嫁女之称，即言帝乙嫁其少女于周文王。故曰：“帝乙归妹。”所谓“以祉”，古音“有”读若“以”。祉，福也。综其爻义，即言泰五以柔居尊，降以下从于九二之阳，是帝乙归妹而有福祉之象。《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象传》借帝乙嫁妹之典故，旨在说明六五爻居上体的中位，虽然很尊贵，但处弱势，不得逞强。应该降尊而下从九二之正应，顺其形势发展之自然，从而获得福庆与大吉。“中以行愿”，即根据中道来抉择和满足自己的心愿，亦言不能“一厢情愿”，因虚贵而存非分的奢望。

（三）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上六，系指泰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城复于隍。”隍，城池也。虞翻：“隍，城下沟。无水称隍，有

水称池。”“城复于隍”，是说城墙倾倒了，城墙的土又填塞在原来取土的地方，以此比喻上坤必反于下而居原来的位置上。泰至于上，泰极否来，上之城复于隍，犹九三之无平不陂。刘百闵：“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言之，又重言之。”

“勿用师。”《易》屡言行师，不言用师，故疑师之上有一“行”字，即“用师”应为“行师”。因“城复于隍”，即已面临国家垂危。国泰民安之时，内君子而外小人，众志成城，行师用众，上下之情通，为民所从。当泰至于上，国家垂危，外君子而内小人，人心离散，上下之情不通矣，故曰“勿用行师”。若行师，必劳民伤财，民益离散。

“自邑告命，贞吝。”邑，天子之居也。告命，宣布君之命令也。泰至于上城复于隍，《九家易》：“城复于隍，国政崩也。”当国政将崩，天子虽在自邑发出罪己求援命令，但上下之情已不通，命令不出邑门，“告命”虽贞，亦难行也，故“贞吝”。吝，羞耻也，虽得其贞，亦不免于悔吝，即不免于羞耻。就“告命”言，《系辞传》：“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但就“城复于隍”言，《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九家易》：“坤为乱，否、巽为命，交在泰上，故其命乱也。”“交在泰上”，泰而“命乱”，亦言自然规律发展必然之过程。徐芹庭：“泰极而否，虽乃天运，亦由人事。《宋史·王岩叟传》：‘自古君子小人无参用之理，圣人但云：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则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则否。小人既进，君子必引类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竞进，则危亡之基也。’”

#### 四、总论

泰卦以天地交、上下交而通、而同为义。张善文：“事物对立面的交合、统一，往往是走向亨通的先决条件。《泰》卦，正是以上下交通，阴阳应合，阐明事物‘通泰’之理。卦象天在下、地居上，

《彖传》谓‘上下交而其志同’，已明确预示其义。曹丕论曰：‘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同忧乐，共富贵。而友道备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观之，‘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非特士友之志也’。”《周易折中》引刘定之：“泰取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义重。……三与上相交，泰之终也。故三言平变而陂，上言城复而于隍。盖君子进而小人退，所以致泰也。君委任而臣效忠，所以致泰也。抑天运之循环，泰极而否，有必然者，而保泰之意，隐然有不容不恐惧焉。则平陂城隍，其旨严哉。”

泰上下卦六爻处泰之道，初九以其汇，如茅之连茹，“拔茅征吉”，正也。九二“包荒”中行，大臣尽其职以答夫君，反也。九三与上交，泰之终也，故言平而变为陂，反也。此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六四以其邻，如鸟之联翩，下交从阳，不戒以孚，正也。六五降其尊贵，中以行愿，以祉元吉，反也。上六城复于隍，泰极而变，其命危乱，反也。此外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徐志锐：“九三‘无往不复’对上六‘城复于隍’，一复一反预示泰极当变。乾坤十变而后得泰否，泰否即乾坤的大用，所以泰否两卦均以上下二体的交与不交论通塞。”

## 第十二节 否卦

### 一、否卦的意义

泰之义为通，否䷋之义为不通。刘百闵：“否从口从不，心有不可，口必言之。故于文‘口不为否’。盖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说事之不然也。然否借为鄙。《释名》：‘鄙，否也。小邑不能远通。’故否之义为不通。”胡朴安：“《说文》：否，不也。引申为闭，

为隔，为塞，为不通。《释文》：否，闭也。《广雅》：否，隔也。”王肃：“否，塞也。”崔璟：“否，不通也。”故否卦有闭塞不通义。

否卦次泰卦而起。《序卦传》：“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杂卦传》：“否泰，反其类也。”泰义为通，否反其类，故为不通。程颐：“泰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阴阳和畅，则为泰。天处上，地处下，是天地隔绝，不相交通，所以为否也。”通与不通为对立，此所以否决泰而起也。

否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否之匪人。

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

“之匪人”三字，朱熹疑为衍文，不过相传的本子都有此三字，查慎行即反对朱熹之说。何谓“否之匪人”？程颐：“天地交而万物生于中，然后三才备。人最为灵，故为万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则不生万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谓非人道也。”所谓“三才”，即天地人。《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易》卦六爻，上两爻代表天之“道”，下两爻代表地之“道”，中间两爻代表人之“道”，故“人道”即“中道”。“否之匪人”，《象》曰：“天地不交，否。”天地不交于中，则不能生万物，故“否卦非人道”，即非“中道”也。孔颖达：

“否之匪人”者，言否闭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时，故云匪人，不利君子贞者，由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为正也。

故“否之匪人”者，谓非人道也，即谓非“中道”，亦非“君子之道”，而为“小人之道”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程颐：“夫天地之气不交，则万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义不交，则天下无邦国之道。建邦国所以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从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国之道也。阴柔在内，阳刚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来处于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彖传》及程颐解释，均系以否、泰两卦卦义为据。否、泰两卦为对立，无论卦象、卦辞皆相反。故《象》曰：“天地不交，否。”徐志锐：“否卦卦体下坤上乾，乾为天，坤为地，天在上是阳气上腾不下交，地在下是阴气下降不上升，阴阳二气分离不相交接，万物不得雨露滋润必然枯死，故言‘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由天道以明人事，天尊而地卑，乾天在上是君主高高在上不与在下位的臣民相交接，坤地在下是处于卑下地位的臣民不与在上位的君主相交往，上下关系绝对对立不相往来……故言‘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此皆指否卦卦象。因下坤为阴为柔为小人；上乾为阳为刚为君子，其结论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也。”徐志锐：“不正的‘小人’进入内庭去主事，所以否卦又为‘小人’得势”，亦在说明否卦卦义之所以为闭塞不通也。

《象》曰：“否，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尚秉和：“乾为德，俭约也。坤避故曰俭德，言敛抑自守也。互巽为伏，故曰避难。坤为患为难，言遁世不出，以避世难。乾为禄，艮为荣，巽伏故不可荣以禄位。言当否之时，遁入山林，高隐不出

也”。亦言“若据诸侯公卿而言，是避时群小之难，不可重受官爵也”。避难方式，尚有种种。如朱熹：“收敛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难。”徐芹庭：“君子丁兹否运之世，惟守正以避难耳。如孔子孟子进以礼，退以义，皆守其正也。”胡朴安：“君子处否之时，当收敛其德，以避上下不交，天下无邦之难。……《论语》所谓邦无道则隐是也。”项安世：“俭德避难，不与害交也。不可荣与禄，不与利交也。此君子所以体天地不交之象也。”

## 二、否卦的内卦——坤☷

(一)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初六，是指否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否卦以反其类为义。则否之有类，犹泰之有类；君子有类，小人亦有类也。故否初与泰同象。惟泰初为“征吉”，否初则为“贞吉”，二者不同。泰初的“征吉”，征，行也，处于泰通的开始，初九引导同类三刚与外卦三柔相交，是当行而行，故称“征吉”。否卦以俭德辟难为义，贞，可贞者，即贞固自守。当否塞时，否以阴柔居下，它引导同类的三柔贞固自守本位不动，是当守而守，固守而后能致通，故言“贞吉”。否卦爻辞所言与卦辞不同。卦，时也，故卦辞言其为否塞之时。爻，效也，效天下之动者也，故爻辞言其为处否之道，即守而后通。这就叫做卦时决定卦位。《象传》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志在君，即志在阳。言初六虽志在与阳刚九四相应，但仍不动而贞固自守，以等待条件成熟，再相应而动。

(二)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是指否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包承。”包，容也。承，顺也。《说文》：承，奉也。奉，承也。奉、承与顺同义，皆下奉承（顺从）以敬上之意。坤为顺，否



六二柔中，为能包容承顺之象。泰九二称“包荒”，指九二包六五为天包地。否六二言“包承”，则是指六二承受九五来包容。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不也。否六二承受九五的包容，乃属常理，惟当卦义为否塞不通情形下，却不得常行。故《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虞翻注：“否，不也。物三成群，谓坤三阴乱弑君，大人不从，故不乱群也。”王引之按：“虞翻‘乱群’，非也。其训否为不，则得经意。盖六二‘包承’于五，小人之道也。九五之大人若与二相包承，则以君子而入小人之群，是乱群也。故必不与‘包承’而其道乃‘亨’，故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王解是对的。唯有九二不来包容，才能体现阴阳闭塞不通，绝对对立，是为“否”，须待时而后通，是为亨。故言“大人否，亨”。

(三) 六三：包羞。

六三，是指否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包羞。”六三以阴居阳位，不中不正。程颐：“三以阴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穷斯滥矣，极小人之情状者也。而所包畜谋虑，邪滥无所不至，可羞耻也。”即言三恃上所包容，怀谄奉承，胡作非为，终致羞辱。泰否二卦皆以上下的乾坤阴阳交与不交取义，交则泰通，不交则否塞。六三仍处下卦坤体，不但居否塞之位，而且居否塞之极，不当交而求交，其遭羞辱，乃属必然。故《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 三、否卦的外卦——乾三

(一)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四，是指否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有命，无咎。”命，《说文》：“使也。”《广韵》：“召也。”项安世：“命者，天之所令。”有命，言有所使命也。命，此处指扭转否道的“天命”，又兼含九五君命之意。此言九四处下卦进入上卦之

初，“否”道将有所扭转，奉“命”济“否”，故获“无咎”。《九家易》：“巽为命，谓受九五之命，以据三阴，故无咎。无命而据，则有咎也。”

“畴离祉。”畴，通“俦”，众类也。离，当读为丽，训附。祉，福也。否道将转之时，下三阴亦依附于“济否”之君子而获福，言畴类皆附丽于福祉也。

泰否二卦，皆以内外二体之交与不交取义，其阴阳皆引类而进。九四爻辞是说：否至九四，已离坤而进入乾体，由于“天命”，亦即自然规律的发展与变化，当转否为泰之际，即结束否闭，开始获得致通的条件，此一条件，使否四上承九五之命，引类下往与阴柔相交。《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有命即无咎。志行，即言可以动，动而相交相通，志行于群阴。故其类皆致福而离祉也。项安世：“泰九三于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于无咎之下言离祉，皆当时代变迁之际，能自补过以致福祉者也。”有命，项安世谓“天命”，实为自然规律。

(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九五，是指否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休否，大人吉。”休，息止也。休否，休息其否也。《九家易》：“否者，消卦。阴欲消阳，故五处和居正，以否绝之。”这也就是说，否卦发展到九五，闭塞不通已到尽头应该休止了。所以休止，是因“五处和居正，以否绝之。”闭塞休止就转向通达，由“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转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九五因居尊位，有扶危定倾之功，所以“大人”得“吉”。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将也。苞，本也，言其坚固不亡。苞桑，深根而固柢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荀爽：“九五居否之时，一包六二，二互坤艮，艮山坤地，地上即田也。五互巽木，田上有木，莫过于桑，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言五、二包系，

根深蒂固，若山之坚，如地之厚者也。虽遭危乱，物莫能害矣。”而“亡者”，亦有保其存者义。因九五虽休止否塞，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否境。休，有恐惧义。故大人仍应以将亡为惧，持有戒慎之心。《系辞传》曾引此爻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金景芳：“九五能休止，原因在于它居中得正，而且在尊位。”

（三）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上九，是指否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倾否。”倾，覆也。否泰，反其类也。否卦终了，将转为泰。《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否塞转为泰通，将在顷刻之间，乾由上反下，坤由下升上，即成泰。金景芳：“泰不会永久的泰，否也不会永久的否，《易经》讲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很有辩证法的思想。”实即辩证法也。

“先否后喜。”否反为泰，为可喜之象。侯果：“倾为覆也。否穷则倾矣。倾犹否，故先否也。倾毕则通，故后喜也。”刘百闵：“自否而同人，否上之先否后喜，犹同人五之先号咷而后笑也。”

#### 四、总论

否卦卦义为闭塞不通，阴阳隔绝不相往来。张善文：“物有‘泰’，必有‘否’，《杂卦传》曰：‘否泰反其类’，即表明两卦之义相互反对。‘否’卦所明‘否闭’之理，体现于事物对立面之间不相应和，即上下不交，阴阳不合。卦象天在上、地在下，《彖传》谓‘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已明确揭示其义。”

否卦内外卦六爻处否之道，初六引导同类的三柔，知时而退，获“贞吉”，正也。六二承受阳刚来包容自己，顺承一时，得

“吉”，但为大人所不取，反也。六三献媚而被包容为非，徒获羞辱，反也。此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九四“有命”而“志行”，奉命扭转否道，无咎，正也。九五休止否道，获“吉”，反也。上九“否”终则“倾”，又“何可长”，反也。此外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反也。上九之“何可长”，即言其变也。

### 第十三节 同人卦

#### 一、同人卦的意义

同人卦䷌的“同”，《说文》：“合会也。”同人，合会人也，合会人，即与人和同，与人和同则相亲而心同志同。《九家易》：同人卦䷌，“乾☰舍（置）于离☲，同而为日，天日同明”，故曰同人。《杂卦传》：“同人，亲也。”天日同明，即喻人与人心志合一而相亲，故同人卦有亲义。

同人卦继否卦而起。《序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否卦与同人卦为对立。同人者，同于人也；否，塞也，不同于人者也。同人是天下交；否是天下不交。否卦因上下不通，内外隔绝而致争、致乱。除否之道，就得与人和同，使人我合一。此同人卦之所以次否也。

同人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同人于野，亨。

卦辞：“同人于野，亨。”

同人，即与人和同，与人和同则相亲而心同志同。故《杂卦传》：“同人，亲也。”徐志锐：“同人卦五刚一柔，按以少统多的原则，以一柔为主，六二是主爻。六二以柔爻居阴位，又得下体之中，上与乾体相应，故言‘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应乎乾’一句，

《周易折中》认为，不但指上卦乾体的三刚，也包括下卦的两个刚爻。其按语说：“二五之应，恐不得谓之同人于野矣。盖乾者，阳爻之通称。一阴虚中与五阳相应，此卦所以谓同人也。不言上下应者，盖阴阳居上体而为卦主，则可言上下应，如此，如小畜，如大有是也。若在下体，则但言应而已，蒙、师、履及此爻是也。”野，朱熹：“谓旷远而无私也。”一阴而应五阳，上下远近皆与心同志同，故“同人于野”也。同人于野，其所同于人者广矣。上下交而大公无私，其志通，故“亨”。

### （二）同人，合异为同。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同人卦上乾下离，乾为天，离为火，天与火当然是不同的。但天在上，火的性质是炎上，天火不同，但在不同中又有相同。君子观天与火不同中又有同的卦象，则应“类族辨物”，即从类族中分辨天下事物皆多在不同中也有其同。尚秉和：“易以阴阳相遇为类。族，《正义》云：聚也。聚居一起，故曰同人。然所以能聚者，以其类也。设失类而为纯阳或纯阴，则不能聚矣。”就宗族说，它分出许多家族，家族又分出许多支族，许许多多的人是不同的，但都属于同一宗族，姓氏同，血缘同，此即类族，类族方能合异为同，是谓同人。乾阳物，坤阴物，同一物也，而分阴阳，辨别也，明也。辨而明之，方知同之中有异，异之中亦有同。《系辞传》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天地间的人与物，相同的固然相同，不同的也能求同。“君子以类族辨物”，类族如此，天下许许多多的事物亦莫不如此，辨物明之，故能合异为同。合异而同，即言相同的固能同，不相同的也能求同。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异求同。徐志锐：“唯统一和同一才能达到中和，也才能与人相和同而不争。”存异而不争，这是大同的重要原则。

### （三）同人，通天下之志。

《象》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项安世：“凡卦之以柔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刚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志亨也，必曰‘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此皆以柔为卦主，而其济也，必称乎乾焉。”同人卦六二得位得中应乎乾又得乾刚的济助，故“利涉大川”，光是柔，无刚无健，难以济险，只有“应乎乾”与乾共济，才“利涉大川”，而渡过险难。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离为文明，乾为刚健，六二与九五均得位得中得应，故言“文明以健，中正而应”。这象征“君子正也”。程颐：“文明则能烛理，故能明大同之义。刚健则能克己，故能尽大同之道。然后能中正合乎乾行也。”明大同之义又尽大同之道，然后能贯通天下之千差万别，由不同而同。故“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小人办不到。程颐：“小人则唯用其私意，所比者虽非亦同，所恶者虽是亦异，故其所同者则为阿党，盖其心不正也。”“君子正”即“君子贞”。“君子贞”，故“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 二、同人卦的内卦——离☲

（一）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初九，是指同人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同人以同于人并大同于人为义。同人卦唯有六二一个柔爻，众刚皆可与它相和同。初九以刚爻而有明健之德，近六二，出门即与之和同。乃出门而遇，不约而同。门内为私，门外为公，出门同人，非出自私意而求同。故《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爻辞言“同人于门”，《象传》变文为“出门同人”，说明“于门”乃指门

外，如在门内，即不能谓之同人。

(二)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是指同人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同人于宗。”宗，《说文》：“尊祖庙也。”朱熹：“宗，党也。”即宗族宗党。阴从阳，同人六二阴柔中正，上应九五之阳刚中正，为同人于尊祖庙门以内之象。惟同人以大同于人为义，六二专应于九五而不与其他四阳相应，则非大同于人。尚秉和：“卦五阳皆同于二，今独亲五，则三四忌之，致吝之道也。”吝，小疵也。

(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九三，是指同人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戎，内卦离，为甲冑，为戈兵，故为戎。二、三、四中爻为巽，巽，为草莽，又为高。升，起也。三岁，言其久也。九三以刚居刚位，处于下体之极而不得中，是质刚而用刚，容易莽动。同人以亲为义，九三与上九为敌应，为不相与；故有“伏戎于莽”，草莽中埋有伏兵，“升其高陵”，又到高陵去看，“三岁不兴”，如此至于三岁之久，终不敢兴之象。《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三与上均阳，故敌。“安行”，俞琰：“安，语辞。安行者，度德量力决不可行，行将安之，其义与无妄《彖传》‘何之矣’同。紫阳朱子曰：‘安行，言不能行。’”即双方并没有采取行动。

按：同人卦是讲同人的，而三、四两爻却不讲同人。《周易折中》按语：“卦名同人，而三四两爻所以有乖争之象者，盖人情同极必异，异极乃复于同，止如治极则乱，乱极则乃复于治。此人事分合之端，《易》道循环之理也。”但，因有乖争，故为同人之阻，而化异为同，亦同人之义也。

### 三、同人卦的外卦——乾☰

(一)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系指同人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象》：“乘其墉，弗克攻，吉。”乘，登也。墉，城垣也。弗，不也。克，训能。同人卦九四爻，以刚居阴位而不中正，无应与。欲同于六二，而为九三所隔，故为乘墉以攻之象。但九四居阴位而能用柔，自知二、五乃是正应，欲攻取他人的正应而归己有失正义，且与九五相近而不相得，故《象传》言：“义弗克也。”义，宜也。九四的不攻九二非力不足，而是能明于正义。因此，在同人六爻中唯此爻赞之以“吉”。吉者，攻之不克，宜退而自守，犹不失为吉。《象传》又言：“其吉，困而反则也。”则，法则也。这是说：这个“吉”，是言弗克攻虽困，仍能自我反省，知所抉择，虽未尽同人之实，亦已具同人之义，知过而能自反，此仍可赞许者也。是知九四以刚居柔，与九三之以刚居刚以刚凌人者异。故在九三则为三岁不兴，九四则以勿克攻而吉。

(二)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九五，是指同人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象》：“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卦二、三、四中爻为巽，震为笑，震☳之反对卦为巽☴，故巽为号咷。号咷，哭泣也。虞翻：“应在二，巽为号咷，乾为先，故先号咷。”因九五与六二为正应，但为九三、九四同性阳刚所阻隔，九三、九四且又争同于六二，使九五不能与六二相遇，故先号咷大哭。《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中直，即中正。所以号咷大哭，是因为自己虽以中正之位而不能得其应。不能得其应，即未获同心，故先号咷也。

“大师克，相遇。”九五与六二是正应，开始不能相遇，是因九三乘墉欲取二，九四伏兵戎于林莽为阻。最后相遇，则为兴师战胜



的结果。《象》曰：“大师相遇，言相克也。”师，五变离为戈兵，中爻错震，戈兵动。且本卦错师，皆师之象也。克，胜也。相遇，相亲也。最后以大师攻克胜九三与九四，才与九二相亲相和同。虞翻：“师震在下，故后笑。”惟作《易》者对九四不克攻赞为吉，但对九五以攻克而笑则不作评。此即因战争手段与合同于人旨意背离，而有非战之义存乎其心矣。

（三）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是指同人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同人于郊。”金景芳：“郊在邑之外，野之内，远于邑而近于野。同人于郊，意思是说，同人的广度大于‘于门’，而小于‘于野’。”同人以大同于人为义，则“于郊”犹有逊于“于野”也。《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蔡渊：“未及乎野，非尽乎大同之道者也，故曰志未得。”即未达到“世界大同”的圆满境界，时势使然，咎不在我，然亦可以无悔矣。

#### 四、总论

同人卦以“与人会同”，由近而远以至“世界大同”为义。《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此一理念并由家庭、家族、国家进而推广于天下，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此即人类理想的“大同社会”。同人卦实亦此一理想的构思。而它提出实现此一理想的途径，则为“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也就是说，唯有“中道”理念与精神的发扬，才能“通天下之志”，达到人类理想实现的目的。然而，要实现“同人”愿望，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张善文：“卦中六爻展示了‘同人’之时的各种曲折情状：初九刚出门即与人会同，仅获‘无咎’（正也）；六二‘同人’于宗族，所同褊狭，未免憾惜（反也）；九三、九四争相强‘同’于人，

违‘中’失正，故前者徒劳无益（反也），后者改过则吉（正也）；九五先遭危厄，后以刚正执中得遂‘同人’之志（反也）；上九孤身远遁荒外，‘同人’道穷（反也）。可见，《周易》作者毕竟正视现实，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想境界，而是在‘同’与‘争’的尖锐矛盾中极力揭示出‘同人’艰难的本质规律。尤其是三、四、五爻，以‘兵戎’、‘攻战’设喻，更见‘同人’过程中矛盾激化的程度。王弼于此叹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不过，从学术层面省察，在周代那么远古的时期，《周易》即有如此符合人类追求的宏观的“大同社会”理念的提出，作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实乃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一本光辉的巨著。而其在理想提出之同时，早已洞烛其艰困性所在，足见即使两千年以后现代人所能察知者，远古圣人早已察知，既察其易与不易，又察其或然与必然，是其真知灼见，使后世尊为具有高度学术价值之巨著者，原因即在乎此。

## 第十四节 大有卦

### 一、大有卦的意义

大有卦䷍的“大有”，《杂卦传》：“大有，众也。”《序卦传》：“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万物所归，即“大获所有”，其所有者大矣，如谓年岁丰熟也。储光羲《观竞渡》：“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穀梁传·宣公十六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姚规：“互体有兑，兑为泽，位在秋也。乾则施生，泽则流润，离则长茂，秋则成收，大富有也。”此则依卦义解，大有年即大丰年或大富年也。但，朱熹：“离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阴居尊得中，五阳应之，故为大有。”是则“大有”非春耕秋

收之“大丰年”而已也。

大有卦继同人卦而起。《序卦传》：“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与同人这两卦是相反的。从卦象看。同人卦下离上乾☲☰，大有卦下乾上离☰☲，同人倒过来就是大有，此即相反。从卦义言，《序卦》谓“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与人同，即与人亲，与人亲，这是付出；物必归，归即收入。付出与收入乃对立。胡朴安：“同人厚于亲，大有信于众。”因信于众，乃有众之所归，而众之所以因信而归，乃导因于同人之“厚于亲”也。因“同人卦”为同乎人，“大有卦”为人同乎我。曹元首《六代论》：“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凡能以安乐分享于人，必为大众人心所归向，而“忧其忧”，“拯其危”，众心有所归向，岂不大有？此即两卦既对立又联系的说明。故大有之所以次同人卦而起也。

大有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大有，元亨。

卦辞：“大有：元亨。”

尚秉和：“元亨谓五也，五得尊位，故曰元。上下应，故曰亨。坤五曰元吉。比五曰元永贞，损五、鼎五，皆曰元吉，是其证。”所谓“五得尊位，故曰元。上下应，故曰亨”。因大有主爻在六五，五为外卦之中，是一卦的至尊之位，而六五又以柔爻居其上，全卦五刚对一柔，按“少者多之所贵，寡者众之所宗”原则，上下五刚皆应一柔而从之，故《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一柔居尊，众阳并从，所有者大也。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万物所归，故名为大有。按：“大有”之义，《集解》引虞翻注，称为“大富有”。“大有”之“元亨”与“同人”之“亨”义不同。胡朴安：“《彖辞》：同人曰得位，大有曰得尊位；同人曰中，大有曰大中；同人曰健，大有曰刚健；同人曰应乎乾，大有曰应乎

天而时行。……此同人所以亨，大有所以元亨也。”元亨，亨之善，亨之大有者。

(二) 大有，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有卦体上离下乾，离为日，乾为天，日在天上。连斗山：“火旺于夏日在中天，万物相见所照甚广，故为大有。”徐志锐：“离为日，而日照最盛莫过于夏季的中午，其炽热如火，因其炽热如火，万物就加速生长，如此则万物岂不尽为日火之所有。其所有者可谓至大，所以称大有。”君子观大有的卦象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虞翻：“遏，绝。扬，举也。”李道平：“休，即美也。”君子观大有之象是日光照耀万物生长，大公无私，有善无恶，因此，即该顺应此理而遏恶扬善，恶者杜绝，善者发扬，这样便是顺应了天道的美命。

(三) 大有，刚健文明，应天而行。

《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大有之万物所归，即以“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也。乾为刚健，离为文明，大有卦外离而内乾，故其德刚健而文明。乾为天，六五为尊位，六五应于九二，故曰“应乎天”。虞翻：“时，谓四时也。”四时即春夏秋冬。天之运行，不失其时，孔子观河，赞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为天行健。应乎天而时行，即以“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精神来行刚健文明之德。内怀刚健文明之德，则能奋发而不息，外行文明则处事通达而不背天理。刚健文明者德之体，应天时行者德之用，体用兼备，万事通达而不否塞，则亨乎大有矣。

## 二、大有卦的内卦——乾三

(一)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初九，是指大有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无交害。”交，谓上下交也。天地交而万物通，从屯、需、比、小畜、履、泰以迄同人各卦皆明此义，肯定交之为用大矣。《系辞传》释损六三爻义：“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至者矣。”此即言：“无交害。”天地交而万物通，无交，则自陷孤立。陷于孤立，则“民不与”而无以自存，此之为害，其理甚明。因此，随初九，出门交，有功。而大有初九，与九四为敌应，与六五则无交，故以无交而害也。但爻辞言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何故？匪咎，即言初九在下得位，未至于盛，无骄盈之失，虽无交而有害，非其罪也。匪，不也，即不咎。但大有一阴居尊而五阳并应，五为柔中而乘四刚，其交往处境实很艰难，如能认知“天地交而万物通”之要义，仍能深加警惕，突破艰难，自求补过，则无咎。无咎，善补过者也。惟大有之世，犹无交而有害，诚令人感伤，非其罪，故《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此“无交害”，可解为无交即无害，即未涉及利害也。

(二)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二，是指大有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大车，在古代系指载重之牛车，与兵车迥异。兵车、乘车有一辕，曰辂，曰马。大车有两个辕，牛拉载重。一辕的车不叫大车。兵车皆小，专备人乘，若载物必大车也。故曰大车以载，即“用大车运载财富”。攸，所也，有攸往，有所前往也。阳为大，乾健为往。大有卦九以刚爻居阴位又得中，与

上卦六五为应，有载大车而往之象。程颐：“九以阳刚居二，为六五之君所倚任，刚健则才胜，居柔则谦顺，得中则无过。其才如此，所以能胜大有之任，如大车之材强壮，能胜载重物也。可以任重行远，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因九以阳刚居阴位，有失位之嫌，故特云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程颐：“壮大之车，重积载于其中而不损败，犹九二材力之强，能胜大有之任也。”金景芳：“程颐对小象意思的理解是对的，但把大车释为壮大之车则不妥。”初九以无交而害，九二则往交九五而大有。

(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是指大有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公，王公，喻九三。亨，通享。朱熹：“亨，《春秋传》作享，谓朝献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皆作亨字。”朝献，指古代诸侯向天子献礼致敬的仪式。天子，喻九五，此句说明，九三以刚爻居阳位处下体之上，刚健居正，犹如“大有”之世的“王公”，故以“亨于天子”设喻。徐志锐：“因大有为大者尽为六五阴柔所有，九三虽然与六五无应无比，但卦义决定爻位关系而使九三能与六五有应与。因三为臣位（尚秉和：三称三公）又临近于五，五为君位。”朱熹：“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刚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虚中下贤，故为亨于天子之象。”君臣以德为交，故大有也。朱熹：“小人无刚正之德，则虽得此爻，不能当也。”“公用亨于天子”，须是君子能做到，小人私其所有，不但不能“公用亨于天子”，而且有所损害。故《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 三、大有卦的外卦——离三

(一)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是指大有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匪其彭，无咎。”彭，孔疏云：“旁也。”俞樾引《广雅·释训》：“彭彭旁旁，盛也。”彭有盛大之义。《系辞传》：“多四惧，近也。”近，指近于五，五为君位。大有的卦时阳刚均有盛大之势，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刚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处柔，自知居于多惧招嫌之地，故“匪其彭”，有不极其盛大之象。《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晰也。”明，察也。辩，借为辨，别也。晰，明貌，清晰也。“明辩晰”，即考察辨别明确也。由于九四明确辨别，才盛而不盛，非常明智，故曰无咎。

(二)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是指大有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厥孚交如，威如。”厥，犹“其”也。孚，信也。交，下与九二为应，故谓交。威，居尊位，故谓威。如，犹“焉”也。大有六五以柔爻居阳位，又处乾体至尊的中位及外卦乾体的中爻，刚柔相济得中，是为明君。六五一阴有上下五阳皆与其相应，故有“厥孚交如”之象。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信以发志”，俞琰：“在心为志，盖未发也。发之者，言信也。”《系辞传》：“人之所助者，信也。”“易而无备”，《周易折中》按语：“盖言威如，则疑于上下相防矣，故申之曰‘易而无备’。明于遏恶扬善，顺理而行，非有所戒备也。”程颐释“易”为“易慢”，以为，“当大有之时，人心安易，若专尚柔顺，则陵慢生矣……又有威严使之有畏，善处有者也，吉可知矣”。“若无威严，则下易慢而无戒备也”。

(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是指大有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系辞传》：“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之所助者，顺也。”顺什么？顺乎天道而行也。徐志锐：“在上的上九应六五是得天助其所以得天助，因能尊上贤人而顺乎天道。”此“天道”即《礼记·郊特性》“天地交而万物兴焉”。“天地交”即“合二而一”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是什么？“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郑汝谐：“履顺思顺又以上贤，盖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顺也。上九在上，‘尚贤’也。五获天之佑，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系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终也。五之德宜获是福，于终可验也。《易》之取义若是者众，小畜之上九曰‘妇贞厉，月几望’，言六四之畜阳，至上而为贞厉之妇，几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而言，则上九阳也，不得为妇与月。说《易》者其失在于泥爻以求义，故以履信思顺尚贤归之于上九也。《易》之所谓尚者上也，五尚九之贤，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见之。”《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项安世：“《象传》曰‘大有上吉’，明事关全卦，非止上爻也。”

#### 四、总论

徐志锐：“大有的卦义为大其所有，五阳应一阴，阳尽为阴所有。阳为大，阴为小，阳为富，阴为不富。因此，五阳为一阴所有，是富有者而不有其富，唯不富才能尽有其所有，如此则可称作大有。”然何以始能致富而大有？盖“富有”之义，在万物所归，其所有者大矣，非只财货之归己而视为“富”也。惟虞翻则解“大有”为“大富有”。张善文：“传说上古的舜帝曾造《南风歌》，发出‘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赞语（《孔子家语·辨乐解》）；又撰《祠田辞》：‘荷此长耜，耕被南亩，四海俱有。’（《文心雕龙·祝盟》）战国时‘道旁穰田者’也有‘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史记·滑稽列传》）的祝词。可见，天下昌盛富有，是古人



的一种普遍心愿。《大有》卦辞‘大有，元亨’，(亦)正含盛赞‘富有’之义也。”《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是知，无论心性、德性，或财货，乃唯行“中庸之道”始为致富而大有之道也。

大有内外卦六爻：初九在下，未至于威，“无交害”，正也。九二有“车载斗量”之富，慎行中道而大有，无咎，反也。九三富若“王公”，故献天子，亨而大有，合也。此内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九四以德而不盛其盛，富而能自抑，无咎，正也。六五居尊位，刚柔相济得中而人敬，获吉，反也。上九比六五，谦顺诚信，天佑而吉无不利，合也。此为外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

## 第十五节 谦卦

### 一、谦卦的意义

谦卦䷎的“谦”，退也。亦言谦退，或不自满。谦、赚同，赚，不足也，少也。《史记·乐书》：“君子以谦退为礼。”韩康伯辨谦曰：“夫谦之为义，存中降己者也；以高存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故谦义为谦退。

谦卦继大有卦而起。《序卦传》：“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盈，《说文》：“满器也。从皿。”皿，饮食之用器也。大有，是与人同，同到万物所归，此即所有之大者。当所有之大，即忘得意满之时。古语说：“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身当大有，而不侈且骄者几希。侈与骄皆盈。崔憬：“富贵而自遗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有大易盈，“满招损”；谦以不盈为义，“谦受益”。大有与谦两卦相对立。此谦之所以次大有也。

谦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谦亨。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则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谦亨”，即言谦则亨；不谦则不亨。何以谦则亨？

(1)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下济”是指什么？程颐：“济当作际。……下际谓下交也。”谦卦上坤下艮䷳，天道下济而光明是言下卦的艮。艮䷳，乾的一阳来交于坤的上爻而成卦，有如阳气来照地面而光明。蔡渊：“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谓艮阳止乎上，阴不得而掩之，故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坤为地，坤之六三上升乾位，亦因其居卑下才使阴柔上行而交于天，不卑下就不能上行。“下济”与“卑”皆释谦字，“光明”与“上行”，皆释“亨”字。其天不是一般的天，是指艮卦讲的。

(2) 天道亏盈而益谦。

亏，亏损。盈，盈满。崔憬：“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日月盈满则亏损，谦损则能益满。是天道谦则亨，不谦则不亨。

(3) 地道变盈则流谦。

变，倾坏也。流，流注，聚而归之也。地形有高山峡谷，高山盈满，但易倾坏下陷；峡谷卑下，但水与流沙流注淤积反而增高。此就地道以说明谦受益，谦者亨，不谦则不亨。

(4) 鬼神害盈而福谦。

鬼神，程颐解为“造化之迹”。天地造化不外阴阳一往一来，来则生，生则神，神者，伸也；往则死，死则鬼，鬼者，归也。“鬼神害盈而福谦”，害解作祸。即言神鬼之道，是祸害满盈而福佑谦让

的。为善、为谦得福。为恶、为盈得祸。崔憬：“朱门之家，鬼阍其室。黍稷兆馨，明德惟馨。是其义矣。”

其它(5)人道恶盈而好谦。

恶，厌恶也。好，喜好也。虞翻：“乾为好为人，坤为恶也。”

“恶盈”，言骄傲自满的人，别人都厌恶他；好谦，言谦虚卑顺的人，别人都喜好他。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崔憬：“满招损，谦受益，人之道也。”

曰(二)谦，称物平施。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裒，《辞海》：聚也。攄，取也。攄裒古通用。虞翻：“君子谓三。攄，取也。艮为多，坤为寡。乾为物为施。”三，即指九三爻。称：称量，衡量也。“地中有山”，言山是地之凸起，山是包在地中的，故曰地中有山。地卑山高，外卑下而内蕴高大之象，故为谦也。若以山与地对举，则山高地低，是世间一种不平的现象。高低亦多寡。谦以不盈为义，故君子取多益寡，拿多的去补贴少的，或者说削减多的去增加少的，以调剂社会的不平。是谓“称物平施”。

(三)谦成始终。

卦辞：“谦亨，君子有终。”

虞翻：“君子谓三，艮终万物。故君子有终。”三，谓谦卦的九三。艮，谦内卦。刘百闵：“终，成也，事以成为终。以谦始，亦以谦终，于事必当有成。”《说卦》：“成言乎艮。”“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始万物终万物者，莫盛乎艮。”谦下卦艮，此谦之所以有终也。

韩康伯：“夫谦之为义，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存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朱熹：“谦者，有而不居之义，止乎内，而顺乎外，谦之意也。”故谦一言谦虚，一言谦卑。虚乃盈、实、富之反；卑乃

高、大、贵之反。不取两极之盈与不盈，谦而存中，存中则适度，故“谦受益”。所谓“谦受益”，《韩诗外传》卷三：周公诫伯禽曰：“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是以衣成则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谦三为君子。《论语》：“有始有卒者，其惟君子乎？”胡一桂：“谦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纯全者，谦之效固如此。”孔颖达：“君子能终其谦之善，而又获谦之福，故曰君子有终也。”朱熹：“有终，谓先屈而后伸也。”

《彖》曰：“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项安世：“九三，乾也，降在下卦，是‘下济而光明’也。‘卑而不可逾’即地道卑而上行。”傅隶朴：“谦者受人尊敬，地位尊荣，故曰‘谦尊而光’。谦是天道、地道与人道，谦的表现是卑的，世间无物可以超越它，故曰：‘卑而不可逾。’‘下济’与‘卑’皆释谦字，‘光明’与‘上行’皆释亨字。君子如欲保有其事业，舍此何由？故曰：‘君子之终也。’”

## 二、谦卦的内卦——艮

（一）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六，是指谦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谦谦。”朱熹：“以柔处下，谦之至也。”荀爽：“初在最下，为谦。二阴承阳，亦为谦，故曰谦谦也。”徐芹庭：“初，卑位也。柔，谦德也。以谦德而居卑位，谦而又谦也。”

“用涉大川。”刘百闵：“用，宜也。二、三、四中爻为坎，故为川，为险；三、四、五中爻为震，震为足，为动；是涉大川之象。”程颐：“谦谦，能如是者君子也。自处至谦，众所共与也。虽用涉险难，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处谦而以柔居下，得

无过于谦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见其谦之至，故为谦谦，未见其失也。”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牧，养也。即卑己尊人，以谦自养也。自养，即用卑来自养，自觉修养谦卑的美德。《诗经》云：“自牧归荇。”（荇，茅之始生也。）

（二）六二：鸣谦，贞吉。

六二，是指谦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鸣谦。”程颐：“二以柔顺居中，是为谦德积于中。谦德充积于中，故发于外，见于声音颜色。”鸣训名，以声色名其谦德之盛，是谓“鸣谦”。苏轼：“雄鸣则雌应，故《易》以阴阳唱和，寄之于鸣。谦之所以为谦者三，六二其邻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鸣于谦。《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即言六二居中履正，谦德乃根诸内心而发，非矫揉造作者可比。“贞吉”，谦二在内卦之中，以柔居柔，得正处中，可贞者也，故为贞吉。

（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九三，是指谦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劳谦。”劳，功也，言功劳也。朱熹：“有功劳而能谦，尤人所难。”荀爽：“体坎为劳。”谦卦二、三、四中爻为坎。《说卦传》：“劳乎坎。”当谦退之时，谦三体坎，故曰“劳谦”。九三为成卦之主，有功劳而又能保持谦德，这样的人，古人也认为不多。程颐：“三以阳刚之德而居下体，为众阴所宗，履得其位，为下之上，是上为君所任，下为众所从，有功劳而持谦德者也。……古之人有当之者，周公是也。”故《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君子有终，吉。”程颐：周公“身当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谦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谓有劳而能谦矣。既能劳谦，又须君子行之有终，则吉。夫乐高喜胜，人之常情。平时能谦，固已鲜矣，况有功劳可尊乎？虽使知谦之善，勉而为之，若矜负之心不忘，

则不能常久，欲其有终，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谦顺，乃其常行，故久而不变，乃所谓有终，有终则吉也”。朱熹：“卦唯一阳，居下之上，刚而得正，上下所归，有功劳而能谦，尤人所难，故有终而吉。”《系辞传》：“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辞特重。二六（二）

### 三、谦卦的外卦——坤☷

（一）六四：无不利，撝谦。

六四，是指谦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撝谦。”撝，挥手也。连斗山：“撝之为义，乃以手却物之象。今人于己之所无者，则撝手以示之。”俞琰：“以柔乘刚，其位又在功臣之上，非所利也，而曰‘无不利’者，以其撝谦也。撝，即《春秋公羊传》庄主撝军退舍之撝。撝与麾同。撝谦者，以手撝却九三，而辞退其承己，所以示不敢当之意也。”程颐：“四居上体，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谦柔自处，九三又有大功德，为上所任、众所宗，而已居其上，当恭畏以奉谦德之君，卑巽以让劳谦之臣，动作施为，无所不利乎撝谦也。”这也就是说，谦卦卦义为谦退，内卦由谦谦、鸣谦而劳谦，已尽其谦义，再发展，即有过谦之嫌。六四是个转折点，进入外卦，即开始以防止多谦为义。《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不谦或过谦都是不适度，不适度就违则，六四撝谦，凡所动作，靡不利于施谦，能谦而不图谦退之美名，如此，然后中于法则，即无不利，故曰不违则也，谓得其宜也。景公问

（二）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是指谦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不富以其邻。”先见于泰之六四爻辞。朱震：“阳实，富也。阴虚，贫也。”“不富以其邻”即不以利诱其邻。程颐：“富者众之所

归，唯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

“利用侵伐，无不利。”谦卦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有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即指九三。九三阳刚在下，为万民服，万民既服九三，对六五则不服。李鼎祚：“六五，离爻，离为戈兵，侵伐之象也。”因有不服者，故《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程颐：“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盖五之谦柔，当防于过，故发此义。”因“征其文德谦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故“利用侵伐，无不利”。

（三）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上六，是指谦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鸣谦。”此在谦卦第二见。俞樾：“六二鸣谦，《传》曰‘中心得’，此曰‘志未得’，何相反若是？”徐志锐：“六二的‘中心得’，是说谦退之道有于心而行于外，声名能远闻；上六的‘志未得’是说未得谦退之道，因其处在一卦之极又高高在上，想谦退而不能谦退，内心忧恨而鸣。”程颐：“六以柔处柔，顺之极，又处谦之极，极乎谦者也。以极谦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谦之志，故至发于声音；又柔处谦之极，亦必见于声色，故曰鸣谦。虽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须刚柔相济。上，谦之极也，至于太甚，则反为过矣。故利以刚武自治。邑国，己之私国。行师，谓用刚武。征邑国，谓自治其私。”《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因上六以阴柔无位，才力不足，使其“志未得”。征邑国，虽然可以行师，但是只能限于征自己的邑国，还是自己管自己，此亦不逾乎谦德也。

#### 四、总论

谦卦卦义为“谦虚”、“谦退”。《周易折中》引王弼：“夫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动之所起，兴于利者也。故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未有居众人之所恶，而为动者所害；处不竞之地，而为争者所夺。是以（谦）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为主也。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信矣哉。”然谦内卦三爻，由谦谦、鸣谦、劳谦而皆吉而无凶，固理之必然。而六五、上六皆以谦而“利用征伐”，其正当性当为论者置疑。《朱子语类》：“问谦是不与人争，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师？”马正彪：“君子以德服人，然有时亦不得不用兵”，“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其用行师，志虽未得，所以济谦德而妙其用，平天下之不平者一归于平，故五、上两爻言征伐也。”《尚书·大禹谟》：禹受舜之命，“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会群后而誓之，此鸣谦也。“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禹受伯益之诫，班师而归，舞干羽而苗民格。格，正也。此谦之利用行师征国也。是知，谦而“利用侵伐”，“利用行师”，意在“称物平施”，“征不服”耳。一国之君为平治天下，当国内外面临对方威胁自身生存权利，如仍谦而自取败亡，程颐：“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谦内外卦六爻，初六“谦谦君子”，处卑下以修养其德性，无往不吉，正也。六二“鸣谦”，是谦道有得于心而见于行，声名能远闻，中正获“吉”，反也。九三“劳谦君子”，是有功而不自居，“万民服”，“有终”致吉，合也。此三爻是处谦得谦，均言吉。因谦道贵下不贵上。一进入上体则过越了谦退。六四“撝谦”不称谦，无所不利，正也。六五不言谦而言“利用侵伐，征不服”，无不利，反也。上六不得谦而“鸣”，利用“行师”以自治，合也。此三爻是处谦而不得谦，又根据其才质柔弱济之以刚武可得



“利”与“无不利”。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韩诗外传》：“《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

## 第十六节 豫卦

### 一、豫卦的意义

豫卦䷏的“豫”，《说文》：象之大者。引申之，凡大者皆称豫。大必宽裕，宽大则乐。故《尔雅·释诂》曰：“豫，乐也。”即和顺喜乐之意。

豫卦继谦卦而起。《序卦传》：“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其下曰：“以喜随人。”喜，即豫也。有大，即因与人同，与人同则万物归，万物所归则其所有者大。唯有大易盈。有大不可盈，有而不居，故谦。既有大而能谦者，必和顺喜乐，此为“豫”。大有、谦、豫三卦一脉相承，此言其相互联系之关系也。但谦卦与豫卦为对立。《系辞传下》：“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制，从也。唯有谦恭才能从礼而行。“谦，尊而光”，尊，读撙节退让之撙。撙之言损也。“损之远害”，能减损其恶念与私欲则会远离祸害。“复以自知”，俞琰：“自知者，反求诸己而自省也。”犹言复归善性在于自觉。这是说：人之自性，可善可恶，当与人交，凡自损其恶性而从善，即从善而从礼，表现于自我行为，即为谦。因人与人交则以自性之恶辄易与人冲突，故制礼以规范双方行为，此所以防止冲突之发生也。人若能出自自觉而自损其恶之自性而谦以行礼，则与人亨矣。豫卦为谦卦之反。因豫之本义为防御盗贼。《系辞传下》：“重门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释文》：“柝，马云：‘两木相击以行夜。’”即打更的梆子。暴客，即盗贼。待，防

御。设两重门，夜间打着更梆巡行，以防御盗贼。此乃取自豫卦卦象。豫䷏，下坤上震。《说卦传》：“震为雷”，“坤为地”，为击梆有声巡行于地之象。人与人交，易生冲突而致伤害，故恐惧之心以起。以有击梆巡行者为之防御，则居民无所恐惧而心安，而和顺喜乐矣。豫卦卦义为和顺喜乐，其根源在此。谦卦是自损恶之自性而谦以行礼，从内修以防御外来祸害；豫卦是外设警戒创造安全保障，以防御外来祸害，以得自性所需之安全，因安而喜乐。一内修，一外御，此所以两卦之为对立，所以豫卦次谦卦而起也。

豫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顺以动，豫。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

“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此为豫卦运动的基本规律。因为豫卦卦体下坤上震。《说卦传》：“坤，顺也，震，动也。”崔憬：“坤下震上，顺以动也。”顺以动，就是顺其理而动。天下事物，凡顺其理而动，则合乎客观规律。“刚应而志行”，即顺其理而动。因豫卦的主爻在九四。侯果：“四为卦主，五阴应之，刚志大行，故曰刚应而志行。”刚应，即五柔与九四相应；“刚志”即九四阳刚之志可以上行。阳刚志在上行，但无阴柔相应则不能上行。豫卦刚有柔应而行，此即行之合乎“顺以动”的客观规律，什么规律？“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天地如之，即天地交，天地“合二而一”也。此“豫”之理念也。

#### （二）豫之时义。

《彖》曰：“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卦“顺以动”的这个客观规律，是天地运动的规律，也是人事运动的规律。由理念而转化为实体。

首言“天地如之”。因为，“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虞翻：“过，谓失度。忒，谓差迭也。”差迭，亦偏差。天地的运动，便是遂循“顺以动”这个固有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如日月，“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日月顺动，彼此非但不错乱，而且见光明。如四时，春生夏长，秋杀冬藏，春夏秋冬四时运转，周而复始，从不颠倒，从不偏差。而且，四时运转，则万物滋生，民生乐利。

次言“人事如之”。因为，“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清，犹明也。李鼎祚：豫卦卦体，“帝出震，圣人也。坎为法律，刑罚也。坤为众，顺而民服也”。圣人顺其事物固有的客观规律而行动，则刑罚分明而万民服从。而如“建侯行师”。《九家易》曰：“震为建侯，坤为行师。建侯所以兴利，行师所以除害。利兴害除，民所豫乐也。天地有生杀，万物有始终。王者盛衰，亦有迭更。犹武王承乱而应天地，建侯行师，奉祀除害。民得豫说，君得安乐也。”是知，能顺以动，故豫。王申子：“豫，安也，乐也。顺理而动则安，动而和顺则乐，豫之义也。”

“豫之时义大矣哉。”项安世：“豫、随、遁、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吴澄：“专言‘时者’，重在‘时’字，‘时义’重在义字，‘时用’重在用字。”金景芳：“《易经》一共称‘大矣哉’者有十二卦，其中为什么有的称‘时义’，有的称‘时用’，有的称‘时’，他们都做了解释，解释得很好，很重要。他们就全《易》考虑问题，是对的。”

(三) 豫，雷出地，奋。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

帝，以配祖考。”  
 奋，动也，奋发而成声也。崇，充也。殷，盛也。荐，进献也。又，祭礼，未食未饮叫荐，既食既饮叫羞。考古礼，父死叫考。上帝，天帝也。豫卦下坤上震，坤为地，震为雷，雷在地上，是为“雷出地”。崔憬：“雷，阳气。古人认为阳气于冬季便潜藏在地下，夏至后，阳气上升冲出地面，阴阳相击发出声音则成雷。雷声之疾，有如龙之奋迅豫跃。雷声震动，使万物奋起无不欢腾而有和乐之象。”先王观此象而作乐崇德，祭祀上天和祖庙欢度升平。故曰：“雷出地，奋，豫。”徐芹庭：“作乐乃朝廷邦国之常典，王者之大事也。作乐以崇德，扩充其德性，故闻乐而知德。万物本乎天帝，故有郊。人本乎祖，故有庙。郊庙之礼，乃用乐之大义。故曰殷荐。故冬至祀上帝于圆丘，配之以祖。季秋祀上帝于明堂，配之以考。皆盛进此乐也。”先王观“雷出地，奋，豫”之象而作乐颂扬，而献祭天帝及祖先，即以此说明人与天地万物同乐，二而一也。

## 二、豫卦的内卦——坤☷

（一）初六：鸣豫，凶。  
 初六，是指豫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鸣豫。”因初六以柔居阳位，为不当。显系处豫卦之开始，但欠缺豫的条件。初六与九四为应，四居震体之首，震为善鸣，乃宠其九四之鸣而鸣，故言“鸣豫”。谦之二鸣谦而吉，其上以鸣谦而利，而豫之初则以鸣豫而凶。苏轼：“所以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鸣豫’。己无以自乐，而恃其配以乐，不得不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穷谓满极。初六不中不正，因四宠而志满，其志满极，则不得不凶，其处豫之道不正则不可鸣也如是。刘百闵：“杨传：‘故暴公以谗鸣，伊戾以谀鸣，仪、秦以说鸣，髡、衍以辨鸣，晁错、主父偃以谋鸣，江充、息夫躬以讪鸣，王叔文以治道鸣，

李训以大言鸣，鸣乎下应乎上，凶在其中矣！谦可鸣也，豫不可鸣也。”程颐：“不胜其豫，至发于声音，轻浅如是，必至于凶也。”

(二)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六二，是指豫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介于石。”物分为两间曰介，介同界。于，犹如也。介于石，是说六二以柔居阴位，得位得中又无应比，其守中正之道，如同疆界之石标那样坚定不移。豫虽主乐，然易以溺人，溺则反而忧矣。当此之时，六二居安思危，独能秉持中正之道，其介如石、其德安静而坚确，并能思虑精审，见几而作，远离忧患，其速不待日终。《系辞传》：“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知柔知刚，才能刚柔转化，执两用中。故《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即以中正，故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

(三)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六三，是指豫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盱豫，悔。”盱，睢盱也。《说文》：“盱，张目也”“睢，仰目也”。向秀：睢盱，“小人喜悦佞媚之貌”。六三以柔居阳位不中不正，上承九四主爻，有张目仰视媚主为乐之象。盱，《尔雅》：“忧也”。因失位，不中不正，而犹沾沾自喜，不知忧之将至，故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迟，有悔。”豫卦二、三、四中爻为艮，艮为止，为迟。九四因失位而盱有悔，若悔之迟，未能及时止盱，尚秉和：“迟疑不决，则又有悔矣。”

“盱豫，悔；迟，有悔。”前一“悔”字，言知乐不知忧，“悔”犹在；后一“悔”字，即忧已现在，尚不知忧而止，则“悔”必

矣。不難，由豫而疑！矣中其否凶，士平則不平，則言大以則幸。

### 三、豫卦的外卦——震☳

(一)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是指豫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由豫，大有得。”程颐：“豫之所以为豫者，由九四也，为动之主。动而众阴悦顺，为豫之义。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顺从之，以阳刚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

“勿疑，朋盍簪。”盍，合也。簪，与笄同，所以括发，亦聚也。“朋盍簪”，尚秉和：“言群阴归四，有若簪之括发也。”臧庸云：“象盍簪者，取一阳横贯于五阴之中，可谓观象独深。”豫卦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心病，为疑。《系辞传》：“四多惧。”多惧故疑。程颐：“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当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独当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当尽其至诚，勿有疑虑，则朋类自当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诚而已。苟尽其至诚，则何患乎无助也。”故《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二) 六五：贞疾，恒不死。

六五，是指豫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贞疾，恒不死，”贞，常也，恒也。“贞疾，恒不死”。即恒疾，恒不死也。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多眚，为心病，故为疾。上卦震，震为反生，故为不死。刘百闵：“豫六五以阴乘九四之阳，故为贞疾。然五处中，故又为恒不死。”何以故？程颐：“六五以阴柔居君位，当豫之时，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权之所主，众之所归，皆在于四。四之阳刚得众，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于专权之臣也。居得君位，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权虽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贞疾恒不死’，言

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汉魏末世之君也。”故《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言持正防疾，居上不偏，即未必败亡。

(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是指豫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冥豫。”冥，古瞑字。翕目为冥。翕，敛也，合也。翕目，亦有幽冥晦暗及昏昧义。上六以阴柔居豫极，与九四不相应，为无交而求，故有翕目而求之象。与六三上比于四张目而豫相对。六三之以阴承阳，上交而谄，为盱豫；上六之无交而求，下交为渎，为冥豫。马融：“冥豫，耽于乐也。”

“成有渝，无咎。”成，终也。《系辞传》：“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故上为成。渝，变也。上为穷，穷则变。上六耽极于安乐昏昧而不知返，应尽快改变，才可无咎。故《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 四、总论

豫卦卦义为安乐，得豫在于动以顺，即顺从“合二而一”客观规律而动则能安，动而合于客观规律则能乐。诸爻又以无所系应者为吉。初应四，三五比四，皆有系者也，是以为悔、为凶、为疾；独二阴静而中正与四无系，静则自守而介如石，动则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动静不失其正，吉可知矣。朱熹：“卦辞为众乐之义，爻辞除九四与卦同外，皆为自乐，所以有吉凶之异。”《周易折中》按语：“‘贞疾’与‘成有渝’两爻之义，亦相为首尾，如人之耽于逸乐而不能节其饮食起居者，是致死之道也。苟使纵其欲而无病，则将一病不支而亡也无日矣。惟其常有疾也，故常能忧惧儆戒而得不死也。然所贵乎忧惧儆戒者，以其能改变尔。向也耽于逸乐昏冥而不悟，殆将习与性成矣。今乃一变所为，而节饮食，慎起居，则可以复得

其性命之理，岂独不死而已乎。故于五不言咎而于上言之，所以终卦义而垂至戒也。”

豫卦内外卦处豫之道，初六轻浅过乐而自鸣得意，凶，正也。六二动静不失其正，不苟豫，吉，反也。六三谄媚寻求欢乐，有悔，合也。此内卦三爻处豫之由正、反而合也。九四众阴悦顺，求豫大得而志行，正也。六五沉溺于安乐，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反也。上九昏冥纵乐，速改无咎，合也。此外卦三爻处豫之由正、反而合也。张善文：“豫卦虽以‘欢乐’为义，但处处戒人不得穷欢极乐。《礼记·曲礼上》谓：‘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盖志满乐极皆逾越中道也。

## 第十七节 随卦

### 一、随卦的意义

随卦䷐的“随”，《说文》：“随，从也。”《说文·从部》：“从，随行也。”从与随互训。随卦即取随从之义。

随卦继豫卦而起。《序卦传》：“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何以豫必有随？豫卦卦义是和顺喜乐，而此和顺喜乐之形成，在于“顺以动”。即是说，“顺以动”为动的客观规律，凡顺从此客观规律而动，则能得到和顺喜乐。而随卦卦义为随从。所谓从，即从豫。豫为主，随为从。主从对立，此所以随次豫而起也。

随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随，元亨利贞，无咎。

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

“元亨利贞。”即“一——二——”三段论（参乾卦卦辞），即“对立统一律”，合二而一也。《易》称“元亨利贞”者凡七卦，



此为第四卦。随卦下震上兑，震，动也。兑，说也。朱熹：“以二体言之，为此动而彼说，亦随之义，故为随。己能随物，物来随己，彼此相从，其通，易矣。故其占为元亨。然必利于贞，乃得无咎，若所随不贞，则虽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这是说，元亨，大亨；随从人家或人家随己，可以大亨，但要利正。能够做到元亨利贞，才可无咎。此卦《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被幽禁，占得随卦，有人说此卦吉，能很快获释。她有自知之明，说：“今我妇人，而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姤，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结果到底死在里面。徐芹庭：“随固元亨，然动而悦易致于诡随，故必利于正，方可无咎。若所随不正，虽大通亦有咎矣。”此为随卦的理念。

## （二）随，动而悦。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对“刚来而下柔”之解释：

（1）虞翻：“否上之初，刚来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贞无咎。”否卦䷋，其上九为乾，如下来与初六对换，则成随䷐，此即“刚来下柔”。

（2）徐芹庭：“刚来而下柔者，随、蛊相综，蛊下卦原是柔，今艮刚来居于下，而为震，是刚来而下于柔也。”蛊，巽下艮上䷑，如艮䷳之乾爻来居于下，则为随的内卦震䷲。

（3）徐志锐：“随卦上下两体及两体的六爻均为刚居柔下，是‘刚来而下柔’。”

三说以卦变说明卦义，虽互有歧异，但均指刚爻处柔爻之下，即为“刚来下柔”。这一点，却是相同的。所谓“刚来而下柔”，徐志锐：“刚来居于柔下，象征君主能礼下于臣民。君主能礼下于臣

民，臣民必然随从君主，是以己随人而后使人来随己，彼此相随从。”随卦下震上兑，《说卦传》：“震，动也。兑，说也。”是动而说，说，悦也。即内动而外喜悦。如君循民之需求而施善政，民则因其善政之实施而悦随，和悦而动，上下相通相随，则“元亨利贞”之义尽在于斯矣。

“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时，《易》有讲“时义”的，有讲“时间”的，有讲“时”的，程颐说共十二卦，豫以下十一卦，项安世对此有所分析，已见豫卦，兹不多说。今随卦也有这个问题。讲“元亨利贞”也有很多处，它的解释，金景芳：“是随时的，不是固定的，在这个时候这样做，用这个随，就无咎；不符合这个时，就要有咎，把这个说成是‘天下随时’。‘天下随时’，朱子《本义》说王肃的本子作‘天下随之’……但一般的本子还是‘天下随时’。”随不一定好，在某个时候是好的。“随时之义大矣哉”与豫卦的解释是一样的。

### （三）随，泽中有雷。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嚮，向也。晦，日没而昏也。宴息，退入宴寝而休息也，即日入而息也。有昼必有夜，有明必有晦。月往则日来，日往则月来，此为自然规律。《说卦传》：“兑为泽，震为雷。”随卦卦象震上兑下，是雷在泽中。李道平：“雷者阳气，春夏用事故《月令》‘仲夏之月，雷乃发声’。今在泽中，秋冬时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雷始收声。’”观雷于泽中，因天时变化而发声收声，一收一发，犹日月一往一来。《说卦》：“动万物者莫疾乎雷，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是泽中有雷，动而悦，即动在悦中。人法天，人法自然，故有作必有息，有感必有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亦顺时而动也。君主的施政下泽于民，为民喜悦。郑玄：“震动也，兑悦也，内动之以德，外说之以言，则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之随。”故

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朱熹：“雷藏泽中，随时休息。”但息罢即作，作罢即息，和悦而动，顺时而动，乐在其中矣。《杂卦传》：“随，无故也。”故，事也。随之为道，动静由人，而已无事。即是说：顺应自然规律发展的轨迹而动而静，而作而息，即不必再心存牵挂，患得患失，此即“无故”。无故，其义仍为从，从道，即“顺而动”、“合二而一”之道也。

## 二、随卦的内卦——震☳

(一)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初九，是指随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官有渝。”官，馆之古文；蜀才本作馆。馆为馆舍，为庶人之在官者而设。故舍官为“馆”，在馆为“官”，官，馆一也。此“官”之义，作官解，不作馆解。官，主事者也。故亦有“主”意。渝，变也。“官有渝”，谓主事之道有所变通也。何以有变通？《易》例：阳为主，阴为从。但爻义随着卦义的变化而变化，随卦为“刚来而下柔”，初九以阳刚来居六二阴柔之下，王与从交，上下相交，此原合乎随卦卦义。唯按《易》例，则己主变为从。俞琰：“初九震体，震以刚爻为主，官也。官虽贵乎有守，然处随之时，不可守常而不知变也。变者何，趋时从权，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这是第一变。其次，是“出门交，有功”。随卦二、三、四中爻为艮，艮为门阙。下卦震为足，为动。故为出门。交，谓上下交也。按一般通例，初九阳刚承六二阴柔为逆，是“无功”而有失的，但随卦卦义是“刚来而下柔”，因此初九阳刚出门与交于六二，是上随下，下随上，且“不私其随”，故上下交而悦。这就使两者关系由逆而变顺，由“无功”而变成“有功”与相得。由于爻义随卦义而变，这一变的法则是“从正”，“正”即中正之道。故《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朱熹：“初

九以阳居下，为震之主，卦之所以为随者也。既有所随，则有所偏主而变其常矣。唯得其正则吉。”全爻言交而不言随，俞琰：“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随人，故不言随而交。”在随卦六卦之中，唯初九最得卦义。

(二)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六二，是指随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系小子，失丈夫。”六二与九五为正应，依《易》例，以二、五得应为最吉。但随卦不论应与，初九以阳上求于六二之阴，而六二亦以阴近从于初九之阳，故有“系小子，失丈夫”之象。九五，六二之丈夫也。初九，小子也。《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与，犹有也。即二者不能兼有。马其昶：“《易》重二五之应，此不取应，易二爻之变例。”朱熹：“初阳在下而近，五阳正应而远，二阴柔不能自守，以须正应，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程颐：上应五而比初，“二若志系于初，则失九五之正应，是失丈夫也。系小子而失丈夫，舍正应而从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随之时，当为之戒也”。

(三)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六三，是指随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系丈夫，失小子。”朱熹：“丈夫谓九四，小子谓初也。”六三上比九四，与初九不相与，即近四而失于初，故有“系丈夫，失小子”之象。

“随有求，得。”随卦以阴从阳为义，然阳亦求阴也。六三之从九四，九四则应其所求而相随。随卦三、四、五中爻为巽，《说卦传》：“巽为近利市三倍”，为得。故随有求亦有所得。但随卦以“刚来下柔”为义，六三舍初九而随九四，是柔下刚，其随与卦义不合。朱熹：“三近系四而失于初，其象与六二正相反。四阳当任而已随之，有求必得。然非正应，故有不正而为邪媚之嫌。”故《象》

曰：“系丈夫，志舍下也。”舍同捨。居，谓居位也。六三以阴居阳，为不当位。其与九四有“不正而为邪媚之嫌”，防其所随失正，故又戒以居贞也。

### 三、随卦的外卦——兑三

(一)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是指随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随有获，贞凶。”获，得也。阴为阳得称获。虞翻：“谓获三也。”因六三求随于九四，于九四为有获也。故言“随有获”。按一般常理，阴随阳为吉，但因在随卦卦义，应“刚来下柔”，而九四则刚为柔随，显已违反卦义。次则九四虽随而有获，但四多惧，阳居阴位为失位。再则，九四势陵于九五。因首获其随，擅君威福，有不臣之嫌。有此三者，故《象》曰：“其义凶也。”“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以，则也。何，无也。刘百闵：“凡易之变，以从道也。小畜初九之复以道，履九二之履道坦坦，随九四之有孚在道，皆从道也。道谓中道。”尚秉和：“其义凶者，谓四本不凶。”《乾·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若九四能知凶，能相随而孚于中正之道，“有孚则诚，诚则明”。朱熹：“唯有孚在道而明，则上安而下从之，可以无咎也。”

(二)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是指随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孚于嘉。”孚，诚实信守也。嘉，《乾·文言》：“‘亨’者，嘉之会也。”又说：“嘉会足以合礼。”是嘉字有会合亨通之义。孚于嘉，注家多认为是九五孚于六二。徐志锐：“九五居上六之下，是刚下于柔，又是君主诚心实意地去礼下于‘贤人’，故言‘孚于嘉’。”因其上下相随而有亨通相会之美也。徐志锐：“按《易》例：一般说六五比上九多有尚贤之义，而九五比上六则多为‘小人’得势，随

卦却以九五比上六为尚贤，此是爻义随着卦义而有变。”马其昶：“此五爻之变例。”《象》曰：“孚有嘉，位中正也。”虞翻：“凡五言中正，皆阳得其正，以此为例矣。”九五以阳刚居中正之位，又以中正之道处理随从之事，故得“吉”。

（三）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是指随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拘系之，乃从维之。”因在九五爻，九五居上六之下，已“孚于嘉”，即言刚下于柔，礼下于贤人，上下相随而有亨通相会之美。但到了上六爻，情况已改变。即随卦以阴阳之义，至上而极。极则变，变则由上九之随从而能转向离散矣。正因为上六欲转向离散，而九五尚贤，则欲挽留，故“拘系之，乃从维之”。拘，拘守也。《荀子·修身》：“拘守而详。”注：“拘守，谓守而勿失也。”系，关系也。乃，吴汝纶：“乃读为仍。仍从，又从也。”维，维系也。“拘系之”即言“拘守相随亨通的关系”。“乃从维之”即言“又从而维系之”。

“王用亨于西山。”随上卦兑，于卦之方位为西，二、三、四中爻为艮，艮为山。上卦兑，兑为巫，巫覡斋肃以示神明者。朱熹：“居随之极，随之固结不可解者也。诚意之极，可通神明，故其占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当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诚意如是则吉也。”王为拘守与上六相随亨通的关系，乃有西山之祭，倾其诚意，求亨于神明。但，客观规律发展趋势不可遏。因至上而极，卦象之变必矣。《象》曰：“‘拘系之’，上穷也。”穷，极也，止也，至尽曰穷。即谓欲“拘守相随亨通的关系”，到上六即已至尽头矣，神明亦知其义，顺而动，无伤。故作《易》者不言爻之吉凶。

## 四、总论

随卦卦义为随从。查慎行：“随，从也。随之六爻不论应不应，只论近比。初随二，二随三，三随四，五随上，多取以下从上之义。”《周易折中》引王宗传：“随之六爻，其半阴也，其半阳也。阳刚之才，则有所随而无所系，初九、九四、九五是也。故初之有渝，而当随之时，则均不免于有所系，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则系小子，失丈夫；三则系丈夫，失小子；上则曰拘系之。此均不免于系者也。”龚焕：“三四皆无正应，相比而相随者也。然六三上而从阳，理之正也。九四下为阴从，固守则凶，若心所孚信，在于道焉，以明自处，何咎之有。”故六爻逻辑过程，初九出门上下交，有功而吉，正也。六二系小子，上下交，反也。六三舍初九而随九四，有求必得，合也。此为随内卦由正、反而合也。九四刚为柔随凶，知凶而明道无咎，正也。九五阳刚中正而“孚于嘉”，吉，反也。上六随极而应变，乃求神维系而亨。合也。此为随外卦由正、反而合也。总之，上下卦凡刚爻来居柔下皆有所随，凡柔爻则均有从系，上下相随从而相合，敦亲睦邻，由近及远，从而排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达到中和稳定，此合二而一之义也。

## 第十八节 蛊卦

### 一、蛊卦的意义

蛊卦䷑的“蛊”，《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皿，器也。器受虫害为蛊，故蛊义为败坏。苏轼：“器久不用而虫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见，故爻皆以父子言之。”但，《序

卦传》：“蛊，事也。”王引之：“蛊之训事，盖假借为‘故’字。《尚书大传》：‘五帝之蛊事’是也。非谓蛊本字有事之训。”故朱熹：“蛊，坏极而有事。”徐曼容：“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惑为事也。是蛊有事、朽腐、败坏、惑乱多义。”

蛊卦继随卦而起。《序卦传》：“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随卦继豫卦而起，豫卦卦义为和顺喜乐，随卦卦义为随从，由豫而随，故曰“以喜随人”、“以喜随人者必有事”，即言此“事”乃继豫、随两卦之后所发生之事也。何以发生此事？苏轼：随卦之“上下大通而天下治也。治生安，安生乐，乐生愉，而衰乱之萌起矣。蛊之灾，非一日之故，必世而后见”。《杂卦传》：“随，无故也。蛊则飭也。”王弼：“飭，整治也。”随，无故，即天下太平无事；蛊，即天下败坏，惑乱而有事，败坏惑乱就亟须整治。由随到蛊，就是一个过程：治必乱，乱必治。治与乱对立，此所以蛊次随卦而起也。

蛊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蛊，元亨，而天下治。

《彖》曰：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蛊卦，首先它是一个理念，即：治必乱，乱必治。治与乱是相互轮转，永不止息的。“蛊，元亨，而天下治也。”蛊，是败坏惑乱之事，何以“元亨”？朱熹：“治蛊至于‘元亨’，则乱而复治之象也。乱之终，治之始，天运也。”这是说，有乱即有治。乱从何来？前面说过：“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由随而来。随，治也，蛊，乱也。即乱由治而来。“乱之终，即治之始”。是否治与乱绝对对立？否。当治之始，而已潜伏乱之因子，此因子在治的过程中转变，由小而大，由隐而显，突变之，即为乱。乱中有治的因子亦同。故有治即有乱，有乱即有治，治乱兴衰是相互因循的。



“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当乱发展到极点，那潜伏在乱中治的因子便必然显现出来，走向拨乱反正的大通之道。当乱而治，这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譬如说，当国家社会处于败坏惑乱的时候，不能坐视其乱而不治，乱而必治，虽为客观规律发展之必然，但仍然应该抱持“涉大川”之勇，悉力以赴。杨万里：“乱不自治，蛊不自伤，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于济大难，往有事也。”而所以“利”涉大川，其“利”，即言拨乱反正之事，乃客观规律发展之必然，奋起以赴，则如用舟以涉大川而川无不济。往有事，亦有行无不通之义。故“蛊，元亨”也。此理即朱熹所言：治蛊至于“元亨”，“天运也”。亦《彖》所言“天行也”。即“合二而一”之道也。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中国古代纪年采取天干地支相配六十年一循环。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按古代历法，每年十二月，每月一般为三十天，三十天又分为三旬，一旬十天，每旬的第一天为甲日，第二天为乙日，第三天为丙日，第四天为丁日，以此类推至第十天为癸日。然后第二旬的第一天又为甲日，故言“终则有始，天行也”。终以后就要有始，乱以后就要有治，这就是天行，也就是自然规律，必然如此。所谓“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子夏传》：“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后甲三日者，乙、丙、丁也。”马融：“甲在东方。艮在东北，故云先甲。巽在东南，故云后甲。所以十日之中，唯称甲者，甲为十日之首。蛊为造事之端，故举初以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诛谓之暴。故令先后各三日，欲使百姓遍行，行而不犯也。”凡实施政令，先甲三日公布，使民众知晓。后甲三日，即在甲，日起正式实施政令后，三天之内民众有违犯者可以叮咛告诫不予论罪。朱熹：“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前事过中而将坏，则可自新以为后事之端，而不

使至于大坏。后事方始而尚新，然更当致其丁宁之意，以监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坏。”程颐：“治蛊之道，当思虑其先后三日，盖推原先后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谓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后甲谓后于此，虑其将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虑之深，推之远也。究其所以然，则知救之之道。虑其将然，则知备之之方。善救则前弊可革。”是知“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亦所以教而防蛊止蛊也。蛊之能止，则自蛊而治矣。随、蛊两卦由治转为乱，由乱转为治，循环不已，此即天干十日终而又始，乃天道规律运动之实，丝毫不爽。

## （二）上下不交，积弊而蛊。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

蛊卦的意义，可以从卦体、卦变、卦德来说明。先言卦体。蛊卦卦体为䷑，上艮下巽，艮属阳卦，巽属阴卦，是“刚上柔下”。若就蛊卦上下二体的六爻看，三个柔爻均居三个刚爻之下，也是“刚上柔下”。随卦适相反。随卦卦体为䷐，它的上下两体及两体的六爻，均为刚居柔下，是“刚来而下柔”。前面说过，随卦“刚来而下柔”，是君主能礼下于臣民，而臣民亦必然随从君主，则上下相交相随而天下太平。蛊卦则“刚上柔下”，尊卑上下不相往来，难以相随，则蛊难以起，天下多事矣。

次言卦变。从卦变看，也是刚上柔下。（1）其自贲卦而来者，贲卦卦体为䷖，上艮下离，上艮与蛊卦同，下离如初九爻上，与六二爻下，两相对换，则成蛊。（2）其自井卦而来者，井卦卦体为䷯，上坎下巽，下巽与蛊卦同，如上坎九五爻上，与上六爻下，两相对换，则成蛊。（3）其自既济卦而来者，既济卦卦体为䷾，上坎下离，坎离兼变如前，则仍成蛊。在此变卦中的蛊卦，其结果，均为“刚上柔下”。

再言卦德。从卦德看，蛊卦上艮下巽，《说卦传》：“巽，顺也。

艮，止也。”止，惰也，在上位的居刚而太尊，静止怠惰，不勤于与人相交。在下位的居柔而过卑，只知柔顺听命，不肯主动作为。这就是偷安颓废。俞琰：“巽则无奋迅之志，止则无健行之才，于是事事因循。苟且积弊而至于蛊，故曰：‘巽而止，蛊。’”

综上所述，刚上柔下，上下不交。偷安颓废，因循苟且，不知迅奋有为。朱熹：“盖如此，则积弊而至于蛊矣，此皆由卦之实体以释卦义。”

(三) 蛊，山下有风，振民育德。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徐志锐：“蛊卦上体为艮，下体为巽。”《说卦传》：“艮为山，巽为风。”其卦象是山下有风。风行于天上、水上、地上均无所阻，唯行于山下则遇山折回，草木被摧毁。何楷：“《小雅》有云：‘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观此而蛊之义明矣。”“君子”观山下有风蛊坏之象则应知社会风气败坏从而“振民育德”。姚配中：“振，奋也。育，养也。”“振民”即振奋民众衰敝怠惰的精神。“育德”即培养人民的道德风尚，免于沉溺而积极作为。尚秉和：“象义有因卦象而取法者，有反省者。兹则反省者也。”

## 二、蛊卦的内卦——巽

(一) 初九：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初九，是指蛊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蛊卦六爻，皆以干父母之蛊为义。古者以天下为一家，君国之事，犹父母之事也；故以干父母之蛊为言。“干父之蛊。”虞翻：“干，正蛊事也。”即纠正蛊坏之事。孔颖达：“父歿称考。”“干父之蛊”即儿子纠正治理先父时期所造成的蛊坏之事。

“有子，考无咎。”晁公武：“蛊非一日之积。必世而后见，故诸爻皆以父子为言。”由于儿子能纠正其父亲所造成的蛊坏之事，是儿

子能补救父亲之过，而父因其有继子而不受责难，故《象传》言：“‘干父之蛊’，意承‘考’也。”张清子：“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继父之志者也。”“承其事”即继续干坏事；“承其意”即对父亲所干坏事有所认识反省而加以纠正。父虽未纠正即死，而子仍能继其父志完成去蛊向善工作，故“有子，考无咎”即谓子能成就先业，克尽前愆，故父可以无咎。

“厉，终吉。”初六以阴柔而居阳刚之位，又不得四应，是以柔弱之质，独担艰巨之任，未免是冒险，故曰“厉”。但其终能“干父之蛊”，而未失败，故“终吉”。

胡炳文：“爻辞有以时位言者，有以才质言者。如蛊初六以阴在下，所应又柔，才不足以治蛊。以时言之，则为蛊之初，蛊犹未深，事犹易济，故其占为有子，故其考可无咎矣。然谓之蛊，则已危厉，不可以蛊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则终吉。”

(二)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二，是指蛊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干母之蛊，不可贞。”俞琰：“初言‘考’，二言‘母’（按：不称妣），父歿而母存也。蛊二以刚中与六五为应，六五阴位在上，故为母。有子干母蛊之象。”俞樾：“贞者，事之干也。”“贞”在《易》有“干”义。然《师·彖传》：“贞，正也。”正即纠正。蛊以“巽而止”为义，则刚“不可贞”也。因老母还在堂，儿子整顿治理母亲造成蛊坏之事，就不能太刚强固执，若太刚强，未免难人而伤恩，其害不小。苏轼：“阴之为事，安无事而恶有为，是以为蛊之深而干之尤难者。正心则伤爱，不正则伤义，以是为之难也。二以阳居阴，有刚之实，而无用刚之迹，可以免矣。”干母之蛊为什么“不可贞”？蒋悌生：“九二以阳刚而承六五之阴柔，有母子之象，但戒以不可贞，则与干父小异，然以巽顺而得中道，亦善干蛊者也。”故《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所谓“得中道”，即不采刚

强方式或操之过急，只屈己下意，巽顺以承，使其身正而蛊治。

(三)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是指蛊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王申子：“言父不言考，则父在也。父在而子干其蛊，非刚固不可，然过刚亦不可也。”过于刚猛，容易伤害父子感情，松弛缓怠又不足以进行纠正。九三以刚居刚，处下卦之上，与上为敌应，有过刚之嫌，但蛊坏之事，无刚则不能纠正，子以刚猛纠父蛊，伤害父子感情，过刚不中，故“小有悔”也。朱熹：虽小有悔，但“巽体得正，故无大咎”。巽，顺也。即顺其干蛊之道，而以刚制刚，且为父干蛊，并非私意，最终也不称什么过错，此即“得正”。故《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 三、蛊卦的外卦——艮

(一)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四，是指蛊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裕父之蛊。”蛊卦以干先人之蛊为义，初、二、三、五皆称干蛊，惟四而称裕蛊。何谓“裕”？来知德：“裕，宽裕也。强以立事为干，怠而委事为裕，裕正干之反也。”当父蛊之时，子应立志干蛊，而六四则采宽裕立场。刘弥邵：“弊而裕之，弊益甚矣。六四体艮之止（按：艮，止也），而爻位俱柔，夫‘贞固足以干事’，今止者怠，柔则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蛊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蛊耶？”六四，与初无应，与五相比，以阴比阴而不相得，其柔弱且怠，不能有为。因此，其所采取宽裕的立场不但不能纠正父蛊，而且会使之蛊上加蛊。故《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往，“持是以往也。持是以往的结果，不仅‘未得’纠正父蛊，而且‘见吝’”。

(二)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六五，是指蛊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幹父之蛊，用誉。”用，以也。即言儿子整治父蛊而得荣誉。干父之蛊，并非易事，六四失之缓，九三失之急，缓与急，均致败之由。二多誉，五多功。六五以柔居尊，下应九二。九二以刚中之才，而居巽体，以承顺乎五。刚柔相济，无过与不及，用之以治父蛊，可得闻誉。《象传》于九二言“得中道也”，于六五，言“承以德也”。承者承顺也，巽体居下，故曰承。九二承顺以刚中之德而“干父之蛊”，因得闻誉也。

(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是指蛊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高尚其事。”蛊卦一至五皆干蛊，六五“用誉”，治蛊之事已完成，所以上九不言蛊，而言“高尚其事”。上九为蛊卦之终，蛊坏之事既已得治。荀爽：“年老事终，不当其位，体艮为止，故不事王侯。”以在野之身，逍遥事外，以终天年。惠栋：“此爻应为亲老归养之义，‘不事王侯’即《王制》所谓‘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是也。洁白承欢，晨昏不去，事之高尚，莫过于此，曾子、闵子足以当之。”程颐：“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力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故《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所谓“志可则”者，进退合道者也。

#### 四、总论

蛊卦以治蛊为义。张善文：“蛊卦的大义，主于除弊治乱。卦辞既指明此时利于涉难，至为亨通的前景，又用‘先甲’、‘后甲’喻示监前戒后、谨始慎终的‘治蛊’之道。蛊乃积久而成，各爻所示，均是提出在特定条件下治蛊的可行之道；至于整治弊乱的根本措施，

《大象传》从‘救世’的角度阐发‘振民育德’之义，似属古人汲取历史和现实的教训而总结出的一条‘政治理论’。”惟“器久不用而虫生之”，积时之久，甚至延续一代两代。徐志锐：“天下政事现已蛊坏，后人当治前人之蛊，而治蛊非阳刚不能有为，而尤以刚柔适中为最得宜。”

蛊卦六爻，初六居刚用柔，治父遗蛊，“考无咎”，正也。九二居柔用刚，治母之蛊，巽顺而“得中道”，反也。九三居刚用刚，治父之蛊，刚而顺道，得正无咎，合也。此为内卦由正、反而合之过程。六四居柔用柔，宽以治父蛊，“往未得”而见吝，正也。六五居刚用柔，治父之蛊，刚柔相济，以得中治蛊而得誉，反也。上九以刚居柔，治蛊完成，蛊外洁身自守而“志可则”，合也。此为外卦由正、反而合之过程。初六父亡，继父治蛊，此人遇蛊之始；迄六五治蛊完成，上九无蛊难而逍遥以终天年。此喻人之一生，蛊虽与生俱来，蛊难不绝，但终予整治而乐也。

## 第十九节 临卦

### 一、临卦的意义

临卦䷒的“临”，《说文》：“监临也。”监，临下也。连斗山：“临字当作来临之临解，《周礼》注：‘以尊降卑曰临。’故君之御曰临御，幸曰临幸，即吊亦曰临哭，皆以尊降卑之义。”程颐：“泽上有地则为临也。临者，临民临事，凡所临皆是，在卦取自上临下，临民之义。”《杂卦传》：“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谓临与观，有与求之义。以大临小，以上临下，其必有所与于小，有所与于下矣。是知临卦之义为临事临民。临事即处事。何以处事？何以临民？临卦卦义即在说明此一问题。”（1）

临卦继蛊卦而起。《序卦传》：“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项安世：“蛊不训事，物坏则万事起矣，事因坏而起。临不训大，大者，以上临下，以大临小。凡称临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释之。”所谓“物坏而万事起”，“物坏”即“蛊害”。朱熹：“蛊，坏极而有事。”蛊害即喻为“乱”。所谓“临者，皆大者之事”。韩康伯：“可大之业，由事而生，二阳方长而盛大，故为临也。为卦泽上有地，泽上之地岸也，与水相际，临近乎水，故为临。”“大事”即“大业”。而“大业”义，《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言临卦六五“大君之宜”，程颐：“不劳而治，以知临下者也。”故“大业”、大事，即为“治”。《序卦传》：“蛊，有事而后可大。”何楷：“因蛊之有事而后有临盛大，临所以次蛊也。”也就是说，蛊“乱”转而为临卦的“治”，这是“质变”。临卦之治，其治道为阳刚以上临下，然后“刚浸而长”，由下而上大有发展，故言“大”。程颐：“浸，渐也。”俞琰：“浸犹水之浸物，以渐而浸进也。”渐而浸进，即为“渐变”。故，临者大事也，由浸而大，乃临卦渐变发展之“量变”。“乱而治”是质变，“治而盛”是量变。乱与治，质变与量变为对立，此临卦之所以次蛊卦而起也。

临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临，元亨利贞。

卦辞：“临，元亨利贞。”

卦辞说明事之发展全过程：“始之善，行之通，变之宜，而成之正也。”此四德与乾卦同。《彖》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大亨释元亨，以正释贞。此天道，即“——二——”三段论，即“对立统一律”，故曰“大亨以正”。

《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大亨以正”的具体表现有三义：（1）“刚浸而长”，复卦䷗的一阳



上升至临卦䷒的二阳上升，故“刚浸而长”也。(2)“说而顺”，临卦上坤下兑，兑为悦，坤为顺，是下以喜悦而上进，上以柔顺而下应，是上下亲近而顺从，故言“说而顺”也。(3)“刚中而应”，刚中，指临卦下体的九二；而应，指上体的六五。二、五应，故刚柔相应相和而得中。综而言之，临，即治道，即天道也。

(二) 临，八月有凶。

卦辞：“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八月”，是按照辟卦以阴阳消长之数计算的。汉代孟喜之卦气图以十二卦为消息卦，京房以消息卦为辟卦。辟，君也；十二卦为辟，余卦为臣。按辟卦，以十一月为子月，一阳始生而成复䷗；十二月为丑月，二阳生而成临䷒；正月为寅月，三阳生而成泰䷊；二月为卯月，四阳生而成大壮䷡；三月为辰月，五阳生而成夬䷪；四月为巳月，六阳生而成乾䷀。因阳到此告终，故曰阳终于巳。阳终阴就生了，这是“突变”。五月为午月，一阴生而成姤䷫；六月为未月，二阴生而成遁䷗；七月为申月，三阴生而否䷋；八月为酉月，四阴生而成观䷓；九月为戌月，五阴生而成剥䷖；十月为亥月，六阴生而为坤䷁，阴即此告终，故曰阴终于亥，再转为阳，此又为“突变”。夏朝以寅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在文王演卦之时，商朝未灭，故用商历，以五月为正月，由丑到申为八个月，申月为否卦，故曰“八月凶”。孔疏：“临为建丑之月，从建丑至于七月建申之时，三阴既盛，三阳方退，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但王弼的注解未言建丑，是其不用辟卦，他只说“八月阳消而阴长”。阳长之卦从一阳始到六阳止，代起的是阴长之卦，二阳临卦为阳刚长，二阴的阴长便是遁卦。从子月一阳始生“刚浸而长”到未月阳消而成遁，正是八个月，而遁䷗与临䷒两卦恰恰是一正一反。“至于八月有凶”。因遁卦所指正是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遁虽无凶，但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必然是凶，

这道理也是可以说通的。而卦辞所谓“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临，元亨利贞”。这是指临卦本意为“大亨以正”，但接着提出“至于八月有凶”。那就是说，临卦的“大亨以正”，不是永恒的，到了“八月”，就要转变为“凶”。也就是要由阳长变为阴长，由“君子道长”变为“小人道长”了。这是“突变”。“阳长阴消，阴长阳消”，是天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是人道。“‘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亦即言：“临卦是阳长，遁卦是阳消。”八月是阴长的时候，阴长则阳消。由今之阳长以推未来的阴长，则阳不久便会由长而消了。故曰：“消不久也。”阳治，阴乱。阳安，阴危。治而乱，安而危，此即天道运行的法则。

二、（三）临，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泽上有地”，系因临卦下兑上坤，坤为地，兑为泽。荀爽：“泽卑地高，岸与水高下相临，有地与水亲之象。”“君子”观临卦“泽上有地”的卦象而效法之。君临于民，应如泽水与地尽其临下相亲之义。傅隶朴：“如亲民之君，非徒与民共休戚，还当教民以礼义，使民悦从；不止使人民悦从于一时，还要使人民承恒悦从。故曰：‘以教思无穷’。”徐芹庭：“教者劳来匡直也。思者教之至诚恻坦，出于心思也。容民者皆在统驭之中也。保民者皆得其所也。无穷与兑泽同其深渊。无疆，共坤土齐为博大，皆临民之事也。”地是容水的，也是范围水的，君主亲民，于教之外，还要养民如地之容纳水，还要保民如岸之蓄水。尽其一切力量，无有止境，故曰：“容保民无疆。”

## 二、临卦的内卦——兑

（一）初九：咸临，贞吉。初九，是指临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咸临。”咸，虞翻：“感也。”惠士奇：“无心之感为咸。”金景芳：“咸字是古感字。……《易》下经之咸卦，那个咸也是感。后人解咸为无心之感，恐怕是望文生义。古感字本无心，心是后加的。咸临就是感临，初与四应，感应，称感临。初九得位居正，故曰贞吉。”九与四应，而且感应甚速。俞樾：“按《杂卦传》曰：‘咸，速也。’临卦二阳既长（按：‘刚浸而长’），则有沛然莫御之势，故初九、九二两爻并曰‘咸临’，言临之速也。”

“贞吉。”初与四应，初九是正位，六四也是正位，以正相感，以正相应，阴阳皆以正感通，故为贞吉。徐志锐：“凡言‘贞吉’则包含三义：有指爻位既正而且吉；有指爻位得正才得吉；有指贞固自守不可轻举妄动才得吉。此爻的‘贞吉’是以刚居阳位既得位而且吉。”故《象》言：“‘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二）九二：咸临；吉，无不利。九二，是指临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咸临。”临卦二阳，初与四，二与五皆阴阳感通，故为咸临之象。

《象传》：“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初九、九二皆咸临，但初九是“贞吉”，九二则不言“贞”。初九在“吉”外无“无不利”语。而九二则加“无不利”并“未顺命”，此何故？傅隶朴：（1）初九得位居正，故曰“贞吉”。“九二以刚德而居阴位，六五以柔德而居阳位，都非正位之故。但两爻都失位，却都居中，感应得中，故仍言吉。”因失位，故非“贞吉”也。（2）无不利即可能不利（按：程颐：“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将然，于所施为，无所不利也。”）。因刚二为臣位，君以柔感臣，臣以刚应君，未免有不顺命之嫌，臣不顺命便不利。其所以无不利者，因为刚是明正之德，柔是阴邪之德，如以柔应柔，将是逢君之恶，今九二以刚应柔，显系不失刚中之德。孔子答子路事君之道：“勿欺也，而犯

之。”正是此爻的命意。君有诤臣，自无不利，故“吉”外加“无不利”。

(三)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三，是指临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甘临。”甘，《说文》：“甘，美也。从口含一。”王弼：“币重而言甘，诱我也。”故甘是美言，是诱惑的手段。兑为悦，为口，甘之象也。二刚浸长而最临近于六三，六三以美言取悦二刚，即悦媚临物，是谓“甘临”。

“无攸利。”无所利也。六三见阳刚浸长，势不可遏，故以美言诱阻；但六三以柔乘刚，与上无应，《象》曰：“位不当也。”这个位置是无法阻挡刚势浸长的，即使诱阻，亦“无所利”。

“既忧之，无咎。”既，犹“若”也。成蓉镜：“若即或然之辞也。”何楷：“若能以刚进之不可遏为忧，变其媚态敛藏退避，以峻刚之上进，则可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虞翻：“言三失位无应，故忧之。动而成泰，故咎不可长也。”动而成泰：即六三因不当位，假若六三敛藏退避，则阳刚上进，亦即临卦䷒第三爻为坤，若坤爻退避变而为乾爻，则临卦䷒即成泰卦䷊了。惠栋亦言：“‘忧之’，动而成泰，故‘咎不长也’。”是言大势不可逆，不逆则泰而无咎。

### 三、临卦的外卦——坤䷁

(一) 六四：至临，无咎。

六四，是指临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至临。”至，有两种解释，一谓“至”，下也。虞翻：“至，下也。”惠栋：“从高下至地为至。从一，一，地也。四得位应初。初，地也。故曰‘至临’。”“至临”即是说六四下至初九以相应，故为相临近。一谓“至”，顺也。刘百闵：“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乾以

健为大，坤以顺为至。临卦下兑上坤，以说（悦）而顺为义。四居坤首，柔居正位，下与初应，刚柔感通，如向斯应，是以至顺之道临民也。”两种解释，均同义。

“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徐志锐：“六四以柔居阴位是得位不需要变。”刘百闵：“四虽多惧，以至顺临民，故无咎。”

（二）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六五，是指临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知临，大君之宜。”知，音智。《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聪明睿知，即大智。荀爽：“五者，帝位。大君，谓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故曰知临，大君之宜也。”朱熹：“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故大君宜为大智之人。傅隶朴：“大智之人，是用人而不自用的，尤其是身为天子，所治之广，所临之众，岂一人耳目之智所能胜任，故大君之知，在能知人善任使，俾臣有其劳，君有其功。……身为天子者应当竭其知以临天下，不可役其才以临天下，故曰知临，大君之宜。”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九二处中，六五亦处中，刚浸而长，九二升九五，皆居中得中而又行中正之道，处事无不得宜。此乃“行中”之谓也，故吉。

（三）上六：敦临，吉，无咎。

上六，是指临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敦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敦，惇之借字，《说文》：惇，厚也。故敦即敦厚。艮卦上九叫敦艮，复卦六五叫敦复，与临卦上六敦临一样，都是敦厚。《系辞传》：“安上敦乎仁，故能爱。”《坤·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坤”，坤即顺也。是坤之义，即为顺为厚。上六居坤体之上，是敦厚之至者也。敦厚于临，吉而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志在

内”。尚秉和：“凡云‘志在内’，‘志在外’者，皆为应爻。”上六不应六三，但能敦厚其临，即因“志在内”，程颐：“应乎初与二也。志顺刚阳而敦笃，其吉可知也。”另一种解释是说，尚秉和：“阳息即至三，上稍止即有应，故曰敦临。敦与屯、与顿皆通，有止意，待意。言稍待即有应，故曰志在内，内谓三也。”所谓“阳息即至三”，乃从“刚浸而长”义，六三变九三而成泰，也就是临的九二上升九三，则上九与九三应。“因阳息即至三，有应也。易之道贵将来，将来有应，故吉。不然，内无应，何吉之有？”论者以尚秉和说为优。程颐：“六居临之终，而不取极义。临无过极，故止为厚义。”

#### 四、总论

临卦为辟卦之第二卦，辟卦有阳浸而长，阳长阴消之义，消义为灭，意谓临卦初、二两刚上长则四阴消灭也。但阳卦又以尊降卑、上临下。临民取义，临民须上下感应，故取义敦厚相应而非阳消阴。由于阳由上降下而临于阴，众阴和悦而应乎刚，相反相成而使阳刚大有发展。《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说明上临下必须奉行中道。张善文：“卦辞以‘至为亨通，利于守正’赞美‘监临’之道；又以‘至于八月有凶’为喻，发盛极必衰之诫，以期‘临人’者预防盈满。而且要求在下者当以刚美感应于上，在上者当以柔美施惠于下。《尚书·洪范》：‘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此即上下交而合乎中道之谓也。”

临卦六爻，初六与六四咸临，初六是无心于感而六四与它自然相感，志行正，贞吉，正也。九二应九五，是“刚中而应”，其咸之速，“吉，无不利”，反也。六三忧刚阻其上进，以口出美言取悦二刚，终忧而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处临之由正、反而合也。六四下与初应为至临，刚柔感通，正也。六五与二应，知人善任为知临，吉，反也。上六敦厚其临为敦临，吉而无咎，合也。此外卦三爻处

临之由正、反而合也。其六爻皆体现阳长而阴不消，互相感应以相与，合二而一，其非以辟阳长阴消取义，显而易见也。

## 第二十章 观卦

### 一、观卦的意义

观卦䷓的“观”，谛视也。谛，审也，谛视即审视。故《穀梁传·隐公五年》：“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与视不同义。朱熹：“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如观卦九五居上，而四阴仰之，此下观视于上；九五观民，此上观示于下也。以上观示于下，以下观视于上，皆观也。程颐：“凡观视于物为观（音 guān），为观于下则为观（音 guàn），如楼观谓之观者，为观于下也。人君上观天道，下观民俗，则为观。修德行政，为民瞻仰，则为观。”

观卦继临卦而起。《序卦传》：“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杂卦传》：“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临与观皆四阴二阳，但意义不同。临䷒，《彖》曰“刚浸而长”，为君主以上临下“教思无穷”，有施与于民众。临不训大，但以尊降卑，以上临下，然后“刚浸而长”，众阴相随，乃“大亨以正”，此即临之大也。临之大，物象也，以物象示人，“大”犹“一”。物大然后可观，《诗经·小雅·采芣》郑笺：“观，多也。”程颐：观卦“二阳在上，四阴在下，阳刚居尊，为群下所观”。以“群下”观上，故“观，多也”。临为大为一，观为多，一与多为对立，此所以观次临而起也。

观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神观。

观卦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盥，《释文》马云：“进爵灌地以降神也。”是以盥为灌。盥，祭祀之前洗手，以示诚敬。

灌，洗手之后，以酒灌菁茅上，举火焚之，此为降神之礼。荐，进献也，即献饌。孚，信也。颙，虞翻：“有威容貌。”蔡渊：“仰望也。”观卦九五，君主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王弼：“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荐也’。”这就是说，宗庙祭典乃国家立国精神的表征，是很隆重的大事。首先要洗手，以显示其诚敬，然后献奉酒食以祭，祈求降神，以保国泰民安。“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在祭典之中，不待奉献祭品，以下观上，见其至盛之礼，特别是君主中心之孚及其诚敬的威仪，就能使万民信服而受其感化。但是，倘若君主举止态度不庄重严肃，盥荐简略，则不足观也。盖当盥礼之始，主祭者专一诚敬之心在神，最为虔诚盥之后荐，俎豆繁多，主祭者不免分心，故其专一诚敬即不如盥礼之时。故子曰：“谛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谛，谛祭也。《周礼》：“五岁一谛。”夏商之礼，夏祭曰谛。此谓盥荐之礼，当慎终如始，不可始敬终慢。

《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四时，春夏秋冬也。忒，差忒，错乱也。神道，神明之道也。《周易》疏：“神道者，微妙无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见，不知所以然而然，谓之神道。”俗亦以为神之代辞。神，一般宗教，均以教派之主宰者谓之神，如基督教之上帝，佛教之如来，回教之穆罕默德。易之神似无此意。如前引王弼：“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是则以宗庙所祭之神归属王道。王道，王者之正道也。《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则王道非神之主宰。故本卦“神道”，蔡渊：“神者，即《大传》神易之神也。在天则阴阳不测。”是神道即上天阴阳变化之道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即言上天的阴阳变化，犹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转，没有丝毫的错乱。天道不言，而以其毫无错乱这一事实使人信服，故“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



## （二）大观在上，下观而化。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观卦乃临卦的倒转，二阳在上，四阴在下，在辟卦中是阴长阳消之卦。“大观在上”：大指二阳，阳为大，阴为小，二阳在上，故言“大观在上”。项安世：“观，四阴方盛，以二阳为大。大壮，二阴在上，以四阳为大。不论其多寡上下，而论其德也。”以卦体言，观卦下坤上巽，“顺而巽”。《说卦传》：“坤，顺也。巽为进退。”顺者，无所乖也。是观卦二阳在上，四柔需顺从其形势以为进退。以九五言：“中正以观天下。”九五为尊位，以刚居刚，有中正之德，为天下人所观视。《尔雅·释言》：“观，示也。”有观示于臣民也。由于九五居中得正，以中正之德观示于天下，君正臣不敢不正，君正万民亦不得不服。是亦下观视于上，“下观而化”也。

## （三）上下观而“风行地上”。

《彖》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徐志锐：“省，省视，犹如视察。方，方域，犹如说各地区。”程颐：“风行地上，周及庶物，为由历周览之象也。”观卦上巽下坤，《说卦传》：“巽为风。坤为地。”“风行地上”，风是行而不停的，故不言风在地上。风行地上，则无物不被触及。先王观此象而效法之，亲自到各地区去观察民隐及风土人情，如风之行于地上，无微不至，然后根据观视结果，针对时需，拟定并宣布教化。程颐：“如奢则约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是也。”此观民设教，上观示于下也。但《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谓“以神道设教”，即圣人因观视天道阴阳变化而知春夏秋冬四时不忒的事实，乃法神道并观民需求，以设置政教，天下的人民便会以下视上，服膺圣人如同服膺于神道。此以神道观民，上观示于下也，民因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是下观视于上也。上下观则“风行地上”矣。

## 二、观卦的内卦——坤☷

(一)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六，是指观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胡炳文：“观以远近为义。”观卦既然为上观示于下，下观视于上，而卦的主位在九五，是九五观示于下，四柔又观视于九五。“童观”：童，稚也。初六以阴柔而失位处下，故为童；距九五最远，不能观五中正之德，犹童子之识见浅短，不能及远也，故为童观。程颐：“六以阴柔之质，居远于阳，是以观见者浅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观。阳刚中正在上，圣贤之君也。近之则见其道德之盛，所观深远。初乃远之，所见不明，如童蒙之观也。小人，下民也，所见昏浅，不能识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谓之过咎，若君子而如是，则可鄙吝也。”《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小人之于圣人的昭示，视而不见，聪而不闚，正如童稚小儿之观视，即童观也。

(二) 六二：闚观，利女贞。

六二，是指观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闚观，利女贞。”闚，同窥。《方言》：“闚，视也。凡相窃视，南楚之谓闚。”六二阴为女。上互艮，艮为门阙今变坎。坎错离，离为目。变坎为隐伏。闚女近门，故有闚观之象。

“利女贞。”程颐：“二应于五，观于五也。五，刚阳中正之道，非二阴暗柔弱所能观见也。故但如窥觐之观耳。窥觐之观，虽少见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见刚阳中正之道，则利如女子之贞。虽见之不能甚明，而能顺从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为贞也。二既不能明见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顺从，则不失中正，乃为利也。”窥观虽所见不大，较一无所见之童观已略胜一筹。

《象》曰：“‘闚观女贞’，亦可丑也。”闚观，是所见者小，见树而不见林，利女贞，但非丈夫之所可为。尚秉和：“丑谓不庄。”

在古代，女子窥视，即不庄重体面，是羞丑的行为。

(三) 六三：观我生，进退。

六三，是指观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观我生，进退。”我，指六三。朱熹：“我生，我之所行也。”生，死之对也。《孟子》：“生，亦我所欲也。”是即“我生”。人自离开母体，即入于生的过程，生是我所欲，所追求。生的过程，谓之生命。过程未尽之象，就是“存”，亦即“生存”或“存在”。为生存，必须秉持生命的向上力而勇往迈“进”。但在生命过程中，有“进”必有“退”。退即向上力受阻而必须退却。孔颖达：“三居下体之极，是有可进之时，又居上体之下，复是可退之地。远则不为童观，近则未为观国，居在进退之处，可以自观。时可则进，时不可则退，故曰观我生进退也。”进即发扬，退即收敛。发扬是辟，收盈是阖。“一辟一阖谓之变”。从我生、群体生到宇宙生，都是从一现象而为另一现象所代替的过程，即进而退，退而进。因这种继续不断的变化，为“生生不息”。《系辞传》：“生生之谓易。”孔颖达：“易者，新新相续，生生不停也。”程颐：“三居非其位，处顺之极，能顺时以进退者也。……所以处虽非正，而未至失道也。”故《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 三、观卦的外卦——巽䷸

(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六四，是指观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光，光辉也。“国之光”，高亨：“国之光，国家政绩风俗等之光辉。”利用，即利于也。观卦以上观示于下，下观视于上为义。五为王，六四以柔居阴，位得正，最近五，因能观视九五中正治国之光辉。何以不言王之光，而言国之光？傅隶朴：“因为人君之德不在一身，必须照耀邦国，故《书》称尧德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六四下不应初，是不植党营私之征。《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像这样的大臣，既能上视九五治国之光，并承顺上意，以表忠诚。在上者自宜以上宾之礼相待。姚配中：“尚，上也。”尚秉和：“尚宾者，言宾于上也。”亦即言“六四利用宾于王”。刘定之：“九五大君，观己所为以仪型天下。初居阳而去五远，所观不明如童子。二居阴而距五远，所观不明如女子。唯四得正而去五近，所观最明，故曰观光宾王。盖诸爻皆就五取义也。”

(二)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是指观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此“观我生”，与六三“观我生”不同义。六三“观我生”之“生”，乃六三“自我”之“生”。而九五之“观我生”，其“我”固指九五，但其“生”则已非仅指九五“自我”之“生”。因《象》曰：“‘观我生’，观民也。”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艮为君；其下卦为坤，虞翻：“坤为民。”故九五以一国之君，身系国家安危与人民祸福，其“观我生”中“生”字的意义，已非单纯自我之“生”，而系自我之“生”与国家人民之“生”合一。自我的或生或存由众民向背而定，民心所向则君存，民心所背则君亡也。孔颖达：“九五居尊，为观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观，而教化善，则天下有君子之风；教化不善，则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观民以察我道，有君子之风著，则无咎也。”

(三)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系指观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观其生。”徐志锐：“其字仍指九五。因上九居九五之上，于二阳将消之时，上九与九五同命运共患难，其生存全赖于九五。九五一变而成剥(䷖)，五阴剥一阳，阳道消。因上九的命运全赖于九五，所强调‘观其生’。《周易折中》按语曾说明：‘上九“观其

生”，似只是承九五之义而终言之尔。盖九五正当君位，故曰“我”。上非君位，但以君道论之，故曰“其”。由此可知“观其生”即指上六观九五的生死存亡，九五生则己生，九五亡则己亡。”《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王弼：“‘观其生’，为人所观也。”李光地：“志未平言心未敢自安也。”平作安字解。因上九存亡系于九五，唇亡齿寒，其心志又何以能安？唯上九以阳刚居观之极，虽在观示之上，然不得其位，不任其事，无观示之责，故君子无咎。

#### 四、总论

观卦卦义，为“临事”、“临民”。这是传统的解释。如就全卦卦义研究，用现代语言表示，“观”义应释为“传播”或“沟通”。如朱熹定义：“观者，有以示人而为所仰也。”其谓“示人”，即“传播”与“沟通”也。“观”有“观示于下”，如观卦“九五观民”即“上观示于下也”。此“示”字的特定意义，即在上位者示民以信息，如今之“政令宣传”亦有“观视于下”之意。又有“观视于上”，此一“观视”，如观卦四阴仰观九五，即在下位者观视上之德行政绩，众民观上而知所向背，以现代语言说，此即沟通或“民意反映”。综此“观视于下”与“观视于上”，即今大众传播工具职司所在也。古人虽无现代“大众传播”概念，但就六卦陈述事实而言，张善文：“卦辞取观仰祭祀为喻，说明观毕初始的盛礼，即使不观其后的细节，心中的‘信敬’之情已经油然而生。此中的喻义，实即阐发‘观仰’美盛事物可以感化人心的道理。”此即“大众传播”的道理。所言“观卦揭示的‘观仰’作用，除了强调‘上’者的美德感化于下之外，还体现了观‘民风’可以正‘君道’的思想，这从五、上两爻‘观民’自省、其志‘未平’的义理中不难看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此“风”，风行地上，无所不及，即现代上下沟通，政令宣传及“舆论监督”之意也。是知，

观卦应为中国最早“大众传播”理论之源头。观卦六爻，初六远五，不见中正之德，识见浅短如童子，是谓“童观”，无咎，正也。六二窥观，虽见不能甚明，能顺从，利女贞，无咎，反也。六三居下之上，接近上卦，能观仰美德以自省察，顺时进退，未失其道，合也。此内卦三爻处观之由正、反而合也。六四亲比九五，犹如亲临观光于“王朝”的盛治，获“作宾于王”之利，为尽见“大观”的象征，正也。九五刚正居尊位，主于自上观下，观民以察民情，君子无咎，反也。上九“观其生”，志未平，但以无观示之责，无咎，合也。此外卦三爻处观之由正、反而合也。《周易折中》引《朱子语类》：“观六爻，一爻胜似一爻，岂所居之位愈高则所见愈大耶？曰：上二爻（二阳）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据之位愈近，则所见愈亲切的意思。”此谓传播者与受播者距离愈远，其传播信息对受播者沟通效果愈微，由观卦四阴爻辞审视，则又可见古之所谓“观”之功能。九五、上九皆上观下，其意有别，因其为自观与观民，上而观天道，下而观民俗，其信息来源，非只直接沟通一端而已，而所以重视上下沟通，则在阐明“对立统一”、“合二而一”之道也。

## 第二十一节 噬嗑卦

### 一、噬嗑卦的意义

卦名“噬嗑”，噬，啮也，即用牙咬物。嗑，合也，合口为嗑。噬嗑，即以齿咬物合口咀嚼。傅隶朴：“本卦乃取象于卦形䷔：初九像下颚，上九像上颚，六二、六三、六五像牙齿，九四像中间作梗之物。上颚下颚合则为口，因中有九四作梗，口便无法合拢。要合拢就得用上下齿咬破九四。故名为‘噬嗑’。”金景芳：“噬嗑卦离

上震下，火雷噬嗑，如果把第四爻变为阴爻，就变成震下艮上，山雷颐。颐之上爻是阳爻，初爻也是阳爻，中间是四个阴爻，阳实阴虚，这叫颐，颐也就是人的嘴。颐卦上下实，中间虚，而且上边为艮止，下边为震动，上不动下动，所以其象为颐。”而就卦义言，噬，《说文》：“啗也。”“啗，食也。”故噬之义为食。嗑同盍，《尔雅·释诂》：“盍，合也。”又为阖。因嘴有梗，故噬嗑之义为食而梗。

噬嗑卦继观卦而起。《序卦传》：“可观而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朱熹：“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上有可以受人观仰而后上下有所融合。噬嗑，《杂卦传》：“噬嗑，食也。”《彖传》：“颐中有物曰噬嗑。”《序卦传》：“嗑者，合也。”颐中有食物口难合，噬之而后合，所以观有上下沟通而合。噬以去梗而上下合，其为对立者一。观，程颐：“人君上观天道，下观民俗，则为观。修德行政，为民瞻仰，则为观。”而噬嗑，崔憬：“物在颐中，隔其上下，因嗑而合，乃得其享焉。以喻人于上下之间，有乱群者，当用刑去之，故言利用狱。”“观”以修德施教化而上下亨；“噬嗑”以施刑狱而上下亨。其为对立者二。噬嗑卦与观卦对立，此所以噬嗑卦次观卦而起也。

噬嗑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噬嗑，亨。利用狱。

卦辞：“噬嗑，亨。利用狱。”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前已言及，噬嗑卦取象以齿咬物为噬，合口为嗑，噬嗑即以齿咬物合口咀嚼，故称“颐中有物”。颐，腮也。即“腮中有物”。卦辞言“噬嗑，亨”。《彖传》言“噬嗑而亨”，添一而字。俞琰：“添一而字，盖谓噬而嗑之则亨，不噬则不嗑，不嗑不亨也。”口中有物间隔着牙齿使口不能合，是因物作梗，而使上下不得通。“噬而嗑之”，去掉作梗之物，口中无物上下

相合自然通。此句解释了卦辞的“亨”。而“噬嗑，亨”是以比喻司法刑狱除暴安良必要性而言的。傅隶朴：“国家社会政治秩序之不安，正如口之上下不能合，是有物作梗，国家社会之不安，也必是有人在作祟，要口合，就得咬除中间之梗；要国家社会秩序安宁，政治运作通畅，就必须除暴安良。”

(二) 噬嗑而亨，威照并用。

《彖》曰：“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噬嗑而亨。”因口中有物作梗，口之上下颚不通，啗去口中作梗之物，口便通矣。“刚柔分”：因三阴三阳卦以泰否卦为本，噬嗑卦则以否卦为本。虞氏：“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刚柔分也。”否卦卦象为䷋，三阴三阳，刚柔分明。而否卦之九五与初六相互换位，始成噬嗑卦，而噬嗑卦则不仅刚柔不分，且有九四作梗矣。故言“刚柔分”乃就其卦源而言。噬嗑卦震下离上，震义为动，离义为明，动在离下，是动必以明，故曰：“刚柔分，动而明。”王弼：“刚柔分动，不溷乃明。”溷，豕所居也。刚柔相分，不居豕所，则动而明，“噬嗑而亨”矣。“雷电合而章。”噬嗑卦下震上离，震，动也，又为雷。离，明也，又为电。雷电则有声威，离电则能明察事理。“雷电合而章”：章，彰也。雷电相合，声威与明察并用，则一切是非曲直皆彰明矣。《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勅，《释文》引《字林》作勅，正也，理也。是谓先王观噬嗑的卦象而效法之，听断以理以正，明示刑罚。以电之明察罪行，则民莫敢不服法，以雷之声威行法，则民不敢不畏法，守法畏法，则刚柔分，动而明，梗去噬嗑亨矣。

(三) 柔得中而上行，利于主持狱政。

《彖》曰：“噬嗑而亨……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不主狱也。”



“柔得中而上行。”前言噬嗑卦以否卦为本。否卦卦象为䷋，其初柔上居于五，乾五下居于初位，变而为噬嗑卦䷔，是即初柔之上行而得中。初六以阴柔本居下，现上行而居至尊之位，又以柔居阳位，是“位不当”。但处理刑狱，过刚则近于残暴，过柔则近于姑息，而以得其中之为贵。六五以阴柔而进居刚位，有不自安于柔弱，而有力求上进之心，故曰：“柔得中而上行。”上行即上进。因其有此得中而上行之志，故虽以阴居阳，于位不当，仍宜于主持司法与狱政，故曰“利用狱也”。用，于也。“利用狱”即“利于狱”，利于主持狱政。

## 二、噬嗑卦的内卦——震䷲

(一)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初九，是指噬嗑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履校灭趾。”履，古本作履。履作名词解为鞋类，作动词解为践踏。虞翻：“履，贯趾足也。”校，《说文》：“木囚也。”为囚人刑具之通名，或施于足，谓之桎；或施于项，谓之枷；或施于手，谓之梏。统名为校，此校即桎。傅隶朴：“五刑中无校刑，故履校为最轻之刑也。”灭趾，干宝：“灭，没也。言履校于足而遮没其趾，非伤灭其趾之谓也。”尚秉和：“灭趾有类于刖刑，初犯罪。”“履校”即将桎加于足上，因桎加于足上遮没了足趾，故曰“履校灭趾”。《易》卦卦象于人身，凡初爻称履，称趾，称足。三、四、五中爻为坎，九家说卦，坎为桎梏，故为校。初九在最下，以人身而言则为趾，以治罪而言则又为初犯的罪人。因是初犯的罪人，所以罪小而用轻刑。

“无咎。”噬嗑卦下卦震，震，惧也。《系辞传》：“震无咎者存乎悔。”能震则无咎也。《系辞传》：“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

曰：‘屨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象》曰：“‘屨校灭趾’，不行也。”“屨校”有二义：一为加刑；一为制止行动。行动被制止，即不行。“不行”有“不再犯”意。初犯者既屨校灭趾，自然不会再犯，故曰：“不行也。”

(二)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六二，是指噬嗑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噬肤灭鼻。”肤，《广雅·释器》：“肉也。”凡肉皆称肤。二、三、四中爻为艮，侯果：“为鼻。”易学象数家：本爻变阳，成兑。兑为口，有噬之象。噬嗑卦以食而梗，因噬去梗而合为义，以喻人事，则人与人之间，辄有不理性之恶行发生，如梗之在口，而使人與人双方关系如口之上下，颚相隔阻，不能亨通，故需施刑而后通。而在六爻，则以噬嗑去梗之难易以喻以刑去恶之难易。六二“噬肤灭鼻”，金景芳：“六二是用刑的人，柔顺中正。肤是肉，咬到了肉；朱熹说肉之柔脆者曰肤，很像猪肚下面的肉，容易咬。灭鼻，咬得深入，把鼻子都没进去了。无咎，六二居中得正，终能治服有罪的人，故无咎。”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傅隶朴：“乘刚乃对初九言。六二施刑的对象是初九。初九以阳居阳，既不应四，又不承二，是秉性强梁者。”六二办案，知初九虽属强梁，以其初犯，断以“屨校灭趾”。尚秉和：“刑之轻者，皆冀其所惩于后也。”而主刑者办初犯案，亦易犹“噬肤灭鼻”也。

(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是指噬嗑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噬腊肉，遇毒。”腊，本作昔，《说文》：“昔，干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腊肉坚硬难噬。胡炳文：“肉因六柔取象。腊因三刚取象。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肤之柔。六三柔居刚，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刚，比之二难矣。”毒，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多

眚，故为毒。来知德：“毒者，腊肉之陈久太肥者也。《说文》云：‘毒者，厚也。’味厚者为毒。”王弼：“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六三居下体之上，也是执法者。但他以柔居刚，其位不当；与上九为应，上为罪大恶极之人，又为不正之应。不中不正，子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斯用刑，民必不服。岂唯不服，怨毒以生。亦犹噬嗑腊肉，不仅干硬难以咬入，而且反为其厚毒所伤。所谓毒伤，即言受刑者不知惩戒，仍积恶不悛也。故《象》曰：“‘遇毒’，位不当也。”不过，六三虽以柔居刚，其位不当，故“小吝”，但因处震体，震惧致福，故“无咎”。

### 三、噬嗑卦的外卦——离三

(一)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九四，是指噬嗑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噬干肺，得金矢。”肺，肉之带骨者，与截通。离艮皆为火，坎肉居中，故曰“干肺”。金矢，《周礼·大司寇》：禁民讼，入束矢；禁民狱，入钧金。矢取其直，不直者入束矢。金能见情，无情者入钧金。束矢，是十支箭。狱讼入钧金束矢而后听之。噬嗑卦二、三、四、五诸爻皆喻主刑者。九三以不当位而办案，如噬干腊肉，不但难噬，反遇其毒伤。九四亦以不当位而办案，其所遇困难，更甚于六三。因六三所噬者为干腊肉，而九四所噬者为带骨的干腊肉，干腊肉已经难噬，带骨的干腊肉，其噬之难，更倍增于六三。此喻办案对象六三面对者虽已积恶不悛，但犹不如九四面对者，傅隶朴：乃“有势有力的犯官”。所幸九四以阳刚居柔，即柔而用刚，朱熹因而赞其得用刑之道。爻辞谓：“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金，刚也。矢，直也。艰，艰难。贞，坚持不懈。这就是说，九四只要秉持刚直、坚持不屈的志节，不避艰难的去办案，必能以金矢刺干肺，而将滔天恶犯绳之以法，才能去梗而合之以得吉。朱熹：九四

得用刑之道，“言所噬愈坚，而得听讼之宜也。然必利于艰难正固，则吉”。

(二)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六五，是指噬嗑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噬干肉。”六二称“噬肤”，肤，肉也。六三称“噬腊肉”，腊，干肉也。九四称“噬干肺”，干肺，为带骨的干腊肉，今六五称“噬干肉”，应与六三同，而朱熹注：“噬干肉，难于肤，而易于腊肉者。”其义仍为“与六三同”。

“得黄金。”黄，中色。金，刚物。刘百闵：“金能照物见情，五处离体之正，离为明，其于明罚敕法有得黄金之象。”

“贞厉，无咎。”即谓：六五以阴居阳，也是处不当位，以柔乘刚，刑难服人。但六五居尊，又处离体之正，离为明，其于明罚敕法，有噬干肉易噬之象。因恐其柔顺而不断也，故必如“得黄金”；秉持金刚志节，行不失中，乘刚克坚，如噬干肉而合，则虽居非其位，就贞正来讲是危厉的，但公正无私，惕惧谨慎以为之，使刑罚当而民服，乃得无咎而吉。故《象》曰：六五“‘贞厉无咎’，得当也。”

(三) 上九：何校灭耳，凶。

上九，是指噬嗑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何校灭耳。”何，本作荷。荷、何，古今字。徐芹庭：“何者，负也。”王肃：“何，担也。”校，木囚也，施于项，谓之枷。灭，没也。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耳。噬嗑卦以明罚敕法为义。上九以阳刚而又居非其位，卦之极又在五外，是无地位之人。因阳刚居上，自逞其刚强，积小恶而成大罪，故被绳之以法，颈项被戴上木枷，遮没两耳。没耳便是杀头，为罪之极。王弼：“处罚之极，恶极不可解者也。罪非所惩，故刑及其首。”视犯极刑者为国之祸害，为众民除害，是不可姑息的。其犯极刑之罪，故凶。《系辞传》：“善不

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徐芹庭：“聪者，闻也，听也。以闻听不明，故遭大戮。”朱熹：“灭耳，盖罪其听之不聪也。若能审听而早图之，则无此凶矣。”

#### 四、总论

噬嗑卦以明罚敕法为义，如食而梗，因噬而合。《周易折中》引李氏过曰：“以六爻之位言之，五君位也，为治狱之主。四大臣位也，为治狱之卿。三二又其下也，为治狱之吏。”王夫之：“噬嗑，强不合以合之，故六爻或言人，或言物，或言事，而喻论司法行政则一。”程颐：“初与上无位，为受刑之人，余四爻皆为用刑之人。”全卦大义，当属柔中居尊的六五。马振彪《周易学说》：“圣世之彰善瘅恶，明威并用，道在雷厉风行。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制刑之法，取火雷为象，盖有道矣。然以柔中为主，仍不失辟以止辟，刑期无刑之意。老子善用柔，经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盖得柔中之道矣。”此论颇能阐述本卦哲理。

噬嗑卦六爻，初九初犯罪小，处以轻刑而能合，无咎，正也。六二为用刑者，办案如肤灭鼻，无咎，反也。六三用刑而人不服，办案如噬腊肉之难，小吝无咎，合也。此为内卦由正、反而合也。九四办案最难如噬带骨的干肉，但决狱刚直，吉，正也。六五居尊失位，犹噬肉干易中有难，但明罚敕法而民服，无咎，反也。上九犯极刑之罪，刑及其首，凶，反也。社会因恶行发生，而使人与人双方关系不能亨通，故需施刑而后亨，由初六轻刑始，以上九极刑终，其断案之难由六二而上，与时俱增，此亦喻社会纷扰徒刑治之

不足以致亨也。

## 第二十二节 贲卦

### 一、贲卦的意义

贲，王肃读如奔。《杂卦传》：“贲，无色也。”《序卦传》：“贲者，饰也。”古人贯贝而系于颈以为美饰，具有白、玄、黄、紫、文五色也。王注：“饰贵合众，无定色也。”徐志锐：“无色为素，素为素质，犹如说内在本质。饰为文饰，文饰则加于外，犹如说外表现象。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和现象，二者构成对立统一。”傅隶朴：“贲卦之贲的训释，是五色之饰，而贲字的本义都是无色之质。因为色彩必须加在素质上始见，非素质则色彩便无由见了。文明必须根诸人性，无人性便不成文明了。”是亦谓“贲”有二义：无色，是质，是人性；饰是五色，是文明。亦即徐所谓“内在本质”与“外表现象”。然二者构成对立统一，是即“贲”。程颐：“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贲卦是讲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此注较为深刻。

贲卦继噬嗑而起。《序卦传》：“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崔憬：“言物不可苟合于刑，当须以文饰之，故受之以贲。”按：贲䷖为噬嗑䷔之反。就两卦形言，两卦之异，只在三、四两爻，噬嗑卦三爻为阴，四爻为阳；贲卦则三爻为阳，四爻为阴，适与噬嗑为对。次就卦义而言，噬嗑为颐中有食物作梗，使口难合，噬之而后合，以齿碎梗，喻刑狱也。贲卦则“山下有火”。《象》曰：“山下有火，贲。”程颐：“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类皆被其光明，为贲饰之象也。噬嗑为刑狱，山照为文饰，两卦卦义亦适相反对。因贲与噬嗑为对，

此所以贲继噬嗑而起也。

贲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贲亨，文明是人的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前已指出：贲卦是讲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徐志锐：“这种关系又是通过刚柔互相文饰为命题加以论证的。‘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一句，是说贲卦有亨通之道，这个亨通之道，就体现在‘柔来而文刚’。傅隶朴：“具体而言：凡言文者必由彼此交错而成。《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三阳三阴卦以泰否卦为本，贲卦则以否卦为本。故贲卦系由泰卦的乾坤刚柔交错而成，坤之上六下来居于乾之九二，使乾变成了离；乾刚九二上交于上六之位而成艮，上艮下离是为贲。也就是说，使阳刚变为阴柔，阴柔变为阳刚，刚柔交用而成贲，所以说：柔来而文刚，故‘亨’。”外卦上六一柔来换内卦九二，是为“柔来”。因内卦离二刚为质，一柔为文，从外表现象看很柔弱，但本质却刚强，能够致通。项安世：“二刚为质以柔文之，则卦之内体固有能亨之道也。”所谓“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而攸往’”一句，也是以泰卦为本为变，其九二上升为上六而成艮，上六下交于九二之位而成离，两相换位仍成贲。不过，此一换位是“刚上”而非“柔来”。因此，外卦艮是以柔为质，以刚为文，故言“分刚上而文柔”。正因艮卦二柔为质，一刚为文，从外表现象看很刚强，但本质却柔顺，故言“小利有攸往”。程颐：“物有饰而后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实而加饰，则可以亨矣。文饰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进（发展）也。”有实而加饰，人的本质与现象的统一，即文明也。

（二）贲，天文与人文。

《象》曰：“分刚上而文柔，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

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郭京、王弼、孔颖达、朱熹等均认为“天文”上脱“刚柔交错”四字，“刚柔交错”何以为天文？孔颖达：“天之为体，二象刚柔，刚柔交错成文，是天文也。”“天之为体”犹如说天是本质。“二象刚柔”犹如说刚柔是现象，即有时表现为刚，有时表现为柔。天的本质不可见，而刚柔交错的现象却人人可以看得见。如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为阳为刚，月为阴为柔。日月一往一来，交错杂，文饰于天上，通过这种现象，也就可以认识天的本质。也可以说，天的本质就是刚柔的对立与统一。“文明以止”何以是人文？因为就人来说，也有质与文的区分。所谓人的质，是指人性；所谓文，是指文明。人性，《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释名》：“人，仁也，仁生物也。”按：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之仁也；人同具此仁心，故云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又：人即仁。果实之心曰人。段玉裁：“果人之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乃尽改为仁字。”果仁之仁，其核心有二瓣，即阳与阴。故《系辞传》言性：“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阳有健性，阴有顺性，但一阴一阳相推相感，还是继续不断，此即所谓善。所谓至健至顺，亦即指一阴一阳之继承不断言。因此，道与善与性实非三物，而是一体。程颐：“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所谓“文明”：人类社会开化之状态，诸如诗书礼乐教化设施即是。文明与野蛮相对待。《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疏：“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是知，人性是本质，文明是现象。人性是蕴藏于内而不可见的动力，发之于外则为文明。“文明以止，人文也”有两层意义。徐志锐：“就内卦说是离体，离为文明，同时又是指人有文明礼仪以为外表装饰。就外卦说是艮体，艮为止，同时又是指人有文明礼仪则能各止其所当止，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互相接交都有礼仪上的分寸不可逾越。能守其分



则是止，这种外表上的礼仪装饰又反映着人的思想品质。”最后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总结。天文，天空中关于天地、日月、星辰、风云之运动，即天之理也。故观天文以察时变。而“人文”，言人类之文化，即诗书礼乐之谓。圣人观乎人文，则当法天之理、天之道而教之，以化成天下也。

### （三）山下有火，贲。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山下有火，贲。”贲卦下离上艮，艮为山，离为火，离在艮下，是山下有火。贲卦有文饰义。王虞：“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体，层峰峻岭，峭险参差，直置其形，已如雕饰，复加火照，弥见文章，贲之象也。”这是说，“山之为体”，即山为本质。层峰峻岭之外形犹如雕饰，即为现象。山下有火，火上照山而见文章，即山与雕饰，因火照而有本质与现象之统一，即为贲。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即谓：前言“山下有火”，火上照山，有本体与现象统一，而见光明文饰的象征，君子体会到“贲”的道理，就要拿这个道理“以明庶政”但“无敢折狱”。“以明庶政”，明，火照也，明察也。庶，众也。庶人，《辞源》：普通的人民，并无爵秩者。庶政，犹庶务也。《隋书·百官志》：“（周太祖）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即三公掌政策，六卿掌实际行政事务，即庶务也。“无敢折狱。”折狱：断决狱讼也。朱熹：“山下有火，明不及远。‘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狱’，事之大者。内离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也就是说：“内离明”，君子办理庶政，为事之小者，如山下火之上照，尽其内含文明之德，明察庶政本质与现象相连的关系，刚柔相通而尽文饰之美，使其粲然可观即可矣。“外艮止”，断决狱政，面对争讼，乃事之大者。因人性良莠，本不齐全，凡属罪犯，其人性已由善而恶，君子尤须烛照罪犯之本质及犯罪过程，公正无私，讲究实证，必须拨去

文饰，止其所止，然后才能对是非曲直加以判断，做到无枉无纵，使其恶而后善，故折狱为“事之大者”。程颐：“折狱者，专用情实，有文饰则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狱也。”

## 二、贲卦的内卦——离三

(一)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初九，是指贲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贲其趾，舍车而徒。”趾，《易》卦爻象于人身，凡初爻为趾。徐志锐：“贲为文饰，下体为离，一柔文饰二刚，是以刚为质以柔为文。初九居离体之下又是一卦的初爻故称趾。从以柔文刚说，六二来文初九有‘贲其趾’之象。但是，初九为刚爻，六二为柔爻，从比应关系说，刚在柔上成比为顺，柔在刚上不成比而为逆。此初九与六二是柔在刚上为逆而不成比，所以六二来文饰初九而初九不接受，便舍掉六二而接受六四正应的文饰，故言‘舍车而徒’。”舍，捨也。徒，《说文》：“步行也。”车，指六二也。因刚在柔上方能得乘，而初九在六二之下，无可乘之理。《象传》：“舍车而徒，义勿乘也。”不用车，徒步而行。刘百闵：“是故义之所在，则孔子之不徒行不以为过。义之所不可，则颜独之徐行当车不以为辱。君子之辞受取舍，亦唯其义而已。”“孔子之不徒行”，《论语·先进》：“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槨。吾不徒行以为之槨，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二) 六二：贲其须。

六二，是指贲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贲其须。”须，鬚古字。毛在口边叫髭，在颊叫髻，在颐叫须。颐，颌下也。朱熹：“二以阴柔居中正，三以阳刚而得正。皆无应与，故二附三而动，有贲须之象。”二附三：侯果：“自三至上，有颐之象也。二在颐下，须之象也。”徐志锐：“就人说，躯体为质须

为文。就二、三两爻位说，九三阳刚为质，为躯体，六三阴柔为文，为胡须。文不能脱离质而独立存在，犹如胡须不能脱离躯体而独立存在。”故《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与，从也。兴，起也。二必从三以起，即二必随三之上动而动也。此指食物时下颚上动之象征。嘴动，须也动了。须附于口，是文饰口的。

(三)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九三，是指贲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贲如濡如。”贲下卦离，二、三、四中爻为坎，坎为水。卢氏：“有离之文以自饰，故曰贲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润，故曰濡如也。”贲，光辉也。润，德泽也。如，语助词。傅隶朴：“贲之盛在九三。九三位正而资刚，居离明之极，六二、六四都以其柔质来文饰九三，九三则分其刚健以充实六二、六四之文明，故不止是光被上下，而且德泽旁统，故曰‘贲如濡如’。然九三之亲比六二、六四，均非正应，其来应，不免文胜于质。”子曰：“文胜于质则史。”史为官场形式，官场形式之文饰恐难持久，要持久，唯有遵循正道，久固其质，方能获吉。故曰：“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陵，读为凌，侵袭也。言唯有遵循正道，久固其质，才终能不被侵凌。

### 三、贲卦的外卦——艮䷳

(一)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是指贲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贲如皤如。”皤，《说文》：“老人白也。从白，番声。”物白均可曰皤，不专属于老人，故其字从白。贲如，文饰。皤如，白的意思。

“白马翰如，匪寇婚媾。”白马指初九。初九与六四为应，不是来寇，而是与它婚媾。程颐：“四与初为正应，相贲者也。本当贲

如，而为三所隔，故不获相贲而皤如。皤，白也，未获贲也。马，在下而动者也。未获相贲，故云白马。其从正应之志如飞，故云翰如。匪为九三之寇仇所隔，则婚媾遂其相亲矣。己之所乘与动于下者，马之象也。初四正应，终必获亲，第始为其间隔也。”程意谓初、四相贲而为三所隔，故未得其贲而皤然，“皤，白也，未获贲也”。此解注家多不表同意。众谓皤白为崇素返质之义，与卦意为合。因下三爻用文来贲，上三爻用质来贲，四当贲道之变，故文返于质。梁寅：“六四在离明之外，为艮止之始，乃贲之盛极，而当返质素之时也。故云贲如皤如。”此说可从。苏濬：“六四一爻，当以白贲之义推之。四与初相贲者也，以实心而求于初，不为虚饰。初曰贲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车，四曰白马，同一白贲之风而已。”金景芳：“皤如是文返于质，崇素返质的意思，不是为九三所隔，注疏及程、朱义皆不可从。”《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金景芳：“不是寇，而是婚媾，因为与初没有过错，无尤也。”《周易折中》按语：“《易》中凡重言‘如’者，皆两端不定之辞，如‘故屯如遭如’者，欲进而未遂进也。此三爻‘贲如濡如’者，得阴白贲，又虑其见濡也。此爻‘贲如皤如’者，当贲之时，既外尚乎文饰，而下应初刚，又心崇乎质素，两端未能自决。《象传》谓之疑者此也。‘白马翰如’，指初九也。己有‘皤如’之心，故‘白马翰如’而来者，匪寇也，乃己之‘婚媾’也。”翰，作飞解，速也。

(二)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六五，是指贲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贲于丘园，束帛戔戔。”贲卦艮为山，为果窠，故为丘园。束帛，薄物也。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五匹为束。戔，马融音浅；《子夏传》作残。戔戔，浅小之意。六五处至尊之位，禀文柔之质，故最崇尚文饰。王弼：“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帛乃戔戔。”

此注即言：丘园是田野，如君主之贲重在田野，加强农业建设，则必仓廩充实，而财帛便很少了。如君主之贲以财货为重，发展工商，则必财帛累累，而疏于田园发展，则又田园荒芜。朱熹：“六五柔中，为贲之主。敦本尚实，得贲之道，故有丘园之象。然阴性吝啬，故有束帛戔戔之象。……人而如此，虽可羞吝，然礼奢宁俭，故得终吉。”古者处于农业社会，重丘园而轻财货，并以勤俭为美德。礼者履也，事神致福曰礼，馈人之物亦曰礼。因束帛戔戔，故阴性吝啬，其礼从俭。《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六五，失位无应，爻义重在俭，而不在奢。吝而富，故曰“吝，终吉”。倘若政府与人民，政府俭，则民富。藏富于民，则君亦富矣。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三）上九：白贲，无咎。

上九：是指贲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白贲，无咎。”白，干宝：“白，素也。”前言贲有二义，《杂卦传》：“贲，无色也。”《序卦传》：“贲，饰也。”饰为文饰。即贲有本质（素质）、现象（文饰）二义。从初九至九五皆有文饰，下三爻属离体，离为文明，故文胜于质。从九四，始渐由文胜逐渐反归于质。九四开始怀疑文胜于质，但仍以素为文去饰初九。九五无应无饰，仍自以丘园为饰。至上九，因贲至于上，更素了。用白来文饰，而不是用彩来文饰。贲极而无饰，故曰“白贲”，这是饰的最高境界。徐志锐：“上九为成卦的主爻，其志在于成贲，贲之为道有文必有质，有质必有文。开始是质以文为饰，终则文饰复归于质，至此贲道已成。故言‘上得志也’。”此白贲，文、质“合二而一”之道也。

#### 四、总论

徐志锐：“贲与噬嗑从卦画看是一反一正，卦义也完全不同。噬

嗑强制不合而为合，贲将统一的事务分为文与质两个方面是合而异。所以项安世说：‘贲喜异，噬嗑好同。’作为统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是互相联系着的，同时又是互相矛盾的。贲卦论证文与质的关系，实际上已涉及到这个辩证法的基本范畴问题。”《周易折中》引丘富国：“阴阳二物，有应者以应而相贲，无应者以比而相贲。四与初应，求贲于初，故初贲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贲乎三，故二贲须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贲乎上，故五贲丘园而上白贲也。初与四应而相贲者也。二与三，五与上，比而相贲者也。此贲六爻之大旨也。”辩证法讲比，即正与反相比，但有联系，也有矛盾，终而矛盾统一。而贲卦讲比，也讲应，相比而有同异，相应则同异又可合二而为一。文与质异，文质统一即“白贲”也。“贲喜异”之说，不是完整的理解。

贲卦六爻，初九为贲之初，“舍车而徒”，文而仍能保持质的本色，正也。六二贲其须，以文饰口，反也。九三贲如濡如，文饰之盛，合也。此内卦三爻以文胜质，由正、反而合也。六四贲如皤如，文返于质，正也。六五贲如丘园，质朴而得贲之道，反也。上九白贲，文质合一，贲极而无饰，终达贲之最高境界，合也。此外卦质胜于文，由正、反而合也。贲之内卦以文胜质，由初九至九三而文饰益盛，贲初为无，文盛为有。九三盛极，盛极文变而为质。由六四而上九，质极而无饰，返归于白。白，无色也，即“无”。《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此根即无，有复归于无。“无——有——无”三段论，此老子之“道”，亦辩证之道也。

## 第二十三节 剥卦

## 一、剥卦的意义

剥卦䷖的“剥”，《说文》：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刻割与裂互训。朱熹：“剥，落也。”故剥有剥落、消落义。

剥卦次贲卦而起。《序卦传》：“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贲卦卦义是“饰”，即文饰。贲卦从初九至九五皆有文饰，“致饰而后通”。崔憬：“以文致饰，则上下情通，故曰致饰而后通也。”但贲卦前三爻致饰是文胜于质，从六四起，则逐渐转变为质胜于文，到上九则为“白贲”，贲极而无饰。崔憬曰：“文者致理，极而无救，则尽矣。尽，犹剥也”。“剥者，剥也”。前剥为卦名，后剥讲卦义。焦循：“剥为剥削之剥，剥之义为尽。”剥卦䷖为阴长阳消卦，阴长而至五位欲剥掉在上的一阳，即一阳将剥尽。《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阴阳、刚柔、虚实、文质，都是相对存在的。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致饰而后能通。然文饰太过则丧其质，华而无实，必然产生流弊。《杂卦传》：“剥，烂也。”言其即将败坏。败坏与文饰对立，此所以剥卦次贲卦而起也。

剥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剥，柔变刚也。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

剥卦䷖为一阳在上，五阴在下，在十二消息卦中为阳消将尽之卦。从姤䷫开始一阴生于下，而遁䷗、否䷋、观䷓而剥䷖而坤䷁，则六阳尽消。剥卦一刚爻在上将被五个柔爻所剥落，故言“柔变刚

也”。在十二消息卦，由姤至坤为阴长阳消，由复至乾则为阳长阴消。十二卦乃构成“消息盈虚”的理论。故《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即谓“消息盈虚”是规律，“天行也”即自然规律。所谓“消息盈虚”，南怀瑾：“消，消去（消灭）也；息，增加也；盈，盈满也；虚，空虚也。”虞翻：“乾息为盈，坤消为虚。故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则出入无疾，反复其道。易亏巽消艮，出震息兑，盈乾虚坤，故于是见之耳。”虞翻系指月体的纳甲而言。月盈于十五，为阳盛之时，故以乾卦象之，故乾盈。在廿九时，月体不见，象征坤卦的阴虚，故虚坤。阴极生阳，月在初三时，一阳初生，有一弯钩似的明月，这是震卦的象征，故出震。息兑，息是增加的意思，在初八、初九，月将至于圆，故息兑。月之“出入无疾，反复其道”，就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就是质量互变的规律。徐志锐：“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此方消减彼方则生息，彼方消减此方则生息，总是处在不停地运动变化过程中。而当消减与生息达到一定程度，一方盈满，另一方则虚无，这时就要彼此互相移位，向对立面转化。天道运行规律就如此，故言‘天行也’”。天行，即质量互变。王引之：“天行，天道也。”而剥卦卦义为剥落，在自然界，剥落即指植物枯凋。植物有枯即有荣，植物荣枯即随阴阳二气而变化。阴气盛则草木枯落，阳气盛则草木茂盛，阴阳相衔而成环。自然界规律是绝对的。如一年四季，春二三月迄夏，草木必荣，秋至十冬腊月，草木必枯。荣枯轮回，绝不止息。而剥之“柔变刚”，实即“消息盈虚”、“质量互变”自然规律之一环。

## （二）剥，不利有攸往。

卦辞：“剥，不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朱熹：“五阴在下而方生，一阳在上



而将尽，阴盛长而阳消落，九月之卦也。阴盛阳衰，小人壮而君子病。又内坤而外艮，有顺时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徐志锐：“否卦阴长至三位言‘小人道长’，指明了阴柔发展的趋势，至剥卦则直言‘小人长也’，强调阴柔强盛的形势已成现实。于阴柔强盛之时不利于有所行动，动则一阳剥尽而成坤，故言‘不利有攸往’。”

“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观象，要理解到“消息盈虚”的规律也是支配着国家兴衰的道理。因为，如君子得势则国家兴盛，如小人得势则国家衰亡。不过，国家兴衰并不像自然界植物荣枯的时间性那么固定。君子与小人之消长固可决定国家兴衰，但君子如能善用其才德、国家机器与制度，抑制小人之兴起，则可阻止至少延缓国家之衰亡。如历史上周朝相传三十世七百余年，秦朝相传二世仅十三年，这就是很显明的例子。剥卦言观象而知所顺、止者在此。程颐：“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虚之理而能顺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长，有盈满，有虚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君子随时敦尚，所以事天也。”

（三）剥，上以厚下安宅。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上，指君上。下，指下民。“山附于地，剥。”剥卦下坤上艮，《说卦传》：“坤为地，艮为山。”是山在地上。其所以不说“山在地上”而说“山附于地”，即因高山崩塌而附着于地。山之崩塌，由于缺乏支撑力，根基不固。国家亦然。国家基石，是在政府正人君子及人民。君子若被小人排挤，则施政乖离，势必导致民生凋敝，民心背离，最后国无支撑，国必衰亡。故“上以厚下安宅。”卢氏：“宅，居也。”在上位的君子观“山附于地”的剥落之象，就应“厚下安宅”。“厚下”指省刑罚，薄赋敛，心存宽厚，仁民爱物，使民安“居”乐业，则民心向上支撑国家，自无倾倒“剥落”之虞矣。

## 二、剥卦的内卦——坤☷

(一)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初六，是指剥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床，徐芹庭：“一阳在上，五阴列下，有宅象，床象，庐象。”徐志锐：“剥(䷖)有床象(𠔁)。”此均以卦形解义。以，犹“自”也。蔑，灭也。剥卦以阴剥阳，有阳消将尽之义。因乾卦六阳，阴来割剥，即自初始，而且每消一阳，即由坤爻占其位，阴气上长，逐步尽消其阳即成坤。是即“阳消阴”。虞翻：“此卦坤变乾也。动初成巽，巽木为床，复震在下为足，故剥床以足。”坤所以载物，床所以安人，在下故称足。先从下剥，以渐及于上，则君政崩灭，故《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初六爻辞重点，就在一个“下”字。言欲剥其身，先剥其足。患糖尿病者，其病情转剧辄先见诸足，足病发，则身危矣。比之国政，则言先剥其民也。民心灭，则其政之灭已过半矣。“贞凶”，贞，正也。民乃国之正人君子，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一国将不国，故“凶”。

(二)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六二，是指剥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剥床以辨。”刘百闵：“辨，当读为𦐇，𦐇为𦐇之转声。”《说文》：“𦐇，膝尚也。”剥床自下，自足互辨(𦐇)。高亨：“辨读为𦐇，床板也。”六二居剥卦之中，故曰“辨”。“辨”如解为床板，“剥床以辨，蔑。”即言六二有剥床自足至床板而至于尽也。剥床而毁及床板，这比初六剥床而毁床足，是由下而上更进了一步。所以言剥床，亦比喻乾卦的九二被坤阴消灭而转化为六二，这是阳消阴长形势的继续发展。如以“辨”解作膝，则系以人言，亦言先剥其人之足，进而剥其膝，由下而上以至于尽，其义与剥床同。而“辨”则喻中层的正人君子。《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与，

即应与。六二当与九五为应，但九五为阴爻，故称“未有与也”。

“贞凶。”贞，正也。因无正人君子之应与，故“凶”。䷖六（二）

（三）六三：剥之，无咎。䷖六三爻爻位而言的。

六三，是指剥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剥之，无咎。”剥之，朱熹：“众阴方剥阳也。”众阴，指剥之五阴。因五阴皆剥乾卦之五阳，始取而代之而成剥卦，不以阴剥阳，即无以成剥卦，亦有失剥卦应有剥落之卦义也。六三既亦“剥之”，何以又“无咎”？朱熹：“众阴方剥阳，而已独应之，去其党而从正，无咎之道也。”“己独应之”，指六三既剥泰卦之乾三后，因与上九阳刚相应，上九“是小人中之君子也”（徐芹庭），六三乃去其党而从正，虽得罪于私党，而见取于贞正之道，于义无咎。故《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上指六四、六五；下指初六、六二。亦即言：六三之失上下，乃“去其党而从正”，故“无咎”。是知，“剥之”一句，有剥剥卦之九三及剥剥卦之上九的分别。荀爽：“众皆剥阳，三独应上，无剥害意，是以无咎。”

### 三、剥卦的外卦——艮

（一）六四：剥床以肤，凶。

六四，是指剥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剥床以肤。”肤，人身之表皮也。肤、肫一字。《广韵》：“腹前曰肫”。刘百闵：“易卦爻象，近取诸身，凡初爻称趾称足，上爻称首称顶，则四爻称腹矣。”“剥床以肤”有二义：一以人而言，有由剥人之足、膝而腹之象。一以床而言，有由剥床足、床板而人腹之象；或言，肤犹言床面也。人卧床，身与床切，剥及于足。二者剥之皆由下而上也。剥及皮肤，对人来说已是切近己身之害，故《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徐志锐：“阴长至四位，于六爻已经过半，阴长已盛，阳消已甚，正道已无，因此不言‘贞凶’”

而直言“凶”。”然四多疑，凶及其肤，剥变之念即藏于斯矣。

(二)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六五，是指剥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贯鱼，以宫人宠。”贯，串也。何妥：“夫剥之为卦，下比五阴，骈头相次，似‘贯鱼’也。鱼为阴物，以喻众阴也。”宫人，后妃嫔妾的总称。宠，宠爱也。剥卦从初六迄六四，从剥足上升而至剥肤，其剥已盛，盛极则变。六五为至尊之位，六五虽属阴柔，但能处中，亦下为邪。且六五在上九之下，以阴承阳为成比，成比则有与，其位及与上九所处关系，即决定其由相剥而转变为相亲。何以有此转变？张载：“阴阳之际，近必相比。六五能附于阳，反制群阴不使近逼，方得处剥之善。”阴长至五，五柔由下而上已成鱼贯之势，如乘上浸之势而剥及上九，则“剥”已成“否”矣，此等形势所以未能发生，即因六五以至尊之位，而率众阴有如宫中众嫔妃，鱼贯般受制于阳，而能化干戈为玉帛，与上九相亲。因之，上九乃能存在，而保持剥卦之不变，使剥卦五阴一阳既对立，又统一。故《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亦“无不利”。

(三)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上九，是指剥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硕，大也。《说卦传》：“乾为木果。”硕果，即指上九也。谓剥卦五阳皆已剥落，只上九一阳独存，犹如果树众果尽皆剥落，唯留一硕大果实熟而不落。上九亦象征君子，上九一阳存在，余为五阴，为坤。《说卦传》：“坤为大舆，为众。”舆，载物之车也。朱熹：“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君子在上，则为众阴所载。小人居之，则剥极于上，自失所覆，而无复硕果得舆之象矣。”所谓“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即谓剥卦的上九没有被剥落，其一阳转而为复卦䷗的初九，“阳消”便复生为“阳长”，是乃“反复其道”。所谓“君子在上，则为众阴所载”，此指

把《周易大传》表述的这些思想概括为交易与变易。他说：“交易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藏其宅者也。变易者，阴极而阳，阳极而阴，互为其根者也。互藏其宅，故其情相求而相须。互为其根，故其道相生而相济。”所谓“交易”，“互藏其宅”，实质是讲阴阳具有同一性，剥上九所说的庐舍以及六三、六五与上九比应关系所表达的观点就体现了这一思想。所谓“变易”，“互为其根”，实质是讲阴阳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剥卦五柔的爻变以及初六、六二、六四对上九的关系就完全表达了这一思想。”这是上述疑问解答之一。其实，剥卦如摆在“十二辟卦”中，那它的论述自然不能违背“五阴剥一阳突变成坤”的自然规律，但今所论述之剥卦，并非在“十二辟卦”中的剥卦，而是在六十四卦中单一的剥卦，它的构成逻辑已有界定，剥卦非一剥到底，作为“君子”必“顺而止之”。程颐：“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虚之理而能顺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长，有盈满，有虚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君子随时敦尚，所以事天也。”六四剥极，六五以处中比六，客观形势使其化干戈为玉帛，终有上六“硕果不食”。《周易折中》引乔中和：“‘硕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此‘剥’之所以‘复’也。”故《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此“顺而止之”，乃“人道”也，当非言“十二辟卦”中剥卦卦义之“天道”，是显而易明也。

剥卦上下卦六爻处剥之道，初六剥床以足，是剥阳之始，正也。六二既灭初之足于下，又剥床以辨，是剥而甚矣，凶，反也。六三虽已“剥之”，但独应上九，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六四因剥甚而疑，已潜存剥变之念，正也。六五处中比上，获上九宠爱，率众阴以亲阳，反也。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合也。程颐：“上九居剥之极，止有一阳，阳无可尽之理，故明其有复生之义，见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君子之道”，即中道也。

## 第二十四节 复卦

### 一、复卦的意义

复卦䷗的“复”，《杂卦传》：“复，反也。”《说文》：“返，还也。”“还，复也。”返，经典多作反，皆训往而复来之义。

复卦次剥卦而起，《序卦传》：“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返下，故受之以复。”程颐：“物无剥尽之理，故剥极则复来，阴极则阳生，阳剥极于上而复生于下，穷上而反下也。复所以次剥也。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复卦与剥卦为对立。以言卦形，剥卦坤下艮上䷖，复卦震下坤上䷁，两卦皆五阴一阳但剥卦一阳在上，复卦一阳在下。《序卦传》是说，乾卦䷀的六阳被剥卦的坤阴剥落了五阳，最后只剩上九的一阳而成剥。这一阳再剥落，那阳刚之在剥卦就已“终尽”了。但物不可以“终尽”，所以当“剥穷”，即乾卦的阴剥阳到将穷尽而只剩一阳之时，阳乃“返下”，即成复卦的初九。《彖》曰：“复，亨，刚反。”刚反为复，犹言“阳复”，指卦下一阳回复上升。反，是刚往而仍来也。《杂卦传》：“复，反也。”即反归正道。就卦形言，剥与复为对立。此复之所以次剥卦而起也。

复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彖》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指十二辟卦而言的，在临卦释义时已经谈到。它有十二卦，一阳始生生复䷗，逐卦阳长为临䷒、泰䷊、大壮䷡、夬䷪，终于乾䷀。阳终阴就生了。一阴生而成姤䷫，逐卦

阴长为遁䷗、否䷋、观䷓、剥䷖，终于坤䷁。阴长告终，再变为阳长，阴消阳息，阳消阴息，如此既往而复来，反复消息，故曰：“天行也。”天行，天道运行之规律也。

“七日来复。”有四种解释：（1）王弼认为阳气始于剥尽之后，至阳气来复，凡经七日，犹今一星期有七天。（2）象数学家，又以五月姤䷫，一阴生，至十一月复䷗，一阳生，凡经七月，历七个变化，故称七日来复。（3）《易纬·稽览图》，认为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离兑四方正卦，其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主一日，中孚至复，历六日七分，当“七日”。（4）李鼎祚以为十月末，纯坤用事，坤卦将尽，则复。阳来，隔坤之一卦，六爻为六日，后来成震，一阳爻生为七日，故言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是其义也。以上四说皆有其理。而以七日为言，则有争议。傅隶朴：“因天地阴阳二气的循环，不是以日计，乃是以月计的。”故褚氏、庄氏并云：“五月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见阳长须速，故变月言日。”卦云七日来复，不言天行，故不妨以一爻为一日去解释，今云“天行也”，就不得用日来解释了。不过，其解释虽有七日或七月之异，但皆言其为天道运行之过程，因其抽象性，故无实质月日时辰长短之计算，但它又包含任何月日长短之计算，故其义仍相同。

（二）复，天地之心也。

《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所谓“刚反”，即剥卦之上九仍往而来复，即成复卦。程颐：“复亨，既复则亨也。阳气复生于下，渐亨盛而生育万物，君子之道既复，则渐以亨通，泽于天下，故复则有亨盛之理也。”复卦内震外坤，《说卦传》：“震，动也。坤，顺

也。”有一阳动于下，而群阴顺以上行，此“动而以顺行”之道也。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程颐：“出入无疾：出入，谓生长。复生于内，入也。长进于外，出也。先云出，语顺耳。阳生非自外也，来于内，故谓之入。物之始生，其气至微，故多屯艰；阳之始生，其气至微，故多摧折；春阳之发，为阴寒所折，观草木于朝暮，则可见矣。出入无疾，谓微阳生长，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类渐进而来，则将亨盛，故无咎也。所谓咎，在气则为差忒，在君子则为抑塞，不得尽其理。阳之当复，虽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复也，但为阻碍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义，乃复道之善也。一阳始生，至微，固未能胜群阴，而发生万物，必待诸阳之来，然后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来而无咎也。三阳，子、丑、寅之气，生成万物，众阳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复，岂能便胜于小人？必待其朋类渐盛，则能协力以胜之也。”

“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剥卦言：“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此则言：“利有攸往，刚长也。”“小人长”即“柔长”，“刚长”即君子之道长。于“柔长”之时言“不利有攸往”，于“刚长”时言“利有攸往”。其所以异，因《易》以刚长为吉，柔长为凶也。复，何以又能见天地之心呢？孔子讲过“盈虚消息”这么一句话。“盈虚消息”即反复其道，谓消长之道，反复迭至。阳之消，至七日而来复。临卦云八月有凶，谓阳长至于阴长，历八月也。阳进则阴退，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荀爽：“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心’。”复卦的“阳起初九”，是由剥卦演化而来的。因当剥之时，一阳生机将尽，然一变至复，乃新生一阳重现生机，此一阳“动而以顺行”，“刚浸而长”，万物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即逻辑心，即言天地之规律也。

（三）雷在地中，复。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复。”复卦下震上坤，震为雷，坤为地，是雷潜藏于地中。雷潜于地中何以称复？徐志锐：“周代历法按日照的长短在一年二十四节气中分出夏至与冬至。夏至天最长，到这一天阳气已发展至极盛，阳极生阴，从六十四卦说这就是姤䷫。冬至天最短，到这一天阴气已发展至极盛，阴极生阳，从六十四卦说，就是复(䷗)。”傅隶朴：“古人认为雷是阳气奋出地面与阴气接触，二气相薄，才发出声音。雷声一响，地上万物都随之复苏。故‘雷在地中’，正是冬至阴极阳复生之时，也是与其雷声一响，万物复苏之时，所以称‘复’。”

“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虞翻：“复为阳始，姤为阴始，天地之始，阴阳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六十四卦，唯此重耳。”金景芳：“至日就是冬至日。《易传》也把复卦看成是冬至，即十一月。”省方，“省察四方之事也”。傅隶朴：“雷动即阴阳二气的交替，凡两物交替的过程中，必有顷刻的停顿。冬至一阳生，阳动则阴静，夏至一阴生，阴动则阳静。”朱熹：“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故先王观天行之象，乃以二至（冬至、夏至）那一天！关闭关口，让全国休息，商人旅客没有出行远方，国君也不朝见群臣，不省察四方事物，此亦法天“安静以养微阳”。微阳，微弱阳气也。要静待“阴阳所定”，再重新奋出，以创新局也。

## 二、复卦的内卦——震䷲

（一）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初九，是指复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不远复，无祇悔。”金景芳：“祇，宜音祇，抵，《玉篇》云：

‘适也。’义亦同。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剥的上九一阳被剥落，阳消失而成坤，然后一变而一阳生于下而成复。是失之不远即回复，故曰：“不远复。”初九失之不远就回复，也可以象征“君子”有过失，知过即改，很快就回复到正道上。复下卦震，震为动。才动又偏离正道，偏离不远就能马上回来。是知初九复初得正，动而得正，故“无祇悔”，即不至于悔也。孔子：“过则勿惮改。”人都会犯错，但只要勇于认错，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过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故“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脩身也。”失之不远，即能改过向善，此修身之道也。脩借为修。

（二）六二：休复，吉。

六二，是指复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休复。”休，有两种解释。其一，休，息止也。退休、休息也。其二，休，美善也。又庆也、善也。《诗经》：“何天之休。”笺：“休，美也。”徐志锐采前一解释：“休字应为退休之休，即退下而休息。也就是说，一阳来复而渐长，六二居初九之上首先应该顺时退下而休息，阴不退休阳又何以能长。”苏轼：“退而休之，使复者得信（同伸），因此谓之休复。”苏解此爻，亦采同义。王弼则采后一解释：“亲仁善邻为复之休美。”休，美也。因六二虽居初九之上不成比，但秉中正柔顺之德，当处阳长阴消之时，休而有容，人之有善，若已有之者也，故退而休之，使复者得伸，此即“亲仁善邻为复之休美”义。六二以其志在谦退从阳，阴退而后阳复，故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吴澄：“凡言下者皆谓在其下也。”如屯初九的“以贵下贱”，咸的“男下女”等，此例甚多。子曰：“里仁为美。”六二本在初九之上，但谦退居初九之下，顺应大势所趋，使初九“阳长”，这就是六二“里仁”之美德。仁者二人，二人相亲也。故“仁”指六二，非初九而已也。以“休”字二义解爻义，殊途而同归，并不冲突。

（三）六三：频复，厉，无咎。

六三，是指复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频复。”频字有两种解释：其一，频，古颦字，为皱眉。虞翻：“频，蹙也。”王弼：“频，频蹙之貌也。”蹙，为蹙额（额为鼻梁）。频蹙为忧虑焦急之貌。其二，蔡渊：“频者，数也。”频为频繁，即屡次义。朱熹：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复而不固，屡失屡复之象”。“处动极”，言复卦内卦震，六三处震之末，震为动，故动之极。六三因失位而不中不正，故无主见，当处初九阳长而阳复阴退大势所趋之时，是拒抑退，无所适从。此时，表现于心态，是忧虑焦急；表现于行为，则“复而不固”，屡复屡反，屡反屡复，动摇不定。因此，用二义释“频”，都是对的，并无不当。

“厉，无咎。”六三失位，承乘皆阴，处动之极，又无应比，其忧虑焦急，屡失屡复，乃由时位客观形势所决定，故屡复屡失，其屡失固危且厉矣，但如知其危厉而振奋焉，则无咎。故《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 三、复卦的外卦——坤䷁

（一）六四：中行独复。

六四，是指复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中行独复。”刘百闵：“易凡二、五爻称中，然三、四亦为中爻，三多凶，四多惧，以不得中为凶为惧也；故三、四爻亦称中行。泰二、夬五称中行，而复四、益三、益四亦称中行也。五为天中，二为地中，则三、四为人中，此三、四爻所以称中行也。”孔颖达：“中行独复者，处于上卦之下，上下各有二阴，己独应初，居在众阴之中，故云中行。独自应初，故云独复。”程颐：“此爻之义，最宜详玩。四行群阴之中，而能独复，自处于正，下应于阳刚，其志可谓善矣。不言吉凶者，盖四以柔居群阴之间，初方甚微，不足以相

援，无可济之理，故圣人但称其能独复，而不欲言其独从道而必凶也。曰：然则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阴居阴，柔弱之甚，虽有从阳之志，终不克济，非无咎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张善文：“居中行正，专心回复。”独复之志可谓从善，从善即从道也。

(二) 六五：敦复，无悔。六五，是指复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敦复。”敦，厚也。六五处坤体，坤为厚载，居中得中，当初九阳复之时，有敦（厚）于复善之象。惟六五体柔居刚，无应失位，以至尊之身而迎复，所以有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释文》：“向（秀）：‘考，察也。’”六五因以中道考察自己，对或迎或守的处理，动不失中，故曰：“无悔矣。”项安世：“临以上六为敦临，艮以上九为敦艮，皆取积厚之极。复于五即言敦复者，复之上爻，迷而不复，故复至五而极也。”

(三)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是指复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迷复，凶，有灾眚。”迷，虞翻：“坤冥为迷。”上六以柔居阴，处坤体之极，高而与下无应，群下皆已复。苏轼：独上六“不知初九之以复，谓之迷复”。故“凶”。灾，天灾，害之自外来者。眚，人祸，祸之由我生者。天灾人祸集于一身，故曰：“有灾眚。”

“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卦上卦坤，荀爽：“坤为众。”为师。下卦震，为动，亦为行，故有行师象。用，以也。“用行师。”以行师，荀爽：“谓上行师而距于初，阳息上升，必消群阴，故终有大败。”以，及也。“以其国君。”荀爽：“国君，谓初也。受命复道，当从下降，今上六行师，王诛必加，故以其国君凶也。”“至于十年不克征。”坤数十，十年之象也。

虞翻：“坤为至，为十年。阴逆坎临，故不克征。”程颐：上六“以阴柔居复之终，终迷不复者也。迷而不复，其凶可知”。

#### 四、总论

复卦有往而复反义。徐志锐：“剥与复两卦相反对，剥为一阳将尽，复为一阳复生。于一阳将尽之时，五阴对一阳既排斥又依存，体现了阴阳对立面的统一。于一阳复生之时，五阴对一阳既相合又相离，也体现着阴阳对立面的统一。”复卦由初至五，皆复。至上六则迷而不复。《周易折中》引胡炳文：“迷复与不远复相反。初不远而复，迷则远而不复。敦复与频复相反，敦无转易，频则屡易。独复与休复相似，休则比初，独则应初也。”复卦内外卦六爻，初九为全卦“回复”的根本，五阴凡与初阳相得者均获吉。初九失之不远即复，元吉，正也。六二比初，即顺势谦退，使初九阳长，吉，反也。六三屡复屡失，知危厉而振奋，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六四处群阴中，应初而独复，正也。六五处复之极，以至尊而迎复，无悔，反也。上六迷而不复，凶，反也。此外卦三爻由正、反而反也。上六之反，主要义在与下五爻之复为对立。程颐：“既迷不复善，在己则动皆过失。灾祸亦自外而至，盖所招也。”故其结果，非相合，而为相反。

### 第二十五节 无妄卦

#### 一、无妄卦的意义

无妄卦䷘的“妄”，《说文》：“乱也。”《春秋繁露·天道施》：“施妄者，乱之始也。”故妄，乱也；无，不也；无妄，不乱也。虞翻以为妄同亡，无妄即无亡，王弼谓“妄谓虚妄矫诈”。朱熹：

“《史记》作‘无望’，谓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义亦通。”

不过，以“不乱”解“无妄”，尚不能明其义。朱熹：“无妄，实理自然之谓。”此“理”即“太极之理”。《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太极之理乘气机迭运，乃一阴一阳之变化，其流行过程，是之谓道。道之接续不息，“此纯然天命之本体，不杂于形器之私者也，故曰善”。成者凝成也。“气既成形，理亦赋焉，物物各得其太极无妄之理，而不相假借，故曰性。此道之所成也。然皆具于人身，浑然一理。”故道、气、善、性都是一个“理”。知其理，言其理，行其理，则为“无妄”，即不虚伪矫诈，故“无妄，实理自然之谓”，亦即至诚不伪，天理本然之谓也。

无妄继复卦而起。《序卦传》：“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卦上乾下震，乾三阳，震一阳，故为阳卦。阴为虚，阳为实，阳卦实而不虚，故称无妄。焦循：“妄，虚也。致饰则虚而不实，故致于剥尽穷上。变通而复其道，故实而不妄。”何楷：“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观，可观而合，合而饰，所谓忠信之薄而伪之始也。故一变而为剥，剥而复，则真实独存而不妄矣。”此谓从贲、剥、复到无妄，有其相关义。“复则不妄矣，无妄次复而起也。”前卦是复，所谓复，就是阴消以后阳又复长，从《易》来说，阴是虚，阳是实。虚为文饰，阳为质。所以复亦表明是实是质。不过，复之质与实，乃由复贲之道而来。《周易折中》引梁寅：“贲者，文饰之道也。”“文饰之道，但加之文彩也，非能变其实也。”而无妄，没有虚妄，没有文饰，故无妄之为实为质，乃“天理之本然”，与复卦之实与质不同。因复之实与质由贲之剥后再复而来。无妄四阳，复仅一阳，阳为实为质，故复后之实与质，仍不脱文饰本质义，故仍有虚与实对立。文与质有对立义，此所以无妄次复卦而起也。

无妄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无妄，元亨利贞。

卦辞：“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金景芳：“乾卦有元亨利贞，无妄也有元亨利贞。无妄能得到大亨大通，但是必须是利于正，守正道，做事合于客观规律。天雷无妄，这与乾为天的天有关系，无妄即是顺应自然。”即是应自然之实理，所谓自然之实理，即“元、亨，利贞”三段论，即“对立统一律”，即乾天之道也。“其匪正有眚。”其，犹“若”也。眚，《说文》：“目病生翳也。”引申为凡“病”之称，又引申为凡“过误”之称，亦引申为凡“灾祸”之称。无妄，正也。若不正，不循无妄之理及自然规律而运动，则有“过误”，有“祸害”，若目之有翳也，故“不利有攸往”。

(二) 无妄，内动而外健，刚中而应。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来知德：因本卦与大畜䷙卦相综，大畜上艮䷳的刚爻从外而来到无妄卦，成为无妄䷘内艮的初九爻，是为震䷲。震为无妄卦的内卦，所以说：“刚自外来而主于内。”无妄卦在一刚未来之前为坤䷁，坤为虚，阳为实。一阳既来，则成震䷲。震一阳二阴，按《易》例以少统多原则，凡二柔一刚之卦均以刚为主，故震卦一阳乃“为主于内”，且震属阳刚为实，故称“无妄”。

“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妄卦内震外乾，震，动也。乾，大亨，健也。由于震之初以一刚主于内，又有乾之三阳以纯刚自外来助，“内动而外健”，故“大亨”。天道自然规律的运动，轨道畅通，永恒不息。九五以阳刚居中得位，六二以阴柔居中得位。九五与六二“刚中而应”，刚柔相合，阴阳对立统一，万物生生不息。此“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正与妄对。匪正，妄也。无妄，正也。万物循自然规律的正道而运动，故“大亨”。吴澄：

“‘天之命’，即天之道。以其自然则曰‘道’，以其‘流行’则曰‘命’。亦言人道本乎天道，人之祸福、穷通、夭寿皆天所支配，故有生命、性命、命运等说。故‘天命’即‘天道’也。亦‘无妄’，即正道也。”金景芳：“乾卦元亨利贞就是自然规律，这里讲的‘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也是这个意思。”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无妄之往何之矣！”吴澄：“上‘之’字，语助。下‘之’字，适也，往也。”王引之：“矣，犹‘乎’也。”俞琰等认为此句不连贯有丢字。徐志锐：“无妄的所谓往是何种意义的往呢？”往，即如何行天道。“天命不祐，行矣哉。”参照上下文，全句是说：按照天道规律去行事是“大亨以正”的，如果不按天道规律去行事，不仅不能得正，而且“天命不祐”，必有灾祸。决定“行”的条件有二：一为“无妄之理”，即客观自然规律；一为主观意志。“天命不祐，行矣哉。”此句即谓：若单凭主观意志，而舍弃无妄之理的客观自然规律，那怎么还能“行”（运动）呢？

（三）王者应体天之道，养育万物。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徐志锐：“无妄的卦体下震上乾，乾为天，震为雷，雷行于天下能声传百里，无物不受其震动。《说卦传》又说：‘万物出乎震。’古人认为冬季阳气潜藏，至春季阳气奋出地面而成雷。万物冬季也潜藏处于冬眠状态，到春季闻雷声而苏醒，发育生芽破甲出土，所以说雷能出万物，故称‘物与’。钱澄之：‘与，应也。’言万物应雷声而奋起，这个天道自然规律，无任何妄谬是真实可见的，故‘天下雷行’有无妄之象。先王观此象‘以茂对时育万物’。”程颐：“茂，盛也。茂对之为言，犹盛行永言之比。对时，谓顺合天时。”金景芳：“天按照四时生育万物嘛，先王也应该按时去成育万物。古代有朔政制度，实际上就是‘茂对时育万物’，什么季节来了，做什



么工作，按季节安排工作。朔政即月令，也就是一年的工作计划。”程颐：“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

## 二、无妄卦的内卦——震三

(一) 初九：无妄，往吉。初九，是指无妄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无妄，往吉。”无妄卦六爻皆以阳刚能循自然客观规律的正道运动为义。无妄内卦为震，震为动，为往。初九以刚居刚，位得其正，“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故可以往，往则吉。何楷：“此爻足蔽无妄全卦。震阳初动，诚一未分，是之谓无妄。以此而往，动与天合，何不吉之有？”天，实指自然而言。《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初九以刚居刚而应九四阳刚，纯阳不杂，实而不妄。程颐：“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

(二)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六二，是指无妄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不耕获，不菑畲。”耕，春耕也。获，秋敛也。菑畲，《释文》：“马云：‘菑，田一岁也。畲，田三岁也。’”徐芹庭：“农民种田，第一年垦的荒地称菑，连垦三年成为熟地称畲。人之有妄，在于期望，‘不耕获’，不方耕即望其获也。‘不菑畲’，不方菑，即望其畲也。此皆谓：‘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则利有攸往。”朱熹：六二“柔顺中正，因时顺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获，不菑畲’之象，言其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也。占者如是，则利有所往矣”。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耕而有获，事之自然。即因天灾人变，耕而少获甚至无所获，心亦安之若素，因耕之始，即未以必获为念也。这是一种意境高超的中道工作观与人生观。其因耕而不获，致弱者灰心丧志，强者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其尤甚者，为追求财

富而杀身丧义，灾祸随之，则过与不及矣。故《象》曰：“不耕获，未富也。”朱熹：“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计其利而为之也。”

(三)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六三，是指无妄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无妄之灾。”六三处下体震动之极，以阴居阳位，不中不正，故有无妄之灾。下段爻辞以事喻理。“或系之牛”，是说不知道谁将牛系在这儿了，后来有路人将牛牵走了，走失了。牛的主人问邑人，以为邑人牵去了。这叫“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此谓“无妄之灾”也。有灾，但不是应得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尚秉和：“盖三不当位，而巽伏为盗，故有是象，灾之无妄，莫过于此。”胡炳文：“匪正有眚，人自为之也。无妄之灾，天实为之也。六爻皆无妄，三之时，则无妄而有灾者也。《杂卦》曰：‘无妄，灾也。’其此之谓与？”

### 三、无妄卦的外卦——乾䷀

(一) 九四：可贞，无咎。

九四，是指无妄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九四以刚居阴位，居不得正，下又无应。尚秉和：“阳遇阳则窒（按：遇初九），下又无应，不宜于动。”《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吴澄：“可贞与利贞不同。利者，宜也。可者，仅可。”朱熹：“阳刚乾体，下无应与，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为之占也”。也就是说，以九四的条件说，它须能固守不动，才可以无咎。

(二)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九五，是指无妄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无妄之疾。”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下应六二，亦中正而相感相合，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乃无妄之灾，不当得而得者也，但无妄之疾，不足为患，故勿药自愈。《象》曰：“‘无妄’之

‘药’，不可试也。”无病何需试药？程颐：“既无妄矣，复药以治之，则反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试也。”故“勿药”而“有喜”也。

（三）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是指无妄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上九是刚爻，刚为实，实而不妄，故称“无妄”。但上九以刚居险位而应九三，又居一卦之极，既居终极，已无处可往。朱熹：“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穷极而不可行耳。”无妄未有不可行者，以时位俱穷，且不当位，则不可行。不可行而行，故“行有眚，无攸利”。眚，病也。故《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穷义同极，穷极必反，反无妄成有妄，妄，灾也。按：六三、上九皆言“无妄”之“灾”，“无妄”何以有“灾”？《杂卦传》：“无妄，灾也。”刘百闵：灾，郑本作戕。《说文》：“天火曰戕。”籀文作災，古文作𡇗。重文作灾，谓天火也，引申为凡“害”之称。无妄，无害也。无妄而有害，灾也。《左传·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故灾，天灾之也，非人火之也。无妄之火，天火之，非人火之，故为灾。

#### 四、总论

无妄卦爻为“不妄为”，卦辞从正反面言理：循“无妄”之理而行为正；违背正道将遭祸患。《周易折中》引龚焕：“无妄者，实理自然之谓。循是理则吉，拂是理则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理而动者也。四可贞无咎，守是理而不动者也。三有灾，五有疾，不幸而遇无故非意之事，君子亦听之而已。守是理而不为动者也。或动或静，唯理是循，所以为无妄。上九居无妄之极，不可有行，若不循理而动，则反为妄矣，其有眚而不利也宜哉。”胡炳文：“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为震动之主，时之方来，故无妄往吉。

上九失位居乾体之极，时已去矣，故其行虽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学《易》者在识时。初曰吉，二曰利，时也。三曰灾，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者，亦时也。初与二皆可往，时当动而动也。四可贞，五勿药，上行有眚，时当静而静也。”

无妄内外卦六爻，初九阳刚得位，循实理而运动，吉，正也。六二柔顺中正，因时顺理而运动，利，反也。六三不中不正，无妄而有灾，反也。此内卦三爻由正、反而反也。九四居不得正，固守不动，可无咎，正也。九五应六二而得无妄之疾，反也。上九失位而居终极，时位俱穷，动而有眚不利，反也。此外卦三爻由正、反而反也。六爻惟初九能真实无妄，循天道规律而运动。徐志锐：“《系辞传》说：‘君子之道鲜。’知‘道’者稀少，而行‘道’就更加难。《杂卦传》：‘无妄，灾也。’无妄卦义不训灾，由于行‘道’难，违背规律必招灾，所以六爻之中就有五爻不能保其安。”

## 第二十六节 大畜卦

### 一、大畜卦的意义

大畜卦䷙，畜，《释文》：“畜本又作蓄。”李光地：“盖畜者，聚也，止也。”畜之为聚，即积蓄。畜之为止，即静止。事物之流动者不能积蓄，唯流动事物之止，始能积蓄。故聚与止同义。徐志锐：“《彖传》论述大畜的卦义，具体分为两层：一是指个人的才德积蓄。二是指国家的人才积蓄，就才德的积蓄说，行之于一人可以使一人为圣贤，行之于一国可以使一国得治，足见其为大事，故名大畜。”故大畜意为大积蓄。

大畜卦继无妄卦而起。《序卦传》：“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为复归正道，文复归于质，虚复归于实，故无妄为质、

为实，而此质与实为何？朱熹：“无妄，实理自然之谓。”即为“理”。所谓理，亦即理念。无妄与大畜为对立。因，“有无妄然后可畜”。是知，无妄是一个“理”，是一个“正道”，而“大畜”则为可畜之于这个“理”或“正道”的具体事象。此具体事象为何？《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德，《辞源》：“修养而有得于心者。”程颐：“莫大于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为学术道德充积于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专言其大者。人之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贞。若夫异端偏学，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是谓，无妄之为“理”，为“正道”，比喻之则为一个盒子，而要积聚在这个盒子中的具体事象，就是“前言往行”，就是“学术道德”等等。而要把这些具体事象积聚于内的途径，就是要“多识”、“修养”与“充积”。无妄为理念，大畜为具体事象，两者对立。此所以大畜次无妄而起也。

大畜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理念——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朱熹：“大，阳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刚健，外艮笃实辉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为蓄之大也。以卦变言，此卦(䷙)自需(䷄)而来，九自五而上。以卦体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以上释所畜之大，故谓大畜。而其大，内卦乾，乾的性质刚健，《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外卦艮，艮的性质为止，静止象征学习，前言往行，不断学习。“外艮笃实”，《尔雅·释诂》：“笃，厚也。”学习所得，甚为深厚而充积于内。“是以能日新其德而为畜之”，德，修养而有得于心者。总之，所蓄者为才与德，才德之畜，畜之大者。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程颐：“专言其大者，人之蕴畜，宜得

正道，故云利贞。若夫异端偏学，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积于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为于天下，则不独于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穷处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则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时，济天下之艰险，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朱熹：“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

（二）实践——扬人性之正，止人性之负，德才兼备，刚浸而长。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健，虞翻：“刚健谓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俞琰：“刚则不屈，健则不息”。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古人直观自然，认为天围绕着地转，所以说天的性质刚健强壮永远运行不止。人犹天也，人的性质，亦刚健强壮永远运行不止。笃实，身体力行也。虞翻：“笃实，谓艮。”艮为山，身体力行之意，犹山之固定摇撼不动，所谓“头可断，志不可屈”。岳飞：“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都是笃实的表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徐芹庭：“刚健则存主于内者，无一毫人欲之私。笃实，则践履于外者，无一毫人欲之假。如此则暗然日章，光辉宣著，其德自日新又新，所以积小高大，以成其畜，故曰大畜。”是言大畜义，在个人为畜其德。德之聚，使生命方有其发展，即日新又新，即“刚浸而长”之谓也。

“刚上而尚贤。”此句有三种解释：（1）蜀才：“此本大壮卦（䷗）。案：刚自初升，为主于外，刚阳居上，尊尚贤也。”所谓“刚自初上”，即大壮卦之九四上升为上九，大壮卦即变成大畜矣。（2）朱熹：“以卦变言，此卦自需（䷄）而来，九自五而上即成大畜。以卦体言，六五尊而尚之。”（3）徐芹庭：“刚上无妄者，无妄

(䷲)下卦之震，上而为大畜(䷙)之艮(䷳)也。上而为艮，则刚阳之贤在上矣。”三说皆以“刚上”之刚由变卦而来，其变卦虽不同，刚上则一。惟徐志锐则自本卦以解“刚上”：“按卦例，凡上九居六五之上均有尚贤之义，即六五柔顺君王能礼下于上九的贤人。大畜上九刚爻居六五柔爻之上，故言‘刚上而尚贤’。”尚，尊也。贤者之所以受尊崇，即因畜有“刚健笃实”之德也。

“能止健，大正也。”以大畜卦而言，下乾上艮，乾，刚健也。艮，止也。以大畜卦的“畜”字字义而言，李光地：“盖畜者，聚也，止也。”是卦名及卦义均有“止”义。徐志锐：“前者（按：指‘聚也’）是着意于解字义，后者（按：指‘止也’）是着重于讲哲理。”这是对的。但“止”之哲理为何？因“刚健”义，据俞琰指出：“刚则不屈，健则不息。”亦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简言之，“刚健”即“坚强”即旺盛的生命力。坚强蕴畜于内，是为人性；发之于外即“笃实”，即践履“坚强”之行为，是谓“刚健笃实”。但是，《易》之言“性”，与“道”同义。《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言道有阴、阳两面，亦即正、反两面，两面既相反，又相成。性与道亦同。以言“刚健”，反面即“柔弱”。王弼：“凡物既厌而退者弱也。”弱为坚强之反面。以言“笃实”，反面即“薄”。王弼：“既荣而陨者薄也。”薄就是笃实的反面。“刚健笃实”的正、反两面，均在人性中相依并存。是以大畜卦以聚与止为义，聚者，聚其“刚健”（坚强）之德也。止者，有阻止、防止义，止其与“刚健”同在于人性中“柔弱”之德也。有聚有止，聚其“坚强”而止其“柔弱”，故能“辉光”，故能“日新其德”。因“坚强”与“柔弱”皆“健”之两面，故言“止健”，必止其柔弱，而聚其刚强，始能“刚浸而长”，故“能止健，大正也。”

“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继“刚上而尚贤”句之后，《彖》曰：“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

也。”前已言及，大畜卦上有刚爻居六五柔爻之上，故言“刚上而尚贤”。既尚贤，当然就要养贤。“不家食”，《易》于家人卦称“有家”；于损卦称“无家”；于大畜卦称“不家”。损以得臣而无家，利有攸往；大畜以“不食于家吉”。朱熹：“不家食，谓食于朝，不食于家也。”贤者以畜德为贵，有德乃有才，才德兼备者应为千万人服务，而不能“食于家”，使其屈居家庭，难展抱负。无妄上九《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无妄言正言治，无妄未有不可行者，但时位不当则穷极必反，无妄成有妄，妄行有眚，灾也，乱也。这是说，如贤德之人不为朝用，野有遗贤，必生反叛。反之，贤者在朝，则能聚贤而治。“利涉大川”，即共理天下，虽遇险遇乱，亦无险无乱不济也。

“利涉大川，应乎天也。”是又以畜德义而言。“天在山下”，是以“洞”畜“天”，以小畜大。“洞”指人心，“天”指天道。就个人言，人心以畜天道则辉则贤。贤者以德治家，则家食而乐；贤者不家食而于朝，群贤畜于朝则朝治。由个人、家食到朝食，此乾道亦天道之发展历程也。天道为大，由天道之聚于心，聚于家，聚于朝，此“应乎天也”。徐志锐：“天道运行的规律也是如此，积日而成月，积月而成四时，积四时而成岁。”日、月、时、岁，此时间计量之“阳长”也。以言畜德，从个人、家则朝，此以“德”计量之“阳长”也。德如此，人类精神文明发展之大亦犹是，故曰：“应乎天也。”从德至精神文明，亦扬人性之正，抑人性之负之产物也。

（三）大畜前人言论业绩于心中以为用。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畜卦下乾上艮，乾为天，艮为山。天，天体也，言其大。“天在山中”取象于高山中的岩洞，名“一线天”。《金华游录》：“有天池深广，四畔峻壁不可下；池之里，有崖如两扉，而



启其一；极黑暗中远望，石扉启处，天光下烛，盖洞天漏明而人莫知其处，名一线天。”以天之大，而藏畜于山中。吴澄：“天至大之物，而藏畜于一山之中，是其所藏畜者大也，故卦名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其心犹山中之洞也。德，犹天也。君子观“天在山中”之象，就要“多识前言往行”以畜之于心。《论语》：“女以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注：“识，记也。”“多记”，亦“大畜”也。“前言往行”，徐志锐：“即前人的言论业绩，它代表着人类历史经验的积蓄，是无限的。”按：“人类历史经验”之大，犹“天在山中”之天也。德，言“修养有得于心也”。心，犹山中之洞也。全句谓君子观“天在山中”之象，应仿效之，多记（蓄）“人类历史经验”于自我“心”中，因人类历史经验启示人类行为之价值意义，以为自我修养言行之用也。扩而言之，人类历史经验，亦犹人类精神文明，故比喻为天，非个人知识、品德、操守而已也。

## 二、大畜卦的内卦——乾三

（一）初九：有厉，利已。初九，是指大畜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有厉，利已。”厉，危也。已，止也，停止也。初九禀赋阳刚，志在上进，且与六四相应。按“易”例，相应便相得。但大畜卦下乾上艮，乾是健，健是要前进的；艮是止，止是要止健前进的。初九“有厉”，厉是危险，初九本与六四相应，往不该有厉，但此爻不取相应之义，取自止之义。《庄子》：“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初九自知无力负大舟大翼以应九四，应必有险，故停止前进，而先求自畜。

（二）九二：舆说辐。九二，是指大畜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輿说輶。”说，《说文》引作脱。輶，车下缚也，音服。輿说輶，车与轮离也，即车自行停止而不行矣。大畜下乾为健。二、三、四中爻为兑，兑为毁折。故有輿说輶之象。小畜九三輿说辐（本亦作輶），大畜九二輿说輶。小畜三夫妻反目，大畜二则以中而无尤。大畜九二以阳居阴位，外刚中柔，虽与六五为应，但与初九同，仍为九五所畜止。因其取中道而能审时度势，可行则行，可止则止，终于自止而不进。程颐：“二为六五所畜止，势不可进也。五据在上之势，岂可犯也？二虽刚健之体，然其处得中道，故进止无失。”故《象》曰：“‘輿说輶’，中无尤也。”中，中道也。尤，过失也。

（三）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九三，是指大畜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良马逐，利艰贞。”良马，《说卦传》：“乾为良马。”逐，三、四、五中爻为震，震为动，故为逐。《释文》：“郑本作逐逐。姚云：‘疾并驱之貌。’”九三以阳居阳，位得其正，又至下体之极，极而通之时也。初九、九二阳长至此，三阳虽不相畜，其俱进则有如良马并驾疾驱之势。唯《系辞传》：三多凶，其刚胜。过刚锐进，物极必反，故“利艰贞”，即以艰难固守积蓄正道为利，不可躁进。

“日闲舆卫，利有攸往。”日，日月之日。闲，习也，二、三、四中爻为兑，兑为讲习。舆卫，吴澄：“古者乘车，三人在车上，步卒七十二人在车下，舆之卫也。”三人为一舆，七十二步卒为一卫。“日闲舆卫”：三当乾三，终日乾乾，故每日练习舆卫之事也。上艮止乾，即为养贤。既“艰贞”自守，又“日闲舆卫”，以待机“不家食”，岂不合上艮心意？九三与上九均为阳爻，不相应与，但却有同志的意思。九三与上九志同道合。当三、四、五中爻为震，震为动，畜极而通，利有所往，其前进有如良马驰逐一样的迅速。故《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 三、大畜卦的外卦——艮

#### (一)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六四，是指大畜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牛，牛犊也。牯，九家作告。告，《说文》：“牛触人，角箬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童牛角初生，喜触。其角未坚，易折。牯之则不致触伤人物，或伤其角，逐渐可改牛性。大畜卦上艮下乾，有止健义。童牛指初九，牯指六四。六四以阴居阴，处得其正。二者本相应，但卦意为艮止健，故不以武力阻止上进，而以柔克刚，改变童牛习性，使其安分守己不向前冲击。《象》曰：“‘童牛之牯’，有喜也。”一个人的错误刚刚萌发，容易纠正，六四能把初九的错误畜止在未发之前，使两无伤害，故喜而元吉。程颐：“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恶人。人之恶止于初则易，既盛而后禁，则扞格而难胜。故上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救之，不能免违拂；下之恶既甚，则虽圣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牯，则元吉也。”

#### (二)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五，是指大畜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豮豕之牙，吉。”豮，《说文》：“羴豕也。”羊去势曰羴，豕去势曰豮（割去睾丸）。猪性刚躁，常以牙齿伤人，割掉其生殖器，则牙齿虽存而刚躁之性已无，便不再伤人。牙，古同互，互、牙古字通用。互者，交木为阑以闲豕也。豮去势常疾走触物，乃至创裂而死。交木为阑以闲之，所以防豮豕之疾走也。大畜以健止为义，五与九二为应，有豮豕设互之象。牯以防牛抵触，互以禁豕奔突，止之而后畜养，其事相类，故四得“元吉”，五得“吉”。四言“有喜”。《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蔡清：“五不如四所处之易者，时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济者，位不同也。”项安世：“喜者据己言之，应与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论止物之道，则制之于初，乃为大喜，故四为元吉，五独得吉而已。”

程颐：“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恶。夫以亿兆之众，发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虽密法严刑，不能胜也。夫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豮’，刚躁之物，而牙为猛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其躁猛，虽繫之维之，不能使之变也。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发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恶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故止恶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严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犹患豮豕之利，不制其牙而豮其势也。”杨传：“尧以心惟危，故逸乐慢游之过绝；汤以礼制心，故声色货利之念消。皆豮豕之牙之义也。”

（三）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是指大畜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何天之衢，亨。”何，王夫之：“何，亦负荷之荷。”亦受也。衢，疑当读为休。休，《说文》：“息止也，从人从木。”作庥，盖人息止树下为休，引申树木荫人为休，室宅庇荫人亦为休。《尔雅·释言》：“休，荫也。”另马融：“四达谓之衢。”大畜至上九，畜道已成。往日不可上进，现在可上进了，可享通了。而所以可以上进，可以享通，乃“何天之衢”，即受“天”之“荫庇”。天，天道也。

故《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爻辞“何”字，程颐指为误加，朱熹指为语词，不宜解为荷。《周易折中》按语：“诸家皆以荷字为解，义亦可从。盖刚止尚贤者，唯上九一爻当之，且为艮主，是卦之主也，故取尚贤之义。则是贤路大通，卦所谓不家食者此已。取艮主之义，则能应天止健，卦所谓涉大川者此已。故天衢者，喻其通也。荷天之衢者，言其遇时之通也。《杂卦》云：‘大畜时也’，正谓此也。”

#### 四、总论

“大畜”卦卦义为“大积蓄”。张善文：卦义“表明事物发展过程中，必须竭力畜聚刚健正气的道理。用经传中拟取的‘人事’为喻，犹如‘君子’广畜‘美德’，‘君王’积聚‘贤者’。于是卦辞强调‘守正’、‘养贤’，指出‘畜聚阳刚正德’是‘大畜’的关键所在”。《周易折中》引《朱子语类》：“大畜下卦取其能自畜而不进，上卦取其能畜彼而不使进。”胡炳文：“它卦取阴阳相应，此取相畜。内卦受畜，以自止为义。外卦能畜，以止之为义。独三与上居内外卦之极，畜极而通，不取止义。”大畜卦内外卦六爻发展历程。叶良佩：六爻专取畜止义，“初九进则有厉，唯利于己，知难而止者也”。正也。“九二处得中道，能说辄而不行，时止而止者也”。反也。“九三与上合志，其进也如良马之驰逐，此畜极而通之象，然犹以艰贞闲习为戒者，虑其可进而锐于进也”。合也。此内卦发展由正、反而合也。“六四当大畜之任，能止恶于初，若童年始角而加之以牯，则大善之吉也”。正也。“六五制恶有道，得其机会，故其象为豮豕之牙。其占虽吉，然比之四则有间矣。或问六四元吉，传曰有喜。六五之吉……论其功之广狭，则五为广，故曰有庆”。反也。上九元亨，畜极而施，天下平也。合也。此外卦由正、反而合也。其上九乃最为完美的象征，游酢指出：“畜道之成，贤路自我而四

达矣。”

## 第二十七节 颐卦

### 一、颐卦的意义


颐卦䷚的“颐”，《说文》：“颐也。象形。”郑玄：“口辅车之名也。”口下为车，口上为辅，合口车辅三者为颐。《释名》：“颐，养也。”动于下，止于上，上下咀物以养人也。故颐之义为养。

颐卦继大畜卦而起。《序卦传》：“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何以“物畜”然后可养？大畜卦所言“畜”义，主要指人之才与德的积蓄；而《序卦传》所言“畜”义，则为“物畜”。所谓“物畜”，当指财货、物质而言也。综此两义，则“大畜”卦之“畜”，实包括知识、德性、财货、食物与历史经验等，其特征为具体事象。而颐卦下震上艮，上下两阳爻，像上下颚，中为四阴，像两排牙齿，其形象如口。下震动而上艮止，有如人之咬嚼食物，下颚动而上颚止，引申则由口所嚼而后有所滋养。所嚼者，大畜卦所畜之具体事象也。而颐卦通过口嚼大畜卦所畜之具体事象，通过消化，然后使人体得所滋养，大畜者为具体事象，能滋养者为消化所畜而产生的功能。一为体，一为用。大畜卦与颐卦为联系，为对立，此所以颐卦继大畜卦而起也。

颐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颐，养正则吉。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

颐，古文为，此字当横视之，横视之，则口上口下口中之形俱见矣。又《象》曰：“山下有雷，颐。”徐志锐：颐卦上艮下震，艮为山，震为雷，是山下有雷。雷在天上声音传得远，雷在山下，

声音遇山而止。这一动一止，可以假借为颐口之象，故称颐。人之口，一动一止，一出一入，其动止，出入犹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谓道”。犹一阖一辟，《易·系辞上传》之“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关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是口之嚼物，一动一止，一出一入即有道存乎其中矣。徐志锐：“人的口，一动一止，一出一入，出者为言语，入者为饮食，言语能出不能入，饮食能入不能出。由于言语能出不能入，不慎则招灾，而饮食能入不能出，不节制则生病。慎言语可免灾养德性，节饮食无病可养身体。言语、饮食象雷动，慎之节之象山止。”故《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颐，养也。慎之节之，即养生的正道，故《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程颐：“颐之道，以正则吉也。人之养生养德，养人养于人，皆以正道则吉也。天地造化，养育万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观颐，自求口实，观人之所颐，与其自求口实之道，则善恶吉凶可见矣。”

(二) 颐，养性与养身，不正则凶。

《彖》曰：“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

徐志锐：“‘观颐’，即指观察颐卦六爻所论述的养生之道。‘观其所养也’，即指观察各爻所养的是什么。六爻之中，有能养己者，有能养人者，所养并不相同。”

人之所养，有养性与养生。林希元：“人之所养有二：一是养性，一是养生，二者皆不可不正。观其所养之道，如《大学》圣贤之道，正也。异端小道，则不正矣。”又必自求其口实。郑玄：“颐中有物曰口实，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载养万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观其求可食之物，则贪廉之物可别也。”按：颐卦二爻至五爻互坤，二至四爻互坤，三至五亦互坤，故有二坤。所谓“养身”，身，肉身也。养肉体之身，须有物质供应，即“口实”。尚秉和：“实者食也，言口含物以自养也。”坤，地也，地生万物。但地生万物，由

人求之，人求物则有贪廉之别。贪，求无餍足也。廉，谓有分辨不苟取也。戒贪而取廉，养之正也。陈琛：“集义以养其气，寡欲以养其心，守圣道而不溺于虚无，崇圣学而不流于术数，则所以养德者正矣。穷而不层于噍蹴，达而不至于素餐，不以贫贱饥渴害其心，不以声色臭味汨其性，则所以养者正矣。”林希元：“皆正则吉，不正则凶。”

### （三）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象》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养生必须遵循正道，万物养得其正则生生不息。以言天地养万物，天，乾也。乾言“万物资始”，即万物皆取乾阳元始之气以为开端。地，坤也。坤言“万物资生”，生即万物因受乾阳之气而成形。气先于形，故曰“资始”，形后于气，故曰“资生”。天包地，天之大无物不包，而“坤厚载物”，即言地含之面广，地之体厚，天之云雨布施于地，故能生养万物。乾阳之气通过阴阳交合而运动，寒暑交替，春生秋杀，以成新陈代谢之功用，万物养得其正而生生不息。此天地之所以养万物也。由于天地养万物，而人之自养乃有所依靠。次言“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观颐，以求口实”，所谓口实，以现代语言表述，即经济。一国政治，含“管、教、养、卫”四部门，“养”，即谓国家或集体经济事务也。个人自养，固靠个人生产与分配。个人属国家（或集体）成员，故国家之生产与分配，又必包含国家所属之个人。而国家经济事务，则须依靠“圣人”君主选择“贤人”加以治理。徐志锐：“‘圣人’君主一人岂能养万民之生，主要得依靠培养‘贤人’及有才德之士，通过‘贤人’及有才德之士去进行治理，使寒暑不违农时，灾荒得到赈济，人人能有衣食，天下无不得其所养。由此可见，颐卦所论述的养生之道正与不正，既关系到一人之身，又关系到天下国家，意义十分重大，因此赞叹



说：“颐之时，大矣哉。”

## 二、颐卦的内卦——震三

(一)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初九，是指颐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颐为大离䷝象，《说卦》：“离为龟。”灵龟新陈代谢慢，食欲不强而寿命长。苏轼：“龟者，不食而寿。”朵颐，朵，《说文》：“树木垂朵朵也。”朵是垂的意思。郑玄：“朵，动也。”朵颐，朱熹：“朵颐，欲食之貌。初九阳刚在下，足以不食，乃上应六四之阴而动于欲。”即谓初九本来像灵龟一样，具有食欲不强而能自养的条件。可是与六四之阴为应，却动了贪欲。当看到六四动颐而嚼，乃舍弃其本可不食而寿，足以自养的美德，竟注目凝视，显得十分贪馋。故曰：“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何以故？因初九为震体主爻，震主动，阳刚过甚，则为贪躁。王夫之：“贪躁之人，见我动颐而嚼乃注目凝视，咎不在朵颐而在观。虽未觊分其润，而情已淫。”初九有灵而不自保，有贵而不自行，其才足以自养，而以贪念太强，不能守正，故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二)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六二，是指颐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颠颐，拂经，于丘颐。”颠，倒也。王肃：“养下曰颠。”拂，违也。经，常也。拂经，谓违反经常之道也。于，往也。丘，指高的丘山，喻上九。丘颐，朱熹：“土之高者，上之象也。”阴虚阳实，颐卦凡阳实之爻皆有实物以供自养，故初，上养人者也。二、三、四、五为阴，养于人者也。本卦上艮下震，艮为山，震为动。六二以柔居阴得位得中，应能遵循养生之道。但因阴虚不实，难以自养，故须他求。自古以来，口体之养莫不以上养下，天子养天下，诸侯

养一国，臣食君之禄，民赖司牧之养，皆以上养下理之正也。但六二震性妄动，不求养于上而求养于初，此为颠倒，故云“颠颐”。既知求养于初，有违常道，乃转而求养于丘上，丘上有二，一为六五，一为上九。二与五应，照养道受养于上的常理，五为尊位，应求养于六五。但五为阴，不与二应，故再转而求养于上九。上九以阳实固有助养之条件，但六五处尊位，弃五而求养于上九，又有弃贫媚富之嫌。《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征，训为行。《易》之《文言》“各从其类”，《坤·彖传》之“乃与类行”，《系辞》之“方以类聚”。颐卦四个柔爻为同类，阴柔无实均靠上九供养，独六二既“颠颐”，先求养于初九。又“拂经于丘颐”。项安世：“二五得中而不能自养，反由颐于无位之爻，与常经相悖，故皆为拂经。上艮体，故为‘于丘’。”黄幹：“求养于下则为颠，求养于上则为拂。”再求养于六五及上九，脱离同类行为法则，到处求养，既不能养其口实，又不养其德性。震，动也，行也。六二妄动而失类，故凶。

(三)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勿攸利。

六三，是指颐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拂颐。”即拂经于丘颐之省文，谓求养于上九，违所养经常之颐道也。六三虽与上九正应，得其所养，但，阴柔无实，不中不正，又处震体之极，故求养于人，竟违逆常理，贪食无厌，犹不感满足。“贞凶。”犹言“守正防凶”。不正则凶也。“十年勿用，勿攸利。”十，数之终也。十年之久而未施展才用，终断粮绝食，结果口实亦不得其养，何以言利。故《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违逆养生的正道，故凶。项安世：“拂颐贞三字当连读。颐之卦辞曰：‘颐贞吉’。三之爻辞曰：‘拂颐贞凶’。卦中唯此一爻与卦义相反，故曰‘道大悖也’。”

### 三、颐卦的外卦——艮

(一)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是指颐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颠颐，吉。”六四与初九为应，阴柔无实不能自养，在上反求养于下，故有颠颐之象。同为颠颐，六二得凶，六四得吉，因六四柔居阴而得正，所应又正，且六四居上卦艮体，艮为上颚止而不动，能节制食欲，有养德之象，故虽颠而吉。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虎，京房谓坤为虎。颐卦二、三、四、五中爻为二坤，故为虎。眈眈，下视貌，《说文》：“视近志远。”逐逐，毛奇龄：“渐渐也，今俗云逐渐也。”朱熹：“虎视眈眈，下而专也。其欲逐逐，求而继也。”吴澄：“自养于内者莫如龟，求养于外者莫如虎，故颐之初九、六四取二物为象。四之于初，其下贤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视下求食而后可。其视下也专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继续而不歇。如是则于人不贰，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游酢：“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颠颐而吉，而二则征凶也。”

(二)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是指颐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拂经，居贞，吉。”拂经，六五以阴柔居阳刚之位，质柔才弱，失位无实，以尊位而无以养天下万民，并承上九以自养，违逆常道，故曰“拂经”。不过，柔而居中，无应顺上，比之六二，六二因不顺从上九的供养，故“征凶”；六五则顺从上九的供养，故“居贞，吉”。所谓“居贞，吉”，徐志锐：“不是一般固守尊位握紧君权不放的从上，而是全权委任上九‘贤人’去养万民。”项安世：“六五之‘居贞’，非自守也，‘贞’于从上也”。故《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一个质柔才弱者，虽居尊位，但不能有作

为，即“不可涉大川”也。

(三)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上九，是指颐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由颐，厉吉。”由，从也。由颐，即言由二至五四阴皆由它而得其所养，是养天下也。朱熹：“六五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是物由上九以养也。”“厉吉，利涉大川。”厉，虞翻：上九阳居阴位，“失位，故厉”。程颐：“上九以刚阳之德，居师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顺而从于己，赖己之养，是当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养也。以人臣而当是任，必常怀危厉则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尝不忧勤畏畏，故得终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依赖于己，身当天下之大任，宜竭其才力，济天下之艰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上下皆得其所养，下之庆，亦上之庆也，故言“大”。

#### 四、总论

颐卦卦义为养。《周易折中》引吴曰慎：“养之为道，以养人为公，养己为私。自养之道，以养德为大，养体为小。艮三爻皆养人者，震三爻皆养己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养口体，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养其德以养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颐之正也。私而小者凶，失颐之贞也。可不观颐而自求其正邪？”颐卦内外卦六爻，初九力能自养而性贪饕，不足贵，正也。六二力能自养而上下求养，动失类，故“征凶”，反也。六三得其所养，但违逆正道，无攸利，故“凶”，反也。此内卦三爻养体不养德，故由正、反而反也。六四无实能节欲，虽“颠颐”而能得“吉，无咎”，正也。六五无实能顺上，虽“拂经”而能“居贞，吉”，反也。上九能养天下，“由颐厉吉”而“大有庆”，合也。此外卦三爻之由正、反而合也。其内卦三爻养己，外卦三爻养人，养己与养人

为对，此所以外卦次内卦而起也。徐志锐：“凡得吉则得养生的正道，凡得凶则养生之道不正，六爻吉凶分明在于说明养生必以正，所以《杂卦传》说：‘颐，养正也。’由此可见，《周易大传》论养生之道以德为本，养口体轻于养德性。”养口体为自养，自养始于私欲之动；养人者先必节制私欲，以养其德。

## 第二十八节 大过卦

### 一、大过卦的意义

大过卦䷛的“过”，《说文》：“度也。”“度，越度也”。是过与越同义，谓过其常度也。项安世：“过者，越而过之，所谓‘过犹不及’者是也。故王弼训为相过。王肃：‘音为戈。’盖古义如此，如训为过误之过则失其读矣。”而就卦义言，朱熹：“大，阳也。四阳居中过盛，故为大过。”《彖》曰：“大过，大者，过也。”程颐：“大者过，阳过也。”有大过卦，有小过卦，大谓阳，小谓阴，则大过者，谓阳过也；小过者，谓阴过也。而阳过，亦有阳动而大过于常度之义。

大过卦继颐卦而起。《序卦传》：“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崔憬：“养则可动，动则过厚，故受之以大过。”是谓颐卦有口象，上颚不动，下颚动而咀嚼食物，物从口入以养生，故卦义为养，养则动。因养而动，不养则不可动，养与动为一义，其动合乎常度。而大过卦继颐卦而起，其本义为动，但此动与颐卦之动已不同，大过卦之动乃大过其常度之动。故颐卦之动与大过卦之动为对立。此大过卦所以继颐卦而起也。

大过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大过，栋桡。

“大过，栋桡。”程颐：“大者过，阳过也。”此指大过卦卦象而言。大过卦䷛四刚二柔，刚比柔多一倍。阳为大，从卦象看，即为“大过”。桡，《说文》：“曲木”。曲木曰桡，木曲亦曰桡。栋，何楷：“《说文》谓之极，《尔雅》谓之桴，其义皆训中也。即屋之脊檩。”栋桡，即栋梁弯曲。大过卦二、三、四、五皆中爻，为阳为大；初上二阴，为本为末。比之房屋，一栋房屋的坚牢与否，全在栋梁的劲直与否，而栋梁的劲直，两端支撑最为重要。过，王引之：“差也，失也。”大过卦两端柔弱，而中端超越了常度，自然破坏了支撑力的平衡，破坏了栋梁为此房屋建构的“中和”稳定。《杂卦传》：“大过，颠也。”颠，倒也。栋桡，则房屋势必倾倒也。此为大过卦建构的基本理念。

（二）栋桡之时，刚过而中，则利有攸往，乃亨。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徐志锐：“六十四卦之中以刚爻居二五之位共十六卦，一般均称‘刚中而应’，唯此卦言‘刚过而中’，这里有很大分别。王引之：‘不曰“刚中而应”，而曰“刚过而中”，“刚过”者，不相应之谓也。’又说：‘凡卦爻相应则相遇，不相应则相失，故不遇谓之过。’”刚过，则失“中”矣。但，危机即转机，“刚过”而能“中”。本卦上下二体，下巽义为柔顺，上兑义为和悦，巽柔皆阴。当阳刚盛极则必变，其向前发展因遇巽兑，既柔顺，又和悦，全无阻力，故“利有攸往乃亨”。“乃亨”二字有分寸。项安世：“言‘往’乃‘亨’，不‘往’则不‘亨’也。”往乃势之必然，穷极而生对立，能往必有“中和”并“亨”之新时代的到来。

如以“栋桡”而言。当“栋桡”而屋未倒塌之时，倘“刚过而中”，则“利有攸往”，是以“亨”。此何故？如国之将危，唯大政

治家“大过”，奋力而挽救之，则“利有攸往”，“是以亨”。“刚过而中”，程颐：“言卦才之善也。刚虽过而二五皆得中，是处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兑，是以巽顺和说之道而行也。在大过之时，以中道巽说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项安世：“栋桡二字，以六爻之象言之，中四爻强，初上二爻弱，有栋桡之象，此祸变之大者也。利有攸往，亨。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刚虽大过，而得时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说，不失人心，故利于有行，虽遇大变而可以亨，此才略之大者也。巽而说之下加‘行’字者，能以巽说而行，是以利有攸往也。”“大过之时大矣哉”。程颐：“大过之时，其事甚大，故赞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也。”阳刚过甚时而能适中调剂，以大魄力施以整治，则亨矣。

### （三）大过，泽灭木。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泽灭木，大过。”大过卦下巽上兑，兑为泽，巽为木。徐志锐：“此木解作木舟。木舟以行于泽水之上为正常，今在泽水之下，乃舟翻沉入泽底，这是一种过越正常的现象，故称大过。”

“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朱熹：“不惧、无闷，大过之行也。”意谓君子观“泽灭木”的大过之象，宜采取两种行动：一是“独立不惧”，制止对立的转化。因“刚过而中”，其九二在下卦本为阴爻之位，今阳九来居阴位，是刚越过本位来居下卦之中，虽“大过其常度”，但为非常之举。当“泽灭木”之时，就是需要“大过”而有“非常之举”的勇者，本“独立不惧”之精神，奋起挽狂澜之将倒。也就是说，“泽灭木”之时，正是“大矣哉”之时，王弼：“是君子有为之时代也”。另一则为“遁世，无闷”，待时而举。遁，退也，隐避也，即适时退避大难。但，其遁，不是消极，而是坚定不移，待时而动。当此时，因时因位而采取“大过之行”，或进

或退，皆无烦闷也。

## 二、大过卦的内卦——巽

(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是指大过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藉用白茅，无咎。”藉，《说文》：“祭藉也。”尚秉和：“藉，荐也。凡以物承物曰藉。”古人陈祭用藉，藉用茅。白茅，取洁净也。即古人敬神庄敬虔诚，不将祭品直接放在地上，而是将白色的茅草垫上，以示洁净。初六以一柔在下，上有四刚，处于阳刚大过之时，初六处事自宜谨慎，才可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即以“藉用白茅”，比喻“柔在下”，务需谨慎其事之谓。故《系辞传》亦申言：“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贵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也。”以过慎之心谨始虑终，身无过动，行无败谋，何咎之有。

(二)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是指大过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枯杨生稊。”杨，大过下卦巽，巽为木。上卦兑，兑为泽，泽畔之木杨树独多，故称杨。二乾体，乾为老，杨老为枯杨。稊，朱熹：“稊，根也，荣于下者也。荣于下，则生于上矣。”蔡渊：“老夫者，九二爻也。女妻者，初六爻也。”爻辞谓枯老的杨树又从根上发出嫩芽，比喻老头子又娶了个女妻。古凡男之未婚者曰士，女之未婚者曰女，女妻即是未婚之女为妻。古礼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女妻年龄当还不到二十岁，故为年轻女子。但夫虽老而得年轻女子为妻，犹能如枯杨之根发芽而有男女生育之功也，故“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因九二应与九五相应，但二五皆为阳刚，不可取应。结果，只有初六承九二成比，乃相遇而成为夫妻。虽然能相遇，双方却很不协调均衡，有失中道。阳盛而



老，阴弱而小，有如老头子娶了个小媳妇，此“大过”也，即越过一般男女成婚的常度，亦“过以相与也”。王引之：“过者，不相当之谓也。以，犹而也。”即不相当而正配成婚也。

(三) 九三：栋桡，凶。

九三，是指大过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栋桡。”卦辞栋桡即指大过三爻而言的。卦辞“栋桡”注：栋，中也。《易》上下卦二、五称中，全卦三、四亦称中（中行）。桡，木曲也。九三、九四皆居全卦中爻，朱熹：“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栋之象也。”九三、九四皆居中，九三言“栋桡，凶”，九四言“栋隆，吉”，二者区别，就在九四刚居阴位，九三刚居阳位。九三居一卦之中，居阳而用刚，阳刚强盛，排斥阴柔，不胜其重，故象桡而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项安世：“凡卦皆上下相应，唯大过之时不用常理，独以所比为亲。”四刚之盛既过越“中”，中位的阳刚便没有与阴柔相应的可能，因而九三、九四均不取应。正由于不取应，则不可有辅，此九三阳刚排斥阴柔，所以六上不与之相辅也。九三虽刚盛而失辅，如栋桡而不能在地上加柱以为支撑之辅助，其倒其凶必矣。

### 三、大过卦的外卦——兑䷹

(一)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九四，是指大过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栋隆，吉。”隆，《小尔雅》：“高也。”前已论及，九三与九四同居一卦之中，故有栋象。但九三因居阳用刚，排斥上六阴柔为辅，不胜其重，故“栋桡，凶”。而九四则以刚居阴位，过而不过，与初六为应，居阴而用柔，得阴柔辅助，使已桡之栋，重又隆起，得吉。故《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不桡乎下”，即言下面亦不弯曲也。

“有它，吝。”“有它，有应于它方。”程颐：“有它，谓更有它志。吝为不足之义，谓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则无不利，‘四’若应初则为吝。……九既居四，刚柔得宜矣，复牵系于阴，以害其刚，则可吝也。”虞翻：九四“失位，动入险，而陷于中，故有它吝”。按：九四以阳居阴，失位不正，变阴则外卦成坎☵，坎为险，故动入险。外卦坎，内卦巽，即为井卦☵，故陷于井。

(二)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九五，是指大过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蔡渊：“华者，蓼也。生华荣于上者也，取上得乎柔之象也。老妇者，上六爻也。士夫者，九五爻也。”华，《释文》：“华，音花。”士夫，《辞源》：“男子之少壮者。”朱熹：“九五阳过之极，又比过极之阴，故其象占皆与二反。”“阳过之极”，指“士夫”，言男子之少壮者精力之盛也。“过极之阴”，言高龄老妇精力之衰也，两皆大过，实大过之极矣。九五与二应，但二为阳刚，故无应。徐志锐：九五“找不到阴柔与它相应……却与上六的阴柔相遇了。九五与上六，以阴乘阳本来不成比，但在‘大过之时不用常理’的特殊情况之下，两爻也可以亲比而结合成一体”。这一体是小伙子与老太婆两大过之匹配，虽如“枯杨生华”（枯树生花），但长久不了。故《象》曰：“何可久也。”而且有花无果，因为老太婆已失去生育能力。故《象》曰：“亦可丑也。”夫妇结合，既不长久，又不光彩，此亦大过之产物。不过，从客观婚制言，九五以刚居刚，虽大过，“亦可丑也”。但从尊重自主性言，婚事由于两相情愿，此九五过刚而中，即两人虽过而在认知上能合二而一，故“无咎无誉”。

(三)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上六，是指大过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过涉灭顶，凶。”成蓉镜：“凡上爻称顶。”惠士奇：“涉从水



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由此可知，阳过要件变化，则未必必颠，甚至当大过之时而有非常之举以挽狂澜之将倒。过则过矣。但，“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中而不颠，是实证也。大过内外卦，初六“藉用白茅”，慎之至，无咎，正也。九二老夫女妻，枯杨生稊，无不利，反也。六三居阳而用刚，大过，象桡而凶，反也。此内卦三爻由正、反而反也。九四以刚居阴，过而不过，栋桡复隆起，吉，正也。九五枯杨生华，大过之极，无咎无誉，反也。上六过涉灭顶，致命遂义，时位然也。不可咎，合也。此外卦三爻由正、反而合也。《周易折中》引冯椅：“《易》大抵上下画停者，从中分反对为象，非他卦相应之例也。颐、中孚、小过皆然，而此卦尤明。三与四对，皆为栋象，上隆下桡也。二与五对，皆为枯杨之象，上华下稊也；初与上对，初为藉用白茅之慎，上为过涉灭顶之凶也。”冯氏发明《易》例，亦值得注意。

## 第二十九节 坎卦

### 一、坎卦的意义

坎卦䷜之“坎”，《说文》：“陷也。”陷者，《说文》：“高下也。从阜，从臼，臼亦声。”高下，自高而陷于下也。臼䷄，《说文》：“小阱也。从人在臼上。”臼，系鉴切，音陷。古掘地为臼，臼即上自高而陷于下，臼即坎也。故王弼注：“坎，险陷之名也。”《说卦传》：“坎为水。”坑穴是地之低洼处，为水之所注，人涵于水即险，故其义又为水险。《尔雅·释言》：“坎，律铨也。”郭璞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铨量轻重。”樊光：“坎，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铨亦平。”坎之延伸义，即求平，亦律法也。坎卦古有二名：一曰习

坎，见之卦辞、《彖传》、《象传》；二曰坎，见之《序卦传》、《杂卦传》。六十四卦中之八纯卦用坎，不名习坎。高亨：“名习坎者，卦辞乃涉初六爻辞‘习坎’二字而衍。”

坎卦继大过卦而起。《序卦传》：“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金景芳：“说‘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这里边有辩证法，这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大过和坎这里边有相反的意思。‘物不可以终过’，那就是说，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变化，怎么变呢？就是坎。”大过和坎何以相反？崔憬：“物不可以终极，极则过涉灭顶，故曰‘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这大过之极为“过涉灭顶”，即险难也。大过的终极就是出现险难。而坎，有“习坎”义。习，程颐：“习，重也。如学习、温习，皆重复之义也。”《说卦传》：“坎为水。”陷入水中则险。所谓“习坎”，水虽至险，而习乎水者，虽出入乎水而不溺，习乎险难，然后可以济险出险。故坎有济险出险义。又坎有律法义，坎卦三、四、五中爻为艮，艮为止，律法即所以止险也。坎卦六爻除上六言法，余多论出险。大过卦因大过而有险，坎卦则论止险出险。险与止险为对立。此坎卦所以次大过卦而起也。

坎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习坎，止险出险。

坎卦的坎有二义：一名坎，前已说明：“坎，险陷也。”坎卦一阳陷于二险之中，故“险陷”。一名习坎。习，程颐：“习，重也。如学习、温习，皆重复之义也。”又：习，劳也。尚秉和：“《归藏》曰萃。李过曰：‘萃者，劳也，以万物劳于坎也。’黄宗炎曰：‘物莫劳于牛，故从牛。’按《说文》：‘萃，驳牛也。’坤为牛，阳入坤中，色不纯，故曰萃；而牛为物之最劳者，故取于驳牛。《周易》名坎，则取于陷险二义。上下坎故曰习。罗汝怀曰：‘习当作褶。’注：衣有表裹而无着也。《急就篇》注：‘褶谓重衣。’皆重复之义。”是

知，习有二义：一为重坎，即两坎相重而成坎卦。两坎相重，为险中有险，故言“重险”。故《象》曰：“习坎”，一为学习，或称训练。学习，训练，皆须重复行之，故其劳如驳牛。从爻辞讲，二爻除上六言法外，其他各爻都是教人如何于坎险中训练自己。《说卦传》：“坎为水。”又：“坎，陷也。”陷入水中则险。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即水险也。当身陷“水险”，唯重复温习水性，学会游泳才能入险而止乎险，出乎险。因人在险难中，操心也危，虑患也深，能奋发图存，故教人以习坎。习坎理念之主要义，即在乎此。

## （二）行险处中。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说卦传》：“坎为水。”坎之与水，即留之与水。如果是一小缶，一阵大雨立可满盈。尚秉和：“水流若盈，则非坎矣。既曰坎，则不盈也。”但水不是一缶而已，而是“水流”。大江大河之水，是流动的。因为是流水，流而不盈，滔滔下泻，迂回曲折，历经悬崖百仞，峻谷千寻，崖谷均大缶也。而水流终突破险峻涌入大海。此何哉？“有孚”，“行险而不失其信”。信，信心也。即水并不因其迭临险难而丧志灰心，深信水向低处流，乃自然法则，唯有坚其行险之决心与信心，乃终底于成。人在一生遭遇坎险之忧亦若是也。《易》六十四卦中含坎者十五，《系辞传》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说卦传》：“其于人也为加忧。”毛奇龄：“惟险，故忧。”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刘百闵：“坎为心病，于马为亟心。于木为坚多心，故坎为心。”亟，急也。《易》言心者屡矣：旅九四曰“我心不快”；艮六二曰“其心不快”；井九三曰“为我心恻”；艮九三曰“厉熏心”；明夷六四曰“获明夷之心”；益九五曰“有孚惠心”；益上九曰“立心勿恒凶”。坎中实为“有孚”，“孚，信也”。

坎卦一阳陷于两阴之中，其义为险陷，但阳刚行险亦犹流水，其险虽屡至，但终能化险为夷。此何故？即因两刚虽陷险难，但二、五皆属中，荀爽：“阳来为险而不失中，中称信也。”故为心存诚信之象。两刚刚毅之心秉承中道与诚信，紧紧团结在一起，通力济难，虽险不陷，终能亨通，犹流水“行险而不失其信”，故能险而通于大海。此《彖》言：“维心亨，乃以刚中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尚，助也。二刚当处于险难之时，重要的是要“行”。行险而有孚，不求其事之亨，先求其心之亨，即坚信水向低处流，水必能克服险难，流于大海，此乃天道。坚信天道，“行有尚”，即得道多助，必“往有功”，有成也。

### （三）用险止险——险之时用，大矣哉！

《彖》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天险。”徐志锐：“指天道自然流行中有时出现的险情，如雷电起火，冰雹袭击等。”尚秉和：“五天位，居坎中，故曰天险。艮止，故不可升。”虞翻：“五从乾来体屯难，故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尚秉和：“二地位，居坎中，故曰地险。艮为山为丘陵，坎为川，故曰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天险、地险，皆有其害，亦有其利。如冰雹之袭击，害也；但冰雹化而为水以滋润万物，则利也。山川丘陵险峻，山崩塌，水泛滥，山水阻人兽行程，害也；但山水养万物以养人，山水用以修城池，设关卡，以守卫国家，则利也。天险与地险，利与害，即阳与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因相反而相续，其坎之来乃不绝也。王公遇险，去其害，用其利，则“险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陆绩：“洊，再也。”坎为水，江河之水向下流，一浪接一浪重复而不止，亦喻一人、一国之坎，一波接一波而至。究竟何以设险、用险？首

为“习坎”，险由水起，唯先熟习水性，学会游泳，始能免于灭顶之患。习坎之不足，则“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德，中道、诚信之德也。常，经常也。行，实践也。即经常实践道德准则，不稍移易。习教事，项安世：“教事谓礼乐诗书之教。”谓温习礼乐诗书日日不休止，所以常德行、习教事，皆习坎止坎、用险止险之道也。

## 二、坎卦的内卦——坎☵

(一)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系指坎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习坎，入于坎窞。”窞，为坎中之小坎，即坎窝，坎之深者，即江河中之小岩洞，具吸力而生也。坎卦卦义为陷入险而出险，唯刚中之爻能出险。初六以险居阳位，柔弱而无力，又居重险之下，故“习坎入坎”，不能出险。王弼：“习坎者，习为险难之事也。”学习游泳原为止险，但初六以柔居阳，弱而逞强，没有熟练泳术即欲强渡大河，所谓“小人行险以侥幸”，其难避免灭顶之患，宜矣。故《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逞强，即有失中道也。程颐：“能出于险，乃不失道也。”

(二) 九二：坎为险，求小得。

九二，是指坎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坎为险，求小得。”九二一阳陷于两阴之中，为险之重者。二与五不应，虽处重险之中，未能出乎险中，但刚而得中，亦可小自济，不至于如初之陷入深险，是所求小得也。故《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未出中，即虽有小得，但未出险中而亨通也。

(三)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是指坎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来之”，犹言来去。苏轼：“在外曰往，在内曰来，“易”例：凡三四爻称来往。”“险且



枕。”王弼：“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谓也。”枝与支通，支即支持，言屋之将倾，以柱支撑，即危也。六三以阴柔不中正，处下坎之终，又面临上坎，是一险已往一险又来，退不是，进也不是，来往皆险！危而未安也。故《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来往均无济于事，故无功；既无功，则勿用。勿用，言宜暂且镇定，不可轻举妄动。

### 三、坎卦的外卦——坎☵

（一）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六四，是指坎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樽，盛酒用。簋，盛饭用。两种器具或由钢铸，或由木刻，皆着色有花纹。樽酒，一樽之酒，即一瓶酒。簋二，疑当作二簋。损卦卦辞：“二簋可用亨。”贰同二。食用二簋、四簋、六簋、八簋、十二簋，则二簋为最约者。约，简朴也。缶，用缶，谓以缶为樽簋代用之器具，樽簋用缶，为最简朴之礼器。“纳约自牖。”纳，纳入也。约，简约也。牖，窗户也。即以简约之瓦缶装酒盛饭，由窗户送入室内以敬鬼神。为何由窗户而不走门？按项安世的解释，男子行祭礼可走正门，女子只能走窗户，因六四为阴，所以走窗户不走门。六四上承九五，四以柔居柔，柔，女也。五以刚居刚，刚，男也。男女皆得位履正，修其絮诚，进其忠信，则虽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终无咎”。而《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际，交接也。因九五不与二应，独亲比于六四；六四不与初应，专承顺于九五。当险难之时，刚柔交接，全以赤忱相见，六四得九五之保护有如一樽一簋，承神佑而得燕飧之欢。此刚柔相济，共度时艰，故处险而不为险也。

（二）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是指坎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祗既平，祗，适也，亦恰好也。即指九五习坎，在江河游泳，已能掌握水性，恰好浮在水面与水保持平衡，而无灭顶之患。盖九五之上，只有一阴，计其时，亦将出险矣。不过，九五虽能浮在水面，可是受上六所阻，故仍在水里，并未发挥其阳刚冲力，克服坎险，流入大海，以脱离险境。故《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俞琰：“九五阳爻，大也。‘中未大’者，九五虽有刚中之才，唯有祗于既平而无咎，未足以为大也。”为大，即未足以出险也。

（三）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上六，是指坎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系，系也。徽纆，刘表：“三股为徽，两股为纆，皆索名。”即徽是三股麻搓成的绳索，纆是两股麻搓成的绳索。“寘”，置也，囚也。“丛棘”，即监狱。古时在监狱外种九棘，称丛棘，所以防罪犯逃逸也。“三岁不得”，古疑狱三年而后断，三岁不得，犹言三岁不得其平。上六以柔居阴得位，本可出险，但与三无应，与九五逆比，又处坎险之极。徐志锐：“按郑康成等解释，上六居坎险之终本有出险之道，但因其以柔爻居九五阳刚之上为逆，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出险，反而设险以阻止九五出险，致使九五‘中未大’。”即使其终未出险。失道而害人，故违法系狱。坎为狱，“系用徽纆，囚于丛棘，三岁不得”。此“凶”之象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李鼎祚：“《九家易》曰：‘坎为丛棘，又为法律。’案：《周礼》，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议狱于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也。”本卦坎于木坚而多心，丛棘之象也。而所以系狱，即由于失道。徐芹庭：“道者有孚维心刚中以出险之道。今阴柔失此道，故有三岁不得之凶。”

#### 四、总论

坎卦主旨，在言世途艰险难行，应谨慎行险之道。《周易折中》引龚焕：“坎卦本以阳陷为义，至爻辞则阴阳皆陷，不以阳陷于阴为义矣。二小得，五既平，是阳之陷为可出。初与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岁不得’，则阴之陷反为甚。《易》卦爻取义不同多如此。”习坎内外卦六爻，初六习险止险，能出于险，乃不失道，正也。九二身陷重险，但刚中自济小得而“未出中”，反也。六三面对险难迭至，进退失据，避险无功，反也。此内卦三爻处险之由正、反而反也。六四当险难之时，承九五之保护，处险而不为险，正也。九五以刚中之才，习坎足以避险，但受上六所阻，终未出险，反也。上六处坎陷之极，本可出险，但失道害人，终违法系狱，凶，反也。此外卦三爻处险之由正、反而反也。徐志锐：“全卦六爻无‘吉’辞，实际无一爻能出险，说明济险出难极端困难。”

### 第三十节 离卦

#### 一、离卦的意义

离卦☲的“离”，《序卦传》：“离者，丽也。”丽，附着也。刘百闵：“离之义为丽，离为丽之假字，而丽为本字。凡卦名义皆与字义相同，独离字义与卦名义迥异，则以离为丽之假借也。”故离与丽皆有附着义，或称附丽。程颐：“离为火，火体虚，丽于物而明者也。”单一离卦即取一阴附丽于两阳之意。重卦之离由单卦之离相叠而成。离卦继坎而起。《序卦传》：“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陷于险难之中，则必有所附丽，此离之所以次

坎也。此何故？首因坎与离为对立。离☲，上下皆离。离☲，为一阴丽于两阳。坎☵上下皆坎。坎☵，为一阳陷于二阴。李道平：“物穷则变，阴极变阳，阳极变阴也。盖坎一阳陷于二阴，离一阴丽于两阳，故坎陷已极，则反变为离，而有所丽也。”其次，丽，附丽，即从坎险中又附着出来，险难既出，光明来临。因坎为水，人之落水，险陷也。当其时，落水之人必抓一救生之物，即附着于一物，才能脱险，故险与脱险为对立。坎离为对，故离继坎而起也。

离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离，柔丽乎中正，故亨。

卦辞：“利贞，亨；畜牝牛吉。”

《彖》曰：“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柔丽乎中正，故亨。”此何故？离卦☲的主爻在六二与六五，二、五以柔爻附着于二刚之间，又得上下二体的中正之位，是柔附丽于中正之道。柔附丽于中正之道就能发挥其柔中的作用，如日月总是沿着其固有的轨道运行，朝来夜往，夜来朝往，同样是沿着其固有的轨道运行。如此，“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日月相推，看来是很缓慢地来往，但天天运行，通达无阻，这就是中正之道。柔卦既然为柔得中正之道而发挥柔中的作用，故“畜牝而吉”。坤为牛，离得坤中爻，故亦为牛。《说文》：“牝，畜母也。”牝牛即母牛。徐芹庭：“离为火，火无常形，附物而明。牛顺物，牝牛则顺之至也。畜牝牛者，养顺德也。养顺德于中者，正所以消其炎上之燥性也。故吉。”吴曰慎：“坎性就下，下不已则入坎窞。离性炎上，炎之盛则突如焚如。坎陷，欲之类也。离炎，忿之类也。坎维心亨，以刚中则不陷。离畜牝牛，以中顺则不突。”故“离，利贞，亨”。此谓事物有所附丽之时，利于守正，而后可致亨通也。

(二) 离，大人明照四方。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明两作。”郑康成：“作，起也。”尚秉和：离“五为天位，离日兑月，皆在五”。离为日，是太阳今天升起，明天又升起，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也。月今夜升起，明夜又升起，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如此继续不断，永远不息，即长明不已也，所以叫“明两作”。程颐：“若云两明，则是二明，不见继明之义，故云明两，明而重两，谓相继也。”因此，“明两作”与“继明”同义。离卦的主爻在六二与六五，二、五皆以柔附着二刚之间，是柔附丽于中正之道。“大人”观此象则应“续明照于四方”。程颐：“大人，以德言则圣人，以位言则王者。大人观离明相继之象，以世继其明德，照临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继，皆继明也。举其大者，故以世袭继照言之。”

（三）离，以化成天下。《象》曰：“离，丽也。日月离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日月离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释文》：“土，王肃本作地。”尚秉和：“五为天位，离日兑月，皆在五。”《说卦传》：“离，丽也，离为日。”离卦三、四、五爻为兑☱，为月。惠栋：“离，附丽。”离卦的本象为日、为月，日高悬于空中光芒四射，日往则月来，月亦以皎洁光辉照亮黑夜。日月附丽于天上，故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也都是鲜艳有光泽的物体而附着于地，故曰“百谷草木丽乎土”。观此象，犹言宇宙万物莫不赖有所附着而存在，如日月，如草木即是。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程颐：“离，丽也。万物莫不皆有所丽，有形则有丽矣。在人则为所亲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丽也。人之所丽，利于贞正，得其正则可以亨通，故曰‘离利贞亨’。”人在社会，不能单独存在，人必与人亲附。盖人之始生，陷之于人不可免也，为脱险出陷，必皆亲附之人以克之，故

“陷必有所丽”。《孟子》：“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此言男女之有所附丽。他如君臣、朋友皆然也。离卦为两离相重，犹如夫妇、君臣、朋友相重亲附，离为火，故曰“重明”。明而重之，“重明以丽乎正”。此正指二五。徐芹庭：“五为天位，故上离有日月丽乎天之象，此以气丽气者也。二为地位，故下离有百谷草木丽乎土之象，此以形丽气者也。离附物，故有气有形。重明者，上离明下离明也，上下皆丽乎正，则可以化成天下，成文明之俗矣。”天地、君臣、夫妇、朋友皆然，此合二而一也。

## 二、离卦的内卦——离三

(一)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初九，是指离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履错然，敬之。”履：成蓉镜：“凡初爻谓之履。”履，践履也，即实践也。错，事物纷杂交错也。王弼：“错然，敬慎之貌也。”离卦为日、月交互升起，不停不止。初九为离内卦之始，犹如黎明朝日初升，人的一天活动随而开始。一日之计在于晨，面对错综复杂的事务，要秉持朝气蓬勃的精神，敬重审慎的态度来处理，才不会发生错误。《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辟，避也。冯可当：“日方出，人夙兴之晨也。‘履错然’，动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则终必吉。”“始而加敬”，即自始即附丽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正道而行，则诸事虽错综复杂而不乱，仍能妥善处理，可免于咎也。

(二) 六二：黄离，元吉。

六二，是指离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黄离，元吉。”初九为朝日，六二黄离，黄为中色，即象征日已清晨而至午也。程颐：“二居中得正，丽于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离’。以文明中正之德，

上同于文明中顺之君，其明如是，所丽如是，大善之吉也。”郭雍：“离之六爻，二五为美。五得中而非正，柔丽中正者，唯六二尽之。黄为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故言元吉。其义与坤六五相类。”故《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三）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三，是指离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昃，《说文》引此经作𠂔，云：“日在西方时，侧也。”缶，瓦器之敲击，以为歌舞之乐器也。耋，《说文》作耄：“八十曰耄。”但另有六十、七十说。荀爽：“初为日出，二为日中，三为日昃。”日昃，过中也。何楷：“三处下卦之尽，似日之过中。”九三以刚居阳，过刚失中，又居内卦离体之终，有日过中午西斜，时已迟暮之象，故《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是说日既过中，则不久就将降落矣。农村置不起钟鼓，以缶取代，击缶而歌，是一种充实精神生活的欢乐。但即“大耋”之年，假如附丽于“日起日落”的正道，知道日起日落乃是天道运行的常态，自能泰然处之。如远离此一正道，徒自悲痛风烛残年，青春不再，“不鼓缶而歌”，即不及时行乐，而只作“大耋之嗟”，则其歌为忧愁之歌，歌以当哭，则凶。朱熹：“重离之间，前明将尽，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乐，则不能自处而凶矣。”所谓“自处”，当以乐天之诚，安常处顺，不为物喜，不以己悲。

### 三、离卦的外卦——离☲

（一）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九四，是指离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突如其来如。”突，古作𡗗，《说文》：“忽出也。”今作突，假借字。如、其皆语助字。其，犹“又”也。二、三、四爻为巽，巽

为进退。成蓉镜：凡三四爻称进退，称往来，故曰“突如其来”。九四以刚居阴，与初为敌应，乘三之阳，居多疑之地，不利于刚。因处君侧，又居“继明”之初，有继承王位之象。然失位不中，突如其来，非善继者也。离为火，火性向上，其势如火突然烧来，势始盛，故曰焚如。何楷：“四处上卦之始，似火之骤热。”火焚人，人尽火熄，故曰死如。三、四、五中爻为兑☱，兑为毁折，焚后所剩为灰烬，为人所弃，故曰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朱熹：“后明将继之时，而九四以刚迫之。”其凶必矣。

(二)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是指离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涕，尚秉和：“目汁出曰涕，五离为目。”沱，泪多貌。若，语助词。沱若，喻涕泗横流。戚，借为憾，《说文》：“忧也。”六五以柔居刚，位不当，因迫于上下双阳，故忧惧而“出涕沱若，戚嗟若”。项安世：“以继父为哀，以继位为忧，不以得位为乐，凡天子诸侯初嗣位皆当如此。”而六五虽以柔居刚，柔弱而不当位，但得上离之中位，得中则得正，是“重明以丽乎正者”，故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离，丽也，附丽也。傅隶朴：六五“能临危知惧，不是昏聩无知之君，在其涕沱戚嗟的时候，凶有勤王之师来拯其难”。附丽于王公，故吉。

(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上九，是指离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王用出征。徐志锐：“从爻位关系说，上九以刚爻居阴位也不正，不能得善终，但按卦例凡六五承上九则有柔顺之君崇尚贤人之象，而此卦六五又确实是有柔中之德的新君，即新君国王委任上九之贤人去征伐不服之人。”上九附丽于九五，受命出征，故《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有嘉折首，获匪其丑。”嘉，古谓嘉庆之事为嘉。折首，三、



四、五中爻为兑，兑为毁折，即毁折其首，亦即断头。此言王命征伐，凡对不服教化者能折其首，便给予嘉奖。“获匪其丑”：丑，征伐所获之俘也。匪其丑，即非我族类。即言擒获非我族类之俘虏，征讨不服，使其由不正而归于正。故《象》曰：“‘获匪其丑’，大有功也。”

程颐：“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能照足以察邪恶，能断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极则无微不照，断极则无所宽宥，不约之以中，则伤于严察矣。去天下之恶，若尽其渐染诖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书》曰：‘歼厥渠魁，协从罔治。’”项安世：“‘重明以丽乎正’，此总论一卦之义也。”

#### 四、总论

离卦主旨，在说明宇宙事物往往需要附丽于他物，始能获享获吉。就自然界言，太阳依附于天空广照大地，火焰依附于燃料发出光热；就人事言，人与人、人与集体之间的不同层次，不同智愚，无不存在附丽与被附丽的复杂关系。唯附丽之时，必须柔顺守正才能亨通获吉。张善文：“若以‘坎’、‘离’两卦互为比较，又可进一步看出，‘行险’当以‘刚中’为主，‘附丽’则以‘柔中’为宜；这是两卦适为相反的核心意义。”

离卦内外卦六爻，初九为日出，动之始而加敬，无咎，正也。六二为日中，柔丽中正，元吉，反也。九三为日昃（日已偏斜），过刚不中，哀乐失常，凶，反也。此内卦三爻以日出、日中、日昃喻其由正、反而反也。九四喻新君“继明”之始，刚盛势突，似火之骤热，无所容，正也。六五为君涕泗横流，危而知惧，附丽于王而

吉，反也。上九附丽于新君，而征，大有功，无咎，合也。此外卦三爻喻君德由正、反而合也。内卦喻日，外卦喻君，二卦对立，此所以外卦次内卦而起也。

## 第三章 周易下经

### 第一节 咸 卦

#### 一、咸卦的意义

咸卦䷞的“咸”，《说文》：“皆也。”咸为感之假借字，故《彖》曰：“咸，感也。”“皆”之假借为“偕”，偕，俱也，同也。《诗经·击鼓》：“与子偕老”。故咸有“皆”义，即俱感，同感，交感，或感应也。

上经三十卦，首于乾坤，终于坎离。下经三十四卦则以咸卦为首。《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程颐：“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所以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继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成夫妇，故咸与恒皆二体合为夫妇之义。咸，感也，以说为主；恒，常也，以正为本。而说之道自有正也。”男女相感应结成婚配，这是人伦的开始。为何咸卦不言咸，而言天地、万物、男女、父子、君臣、礼义？吴澄注：“先言天地万物男女者，有夫妇之所由也。后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妇之所致也。”“乾坤、咸，不出卦名，以其为上下篇之首卦，特别异之。”

咸卦形成逻辑过程如次：

（一）咸，亨，利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程颐：“咸之义感也，在卦则柔爻上而刚爻下，柔上变刚而成兑，刚下变柔而成艮。”这是指咸䷞由否䷋卦变而来。否的上卦三爻本来都是阳爻，下卦坤的六三上来，把否卦最上一爻变成阴爻了，所以乾卦变成兑卦。否的下卦三爻本来都是阴爻，上卦乾的九三下来，把否卦的第三爻变成了阳爻，即成艮。因为否卦的“柔上刚下”，这就成了咸。而这一卦变，即为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与”。与，给予也。犹如说互相交感各得其所求。与，郑注为亲，相与即相亲，非相斥。

“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咸卦卦义是阴阳相感，在男女，其感应之理，则为“止而说，男下女”。因咸卦上兑下艮，《说卦传》：“艮，止也。兑，说也。”说即悦。又说：“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咸卦下艮上兑，是“男下女”。何以男女相感要“止而悦”？尚秉和：“咸，感也。归藏曰钦。《诗·秦风》：‘忧心钦钦，传思望之。’心中钦钦然。盖以少男仰求少女，有钦慕之情。是钦亦有感意，与咸义相同。”男阳刚而求女，有主动意。徐志锐：男女之情“止而不悦则不能感，悦而不止则放荡，唯喜悦而能止其所止，相感之情必专一而笃实。”何以男女相感要“男下女”？高亨：“古代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唯婚礼有男下女之仪式。男亲至女家以迎女，女升车，男授绥（绥形如索，系于车上，人登车时手拽之）御车，走几步。男先至己家，待女于门外，女至，男揖女以入。此皆男下女之仪式。”男女相感，既发乎情，有专一笃实之真情；又止乎礼，有公开而庄严的婚礼仪式，故“亨，利贞。取女吉也。”“利贞”，刘百闵：“咸以感为其卦性，故利贞者即利感也。取，娶也。男女两情亨通，男娶女而成夫妻，故吉。”

## （二）咸，君子以虚受人。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咸卦上兑下艮，兑为泽，艮为山，是山顶之上有池泽。泽性润下，池泽居于山顶之上，泽水必然浸润而下，及于池下之山；而泽下之土受其泽水浸润，土性虚，山以虚受泽也。土纳其泽水化为蒸气，乃上升成雨，以降容于池泽。此即山之能容泽，泽又能纳气。也就是《说卦》所说的“山泽通气”。崔憬：“山高而降，泽下而升，山泽通气，咸之象也。”“君子以虚受人”，虞翻：“君子谓乾，乾为人，坤为虚。谓坤虚三受上，故以虚受人。”按：否卦上乾下坤䷋，所谓“坤虚三受上”，即否卦之下卦坤三接受上卦之上九，两相对换即成咸卦䷞，故为“以虚受人”。徐志锐：“虚，即虚其心。因为虚心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使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感情以达到沟通上下的关系。”人心之虚，犹土性之虚也。唯其虚己，始能去其我心傲慢偏执，趋于中道而成婚配也。荀爽：“乾下感坤，故万物化生于山泽。”陆绩：“天地因山泽孔窍，以通其气，化生万物也。”

## （三）圣人以德感人而天下和平。

《象》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这是宇宙发展的规律，扩及于人事，则先造端乎夫妇，“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这已说过了。而扩大来说，则“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指圣君，人心指民心。圣君与人民相感，也要“柔上而刚下”。“男下女”，动之以情，贤君感人民，则动之以德。一个圣明的君主，能如“男下女”一般用德去感动人民，则人民亦必如少女欢悦之情去尊重君主，敬爱国家，似此，君民一体。推而广之，岂不“天下平”？夫天地以气感万物，而万物无不通；少男以情感少女，而两情相通成夫妻；圣人以德感人心，而天下无不平。“观其所感而

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徐志锐：“‘观其所感’一句则是总结全文所论述的天地阴阳二气所感，男女相感以及‘圣人’与民众相感，通过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这种观察，看到了万事万物都是对立面由于互相感应构成了一个统一体，这就是事物的普遍性情理，故言‘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 二、咸卦的内卦——艮

(一) 初六：咸其拇。

初六，是指咸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咸其拇。”刘百闵：“拇，本亦作踬，亦作母；拇本字，踬俗字，母借字。拇从手，初义当为手大指；曰骈拇，则又为足大指也。凡初爻称足称趾，此则称拇。”咸卦以感为义，即阴阳二气相感也。易象近取诸身，一卦六爻，自下而上，由拇、腓、股、心、脢而辅颊舌，并喻男女相感，由浅而深以至婚配为过程。卦体下艮应上兑，初六以阴居阳，是怀春之象，上应九四，各当其位，相应相合，为少男开始与少女相感，故称“咸其拇”。因人走路，举步必抬足，抬足即拇指先伸出，拇指感而欲动，此即喻少男往求少女，足趾能动不能行，即欲动而未动也。咸其拇，情窦初开，为感之初，亦感其浅矣。《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程颐：“初志之动，感于四也，故曰在外。志虽动而感未深，如拇之动，未足以进也。”

(二)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是指咸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咸其腓。”腓，本亦作肥，古腓肥通用。尚秉和：“腓，《说文》：‘胫腓也。’胫，《说文》：‘腓肠也。’段玉裁云：‘腓肠谓胫骨后之肉。’”“胫骨后之肉”，即今俗谓腿肚也。六二与九五刚柔相应又居中，乃两情相悦。但“咸其腓”，人之行恃揣，感及于胫，必欲行而先自动矣。王弼：“腓体动躁者也。”此喻男女怀春而结婚，有

其正式婚聘过程，如未到求婚迎亲之时，即径往求婚，此即“腓体躁动”，有背古礼，故“凶，居吉”。动而往则有咎，故凶；居则不动，深居静守稍事等候，则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王夫之：“取其静止顺时也。”顺字为顺时，“顺不害”犹如说根据时间条件顺序而渐进才能无害婚姻的正配而有利。连斗山：“若能以正自守居而不动，则得男女以正，婚姻以时之吉。”而不能躁动。

（三）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三，是指咸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初六为趾，六二为腓，则三为股。股称为大腿者也。初六、六二对男女之情虽有感应，但均止而不动，初六是想动而不能动，六二是想动，而因碍于礼俗不能躁进，只好以正自守居而不动。到九三，以阳居阳，具有阳刚气质，又处艮卦之极，已脱离初六、六二时期的稚气，而自有成熟时期独立自主的气质。“执其随”，朱熹：“股，随是而动，下能自专者也。执者，主当持守之意（按：指艮为止），下二爻皆欲动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随之。”故《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是谓从初六、六二到六三，是一个相互关联而渐进发展的过程。“亦不处也”：“亦”指初六、六二而言；处，静止也。即初六，六二已有动的意念，发展到六三，动的意念才成熟，终于“随足而动”。而所以动，“志在‘随’人，所执下也”。人，即指初六、六二；执下，即执行“男下女”之礼主动去求婚。“往吝”。程颐：“刚阳之才，感于所说而随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 三、咸卦的外卦——兑䷹

（一）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四，是指咸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朱熹：“九四居股之上，晦之下，又当三阳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易例：“四多疑。”此四为心，故为思。咸卦以阴阳相感为义，九四与初六为正应。成蓉镜：“易例，凡三四爻称往来。”徐芹庭：“由内卦而感外卦曰往，由外卦而感内卦曰来。”咸卦上兑为少女，艮体少男已执“男下女”之礼而有往来，九四对往来态度为何？“贞吉，悔亡”。蔡渊：“贞者，正也。寂然不动。”即贞洁自守。能贞洁自守，可吉，而使悔吝消亡。《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即言婚前男女交往能贞洁自守，乃正常现象，毫无损害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憧憧，何楷：“动心貌。”《说文》：“意不定也。”男女情思，发自内心冲动，其能贞洁自守，实需痛苦挣扎。朱熹：“心之感物，当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阳居阴，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设戒，以为能正而固，则吉而悔亡。若憧憧往来，不能正故而累于私感，则但其朋类从之，不复能及远矣。”朋类，指往来之男女也。《系辞传》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明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是说：男女从认识、倾慕、交往到成婚，有一定过程，但在婚前宜贞洁自守，这好比日月往来一样，须按着一定的轨道运行，其往来的结果，是产生“光明”，反之，如不遵循轨道运行，因情思而出轨，则“不复能及远矣”。而男女所以要忍受挣扎之痛苦，不为私感所误，旨在“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假定因情思而出轨，《象》曰：“‘憧憧往来’，未光大也。”何谓“憧憧往来”？朱熹：“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的心，不能顺自然之理。”又说：“方往时又便要来，只是一个忙。”



(二)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五，系指咸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咸其脢，无悔。”脢，易注家多解为“背肉”，唯何楷解为“梅核”，云：“陆农师云：‘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今谓之三思台是也。动而迎饮食以咽，思则噎。”梅核即喉头，咽食物必动，而思考问题时则不动有如咽食物被噎住。“咸其脢”，即言少女面对少男求婚，少女激动，以致无言以对，然口虽无言而意却已通。《象》曰：“‘咸其脢’，志末也。”李鼎祚：“末犹上也。”卦爻以初为始，以上为末。五比于上，即谓少女九五虽无言，但已默认与上九成婚。程颐：“九居尊位，当以至诚感天下，而应二比上。若系二而说上，则偏私浅狭，非人君之道，岂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与心相背而不见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见而说者，则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三) 上六：咸其辅颊舌。

上六，是指咸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咸其辅颊舌。”辅，辅之借字。《说文》：“辅，颊也，颊，两旁也。”来知德：“辅者，口辅也。近牙之皮肤与牙相依，所以辅相齿舌之物，故曰‘辅’。‘颊’，两旁也。辅在内，颊在外，舌动则辅应而颊从之，三者相须用事，皆所以言者。”颊、辅、舌三者动，即说话矣。《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何楷：“滕，水超涌也。张口骋辞之貌。”咸上兑，兑为口舌。咸至于上，为“咸其辅颊舌”之象，此在形容夫妻感情亲昵，说话滔滔不绝，相感相通，咸道大成。

#### 四、总论

咸卦卦义为感应，男女感应而成婚配，乃人伦之开端。《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是先天

的，不从经验而来，性之欲即情，情是后天的，是经验的，是受外物刺激而产生的。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由心生。其为喜怒哀乐言是一般的情感；其由喜怒哀乐升华为畏敬，即为道德情感，即为理性概念所“自生”。《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下经以咸为首，其故在此。

张善文：“咸卦的主旨，从广义看，是普遍阐明事物‘感应’之道，从狭义看，却是侧重揭示男女‘交感’之理。卦辞称‘交感’能‘正’必致亨通，又言男子‘取女’必获吉祥。……其中九四所感，最具‘贞美’美德；爻辞赞扬‘朋从尔思’的境界，无非强调‘感’止于正必吉，悦以能静为宜，恰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关雎》）之义在‘易’理中的体现。”

咸卦更以“二气相感而相与”为义，以说明自然界、人事界（交感）的运动莫不遵循此一客观规律。《周易折中》引丘富国：“咸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上体，下卦象下体。初在下体之下，为拇。二在下体之中，为腓。三在下体之上，为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体之下，为心。五在上体之中，为脂。上在上体之上，为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而爻义之描述，尤能说明其发展历程之逻辑性：初六情窦初开，想动而不能动。正也。六二想动而碍于礼俗，不能燥进。反也。六三动的意念成熟，往而求婚。合也。此下卦三爻以男女恋爱动的程度表现由正、反而合也。九四婚前累于私感，不能自守贞洁。正也。九五面对少男求婚，口未言而心已动。反也。上六婚事已成，两情亲昵，说话滔滔不绝。合也。此上卦三爻以婚事进展程度说明由正、反而合也。上下卦以象形言，下卦为下体，上卦为上体；以爻义言，下卦为求婚，上卦为成婚。两皆对立，此所以上体次下体而起也。而六爻发展历程则皆由正、反而合，

即合二而一也。足征男女交感成婚莫不遵循此一“天道”之客观规律。

## 第二节 恒卦

### 一、恒卦的意义

恒卦䷟的“恒”，《说文》：“恒，常也。”

恒卦继咸卦而起。《序卦传》：“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咸䷞下艮上兑，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咸卦六爻言少女由爱慕而求婚；恒䷟下巽上震，巽为长女，震为长男，恒六爻言长男长女已结为夫妇。俞琰：“艮兑二少为咸，咸则交。震巽二长为恒，恒则久。夫夫妇妇将以偕老也，其道不可以不久，故咸后继之恒，恒者，久也。”程颐：“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义；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妇居室之常道也。论交感之情，则少为亲切；论尊卑之序，则长当谨正。故兑艮为咸，而震巽为恒也。”咸恒卦象与卦义均为对立，此所以恒继咸而起也。

恒卦形成逻辑过程如次。

（一）理念——恒，亨，利贞。

卦辞：“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程颐：“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于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于恶，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贞正也，故云利贞。夫所谓恒，谓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变也，故利于攸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则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故徐几：“恒有二义：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

## (二) 不已之恒。

《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徐几：“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何以天地之道，是不已之恒？《朱子语类》：“恒是个一条物事，彻头彻尾，不是寻常字，古字作𢇛，其说像一只船，两头靠岸，可见彻头彻尾。”所谓头尾，即为阴阳。《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刚柔、雷风皆阴阳皆二，二而合一也。程颐：“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义也。”兹说明如下：

“刚上而柔下。”咸本否卦䷋，否卦柔上而刚下，即否之六三上居乾之上九，上九下居三位便成咸䷞。咸卦艮下兑上，取少男少女交感，女尊男卑为义；咸突变而为恒。恒本泰卦䷊之六四降初，初九升四即成恒。恒卦巽下震上䷳，是“刚上而柔下”。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取长男长女结成夫妇，男尊女卑为义。徐志锐：“男尊女卑，男外女内，‘刚上而柔下’各得其序。各得其序就意味着对立面互相中和均衡，能达到守恒而长久。”古礼男尊女卑为常，常即中和均衡。

“雷风相与。”上震一阳二阴相薄而成雷，下巽二阳一阴相迫而成风，雷震于天，风行于地，风雷激荡相需为用，它反映了阴阳二气中和，能在宇宙间正常运行，也是恒久不变的。程颐：“雷震则风发，二者相须，交助其势，故云‘相与’，乃其常也。”

“巽而动，刚柔皆应。”恒卦上震下巽，震为动，巽为顺，是动而能顺，不相违逆；又刚不能应刚，柔不能应柔，惟刚能应柔，柔能应刚；恒卦六爻，三刚三柔，无一不应，刚柔相应，又为常理。

以上三者，一为人事（男女）之常，二为天道之常，三为交感之常。三者皆久皆常，故为恒。恒久之道长期不变，故《彖》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

其次，《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

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恒，久也。”久，乃言时间性；而久之时间性即为永恒性。因为天地之道，终则有始。故《彖》曰：“恒，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为说明这个道理，它举出实例，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这是说，日月照耀大地是恒久不变的，这个恒久不变的照耀又是以得“天”作为它存在的条件，没有天这个条件的存在，日月的照耀就不能恒久。但是这个“天”究竟是什么？《系辞传》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这说得很明白：日月照耀大地之所以恒久不变，乃由于“日月相推则明生焉”。所谓“相推”，就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因此，此照耀大地之“明”，并非日“明”之永恒，也非月“明”之永恒，无论日明或月明，均有其终始。不过，日月之明虽有终始，而其日月“相推”，则有日月光照之中和，而使天地之“明”继续不断，使大地获得久照。因此，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的这个“天”，非日月，而是日月“相推”，是日月“相推”才有日光与月光之均衡，才有日月光照之“明”，此“明”即合二（日月）所得之“一”也。尚秉和：“天地之道，循环往来，恒久不已也。乾为日，兑为月，日月久照，恒也。”

“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四时，即指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是一年四个季节的变化，它的变化，支配万物生长化育与人们的生活作息。由于四时总是处在变化过程中，季复一季，年复一年，从不停顿，无限发展，万物由此而生生不息。四季体现冷暖、生杀、作息之不同，这是变，但其依四季终始法则而演进则不变。尚秉和：“天地之道，循环往来，恒久不已。……震为春，巽为夏，兑秋，乾冬，四时反覆，无有穷期，恒也，亦天地之道也。”

从以上所述观察，说明“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久不已”，即不变，但“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因利而往，因始而终，

有始有终即过程之变也。是以不变中仍有变。

《彖传》最后指出：“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当指出“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之事例，继即指出：“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金景芳：“这是由自然又讲到社会历史，这里也是‘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龚焕：“利贞久于其道，体常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尽变也。体常而后能尽变，尽变亦所以体常。天地万物所以常久者，以其能尽变也。”事物若总是一定，则不能久，“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得靠“久”，没有一定时间是不行的。“观其所恒，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 （三）不易之恒。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风，恒。”李道平：“盖雷风至变，而至变之中有不变者存，变而不失其常者也。”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而雷风亦然。徐志锐：“古人认为雷风都有万般的变化，所谓风行八面雷震四方。雷风虽有万般变化，但又有它相对不变的守恒性，即风在雨之头，雷在风雨后，这就是它的恒久之道，故言‘雷风，恒’。”君子观此象“立不易方”。也就是说，君子从此卦应该学习什么呢？应该“立不易方”。程颐：“以常久之德，自立于大中常久之道，不变易其方所也。”大中，即中道也。胡炳文：“雷风虽变，而有不变者存。体雷风之变者，为我之不变者，善体雷风者也。”胡氏讲变和不变，不变就是“立不易方”，金景芳：“任何时候，我们自己都应该有所树立，即立不易方。”

## 二、恒卦的内卦——巽

（一）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初六，是指恒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浚恒。贞凶，无攸利。”浚，《释文》：“深也。”贞，固也。恒卦六爻专就夫妇关系论恒久之道。吴澄：“恒者，夫妇居室之常也。”前三爻言妇道，后三爻言夫道。恒卦的初爻为夫妇恒道之开始。初四正应，初六长女，九四长男，乃夫妇也。惟初阴居阳位，四阳居阴位，其实质，夫妇皆不正。且初六为巽之主爻，巽性入，《说卦传》：“巽为不果”，“其究为燥卦”。夫妇之情，宜由浅入深，循序而进。当始婚，初女质柔志刚，以老夫老妻般“浚恒”的标准要求九四，相求太急，有违常理。“浚恒，贞凶，无攸利”，浚恒，谓求恒之深，能守常而不能随时应变。固守这一条道理而不知变，虽正亦凶，无所利者也。故《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李光地：“求深非不善也，恶夫始而求深也。”

## （二）九二：悔亡。

九二，是指恒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悔亡。”按：执行夫妇恒久之道，男子用刚不用柔，女子用柔不用刚。九二以刚居阴位，是女子用刚行妇道，本当有悔。程颐：“九二以中德而应于五，五复居中，以中而应中，其处与动，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刚中之德而应于中，德之盛也，足以亡其悔矣。”故《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亡，无也。

## （三）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三，是指恒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承，《说文》：“奉也，受也。”授之人为奉，受诸人为受；此则训奉。朱熹：“承，奉也。”或者，朱熹：“不知其何人之辞（或承），言人皆得奉而进之，不知其所自来也。”之，其也，与上“其”互文。丘富国：“恒，中道也。中则能恒，不中则不恒矣。”九三以刚居阳位，得正而不中，且以质刚而用刚，有失妇道用柔守恒之原则，在夫妻关系上反复无常，故言“不恒其

德”。来知德：“长女为长男之妇，‘不恒其德’而改节则失其妇之职矣。既失其职，则夫不能容而妇被黜矣。”恒三得正，然巽为不果，进退不果，虽贞而吝也。

### 三、恒卦的外卦——震三

(一) 九四：田无禽。

九四，是指恒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田无禽。”师五“田有禽”，恒四“田无禽”。胡瑗：“常久之道，必本于中正，九四以阳居阴，是不正也。位不及中，是不中也。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以不常之人为治，则教化不能行，抚民则膏泽不能下。是犹田猎而无禽可获也。”另解：因恒卦以久之道为义，上震为长男，田猎又为男子之事，但田猎竟无所获，故“田无禽”。吴澄：“盖戈猎于外者，夫之事。烹饪于内者，妇之职。戈猎于外者而无所获，无以供中馈之烹饪也。”这说明九四不能尽夫职以养其妇，如此则夫妇恒久之道难以维持。不过，九四所以难尽夫职，时位使然也。处不能得恒久之道的时位，即不能得夫妇之道以尽夫职。故《象》曰：“人非其道，安得‘禽’也。”谓九四虽守恒道，固无禽，时位使然也，徒有力而无功也。

(二)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六五，是指恒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恒其德。”六五居上体的中位，得中就能得恒久之道，也就有恒久之德，故言“恒其德”。因六五以阴居中位，阴为女。假定是女子，柔而中，以柔顺为常，妇人之道也。五与九二为应，阴应阳，属正应，是有妇人从一而终之贞，妇人谨守贞节，故“贞，妇人吉。”《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惠栋：“《礼》云：‘壹与之齐，终身不改，夫死不嫁。’是从一而终之义，所谓恒也。”就妇女言，恒亦贞也。但六五在上体之中，上震为长男。假定是男，



则阴居阳位，其位不当。因男子行夫妇之道，宜刚柔并用。用柔，在增进夫妇感情；用刚，在决断家务。《象》曰：“‘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制义，制宜也。即夫子用刚用柔，因事因时而制宜也。如果行柔顺而只听从妇人摆布，那就必然坏事，故“从妇‘凶’也”。

### （三）上六：振恒，凶。

上六，是指恒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振恒，凶。”振，古与震字通用，皆动之速也。恒以常、久为义，能静则能守常，能安则能久。上六居恒之极，卦极则变，变则不常；又为震体之终，终则过动而不能安，不安则难久。上六以柔居阳而不中，愈动则愈失中。既不守常，又不能安，此所以夫妇恒久之道为之动摇也，故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项安世：“以‘大无功’解‘凶’字，言败绩也。”夫妇相处，贵淡泊宁静，淡泊始足守常，宁静乃能致远，今燥而不知压抑，动而不知节制，不能夫唱妇随，百年偕老，是最大败绩，亦“大无功”也。

## 四、总论

恒卦之义，为常，为久。《周易折中》引丘富国：“恒，中道也，中则能恒，不中则不恒矣。恒卦六爻无上下相应之义，唯以二体而取中焉，则恒之义见矣。初在下体之下，四在上体之下，皆未及乎恒者，故泥常而不知变，是以初浚恒，四田无禽也。三在下体之上，上在上体之上，皆以过乎恒者，故好变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惟二五得上下体之中，知恒之义者，而五位刚爻柔，以柔中为恒，故不能制义，而但为妇人之吉。二位柔爻刚，以刚中为恒，而居位不当，亦不能尽守常之义，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岂易言哉！”实则，徐志锐：“恒卦为守恒长久，即在万变中去寻求不变以保持事物相对的稳定性，其实质也就是执‘中’。守恒执‘中’，

这在《周易大传》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是极其高深的理论，非一般人所能掌握运用。因此六爻无善辞。”但万变之中自有其演变之逻辑轨迹，不合则反。初六浚恒，守常非不善，恶乎始而求深，不能随时应变，诚以守正防凶，正也。九二女子以刚行妇道，但能恒久于中而不失正，足以亡悔。反也。九三质刚用刚，有失用柔守恒之妇道，夫不容，虽贞而吝。反也。此内卦三爻妇道之由正、反而反也。九四田无禽，不能尽夫职以养其妇，徒劳无功，非关恒道，时位使然。正也。六五以柔居中，恒其德，女子贞而吉；男子宜刚柔并用，徒柔凶。反也。上九过动而不能安，有失夫妇相处淡泊守常之道，凶。反也。此外卦三爻夫妇关系之由正、反而反也。是指夫妇相处关系贵乎守恒执“中”，然果能明乎此道而行者鲜矣，故内外卦正、反两面发展之共相，均非合，而为反。六爻无善辞，其故在此。

### 第三节 遁卦

#### 一、遁卦的意义

遁卦䷗的“遁”，《说文》：“逃也。”《杂卦传》：“遁则退也。”陆德明：“遁，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是遁有退避之意。

遁卦继恒卦而起。《序卦传》：“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者，退也。”恒卦，前曾以夫妇之恒道加以解释，故韩康伯：“夫妇之道，以恒为贵，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与世升降，有时而遁者也。”因遁卦卦义为退避，是知遁之为退乃泛论事物不可能永恒不变，其有进必有退。遁䷗，虽然四刚二柔，但在十二消息卦中它是阴长阳消之卦，《彖》：“遁亨，遁而亨也。”唯退避才能亨通。恒，久也；遁，不能久居，须退避。久与不久为对立，此

所以遁卦继恒卦而起也。

遁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遁，亨，小利贞。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

遁，退避也。何以“遁而亨”？遁卦二阴四阳。二阴浸长，阳当退避。尚秉和：“当阴盛之时，势须退避。否则，其有不可胜言者矣。故曰遁亨。盖以行止论，洁身退隐，即所谓俭德避难也，无所谓亨。而以祸福论，防微虑远，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优游事外，亨莫亨于是也。故传曰遁而亨也。”此谓所以遁，是为避祸，遁不致祸，故亨。朱熹：“阳虽当遁，然九五当位，而下有六二之应，若犹可以为有。但二阴浸长于下，则其势不可以不遁，故其占为君子能遁，则身虽遁而道亨。”何以“身虽遁而道亨”？程颐：“遁者阴长阳消，君子遁藏之时也。君子退藏以申其道，道不屈则为亨，故遁，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遁避而亨者。虽小心道长之时，君子知几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齐，与时消息，无必同也。”阴柔方长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迟迟致力之道，不可大贞而尚利小贞也。《周易折中》按语则谓：“盖至于三阴之否，则直言不利君子贞矣。遁犹未至于否，但当逊避以善处之，不可过甚以激其成势，故曰小利贞也。”

(二) 遁亨，刚当位而应，顺时而行。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否卦卦义，为阴长阳消，遁卦之二阴与否卦初二两爻相类。而遁卦卦义则非阳消，而在阴长阳刚则退避也，唯退避始不消而亨。故言：“遁，亨。遁而亨也。”何以“遁，亨”？其原因，即“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所谓“刚当位而应”，虞翻：“刚谓五，而应二。”遁卦整个卦时为

阴长阳消，但遁卦从上下两体的中位说，前已指出，九五与六二刚柔当位，居中相应，是即双方中道之相应化解了强烈的敌意，六二暂时还可守柔中之道，不向上浸长；而九五亦根据这一客观形势，自行审察权变，应势退避而不消，在权变中而察觉亨通之理，此“与时行也”。即顺时而行也。因当两敌相对，各走极端，其发展结果，不是你消我长，即是我消你长；但亦有第三种结果，即你我皆不消，共存共荣，此则唯双方中道相应，各退一步，始能亨通之理也。

“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小利贞”。小，对大而言。大，有大作为；小，有小作为。贞，正也。前言“遁，亨。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即二五以中道相应，六二暂不浸长，故九五应势退避而不骤然消失。而“小利贞”，即有利于固守正道。但此不过小有作为，非大作为也。项安世：“‘小利贞’者，圣贤救世之微机也。阴方渐长，世道未至尽亡，尚有可小小扶持之处。天若未丧，亦有兴利反正之理。”但，二阴虽以中道为应而“小利贞”，可是，卦时卦义的客观形势是“浸而长也”，浸长必阳消。徐芹庭：“当遁之时，阴虽微小，然其势必至浸长而盛。九五虽与二相应，然其阳已渐消，惟明哲者能审时度势，以介石见机之勇，远遁以全身。若凡人则惟苟且流连，眷恋禄位，终至见祸而已。”尚秉和：“五当位，二有应，故曰‘刚当位而应’。然而不能不遁者，时不可也。”故叹其“时义大”也。

（三）遁，天之远山，避而不近。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不严。”

遁卦下艮上乾，艮为山，乾为天，是“天下有山”。从山下看山，山为最高，有峻极于天之象；而在山顶观天，则山虽由地凸起，较地为高，但天之比山，则更高更远，有远而去之之象。遁之义为远而去之，为退避。朱熹：“天体无穷，山高有限，遁之象也。”故

曰：“天下有山，遁。”天，君子也；山，小人也。小人辄以富贵权势为好为逐，此犹山下观山，小人浸长，若山之浸天也。而君子处世，则“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不顾也；系马千驷，非视也”。此犹山顶观山，君子遁避，若天之远山也。君子与小人人格气质迥然不同，故君子远而去之。但，“君子以远小人，不恶不严”。张载：“恶，读为憎恶之恶。远小人不可示此恶也，恶则惠及之，又焉能远。严之为言，敬小人而远之之义也。”如天之远山，避而不近。不过心虽厌恶，但不恶言厉色，表露于外；不让他知道你厌恶他，要让他敬畏你。

## 二、遁卦的内卦——艮

(一)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初六，是指遁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初六，是“遁尾，厉。”遁尾，成蓉镜：“凡初爻称尾。”依二为避遁，三为系遁，四为好遁，五为嘉遁，上为肥遁，遁尾疑当为尾遁。遁，逃避也。尾，后也。厉，危也。初六以柔居阳位不当，阴柔昏庸，只知阴长阴消总的形势，对自身实力不加分析，即“浸而长也”，咄咄逼人，此为盲动，盲动而无实力支撑，故厉，故不可以有所往。《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不往则无灾，“勿用有攸往”。吴澄：“初而不进逼于阳，则庶乎可免矣。”

(二)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六二，是指遁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蔡渊：“执者，固结之义也。黄者，中色。牛者，顺物。革者，坚固而难解。说与脱同。志者，五爻也。”徐志锐：“六二柔中与九五刚中相应，虽然处于阳退阴长之时，由于二五相应相和不相敌，所以六二不进逼于阳。而且，六二还以其‘黄中通理’和‘坤为牛’的柔顺中正之德性去固结九五，

有如用牛皮做的绳子将九五拴结起来，使其不得挣脱而退去。所以《象传》言‘执用黄牛，固志也。’‘固志’即坚固九五的意志使其不脱离。”此意实质，乃说明阳消阴长之时，阴阳既有对立排斥，又相互依存，为行中道，则非完全排斥阳刚之道而已也。侯果：“体艮履正，上应贵主，志在辅时，不随物遁，独守中直，坚如革束。”论者故曰“避遁”。

(三)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九三，是指遁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系遁。”系，徐芹庭：“系者，心维系而眷恋也。”九三处于阴长阳刚须遁之时，因下比于二，心有维系眷恋，不肯退避，故称“系遁”。

“有疾，厉。”疾，弊病也。厉，危厉也。三多凶，故为有疾之象。处遁之道，贵速而远，九三下比二阴，有所牵系，致其遁无以速且远，易遭疾厉。《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这种‘厉’就表现在九三虽以刚居阳，当位得正，但卦时不利，在与阴柔接触中，即使竭尽全力，亦仍疲惫不堪。

“畜臣妾，吉。”徐芹庭：“臣者，仆也，妾者，女子也。指下二阴。”遁卦下艮，艮，止也，畜象。九三与二阴接触，虽疲惫不堪，然艮性能止，惟刚正自守，待之以臣妾之正道，使制于阳而不陵上，斯“吉”矣。李光地：“臣妾者，近之不恭，远之则怨，惟不恶而严，畜之之道也。君子之于小人，既有所牵系而未得遁，则惟行其畜臣妾之道乃吉，遂不失吾贞，而又不干疲惫，处遁之吉也。”徐志锐：爻辞“说明九三的处境十分艰难，亲疏进退都必须有分寸，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故《象》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 三、遁卦的外卦——乾

(一)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是指遁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情之所喜好也。否，否定之否也。好遁，即喜好遁退，乐于遁退也。程颐：“四与初为正应，是所好爱者也。君子虽有所好爱，义苟当遁，则去而不疑。”君子之人能识时务果决如此则吉；“小人否”，因为小人则不能遁。《周易折中》按语：“好者，恶之反也。好遁，言其不恶也。从容以遁，而不为忿戾之行。孟子曰：‘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怒悻悻然见于其面。’正好遁之义也。小人否者，即孟所谓小丈夫者也。”

(二) 九五：嘉遁，贞吉。

九五，是指遁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嘉遁，贞吉。”嘉，美也。《乾·文言传》：“亨者，嘉之会也。”“嘉会足以合礼”。徐志锐：“处遁之时阳退而阴进。只因二五刚柔中正相应和有和会之嘉美，所以六二用‘黄牛之革’去贞固九五之志，使其相信无进逼之意不遁去。九五则以刚中之德去处理同六二的关系，或止而与之相合或遁退与之相离，皆以正道行事而合乎礼义，不以私情为牵系。”故《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正志，即合则不退，不合则退。退与不退，因正道而定。亦《象》曰：“当位而应，与时行也。”能依正道与时而行，故吉。

(三) 上九：肥遁，无不利。

上九，是指遁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肥遁，无不利。”肥，古作蜚，与古蜚字相通，即今之“飞”字。《淮南子》：“遁而能飞，吉孰大焉。”王弼：“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无疑顾虑，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此皆以“飞”解“肥”。上九处一卦之极，与二阴无应比，当“阴而长”，乃逃遁如飞，故称“肥遁”。能遁之速，则“无不利”。《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疑，古礙字。“无所疑”，即无所碍滞也。因无所碍滞，故逃得最快。

#### 四、总论

遁卦以阴长阳消及遁退为义。张善文：“遁卦所言‘退避’，并非宣扬无原则的消极‘逃世’；而是说明事物的发展受阻碍之时，必须暂时退避，以俟来日振兴复盛。”徐志锐：“在十二月消息卦中遁为阴长阳消之卦。……十二月消息卦专论阴阳消长对立转化，而（遁卦）六爻的阴阳消长过程，凡刚柔相临近的爻位以及二五相应的爻位一般均有相得相合之意，即在对立排斥之中又有统一与联系。以遁卦的六爻而论，初六‘遁尾’称‘不往’，六二‘执用黄牛’称‘固志’，均以其有应而不进。九三与二柔相临‘畜臣妾吉’，九五应六二‘嘉遁’以‘正志’，均以有比有应而不退避。九四虽应初六而二者均不当位能‘好遁’，上九无应能‘肥遁’，唯此二爻应退避。由此可见，六爻之中有止有退，有合有离，在阴长阳消之时仍体现着阴阳对立面的统一与联系。”故单论遁卦之时，则阴长阳消，非属绝对。

遁内外卦六爻处遁之道，初六尾遁，欲盲动浸长而无实力支撑，故不往无灾。正也。六二避遁，与九五为应，舍弃阴长而相互依存。反也。九三系遁，下比六二，心有眷恋，不肯遁退。合也。此内卦三爻“主于止”而贞定自守，故由正、反而合也。九四好遁，应初六虽有所好爱，义之当遁，去而不疑。正也。九五嘉遁，应六二虽有牵系，但依正道合则不退，不合则退。反也。上九肥遁，处一卦之极，当阴浸而长，乃逃遁如飞，无不利。合也。此外卦三爻“主于行”而适时遁退，仍由正、反而合也。六爻其内卦“主于止”，外卦“主于行”，为对立。此外卦所以次内卦而起也。



## 第四节 大壮卦

### 一、大壮卦的意义

大壮卦䷗之“壮”，《说文》：“大也。”《方言》：“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郑云：壮，“气力浸强之名。”王肃：“壮，盛也。”，威盛强猛也。

大壮卦继遁卦而起。《序卦》：“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韩康伯：“君子以远小人，遁而后通，何可终耶？阳盛阴消，君子道胜也。”此谓当“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君子以远小人，故遁退，“遁而后通”也。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即“君子道胜”之时，君子即不遁退，而为“大壮”。《杂卦传》：“大壮则止，遁则退也。”王引之：“壮者，止也。《传》曰：‘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者，物无终退之理，故止之使不退也。”项安世：“壮与遁相反。遁于义为退，则大壮似于进矣。然而大壮不得为进，而《杂卦》又曰：‘大壮则止’何也？盖大壮之义，似进而未进，似止而非止，蓄材待事，养锐积力以止为进者也。”所以遁为退却，大壮则为停止退却以转向前进。遁与大壮为对立。此所以大壮次遁卦而起也。

大壮卦形成的逻辑过程如下：

#### （一）势壮。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

就大壮卦卦体言，大壮四阳二阴，四阳盛长。朱熹：“大壮卦为二月之卦也。”正月泰䷊，阳长而未盛；二月大壮䷗，阳长过半；三月夬䷪，阳盛而将衰。一、三月皆不可言壮，惟阳长至四，阴消已过半，则阳刚更威盛勇猛矣，故称大壮。再就大壮卦卦德言。卦体

下乾上震，乾为天，天行健；震，动也。刚健而动，当为威盛强猛之表征，所以壮也。大壮卦因其盛，因其动，荀爽：“乾刚震动，从下上升，阳气大动故壮也。”因大壮，故能止遁之退。

## （二）理壮。

《象》曰：“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大壮为阳刚强盛，刚而动。如何动？阳刚既已强盛，其动亦必固守动之正道。此正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因为，阴阳刚柔相推相摩，则变化生矣。事物发展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而盛，就意味着量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的界限，再前进就会走向反面。张浚：“不贞则必暴，必折，必拂常逆理而违厥中，大壮所以贵正。”贞者，正也。言贞言正，即动而固守正道。也就是当阳刚强盛之时必须固守正道，唯固守正道才能保持其强盛。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情亦理也。徐芹庭：“卦体则势壮，卦德则理壮。所以名大壮者，正也。凡阳明则正，阴浊则邪。自然之理，故利于贞。正大者，正则无不大大也。盖上天下地，莫非此正大之理。且天地所覆载生成，所发之情，一通一复，皆一诚之贯彻，岂不正？既正，岂不大？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 （三）执礼。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大壮的卦体是上震下乾，震为雷，乾为天，是“雷在天上”。雷行于天下是正常的现象，现在却震动于天上，这说明阳气过于强盛以致高亢在上，所以称“大壮”。君子观阳气强盛高亢在上的“雷在天上”之象，则应“非礼弗履”。弗同不。履，履行。高亢就不能执礼，唯卑顺就下才能践履执礼。张载：“克己复礼，壮莫盛焉。”由此知“非礼弗履”，也就是克己复礼，即谦卑就下而不高亢。对“雷在天上”是反其道而用之，处于阳刚强壮而不用壮，固守于正大之

道以保持强壮，这点只有“君子”之人才能做到。程颐：“克己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弗履’。”

## 二、大壮卦的内卦——乾☰

(一)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初九，是指大壮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壮于趾，征凶，有孚。”趾，凡初爻称趾，脚趾在人身最下部位，而主于行者也。征，进也，行也。孚，信也。初九为下卦乾体的始爻，以刚居阳位，质刚而用刚，故“壮于趾”。征凶，既阳刚强盛，其用刚而行必凶。王申子：“卦虽以刚壮为义，然爻义皆贵于用柔，盖以刚而动，刚不可过也。趾在下而主于行，初乾体而居刚用刚，是壮于行而不顾者也。在上犹为过，况在下乎，其凶必矣。”《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穷，困穷也。即言初九阳刚强盛即应固守正道，用柔而不用刚，既刚而动，其穷困是必然的，可信而无疑也。

(二) 九二：贞吉。

九二，是指大壮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贞吉。”九二以刚居阴，原不得其正，然处下体之中，是可刚柔相济而适中，因中而用柔不用壮以求其正，贞守此道而得吉，故曰：“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周易折中》：“卦言‘大壮利贞’，惟九二刚德则为大，健体则为壮，而居中则为处壮之‘贞’，乃卦之主也。故《传》言‘以中’，明大壮之‘贞’在于‘中’也。”九二壮而守中不用壮，六爻之中，最得卦义。

(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九三，是指大壮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九三以阳居刚，过刚不中，

又处乾体之上，质刚而用刚，乃壮之盛者也。《象传》重述爻辞：“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即言小人处此形势则用壮以逞刚强，而君子处此形势则用罔，即不用壮，不逞刚强。朱熹：“罔，无也。视有如无，君子之过于勇者也。”“贞，厉”：三居刚得正，故贞；三多凶，故厉。言君子用罔则正，小人用壮，所行多厉，况所行不正者乎。

“羝羊触藩，羸其角。”羝，音低，《说文》：“牡羊也。”亦公羊也，公羊性刚强，喜触物。藩，篱也。羸为累借字，《说文》：“累，大索也。”引申为系。刘百闵：“四五六中爻为兑，兑为羊。上卦震，震为萑苇，为苍莨竹，故为藩。兑为毁析，故有触藩之象。”成蓉镜：“凡上爻称角。”三与上应，故有羸其角之象。羸其角，则不复触藩矣。按：此喻小人用壮，犹羝羊之触藩也，触角必困，系其角，则不用壮矣。

### 三、大壮卦的外卦——震☳

(一)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九四，是指大壮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贞吉，悔亡。”大壮之道，最忌刚猛太盛，而贵乎刚柔相济而得中，得中则得正。九四以刚居阴位，虽不中正，但质柔而用刚，刚柔相济，符合用壮的正理，故曰“贞吉”。但九四以刚居阴失位，失位有悔，惟正则吉而无悔，故“悔亡”。

“藩决不羸。”决，开也。羸，系也。九四居震卦之初，震为动。九三以九四之刚在前，如藩篱之障而不能进；九四则以五、上两柔在前，如藩篱之障开，不复困阻其进；亦羝羊不用触藩，不系其角矣。故曰“藩决不羸”。

“壮于大舆之輹。”徐芹庭：“輹，辐也。车轮之中干也。”輹壮则车强而有利于行矣。九四当大壮之时，虽以阳居阴，不极其刚，

但“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即言其所面对的情境，是有大舆之刚强辅助其行动，同时没有遭遇任何困阻，故《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尚，上也。尚秉和：“‘上往’言上进居五。”这说明，凡逞强用壮者每多遭遇挫折而不能“浸而长”；九四刚柔相济，虽不用壮但能显示其真正的强壮而“上往”。此亦《老子》“物壮则老”，“兵强则不胜”；“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之义也。

羊公(二)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六五，是指大壮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丧羊于易。”其“易”字注家有多种解释，并列于次：

(1) 尚秉和：“兑为羊，兑毁折故丧羊。易，《释文》云：‘易作场，谓疆场也。’（按：朱熹：‘《汉书·食货志》：场作易。’）古文往往如是。《说文》：场，田畔也。《诗·小雅》：疆场有瓜，丧羊于场。言丧羊于田畔也。”

(2) 易，变易也。《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徐志锐：“六五以柔居阳位是不当位，而九四已经‘尚往’，六五又不当位，其所当变已成必然趋势，所以姚配中注：‘阴失位，故阳来据之。’阳来据之则当位。”按：三四五中爻为兑为羊，“阳来据之”，即六五阴爻变为九四之阳爻，亦六五变为九五，则丧羊矣。此一变易乃使大壮䷗变成夬䷪，阳长阴消，四阳再长而成五阳，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3) 虞翻：“四动成泰，坤为丧也。乾为易，四上之五，兑还属乾，故丧羊于易。动各得正，而处中和，故无悔矣。”按：此为象学观点。即言大壮九四变阴，则成泰卦䷊，上坤下乾，坤为丧也。兑，羊也。大壮三至五互兑，初至四互乾，故兑还属乾，即丧羊于易（乾为易）也。四五不正失位，四五互换变正，则各得其位，而处外卦之中，故处中和。

以上三种解释，以第二种解释较能与上六爻义之解释相连接。

“无悔。”刘百闵：“大壮以大者壮为义，五以阴居阳位，兑为缺折，故有丧羊之象。然五虽不当位，以得中，故无悔。”

（三）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上六，是指大壮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大壮全卦卦体似兑，兑为羊，故取象于羊，谓“羝羊触藩”。遂，虞翻：“进也。”《杂卦传》：“大壮则止。”故大壮亦以止为义。上卦震，震为动，震至上而穷，穷则不能退，亦不能进。何以穷？徐志锐：“六五变为九五之后则阳刚将升至五位即下五爻均有羊象，唯上六一爻阻在前。但卦为大壮并非夬，于大壮之时上六这个柔爻还未到该退之时，故言‘不能退’。因上六‘不能退’，在下的五个刚爻虽壮也不能进，故又言‘不能遂’。为何会出现这种既不能退又不能进的顶牛形势，《象传》解释说‘不详也’。《释文》：‘详，审也。’指明是由于阳刚未能审时度势所造成的，这也可以看出，大壮之卦因为阳刚过于强盛，易于冒进而难制止，必须济之以柔而守中正才能无过刚之弊。正是这个道理，《象传》接着又说：‘艰则吉，咎不长也。’告诫阳刚只有艰贞固守于正大之道待时而后进才可得‘吉’，过咎也不会太长久就能自然消除。因为大壮一变而成夬，夬一变而乾，这种形势是不可逆转的。”《朱子语类》：“上六取喻甚巧，盖壮终动极，无可去处，如羝羊之角挂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艰则吉者，毕竟有可进之理，但必艰始吉也。”

#### 四、总论

大壮卦四阳二阴，四阳盛长，故称大壮。四阳威盛勇猛，难免过中之嫌，故《彖传》强调理壮，曰：“大者正”，即以刚柔相济为不失其事理之正。项安世：“壮有大小二义，有以事理得中为正者，有以阴阳当位为正者。刚以柔济之，柔以刚济之，使不失其正，此

事理之正也。以刚处刚，以柔处柔，各当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壮之时义以事理为大，其所谓‘利贞’者，利守事理之正，故曰‘大者正也’，明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当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当位而皆不利，又于九二、九四爻辞明言贞吉；于初九、九三爻辞明言贞凶贞厉，圣人犹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释之于九二，则曰九二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于六五则曰位不当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易之时义屡迁如此。

张善文：“‘大为强盛’，是事物发展的美好阶段；此时如何善保‘盛壮’，是至为关键的问题。‘大壮’卦辞以‘贞吉’二字，揭示了守‘正’处‘壮’，必获吉祥之理。卦中诸爻，具体说明‘大壮’之时不可恃强‘用壮’，而要谦退持中。”大壮卦内外卦六爻，初九质刚而用刚，刚猛过中，凶。正也。九二刚柔相济而适中，贞吉。反也。九三当壮之盛者，但小人用刚，君子用罔，君子不逞刚强。合也。此内卦三爻用刚由正、反而合也。九四位不中正，但有刚强者辅助，故“篱决不羸”而上往。正也。九五不当位而“丧羊于易”，但得中而无悔。反也。上九壮终动极，如“羝羊触藩”，不能进退，但“艰则吉”。合也。此外卦三爻皆刚柔相济而获吉，并由正、反而合也。是皆戒刚猛用壮，唯刚柔相济，合二而一则吉也。

## 第五节 晋卦

### 一、晋卦的意义

晋卦䷢的“晋”，《序卦》：“晋者，进也。”《说文》：“晋（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进。”晋，本为日上进之义，故《杂卦传》：“晋，昼也。”即有晋长升进义。

晋卦继大壮卦而起。《序卦》：“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大壮，《杂卦传》：“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壮之壮，在能止遁之退。王引之：“物无终止之理，故进之也。”晋䷢，坤下离上，坤为地，离为日，《象传》：“明出地上，晋。”晋卦卦象为太阳出现在地上冉冉升起。大壮为壮，壮为“气力浸强”，为“威盛刚猛”，但壮由“养”来，胡朴安：“大壮，休养生息之卦。”休养生息而“壮养”之后，即继之以“晋”。晋训日出万物进，言养锐积力如日之初出，可以上进。崔憬：“不可以终壮于阳盛，自取触篱，宜柔进而上行，受兹锡焉。”大壮为壮养，晋为柔进，晋与大壮为对立，此所以晋次大壮而起也。

晋卦形成逻辑过程下：

（一）晋，臣道也。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彖》曰：“晋，进也。”晋字本义为“日出而万物进”，日在上便是白昼，故昼日即是晋，引申为诸侯晋见天子，而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为喻，以说明臣道。康侯，臣也。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康侯，即《尚书·康诰》之康叔封也，武王之弟，为周司冠，初封于康，故称康侯；以其为武王之弟，故称康叔。锡，何楷：“锡，下锡上也，如纳锡。”纳锡：《仪礼·觐礼》：“匹马卓上，九马随之。”古者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凡朝奉聘聘贡锡，皆用马以为礼也。蕃，多也。庶，众也。“昼日三接”：离为日，明出地上为昼日。三接，即天子三接诸侯之礼也。此言康侯为柔顺之臣，以马纳贡于君主，君主以三接之礼亲诸侯，臣顺而君明。“明出地上”，徐芹庭：“乃世道维新，治教修明之时”，故“日出而万物进”也。而程颐则谓：“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他说：“晋为进盛之时，大明在上，而下体顺附，诸侯承王之象也，故为康侯。康侯者，治



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顺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宠数，锡之马众多也。车马，重赐也。蕃庶，众多也。不唯锡与之厚，又见亲礼昼日之中，至于三接，宠遇之至也。”

郭雍：“晋卦取名之义，与大有略有相类。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晋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进，独备一卦之义，则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当之。”

（二）君臣之道——相应相和，共进共升。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晋，进也。明出地上。”《周易折中》按语：“《易》有晋、升、渐三卦皆同为进义而有别。晋如日之方出，其义最优。升如木之方生，其义次之。渐如木之既生，而以渐高大，其义又次之。观其彖辞皆可见矣。”晋卦二体，下坤上离。离在坤上，是太阳升出地面而明。而此明有二义：其一，日之明出自日之自身；其二，日之明从晨至午，因时而明之量渐增。此一量之“上进”也。

“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明出地上，即太阳升出地面而明。因日之明，先是，“顺而丽乎大明。”晋卦下坤上离。离，日也；坤，地也，顺也。当太阳从地面升起，光芒四射，而整个大地都顺应日光照射从而万物生长，是即“丽乎大明”。其次，“柔进而上行。”晋卦上离☲二刚一柔。徐志锐：“这个柔画既是离体的主爻，同时又是晋卦六爻之中的主爻。按《易》例，阳刚为尊，阴柔为卑，卑则处下不居上。但晋卦为太阳升出地面离日（即）在上体。”崔憬：“虽一卦名晋，而五爻为主，故言‘柔进而上行’。”程颐：“凡卦离在上，柔居君位，多云‘柔进而上行’。”按：否☷、泰☶、剥☶、复☱等卦皆阴长阳消或阳长阴消，但晋卦则日（离）出而坤顺，大地万物因日出而生长，柔因日出而上进，由卑而尊，此阴阳相应相和而共进共升。

已非相互消长矣。晋卦“日出而万物进”主要义即在乎此。

命爻(三) 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已如前解。君子观此象以“自昭明德”。孔颖达：“昭亦明也。”《大学》：“明明德。”徐芹庭：“地者阴土，譬人欲之私。自者，我所本有也。日本明，隔于地则暗矣。犹人之德本明，溺于人欲之私则暗矣。故自昭明德，亦犹明出地上也。”“自昭明德”，也就是“明明德”，即自己昭明自己生来即本有的德性，如太阳从地上升起，它是自升自起又是自明的，并非依靠外力。而德之自明，俞琰：“其未然之明，固未尝息，知所以自明，则本然之明，如日之出地，而其昭著初无增益也。”此即人性本善，德之明，乃自明也。

## 二、晋卦的内卦——坤☷

(一)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是指晋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晋如摧如，贞吉。”晋，进也。摧，蔡渊：“抑退也。”如，语助词。晋卦二三四中爻艮，艮，止也。晋为进升，以“顺而利乎大明，柔进而上行”为义。初六为柔爻上进的开始，故称“晋如”。但初六以阴居阳，不当位。虞翻：“失位，故摧如。”初六虽失位，而与九四为正应，其以柔居下；只要贞固自守柔顺之正道，“柔进而上行”，则得“吉”。《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独行，独进也。众未进而初六据于正道独进，故吉。

“罔孚，裕，无咎。”罔孚，与萃卦九五之“匪孚”为同一词汇，罔，不也；匪，不也。孚，信也。初六当上进之始，因失位而上应九四，四多疑，未能取信，罔孚之象也。裕，《孟子·公孙丑》：“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裕与余裕同义，有宽缓意。初六与九四应，

虽失位而“罔孚”，但仍为正应，初六以柔居下，可进则进，不进则退则缓，进退能绰绰然有余裕。《象》曰：“‘裕如无咎’，未受命也。”“无咎。”虞翻：“欲四之五成巽，故无咎也。”按：晋卦三至五互坎，九四、六二皆失位不正，四之五，五之四，二爻易位得正，外卦因成巽，巽为命。虞翻：“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未受命，缓以俟之，进退有余裕，故无咎。

(二)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是指晋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晋如愁如，贞吉。”愁，固也；愁释作忧，乃六朝以后之字义。“秋之为言愁也。愁，坚固也。”《周礼目录》：“愁者，适也。”故愁亦借为适。《诗经·豳风·破斧》：“四国是适。”《传》：“适，固也。”王夫之：“愁同擎。擎，固也。二与五正应，晋之尤笃者，故曰愁如。”六二与六五虽不正应，但晋卦卦义主于“柔进而上行”，故六二以其柔顺之德而应六五，上进之心很坚决，有如用手揪住六五不放，任何力量都不能拆开，故以“愁如”形容其笃实之深情。惟二五相应之情虽深，而终非正应，二三四中爻为艮，《说卦》：“艮为坚多节。”故六二当上进之时，唯有坚守贞固之情才能得“吉”，而且迟早会“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介，大也。于，犹“自”也。王母，程颐：“祖母也。谓阴之至尊者，指六二也。”六二何以称为王母而不言“君”？《周易折中》：“二五相应者也。以阴应阳，则有君臣之象。以阴应阴，则有妣妇之象。”此言二五虽不正应也不为敌，故以妣妇关系说明六二上进而依附六五。盖二五皆居中，五之“吉无不利”为有大庆，亦即二之介福；五在上为施，二在下为受。六二依附六五始终坚守中正之道，不改其志，故《象》曰：“‘受之介福’，以中正也。”

(三) 六三：众允，悔亡。

六三，是指晋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众允，悔亡。”晋下卦坤，坤为众。允，虞翻：“信也。”坤为顺，“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初六独进而“罔孚”；六二上进志坚决不移；六三居顺体之上，顺之极者也。顺丽而柔进之志逐步趋坚，至六三而“众允”：三阴皆顺，三之顺与众同。即众人皆深信六三为柔顺之臣。信于下必能获于上。李光地：“人臣之志，未易遽达于上，有众人信之，则其志亦上达而信于君矣。”惟六三以阴居阳位，不中不正，进之道，在未获得信任之时如急于进，则必有悔；然以极顺则当进而进，而为众所允，故“悔亡”。当三阴上进而附丽于六五明君，《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 三、晋卦的外卦——离☲

(一)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九四，是指晋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九四以阴居阳，不当位，故有“晋如鼫鼠”之象。四多惧，故“贞厉”。《荀子·劝学篇》：“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螭蛇无定而飞，梧鼠无技而穷。”此鼫鼠之贞厉也。《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其“位不当”，非仅以刚居阴，其位不当而已也，最重要的，犹在以刚强而阻挡三阴上进之路。

(二)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是指晋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悔亡。”以阴居阳，失位，宜有恤矣；以居尊位得中而成大明在上，并下皆顺从，为得，则其悔亡。

“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勿，无也。恤，忧也。勿恤，犹言

“无忧也”。晋卦三四五中爻为坎为忧，五变则不成坎，勿恤之象也。《系辞传》上：“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为吉，失为凶，故失为忧矣。然失而不得为可忧，非失无以为得，则为无可忧也。晋上卦离，离为火。徐芹庭：“火无定体，倏然而活，倏然而没，失得其常事也。失得勿恤者，虚中则廓然大公，不以失得累其心也。盖六五柔中，为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顺而丽之，是以事皆悔亡，而心则不累于得失，持此以往，吉而无不利者也。”故《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三）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上九，是指晋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晋其角。”角，成蓉镜：“凡上爻称角。”朱熹：“角，刚而居上，上九刚进之极，有其象矣。”晋其角，徐芹庭：“言欲进而其前无地，甚言其前无所进也。”

“维用伐邑。”维，同唯。伐，攻伐也。邑，国也，封地亦称邑。天子诸侯曰国，大夫之邑曰家，即大夫所居之封地也。晋上卦离，离为甲冑，为戈兵。晋卦以柔进为善而恶刚，刚进非中也。上九为刚进之极，晋其角，无可进矣。徐志锐：“邑为私有领地，这里用来比喻自身。‘维用伐邑’，实质是说不可用阳刚再上进，只能以刚克刚，自己控制自己。”也就是不能知进而不知退，如用刚至极，知进而不知退，则“厉”，亦即危矣。然晋上离，离为明，上为明极，则为知进亦知退，由于知所进退，故吉而无咎。唯知所反省而不冒进，虽可延缓其向对立面的转化，但不可改变卦极而变总的趋势。“贞吝”，以刚进为贞，则吝。故《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即言刚进而至极，终非“柔进而上行”也。

#### 四、总论

晋卦以柔进为卦义。项安世：“晋好柔而恶刚，故九四、上九皆

以厉言之。四进而非其道，故为鼫鼠。上已穷而犹晋，故为晋其角。”《周易折中》引龚焕：“晋卦诸爻，皆以进为义，初、二、三、五，柔之进，四与上，刚之进也。四阴二阳，阴多吉而阳多厉者，晋以柔顺为善，刚强则躁矣。故《彖传》曰：‘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卦之得名，其亦以柔为主与？”

晋虽以“柔顺”为主，但，张善文：“《晋》卦极力肯定的‘柔顺’，又必须以‘光明道德’为重要前提，即下者要附着于‘明’求进，上者更须向‘明’施治，卦象下顺上明，六五尊居‘离明’之中，是这一要点的明显体现。因此，‘柔顺’是求《晋》的手段，‘光明’是获《晋》的方向：两者结合，则是‘晋’卦大义所在。”

晋卦六爻处进之道，初六当柔进之始，虽失位“摧如”但“独行”而宽裕待进，无咎。正也。六二虽有愁绪，居中，上进之志坚决不移，故吉。反也。六三为柔顺之极，上进之志因益趋坚定而获众允，故悔亡。合也。此三爻“柔进而上行”心志之演进由正、反而合也。九四阳刚“位不当”，欲阻三阴上进之路，贞厉。正也。六五柔中，大明在上，下皆顺从，往则吉无不利。反也。上九为刚进之极，“道未光”，“厉”而“吝”。反也。此外卦三爻因四，上进非其道，故由正、反而反也。要皆言处晋之道，柔进而须以“光明道德”为前提也。

## 第六节 明夷卦

### 一、明夷卦的意义

明夷卦䷣的“夷”，瘕之借字。《说文》：“瘕，伤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察夷伤。”是夷古有伤义，则明夷者，明伤而昏暗也。《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是夷古有视之不见之义；则

明夷者，有明而不见之义，故又有晦义。《杂卦传》：“明夷，诛也。”诛为伤之引申义，夷有杀义、灭义、除义，皆诛之引申义，即损伤也。

明夷卦次晋卦而起。《序卦传》：“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九家易》：“日在坤下，其明伤也。言进极当降，复入于地，故曰明夷也。”明入于地中为夷，是明夷有“晦其明”之义。晋与明夷有反对义。《杂卦传》：“晋，昼也。”晋为昼，为日出；明夷为晦，为日落。晋与明夷为对立，此明夷所以次晋而起也。

明夷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明夷，文王晦其明。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明夷。”夷，虞翻：“伤也。”高亨：“灭也。”“明入地中。”明夷卦体下离上坤，离为日，坤为地，日在地下，即太阳落入地中，阳光被遮蔽变成黑暗，故曰“明夷”。

“内文明而外柔顺”，明夷卦体为下离上坤，离为文明，坤为柔顺，离居内而坤居外，即言人内怀文明之德而外能行柔顺之道。

“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蒙，郑康成：“犹遭也。”大难，俞琰：“大难，谓羑里之囚也。其难关系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故曰‘大难’。”以，用也。纣拘文王于羑里，意在杀他，此文王之“明夷”也。而文王当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虽以柔顺的态度，来接受无理的虐待，但仍能保持其内心的文明，不失所守，此晦其明而不露，内不失己，外得免祸也。程颐：“君子当明夷之时，利在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也。在昏暗艰难之时，而不能失其正。所以为明君子也。”

#### （二）明夷，箕子晦其明。

《彖》曰：“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利艰贞，晦其明也。”利艰贞，艰难委曲以守其贞也。晦，隐晦也。“内难而能正其志。”俞琰：“内难，谓家难也，其难关系一家之内宗社之所寄也。箕子为纣之近亲，身处其国内而切近其难，故曰‘内难’。”“正其志”：“不失其正也。不失其正，又不显其正，是谓‘晦其明，利艰贞’也。”箕子为纣近亲，因见纣王无道，纣王不能接受劝告，自己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离开故国，便装疯以晦藏其明德，虽然处境十分艰难，仍能固守正道而不变。徐芹庭：“箕子之难，虽与文王同其艰贞，然文王为西伯、散宜生之徒，以珍物美女献于纣，而文王即出羑里矣。若箕子佯狂，则必要君知其贞狂，左右人亦知其真。王始不知其佯，及至牧野师起，诛君吊民，方释箕子囚，箕子逃之朝鲜，武王遂封之，因以洪范授于武王，人方知其不狂，则箕子难于文王多矣。”

### （三）明夷，用晦而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莅，训临，接近也。明夷卦象为“明入地中”，上文已解。徐志锐：“从‘明入地中’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点认识，太阳是最明亮的，最明亮的太阳也不能总用其明，当落入地中之时它就把明亮晦藏起来而不用。唯有晦藏不用然后它才能再次升起而继续发挥其明亮的作用。‘君子’观此象则应该晓得如何用明，即在接近众人之时虽然以己之明足可以察秋毫，但既不可以全用也不可以不用，在一定的条件下晦藏一下其明而不用，反而更能显其明，这就叫做‘用晦而明’。林希元：“‘用晦而明’，不是以晦为明，亦不是晦其明，盖虽明而用晦，虽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尽用其明，盖尽用其明则伤于太察，而无含弘之道，唯明而用晦则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



## 二、明夷卦的内卦——离三

（一）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是指明夷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明夷于飞，垂其翼。”于，犹“之”也。明夷内卦离，《说卦传》：离为雉，故为飞。初九为内卦离体之始爻，离为明，即当明夷之时，初九以阳刚离明之德，而能洞察时事之几微，见机而作，为避明夷之祸而远离，其速如飞也。“垂其翼”，即犹鸟于夜幕低垂之际，小心翼翼，敛其翅低飞，不敢展翅翱翔，以免暴露行迹，即喻君子自晦其明也。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此言君子“明夷于飞”之行，不易得食，“三日不食”，艰贞之象也。《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朱熹：“唯义所在，不食可也。”艰贞表现只在一个“义”字，义者宜也。

“有攸往，主人有言。”闻一多：“《易》凡言‘有言’，读为‘有愆’。”君子于行，见机而作也。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此行不但有不食之厄；“有攸往”，即所往尚有言语之讥。因祸端尚未发作，即见机而行，故有责难。惟世俗之见，既不可得而避，君子安于义命也。

（二）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六二，是指明夷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明夷，夷于左股。”夷于左股之“夷”，伤也。六二为主爻，二三四中爻为坎，坎为美脊之马。拯，《说文》作拊，上举也。二五无应，二以阴承三阳，得中而正故有升马而壮，顾盼自雄之象。近取诸身，初为足，二为股。当明夷之时，六二不避祸远遁，因而伤及左股，故曰“夷于左股”。股，胫之上节，即俗称大腿也。人之行

动依赖足胫，股随胫动，非要害之处。但伤虽不在要害，股伤不良于行，拯救股伤，唯以马代步，快行之马必壮，借助良马拯济，缓图复壮而行，故获“吉”。股肱，亦喻辅佐之臣，《易》注家指为西伯之拘于羑里。时纣为君，西伯为臣，纣无道，明知将伤，仍不遁逃，终被拘而未见戮，此“夷于左股”也。嗣友人闾夭、散宜生等以美女良马献纣，幸免于难。后西北佐武王伐纣，终得“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顺以则，王申子：“用拯之道，必健而顺乃可以免，马健而顺乎人者也。盖不顺则取祸，不健则失则。”程颐：“则谓中正之道，能顺而得中正，所以处明伤之时而能保其吉。”如行刚而失中道，则凶无疑。王宗传：“六二文明之主，又柔顺之至，非文王其谁当之。”

(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九三，是指明夷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狩，猎也；岁终田猎曰狩。明夷内卦离，《说卦》：离为南方之卦；故曰“南狩”。首，程颐：“魁首，上六也。”疾，急也，速也。三四五中爻为震，震为动为速。徐志锐：“九三以刚居阳位又在下卦的离体之上而屈从于坤体之下，刚明之极则不屈挠，与上六相应而上六为昏暗之主，‘南狩’即前进狩猎，喻九三欲上往除害。”以“得其大首”。但“不可疾”，刘百闵：“当明夷之时，用晦而明，故不宜速也。周之伐商，应天顺人，然犹观政于商，师逾孟津，迟回不亟进者，则明九三之不可疾也。”九三即指周武王也。

“贞。”明夷以明而晦为卦性，得位，能明而晦，故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 三、明夷卦的外卦——坤䷁

(一)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一、六四，是指明夷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入于左股，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易象近取诸身，六二夷于左股，六四入于左腹；上卦坤，坤为腹，四在坤下，左为下，故为左腹。何楷：“明夷，指纣也。明夷之心者，纣之心意也。出门庭者，遁去也。”明夷卦下体三爻“明夷”二字皆在爻辞之首，上体两“明夷”皆在爻辞之中，连斗山辨别说：“内卦三‘明夷’具在辞之首，指明而受夷之人言。外卦二‘明夷’具在辞之中，指处明夷之道言。盖下三爻尚在夷之外，上三爻已在夷之中也。”上下两体，朱熹：“离体为至明之德，坤体为至暗之地。……下五爻皆为君子，独上一爻为暗君也。”六四已入坤体，切近上六，乃暗君之近臣。《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即谓六四为君心腹，深知昏暗之君不辨贤愚，既能夷伤其股于前，何能不夷伤其腹于后。鉴往知来，为逃避伤害，就像站在门庭之间一样，见到伤害将至，即出门而去，故曰：“于出门庭。”朱熹：“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浅，故犹可以得意于远去。”杨时：“微子之明夷也。”微子为纣之胞兄，屡屡规劝而不听，嗣即抱祭器而归周。

（二）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六五，是指明夷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箕子之明夷，利贞。”六五本为君位，由于明夷卦之主为上六，故六五为臣位，并直接以箕子喻爻义。程颐：“易之取义，变动随时。”王弼：“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自古昏暗之君莫过于纣，比干为叔，遭剖心之惨；微子为胞兄，遁逃而去；箕子是前朝旧臣，又是同姓至亲，曾以正道规劝纣王而被贬为奴，只好装疯以自晦其明，后来又被囚禁，虽然身遭大难，但仍能隐藏其明德而不用。当明夷之时，既能免于伤害，又能晦其明而终不失其明者，莫过于箕子。六五以柔居中，故“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为人臣者能守其贞操如此坚苦卓绝，

无论时代如何黑暗，也难以泯灭其明，故“明不可息”也。《明夷》卦（三）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是对明夷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不明晦。”此“晦”字为晦暗之晦，非晦藏之晦。“不明，晦”，即不明而昏暗。胡炳文：“‘不明晦’，盖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为其所夷也。”伤明者最终必至于自伤，故又言“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上为天，以太阳初升天上，故曰初登于天，然当明夷之时，明入地中，故曰后入于地。《汉书》注引应劭曰：“初登于天者，初为天子，以善闻于天也。后入于地者，伤贤害仁，佞恶在朝，必以恶终，入于地也。”以商纣为喻，《史记·殷本纪》：纣初登于天，“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四国，四方也。及其昏弃失德，而为独夫，《象》曰：“‘后入于地’，失则也。”项安世：“则者，道之常也。”“失则”，即言上六无君道。何楷：“纣之所以亡也。”

#### 四、总论

明夷卦从历史事实中抽象取义，以阐明乱世如何在艰困中维护正道，转衰为盛，重见光明。张善文：“事物的盛衰，社会的治乱，自有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明夷》卦以‘明入地中’为喻，展示了政治昏暗，光明泯灭之世的情状以及‘君子’自晦其明，守正不移的品质。卦辞‘利艰贞’之义，强调在艰难中维护正道，在‘自晦’中期待着转衰为盛，重见光明的一天。”全卦六爻要旨，《周易折中》引苏轼：“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故曰不明晦。”当晦之来，“力能救则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则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不能救又不能正，则君子不敢辞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责必有以塞之，无责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

六四无责于斯世，故近者则人腹获心于出门庭，而远者则行不及食也”。徐志锐：“明夷一卦不取二五相应以及爻位的比乘关系。程颐曾指明：‘易之取义，变动随时。’因明夷以上六为昏暗之主，上昏暗而在下的五爻皆被其所伤，这一时义就决定了爻位关系不能用常例，所以王弼强调：‘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胡炳文：“下三爻以明夷为句首，四五明夷之辞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盖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为其所夷也。”五爻之明虽为其所夷，但不是明夷卦主流，其主流则在六五之“明不可息”。

明夷卦六爻处晦之道，初六为足，为伯夷出逃。正也。六二为左股，为文王拘羑里。反也。九三为“得其大首”（首指上六），喻武王时伐纣。合也。此内卦三爻由足，股而上，喻殷周早期历史演化由正、反而合也。六四为左腹，为微于归周。正也。六五为箕子为奴。反也。上六为伤明者终必自伤，殷纣灭亡，由周取代，合也。此外卦三爻由腹而首，喻殷周晚期历史演化之由正、反而合也。内卦三爻为足、为腹，喻人之下身；外卦为腹、为首，喻人之上身，下身与上身为对立，此所以上身次下身而起也。

## 第七节 家人卦

### 一、家人卦的意义

家人卦䷤的“家人”，一家之人也，“家人”之义如其名。然家人卦之义，则曰齐一家之人之道也，即齐家之道。此为家人卦之卦义。

家人次明夷卦而起。《序卦传》：“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杂卦传》：“家人，内也。”韩康伯：“伤于外

者，必反诸内也。”内与外为对立。家正然后天下定，此家人之所以继明夷而起也。

家人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家人，利女贞。

卦辞：“家人，利女贞。”

家人卦下离上巽，巽为长女，离为中女，是二女相乘，乃为家。傅隶朴：“家必由男女两性相配而成，今二女相乘，怎能成家呢？这就是本卦命意的特点。咸恒两卦是讲的家庭组织，故一以少女少男相乘，一以长男长女相乘，本卦重点在如何齐家。”故突出女性在家庭组织构成中之重要性。卦辞谓：“家人，利女贞。”从家庭形成历程言，人类原始由杂婚而母系社会，时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母之重要性可知也。殆一夫一妻制出现，构成夫妇组成之家庭，家庭职能开始分立，男治外，女治内。因此，齐家之道亦开始出现。因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维系家庭之要素乃不在女性之生育与劳力，而在乎其德性。傅隶朴：“俗话说：‘妻贤夫祸少。’商纣因妲己亡国，周幽因褒姒而杀身，这都是女子不贞之祸。”反之，“由于文母之贤，遂能辅成文武的帝业，家道之兴衰关键，大半系于主妇之贤否。故曰：‘家人，利女贞。’”

（二）家道，刚柔相济，内外合一。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自一夫一妻制出现，母系社会乃转变为父系社会，一家之主由女而男，故“家人有严君焉”。君字训长，即言行道首先必须有尊严的家长，家长即父母，故言“父母之谓也”。一般虽尊父为长，但母亦辅助之。父母领导方式不同，父性刚主严，母性柔主慈，故称“严父慈母”。吴慎：“家人之道，男以刚严为正，女以柔顺为正。”

刚柔相济，此亦阴阳中和之道也。王肃：“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家有严君也。”家庭职能分工，“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乎外”。家人卦六二处离卦之中，离为内卦，六二居中履正，是女子正于内之象。九五处巽卦之中，巽为外卦，九五居中得位，是男正乎外之象。男女成家，必男正于外，女正于内，才是家道正。范仲淹：“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何不定之有。”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所谓家道之精神层面，即家庭伦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是也。由家庭伦理的实践而有家庭精神的统合。家道既正而推至一国及整个天下，俞琰：“《大学》云：‘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家而天下定矣。

(三) 家人，言有物，行有恒。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卦上巽下离，巽为风，离为火，火燃烧时，热气上腾，便成风，风是流动的气体，故曰：“风自火出。”风从火出为何称为家人？其解有二：其一，志锐：“因为一户人家一般都是同户而居，同锅而食，用一把火做饭。用火做饭就生出风来，所以只要看到烟筒冒烟就能知道是火在燃烧风在生出，也就可以断定这是一户人家，故言：‘风自火出，家人。’”其二，傅隶朴：“风自火出，但火如果无风，也不能炽，故火与风是相互依存的。”男主外、女主内，内外相资，才成为家，即同于风火相生之理。两解均能阐述“家人”真义。君子观“风自火出”之象，则应“言有物而行有恒”。“言有物”即诚实不说假话：“行有恒”即行为端正恒久不变。徐志锐：“因为齐家之道应该从每个人的修身做起，修身之本就在于一言一行，一言一行都能诚实而端正，推行家道就有了保证。”

## 二、家人卦的内卦——离☲

（一）初九：闲有家，悔亡。

初九，是指家人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闲有家，悔亡。”闲，《说文》：“阑也。从门中有木。”门中有木，为有防阑，阻止之义，即防患于未然也。有，犹“于”也。闲有家，即防患于家。初九离明阳刚，处一户人家之始，离明则有预防先见之明，阳刚则有严以治家之能。所以严以治家，旨在防患未然，使邪恶败坏之事永不在家中发生也。王弼：“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则悔矣。处家人之初，为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闲有家’。”故《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闲有家，则无悔矣。

（二）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六二，是指家人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遂，专也。《大戴礼记》：“妇人者，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无所敢自遂也。故令不出闺门，事在馈食之间而已。”“无攸遂”，即“无所专”，也就是遇事不专断，能顺从于人。馈，《释文》：“食也。”具饮食以奉人也。中馈对野馈言，即内馈，谓家中之馈也。徐志锐：“六二以柔居阴位得下体之中，有柔顺中正之德，是‘女正位乎内’者，为家庭中的主妇。做为家庭的主妇，上有公婆及丈夫，所以遇事不专断以顺从为尚，虽然无专断之权但也有分内之职，其职为‘在中馈’，即主持家中饮食之事以及接待宾客。妇人能守此道而不变乃是家道之吉，故言‘贞吉’。《象传》言：‘“六二”之“吉”，顺以巽也。’《说卦传》：‘巽为进退。’六二作为有柔顺中正之德的主妇，在家中主持内务，或进或退动容周旋处处都行柔顺，由于六二有此美德，所以‘吉’。”



(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九三，是指家人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嗃嗃，《说文》：“严酷貌。”刘瓛本作焯焯，郑玄：“苦热之意。”二字字义相通。嘻嘻，侯果：“笑也。”郑玄：“骄佚嘻笑之意。”九三阳刚过中，当多凶之地，为治家过于严厉的家长；又处离上，离为大，治家过严，家人如遭火烤，故云：“家人嗃嗃。”不过，从治家言，严而使家人不敢怠慢，也并非坏事，王弼：“以阳处阳，刚严者也。处下体之极，为一家之长也。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也，宁过乎严。是以家虽嗃嗃‘悔厉’，犹得其道。”悔厉，言多“悔”有“危”也。《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即未失治家之道也。“妇子嘻嘻”，谓一家之人，妇女儿童嬉皮笑脸无所畏惧，此治家之不严也。《象》曰：“‘妇子嘻’，失家节也。”“嘻嘻”是家教失去节度，很可能导致废家规，乱伦理，生闲邪，终不保其家，故“吝”。论者疑同在一爻，何以吉吝不同？尚秉和：“盖三居离上，离外坚，有坚确自守，安不忘危之意，故曰家人嗃嗃，嗃嗃则守正安常，故厉而吉也。而三前临巽风，巽为妇，为进退，为躁动，为声应，故曰妇子嘻嘻，嘻嘻则悦而淫矣，故曰终吝。嗃嗃之象下取离，嘻嘻之象上取巽。”此所以同爻而吉吝不同也。胡炳文：“三其吉凶之间乎！故悔吝之占两言之。”

### 三、家人卦的外卦——巽䷸

(一)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是指家人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富家，大吉。”虞翻：家人卦“三变体艮，艮为笃实，坤为大业，得位应初，顺五承三，此据三阳，故曰富家大吉”。按：三变，即家人卦九三变为六三，则三至五互体为艮，艮为笃实；二至四体

为坤，坤为大业；六四初九皆得位相应。阳（乾）为金、为玉，富之象也。应初，承五，乘三皆阳，故富。此系就卦象言，而就爻义言，则“富”，连斗山：“富者，充实之意，非金玉币帛也。”六四以柔居阴位，得其正，当巽之初，顺承九五，乘九三之刚，以卑巽之心态与下相接，笃实是务，既不犯上，又不骄下。王申子：“四以柔顺居上卦之内而得其正，其家人之母欤！”一家之中因有老母才使子孙繁衍，成就大家大业。初能闲家，二主中馈，三位乎外而治家严，如此岂不富？故称“富家，大吉”。俞琰：“《礼运》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岂以多财为吉哉！以顺居之则满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长守其富，吉孰大焉。”老母以柔顺之德而居正位，故《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二）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九五，是指家人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王假有家。”王，尚秉和：“五天子，故曰王。”假，同格；《尚书·尧典》：“舜格于文祖。”格，感格，亦感化也。与萃、涣两卦“王假有庙”同。“王假有庙”，言王以至诚感格神明。“王假有家”，言王以至德感格家人。九五得尊位，故为王；刚健中正，据四应二，《象》谓：“家人有严君”是也。《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何楷：“所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是也。”交相爱是化成天下之道。《墨子·兼爱》篇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若使人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而易“王假有家”之“交相爱”，亦由爱家推至爱国，由爱国推及协和万邦。故《孟子》言：“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儒墨相同处，但墨主爱无差等，则相去远矣。

“勿恤，吉。”家人卦二三四中爻为坎，坎为加忧；勿恤，即勿忧。九五非坎体，故勿忧而吉也。“王假有家”，“正家而天下定”，何忧之有？

（三）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上九，是指家人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有孚威如，终吉。”尚秉和：“上九居家之上，为全家所翊戴，故曰有孚，曰威如。”徐志锐：“家人的上爻为家道之终，终则强调‘有孚威如’。‘有孚’即是信。‘威如’则是威。家道之终了归结到威信二字，也就是说，维持家道长久而不败，就在于家长既有权威又能使一家人信服，如此才能得‘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朱震：“威非外求，反诸身而已。反身则正，正则诚，诚则不怒而威。”此言威信的建立，不只是单方向家人有所要求或施以压力，而是先要反求诸己，以自己为表率，正己而后能正人，此亦“修身”而后能“齐家”之谓也。

#### 四、总论

徐志锐：“家人论治家之道，多言门内之事，所以《杂卦传》说：‘家人，内也。’家人虽为门内之事，但却关系到天下国家，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吴慎：“家人之道，男以刚严为正，女以柔顺为正。初曰闲，三曰厉，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传》皆曰顺，妇人之道也。五刚而中，非不严也，严而泰也。”家人上下卦六爻，初六为“家人”之始，男刚以严治家，防患未然，无悔。正也。六二为主妇“主中馈”，其柔顺中正之德，吉。反也。九三言嗃嗃以义胜情，虽悔厉而吉。嘻嘻以情胜义，终吝。三处吉凶之间，故虽悔而吝，但厉而吉。合也。此内卦三爻家道演化之由正、反而合也。六四言祖母以柔顺之德而居正位，富家大吉。正也。九五言严君以至德感格家人，吉。反也。上九言家长既有权威，又能使家

人信服，终吉。合也。此外卦三爻言家中长辈家道演化由正、反而合也。全卦论治家之道，并强调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己，人类理性精神之发挥尽在于此矣。

## 第八节 睽卦

### 一、睽卦的意义

睽卦䷥的“睽”，《说文》：“目不相听也。”听当为视，《释文》引作“目不相视”。目不相视，谓目不同视也。目不同视，则两相乖异。《序卦传》：“睽，乖也。”乖，《说文》丫部。《新书·道术》：“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引申为乖戾义，故睽有乖异，乖戾义，也就是分离或对立。

睽卦次家人卦而起。《序卦传》：“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崔憬：“妇子嘻嘻，过在失节，失节则穷，穷则乖，故曰家道穷必乖。”家人卦为齐一家之人之道，《杂卦传》：“家人，内也。”即家人相亲合而在一家之内，为团结，为统一。睽为乖，乖为离散，为分裂，为矛盾。《杂卦传》：“睽，外也。”此对“家人，内也”而言。家人以亲为内，为团结；睽则以乖为外，为分裂；外为乖之引申义。内与外、团结与分裂为对立，此睽卦所以次家人卦而起也。

睽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 异。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同行。”

睽卦上卦是离，下卦是兑。《说卦传》：“离，为火，为中女。兑，为泽，为少女。”火的性质是燃上，泽的性质是润下，离火居

上，兑泽居下，二者愈运动愈分离，不可能合在一起，有矛盾对立之义。睽卦二体又为中女与少女同居在一起，二女虽同居，但“其志不同行。”吴澄：“居谓处父母家。行谓嫁妇夫家，妇人以嫁为行。少则同处，长则各有夫家，故曰‘同居不同行’。”二女各有异志也合不到一起，必然睽乖分离，也是矛盾对立的。此谓矛盾对立是宇宙无论自然界、人世界、思想界都已存在的基本现象，如时有昼夜，气有寒暑，形有大小，色有浓淡，位有上下，人有男女，性有善恶等等，非仅水火、二女而已也。

## （二）同而异。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睽卦卦体上离下兑，离为火，火性动而燃上；兑为泽，水性动而润下，两相乖离。王申子：“泽火均于济物而上下之性不同，是同而异者，睽之象也。”君子观此象则应知宇宙运动规律，不只是“异而同”，也有“同而异”。异，分也；同，合也。“异而同”是合二而一；“同而异”是一分为二。傅隶朴举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君子也是人，不能不同此富贵之欲，这是圣人与凡人同的地方。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是圣人异于凡人的地方。故曰：‘君子以同而异。’言君子处世当于大同中，存其小异，亦谓‘和而不同’。”金景芳：“同而异的说法，我看与合而不同是一个意思，是讲和的，不是讲同的，和与同不是相同的。和同问题，《国语》上讲过，《左传》上也讲过。晏子讲和同问题，从音乐上讲，从饮食上讲，证明同是不行的。从音乐上讲是这样呀，五音和才好听，如果管弦乐都是一种乐器，那还有人听吗？同中要有异，都一样不行，所以同异的问题是个大问题。睽卦主要讲同异问题，而且提出来‘以同而异’，和而不同，我看这里面包含有辩证法。”按：“同而异”，即“一分为二”也。

## （三）异而同。

卦辞：“睽，小事吉。”

“小事吉。”何楷：“业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驱迫之也，惟不为已甚，徐徐转移，此合睽之善术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犹言以柔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谓。”所谓以柔为事，《彖》曰：“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其要义为：

(1) “说而丽乎明。”朱熹：“以卦德言之，内说而外明。”意谓卦体内兑外离，兑，说（悦）也；离为日，为明。人之内与外是异，但人之德，内心喜悦形之于外，则为日之艳丽与光明，这就是内、外的运动乃有内外的合一。

(2) “柔进而上行。”朱熹：“以卦变言之，则自离来者，柔进居三，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按：离卦䷄，其六二上行进居九三之位，即六二与九三异位即成睽䷥；中孚卦䷼，其六四上行进居九五之位，即六四与九五异位即成睽䷥，家人卦䷤，其六二上行与九三异位，六四上行与九五异位，即兼有离、中孚两卦之“柔进而上行”。是皆为“同而异”，“异而同”即对立之统一。

(3) “得中而应乎刚。”睽卦六五应九二，六五以柔居尊位为君，九二以刚居阴位为臣，君虽弱但得刚中之臣相助，君臣相合而治，乖离也可以达到合同，矛盾亦可以达到统一。

以上三例，归纳起来，便得小事吉。《周易折中》按语：“盖明乎当睽之时，有此数善，是以小事吉；亦惟因睽之时，故有此数善，而惟小事吉也。”不过，按照《彖传》的说法，则人仍有大事吉。大者为何？《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盖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兹再就此说明如下：

(1)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即谓天在上，地在下，是睽乖对立的，但是地载天覆，通过阴阳“二气相应以相与”，天下雨而成气，气由地而上升而成雨，“天地絪縕，万物化醇”。天地两气构成统一

而发挥其生养万物之事则是共同的。

(2)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男与女性别与体质不同，也是睽乖的，但“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通过婚嫁结成夫妻，生儿育女，感情交融，一切睽乖便化为乌有。

(3) “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宇宙万物如禽兽、植物、人类各有其形体与特性，但其营生繁衍，则完全类似，不仅生物如此，即植物的花草也有阴蕊、阳蕊之别，而借花粉以孕育接种，生生不息。崔憬：“万物虽睽于形色，而生性、事类言亦同也。”此“万物睽而其事类”，类即同也。

是知，天地、男女、万物皆各有其异，即有睽乖与差异。但，因其异乃有“异而同”，即对立物的统一。惠施：“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而“大同异”，实指“对立物的统一”或“合二而一”这个自然规律。人类由野蛮时代开始，即因受“异而同”或“对立物的统一”这个自然规律的支配，不断演进，乃有宇宙的生生不息与现代文明社会之出现，故曰：“睽之时用大矣哉！”

## 二、睽卦的内卦——兑

(一)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初九，是指睽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睽卦为乖离，初爻为乖离之始。虞翻：“无应，悔也。”初九应九四，但两刚相离，无应而乖离、对立，故悔。何故？因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美眷之马。虞翻：“应在于坎，坎为马。四而失位之正，入坤，坤为丧，坎象不见，故丧马。”按：九四为阳，故初九无应，九四变阴，则得位相应。三至五互体为坎，四爻变则三至五爻互体坤，坤为丧，故有丧马之象。初应九四，无应即如同欲行而丧马不能上行以应四，其悔必矣。虞翻：“震

为逐，艮为止，故勿逐。坤为自，二至五体复象，故自复。四动，震马来，故勿逐自复也。”按：九四变阴，则二三四中爻为震，四五六为艮，震逐艮止故勿逐。四变则三至五爻互体坤，二至五有复卦䷗现象，震马来，故勿逐自复。此言初九虽丧马，但马是动的，一旦出现，必去而复返，勿须追寻。四动变阴，初九与九四为正应，马复返而可行，故“悔亡”，亦无悔矣。

“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避‘咎’也。”虞翻：“离为见，恶人谓四。动入坤，初四复正；故见恶人以避咎矣。”初九以刚居阳，是刚正之士，最为恶人所嫉。刚正者虽疾恶如仇，但当睽乖之时，在力不足以除恶之前，必须自保。“动四，初四复正。”上卦离，离为目，故有见恶人之象。接见恶人，便是避免伤害的自保之道。故曰：“‘见恶人’，以避‘咎’也。”孔疏“见恶人”：“逊接之也。”见恶人必待之以谦逊，如恶以待之而伤其自尊，日后必受其害，不可不慎。

王申子：“方睽之时，其睽未深，马之失也未远。恶人睽间之情未甚也。失马逐之则愈逐愈远，恶人激之则愈激愈睽。故勿逐而听其自复，见之则可以免咎也。处睽之时，其道当如此。不然，睽终于睽矣。”郑汝谐：“居睽之初，在卦之下，必安静以俟之，宽裕以容之，睽斯合矣。丧马勿逐，久则自复，安静以俟之也。睽而无应，无非戾于己者，拒绝之则愈戾，故宽裕以容之也。合睽之道，莫善于斯。”

《周易折中》（二）九二：遇主于巷，无咎。是对睽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周易折中》：“《春秋》之法，礼备则曰‘会’，礼不备则曰‘遇’。”惠士奇：“巷者，宫中之道。”孔颖达：“主谓五。”九二与六五相应得中，为柔中之主得刚中之臣相助。但二为阴，以刚居之，失位。三四五中爻为艮，艮为宫，为径路，故有遇主于巷之象。处



睽乖之时，又失位，君臣不能以堂堂正正之礼相见，臣不由大庭而入正堂，只能沿着宫中的小道循墙而走与君主相遇。故曰：“遇主于巷。”这种相遇的方式，虽不光明正大，但迫于睽乖的客观形势，亦无过错。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九二失位，当有咎，但能居中履顺，说而两乎明，故能有遇如此而未失道，故“无咎”。

（三）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六三，是指睽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见舆曳。”“见”疑当作“其”，与下“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为同一句法。三四五中爻为坎，《说卦传》：“其于马也……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故坎有曳象，有舆象。曳，吴澄：“曳谓从后拖曳之，而车不得进也。”六三乘九二，故有舆由马从后拖曳之象。

“其牛掣。”睽上卦离，二三四中爻为离，离为牝牛。兑错艮，艮为手，掣之象也。掣，吴澄：“掣谓以手控制之，而牛不得行也。”六三乘九四，故有其牛受掣而难行之象。

“其人天且劓。”天，黔额也。劓，去鼻也。俞樾：“疑天为兀字之误，则刖足为兀。”“天且劓”，亦即因卦九五之劓刖。六三与上九相应，并不睽乖。但处睽乖之时，世道乖离，九二在后拖住其车不能前进，九四在上以手控制牛头，使其不得行，亦犹人之去鼻，刖足，此即喻六三与上九相应，本有车、牛等交通工具可以上行，但外界却制造矛盾，使其乖离，六三遂受阻而不能上应上九。《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徐志锐：“所谓‘位不当’，既指六三以柔居阳位并处于二、四两个刚爻之间，同时也指六三这个爻位虽为下体之终但仍未脱离开下体乖离的位置。”故“见舆曳”。

“无初有终。”三与上为正应，当睽之时，乘二承四，为“无初”；然六二由二、四牵掣，不能上行以应上九，这种乖离的形势也不会太长久，终了必能与上九阳刚相遇相合。因为睽卦一进入上体，

则由睽乖而至于合，故《象》曰：“‘无初有终’，遇刚也。”刚即正，守正道的人，终必有合，非邪道之辈所能遏阻。

### 三、睽卦的外卦——离☲

(一)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九四，是对睽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睽孤。”朱熹：“睽孤，谓无应。”九四与初九无应，故有睽孤之象。

“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当睽之时，遇合为义，“遇合”即“异而同”。故初无咎，因丧马自复也；二无咎，谓其遇主也；三之有终，谓其遇刚也；四之无咎，谓其遇元夫也。元夫，《正义》、《程传》、《本义》皆以初为元夫。刘百闵：其解因“与下‘交孚’义不合，故不取”。并称：“遇元夫，谓九四之遇六五也。”其根据有二：（一）古称君为元首，为元后。古称夫为夫君，亦称君为夫君。《楚辞·九歌·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此称君为夫君之证也。五为君位，故元夫为君；九称六五为主，九四称为夫；故遇元夫，谓九四之遇六五也。（二）称初为元夫，则与下“交孚”义不合。因交即遇也。阴阳相感为交。天地交为泰，天地不交为否，大有初九以无交而有害，随初九以出门交而有功，有交之功与无交之害，为全《易》大义所在。随初九与九四为无应，然以与六二为交而有功也。睽九四与初九为无应，然以与六五为交而无咎也。大有六五与九二相应，与九四相比，曰“厥孚交如”；睽九四之“交孚”，其义准此。九四虽因无应而睽孤，但上承六五，与六五相比，故有遇元夫之象。四多惧，睽四失位，又以刚承五柔，为厉；然以“交孚”而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程颐：“云可以行其志，救时之睽也。”亦志在“异而同”，能化“异”为“同”，以“求同为异”，故“交而有功也”。

（二）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六五，是指睽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悔亡。”六五以阴居阳为悔；居中与九二为应，故悔亡。

“厥宗噬肤，往，何咎。”宗，宗臣也。古代宗法制规定嫡长子继承王位为宗主，庶子则为宗臣，故九二尊六五为主而言“遇主于巷”，六五称九二之臣为宗。厥，犹“其”也。噬，啮也，噬嗑也。肤，皮也。何，无也。何咎，即无咎也。当睽之时，九二与六五相应，只能相遇于宫中小道，但睽卦发展至第五爻已由离向合的方面转化，因而六五与九二相合则较为容易，有如用牙齿咬皮肤，口中无硬物作梗，一咬就能合牙，合则不睽离，还有何咎？合则已由睽乖而转向统一。故《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三）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上九，是指睽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睽孤。”上九与六三为应，但六三承四乘二之阴阳，因二、四之离间而使上九产生怀疑，不与六三相应，故上九乃有睽孤之象。

“见豕负涂。”上卦离，离为目，为见。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豕，又为雨。涂为泥，土得雨为泥涂。故有见豕负涂之象。

“载鬼一车。”三四五中爻为坎。《说卦》：坎于舆为多眚；又为隐伏。故有载鬼一车之象。

“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说读为税，舍也，脱也。之，犹“其”也。三四五中爻为坎，《说卦》：坎为弓；为加忧；为心病；为盗。匪寇婚媾，不是寇敌而是妻子。即言上九当睽孤之时，因二、四之离间而起了疑心，把六三看得既可恶又可恨，认为六三是满身污泥的猪，又如鬼怪坐在车上，先张弓想射它，但“往遇雨则吉”。离为火，火是照明的东西，以喻人的疑心起于好以察察为明。要去光，就得先灭火，而后止疑。雨是灭火而使人头脑清醒的。

力量。当上九张弓想射之时，却遇雨灭火而看清了所要张弓射杀的不是寇敌，而是自己亲爱的妻子，这时，才脱去了弓弦。故《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 四、总论

睽卦卦义为乖异，也就是讲矛盾对立。宇宙事物的发展规律，有“同而异”，即一分为二，这是“分”，分即乖异，即矛盾对立。张善文：“人情物理，总是好合不好离，喜聚不喜散。《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几句。这是较有代表性的嗟伤睽违离别的诗歌艺术反映。”因此，宇宙事物乃有另一规律，即“异而同”，即二合为一，这是“合”。“分”与“合”是对立，也有联系。“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分，分合，由分的“一分为二”，到合的“二合为一”，连接起来，就是“一——二——”，此即辩证逻辑的“三段论”，即“对立统一律”。睽卦取名乖异，卦旨却在如何化“分”（睽）为“合”的道理。《周易折中》引冯当可：“内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应。初‘丧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舆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未有终睽也。”吴曰慎：“六爻皆取先睽后合之象，初之‘丧马’‘自复’，即四之‘睽孤遇元夫’也，二之‘遇主于巷’，即五之‘厥宗噬肤’也。三之‘无初有终’，即上之‘张弧遇雨’也。合六爻处睽之道而言，在于推诚守正，委曲含弘，而无私意猜疑之蔽，则虽睽而必合矣。”唯此系就内外卦综合观察，如从内外卦内在逻辑关系言：初六丧马自复，见恶人避咎，悔亡。正也。九二遇主于巷，未失道，无咎。反也。六三受人牵掣，不能上应，但遇刚而“有终”。合也。此内卦三爻处睽之由正、反而合也。九四遇元夫，交孚无咎。正也。六五往应九二，如噬肤无梗，

合则不睽，何咎。反也。上九因群疑而睽孤，往遇雨释疑而吉。合也。此外卦三爻处睽之由正、反而合也。全卦六爻由睽而致合，最后睽之矛盾对立皆归于统一。

## 第九节 蹇卦

### 一、蹇卦的意义

蹇卦䷦的“蹇”，《说文》：“跛也。”段注：“儿（鸟光切）部曰：‘𨾏，蹇也。’是为转注。𨾏，曲胫也。《易》曰：‘蹇，难也。’行难谓之蹇，言难亦谓之蹇；俗作蹇非。”故蹇之义为行难，引申为难。

蹇卦次睽卦而起。《序卦传》：“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崔憬：“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难生。故曰：‘乖必有难’也。”睽卦与蹇卦为对立。睽，睽乖，乖异，亦矛盾或对立。二女同居，彼此对立；两家相处，彼此对立。因睽乖为绝对排斥，只有斗争而失去了双方统一的联系，就必然产生险难。蹇䷦，下艮上坎，艮为止，坎为险，见险在前，止而不进，《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蹇，跛足也。朱熹：“蹇，难也。足不能进，行之难也。”双足本是行的，今双足跛，彼此失去联系而难于行，这就是难。如前言此家与彼家相互排斥而失去联系就要有讼狱，讼狱就是难。而讼狱这个难，这更有难已因双方对立而产生，并已进行止难的意义。观乎蹇卦六爻，多在止险济险，故蹇卦实具济险止险义。睽卦是乖异、排斥；蹇卦是险难，是止险济险。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二者为对立。此蹇卦所以次睽卦而起也。

蹇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蹇，见险止险。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蹇，为险难。而屯䷂、蒙䷃、蹇䷦均为险难，但其义则有区别。屯䷂上坎下震为“产难”，即人之始难。但“动乎险中”，胎儿在母体中，胎动而出险，其出险乃由于本能的动。蒙䷃下坎上艮为“险而止”，艮为山，山下有险，蒙童见险而能止，其出险是由于“见险”。蹇䷦下艮上坎，为“见险而知险，知险而能止。”此即与蒙卦“险而止”其义不同所在。因蒙童无知，盲目前进，见到山的坎险不能前进才止步，这种“见险”是出于感性之知。而蹇难，虽同样是“险而止”，但首先是“见险而知险”，此“知”为理性之知；次为“知险而能止”，即当见到“险在前”，理性之知即能作出明确“止险”的判断，并采取“止险”的行动，此则非蒙童盲目性之“止险”可比也。而此理性之知则唯才德有识之士才能具有。故《彖》曰：“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人自初生，即面对险难，其止险由“本能的动”，“感性的知”而“理性的知”。是知险难之止，亦有其运动演进的过程。

(二) 蹇，止险用中，坏事变好事。

《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西南”、“东北”之义，发于坤卦卦辞与历史事实。《坤·彖传》：“‘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依《说卦传》：阳卦（震、艮、坎、乾）居东、北两方，阴卦（兑、坤、离、巽）居西、南两方。处蹇难之时，宜行坤阴之道，故往西南行。因西南行可得坤阴同类之朋，行柔顺之道，凡事退而居后也。蹇，下艮上坎，阳卦也。往东、北行，则刚健急躁，进而争先，不能得坤道的同类而“丧朋”，而有睽乖之蹇。而王弼则谓：“西南，地也，东北，山也。

之平则难解，之山则道穷。”程颐：“‘西南’坤方。坤，地也，体顺则易。‘东北’，艮方。艮，山也，体止而险。在蹇难之时，利于善处平易之地，不利止于危险也。处顺易则难可纾，止于险则难益甚矣。”此皆讲为何“利西南，不利东北”。当险难之时，险在前，如不“体顺”“之平”，而以阳刚用事，躁动争先则是冒险，冒险则蒙大难，故《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当蹇之时，宜行坤阴柔顺之道，居后不争先，或艮而不进，才能不陷入险，即“往得中也”。否则“其道穷也”。穷，即行不通的意思。而且，拯济险难，非有大德之人不能承担此重任，故“利见大人”。“大人”谓“九五”，九五以刚得中居尊位，不躁动，不冒险，审时度势，秉刚健志节，犯难而能济难，往而必能成功，故《彖》曰：“‘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以历史事实言之，胡朴安：“在诸侯之西南，为文王之国；在诸侯之东北，为殷纣之都。”“往见大人”即往见位在西南之文王也。文王据五以建万邦，亲诸侯，此周所以王也。如往东北，则蹇，此纣所以失天下之由也；纣在东北而“丧朋”，纣亡而周兴，“乃终有庆”也。蹇由睽来，睽，伤也；蹇，难也。即伤而有难。但在险难之时，本卦六爻多往来并称，此失彼得，卦象交呈。盖文王、殷纣同处险难之时，殷纣因蹇而亡，文王因蹇而王。是“同而异”也。文王“当位‘贞吉’，以正邦也。”“当位”，徐志锐：“‘当位’指其他五爻，即是说除了九五之外，其他诸爻均不可争先而动只能居后而行，应当据守本位等时而举才能吉。……其他诸爻跟随在九五之后相继而出险……如此看来，蹇难虽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遇大难往往可以促使上下齐心，风雨同舟。”此即“祸兮福之所伏”。亦即“异而同”。诚如《彖》曰：“蹇之时用大矣哉。”

（三）蹇，君子修德以通民谤，则可止国难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卦卦体为下艮上坎，艮为山，坎为水，坎在艮上，是“山上有水，蹇”。水在山下，可流归大江大河无所阻碍。水在山上，山势险峻，坎坷不平，水流曲曲折折，穷山恶水，如何能行？故曰：“山上有水，蹇。”水性是向下的，如果能疏导这山上的水，使之顺畅流向平地，险阻就可通了。君子观此象，则应“反身修德”。因为，防山水蹇难，犹如止民之谤。《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以言。”君子行有不得，则此身之蹇也。民之谤王，是王行不善，有国者当国运蹇难之时，如能反求诸己，自我检讨，修德励操，去其不善之政，以通民隐民怨，如水之返川，则民谤自可不戢而止，国之蹇难亦可拯救矣。

## 二、蹇卦的内卦——艮

(一) 初六：往蹇，来誉。

初六，是指蹇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往蹇，来誉。”爻例：外为往，内为来。蹇从足，艮综震，震为足。程颐：“来者，对往之辞。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故诸爻皆以往来为之。往来即阴阳，即对立。初六以阴居阳，失位，无应。外卦坎，既无济蹇之才德，如往而入于坎，趋于极端，则蹇矣。《系辞传》：“二多誉。”初与之比，故曰“来誉”。初六因知往则有蹇，见险而能止，故不往，但不往并不是畏难而永不前往，而是等待有利的时机。故《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二)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是指蹇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六二与九五为正应，九五为君，六二为臣。当蹇之时，上坎为坎，二三四中爻为坎，坎为险为难，坎而又坎，故为“蹇蹇”。六二虽柔而无济难之力，但当君主有险，却并



不困难而退，因臣赴君难，虽死不辞，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岂能为一己安危，止足不往。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躬，己也。《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尤，过错也。初六与六二同样无济难之力，明哲保身，应以不往为对，往则有过错。然六二为臣，地位与初六不同。《说苑·正谏》：“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蹇难，在臣节上虽明知不能往，但亦不得不往，故其志可嘉，往而无尤。

（三）九三：往蹇来反。

九三，是指蹇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往蹇来反。”九三以刚居阳，得位，在艮上，又为艮爻之主。蹇上卦为坎，坎为险难，九三以阳刚而有力济险，与上六为正应，虞翻：“应正历险。”故往。但终往而蹇，是为“往蹇”。“来反”，反，返也。虞翻：“反身据二，故为反也。”反则据二与初之柔，《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孔颖达：“内卦三爻，唯九三一阳，居二险之上，是内之所恃，故云内喜之也。”内喜之，即阳之九三为初、二之阴所喜也。刘百闵：“往蹇，喻纣囚文王也。来反，喻文王返国也。……内喜之，喻文王臣民也。”

### 三、蹇卦的外卦——坎䷜

（一）六四：往蹇，来连。

六四，是指蹇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往蹇，来连。”连，马融、虞翻、王弼皆读为辈，训为难。蹇上卦坎，坎为难，故往为蹇。二三四中爻坎，坎为难，故连蹇。《易》连蹇，疏：“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故曰往蹇来连也。”连，犹言“接连蹇难”。尚秉和：“四居上下坎之间，故往来皆难。荀爽谓与至尊（九五）相连，朱子谓连于九三者皆非也。又屯上六云：泣血涟如，《淮南子》引作连如，盖与此义同。亦连为难

之一证。”《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尚秉和：“坎为实，‘当位实’者，言四位当。惟所值上下皆实，故进退难也。坎刚中故为实。”“惟所值上下皆实，即六四上下两爻皆为刚，刚为实。”“坎刚中”，即坎卦的中间为刚爻，刚为实。尚秉和：“此实字谓坎，方能刚来往皆难之意也。”

### （二）九五：大蹇，朋来。

九五，是指蹇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大蹇，朋来。”刘百闵：经文于复卦著“朋来”，于豫九四著“朋盍簪”，于解九四著“朋至”，皆以群阴为朋，阴来归为朋来。大蹇，王弼：“独在险中，难之大者也。”当大蹇之时，九五以刚居阳，得位处中，与六二为正应，据六四而比上六之群阴，故有朋来之象。赵汝楫：“朋，诸爻也。皆来宗于五，所谓‘利见大人’也。”《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中节”犹言恰到好处，即九五以居尊位而礼贤下士，当蹇之时，有力济难，群贤皆为之助，则其蹇虽大，亦可济矣。

### （三）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上六，是指蹇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往蹇”，侯果：“处蹇之极，体犹在坎，水无所之，故曰往蹇。”上六居坎，坎为难，为水。“来硕”，外为往，内为来。内卦艮，艮为硕果；硕者，大也。上六来与九三为应，九三以阳刚之资，又处得其位，为艮止之主，力足以济难，故有来硕之象。“利见大人”，上六又与九五相比，九五为有阳刚中正之德力足济难之君，故“利见大人”。爻辞言利见大人者，唯“蹇”与“萃”。《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内指九三，贵指九五。上六既应九三而“来硕”，又比九五而“从贵”，大难出险，岂能不吉？本卦六爻，唯上六称吉。

#### 四、总论

蹇卦卦义为险难与止险济险。张善文：“卦辞所发之义有三事：一、济蹇必须进退合宜；二、‘大人’是济蹇的主要因素；三、济蹇又必须守持正固。”徐志锐：“蹇为济难之卦，入坎险济大难不可贸然从事，必须可行则行，可止则止，量力而后入，待时而后举。”此所以六爻济难之道因时位而异也。

蹇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六不往宜待——知往有蹇，故不往，但非永不往，待机而往。正也。六二不得不往——臣赴君难，虽死不辞，故往而无尤。反也。九三往而来反——与上六正应往而济蹇，再返据初、二则内喜之。合也。此内卦济难之道由正、反而合也。六四往来皆蹇——因居上下坎之间，往则无应，来则乘刚，往来皆难。正也。九五大蹇朋来——应六二、据六三、比上六，群阴朋来，大难可济矣。反也。上六蹇而获吉——应九三而“来硕”，比九五而“从贵”，大难出险，吉。六爻唯上六称吉。合也。《周易折中》引龚焕：“蹇以见险而能止得名。故爻辞除二五相应以济外，余皆不宜往而宜止。然事无终止之理，故利西南，利见大人，以济蹇难，而诸爻皆无凶咎也。”惟六四爻，居上下两坎之间，往来无济，何以处蹇？此则涉及爻辞“往蹇来连”中“连”字的解释问题。程颐、朱熹将“连”释为“连合”，为连合对象，无论为二、三或五，均能处济；今引《易》疏，因系原始史料，以之解爻较为适宜。惟据所解似只知六四陷于重险，对济险处险之道则不明。傅隶朴：“进退皆难，这就只好归之于命运了。”

吉得六上卦，爻六

## 第十节 解卦

### 一、解卦意义

解卦䷧的“解”，读谢音，《说文》：“判也，从刀，判牛角。”判牛角，分解牛角也，故解本分解牛角之名。牛角以力伤人，解，引申为散，牛力分散；为脱，牛力脱离；假借，为懈。解，牛力舒缓也。故解有舒缓义。

解卦继蹇卦而起。《序卦传》：“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蹇，为难，为险难。《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险难有危义，有急义。解，朱熹：“解，难之散也。”解则为散，为脱，如牛力之分散，牛力之脱离；险难犹牛角也。险难如牛力之伤人，既危且急。“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李简注：“难极则必解散。”解散，即使既危且急之险难分散、脱离，引申为懈，即舒缓也。危急与舒缓为对立。此解卦所以次蹇卦而起也。

解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解，动而免乎险。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者，《说文》：判也。判，分也。判，“从刀，判牛角”，即以刀分解牛角。何以要分解牛角？因牛角以其坚韧强力，为伤人致蹇之由，分解之，则牛角竭而蹇散，解散；蹇分，分离；蹇脱；蹇懈，舒缓。故解与蹇卦义相反。徐志锐：“两卦的卦画及卦义均相反。蹇上坎下艮是‘遇险而能止。’反转则成解，解下坎上震，坎为险陷，震，动也，在险陷之上运动称‘险以动’。即运动必能脱离险陷，故言‘动而免乎险’。蹇卦是‘险在前’，所以有蹇难。解卦是险在

后，愈动离险愈远，所以能‘免乎险’。”此“动”，即犹以刀之“判牛角”也。蹇卦是坎险在前，艮止在后，教人知险以自保，是消极的人生哲理；解卦则坎险在内。朱熹：“解，难之散也。居险能动，则出于险之外矣。”动在险外，动而出险。其动则为自保之实际行动，非仅人生哲理而已也。

## （二）解，得中而难解。

《彖》曰：“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解利西南，往得众也。”解之时义为难解，即“免乎险”。怎样才“免乎险”？“利西南，往得众也”。解卦卦辞承蹇卦卦辞而言，蹇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则有西南之利而无东北之不利也。解之“利西南”，朱熹：解卦“自升来，三往居四，入于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按：升䷭卦上坤下巽，西南居坤位，亦行柔顺之道也。升之九三往居四，即九三与六四换位而成解䷧。九三往居四，荀爽：“乾动之坤而得众，西南众之众也。”难之既解，民心希望休养生息，往西南行坤道之地，必得民众拥戴，故“往得众也”。

“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刘百闵：“解与蹇不同。蹇以见险而止为义，解以动而免乎险为义。故蹇宜来不宜往；解则来复为吉；而有所往，亦为吉也。”当蹇之解，若无所往，以来复为吉。“其来复吉，乃得中也”。徐志锐：“解与蹇，不仅卦画与卦义相反，主爻也相反。蹇的主爻在九五，唯九五得处蹇的中正之道。解的主爻在九二，唯九二得处解的中正之道。而解的九二又正是蹇九五的反转，其上行则称‘往’，其下行则称‘来’，‘往’得上体之‘中’，‘来’又得下体之‘中’，‘往’与‘来’均得‘中’，得中正之道则‘吉’，

故言‘其来复吉，乃得中也’。”若苟当蹇尚未解而有所往，“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焦循：“夙夜之夙，其义为早。凡事早则夙。速，夙，音义皆通。”刘百闵：“（解）二三四中爻为离，离为日，日中则昃，宜夙而不宜晚也。解上卦震，震为雷，动万物者莫疾乎雷，宜疾而不宜缓也。”孔颖达：“世有无事求功，故诫以无难求静，亦有待败乃救，故诫以有难须速也。”没有难宜静，不无事求功；有难要速救，不要等败乱以后才救。金景芳：“我看‘无所往，其来复吉’，这就是无难宜静，‘有攸往，夙吉’，则是有难须速救。”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徐志锐：“坎上震下为‘云雷屯’（䷂），坎下震上为‘雷雨作解’（䷧）。古人认为雷雨是由天地阴阳二气互相交结所形成的。坎水上于天，震雷响于地，欲雨而未雨，是阴阳二气交结难分。震雷上于天，坎水下于地，大雨降落，阴阳二气缓解散开，故言‘天地解而雷雨作’，因此解卦又为天地阴阳二气的缓解。”

因“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作，发作也。甲，植物之外壳，如麦皮、谷糠之类也。坼，《说文》：“裂也。”即当地重阴，大气闭结的时候，万物受甲壳的束缚，都停止了生息，一旦阴阳二气相交感，重阴消解，雷雨交作，万物便得到了昭苏，一切的草木受其滋润，甲壳软化分裂，幼芽破甲出土，蹇难也缓解了。天地解其阴闭，万物便得昭苏，圣人为民解除蹇难，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实与天地同其大德。故曰：“解之时大矣哉。”

（三）解，赦过宥罪。《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解卦上震下坎，震为雷，坎为雨，是雷雨发作，阴阳二气由重阴闭结而缓解疏散，使万物得到昭苏，这就是“解”。君子观此象则应“赦过宥罪”。孔颖达：“赦谓放免，过谓误失。宥谓宽宥，罪谓

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盖解由蹇而来，君子既为民解除蹇难，则在施政方面，首应“赦过宥罪”。凡有过则赦之，大罪则宥之。“百果草木皆甲坼”，则人民始能安居乐业，再创升平盛世也。

## 二、解卦的内卦——坎☵

(一) 初六：无咎。

初六，是指解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无咎。”朱熹：“难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应，何咎之有？”因解为蹇难已经舒解。蹇难既解，当此时，既要和顺安定不自扰，又要奋发有为不自息，即刚柔相济而得中。但初六柔爻不中不正，又以阴居阳，失位；当蹇难初解，仅柔以苟安，故咎。好在初六虽欲柔以苟安，因比九二，复正应九四，与两刚相交，终刚柔相济，故《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王弼：“义犹理也。”即言初六本身应有咎，但由于应比而刚柔相济，于“理”则处得其宜而无咎矣。

(二)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九二，是指解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田获三狐。”田，虞翻：“二称田，田腊也。”按：六爻之画，初与二为地道，二在地上，故称田。“狐”，虞翻：九二“变之正，艮为狐。”按：九二失正，变阴得正，则二至四互艮，艮为狐。刘百闵：“下卦坎，三四五中爻亦为坎，坎为狐，狐，阴物也。”“三狐”，朱熹：“此爻取象之意未详。或曰：卦凡四阴，除六五君位，余三阴即三狐之象也。”刘百闵：“周公东征而罪三监”，为三狐之象。傅隶朴：“狐为隐伏之兽，田猎为除害，狐喻宵小也。”

“得黄矢。”下卦坎，坎为弓轮，箭为直。二三四中爻为离，离二黄离，故为黄矢。黄在五色之中，二以刚中而应五之柔中。故得

黄矢是得中而直之道也。

“贞吉。”当解之时，九二为刚直之大臣，上应六五柔中之君，忧君主亲小人而远贤臣，信谗言而害忠良，如不清君侧，则宵小乱政，无以解难而安天下。惟柔则无以治小人，过刚则反足以激之，唯九二以刚居阴，刚柔并济，故足以任之。此“田获三狐，得黄矢”之象也。二以刚中得解之正，故《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三）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六三，是指解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负且乘，致寇至。”当解之时，三以阴柔之质，承九四而乘九二，为负且乘之象。下卦坎，坎为盗，故又有致寇至之象。《系辞传》：“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金景芳：“负，背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乘车，是君子的事情。古代男子乘车，站立不坐。‘负且乘，致寇至’、‘上慢下暴，盗斯伐之矣’。慢藏，不好好的藏，这就等于教盗行盗。冶容，就是诲淫。这是《系辞传》对‘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这一爻的解释。”《周易折中》引胡瑗说：“六三以不正之质，居至贵之地，是小人在君子之位也，故致寇盗之至。为害于己而夺取之，然而小人得在高位者，盖在上之人，慢其名器，不辨贤否而与之，以至为众人所夺，而致寇戎之害也。”《周易折中》按语说：“《系辞传》释此爻云‘盗思夺之’者，夺负乘之人也。又曰‘盗思伐之’者，非伐负乘之人，乃伐上慢下暴之国家也。盖上褻其名器。则是上慢，如慢藏之诲盗。下肆其贪窃，则是下暴，如冶容之诲淫。夫是以贼民兴而国家受其害，难又将何时而解乎！”这是讲“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贞也是吝的。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雷思齐：“‘负且乘’，小人自以为荣，而君子所耻，故‘可丑’。寇小则为盗，大则为戎，任使非人，则变解而蹇，天下起戎矣。”咎由自取，那怨谁呀！

### 三、解卦的外卦——震☳

（一）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

九四，是指解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解而拇。”解，解脱也。而，汝也。拇，足大指也。刘牧：“拇，谓初也。居下体之下而应于己，故曰拇。”四与初应，四为阳，为君子；初为阴，为小人。何楷：“解，去小人之卦也。卦惟二四两阳爻，皆任解之责者……九四居近君之位，苟昵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则君子之朋虽至，彼必肆其离间之术矣。”“解而拇”，朱熹：“四阳初阴，其类不同，若能解而去之，则君子朋至而相信也。”

“朋至斯乎。”朋，蔡渊：“朋者，二也。”在解卦之中，唯九二以刚居阴位得中，为刚柔相济而适中，能行中正之道而使全卦六爻从蹇难边缘最后获得解脱者。九四虽具阳刚之才，但用而不中，且附其拇，已失朋类之信任，故难承担解脱全卦之重任，而唯“解其拇”，则“斯乎”，即获信任而“朋至”矣。“朋至”，即指九二来助而解蹇难。故《象》曰：“‘解其拇’，未当位也。”郑汝谐：“四之所处者不当，宜小人之所附丽也。必能去之，然后孚于其朋。”

（二）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是指解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维，虞本作惟，惟通作维，维，犹“以”也。程颐：“六五居尊位，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亲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维有解则吉也。小人去，则君子进矣。吉孰大焉。”故《象》

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有孚于小人。”郑汝谐：“益之戒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如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则必改心易虑，不复有投隙抵巇之望。惟未孚于小人，此小人所以犹有觊幸之心也。五，解之主也，以其阴柔，故有戒意。”《周易折中》按语：“盖‘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矣。君子信，故乐于为善。小人信，故化而不为恶。往往国家有举措，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则枉者直，而不仁者远矣。”

（三）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上六，是指解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公用，即随上离上“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当王公也。郑汝谐：“所谓公者，非上六也，言公于此爻当用射隼之道也。”隼，《九家易》：“隼，鸷也。”鸷，也有解作鹞，凶悍之鹰也。墉，马融：“墉，城也。”高墉，谓上。泰上称“城复于隍”，解上则称“高墉之上”。解卦下坎，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弓轮，为射。上卦震，震为鹞、为鹰。当解之时，至上而极，有“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之象。徐志锐：“此爻是说，某公经常携带弓箭于身以备万一，突然有一凶鹰落在城墙上，城墙是防御外敌的，凶物登上城墙说明祸患将起，某公因有弓箭在身一射而中，立即将祸患平息了。”《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悖，悖逆也，反叛作乱也。初、三、五三阴皆有应有比，唯上无应无比，故《象传》称“悖”。“解悖”，即平息了叛乱。此谓当大难方解之后，绝非无难，要有备而后无患。解卦至此，蹇难才全部解除。《系辞传》：“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意谓某公“藏器于身”，备而不用，静也；当蹇难忽来，“动而不恬”，恬，静也。不恬，动也。“语成器而

动”，“出而有获”，此静而动，动静合一而“获”。

#### 四、总论

解卦卦义为舒缓险难，全卦宗旨是要通过排患解难，追求一种安静和平的环境。徐志锐：“蹇止于险下，屯动于险中，解动于险外。动于险外为险难缓解但并非解除，去险尚不远（按：险在后也）因此，处解之道固然应用柔顺和缓形势，不无事而求功，但静止不动又会养大难，有事宜速不宜慢。”所谓“险在后也”。即指“内险”犹存，虽动于险外使险难舒解，但并非解除也。张善文：“全卦之‘难’集于六三，以致群起而‘解’之。视三以阴居内卦坎险之上，实喻‘内部隐患’。”其“反复申言清除‘小人’，排解‘内患’”其意即在乎此。解除内外蹇难，卦中六爻皆用柔不用刚，以为缓解无事而求安，全卦只有九二刚柔并用“得中道”而言“贞吉”，最后解除蹇难脱离险境，全赖此爻。

蹇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六柔以苟安有咎，唯因应比而刚柔相济，故无咎。正也。九二以刚中得解之正，故“贞吉”。反也。六三“负且乘”可丑也；任使非人，致寇戎之害，咎由自取。反也。此内卦三爻处解之道由正、反而反也。九四附其拇而失朋类信任，解其拇，则解蹇难矣。正也。六五解小人进君子，大吉。小人亦信之，为仁不远矣。反也。上六藏器于身，备而不用，静也；蹇难忽来，不静而动，动静合一而有“获”。合也。此外卦处解由正、反而合也。全卦卦旨，在言因动于外，蹇难方告舒缓，仍须心存警觉，防其内患复生加剧。“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不可不慎也。

## 第十一节 损卦

### 一、损卦的意义

损卦䷨的“损”，《说文》：“减也。”减，损也。损与减为转注，故损之义为减损或减省。

损卦继解卦而起。《序卦传》：“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兑下艮上，《象》曰：“山下有泽，损。”兑为泽，艮为山。高亨：“山下有泽，泽木日日侵蚀山根，损害山体，是以卦名曰损。”泽水侵蚀山根，为渐减渐变，故损为减损。解，缓也。蹇难，矛盾也。矛盾缓解则易于懈怠，懈怠则偷安废事而招致损失，即发生渐变。解，是蹇难的舒缓；损，是舒缓造成的损失。解与损为对立，此所以损卦次解卦而起也。

损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损，质量互变，乃自然规律。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周易》诸卦命名，有取自卦象，有取自卦义，而损卦则就上下卦爻位而命名。因损卦上艮下兑，卦体及卦理均自泰卦䷊而来。泰卦三阳三阴对立面保持平衡，平衡即中和，平衡一旦被打破，对立双方就要有损有益。灭损的对立面为增益，对立面的联系是此方量的减损彼方必量的增益，此方量的增益彼方必量的减省。增益就是由衰而盛，减损就是由盛而衰。故《杂卦传》：“损益盛衰之始也。”损是益之始，益是损之始。泰卦䷊九三与上六调换，即成损䷨。损益两卦皆以损阳益阴为义，即“损下益上”。泰之九三上行换上六，谓之“其道上行”。这也就是说，在这一变化中，下体的阳刚在向上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减省了，即阳已变成阴，是“盛而衰”；而上体的

阴柔在下行即衰退的过程中，即接受了阳刚，而使原来三阴的坤有所增益，是“衰而盛”。衰而盛，量由小而大，是量变；盛而衰，量由大而小，是量变。量皆渐变。量增至极，则衰而盛或盛而衰，为质变，为突变。衰为盛之始，盛为衰之始，盛与衰的关系是互为联系的，互为转化的。故“衰而盛”，“盛而衰”，此质量互变之自然规律也。

## （二）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彖》曰：“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应有时。”曷，犹“何”也。之，犹“所”也。曷之用？犹言“何所用”也。簋，盛黍稷稻粱之器物，圆的名簋，方的名簋。二簋，古祭祀隆盛者八簋，中等者四簋，最俭二簋。损卦二三四中爻为震，震为长子，主宗庙祭器，故言簋。王申子：“损而‘有孚’者，言损之道出于事理之当然，有孚于人。”徐志锐：“出于事理之当然，即是说事物的发展当其应该减损的时候就必须减损，这是客观的必然，因而这种减省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合情合理不容置疑的，故称‘有孚’。因为人们不疑而信服，所以这种减省必然得大吉，无过错，可以正守此理去行动，故又言‘元吉，无咎，可贞，利攸往。’接着又举出一个具体事例加以证明。就祭亨而言，祭品当然越丰盛说明对鬼神的虔诚。然而当文盛而质衰，只追求表面形式而不见其实质的时候，‘曷之用？’应该如何呢？‘二簋可用亨’。减损其虚文，只用二簋至薄之祭品也照样可用于祭亨。”程颐：“损者，损过而就中，损浮末而就本实也。圣人以宁俭为礼之本，故为损发明其义以亨祀言之。亨祀之礼，其文最繁，然以诚敬为本，多仪备物，所以将饰其诚敬之心，饰过其诚，则为伪矣。损饰所以存诚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之约，可

用亨祭，言在乎诚而已，诚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有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尚秉和：“用二簋亨，正与时应也。”

“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尚秉和：“泰极还否，损者泰之终，否之始。‘损刚益柔有时者’，按卦气，损为七月卦，时已当否，阳日减，阴日增，正损刚益柔之时，不可不预知也。时当益则益，时当损则损，益则盈，损则虚，乾盈坤虚，应时而行，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故言“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来知德：“盖天下之理不过‘损益盈虚’而已。物之盈者，盈而不已，其势必至于消，消者损矣。物之虚者，虚而不已，其势必至于息，息则益矣。是以时当盈而损也，不能逆时而使之益；时当虚而益也，不能逆时而使之损，此皆物理之常，亦因时而有损益耳。”

（三）损，君子以惩忿窒欲。《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损卦下兑上艮，艮为山，兑为泽，是“山下有泽”。徐芹庭：“泽深山高，损下以增高，损之象也。”山以象高，泽以象深。掘泽土来增益山的高，最先受损的固然是泽，泽掘的愈深，山因堆的愈高，此乃“渐变”。但“盛者衰之始”，山高而脚虚，还有不“突变”而崩坍吗？反之，山虽高，但泽会侵蚀山根，使山削落而填于泽，泽底渐变而日高，待山崩填泽，发生“突变”，泽亦不见踪影矣。此长彼消，此消彼长，山泽皆消，故名之曰“损”。此“质量互变”也。君子观此象，则应“惩忿窒欲”。惩，止也。窒，塞也。忿，忿怒也。欲，欲望也。欲，人之性也。声色货利乃人之大欲，但欲不能过盈，因诸如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皆由盈欲而起，欲之不达，则发为忿怒，一时之忿，辄铸成终生大错。因此，盈而不已，

其势必至于消，消则损矣。《系辞传》：“损，德之修也。”“损，先难而后易”。“损以远害”。刘百闵：“《象》以惩忿窒欲为损，是修德之事也。惩忿窒欲为难事，故曰先难；惩忿窒欲为德修，故曰后易。忿与欲，皆害之事也；惩之窒之，故曰远害。惩与窒，亦损与减之义也。”

## 二、损卦的内卦——兑三

(一)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初九，是指损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已事遄往，无咎。”已，犹“以”也，古音以读若有，故“以”犹“有”也。已事犹言“有事”。《公羊传·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庙”，古谓祭祀曰“有事”。遄，虞翻：“速也。”当损下益上之时，初九以阳刚得正而居下，是刚有余者，六四以柔处阴位而居上，是刚不足者，初九与六四为正应；二三四中爻为震，震为雷，为动；震为长子，主祭祀。故有事速往而益之之象。《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朱熹：“尚、上通。”尚即上行；“合志”，即初九与六四相应相合。以初九之刚有余，益六四之刚不足，损下益上，使二者平衡统一，故上行为当为之事而“无咎”也。

“酌损之。”刘百闵：“酌，由斟酌引申为酌量之意。古以斟酌损益并言。损下卦兑，兑为缺折。当损之时，初九居内体之下，上而应四，以阳应阴，以刚有余补刚不足，有酌损之象也。”

(二)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九二，是指损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利贞，征凶。”损卦以损下益上，损刚益柔为义。九二与六五相应，两爻发生损益关系。九二以刚居阴位得下体之中为刚柔适中，非刚有余者；六五以柔居阳位居上体之中也，刚柔适中，非刚不足者。两者均适中，已可合二而一，故“勿损益之”；如损益，反而失

中了。《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朱熹：“九二刚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故占者利贞，而征则凶也。”此言九二以守住刚柔适中为己志，不再上行而损下益上，这是正确的，即“利贞”，即已可合二而一也。但损卦二三四中爻为震，震为动。如果九二动而上行以应六五，以损下益上，则凶矣。朱熹：“弗损益之，言不变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三)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六三，是指损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三人行，则损一人。”损卦六三与上九相应又为全卦主爻。所谓“三人行”即是指泰未变损之前下体乾阳三个刚爻共同上进，进至盛极则应转向减省，故曰“三人行则损一人。”因为九三从乾体损去之后，与坤体的上六易位，上体变成艮䷳，下体变成兑䷹，是为损䷨。由泰变损，对泰下体之三阳而言，则损一人。

“一人行，则得其友。”泰卦下体三阳之中“一人行”，即九三上行，为坤体上六所求而换位，九三变成上九，上六变成六三，泰变为损。而泰卦九三上行取代上六位置而成艮䷳，是艮之上九乃与坤体其余两个阴爻相合；由泰变损后，损之上下二体亦皆由泰之纯阴纯阳而变为阴阳合体。尚秉和：“阳以阴为友。”是则因泰卦九三之上行，“一人行”则“得其友”也。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何以有此区别？《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疑，惑也，疑谓是非不决。胡远濬：“疑者，戾也。”戾为乖戾，即言不合规律。因泰卦下体乾为三阳，三为众，或称集体。集体由个体组成，个体有自由性，此九三所以“疑”而分离也。且阳以阴为友，“三人行”之集体为纯阳，集体中个体彼此固不能为友，亦不能相应相和成为对立的统一，其不合规律，故乖戾。朱熹：“两相与则专，三则杂而乱，卦有此象。故戒占者当致一也。”此何故？



当泰卦下体三阳中损一人，九三“一人”上行与坤泰上六交换而成“损卦”之后，整个损卦卦爻的关系就变了。徐志锐：“从（损卦）六爻说，初九对六四，九二对六五，六三对上九，两两构成对立统一；从上下二体说，艮为少男，兑为少女，二者构成对立统一。”因此，《系辞传》：“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言致一”即指明损卦两两构成对立面的统一，故“一人行”而成损合乎规律，程颐说：“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用息。”即此之谓也。而“三人行”，泰内卦之三阳，不能为友，“三则杂而乱”，“三则疑”，故乖戾而不合乎规律。“三人行”与“一人行”之不同，即在乎此。

由“三人行”而“一人行”，由杂乱而专一，此乃宇宙进化发展之规律。如从历史观察，以男女婚姻制度而言，人类原始为男女杂婚，次之即由血缘家庭、普那路亚（Punalna）家庭、对偶家庭而一夫一妻制家庭。在血缘家庭，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在普那路亚家庭，即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而在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在对偶家庭，即在群婚制下，一个男子在许多女子中有一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此皆群婚制。因此，它的发展历程是由杂婚（正）、群婚（反）而一夫一妻制（合），它经历三阶段。杂婚群婚皆为杂乱，则人类婚姻制实由杂乱而变为专一。此即人类文明进程之开端。故朱熹言：“两相与则吉，三则杂而乱，卦有此象，故戒占者当致一也。”

### 三、损卦的外卦——艮

（一）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四，是指损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四以柔居阴，有无刚之弊，故称“疾”。因与初九为正应，得初九有余之刚来补己之不足，故能“损其疾”。六四自损其阴柔而接受刚，损其不善以从善，并能使初九急速增益，一损一益，刚柔乃得其中。这种损益关系是合理的。故《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人之损疾，宜速不宜迟，速则疾不致深，故又无咎。

(二)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六五，是指损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朋，王莽时，注经家训为两贝。古以贝壳为货币，亦言“大贝十朋”。毛奇龄《仲氏易》：“《汉书·食货志》：元龟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十朋是重量名，龟之能用卜者，必在千岁以上，千岁以上之龟，体形必大，大则重，故言“十朋之龟”。《礼记·表记》：“不违龟噬。”《尚书·盘庚》：“非敢违卜。”因此大龟为卜必灵也。“或益之”，徐志锐：“六五，柔居阳位而得中为刚柔适中，非刚不足者，不需要增益，所以九二言‘弗损益之’。九二不损刚去增益六五，也可能还有其他爻去增益六五，故言‘或益之’，或字为不定辞，即言或者还有益之之爻。《象传》言‘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指明‘或益之’之爻为上九。”损卦以损下益上为义，六五虽不需要九二损下益上，但上九益以“十朋之龟”，故“弗克违”，谓不能违于龟也。龟为决疑及大宝之物，朱熹：“十朋之龟，大宝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辞。”不辞又不违于十朋之龟，故“元吉”，即大吉也。

(三)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是指损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弗损益之。”损卦初九酌损，九二弗损，六三全损，皆损下益上也；迄六四损其疾以安下，六五损其尊以益下，皆损以益下也。而上九则“不损己而益下”。因损卦以损下益上为义，上九居艮之

极，艮为止，则必上之以不损；又居损卦之极，亦受益之极，极则变，是“益上”必变而自损以益下也。朱熹：“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谓惠而不费者，不待损己，然后可以益人也。”故“弗损益之”。

“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朱熹：“不待损己，然后可以益人。”“能如是则无咎。”唯上九以阳居阴失位，故必须守正，乃能获吉，是为“贞吉”。既无咎贞吉，故“利有攸往”，“攸往”即往应于三，因往而得下之应。上为君，下为臣。朱熹：其往“惠而不费，其惠广矣，故又曰得臣无家”。徐芹庭：“无家者，国而忘家也。”亦公而忘私也。所以“忘”，因“弗损益之”，其损其益已合一也。故《象》曰：“‘弗损益之’，大德志也。”《周易折中》按语：“九二之弗损，谓损己。益之，谓益人。此爻之弗损，谓损人。益之，谓益己。辞同而旨异者，卦义损下益上，故在下卦为自损，在上卦为受益。”九二与上九都“弗损益之”，但其义则异。

#### 四、总论

损卦卦义为减损，重在损下益上。徐志锐：“上经乾坤之后十卦而泰否，下经咸恒之后十卦而损益。泰否二卦以上下二体之天地交与不交阐明阴阳对立面的排斥对立与统一。损益二卦以上下二体刚爻与柔爻互相损益阐明阴阳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和对立统一。因此，泰否的卦体来自乾坤，损益的卦体又来自泰否，而泰否损益又皆为乾坤之大用，其核心思想在于阐发天地阴阳的对立统一规律。”《周易折中》引熊良辅：“损益二卦，皆以损阳益阴为义。损自泰来者也，益自否来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损而不益，益而不损者。故泰居上经十一卦，而损居下经十一卦，泰否损益为上下经之对，后天序易，其微意盖可识矣。”损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九酌损，正也。九二弗损，反也。

六三全损，合也。此内卦损下益上义由正而反而合也。六四损其疾以安下，正也。六五损其尊以益下，反也。上九则不损己而益下，合也。此外卦损己益下义由正、反而合也。而下三爻在下自损，与上三爻居上受益为对，此上卦次下卦而起也。马振彪：“‘损’之为道，重在损下益上。推此义言之，在为学则自损其私欲以益公理，在处世则自损其身家以益天下，是皆损道得其正而合于时中者。”（《周易学说》）此亦可与《象传》“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之意相互发明。

## 第十二节 益卦

### 一、益卦的意义

益卦䷩的“益”，《说文》：“从水、皿。皿，益之意也。”故谓之益。

益卦继损卦而起。《序卦传》：“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程颐：“盛衰损益如循环，损极必益，理之自然。”损为减损，益为增益；损为“损下益上”，益为“损上益下”。损与益两卦为对立，此所以益继损而起也。

益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益，损上益下，下厚则上安。

卦辞：“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程颐：“益者，益于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济险难，利涉大川也。”何谓益道？《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谓益卦卦义为增益，而增益义即“损上益下”。因益卦卦体来自否䷋，否之三阴三阳对立面保持平衡，而平衡一旦打破，即一分为二而有损有益。易例阳刚阴柔，故损阳益

阴。所谓“损上益下”，即损否卦上乾的九四去增益下坤的初六，两爻交换，否就变成益䷩。此一变化，使上体三阳损失一阳而得一阴，是损减；而三阴也以一阴而换得一阳，这却是增益。

“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说，悦也。上下，上为君，下为民。道，《淮南子·人间训》：“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向秀：“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上谓之损，与下谓之益。”按：道亦指“损上益下”，损益平衡、合二而一也。因阳刚阴柔，损阳益柔，即阴阳相济而平衡矣。所谓“平衡”，严复译《原富》谓：“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也。此书五部三十二篇往复说明者在上下之互惠。”即平衡。《彖传》全句谓：行“损上益下”之道，民情都无限喜悦。这种喜悦量的增益，是“自上下下”，即刚爻由上卦而来到下体的初爻，亦喻损君而益民，即“与民”也。由于阳刚下来居于初爻，下厚则上安，使上下刚柔相济而平衡，上下的前途无限光明，故“其道大光”也。

## （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彖》曰：“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道，即“损上益下”之道也。益道的运动，是随着时间的运动而运动的。有两例可明：

（1）“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卦六二对九五，二五两爻居中得正相应，中正相应则相合有喜庆，说明二虽柔，因得中仍可与九五互应而获增益。益下卦震，震为动为往，故“利有攸往”，往而“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程颐：“益误作木。”“木道乃行”应为“益道乃行”也。犹言可以益下则为益道大行之时，能够涉险历难而过大川，故阳刚增益之道通行无阻也。

(2)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此系继“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句而言的。即谓：当益道“乃行”之后，“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因益卦卦体为下震上巽。震，动也。巽，顺也。益道“乃行”，动也。动而能顺乎事理，其增益必然能日进一日，发展是不可限量的。此何故？因益道的运动乃法乎天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也。尚秉和：“阳自外来，故曰天施。震为生，坤为地，故曰地生。”益卦初爻与六四两爻的变化之前是否卦，否外卦乾体的九四来居于下卦坤体初六的位置，始成益。阳自外来，这就象征天施阳气于地；坤初六上往居于乾体九四的位置，这又象征地化生万物而上长。这种“天施地生”而使万物受益之道是没有方域限制的。故言：“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方，所也，有方所，则有限量，无方所，则无限量也。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尚秉和：“艮为时，‘与时偕行’者，言时而当益，不能不益也。”因减损的对立面为增益，对立双方的联系是此方减损彼方必增益，当减损之时不能不减损，当增益之时亦不能不增益也。故“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何以当损则损，当益则益？傅隶朴：“如国家之大赦，是损上之法令以益下；国家之赈贫，是损上之财赋以益下，无疑的，这都是惠政。不过这种惠政，是不当常行的。如果国家动辄大赦，便是纵恶养奸，徒长小人的凶焰；如果滥施赈济，便是助长游惰，诱使勤民废业。”王弼：“满而溢之，害之道也。”是损道益道之行，均因时而异，当求乎“中”也。

(三) 损益之道，既对立，又相互联系。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卦卦体上巽下震，巽为风，震为雷。《说卦传》：“雷风相薄”，“雷风不相悖。”风与雷互相搏击，但不相悖逆。《子夏传》：“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雷主动，雷动足以发万物之萌芽；风主散，风吹拂足以使万物舒展。动在先；散在后。故风雷的关系，是既对

立，相薄；又联系，不相悖。风雷，亦聚散、损益、先后也。傅隶朴：“雷动在先，风散在后，万物始能欣欣向荣，都受其益。如二月雷声启蛰，春风便长养万物；八月雷声收敛，秋风便残杀万物。”程颐：“雷风二物相益者也，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助益，所以为益，此以象言也。”“君子”观此象，应“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如知春风之长物，则见善而思齐焉，此益道也；知秋风之杀物，故有过则必改之，此损道也。损卦“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卦“君子以改过迁善”，《苏氏易传》：“惩忿窒欲，则上之为损也少；改过迁善，则下之蒙益也多矣。”亦损与益之道，既对立，实亦两相互补也。

## 二、益卦的内卦——震三

（一）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是指益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作，《说文》：“起也。”亦振而起之也。大作，孔疏：“兴作大事也。”《礼记·缁衣》：“毋以小谋败大作。”大作，亦云大事也。益卦的初九本是否卦的初六，因损上益下，否卦九四下而与初六交换位置，始成益卦的初九，故益卦初九为最先受益者。益卦初九以刚居阳，与六四为正应，以其资质，本可“利用为大作”，即利用“损上益下”之受益者机缘，振而起之，以担负重任，正是《彖传》所谓“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爻，故“元吉”。可是，时位决定初九走向“元吉”的反面。因初九居下卦之下，位卑权轻，有功不显，无功招祸。须知，上之自损以益下，不为苟施；下之受益，亦应不忘自损，不为苟受。故“损上益下”之对立面，则为“损下益上”，两相交感，损益平衡，始符合二而一之道而“无咎”也。因此，初九当此处境，只有行“损下益上”之道，忍辱负重，振而起之，思建非常之功，以报上之宠施。故《象》

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蔡渊：“下者，下位也。厚事者，重大之事也。”是谓居下位而位卑权轻者，本就不宜因“损上益下”而大有作为，唯患在无权做事，故“下不厚事”，即不忘自损以惩忿窒欲，不为苟受以益上，始能“元吉无咎”也。

(二)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是指益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此句爻辞，与损卦九五爻爻辞相同。益卦以“损上益下”为义，六二与九五相应，二之所益，由五而来。但何以又“或益之”？此宜与下句“王用享于帝，吉”一并思考。益上卦巽，下卦震。《说卦传》：“震出乎帝，齐乎巽。”故有“王用享于帝”之象。而六二与九五之应足以当之。王即君，“享于帝”即君行郊天祭礼，为人民祈福。也就是说，此“帝”即九五。本于爻义，九五“损上益下”，以刚补九二柔之不足，故“益之”；而在此益之之外，又“或益之十朋之龟”。故《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作为君主，对六二之臣可以益之，亦可不予益之，故爻辞以不定辞“或益之”为言。但，“益之”则吉。损、益两卦虽均有“或益之十朋之龟”之爻辞，但在损卦九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在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一为“元吉”，一为“永贞吉”，用辞显不同。傅隶朴：损卦“或益之”之主体为上九益九五，言“元吉”即可；益卦“或益之”之主体为九五益六二，以君益臣，言“永贞吉”，即有对六二戒之以永远坚守臣节，以报君主施益之恩，如同君主祭祀上帝以报其生成之德一样。大臣受君主之益而知感恩图报，必然获吉。

(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是指益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益之用凶事，无咎。”用，以也。凶事，谓艰难凶险之事也。



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不当得益者也。然当益下之时，居下之上。三多凶，与上九为应，上九居益卦之终，益极则损，故不但不增益六三，反而有益之以凶事者。益之以凶事，并非坏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益下卦震，震为动为行；二三四中爻为坤，坤为顺。六三虽不居二五中位，不中不正，但以柔居刚，因刚柔相济，故不以凶事为累，本其固有刚柔相济之本质，发为潜力，动而以顺行，困心衡虑，化险为夷。《尚书·盘庚》：“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故“无咎”。刘百闵：“尧将禅舜，历试诸艰，此益之用凶事而无咎者。”

“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刘百闵：“中孚以三、四两爻之柔在内为中孚，故此亦曰有孚。泰六五夬九五称中行，以其居中也。而复六四益六四亦称中行者。则自全卦六爻而言，三四两爻为中也。犹之中孚以三、四两爻为内也，故三、四亦曰中行。”按：凡卦之二、五曰得中；凡卦之三、四“曰中行，其义仍有别”。所谓“得中”是已得中道之信念者，本信念而行，即可“致中和而万物位焉”；所谓“中行”是尚未得中道之信念者，只是发现中道之可贵，而朝此方向运动。“告公”，尚秉和：“震为言，故为告。坤为众，故曰公。公，共也。”刘百闵：上卦巽，《巽·象传》：“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故有告公之象。圭，瑞玉也。祭神用圭，诸侯见天子执圭，守令见三公执圭，圭为诚信的表征。《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朱熹：“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虑而固有之也。”犹言当其“凶事”之来，唯发挥人所固有内柔、中道，诚信，大公诸性，形诸外则为德；困心衡虑，始能反制“益用凶事”，化险为夷而终“无咎”也。

### 三、益卦的外卦——巽

(一)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六四，是指益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中行，告公从，承上“中行，告公，用圭”而言。而此则曰“告公从”也。告公从，告公，申命行事而告之公众也。从，顺也。《礼记·乐记》：“率神而从天。”听从、服从皆本此，故“告公从”，言以所行之事告之公众，而使公众顺从之。依，《说文》：“倚也。”犹《左传·隐公六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之依。迁国，古时邑国，民不安其居则迁。迁国乃邑民之大事而所以益民也，故须顺下而动。当益之时，六四以柔居阴，四虽不中不正，但三、四两爻居益卦之中，故“中行”。四与初九为应，有利告公以迁国而益下也。上卦巽，巽为风为顺。《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巽在四，四以益下为志，顺下而动，动而如风之散，意见沟通，为众所公从。上下动而中行，故“告公”“中行”而见“从”，损上（正）益下（反）而合一矣。

其“告公”“中行”而“利用为依迁国”句并得以益卦象形而明释。徐芹庭：“凡迁国安民，必依其形胜而后迁。如汉高之迁长安，以其地阻三面，可守而一国东制诸侯也。昔宋太祖未能迁长安，乃叹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以汴梁四面无依也。’巽性顺，从之象也。中爻坤，国之象也。损益相综，又震性动，迁之象也。九五位上，三阴两列，中虚如天府，前后一阳为之藩屏，有所凭依，一统之象也。盖六四得正，有益下之志，而又有益下之权者也。三乃受四之益者，若以中道可行之事，告于四，而四从之，上下协议，则可利用为依迁国。而凡事之可行者，亦无不利也。”此亦损上益下，尊重民意，上下意见沟通，不以上意为专，往中而行，如此“告公”“中行”，则上（正）下（反）合一也。

（二）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是指益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有孚惠心，勿问，元吉。”孚，诚信也。九五与六二相应，发

生损益关系。九五以刚居阳位是刚有余，六二以柔居阴是刚不足，两爻又居中位而能行中道。当“损上益下”之时，朱熹：“上有信以惠于下，则下亦信以惠于上矣。不问而元吉可知。”“有孚惠我德。”惠德，即惠心也。惠我德，自五言，则曰我，故曰：“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指君，下指民，损其政府财货之多余，以益民之不足，毋须问民之感，则至善大吉矣。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问可知，民必以至诚感君德泽，上下交孚，此亦五、二两心“中行”而合一，故上亦“大得志也”。

（三）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是指益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益卦以“损上益下”为义，上九与六三为应，两爻发生损益关系。当益之之时，本于卦义，上九应以“损上益下”为心，故曰“立心”。但上卦巽，巽为进退，为不果，故“勿恒”。益上卦处益之极，极则变，即当上九于“损上益下”之时，却滋长“损下益上”之心，故曰“立心勿恒”。“立心勿恒，凶。”此何故？“莫益之，或击之。”所谓“莫益之”，上九因“立心勿恒”，“莫益之”，即不益六三。不但不循“损上益下”之道而益六三，反而要求六三“损下益上”。《系辞传》：“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安其身而后能动”，不冒险行事，必先使己身得安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平心静气而后才说话。“惧以语，则民不应也”，以威胁的言语使人生惧，则人民不会回应的。这是说，当上不损己而益民，甚至求益无厌，引起人民的反感，则人民也“莫益之”，普遍不益他，即“莫之与”，甚至“或击之”。“或击之”，“或”为不定辞。即谓人民对上反感而不与上响应及援助，

“莫之与”，那是必然的。假如严重一点，则“或击之”，即甚或攻击之。“或击之”，则“伤之者至矣”，故“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偏作遍。金景芳：“‘莫益之’，就是普遍都不益他，谁也不益他。”外，徐芹庭：“立行勿恒而莫能益，则或有自外击损之者矣。”

#### 四、总论

益卦卦义为增益，重在“损上益下”。《周易折中》引熊良辅：“损益两卦，皆以损阳益阴为义。损自泰来者也，益自否来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损而不益，益而不损者。”此皆阐明损益两卦阴阳、上下对立面相互转化，彼此增减而趋乎“中道”的思辨哲学之深义。而益卦则重在“损上益下。”程颐以用垒土筑墙比喻，犹如损取墙上的土石，增益墙下基础，则墙基坚定，墙体安固。此即范仲淹所说“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基本”。

益卦下卦三爻主“受益”，上卦三爻主“自损”。六卦处益之道：初九阳刚处下位，本不宜因“损上益下”而大有作为，惟不为苟受而益上，始元吉无咎。正也。六二柔中得正获赐“十朋之龟”，坚守臣节，感恩图报，吉。反也。六三不当位而受益至甚，须不辞辛劳，努力施用于“救凶平险”之事，困心衡虑，化险为夷，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处益之由正、反而合也。六四柔正而居上卦之始，不以上意为专，往中而行，上下合二而一。正也。九五刚中而居尊位，上有信惠于臣，臣亦信惠于上，上下交孚，元吉。反也。上九极处高位而不能自损，反有损人利己，求益无厌的居心，故被“击”致“凶”。反也。此外卦三爻处益之由正、反而反也。损益两卦立义，原在互补，损下足以益上，上者受益又当施惠于下；损上足以益下，下者受惠亦可转益于上。此则符合“中道”原则。但益之上

九不求自损，反有损人利己，终获“击”而“凶”。孔子读《易》至损益，因乃发出感叹，《淮南子·人间训》：“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 第十三节 夬卦

#### 一、夬卦的意义

夬卦䷪的“夬”，顾广圻：夬，决，《说文》：“分决也。从又，夬象决形。”从又，决之以手也；夬象决形，谓中形不全而去其左，于是左之与右，决而分矣。故决之义为分判决裂。傅隶朴：“夬形从工，其义为缺，缺即缺破。《易林》：‘瓮破缶缺。’故破缺同义，缶破为缺（裂），堤破为夬，故夬义为决断也。”

夬卦次益卦而起。《序卦传》：“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益卦的对立面是损；损是盛而衰，益是衰而盛。增益之极，即盛之极，必至于分判决裂，犹一（益）决裂为左、右之二，即一分为二。一与二为对立，此夬卦之所以次益卦而起也。

夬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夬，刚决柔也，决而和，尚中也。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

夬卦次益卦而起，益卦是增益、是盛，是一、益之极，必分；即一必分为二；二，决也，即夬。故夬次益而起。此二为何？即刚与柔。《杂卦传》：“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刚”与“柔”；“君子”与“小人”，皆“二”也。故由益卦而夬卦，它的演化过程即一分为二。

夬卦䷪由五刚与一柔构成，刚与柔是对立的。夬为阴道将消之

卦。所谓“刚决柔也”，即五刚要与一柔决裂，一柔在上，一旦被五刚决掉，就是夬卦变而为六阳的乾卦。同一意义，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决阴，即一个小人被五个君子决掉，即《杂卦传》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次言夬卦二体，下乾上兑，乾，健也，兑，说（悦）也。“健而说”，“决而和”：刚健则能决，决即决裂或矛盾；兑说（悦）则能相和，相和即互有联系。所谓“健而悦”与“决而和”，即说明夬卦二体的关系是既矛盾，又有联系的；既对立，又是统一的。要彻底决裂并不容易，要通过兑说而二体统一亦不可能，惟刚健与兑说适中，决裂而不相伤，“决而和”，则二而一矣。

（二）夬，柔不尚中则危。《彖》曰：“‘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徐志锐：“按以少统多原则，凡五刚一柔之卦则一柔为主，夬卦的主爻为上六。《彖传》乃以一卦的主爻解释爻义。”

“‘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扬，《礼记·曲礼》：“将上堂，声必扬。”扬犹扬言、扬声、叫号也。夬上卦兑，兑为口舌，故曰“扬”、曰“号”、曰“告”。王庭，百官所在之地也。夬卦五阳一阴，当夬之时，因一柔乘于五刚之上，柔乘刚为逆比，逆比则阴柔张狂。九五为君，上六上堂扬声，有如“小人”在君王之侧张扬发狂，亦“号叫”失态也。

“‘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孚号”：此夬卦一柔乘五刚之上，五刚与一柔之间的关系是既联合，又对立。因上六一柔与九三相应，与九五相比，此为相亲相孚，阴阳互为联系的关系，而一柔乘五刚之上，为逆比，此则刚盛柔弱，阴阳即互为对立的关系。上六因有与五阳应比的信孚关系，有恃无恐，“号叫”于上，故“有

厉”。厉，危也。项安世：“上悖五之孚，叫号于上，终必自危。恶人之危，乃君道之光也。”“其危乃光”：“其危”指上六，亦自危。“乃光”指九五。上六危厉则阴柔的“小人”死期将至，“小人”将死则“君子”的阳刚之道乃能光大。故上六与五阳的关系发生两种变化，一由相互联系变为相互对立，即一分为二；一由危厉变为光大，即由上九之“自危”而变为五阳之消除而统一。“光大”，即“合二而一”。《象》曰：“上六，无攸遂，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邑，翟元：“坤称邑也。”“告自邑”，干宝：上六指纣，“殷民告周以纣无道”。尚，主也。《汉书·惠帝纪》注：“主天子物曰尚。”上六既无道，又“号叫之上”，这是走向五阳的对立面，五阳刚盛，欲决一柔，动之以兵戎即可。但夬道“健而说，决而和”，“不利即戎”。因戎必乱，乱之为害，非小人而已也。而在上六，乃残存的一柔，势孤力单，不中不正，只能号叫而已，其所以不以“兵戎”为对，因上六“所尚乃穷也”。

“‘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上六走向对立，所采对抗之道既已穷困，则“利有攸往”。往，“刚长”也。“刚长”而上，上六被夬而消，乃自然规律发展之必然，故“刚长乃终也”。

（三）夬，人君以施禄于下，居德则忌。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于下，居德则忌。”夬卦卦体上兑下乾，兑为泽，乾为天，兑在乾上，故“泽上于天”。傅隶朴：此爻“不说泽在天上，而说泽上于天者，可知泽字在此并非蓄水的沼泽，沼泽是不可能在天上的。泽字在此的含义，是沼泽之水蒸上于天，水上天便化为雨而下降”。陆绩：“水气上天，决降成雨，故曰夬。”这也就是说，水蒸气由下泽升上于天，水一气二，是一分为二，由一而多；气积聚于天，成一堆乌云，“增益之极必决”，云堆遇冷凝而为雨，云一雨二，是又云堆一分为二，由一而

多。雨从天空下降，万物受其沾溉，遂得滋长，万民受惠则一，此则二而一矣。“一——多——一”为三段论，即“对立统一律”。君子观此象，则应“施禄及下，居德则忌”。项安世：“居训为积，‘居德’犹积德也。”积德即守德在身，修德只在润身也。“居德”与“施禄”是相反的。徐芹庭：“决三月之卦，正天子布德施惠之时。禄者，泽之物；德者，泽之善也；居者，施之反也。纣鹿台之财，居德也。周有大赉，施禄也。言泽在于君，当施其泽，不可居其泽也。居德乃人君之所忌者。”查慎行：“居者，吝而不施也。人君当施泽于下，不当居德于上。居德乃人君所最忌者。”犹言政府财货取之于民，当用之于民，如保守财货于一身，上肥下瘦，则深忌矣。

## 二、夬卦的内卦——乾三

（一）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初九，是指夬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此言刚决柔须刚健与兑悦适中。吴澄：“偏于健则刚过而邻于暴。偏于说则刚不及而流于懦矣。”“壮于前趾。”趾，在下而壮于行。前趾，行进也。当五刚决一柔之时，初九以刚居阳位，有过刚而不和悦之嫌，且以地位卑下，距上太远，本不胜任上往决柔的任务，竟凭刚壮之勇，躁动前往，故《象》曰：“‘不胜’而往，‘咎’也。”咎者，不胜之所为，非往之过也。《孙子·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形篇》：“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败而后求胜。”故《象》曰：“不胜而往，咎也。”咎在于不胜而往也。

（二）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是指夬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莫，《说文》作𡇗：“日且冥也，从日在𡇗中。”隶变作莫，俗作暮。惕号：参前《彖》之“孚号”解。夬卦五刚决一柔，刚柔的关系是既联合，又矛盾。唯不同者，所谓“惕号”，系言当决之时，上六在君侧号叫，有“危”象；九二听到号叫而有所警惕。“莫夜”，这种警惕就表现在即或是夜幕降临之时，也不放松戒备。“有戎勿恤”，蔡渊：“恤，忧也。”有备才能无患，甚至发生兵戎之事也不用有何忧虑，“勿恤”，即《彖》之“利有攸往”也。《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徐志锐：“九二以刚居阴位而得中，是刚柔适中得处夬的中正之道，既用刚健去戒备上六，又看到自己居于二位还未到决柔之时不急于动。五刚之中唯九二最得卦时之义。”

（三）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濡若有愠，无咎。

九三，是指夬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壮于頄，有凶。”頄，颊上之颧骨也。九三以刚居阳，遇刚失中，又处下卦乾体之极，故秉性刚直，“壮于頄”。所谓“壮于頄”，即当决小人之时，其刚直勇壮，粗暴愤怒之心绪，即皆形诸面上，故“有凶”，即言致凶之道也。

“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九三在五阳之中，独与上六为正应。“独行遇雨”，荀爽：“一爻独上与阴相应，故‘遇雨’。”凡有“遇雨”，均指阴阳相遇和恰而成雨。因当夬之时，以五刚决一柔为义，九三乃五阳之一，为集体利益，则当采“夬夬”的立场。“夬夬”，决而不疑也。即以果决鲜明的立场，表明与上六划清界限，此乃“君子”之风也。可是，九三“若濡有愠”。若濡，吴澄：“若，语辞，犹言而也。濡，谓为其所沾濡。”因为，九三与上六的关系，是既联合，又矛盾。九三独行与上六相合悦，这是“联合”，应决不决而自与联合，其“君子”之风虽遇雨似被沾污。

但“有愠”，愠，愤怒也。项安世：“外若相濡，中实‘有愠’，则于君子之道终无所失。”故《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王安石：“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若濡则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

### 三、夬卦的外卦——兑☱

(一)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九四，是指夬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臀无肤，其行次且。”臀，雷浚：《说文》无此字。尸部尻，髀也。或从骨殿声，作臀，为臀之本字。次且，读为赳赳，《说文》：“行不进也。”即欲行有止。李鼎祚：“凡卦，初为足，二为腓，三为股，四为臀。”四在上体之下，故象臀。刘百闵：“凡三四爻称或，称疑，称进退，称来往，称次且。”当夬之时，以刚决柔为义，而九四，以刚居柔不得中，在上体之下，刚健不足而和悦有余，进退不果，表现得非常怯懦，没有勇气去决一柔，故“臀无肤，其行次且。”即屁股受伤，皮肤没有长好，走路步履维艰，欲行还止。《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即谓其怯懦乃由爻位所决定。

“牵羊悔亡，闻言不信。”夬与大壮卦相类，《大壮》九三称：“羝羊触藩，羸其角。”九四称：“藩决不羸。”而夬四则“牵羊”，皆以羊为群羊之象。牵羊，牵，挽拽也。兑为羊，综巽为绳，牵羊之象也。“牵羊悔亡”：当夬之时，以刚决柔为义，但九四意态怯懦，“其行次且”，必将有悔。若在九四之下有三阳推进，在上之九五又带头牵挽群羊，劝其奋励自强以决柔，则可亡其悔矣。惟九四羊性拗执，羊质而虎皮，无内在刚毅之力，故“闻言不信”。《象》曰：“‘闻言不信’，聪不明也。”《论语》：“视思明，听思聪。”九四闻言不信，即因不聪不明也，其奈何！

(二)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是指夬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夬陆，草名，俗称马齿苋。王弼：“草之柔脆者也。”其根至蔓，虽尽取之，而旁根复生，喻小人之类难绝也。九五阳刚中正，居尊位。夬卦五阳一柔，九五为一卦之主。卦辞：“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指明九五与上六虽为逆比，但也有信孚关系，上六有恃无恐，“扬于王庭”，张狂无比，有如“夬陆”，其根滋蔓难绝。惟九五虽顾念信孚关系，对上六当决不决，卦辞：“若濡有愠。”即使九五一身被玷污，但仍心存愤怒，君子之道不失，下定决心。“夬夬”：决而不疑。旋率众阳决一柔，最后“刚长乃终”，故“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指明九五未能行中道。因夬卦的中道是“健而说，决而和”。九五偏于用和悦而刚健不足，虽“中行”，但中道仍“未光”也。

(三) 上六：无号，终有凶。

上六，是指夬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无号，终有凶。”上六持九五之孚信，张狂叫号于王庭之上，无所恐惧；“无号”，当决之时，九五已下定决心，率四阳以决一柔，已成定局，则上六无信孚可恃，无须叫号矣，故曰“无号”。上六为一卦之极，夬的终了则“刚长乃终”，五刚上进而至上六，上六被决掉，故《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这个“终”，既指上六之被决，亦指阳刚上长至极则必转向。盖夬外卦之终即为夬，连斗山：“阳不可长，所以凶也。”

#### 四、总论

《周易折中》引徐几：“夬，决也。以盛进之五刚，决衰退之一柔，其势若甚易。然而圣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于夬之一卦，丁宁深切，所以周防戒备者，无所不至。”龚焕：“夬卦似大壮，故诸爻

壮多与大壮相似，初之‘壮于趾’，三之‘壮于頄’之类是也。夬以五阳决一阴，其壮甚矣。圣人虑其夬决之过，故于爻皆致戒，而以阳居阳者为尤甚焉。阳之决阴，君子之去小人，亦贵乎中而已矣。”而柔不居中，其危则必，危而自救，则尤贵乎“用中”而决也。

夬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九为足，遇刚决柔，往不胜为咎。正也。九二为腓，既用刚健戒备上六，又乘于未到决柔之时而不躁动，深得处夬中正之道。反也。九三为頄，当决柔时粗暴心绪形诸于面，有凶。但正应上九“和而不同”，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以刚处夬由正、反而合也。九四为臀，当决之时，刚健不足，和悦有余，怯懦不聪，奈何！正也。九五阳刚中正，决而不疑，决而和，无咎。反也。上六被决已成定局，无须叫号矣，刚长为终，终有凶。反也。此外卦三爻以柔处夬由正、反而反也。内卦以刚处夬，外卦以柔处夬，此则夬卦二体之为对立。在十二消息卦中，夬为阳长将穷，阴消将近之卦，阴阳矛盾统一体即将破裂，并将转向阳消阴长，阴势胜极。而圣人言此卦之尚中道，采取以柔处夬的立场，则益见其深长之用意。

## 第十四节 姤卦

### 一、姤卦的意义

姤卦䷫的“姤”，古文作遘；王弼始改作姤，《说文》无姤字，“新附”乃有之。遘，《说文》：“遇也。”借为姤，或借为逅。故姤之义为遇。按：本卦名有三版本。一为石经本及郑、虞两家易本均作遘，遘遘也，乃不期而遇。二为张氏明晋王本作媾，《说文》：“重婚也”。三为王弼本作姤，兼具遘媾义。金景芳：“马王堆出土的

《易经》也是这个‘遇’。”姤，相遇也。

姤卦继夬卦而起，《序卦传》：“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卦䷪五刚决一柔，阴阳统一体分离。一柔与五阳遇合而成新的统一体，则为姤䷫。朱震：“夬者，阳决阴。姤者，阴出与阳遇。”姚配中：“阳极则阴来。”阴阳相对立，阴阳又相匹配，亦即夬为一分为二。姤，二又相遇而合，合二而一。合与分对立，此姤卦所以次夬卦而起也。

姤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姤，女壮，勿用娶女。

卦辞：“姤，女壮，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

“女壮，勿用取女。”取，娶也。程颐：“一阴始生，自是而长，渐以盛大，是女之将长壮也。阴长则阳消，女壮则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这是卦辞的解释，它以阴消阳取义。取女者，欲长久而成家也。当阴长消阳之时，阴阳关系对立，而不是相合。阳为男，阴为女，既阴以消阳为使命，故阳“勿用取女”。《彖》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相合娶女，可百年偕老；相敌娶女，则相处不可长久也。但《彖传》不以阴消阳取义。因为姤卦以遇为义，即当夬卦时，柔被刚决而成六刚之乾，此纯阳之乾刚即不期再与柔相遇，遇，有不期而遇之义也。不过，此柔乃新柔，此一新的相遇，故言“柔遇刚也”。徐志锐：“柔与刚相遇组成了新的矛盾统一体（姤），阴阳关系也发生新的变化。”

(二) 姤，柔遇刚，唯中正能合二而一。

《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姤为“柔遇刚”，姤卦五阳一阴，一阴在下，阴长而阳消；而夬

卦为“刚决柔”，亦五阳而一阴，一阴在上，故阳长而阴消。唯阴阳有消亦有合，唯合而非消，始能“品物咸章”，此宇宙发展自然规律，无可移易也。此何故？《彖》传作了两项解释：

首言“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因姤卦为“柔遇刚”，柔遇刚，始由个体而形成共同体，但在共同体之中，阴阳双方有对立，也有联系，在职能分工中，相推相感，有竞争，也有合作，才能刺激生之力量的增长，彼此自我奋发，自我彰显。设若没有职能分工，没有合作，则此生之力无由增长也。人事如此，万物皆然。如果天地阴阳二气不相遇而绝对对立，万品物类就不能生长，只有天地的阴阳二气相遇，亦在一共同体中相推相感，各自发挥个体功能，如日与月之分工与光明，万品物类才能全部彰显于世，故“天地相遇，品物咸章”。

次言“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因为，姤虽阴长阳消，因与阳对立而消阳以自我增长；就阴言，固可彰显于世也。但如果只有阴长（如由姤䷫、遁䷠、否䷋、观䷓、剥䷖而坤䷁），阳皆被消，则尽成坤的世界了。阴固彰显，阳则已皆淹没，阴独存何能形构一美好世界？要知，阴消至极必变，继之即有“阳长而阴消”。由于夬，决也，刚决柔也。刚决柔，故阳长而阴消（如由复䷗，临䷒，泰䷊，大壮䷡，夬䷪，而乾䷀）。此则阳之彰显，阴复淹没，故彰显与淹没非独阴而已也。阴阳对立，阴消阳，阳消阴，其极均为消，因此，从两方观察，任何一方走向极端，以消灭对方为务，其结果均无所彰显。但在姤卦，虽以阴消阳为义，而九五居中得正，又处尊位，是则姤卦虽为阳长阴消，可是五刚居上并非弱者，一柔居下亦并非强者，当阴长之时，九五以中道面对初六阴柔，则能化解“对立”与“阴长”而相合矣。阴阳相合是天道自然规律的必然。故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夬卦说明“一分为二”；姤卦则说明“合二而一”。二者固各为宇宙事物发展自然规律之一，然言人事，唯有

“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知存知亡”而择善固执，也就是要看到阴阳相合才是天道自然规律的主体。朱熹：“几微之际，圣人所谨。”故《彖》曰：“姤之时义大矣哉！”

(三) 姤，人君当效法姤遇法则以遇万民。《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姤卦卦体上乾下巽，乾为天，巽为风，是天下有风。风行于天下能与万物相遇，此为自然规律。而姤，“柔遇刚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此即风遇万物此一自然规律之反映。“后以施命诰四方。”乾为君、后象。“乾为天，巽为命，为诰复。”诰同告。“后以施命诰四方。”徐志锐：“指君王实施政令于天下布告于四方。天不能直接与万民相遇，通过风行于天下与万物相遇；君王不能直接与万民相遇，通过实施政令于天下与万民相遇，此则效法姤遇之象。”故姤遇法则，实乃支配自然界、人事界亦即宇宙之自然规律。

## 二、姤卦的内卦——巽

(一)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初六，是指姤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柅，《说文》作𨋖，读若呢；络丝之器。刘百闵：“姤下卦巽，巽为绳，故曰系。二三四与三四五中爻为乾，乾为金，故曰‘金柅’。”傅隶朴：金柅，“金色木橛尖端包铁也。包铁木橛系绳，绳系兽，木橛铁头插入土中，可使兽无法逃逸”。羸豕，羸义为瘦弱，猪之瘦弱者，母猪也。孚，王弼：“务也。”蹢躅，跳蹲缠绵之意也。姤以阴遇阳及阴长消阳为义。初六以阴质而居阳位，刚阳主上进，所务在消阳。但初六承二相比，成比则相亲相合，组成矛盾统一体。虞翻：“柅谓二也。”初六，羸豕也。羸豕虽性刚而跳蹲缠绵，欲上进消阳，但与九二成

比，即喻九二将其系于金柅，阻其上进消阳，故“贞吉”。假如不因与九二成比而被系于金柅，当其“有攸往”，则以刚性爆发之初六而上进，必然“见凶”矣。刘百闵：“见凶，谓先见其凶；与九四之‘起凶’同义。”《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牵，牵制也。惠士奇：“‘柔道牵’，屈而服之之谓也。”即谓初六虽欲上进消阳，但为九四所牵制屈服。

(二)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九二，是指姤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鱼，蔡渊：“鱼者，阴物也，谓初也。”包，有包容义。项安世：“凡称包者，皆以阳包阴。蒙之‘包蒙’，泰之‘包荒’，否之‘包承，包羞，包桑’义同此。”姤以阴遇阳及阴长阳消为义。当姤遇之时，九二与初六相比，初六为九二的阳刚所包容；前在初六爻《象》言“系于金柅，柔道牵也”。即初六已放弃阴长的对立立场，而与九二相合，结为矛盾统一体。迄九二爻，故仍为九二所包容也。但初六既与九二相比，又与九四为正应。九二为近，九四为远，俗言“远亲不如近邻”，故九二为主，九四为宾。倘九四再应，《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义，宜也。也就是说，二、四两刚均欲与初六结合，现九二既已“包有鱼”，先入为主；九四再以宾的地位介入，是不适宜的。因为，二与初遇就近“包有鱼”，已制止其上长消阳，如再让初六任意扩大遇的对象与范围，朱熹：“鱼，阴物也。二与初遇为包有鱼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犹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众，则其为害广矣。”故二四对初六，取比不取应。

(三)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三，是指姤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臀无肤，其行次且。”夬倒为姤，夬四倒为姤三，故夬四与姤三同有“臀无肤，其行次且”之象。次且即趑趄，详解见夬九四。



“厉，无大咎。”九三居二、四两爻之间，朱熹：“九三遇刚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应于上，居则不安，行则不进。……然既无此遇，则无阴邪之伤，故虽危厉而无大咎也。”

### 三、姤卦的外卦——乾☰

(一) 九四：包无鱼，起凶。

九四，是指姤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包无鱼，起凶。”九四的“包无鱼”是与九二的“包有鱼”对称的。九四与初六为正应，然初六又与九二相比，初六既为九二所包，故九二为“包有鱼”，而九四则“包无鱼”。对九四而言，“包无鱼”并非坏事。因姤以阴遇阳，阴长阳消为义，故《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说卦传》：“坤为众。”众即民，民指初六。“远民”就是要与初六疏远。何楷：“初非顺民，使其得志而上往即四，宁有幸乎。”故爻辞：“‘包无鱼’，起凶。”起凶，凶由自起也，即九四与初六为应，乃致凶之由也。而欲免于“凶”，则须“远民”，即与初六保持疏远，不能相应，不可亲近。

(二)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九五，是指姤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以杞包瓜。”乃以杞柳包瓜，此一解释之根据，即因“巽为杞”。瓜是实之美者，又是在卦之最下者；杞是木之高者。故杞指位尊之九五，瓜指初六。九五与初不应，但是“以杞包瓜”，则九五与初相应矣。论爻位，初六本不应九五，何以又能应？此则在卦之变体小畜䷈。姤卦九五以阳居阳得位，初六、九四失位，易位则成小畜。体变之后，初六与九四易位，九四变为六四，九五则得乘六四而相遇矣。此解甚宜。

“含章。”徐志锐：“‘含章’，即指九五有含容彰显阴柔的美德。”虞翻：“含章，谓五也。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阴含阳，己得乘

之，故曰含章。初之四，体兑口，故称含也。”初六原不与九五有应，惟体变之后初六易位成六四，则与九五建立比应关系，而“以杞包瓜”矣。其关键意义，即在指出：由于时位的改变，初六始能与九五相遇，亦《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唯相遇，故“九五含章，中正也”。也就是说，唯相遇，九五才能以中正之德改变初六不遇的定命。

“有陨自天。”虞翻：“陨，落也。乾为天，谓四陨之初，初上承五，故有陨自天矣。”所以“有陨自天”，虞翻认为：“乾为天。”乾道即天道，以此天道才改变初六定命。因此《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徐志锐：“‘志不舍命’，即言九五以不舍弃天命规律为己志，也就是遵循中正之道去行事。”王申子：“唯中且正，故能‘含章’。崇阳而抑阴，固圣人之志，有阳必有阴，亦天道之常。‘志不舍命’者，言圣人虽有抑阴之志，亦不舍弃天道之常也。”因不舍天道之常，故不取初六“阴长消阳”之义，而循合二而一之中道以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三)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是指姤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姤其角，吝，无咎。”其，犹“之”也。凡上爻称顶，亦称角。当姤遇之时，上九以刚居姤卦之极，不与九三为应；以刚居卦之极，喻头上长角。角质坚硬，又在头的上部，与人相见，首见其角。角为抵触之物，与人抵触，何能相遇？此上九又所以不能与初六相遇之故也。上九以高亢自处，欲下有所遇而不得，确为鄙吝之事。不过，虽无所遇，亦不被阴消，故又“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指明上九以高亢的姿态而求遇，乃姤道之穷，其不遇，故吝。

#### 四、总论

姤卦卦义为相遇。姤卦继夬卦而起。夬卦卦义为决，为一分为二；姤卦卦义为遇，为合二而一。姤卦卦体一阴五阳，为阴长阳消。当阴长阳消之时，刚与柔相遇，应知自危，为免于柔长之害，对初六或以力予以规范，使相遇而凶不及己；或以中正之道予以包容而相遇相合，使化凶为吉；或避而远之，以免邻近而致凶；或展现对抗实力，使初六知难而退，虽不相遇相合，亦不致被阴消。徐志锐：“求遇相遇体现着阴阳具有同一性，相遇相消又体现着阴阳的排斥与对立。”因其对立，阴长阳消，柔与刚相遇为不利，故卦辞曰：“勿取女。”而刚柔相遇乃生生之本的天道规律，又焉能不相遇相合？故卦辞曰：“姤，遇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故相遇而合，乃天道不可违逆也。故六爻皆不以“柔克刚”，“柔长阳消”为言。姤卦内外卦逻辑关系，初六性刚欲上进消阳，因九二将其系于金柅，使相遇而凶不及己，故“贞吉”。正也。九二“包有鱼”，即包容初六，阻其上进消阳，并阻其与九四相应而有害于众，无咎。反也。九三过刚不中，进退不果，无应无遇，无遇则无阴邪之伤，虽厉而无大咎。合也。此内卦三爻处遇之由正、反而合也。九四“包无鱼”，即不与初六亲近，故免于凶。正也。九五不与初六为应，但循中正之道而行，终“以杞包瓜”，即九五包容初六而有含章之美。反也。上九“姤其角”，使初六知难而退，虽不相遇，亦可不被阴消，故吝而无咎。合也。六爻中承乘皆遇，远应则不遇，唯能相遇相合，合二而一而能“品物咸章”者，仅九五而已，故言“陨自天也”。六爻中唯九五为最得姤的时义。

## 第十五节 萃卦

### 一、萃卦的意义

萃卦䷬的“萃”，《说文》：“草貌。”草多丛生，为丛聚貌，引申为聚，故萃之义为聚合。

萃卦继姤卦而起。《序卦传》：“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会聚。崔憬：“‘天地相遇，品物咸亨’，言物相遇而后聚也。”姤䷫，遇也。夬一分为二，姤则二人相遇。唯姤卦一阴五阳，有阴长阳消义，故姤卦之遇，首见其危，因阳与阴遇而阳有被消之危，即二人虽相遇，遇意犹不贞正也。萃䷬，上兑下坤，《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相聚“顺以悦”，即品物咸亨，合二而一矣。萃之“顺以悦”相聚与姤之“阴长阳消”的相遇为对立，此所以萃卦次姤卦而起也。

萃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萃，聚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

萃卦卦体下坤上兑。坤为顺，兑为说（悦）。上、下本是对立的，如上对下和悦，下对上顺从，则上下可以聚合，亦即合二而一矣。但是，倘聚道只是下顺上悦，尚各有所偏。傅隶朴：“人君以下顺为悦，就不能接受逆耳忠言；下民以取悦于上为顺，那就举国皆行妾妇之道。”其结果，则必“愈聚愈糟”。因此，其下顺上悦，均必“刚中而应”。所谓“刚中而应”，即指萃卦二五而言。因六二以柔居下体中位，九二以刚居上体中位，二五为正应。也就是说，九五必须秉持刚正之性和中道原则以应下之顺从。徒以悦应顺，所顺者难免有小人或奴才；如以刚中应顺，则所顺者必多君子与人才。

而在下者尤应以柔而中之聚道以顺上，徒以取悦于上为顺，而对上无明与暴，仁与不仁之分辨，则必流于愚昧而有误国之祸矣。故上悦下顺之合二而一，即合于中道也。

(二) 萃，聚也，顺天道而行也。

《彖》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前引《彖传》：“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此为解释何谓聚道，继即举三事加以说明：

(1) “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前在“家人”卦九五爻，已言“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九五为君，故称王者。假有宽大义，即言王者之家人口繁多，治家有道。“交相爱”，即亲亲而后尊尊，此为建立家庭与家族关系的基础。今言“王假有庙”，仍为“王假有家”的重要部分。“王假有庙”，假音格，作至讲。萃卦二三四中爻为艮，艮为门阙，故为庙。程颐：“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宗庙，极也。”即言王者聚天下之道表现于宗庙祭祀，乃最大之聚合。因为宗庙祭祀是与死去之祖先相聚合，可以使后代致其孝享之心。朱熹：“庙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则可以至于庙而承祖考也。”故宗庙精神有抽象广大义，实即天下之道聚合之极也。

(2) “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徐志锐：“‘大人’指九五之君。作为一个国家说，臣民能与君主相见聚合在一起，这种聚合又各以其正道而行，君为君，臣为臣，民为民，这就必然上喜悦下顺从。”亦即“相聚以正”，则必“相见以亨”，而政通人和矣。

(3)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大牲，牛也；下坤卦，坤为牛。张惠言：“古者有嘉会，必杀牛而盟。”盟，誓约也。《礼记·曲礼》：“涇牲曰盟。”疏：“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左传·僖公九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利

有攸往”，即谓诸侯嘉会，杀牲以誓于神，言归于好，以前往参加为利。天德刚正，化干戈为玉帛，顺天命也。此“天命”，即指合二而一之自然规律。顺天而行，必得神祐，故“吉”。

基于上述，可知，“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徐志锐：“天地万物的普通情理不外乎聚合与离散。天地以阴阳二气的聚合才能生生不止，万物的生灭不过是阴阳二气的聚合与离散而已，阴阳和悦顺从就能聚合在一起，互相违逆则散离，万物就止息。因此，通过‘观其所聚’，则可看到天地间兴衰的端倪。”

（三）萃，筑堤聚水，须防其溃决。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萃卦上兑下坤，兑为泽，坤为地，其象为泽上于地。就物理言，泽下于地，则水聚于泽，无泛滥之灾；泽上于地，则须筑堤聚水，以防水患。筑堤聚水，随时都有溃决的危险，此则为萃聚之象。君子观此象应“除戎器，戒不虞”。除，朱熹：“修而聚之之谓。”虞，臆度也。“除戎器，戒不虞”，即修理并聚积武器，以预防不测的兵戎事件之发生。徐志锐：“萃为聚合，聚合则能兴盛，兴盛一转即为衰败，衰败则离散，于此时要预防走向反面。”即防止聚合走向离散也。

## 二、萃卦的内卦——坤☷

（一）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而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是指萃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乃乱乃萃”，两乃字不同，上乃字为虚字，犹“则”也；下乃字为指事之词，犹“其”也。号，号咷也。《易》中号笑两字为对。一握，握手必屈指，一握即一屈指之间，亦倏忽也。萃卦以“顺而说”为义，上和

悦下顺从，上下能够聚合在一起，所以六爻之义柔皆顺于刚，下皆合于上，凡刚柔相应相比都能聚合。初六，上应九四，应相聚合，但因隔于二阴，六三上承九四，近在咫尺，捷足先登，两相聚合，初六心生疑虑，始信而终疑，故曰：“有孚不终。”其实，初六以阴居阳，失位，故心志“乃乱乃萃”，表现于行为，则“若号，一握为笑”。即或而不欲往聚，因想到六三已先往聚，伤心至极，便号咷大哭；或而欲往聚，因想到与九四正应，相聚乃理所当然；想到兴奋的时候，忽而又大笑。故《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勿恤，往无咎。”初六心志迷乱，乃一时现象，其本质仍须决之于客观形势。因萃卦以“顺而说”相聚为义，初六与九四为正应，正应则相聚合，故“勿恤”，不要忧恤；“往无咎”，勿恤而往从正应，故无咎也。

（二）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二，是指萃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引吉，无咎。”引，相牵曰引。引吉，与姤初六之“见凶”，九四之“起凶”相对。六二以柔中应九五的刚中，正是处于“刚中而应，故聚也”的爻位，聚为当然，因六二以阴居阴，不失位，居坤之中，有守正之德，坤性恬静，无急功好利之情，故与九五相聚固为当然，如无事并不主动求聚，因无事求聚有献媚求宠之嫌，必须九五招引始往求聚，此“引吉，无咎”也。

“孚乃利用禴。”禴，《说文》无禴字，同杓（音药）。《尔雅·释天》：“夏祭曰杓。”《释文》：“杓本或作禴。”孙炎注：“杓，薄也；夏时百谷未登，可祭者薄也。”按：夏殷春祭为禴，周改夏祭为禴。当九五招引而萃聚之时，六二又不献厚礼。孚，认为心诚则志同。《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即谓六二守中而应，并不像初六聚而乱志，此即“中”与“不中”之异也。

（三）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是指萃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俞琰：“萃之时‘利见大人’。三与五非应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叹之声，则‘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三与四比，则其往也。舍四可乎，三之从四，四示巽而受之，故‘无咎’。第无正应，而近比于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耳。”《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萃三、四、五中爻为巽，吴澄认为“上巽也”之上指九四是对的。

### 三、萃卦的外卦——兑三

(一)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是指萃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大吉，无咎。”九四为近君之臣，有初六之应，又有六三之比，在下之民尽为其所聚。须知，聚民乃君主之事，为臣而擅行君主之事，与君争民，乃聚不以正。聚不以正，则必得咎。故为臣者唯有率民以拥君，始能“大吉”而“无咎”。张善文：“其位不正本有‘咎’，唯‘大吉’而建树伟功，然后得免其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不当者有二：其一，九四以刚居阴，位不当也。其二，九四不处尊位而聚民，职权不当也。项安世：“无尊位而得众心，故必大吉而后可以无咎，如益之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后可以‘无咎’也。”

(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九五，是指萃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萃有位，无咎。”九五以刚居阳位而得中，萃之主也。故曰“萃有位”。以萃之主而聚众，自亦“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元，善之长也，亦至善之德也。永，恒也。德之感人并及远，须持之以恒。贞，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



事。元永贞，犹言“有德君长永久守正”。王宗传：“五，萃之主也。当萃之时为萃之主，莫大于有其位，尤莫大于有其道。有是位而无是道，则天下不我信者亦众矣，故曰‘匪孚’。谓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则未至也。故必‘元永贞’而后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朱熹：“未光，谓‘匪孚’。”

(三)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上六，是指萃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赍咨涕洟，无咎。”兑为口，故“赍咨”，《释文》：“赍咨，嗟叹之辞。”兑为泽，故“涕洟”。涕，目汁也。洟，鼻液也。当萃聚之时，至上而极，与九五为逆比，与六三无所应，孤立无所聚，故哀声怨叹，眼泪鼻涕双流不息，痛苦不堪。《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未安上”，即谓萃极将散，而不得所萃，乃时位客观条件所决定，其“赍咨涕洟”，极言怨艾求萃之情，虽为不安于上位穷困孤独处境之所表现，但情有所钟，终得未萃而无咎。

#### 四、总论

萃卦卦义为聚合。天地以气合，万物以类聚。何以聚天下人？必有庙，有大人，有天道，即顺以说，刚中而应也。表之于爻象，柔皆顺于刚，下皆合于上，凡刚柔相应相比皆能合。徐志锐：“事物的发展有分有合，分离则衰败，合聚则兴盛，萃为兴盛之卦，所以六爻无一得凶辞。”六爻逻辑关系，初六正应九四，初“有孚不终”，心志迷乱；当专一孚诚相应，继往而无咎。正也。六二以阴居阴，守正得中，利于九五招引始往求聚。“引吉无咎”。反也。六三失正无应，能近比于四，四从之，往而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处萃由正、反而合也。九四以刚居阴，不处尊位而得民，位不当也。但率民以拥君，“大吉无咎”。正也。九五以刚居阳位而得中，以萃之主

而聚民，无咎。反也。上六至上而极，不安于穷困孤独处境，亦以忧惧知危而免害，终得未萃而无咎。合也。此外卦三爻处萃之由正、反而合也。六爻显示，当会聚之时，稍一失正即生变乱，故极力强调要长存防患之戒心。

## 第十六节 升卦

### 一、升卦的意义

升卦䷭的“升”，借假为登，亦作昇作陞。郑本作昇。注：“升，上也。”故升之义为进而上，即上升也。

升卦继萃卦而起。《序卦传》：“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萃卦䷬卦体下坤上兑，反转而成升䷭，升卦卦体即为下巽上坤，坤由下上升。再就卦义言，萃者，聚也。聚是聚合，是横向发展。升卦为上升，项安世：“生主腾上而言，徒上不足以比拟之，故曰‘聚而上者谓之升’。”按此，升为升腾，也就是沿柔道向上发展。《象传》以“地中生木”解升，升卦下巽上坤，巽为木，坤为地，木从地上生出，柔以时升，逐渐上长，故《象》曰：“积小以高大。”此与乾用龙的潜、见、惕、跃、飞、亢去比拟发展过程意义相同。横向与向上的发展路线为对立，此所以升卦次萃卦而起也。

升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升，元亨，以天道言。

升卦卦辞：“升，元亨。”《元》，《九家易》：“元者，乾阳元始之气，为万物之开端。”坤卦卦辞：“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即谓万物皆取坤阴元始之气而生成形体，并承奉天的乾阳之气而运动。亨，连斗山：“两美相合为嘉，众物相聚为会。”即谓阴阳二气与万物嘉而会之，二而一之，

才促使万物茁壮繁茂而亨通。升卦下巽上坤。巽，人也。坤，顺也。即谓万物的上升乃出自万物内蕴生的本原，故曰：“升，元亨。”《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升卦下巽上坤，坤为顺，巽为木。巽卦一阴居于二阳之下，王宗传：“下根散而柔，上干上而刚。”一阴柔为木根，二阳刚为本干。故巽为木，而木之本原为阴阳相合。《说卦传》：“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郑康成：“絜，犹新也。”巽卦方位在东南，于时为春末夏初。此时此地，在微风的吹拂下，万物出现在地上一片新鲜整齐。此即木之由地下而升于地上也，是以“柔以时升，巽而顺”。如不“以时升”，则树木根干必枯而萎矣。至于“刚中而应”，是讲刚爻也可以升。因为升卦九二以刚中而应六五柔中，相应则相得，它可以上升而亨通，故言“是以大亨”。

## （二）升，元亨，以人事言。

卦辞：“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元亨。”那是就宇宙自然而言。其在人事，“升”的意义，《彖》曰：“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序卦传》：“聚而上者谓之升。”苏轼注：“聚而无主则乱，故必有相推而上之者。”崔憬注：“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顺天命而上之者。”此皆言人事上的升迁。

升卦继萃卦而来，萃以聚合为义。在人事言，聚则由个体之聚而成集体，成社会。在集体中，傅隶朴：“上进之志，是人类不可少的。宇宙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便是凭了这一点心志。”子曰：“见贤思齐焉。”颜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此皆勉人上进之语。但宇宙事物有其利必有其弊，有其正必有其反。上进之心志，在追求财富、权位与食色私欲的满足。其利在激发个体聪明才智，贡献于社会精神、物质文明的创造，此大人上进之道也；其弊则在财富与权位有限、食色私欲无穷，均为导致巧取豪夺，伤风

败俗种种罪恶之根源，此小人上进之道也。故上进之心志，早已内蕴矛盾，外化为实在，“柔以时升”，必舍其弊而取其利，当升则升不当升则不升，始为“元亨”之正道。而求其上进之“元亨”，首须“利见大人”。大人，有德之人也，社会楷模，人类精神、物质文明的领航者。“见贤思齐”，上进必以大德之人作为楷模，故见之、借助之，方可免于后忧，故“用见大人勿恤”。见大人而获升进之正道，故“有庆也”。其次，大德之人乃光明象征。升下卦巽，“巽，东南也”。上卦坤，坤，西南之卦也。巽坤之间为离，“离，南方之卦也”。离为光明。征，往也。南征，即向光明处求升进，由光明而升进必吉，故曰：“南征吉。”唯向光明处求升进，才能实现升进的心志。故曰：“‘南征吉’，志行也。”升卦卦辞首提“利见大人”，旨在力戒从小人之门升进；次提“南征吉”，旨在力戒从黑暗之门求上进。人类求升进，必须如树木之顺其自然循序而进，不可揠苗助长，尤不可投机取巧以致祸也。

### （三）升，元亨，以逻辑言。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升卦卦体上坤下巽，坤为地，巽为木，是树苗从埋在地中的种子所生出，渐渐而长成树苗、树枝、树叶，最后成为高大的果树，并结成果实。此即“升”。升，即由一而二而三。王申子：“木之升于地，由芽而根，根而干，干而枝叶，一至顺之积，逆则生意息矣。”其实，王申子说明“地中生木”的几个重要部分，即有地中的种子与最后的果实。依黑格尔，树木成长就是一个逻辑过程：种子为“自在”或“潜在”，即正；发芽，长枝叶为“自为”（外化）或“实在”，即反；果实为种子与干叶的“合”，即“理性”，为种子自身的回复。他说：“植物并不消失其自身于单纯无规范的变化里。植物的种子也是如此。在种子里，最初什么也看不出来。种子有发展它自身的冲力，它不能忍受只处于自在的情况。这冲力就是这样的

矛盾：即它只是自在的而又不应当只是自在的。这冲力发挥自身为存在。它可以产生许多东西，但是这一切都早已潜伏在种子里。当然尚未发展出来，而只是含蕴着并抽象在观念中。在完成这种发展过程之中，它趋向着一个目的。它的最高的外在化（即实现）和先前的目的，就是果实——这就是说，种子的长成或回复到最初的状况。”种子要发展它自身，回复到它自身。它是由“正”到“反”，进而到“合”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理念自己由自己对立以实现自己，而且投入对方以回复到自己的运动。君子观此象应“顺德，积小以高大”。徐志锐：“‘顺德’即顺乎事物固有的性质与规律性。‘积小以高大’即从一点一滴去积累然后才能高大成材。”此“事物固有的性质与规律性”，简言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合二而一的自然规律，亦如黑格尔所指出者。

## 二、升卦的内卦——巽三

（一）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是指升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允升，大吉。”允，信也；信则不疑，故允。晋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升初六《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故升初“允升”之允，犹晋三“众允”之允也。升卦以“柔以时升”，巽而顺为义。初六是巽之主，以阴柔而居阳刚之位，有上升之志。虽不得六四之应，但上承九二，乃刚中有德者，“利见大人”，借助之，则“允升”矣。“大吉”。何楷：“初六巽主居下，犹木之根也。而得地气以滋之，其升也允矣。所以为升者，巽也。所以为巽者，初也。大吉孰如之。”《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上指什么？萃卦下坤上兑，反转成升，升则下巽上坤。因三柔升至 upper 体，故卦名称升。吕大临：升卦“初六以柔居下，当升之时，柔进而上，虽处至下，志与三阴同升，众之所允，无所不

利，故曰允升大吉”。

(二)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是指升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孚，乃利用禴，无咎。”升九二爻辞与萃六二爻辞基本相同，但意义不同。萃以柔中而应九五刚中，彼此信任，但六二可升而不往，必待招引而后往，往见亦不用厚礼，故先言“引吉，无咎”，后言“孚乃利用禴”。升之九二以刚中而与六五柔中为应，并不待招引即欲积极上升求聚，以强临弱，动机何在？遂使六五升疑。此时，九二宜缓不宜急，必须等待疑云消除，获得信任，即使仍用薄礼相见，而无咎，故言“孚乃利用禴，无咎”。萃卦“无咎”二字在“利用禴”之前；升卦“无咎”二字在“利用禴”之后，其故在此。《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九二以阳居阴，有失信之嫌，失位必有咎。但缓其所急，孚而后升，故“有喜”也。

(三) 九三：升虚邑。

九三，是指升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升虚邑。”升上卦坤，坤上称邑；阳实阴虚，故称虚邑。《春秋繁露·立元神》：“何谓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当升上之时，九三上临于坤，故称“升虚邑”。程颐：“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御哉？”《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周易折中》按语：“诸爻皆有吉利之占，三独无之，则升虚邑者，但言其勇于进而无所疑畏耳。方升之时，故无凶咎之辞，然终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顺也。九三过刚，与柔以时升之义反，故其辞非尽善。”

### 三、升卦的外卦——坤☷

(一)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是指升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同享，祭享也。随卦上六言“王用亨于西山”。刘百闵：“此言‘王用亨于岐山’。有二说：一说王即文王，岐山即《书·禹贡》：‘道岍及岐’。《史记·封禅书》：‘自华山之西，名曰岐山’之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之东北。一说王为夏后氏，以爻辞所言，皆为夏商之制，故制为夏后氏。岐山即《书·禹贡》冀州下：‘壶口治梁及岐’之岐；梁山，《尔雅·释山》：‘晋望也’。梁山为晋望，则岐山亦为冀州之望。蔡传：‘岐山，在今汾州介休县狐岐之山。’胡渭《禹贡锥指》：‘蔡氏所指狐岐，在今孝义县西。’二说并存。此云岐山，当即随上之西山，且为周文王初时所居。”程颐：“四，柔顺之才，上顺君之升，下顺下之进，己则止其所焉。”《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六四是顺，指什么？指岐山还是指纣？《朱子本义》：“以顺而升，登祭于山之象。”徐志锐：“岐山，在西周境内。殷的末世纣王无道，文王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于殷，只祭享于境内的岐山而不敢称王去祭天。《象传》言‘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顺事’即指文王以柔顺守臣道为事而不升入王位，实质是借文王之事去说明六四这个爻位不可再升。……六四已离下卦的巽体而入于上卦的坤体，只要再上升一步就可居君位，但却不能升。”所以《象传》借爻辞所言的文王服事殷纣之事而言“顺事”，告诫其不可升之理。而六四则亦“己则止其所焉”。

何以“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六四持九二之刚例当有咎；由于以柔居阴得位，故“吉，无咎”。象以言史，纣在位时，文王为西伯，纣无道，诸侯来归者，三分有其二，西伯下顺舆情，全体接

纳宴享之。下体之求升者皆天子臣民，西伯接纳而宴享之，岂非臣攘君民？纣忌而召之，文王以身居臣位，不得不从，乃不图逃逸，顺命而往，终被囚于羑里，而愿以一身承受天下之灾难，故由有咎而变为无咎矣。由于天下归心，迄武王伐纣而有天下，西伯被尊谥为文王，此吉也，故曰：“吉，无咎。”

(二) 六五：贞吉，升阶。是指升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程颐：“五以下有刚中之应，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质本阴柔，必守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贞固，则信贤不笃，任贤不终，安能吉也？”金景芳：“这样讲是可以的。‘升阶’怎么讲？”二五为应，九二俟六五已贞固其用贤之心，乃可循阶以升。唯“升阶”应就全卦而言，因非二五而已止。此有二说：一为“地中生木，升。”何楷：“初六巽主居下，犹木之根也。”朱熹：“阶，升之易者。”程颐：“阶所由而升也。”《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大得志也”，就是升阶，《周易折中》按语：“自初而升，至此而升极矣。”此谓木之所升，由内卦之初六迄外卦而本卦，乃一全过程。而此一过程，即“一、二、三”。王申子、黑格尔以树为喻，则称经历三阶，内卦为根，为种子，为“潜在”阶，为“正”；外卦由发芽，长干，长枝叶，为“实在”阶，为“反”；升之本卦犹如树之果实，为“合”、为“三”。一为“宾主揖逊而升”。徐志锐：“古代宾王相见之礼，必须三揖三让才可登台阶，而后升堂入室。”李元量：“贞吉升阶，升而有序，故以阶言之，谓宾主以揖逊而升者也。”熊良辅：“以顺而升，如历阶然。”此台阶，当亦自初六始，历内外卦两阶而至升卦的本卦，由三揖、三让至第三阶，可谓升堂入室，亦犹木之已结果实矣。

(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是指升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冥，陆德明：“冥，暗昧之义也。”冥升，徐志锐：“上六以阴柔上升于穷极之地，不知升极必下降，是昏昧不明者，故称‘冥升’。”徐芹庭：“昏于胜而不知止者也。”程颐：“小人贪求无已之心。”“不息之贞”，按：升以‘柔以时升’为义，柔以时升，即可升则升，不能升则不升之谓也。刘百闵：“阳息阴消——息，长也；息与消对，不息，消也。”贞，坚定、固定也。故“不息之贞”即“坚持消的规律”，因处上位，升极必消，乃不变之自然规律。程颐：“昏冥于升，极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岂复有加益也。”按：消，在“道”而言，并非消亡，而为转化。故“利于不息之贞”即利于道之转化规律之坚持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消与升为对文，消，有消亡义，亦有转化义。《系辞传》：“富有之谓大业。”注：“万物皆由‘道’所生，岂不富有，因而说它业绩伟大。”消，在此作消亡解，“消不富”即“消亡不是道所生之富有的伟业。”何以故？“冥升在上”，上之极，并不等于消亡，而是道之转化。如秦始皇身为帝王，还要求不死之药，此即昏昧而不知生极必死之自然规律。但死并非消亡，而是转化，如以“地中生木，升”之卦义言，如果实之成熟期，果实成熟则必落地而再转化为种子，倘若果子长生于木，或在木之上即已消亡而不落地转化，则必有背于自然规律，其理至明。

#### 四、总论

萃卦卦义为聚而升，旨在阐明事物顺势上升，积小成大，逐阶发展的道理。徐志锐：“晋与升两卦均为论上升，但卦义不同。晋卦坤体在下‘柔进而上行’，柔爻皆可升。升卦坤体在上‘柔以时升’，柔爻可升则升，不可升则不升。”唯萃卦主于“顺性”上升，侧重表明要遵循“自然规律”，具备“刚中”美德者则可顺畅上升。这与晋卦“顺明”求晋，侧重“附丽光明”，“积极进取”者有所区

别。升卦继萃之后而起，即聚而后升。万物上升之道，“升，元亨”，即天道也，即阴阳二气之嘉会，合二而一也。上升之阶，“积小以高大”，首言升之有理，顺“天道”而“柔以时升”，当升则升，不当升则不升；次言升之有阶，渐进而不急；再言升之有极，不知升极必下降，故曰“冥升”，即“昏昧不明”。至极必变，此自然规律，不可违也。

升卦内外六爻逻辑关系，初六以柔居刚，虽处至下，众允上行之志，故大吉。正也。九二以刚中而应六五，急进致疑，但缓其所急，争而后升，故无咎而有喜。反也。九三过刚而勇于升，但升不以时，故“升虚邑”。反也。此内卦三爻升道之由正、反而反也。六四乘九三之刚有咎，但“柔以时升，巽而顺”，故吉而无咎。正也。六五虽质柔而居尊位，但贞固其用贤之心，如“地中生木”，循三阶而升，故吉。反也。上六以阴柔上升于穷极之地而昏昧不知止。但升极必消，故利“不息之贞”。合也。此外卦三爻升道之由正、反而合也。

## 第十七节 困卦

### 一、困卦的意义

困卦䷮的“困”，《说文》：“故庐也。”王注：“故庐者，废顿之庐也。口者四壁，木在其中者，栋折榱崩，废顿于其中也。”孔颖达：“困者，穷厄委顿之名，道穷力竭，不能自救，故谓之困。”《需·彖传》：“其义不困穷矣。”“困——穷”联系，困即穷，故困之义为穷。穷，止也，极也。《礼记·儒行》：“儒有博学而不穷。”注：“不止也。”《楚辞》：“横四海兮焉穷。”注：“极也。”故穷困又有止与极之义，故困，穷困也。

困卦次升卦而起。《序卦传》：“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朱震：“升而不知反，则力穷而困。”此与《乾·文言》的“‘亢龙有悔’，穷之灾也”思想是一致的，都是讲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就要处于穷困之地而转向反面。困卦䷮，下坎上兑。《象》曰：“泽无水，困。”兑为泽，坎为水，水本应在泽中，现在却居于泽下，是水渗入泽底，泽中无水干涸而穷困。穷有止义。升与止升为对立，此所以困卦次升卦而起也。

困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困，刚揜也。

《象》曰：“困，刚揜也。”

《释文》：“揜，本作掩，虞（翻）作𢱿。”掩，掩盖，亦困迫也。刚揜，谓刚为柔所揜也。困卦卦义为困穷，为道穷力竭，难以自振自济。形之于卦爻，则为“刚揜”。困卦䷮九二一刚被初六、六三所围困，九四、九五二刚为六三、上六所围困。是即刚爻被柔爻所掩盖，亦即刚爻被柔爻所困迫。困卦次升卦而起，升是上进，困是道穷力竭。何以奋力上进不已，却又有道穷力竭，难以自济的遭遇？因升与困是对立的，升有事业的发展，个人事业发展辄相对妨碍他人事业的发展；升有德行的增进，个人德行的增进辄反映他人德行之堕落。彼不贱，此何能贵？彼不降，此何能升？故贵贱、升降皆必相因而存在。困卦刚喻圣人君子，阴喻大盗小人。老子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有圣人就不会有大盗的存在；大盗为自保，即不得不围困与打击圣人；除非圣人不存在，大盗是不止的。而困卦主旨，即言圣人君子正道不行而陷于穷困及处困之道。

(二) 处困之道。

《象》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刚揜，即言君子以正道不行而陷于穷困。当穷困之时，何以自

处？“险而说，因而不失其所享，其唯君子乎。”困卦下坎上兑。坎，险也。兑，说（悦）也。险与说是对立的。因为，当穷厄委顿之时，一种情形是面对穷困险难，即灰心丧志，无以自济，终为险难所困；另一种情形是明知穷困险难，但仍若无其事，喜悦而不改其乐。这种人是知险而不正视其险之存在，无心无志，只知逃避现实，就是装糊涂。这是两种对立的立场，各趋极端。极端的想法与做法都是很危险的，不足取。正确的做法，则为“险而说”，身穷而志不穷。徐芹庭：“处险而能悦，则是在穷困艰险之中，而能乐天知命矣。是身虽困，时虽困，而此心此道，不愧祚，不减损，而能亨通者也。如姜里演《易》，陈蔡弦歌，颜子之在陋巷是也。”是知，穷困，但是有亨。“困而不失其所享”。那就是说，有的能亨，有的不能亨；有的不失其所享，有的失其所享。那么，不失其所享的，“其唯君子乎！”金景芳：“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处困之道，有的是君子，有的是小人。小人处困，不是困于险难，灰心丧志，就是明知穷困险难，但乐而忘其所困。只有君子处困之时，才能亨，才能‘险以说’。”

“困，刚揜也。”此言困穷乃刚为柔困。前言“险以说”，只是君子处险之道，亦即自济之道，自亨之道。但刚揜，是刚为柔困，刚喻君子，柔喻小人，即君子为小人所困。如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设若必圣人死，大盗才止，是两相对立，困终难亨矣。因此，欲其亨，则“‘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所谓“贞大人吉”，徐志锐：“‘贞大人吉’的‘贞’字，即《系辞传》‘贞夫一者也’的贞。《周易大传》认为阴与阳作为对立面总是互相争胜负，不是阴胜阳，就是阳胜阴，此则称‘贞胜’。‘贞胜’的结果不可能双方同时获胜，总是一方压倒一方，谁居正位谁就胜，此则称‘贞夫一’。”而这个“一”，即“合二而一”，即“刚中”。此谓当柔困之时，而能亨其刚中之道，克服柔困，则得其

正矣。得其正，即是双赢。所谓“双赢”，就是双方的冲突，均能依中道而解决。然此必平日有学有守的大人，操持已定，所遇不足戕之，方可吉而无咎，故曰“贞大人吉”。在困卦之中，唯有二五刚中之爻能做到这一点。因秉刚中则能济难也。其次，在困穷的时候，如果不能践履中道以自亨，徒刚固不足以自济，徒专以口舌讨人欢喜或寻求救援，人家也不一定就能相信，而予救援的，故《彖》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在困穷的时候，你光靠自己申辩，越讲越不好。

(三) 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卦卦体上兑下坎，兑为泽，坎为水。水在上才能成为泽，水在泽下则渗入泽底而干枯，故困。君子观此象，则想到人当困穷之时该如之何？《象》曰：“致命遂志。”姚配中：“致命谓至于命。”即言推至于“天命”。徐志锐：“‘天命’也就是客观规律。换句话说，也就是‘君子’处于穷困之时要把它归之于客观规律的必然。”此规律，即前引“《周易大传》认为阴与阳作为对立面总是互相争胜负，不是阴胜阳，就是阳胜阴”。如升卦，升之极则必困。困穷之来，乃自然规律之必然，“不是凭人为所能轻易改变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强其所为，只能‘遂志’以行我愿”。郑汝谐：“知其不可求而听其自至焉，‘致命’也。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则可遂，所谓以吾所好也。”不过，“在志者则可遂”，此“可遂”，实亦为“天命”所规范。因为，“升之极则必困”，此为不可变。但困并非不变，困之极则井，井卦卦义为“通”，此则困之变矣。事实上，人事之困辄因人之“遂志”而变为“通”的。此易卦由升而困，而井，实即逻辑发展之一过程，“人命”固不可改变“天命”，但“人命”能顺乎“天命”，即顺乎天之道（客观规律）而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合二而一”之谓道，即“中道”也。所谓“顺乎天，应

乎人”，则亦道之常也。困而不丧志，“致命遂志”，依中道而为，困即可变可通矣。

## 二、困卦的内卦——坎☵

(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初六，是指困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臀困于株木。”刘百闵：“初称趾称足，三、四称臀（夬九四、姤九三皆云臀无肤），皆以立言：坐则臀为下矣。故困初称臀。”困，《说文》：“从木在口中。”刘百闵：“困古文止木，木在口中为困，人止于木亦困；故称‘困于株木’。”株，《说文》：“木根也。”株木，金景芳：“没有枝叶的木。”即枯木也。中爻三四五巽木在坎上，初居坎下，故有臀，困于株木而无所荫庇；亦朱熹：“困于株木，伤而不安”之象也。

“入于幽谷，三岁不覿。”困下卦坎，坎为险陷、为隐伏，幽谷之象也。覿，《尔雅·释诂》：“见也。”三岁，同人“三岁不兴”，坎上六“三岁不得”，困初六、丰上六“三岁不覿”，渐九五“三岁不孕”，皆言其久也。困卦以柔困刚为义，亦以小人而困君子也。初六以阴柔之才，居坎陷之下，当困之时，远应于四，近比于二，皆刚也。虽欲揜刚以困君子，然坐则困于株木之下，无所荫庇，自感不安，出则陷入幽暗不明的深谷，长久不见二四。是困阳而力不胜任，反自为困矣。《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金景芳：“那就是幽暗不能得到明呀。”即不知处困之道。俞琰：“明则不至是也。”

(二)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是指困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困卦下卦坎，坎为酒食。按：需上卦坎，需九五称“需于酒食”。困卦九五与九二皆为坎主

爻，故困九二亦称“困于酒食”。绂同紱，通作芾。古时祭服，以韦为之，用以蔽膝，“芾”即其象也，其上有卷龙之绣。朱绂，天子三公九卿服。“利用亨祀”，金景芳：“孔子云：‘知我者其天平。’韩子云：‘惟乘于时，乃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处困之道也。’困卦以柔困刚为义。九二刚爻被初六、六三所困。刚，君子也。九二处境虽然很艰难，但其所困者与小人之困不同。因小人无公职，没有钱花，没有出路，就穷了。君子是在位的，吃穿不成问题，像周公辞三公东处于商，人皆义之，不但有饔燕之饌，而且穿着华丽。”《周易折中》按语：“小人以身穷为困，君子以道穷为困。卦之三阳，所谓君子也。所困者非身之穷乃道之穷也。故二五则绂服荣于躬，四则金车宠于行。然而道之不通，则其荣宠也，适以为困而已矣。”此皆说明，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从表面上看，酒食朱绂看不出困，而实际上正是困。这个困，与初六“困于株木”不一样，初六是阴爻，九二是阳爻。前者是身困，后者是道困。而九二既道不通而不能行其志，则“惟乘于时，乃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天理示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盖坚持道，深信道穷并非绝望；祸乃福之始，道之不灭乃自然规律之必然也。君子与小人不同，即在其能持刚中之德，故《象》曰：“贞大人吉，以刚中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九二虽处困，却有庆，不以刚中处困，是不能有庆的。

“征凶，无咎。”金景芳：“处困的时候，要急于求亨，要有所作为，那是不行的，否则，是要得凶的。不征，即不行动，还可以无咎。”

（三）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六三，是指困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困于石，据于蒺藜。”蒺藜，即疾藜。《说文》：“芥，疾藜也。”二字皆从艸。《说文》有藜字而无蒺字。疾藜，带刺之植物也。

“困于石”，即九四如同磐石阻于前，六三不能前进，“据于蒺藜”，凭据在蒺藜上（棘刺难践）也。困三以柔乘二之刚。易例：阴承阳，阳据刚。今三以阴据阳，故“身必危”。即六三后退以又乘据在九二蒺藜之上，如坐针毡不得安，故进退维谷。《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郑汝谐：“进厄于四，故困于石，退乘二之刚，故据于蒺藜。”宫指上六。因为六三与上六相应，可以入宫，但，“上其宫也。而以柔遇柔，非其配也，以此处困，不祥莫甚焉。”即谓宫指上六，三与六应，宫可入，但配则不行，故“不见其妻”。《象》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俞琰：“祥与详通。不祥谓死期将至而不详审，非以‘不祥’释凶字也。”《系辞传》引此爻爻辞而总结之：“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六爻中唯六三困刚最甚，其自身亦凶之极也。

### 三、困卦的外卦——兑☱

（一）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九四，是指困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来，《易》言“往来”，往上为往，往下为来。徐徐，《释文》：“徐徐，疑惧貌。”金车，虞翻：“乾为金，坤为舆。”徐芹庭：“金车指二，坎☵车象。乾金当中，金车之象也。”九四与初六为正应，不中不正。当柔困刚之时，九四虽志在于下，但有金车之困，心存疑惧，行也徐徐，下能自亨其道，故“吝”。但朱熹称：“邪不胜正，故其占虽为可吝而必有终也。”何谓“邪不胜正”？《象》曰：“虽不当位，有与也。”“有与”，有二说，程颐：“‘有与’是讲它有应爻。”即九四与初六为正应；何楷：“五为近比，则四之所与者。”何谓“有终”，《象》曰：“‘来徐徐’，志



在下也。”言九四行动虽嫌稍慢，但下应之志仍在。既“志在下”，徐芹庭：“阳有所与，且四近君，故终不为困也。”谓“有志竟成”。所与，所援也。

(二)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九五，是指困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劓刖，困于赤绂。”劓刖，王弼、程颐等解为割鼻断足；荀爽、王肃、郑玄等解为髡髡，即倪伉，不安也。赤绂，同朱绂，即诸侯也。困以柔困刚为义，九五以阳居阳，是刚猛之极；治国用威，故犯者非割鼻，即断足。治国用威，乃畏民而心不安之反映。九五为柔所困，不安于内始用威于外也。但用威治国必众叛亲离，诸侯不服而不用命，是为治道之失，故爻辞曰：“劓刖，困于朱绂。”而《象》曰：“‘劓刖’，志未得也。”“志未得”，言欲解困而困益深也。六“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徐，宽缓也。说，同悦，悦服也。九五虽以阳居阳，因刚猛而用威治国，但其本质乃中直而居兑体，既有能为之才，又有善为之术。当其用威治国而“志未得”，而众叛亲离，乃改宽和之政以济威猛，政宽人和，上下悦服，困亦解矣。故《象》曰：“‘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唯宽和悦下之道，必有诚信。不可行诈，故曰：“利用祭祀。”九二言“利用亨祀”。九五言“利用祭祀”。祀是诚信的象征，虽有“亨祀”与“祭祀”的不同，为祀是相同的。所以“利用祭祀”，亦“知我者其天乎？”“惟乖于时，乃与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处困之道也”。我知辄变而自乱章法，天知非我知与人知。故《象》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三)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上六，是指困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困于葛藟，于臲臲。”刘百闵：“葛，多年生蔓草，茎长二三丈，缠绕他物而上。”藟，亦作藟：《广雅·释草》：“藤也。”《玉篇》：“葛，蔓也。”臲臲，（即臲卼、杌隉），动摇不定状。困卦三

四五中爻为巽，巽为草莽，故称葛藟，葛藟由初、三缠绕诸刚而上，及其居于最上，才发现自己处于穷困之地，而深感恐惧与不安。困而至极，物极必反，卦极则变，是困人者己亦困矣。”

“曰动悔有悔，征吉。”曰，自我思忖也。动悔，动辄生悔也。有悔，悔，改悔也，咎前之失也。上六以柔居柔得正，居兑体，兑为说；下卦坎，坎为险；困以“险而说，困而不失其所享”为义，故上六继初、三缠绕诸刚而上，当其极，始觉察到“困人者己恒困之”。因而深感不安，对过去柔困刚的行为有所悔悟。程颐：“曰，自谓也。若能曰，如是动皆得悔，当变前之所为，有悔也。能悔，则往而得吉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程颐：“为困所缠而不能变，未得其道也，是处之未当也。知动则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于困，是其行而吉也。”陆希声：“行而获吉，故变乃通也。”徐志锐：“变通即解除对刚爻的缠绕与包围，如此则阳刚不再穷困。”故“困而不失其所享”矣。

#### 四、总论

困卦卦义为穷困，全卦即言处穷困之道。徐志锐：“困卦卦义为柔困刚。以柔困刚，柔也遭穷困，因此六爻均称困。然而阳刚代表着正面，阴柔代表着反面，于穷困之时，正面则为‘大人’、‘君子’，有所操守能够处穷困；反面则为‘小人’，无所操守不能处穷困。所谓操守即‘贞夫一’，守静而不宜动。”何楷：“柔之困也，以犯刚为忌，以退守为安；刚之困也，以躁动为戒，以静俟为福。”有无操守的区别就在于此。”但操守为何？即“贞夫一”。按：此“一”实为“合二而一”之“一”，亦即“刚中”之德。《彖》曰：“贞大人吉，以刚中也。”盖柔困刚，双方矛盾对立，唯刚中，合二而一，困斯解矣。困卦主旨即在乎此。

困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六以阴柔居坎陷之下，困阳而力不胜任，反自为困。正也。九二困于二阴，道不通而不能行其志，但不征，坚其刚中之德而有庆。反也。六三阢于四而乘二，非其所困而困，死期将至而不详审，凶。反也。此内卦三爻处困之由正、反而反也。九四不当位而有金车之困，但应初比五而有援，终不为困。正也。九五为柔所困，不安于内而用威于外，欲解困而困益深。反也。上六因柔困刚缠绕而至极，知困人者人恒困之，有悔，止其困阳而得吉。合也。此外卦三爻处困之由正、反而合也。六爻说明，阴与阳对立，故柔困刚。但困人者人恒困之，终必两败俱伤；当困之时，唯行刚中之道，则困解矣。《周易折中》引吴曰慎：“困非自己致而时势适逢者，则当守其刚中之德，是谓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主于贞，若困由己之柔暗而致者，则当变其所为，以免于困也。其道主于悔，学者深察乎此，则处困之道，异宜而各有得矣。”

## 第十八节 井卦

### 一、井卦的意义

井卦䷯的“井”，古者穴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说文》：“井，象构韩形。·，甕之象也。”构韩即井垣，亦即井口四周之栏杆，成四方形；中间的一点，即瓮，汲水之瓶也。故井以汲为义；汲，由上而下汲水，引申为通。《彖》：“改邑不改井。”故井不变而邑则变；“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无论此人彼人，过去人，现在人，均由井汲水以为养，养而不穷为通，故井以吸水为义，以通为义。

井卦继困卦而起。《序卦传》：“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困卦䷮是由初、三缠绕而上，至上而困极；井卦䷯之汲水由上

而下，由下汲水以养人。故上与下为对立。困卦的困之义为穷，穷，止也，极也；井卦系由上而下汲水以养人，养而不穷为通。《杂卦传》称：“井通。”止与通为对立。困乎上者必反下，此井卦所以次困卦而起也。

井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

井与困，两卦卦义相反，困卦为穷困，井卦为通达。何谓井？井卦卦体下巽上坎，巽为木，为人，坎为水。郑康成：“巽木，桔槔也。”徐志锐：“古时北方用桔槔（汲水器）从井中提水，于井口设一木桩，将横木吊在木桩上，一端用绳索挂水桶，另一端系上石头，以中间木桩为杠杆使两端上下运动提井水而出。巽下为桔槔之木挂桶入井之象，坎上为提水出井之象，下巽上坎即为桔槔深入井中提水而上，故言‘巽乎水而上水，井’。”

“井养而不穷也”。因井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养人养物无穷困之时。由于井，井水，养人，养而不穷，郑康成：“井以汲水，水无空竭，犹人君以政教养天下人，惠泽无穷也。”故井水养人，亦与人君以政教养天下人相等同。

《彖》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

《彖》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改邑不改井。”徐志锐：“古时行井田制，八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则一邑为三十二家集聚在一起的村落，共饮一井水。一邑三十二家的村落是可以搬迁的，但井却不能随着村落的搬迁而移动，是‘改邑不改井’。”卦辞谓：“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是指邑之人是变的，井则不变。不过，井乃“无丧无得”。程颐：“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即虽不断汲水，不见水少；不汲

水，水亦不盈。故“无丧无得”。“往来井井”即谓邑未改之前，人们用这个井；邑改之后，人们还是用这个井。往来的人都用这个井，有共用义，且井之水却仍共用而不少不盈。这种情形，说明一个自然规律，即“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往之人（正）、来之人（反）皆用这个井（合）。即二而一也。这个“一”就是“中”，就是“共相”。因水之需求量，从往之人到来之人是变的，即其量大其量小各不相同，而井供应其需求则不变而能通，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为往来人等需求量之“总合”。往来井井，养而不穷，故通；通而不需各为大小需求量之满足而争斗，这个“合”即符合中道的真义。因此，井卦言“乃以刚中也”与困卦的“以刚中也”有联系性。困卦“刚中”能处困不失其所守，井卦的“刚中”，则处井见用而能致通。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刘百闵：“汔，几也，将也。亦，犹‘犹’也，亦、犹一声之转，尚也。繙，纆也。《方言》：‘关西谓纆为繙。’郭璞注：‘汲水索也。’井下卦巽，巽为绳，为繙纆。故繙所以出水通井道也。羸，古与累纍通用；亦借为儡。”《说文》：“儡，相败也。”故儡可训毁。瓶，汲器也。羸其瓶，谓毁其汲器也。全句意谓：将瓶拴在桔槔一端的绳索上竖到井下提水，绳索短了一点，几乎达到了水面还没有真正达到水面，这与绳索没有竖到井下是一样的，都不能将水提出来，故言“未有功也”。即言有井未得井之用。绳索短一点或未竖绳索到井中，虽然未取得提水的功效，还可以继续努力将绳索加长竖入井下，终究能够将井水提出来。如果不小心将盛水之瓶碰在井壁上打坏了，那就无法再提水了，故又言：“‘羸其瓶’，‘凶’也。”即有井之用而不得其用，故凶。刘百闵：“当殷之末，困穷已极，周德虽兴，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繙井’。井泥为秽，百姓无聊；比屋之间，交受涂炭。故曰‘羸其瓶凶’。”

《象》曰：“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井卦下巽上坎，巽为木，坎为水，其象为“木上有水”。但木上有水之木，谓木架由井中吊上水来，非水在木上也。君子观此象，应“劳民劝相”。朱熹：“劳民者，以君养民。劝相者，使民相养，皆取井养之义。”《系辞传》言井养之义有三：（1）“井，德之地也。”——环一井而人来人往，皆可获井之养，喻道之可大，故“往来井井。”连斗山：“井养万民，地养万物，其义一也。”（2）“井以辩义。”——井水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喻道之可久。韩康伯：“施而无私，义之方也。”即井以养人无私，“无丧无得”。无私则不争，公而无私，义与不义从而可辨别矣。（3）“井，居其所而迁。”——韩康伯：“所居不移而能迁其施。”井居于某处永远不移，而井水仍可施养众人，此喻道之不可易，故曰“改邑不改井”。井养之义即刚中之德，君之养民，民之相养皆本乎此。

## 二、井卦的内卦——巽

（一）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井卦以井水上汲以养人养物为义。初六为六爻之始，居井卦之底，井底之水混杂泥沙，不能食用，故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注家或以禽作鸟，鸟不饮用作解释，或以禽作兽，井作阱，旧阱不能陷兽作解释。王夫之：“旧以禽为禽鸟，非是。若云水浊而禽亦不饮，禽鸟岂择清泉而后饮哉。按：禽，获也。汲而得水，以获为利。今此井泥人不食之，固无复治之者，日久淤塞，泉脉不通，则虽往汲而亦无所获矣。”崔憬：“禽，古擒字，禽犹获也。”因“井泥不食”，年久失修，成为废井，《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下，言井底水混杂泥

沙不能饮食。舍，同舍，即当时井已舍弃不用。此证王夫之所解之为正确也。

（二）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九二，是指井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井谷射鲋，瓮敝漏。”井谷，井止水，谷流水，井非谷也；井谷，即井底出水之穴也。二三四中爻为兑，兑为泽，故有井谷之象。射，傅隶朴：“井水是上行的，谷水是下注的，水急如矢者名之曰射。”鲋，陆佃：“小鱼相即而行名鲫，相附而行曰鲋。”《子夏传》：“鲋，虾蟆也，即《庄子》所说埳井之蛙。”瓮，《说文》：“汲瓶也。”二三四中爻为兑，兑为缺折，故有瓮敝漏之象。井卦以井水上行养人养物为义。九二与九五两刚不相应，如井之水不能上行；但与初六成比，二下与初比，犹井水下而旁流，涓滴外注河沟，井日浅，仅供养小鱼而已。此以“井谷射鲋，瓮敝漏”为喻，即以瓮往井底汲水以养人，但瓮已破漏，从破瓮裂缝射出的水，只能射到井底小鲋的身上，无养人之功也。《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无与，九二上无应援。程颐：“井以上出为功。二，阳刚之才，本可济用，以在下而上无应援，足以下比而射鲋。若上有与之者，则当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上无应援，上边是九五，九五与九二都是阳刚，故无应。

（三）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九三，是指井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渫，《说文》：“除去也；从水桺声。”谓除去水中之污泥使复于清洁；今人所谓掏井是也。为，犹“使”也。恻，“为我心恻”，即“使我心中恻怛”，恻怛即伤痛也。用，犹“以”也。井卦以由上向下汲井水以养人养物为义。九三阳刚得正，为可用之才；但爻义阳莫善于据阴，井三不得据阴，故有才而不得其用，爻辞谓：井渫，井已经渫治，把脏东西清除，

井水已清洁可食了，但不用不食，故“为我心恻，可用汲”。金景芳：“在心里对它怜悯，是因为这井里的水是可食用的。”

因“王明，并受其福。”《周易折中》按语：“不曰明王，而曰王明，乃恻者祈祷之辞。言王若明，则吾侪并受其福矣。”何以故？因井水干净而不用，多可惜呀！假如“王明”，将九三拔擢而上，使其才有所用，为众人造福，则吾虽小民，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朱熹：“行恻者，行道之人皆以为恻。”蔡清：“‘为我心恻’，我指旁人，所谓行恻也，非谓九三自恻也。‘可用汲’，带连‘王明并受其福’，皆恻之之辞也。”

### 三、井卦的外卦——坎☵

（一）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是指井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井甃，无咎。”甃，《说文》：“井壁也。”井壁曰甃。砌累、修治井壁亦曰甃。井卦以井水上汲养人养物为义。朱熹：“以六居四，虽得其正，然阴柔不泉，则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阴柔不泉”，言六四质本柔弱，又不得初六之应，乘二阳之上，足以召咎，故“不泉”，即不能汲水上行以养人养物。但虽“不泉”，而能时刻修治井壁，维持水的清洁，以备汲取，则比诸初六“井泥不舍”，已可谓“无咎”矣。《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六四所以无咎，宜在其能修井呀！六三因“井渫不食”而伤心，如士君子之怀才不遇而心不平，愤而走向偏激，则无益于世矣。故六四继之教以“井甃”，即言既怀才不遇，即当培养德性，不可因一时怨恨而废全功。此喻修井虽不能起养人养物的大作用，但起码井自身因此不至于废弃，所以无咎。

（二）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是指井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井冽，寒泉食。”冽，《说文》：“水清也。”寒泉，沈竹初：“井，五月之卦，其时阳气在下，故水寒。井内之水，夏寒冬暖，因阴阳升降故也。”寒泉食，《周易折中》引易祓：“三与五皆泉之洁者。三居瓮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瓮，已汲之泉也，故言食。”刘百闵：“九三与九五皆得正，故九三曰‘井渫’，九五曰‘井冽’。井上卦坎，坎为水，为泉。三阳下不据阴，故曰‘不食’。五阳下据四阴，故曰‘寒泉食’。”实则《象传》对食与不食之原因，已经讲得很清楚。《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因寒泉之食，有变亦有不变。《象传》所言也就是《彖传》所说“‘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井不随邑的改迁而移动；人有来往，而井水共其汲饮则不变。即使此井因邑人迁走长久不用，以致泥沙淤塞，一时废弃，但经整治，由废井（正），经整治之井，而清水养人之井（反），其井能供水如常（合）。此即言“寒泉之食”，有“中正”义，即井之永恒不变而毋庸置疑也。

（三）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六，是指井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谓以辘轳收缦以汲水也。幕，虞翻：“幕，盖也。”吴澄：“幕字，俗作𦉰，今作𦉰，从省。𦉰，蔽覆也。”勿幕，即井口不覆盖，其利无穷，井之施广矣。有孚，有常而不变也。井上卦坎，坎为轮；下卦巽，巽为绳。上六与九三为应，上汲不穷，往来汲水之人甚多，故对此水之清凉可食，人皆充满信心，故“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即大善之吉，在卦之上。大成，即井道之大功告成。

#### 四、总论

井卦以吸水以养、以通为义。徐志锐：“困与井两卦一反一正，

卦义有内在的连贯性。困卦为柔困刚，阳刚处于穷困之境操守于‘贞夫一’而不变，待时而后动，直至六爻之终。井卦承困卦之后为穷困而致通，《彖传》言“‘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以井的不移动比拟有操守，以废井经过整治重新使用说明穷困而后能致通，又以九五刚中之爻代表操守于‘贞夫一’的‘君子’，它经困、井两卦共十二爻的变化，终于摆脱了困境而重新发挥了作用，这就是井困两卦的基本思想。”

井卦六爻各具不同意义。《周易折中》引李过：“初‘井泥’，二‘井谷’，皆废井也。三‘井渫’，则渫初之泥。四‘井甃’，则甃二之谷。既渫且甃，井道全矣。故五‘井冽’而寒泉，上‘井收’而‘勿幕’。功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丘富国：“先儒以三阳为泉，三阴为井，阳实阴虚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鲋’，九三言‘井渫不食’，九五言‘井冽寒泉’。曰‘射’，曰‘渫’，曰‘冽’，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则二之‘射’，始达之泉也；三之‘渫’，已洁之泉也；五之‘冽’，则可食之泉也。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则已汲之井矣。又以二爻为一例，则初二皆在井下，不见于用，故初为‘泥’，而二为‘谷’。三四皆在井中，将见于用，故三为‘渫’而四为‘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见于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易》注家李、丘以上分析甚详，但未明其六爻内在逻辑关系，实则初六言井底之水混杂泥沙，不能食用，已成舍弃不用之废井。正也。九二井谷水已旁流，井水日浅，以破瓮汲水，水漏而无养人之功。反也。九三言井已淘治，水清可食，但不汲水养人，故“为我心恻”。合也。此内卦三爻言井由正（废井）、反（可以破瓮汲水之井）而合（水清可食之井）也。六四修井壁以维持水的清洁，虽未汲水养人，起码维护井的养人功能而

不废弃，故无咎。正也。六五言井水清凉，可供汲而养人。《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反也。上六井口下覆盖，往来汲水之人众多，故“有孚元吉”，井道大成。合也。此外卦三爻言井道由正（修井壁）、反（井水清凉养人）而合（吸水多而有信心）也。

## 第十九节 革卦

### 一、革卦的意义

革卦䷰的革，《说文》：“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革为兽皮，是其本义，治去兽皮之毛而变更之，故变革乃其引申之义。古文革，从市，市年为一世而道更也。故革之本义为兽皮，其引申义为改革、变革。

革卦次井卦而起。《序卦传》：“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程颐：“井之为物，存之则秽败，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者也。”井之污秽物与井之变革为对立，故井之后受之以革也。

革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革，一分为二。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革，水火相息。”这是以“水火相息”解释“革”的意义。革卦上兑下离，下卦离，离为火；上卦兑，兑为泽，为水。坎是水，泽也是水，但泽与坎不同，坎是流水，是动的；泽水是不动的，是死水。胡炳文：“坎之水，动水也，火不能息之。泽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息，《说文》作熄。火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水火不相容，是矛盾的。矛盾引起斗争，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故水火相灭熄之义为革。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亦来自卦义。革卦上兑下离，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同居一室，原为一；但其志不相得，不能调和，则生变矣，此变即相争不可解，“一分为二”，是亦为革，即变革。两事均说明，当双方矛盾尖锐化，到不可调和，其结果必然变革。

## (二) 革，合二而一。

《彖》曰：“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己日乃孚，革而信之。”己，朱震：“先儒读作己事之己，当读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更至己，十日浹矣。”“十日”，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己日，即浹日也，即己当十干之中而交转相变之时，故有“转变”的象征意义。金景芳：“‘己日乃孚’，这是说革命、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得到人们的理解、信任和拥护，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要有一段过程，‘己日’就是代表这一段时间的。”要是不经过己日，就不能孚，经过己日，乃“革而信之”。人们都相信你革得对，也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徐志锐：“就卦体言，离为文明，兑为和悦，文明则能洞察事理，和悦则人心欢喜。这也就是说，当进行变革之际必须考虑周详而顺乎人心之所向，这种改革才能行得通，也才是正确的。故言‘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此亦意在主张温和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革而当，其‘悔’乃亡。”何谓“革而当”？它的答案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徐志锐：“天地之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春尽变革而为夏，夏尽变革而为秋，秋尽变革而为冬，冬尽变革而为春，这是天地自然界四时的不断变革，

从而才使万物新陈代谢生生不已。说明变革是天地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没有变革就没有自然界的永恒发展。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商汤赶走夏桀，殷纣王无道周武王取而代之，这就叫作革命，而这种革命既顺乎天命规律的自然，又应乎人心所向，是‘革而当’。”其“当”即在其无过与不及，而合乎“中”，中即“一”，即合二而一。在这种情况下，其“悔”乃“亡”。因而赞叹之“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象》辞“泽中有火”系继《彖》辞“水火相息”而来。前面指出：火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水火不相容，是矛盾的一面。《象》辞“泽中有火”亦说明此义。徐志锐：“革卦卦体上兑下离，兑为泽，离为火，不言泽下有火而言泽中有火，泽水中岂能有火？所谓泽中有火，是说泽水已经干涸，泽底长满野草，秋冬之季野火焚烧野草。泽由有水变为无水，又由无水变为长草以至焚烧有火，这是泽的巨大变革。”也说明“水火相息”，水火不容，这是自然规律的一面。君子观此象，则应“治历明时”。项安世：“泽中有火，天之革也。治历明时，人之革也。”傅隶朴：“历是记天运的，时是记人事的，人事必随天理而明，如秋为肃杀之气，诛戮罪人，必待秋决。春为阳长之节，播种五谷，必在春天。治历所以明人事，明人事必知历数。因此，治历运不可昏迷，历迷运便迷了，言革命也不可昏迷，革迷命就迷了。《夏书·胤征》曰：‘先时者杀无赦，后时者杀无赦。’故羲和之官如果昏迷了历数，其罪是杀无赦。同理，一个革命者革其所不当革，昏迷了人事，其罪也当然是杀无赦。”观其“治历明时”，即旨在警告革命者不可偏离中道而轻率变革。《周易尚氏学》：“四时相代实相革，期无或爽，信也；汤武革命，天人皆应，信也。不信则不能革。”信，信从也，即信从规律。“革之时

大矣哉”。

## 二、革卦的内卦——离☲

(一)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初九，是指革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巩用黄牛之革。”巩，《说文》：“以韦束也。”韦，熟治之兽皮也。即以熟治之黄牛皮以束物，故有固义。革卦六爻均论变革过程，初爻为变革之始。革，为难事。程颐：“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初九阳刚当位，勇于变革；惟时在初，位在下，与九四无应，急于变革则民不服，故不应变革。“巩用黄牛之革”，即以最坚韧的黄牛皮固结初九，使之不动。《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即言时位条件均未具备，是不可以变革的；变，即为盲动冒险。

(二)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是指革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卦辞的“己日乃孚”与此“己日乃革之”同为“己日”，但意义不同。“己日乃孚”，是说变革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己日乃革之”，是说革命以前的那一段时间。“乃孚”，是说革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证明革对了。“乃革之”，表示以前的事太坏了，时间已经证明应该革，非革不可。六二阴柔得位得中，又与九五为应，本身条件已可从事变革。唯客观形势的发展未成熟，须待己日才能采取行动。《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俞琰：“未当革而遽往，适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于己日当革之时，则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释‘征’字，‘嘉’释‘吉无咎’。”金景芳：“经过‘己日’，证明旧的东西非革不可，那么你就做罢，你的行动必是美的，嘉的。”

(三)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是指革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征凶，贞厉。”九三与六二不一样，六二中正，故征吉，而九三刚阳不中，则征凶也。当革之时，以革为正，龚焕：“九三以过刚之才，躁动以往则凶。处当革之时，贞固自守则厉。”三多疑，深感进行有危险，不进行也不行。也就是客观形势已具备，但主观条件欠妥。那怎么办？龚氏：“唯于改革之言，详审三就，则既无躁动之凶，又无固守之厉。得其时宜，所以可革也。”就，程颐：“成也，合也。”三就，反复研究讨论，审慎考虑，要经正、反、合三阶段，然后作成决定。“有孚”，经过讨论，再作成决定，取得大家信任，这就可以革了。《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变革之事既经大家讨论，又获赞成，那你还能往何处去呢？此问句，即肯定其可行动矣。

### 三、革卦的外卦——离䷲

（一）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是指革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悔亡，有孚改命，吉。”九四爻已到卦之上体，正是当革之时。九四以其刚居阴位，刚柔相济而可承当变革重任，并且“革而当”，故言“悔亡”；《彖》曰：“革而当，其悔乃亡”也。其所以“革而当”乃因“有孚改命”。陆希声：“革而当，故悔乃亡也。为物所信，则命令不便于民者，可改易而获吉。”金景芳：“‘改命’并非改易命令，我看这个‘改命’，实际上就是革命，就是汤武革命的革命。”不过他提出一问题：“新朝代建立了叫天命，旧朝代灭亡了，就是天命完了，好像老天叫它完了。到底是什么？是老天还是发展规律？”此一问题，徐志锐解释：“陈士元：‘命，天命也。’有孚改命，即民众均相信应该变革天命，如商汤革夏桀，周武王革殷纣王，是天命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能不进行变革。”此“天命规律”即言

正必发展到反，反必发展到合，殷纣必发展到周武王。此谓汤武“革命”的支配者，是辩证逻辑，非“老天”也。

(二)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九五，是指革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变作辩，辩通辩，《说文》：“辩，驳文也。”同斑；斑，虎文也。虎变，犹言虎文。九四为改命之位，已改其命矣，九五阳刚中正，以“大人”而居至尊之位，成为新的统治者，新政权除旧创新，故言“大人虎变”。朱熹：“虎，大人之象。变，谓希革而毛毡也。”毡，鸟兽毛羽美悦之状。虎喻大人威严，虎之皮毛，每到春秋脱换新毛之花纹更见光泽，喻大人登位，宇宙一新，《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文，指“文采”、“文章”，指“道德”言。蔡渊：“炳，著也。革命已成，发号施令，事理简明，若虎文之炳然昭著。”“未占有孚”，谓不待占筮而人信从之也。

(三)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上六，是指革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豹变，《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蔡渊：“蔚者，隐然有文之谓也。”九五对新君称“虎变”，喻宇宙一新显著而有光泽；上六“君子豹变”，即君子自新其德，如豹换毛，虽不及虎之显著光彩，亦隐然可见也。革面，王引之：“《广雅》曰：‘面，乡也（乡与向同），革面者，改其所乡而乡君也。’”革卦至上为一卦之终，终则天下丕变，革道大成。上六居柔得正，下应九三，则九三其所乡也。然九三刚而不中，非所宜乡，不若乡九五之得正，是以改其所乡而乡九五也。旧朝官员向新君输诚，是曰“君子豹变”。在君子，昔虽隐逊，今亦驰骋明时，自新其德，一般百姓箪食壶浆以迎，是称“小人革面”。在小人，《象》曰：“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即谓小人亦改其所向而向新



君，即向九五也。“征凶，居贞吉”。征与居为对文。当此时，若不守其改革之命，而别有所往，则凶；居而能守其命，则得革之正，而贞吉也。

#### 四、总论

革卦卦义为变革。徐志锐：“天命的变革乃最大的事变，必须顺天理而合乎人心才能‘革而当，其‘悔’乃‘亡’”，因此，掌握变革的条件与时机是重要的。”《彖传》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即史例的明证。张善文：“《周易》哲学立足于气变，‘革’卦则是论‘变’的典型。尽管《易》说多从政治变革的角度阐述卦旨，但其象征意义实可广为旁通。就文学现象而言，刘勰《文心雕龙》撰立《通变》一篇，论说文学发展的‘参伍因革’之道，即与此卦理趣相通。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力扫齐梁积弊，推行旨在改革文风的‘古文运动’，更是‘变革’哲理在文学理论上的体现。”

革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周易折中》引龚煥：“初言‘巩用黄牛’，未可为革者也。（正也。）二言‘己日乃革’，不可遽革者也。（反也。）三言‘革言三就’，谨慎以为革者也。（合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有孚改命’，则事革矣。（正也。）五言‘大人虎变’，则为圣人之神化矣。（反也。）上言‘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则天下为之丕变，而革道成矣。（合也。）”按：正反合等字皆新加者。

### 第二十节 鼎卦

#### 一、鼎卦的意义

鼎卦䷱的“鼎”，《说文》：“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

析木以炊也。”三足两耳，谓器形，非谓字形。象析木以炊，谓字形，非谓器形。上目，象器，其中有实，下册，象篆文卣，判字，向左为才，向右为片，合为卣。故鼎为通体象形之字。而其义为器下析木以炊。

鼎卦次革卦而起。《序卦传》：“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这种说法，容易把革、鼎两卦卦义混淆。因《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去故，是改变旧的，去掉旧的，故言“革”，即变革。取新，是建设新的，创造新的。与革卦“改变旧的”或“去掉旧的”适相对立。今言“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此“革物”如理解为“去掉旧物”，则岂不鼎卦与革卦同义？因此论者多认为《序卦传》所说“不见得正确”。正确的说法，应据《杂卦》“鼎，取新也”来理解。如《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巽，入也。亨，即烹。鼎之义为烹饪，烹饪即变生而为熟，易坚而为柔，此熟此柔皆经烹饪而“取新”也，故鼎之义即为取新。革为去故，鼎为取新，此鼎所以次革而起也。

鼎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天火倾炎木，干木倾燃火，息时火木呈显而（一）鼎，元亨。元量始命革鼎，革鼎明，出主明命革，命革明，火木呈显卦辞：“鼎，元吉亨。”林来助，张碧明，姚述以经与古史去

吉字，程颐与朱熹均认为是衍文。金景芳：“原文就是元亨，无吉字。‘鼎，元亨。’从革去故，鼎取新来看，鼎是新建立一个社会，所以元亨，大通。”而从鼎字的意义言，傅隶朴：“鼎有成物之功，如果革命而不能成物，那是盗寇的行为，而不是帝王的事业了。”因有如此象征的重要意义，故自夏禹开始，鼎便成为天子的宝器。《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说：“曰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故在三代

的天子必须列鼎于庭，才算受命于天，并展示创新的意义。此鼎之所以为“取新”也。取新，故“元亨”。器象，曰土。巽器，曰木。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二）鼎，秉乎中道以成物创新。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六十四卦皆言卦象，而鼎卦则言“鼎，象也”。《系辞传》：“象者，像也。”“鼎，象也。”即言鼎卦卦象、卦义均像鼎的形象。此何故？就卦象言，鼎卦初爻偶，似足；二三四爻奇，皆中实四腹；五爻偶，似耳；上爻奇，似铉。就卦义言，爻辞在“鼎，象也”之后，继言“以木巽火，亨饪也”。即谓鼎的这个字义，就如前引《说文》，它是器下析木以炊的象形，巽下析木以炊，即烹饪也。鼎卦下巽上离，巽为木为人，离为火，木入于火，火生于鼎下，是“亨饪也”。以木生火，烧鼎煮生物变成熟食，即喻革命之后，应行中道以创新。因鼎卦次革卦而起，革义是水火相息，火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水火相灭息之义为革，革即革命，革命即去旧，即破坏。但革命的最后目的不是破坏，而是去旧之后继以布新，即建设。傅隶朴：“所谓除旧布新，非把水火调和起来，是不能有结果的。因为水火对立，只有克，无法产生新的，要调和这势不两立的相克物性，就必须有物在他们中间作为缓冲。锅便是水火中间的缓冲物体，我们要熔金成器，必须将金块放在溶锅中烧化为液体，然后倒在铸型中方成。我们要煮米成饭，必先将米浸于水中，但水浸不能使米为饭，必须将浸有米的水放在锅里，然后用火烧水使沸，火助水的蒸发力，水传火的热力，这两种力量加在米上，米方能成饭，故变水火的相剋之性为相生之用，非借助于锅不可。”水火相息。水，正；火，反。水火调和，锅，合也。在革卦之后而继之以鼎者，因鼎能秉乎中道，合二而一以成物创新也。

“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前释卦辞：“鼎，元亨，从革故鼎新看，鼎就是建立新社会、新秩序，所以元亨、大通。”此何故？“圣人亨，以享上帝”，圣人用烹饪来奉祀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金景芳：朱熹说：“享帝贵诚，用牯而已。”《礼记》讲郊天的时候要用特牲，特牲单独一个牲，用牛犊。多大的牛犊呢？牛犊的角要像茧栗那么大小（按：即初生小牛）。用这样小的牛郊天，主要表示诚。其他的祭祀要用少牢或者太牢，养贤用太牢，即牛羊豕三牲都用，所谓大亨，就是这样。三牲具有，是很厚的。此即“亨以养上帝，大亨以养圣贤”。祭天，是祈天降福。养圣贤何用？“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鼎卦下巽上离。《说卦传》：“巽为入，离为目。”朱震：“圣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为听，故其耳聪；兼天下之目以视，故其目明。”天下之大，庶物之繁，非君王一人所能视听，而能养圣贤，圣贤耳目为君王耳目，则君王听无不听，视无不明。故曰：“巽而耳目聪明。”巽字的意思，是恭而有礼，巽以养圣贤，则圣贤无不为君王所用矣。离卦两刚一柔以柔为主，属于阴性之卦。凡离卦升入上体，均称“柔进而上行”，如晋、睽等。今鼎卦下巽之初六上行至六五，即据至尊之位而成为柔顺中正之君；六五又与九二为正应，其义为任用贤能。《周易折中》引刘氏曰：“‘得中而应乎刚’者，以柔居中下应九二之刚，乃能用贤也。柔得尊位，卑巽以下贤，是以致‘元亨’。”鼎卦中道卦义用于政治，故“鼎，元亨”也。

（三）鼎，君子以正位凝命。《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有火。”李元量：“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木上有火是木生火，火烧鼎，鼎煮物，实质是说鼎在发挥作用。君子观此象“以正位凝命”。在革以后，由在野而在朝，首先要正位。正位

即端正其所居之位。其次，改命之后还要凝命。凝为凝固之凝，也可解作巩固。命即天命。古时鼎为传国的重器，得鼎即象征得天下，犹如后世的御玺。如夏铸九鼎，是中央政权权力的象征，九鼎从夏传到商，由商传到西周。楚庄王问鼎，问的就是九鼎，意图迁鼎于楚。周无天子四十余年，鼎不知下落，秦始皇称帝，不得九鼎，世遂以为非受命天子，故十三年而亡。《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新君创立而得鼎，即应效法鼎象而居其所当居的正位，以巩固其所承受的天命。胡炳文：“君位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命。”李光地：“凝命，犹《春秋传》所谓定命。”苏轼：“革，所以改命，鼎，所以凝命也。”凝命，亦意在践履鼎卦中正之道而巩固政权。

## 二、鼎卦的内卦——巽

(一)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是指鼎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颠，倒也。否，《释文》：“否，恶也。”恶即恶秽，不洁之物也。初六爻称足称趾。初本阳位，初六以阴居之，失位。初位阳，不应九四，但初六以阴居阳故与九四为正应。足在下鼎身方固，今初六往应九四，足趾上往鼎乃颠覆，故称“鼎颠趾”。鼎身颠覆原为坏事，可是初爻为用鼎之始，用鼎煮物之前必先刷锅，由于鼎之颠覆，鼎口朝下，从而不洁之物都倒出了，这就便于洗刷和使用，“福兮祸所伏”，不利反而变成有利，故又言“利出否”。鼎颠覆，不利变为有利，这就好比妾以子贵。妾地位卑贱本来是很不利的，但她生了一个儿子，立刻就由卑贱而变成尊贵，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陆希声：“趾当承鼎，颠而覆之，悖也。于是出其恶，故虽覆未悖。犹妾不当贵，以其子故得吉焉。《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鼎卦以革后取新，以上养下，以圣养贤为

义，而当革后取新之始，处理“桀纣之民”，不能一概视为秽物而加以清刷。《周易折中》按语：“当此之时，虽其就上也如颠趾，而因得去污秽以自濯于洁清，虽其媒鬻也如妾，而因得广嗣续以荐身于嫔御。盛世所以无弃才，而人人于士君子之路者，此也。”

(二)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是指鼎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为鼎趾，九二为鼎腹。九是阳爻，易以阳为实，实为实物，又居中，刚实居中，故“鼎有实”。“我仇有疾”，仇，孔颖达：“仇，匹也。”金景芳：“仇就是配，‘君子好逑’，与仇是一样的，就是匹配的意思。”疾，王申子：“易例阳刚为阴柔所累曰‘疾’。”在鼎卦之中，谁与九二为仇？是初六。但九二应九五而比初六，徐志锐：“应九五为上往，比初六为下来，鼎卦以应上为得其养被其用，如同鼎中之肉，以鼎口朝上才能被人所食用，如果鼎口朝下则为‘鼎颠’倾泻于地，焉能被人所用。这决定了九二只能上往应六五，不可下来比初六。”对九二言，如与初六匹配，则将为其所累，故“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如果它不能就我，就得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程颐：“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初也。相从则非正而害义，是有疾也。二当以正自守，使之不能来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则不正不能就之矣，所以吉也。”

(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九三，是指鼎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鼎耳革，其行塞”。《说文》：“鼎，三足两耳。”三足只能支持鼎身，不能移动；移动之，则须以耳贯铉，扛而移之。王弼：“耳宜空以待铉，而反全其实塞。”“鼎耳革”，革，变更也。言鼎耳之空处，变更而实塞也。耳塞不空，即不能以耳贯铉而行动。故“鼎耳革，其行塞”。其行，鼎耳之空处也，烹饪而鼎耳塞，为不宜之事，

故《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义，宜也。“雉膏不食”，郑玄：“雉膏，食之美者。”以鼎烹饪雉膏，上为离，离为火，火势炽热，因鼎耳塞不能贯铉自火上移之，不能食也。鼎卦以革后取新，以上养下，以圣养贤为义。九三以阳刚为鼎腹而有实者，但九三与九五无比无应，犹鼎中有雉膏美食而不为人食，怀才不遇，故有悔矣。然君子能为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如以刚正自守，始虽不过，终当有相遇之吉，故“方雨亏悔，终吉”。当鼎塞火炽不能将美食移动之时，却天降时雨，炽热骤降，鼎不移而可食矣。亏，《说文》：“亏，气损也。”消也。引申之，凡减损、毁失、欠缺皆曰亏。悔既亏缺，故终吉。

### 三、鼎卦的外卦——离☲

(一)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是指鼎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折足，刘百闵：“四与初应，初为足，三四五中爻为兑，兑为缺折；故有‘鼎折足’之象。”餗，《说文》：“鼎实”；重文作𩚑。《诗经·韩奕》：“其饔维何？维笋及蒲。”饔，今字作𩚑。熟肉曰羹，以菜和羹曰𩚑。覆公𩚑，四为公位，即公覆𩚑。形渥，朱熹：“重刑也。”程颐：“赧汗也。”惭愧赧汗。王弼：“沾濡也。”谓覆公𩚑，鼎旁汁沈淋漓也。三者以王弼解较宜！九四为鼎腹之极，居鼎口，阳刚为实。九四与六五逆比又与初六为正应，以近君大臣地位而任用初六那样阴柔小人，其败事是必然的。就如同“鼎折足”，“覆公𩚑”，把鼎中美味佳肴都给倾覆了，致鼎旁汁沈淋漓，出现极为难堪的狼狈场面。《象》曰：“‘覆公𩚑’，信何如也。”《系辞传》：“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𩚑，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不胜其任，何能得到信任。四折足，覆𩚑，

形渥，不胜其任，故凶。

(二)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六五，是指鼎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鼎黄耳，金铉，利贞。”鼎上卦离，离为黄。六五柔爻为鼎耳，居中位，为黄色，故称“鼎黄耳”。铉，惠士奇：“铉者，鼎之盖也。盖为尚温，或谓之扃，或谓之甬。扃贯以举鼎，长者三尺，短者二尺，木为之。甬覆以辟尘，尊甬以布，鼎甬以茅为之。”按此注解，铉为鼎盖的通称，细分又有扃甬之别。扃为抬鼎的木杠，贯穿鼎耳抬鼎以供人享鼎中之实。甬是盖鼎口之物，有用布做的，有用茅草编的，因鼎种类不同，盖也不一样。铉，《说文》：“举鼎也。《易》谓之铉，《礼》谓之甬。”又《释文》：“马云：‘铉，扛鼎而举之也。’”此皆指铉为扃，《礼》则谓为甬。其扃有不以木而以金属制成者，则称“金铉”。六五爻辞言“金铉”，即知时以用金铉扛鼎以养圣贤矣。金铉究竟是指什么？有指九二、六五、上九的，说者不一。《周易折中》引王宗传：“在鼎之上，受铉以举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贯耳以举鼎者铉也，上九之象也。”咸认此说为宜。因六五虽与九二为应，九二在下，非举鼎之铉，故比上九，因上九可以铉贯耳而行动也。五本阳九之位，今以阴六居之，疑其中德不够坚贞，故曰“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因九二、九三、九四为鼎腹，皆以阳而有实，六五为柔爻，为鼎耳，柔则阴而无实，故《象传》特为强调，六五虽为柔，但以居阳刚中正之位而有实，可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故“中以为实也”。

(三)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上九，是指鼎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徐志锐：“六五之‘金铉’为扃，即抬鼎用的铁杠，上九的‘玉铉’为甬，是罩于鼎口防灰尘的盖，



二者均称铉，实际有区别。此盖用玉制成，非布帘茅草可比，说明十分贵重。”其实，盖之制成亦有用金者，则亦谓金铉。玉与金之为用，取其质之不同。傅隶朴：玉“质温润，不会炙手，而金在鼎上，被火烧热，容易烁手，故铉之中央必须用玉为把手，在揭去金铉，取用食物的时候，比较安全”。故曰：“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傅隶朴：“铉本金属之物，金性凉硬，今以玉为铉的把手，玉性温润，是用玉的温润来调剂金凉硬了，上九之所以名玉铉的原因，意取调和。”以此引申，则为火候掌握适度。项安世：“凡烹饪之事，以刚柔得节为功。烹人曰：‘掌其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齐即节也。水火冬夏皆刚柔之号也。凡《易》中节字，皆调数度之宜，非若俗间以裁减为节也。”徐志锐：“刚柔节犹如说火候掌握得很适度，即至上九之时一鼎之肉煮得既不硬又不烂非常可口正是享用的时候，于是圣贤均得其养而鼎道大成。”

#### 四、总论

鼎卦卦义为器下析木以炊。《周易折中》引丘富国曰：“初为足，故曰颠趾。二三四为腹，故曰有实，曰雉膏，曰公餗。五为耳，故曰黄耳。上为铉，故曰玉铉。此岂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应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也。上曰铉，而五亦曰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铉即上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则以三无应乎五，而有鼎耳革之象。”

张善文：“鼎，作为烹饪之器，有‘养人的功用’，作为‘法器’，又是‘权力’的象征。《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体，犹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谓调阴阳；鼎，谓调五味。’（《集解》引）可见，‘鼎’卦之立义，是借烹物化生为熟，譬喻事物调剂成新之理，其中侧重体现行使权力、‘经济天下’、‘自新新人’的意义：

《杂卦传》所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即明此旨。马振彪指出：‘革之大者，无过于迁九鼎之重器，以新一世之耳目。’而鼎之为用，又无过于变革其旧者，咸与维新，而成调剂之功。故‘鼎’承‘革’卦，以相为用。若器主烹饪以养，犹其小焉者也。《大象》概括以‘正位凝命’四字，养德养身，治家治国之道，为有天下者所取法，皆不能出其范围。《周易学说》从卦辞的大义看，所谓‘君子’掌持鼎器至为吉祥，前景亨通，也是立足于强调‘去故取新’、法制昌明的宗旨。”

按鼎卦六爻，实分为三段，即趾（初），腹（二、三、四）、铉（五、上）也。鼎以革后取新，以上养下，以圣养贤为义。徐志锐：“鼎继革为革命后的盛世，柔顺之君履中正之位养圣贤用良能，上下归顺巩固了天命，正是有所作为之时。”除九四不胜其任，其余五爻“皆以上进为吉”。六爻逻辑关系，初六才弱位卑，上行虽“鼎颠覆”，颠倒鼎脚，但因祸得福，清除废物终入仕途，无咎。正也。九二鼎中有实，有才德之实，谨慎处之，舍初而上行应九五，择圣而仕，吉。反也。九三鼎耳变异，鼎用受碍，喻怀才不遇，但刚正自守，终有相遇之吉。合也。此内卦处鼎由正、反而合也。九四虽为近臣，但不称职权，“折足、覆餗，形渥”，成为反面形象，不胜其任，故凶。正也。六五虽失位，但为柔顺中正之君以阳位而有实，是能养圣贤的君主。反也。上九刚柔调节，火候掌握适度，鼎肉不硬不烂非常可口，圣贤得其所养，鼎道大成。合也。此外卦三爻处鼎由正、反而合也。张善文：“《易》曰：鼎折足，覆分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得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春秋繁露·精华篇》）显然，六爻的正反面喻象集中揭示了本卦的核心意义：鼎器功用之能成，事物新制之所以立，必须依赖多方面的纯正、坚实‘力量’的协心撑持；《大象传》盛称‘君子’应当端正居位、严守使命，实是对这一义

理的绝好阐述。”

## 第二十一节 震卦

### 一、震卦的意义

震卦䷲的“震”，《说文》：“劈历振物者。”段注：“劈历，疾雷之名。”故《说卦传》：“震为雷”。“震，动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震动万物使之发芽苏醒，没有比雷更疾速的，故震之象为雷，震之义为动，即震动，即雷震奋动。

震卦继鼎卦而起。《序卦传》：“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鼎者，器也。震者，长男也。《说卦传》：“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男。”朱熹：“索，求也。”求是乾坤阴阳互相求交。坤阴一次求取乾阳来交于初爻而成震䷲，称长男。长子可以传国家承位号，能继父而主祭天地宗庙。震（䷲），下震上震。《彖》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震卦上下皆震，巨雷滚滚，远近皆惧，主祭之长子非常镇静而不失匕鬯，其出任王位可以守宗庙社稷了。故震又以长子主器为义。革、鼎、震三卦，革言革命创业，鼎言革命后建立新社会、新秩序，震则长子继承王位以守业，三者有一定的连续性。创新与守成为对立。此所以震卦次鼎卦而起也。

震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震，亨。

震卦卦义为震动。《说卦传》：“震为雷，为龙，为玄黄。”“震，动也”。震为雷，雷能惊起万物，它的性质是动。“坤，顺也”。虞翻：“纯柔承夫时行，故顺。”古人直观自然，认为地是静止的，顺承天而行，它的性质为柔顺。徐志锐：“阳动而阴静，阳进而阴退，

震(䷲)，一阳生于二阴之下必动而上进，故为震动；二阴之压迫一阳的上进，阴阳互为激荡而有声，故为雷。”“动万物者，莫疾乎雷。”姚配中：“疾，速也。”吴澄：“动者，发萌启蛰，震之出也。”震动万物使之发芽苏醒，没有比雷更急速的。龙，能潜于深渊，飞上天空，其与雷奋出于地面升入云空间，所以震又为龙。《坤·文言传》：“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俞琰：“乾色本赤，坤色本黑，震乃乾刚坤柔之始交而赤黑相杂，故为玄黄。”《正义》云：“玄黄杂则成苍色也。”苍即震的正色。震是阴阳二气激荡相交而成雷，雷之象为声，其声震动万物，发萌启蛰；赤黑相杂而成玄黄，玄黄杂而成苍色也。故言“苍天”，故言“震的正色”。是皆阴阳之合二而一也。虞翻：“临二之四，天地交，故亨。”按：临卦䷒九二与六四易位，六四降至二，九二升外卦坤初，即成震䷲。凡《易》用叠字者皆八纯卦，如乾之乾乾，坎之坎坎是。阴阳相交而成震，震为上震下震，实二而合一也，故亨。

《佳》(二)震，经虩虩、哑哑、恐而安三阶段，则震而亨矣。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国语》：“阴阳分布，震雷出滞。”滞，郁塞不通也。亨义为通，震亨，就是说震能使万物之滞郁者动而得到亨通。“震来虩虩”，虩虩，《说文》：“恐惧”也。震为雷，雷来而动之，虩虩，沈竹初：“周旋顾虑不自宁之意。中爻(二三四)互艮，艮止也。互坎(三四五)为亟心。震动也，动而止，止而复动，未尝宁息，虩虩象。”“恐致福也。”“恐者虩虩之心也。瞻前顾后，忧此虑彼，生全出于忧患，故能致福。”“生全”，虑而后能安也。徐志锐：“震雷隆隆，人们闻其声而恐惧，知道恐惧就不会冒险行事，可以保安全，是因恐惧而致福，故言‘恐致福也’。”

“笑言哑哑，后有则也。”哑，《说文》：“笑也。”笑，乐也。沈竹初：“中爻错兑（震二三四爻☳，错为兑☱），兑为口，又说（悦）也，笑言之象。”震初九象辞：“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有“后”字，此无，疑脱。则谓先恐而后笑也。徐志锐：“笑声哑哑犹如说哑言而笑。”正因知危惧而后安，所以惊恐之后又从容自若哑言而笑。这说明能惧其所当惧，而后能安其所当安，遵循事物发展规律而行，是以“后有则也”。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朱熹和程颐以为“迩也”下，脱“不丧匕鬯”四字，今从之。匕，羹匙，王引之：“匕为取鬯酒之器也。”鬯，是郁金香与黑黍酿成之香酒，所以祭神也。祭礼多而独言“不丧匕鬯”者，盖以为祭主所独亲也。在天上打雷，震惊百里的时候，主祭的人，要匕鬯不失手，不动声色，稳如泰山，天塌下来也不怕。震是考验。凡事当惧则心存敬畏，人无不惧则自失。经过震，能惧而不惧才能亨。出，朱熹：“谓继世而主祭也。”《周易折中》引张清子：“出者，即《说卦》‘帝出乎震’之谓。主者，即《序卦》‘主器莫约长子’之谓。若舜之烈风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矣。”

从整段言，即虩虩，哑哑，恐而安也。经过这心理上由正（虩虩，惧）而反（哑哑，不惧）相交相感的过程，而合（稳如泰山，能惧而不惧），即“出而嗣位”矣。此合二而一，亦震而亨矣。

（三）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洊，音荐。孔颖达：“洊者，重也。”震卦上震下震，震为雷，两震相重即一雷将尽而一雷又起，雷声相重，震动不已。君子观此象应“恐惧修省”。胡炳文：“恐惧作于心，修省见于事。修，克治之功；省，审察之力。”此谓君子遭到极度惊恐时，就要自我反省。修身勉行。因恐惧而修省。经修省而后能无恐惧。

## 二、震卦的内卦——震䷲

(一)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初九，是指震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后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初在内卦之内，震之主也，故爻辞与卦辞同。范仲淹：“君子之惧于心也，思虑必慎于始，则百志弗违于道。惧于身也，进退不履于危，则百行弗罹于祸。故初九震来而至福，慎于始也。”

(二)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是指震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震来，厉。”厉，危也。程颐：“震刚动而上奋，孰能御之。厉，猛也，危也。彼来既猛，则已处危矣。”震卦初九为震雷之始，阳动而进，首逼六二，故“震来厉”。九二乘初，故《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亿，王弼认为无义，程颐认为是“度”，猜度，查慎行按亿、兆、万数字讲，以程说为宜。贝，古以贝壳为货币；丧贝，谓丧其财货也。跻，《说文》：“登也。”二三四中爻为艮，艮为山。故曰九陵。程颐：“九，言其重，冈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跻于九陵，犹同人卦九三之“升其高陵”。逐，《说文》：“追也。”震为足，故曰逐。七日得，干宝：“七日得者，七年之日也。故《书》曰：‘诞保文王受命，惟七年，是也。’”亦谓多不过七年，即复得之也。程颐：“以震来之厉，度不能当，而必丧其所有，则升高以避之也。”“亿丧贝”，干宝则以史解爻谓：“此以喻纣囚文王，閔夭之徒，乃于江淮之浦，求盈箱之贝，而以赂纣也。”以史解爻，未必适当。故如程解：“以震求之厉，度必不能当，而必丧其所有，则升高以避之也。”亦即因不愿丧其所有以行贿赂，故升高以避之也。按照卦辞，

当“震来厉”，如采贿赂手段以求解危，此为“惧”之极，失其常态，故不择手段以“逐”之，视志节如敝屣也。须知，厉是正，正必向反面转化，厉之反面则为不厉。按此规律，则当危厉之来，固应惧其所当惧，但更应知“祸兮福之所倚”，厉之转化为不厉乃为必然，故惟惧而不惧，始能登九陵以避之，心志“稳如泰山”，虽“不逐”，终能转危为安而有所得也。文王囚羑里，七年而得，即以此故。

(三)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六三，是指震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震苏苏，震行无眚。”苏苏，朱熹：“缓散自失之状。”惠栋：“苏苏犹索索，《淮南子》：摸索作摸苏，苏索一声之转耳。”处雷震之时，宜先知惧，有所警惕，然后始能求安。六三以柔居阳，失位不中，处下震之终而临上震之始。当一雷将过一雷又响，震而又震之际，竟苏苏然不知所措。《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疾病，故为眚。六三苏苏然，乃由其时位不当所决定。朱熹：“若因惧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则可以无眚矣。”

### 三、震卦的外卦——震䷲

(一) 九四：震遂泥。

九四，是指震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震遂泥。”遂，荀本作队；队，《说文》：“从高陨也。从阜豕声。”即今坠字也。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雨，土得雨为泥。雷遂泥，徐志锐：“是雷声距地面很近，刚响即落入泥土之中，没有发出巨大震动就销声匿迹。”震卦以阳刚震动由下向上奋进为义，程颐：“九四居震动之时，不中不正。处柔失刚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阴之间，不能自震奋者也，故云遂泥。泥，滞溺也。”一阳陷于四阴之中，不能自拔。处震而未能惧而思危，欲动却又无以奋

进，故《象》曰：“‘震遂泥。’未光也。”未光大其震雷之道也。

(二)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六五，是指震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震往来厉。”往来，项安世：“二居下震之上，故称来。五居重震之上，故称往来。”六二处下震之上，故曰：“震来厉”。六五处重震之上，乃一震刚往，一震复来，故曰：“震往来厉。”一震虽往，但一震复来，故《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但九五虽有危厉，以其得中，故“亿无丧有事”。亿，猜度也。“无丧有事”，就是卦辞所说的“不丧匕鬯”。金景芳：“《春秋》凡祭祀都说‘有事’，这里的‘有事’，指的也是祭祀。”俞琰：“有事谓有事于宗庙社稷也。震之主爻在初，而‘无丧有事’乃归之五，五乃震之君也。”故《象传》在指：“‘震往来厉’，危行也”之后，继曰：“其‘事’在中，大‘无丧’也。”大，与亿（猜度）为对，故有“确定”义。

(三)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是指震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索索，《释文》：“索索，马云：‘内不安貌。’郑云：‘犹缩缩。’”矍，初文当作睪；睪，《说文》：“左右视也。从二目。……读若拘。”睪，孳乳为瞿。瞿，《说文》：“鹰隼之视也。从隹从睪，睪亦声。……读若章句之句。”程颐：“索索，消索不存之状，谓其志气如是。六以阴柔居震动之极，其惊惧之甚，志气殫索也。瞿瞿，不安定貌。志气索索，则视瞻彷徨。”“征凶。”征，行也。以此心志，内往前行就凶。因未动而心志已乱，其行焉能不凶。故《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蔡渊：“躬，本位也。邻，五爻也。”傅隶朴：“上六与六五为邻，上六此时的惊恐，



是为邻惊恐，惊恐的事还不曾临到自己身上，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见邻居之祸而惊恐，自己就可以事前戒备，使邻居所受的惊恐，不致临到自己身上，这种事前的恐惧，虽表现的过分怯懦，但临事而惧，便可好谋而成，至少可以减免祸害，故“无咎”。“婚媾有言”，上六当极惧多疑之时，难与外物相合，故戒其不可急于谋求“婚媾”，阴阳应和；必欲“婚媾”，则难免“有言”。有言，指言语争执，不相和合。金景芳：“他们不明白，对你有意见。”《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周易折中》按语：“琐琐姻娅，见识几近。当祸患之未至，则相诱以宴安而已尔。安能为人深谋长虑，而相与儆戒于未然乎？”

#### 四、总论

震卦卦义为守成。震为雷，阴阳二气激荡相交而成雷，雷声震动，动即有万钧之力能惊起万物，动能奋进创造，是正的一面，但另一面，则须知所危惧，惧而后能亨。因凡事当惧则心存敬畏，遇阴而避之。人无不惧则自失，能惧而不惧才能亨。故惧而后能安；能惧其所当惧，安其所当安，然后才能守成而成其大事。故张清子谓：“若舜之烈风雷雨而弗迷，可以嗣位矣。”舜因受烈风危雨之动而知惧，知惧始由静而动也。但唯知惧而不惧、不迷，始奋而克服危惧而安，而守成，以成其大事。再如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北疆及沿海相继沦陷，危其危矣，因其危极，始震动中国萎靡之民族心，知惧而不惧，挺而八年抗战，终获光复失土，迫使强敌投降，而解国之危难。马振彪：“人当颠沛造次之时，如履薄临深之可惧；国际风云飘摇之会，有内忧外患之交乘；其危乃光，惩前毖后，必如此卦之爻象，始终戒惧乃可免祸而致福。”（《周易学说》）能惧而不惧之重要性即在于此。

震卦内外六爻之逻辑关系，初九兢兢哑哑，哑哑，能惧而不惧，

稳如泰山而大有作为，吉。正也。六二乘刚，震来厉，不逐且避之，终转危为安而有所得。反也。六三处震而又震之时，因惧而不得处震的中正之道，故“苏苏然”。反也。此内卦三爻处震之由正、反而反也。九四处四阴之间，处震不能居安思危，欲动不能自拔奋进。正也。六五“震往来厉”，但居中而守处震之道，故能转危为安而有所成。反也。上六以阴柔居震动之极，虽表现过分怯懦，但临事而惧，便可好谋而成，故无咎。合也。此外卦三爻处震之由正、反而合也。

## 第二十二节 艮卦

### 一、艮卦的意义

艮卦䷳的“艮”，《说文》：“很也。从匕、目，匕目，犹目相匕不相下也。”刘百闵：《易》曰：“艮其限。”艮，俗作艮。很当作限，引《易》“艮其限”，即以限训艮之义。从匕目，当云从目匕。目相匕，即目相比，谓目慑之也。目慑之，则有“限”之义，限即止之义。故艮为限义，亦即为止义，即抑止也。

艮卦继震卦而起。《序卦传》：“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为止。《庄子·德充符》引孔子：“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荀子·解蔽》：“虚一而静。”《彖》曰：“艮，止也。”金景芳：“虽然话说得不一样，但意思是相通的，都很重视静止。”震为震动，艮为静止，震动与静止为对立，此所以艮卦次震卦而起也。

艮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艮其背。

卦辞：“艮其背。”

《彖》曰：“艮，止也。”项安世：“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说，今按古文背字为北，有讹为止字之理。”不过，“艮其背的意思，还是‘艮其止’。”人之背，即喻相对永恒之静止，言人之背不同于前身五官，五官能动，人之背则不动而静，而止也。朱熹：“艮其背，则止于所当止也。止于所当止，则不随身而动矣。”

（二）艮，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卦义为止，卦象为山。“艮，止也。”止即静止，静止的反面为震动。震，动也。故艮之静止由震动而来。徐志锐：“阳动而进，阴动而退，一阳生于二阴之下为震（䷲），震动必上进，当一阳进至上，二阴退于下而成艮（䷳），动极而静，所以艮为静止，故言‘艮，止也’。”一阳之动与静，都由客观条件所决定，这一客观条件就是“时”，即“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之“时”也。譬如：筑堤以止水，堤决水就泛滥了。决定水之流出或静止的客观条件，就是时，筑堤的时间决定水之静止，堤决的时间决定水之流出。由筑堤而决堤，由静止而震动，乃是两个时间，因为堤成与堤决为两相对立，也两相联系。堤成之时即已绊堤决之因子而存在；堤决之时亦已有堤成因子之存在。也就是说，当堤之筑成，即已决定堤之溃决；当水之静止，即已决定水之流出。这是两相联系。但由堤成到堤决，由水之静止到流出，这却是一过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即言其时。在此过程中，由静而动，由动而静，大势所趋，是不可抗逆的。其次，“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何故？李光地：“言天下之道，行止（按：犹动静也）如循环然，不可遍于一也，但止为行之基耳。能当止而止，则能当行而行，而动静不失其时矣。止静之中，

人所不见，疑于不光明也。惟其为动行之本，而应用不穷，故曰‘其道光明。’”所谓“动行之本”，徐志锐：“作为一个具体的运动过程，至此是结束了，但是，作为总的运动过程并没有终结，旧的运动过程的结束，新的运动过程也就开始，因此，运动和静止互为条件，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而且，这种暂时的，相对的静止又恰恰是下一个运动过程的起点和基础。由此看来，艮止虽然意味着旧事物的衰亡、终止，同时也就孕育着新事物运动的开始，所以其道是光明的。”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彖》曰：“艮其止。”卦辞谓“艮其背。”据朱熹等意见：“艮其背”的意思，还是“艮其止”。《周易折中》按语：“此是以卦体爻位释卦辞。以卦体言，阳上阴下，止其所也。以爻位言，阴阳无应，不相与也。艮其背内兼此二义。故其止所者，为不获其身；不相与者，为不见其人。孔氏（颖达）所谓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应者，极为得之。”兹再分别说明。（1）以卦体言：艮卦䷳上下二体主爻在九三与上九，两刚爻居上下艮体之上，均止其所当止之地也。（2）以爻位言：艮卦六爻，初六对六四，六二对六五，九三对上九，刚柔均相敌不相应，阴阳刚柔相应则情通有统一性可以运动，相敌则排斥对立不相往来便停止了运动。按：乾坤坎离艮震巽兑八纯卦六爻皆不相应，何以艮卦即言有止义？孔颖达：“谓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应。与止义相协，故兼取以明之。”（3）“艮其背内，兼此（卦体、卦爻）二义，故其‘止所’者，为‘不获其身’；‘不相与’者，为‘不见其人。’”就人身而言，五官四肢皆在前能与外界接触有应与，是运动的。只有背在人身之后与外界不能接触无应与，以此说明它是静止的。所谓“不获其身”，即言背与其身的五官四肢相违背，一朝前一朝后，一有应与一无应与，一运动一静止，后背均与其前身不相得。然后举例说：

人走进大门行入庭堂，后背既看不到人，也接触不到人，只有它是静止而不运动的，故言“行其庭，不见其人。”所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即在说明“静止”之具有永恒性。因背在人身之后而与外界无应与，此一事实在于人身而言，乃不可变，则其存在自有永恒性。五官四肢之动亦然。不过，此永恒性只在人身存在之一过程，人身失其存在，即人身之动与静自亦消失矣。故对宇宙运动而言，此人身动与静之永恒性，又具有相对性。

由于“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就可以保持静止之永恒性，故言“无咎”。

(三) 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艮。”徐志锐：“艮卦卦体上艮下艮，艮为山，兼山为两山并立非山上又有山。八纯卦两雷、两风、两火、两水、两泽皆有互相往来之理，唯两山并立不能互相往来，为静止之象。”君子观此象以“思不出其位”。思，计虑也。《毛诗指说》引梁简文：“发虑在心谓之思。”位，凡事物之所在皆曰位。《易·系辞》：“列贵贱者存乎位。”因兼山系两山并峙，山是不移动的，两山并峙，亘古不相侵，故为静止。在人类社会，人有职能分工，即各有职位；人有伦理分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即各有类属应予之伦理。此即《易·系辞》所谓“列贵贱者存乎位”。人之初生，“食色性也”，人生而有欲；当计虑食色之欲，亦为“思”。食色之欲，延伸之，则为财货、爱情与荣辱，此皆发而中节，乃为必需，过中则贪矣。危害人类社会最大者莫甚乎贪欲，贪欲之极则必侵犯他人之权益。孟子对梁惠王曰：“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夺不厌。”人类社会祸乱即由人兴起贪欲之不静止而起也。而阻止相互侵夺祸乱之产生，唯有使人如兼山之各守其位，互不侵犯，相对静止。孟子：“孔子尝

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即各安其分，各守其职位，止其所当止；《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即不乱伦，止其所当止。《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其位，其伦理犹如兼山，犹如人之背，均具有相对永恒性，即此之谓也。

## 二、艮卦的内卦——艮䷳

（一）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初六，是指艮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彖传》论艮止之义取背为象，六爻则取人身为象，背在喻相对永恒之静止，人身则喻运动或行动之静止。脚是人行动的肢体，要止人的行动，就得从脚开始，故曰：“艮其趾。”“趾”，亦喻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不善，乃后天所习染，故止其人之为不善，越早越好。《淮南子》：“天下莫易于为善，而莫难于为不善也。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适情辞余，无所诱惑，循性保贞，无变于己，故曰为善易。越城郭，逾险塞，奸符节，盗管金，篡弑矫诬，非人之性也，故曰为不善难。”止于善，即止于人性上本能之善而“无变于己”。但“静而无为”，非谓绝人之欲，乃言欲而不逾其中，不逾其度也。初六以阴居阳，虽不当位，但并未失其所守。它“艮其趾”，即止于善而不为不善，保持了静止，故《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故“无咎”。唯以阴居阳，爻虽变，而位未变，外虽静止，内心常蠢蠢欲动，为防止其不正之动的死灰复燃，便当永久全性保贞，止其复为不正之动，故曰：“利永贞。”

（二）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六二，是指艮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初称趾，二称腓。腓，即小腿肚也。拯，徐芹庭：“拯者，救也。”随，从也。六二承九三之阳刚，为随。随之义为从行，人从我行为随，我从人行亦为随。六二居中得正，与六五无应，与九三亲比。“艮其腓。”腿肚子止而不动。但九三为股（胯股），腿肚子（九二）是随胯股而动止的，如果下股想动，腿肚子就很难止，是胯股的动止决定腿肚子的动止。“其心不快。”朱熹：“九二以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为限，则腓所随也。而（三）过刚不中以止乎上（按：即过刚而动），二虽中正，而体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按：即劝其不动），是以其心不快也。”“不拯其随”，九二以九三不听从劝止，虽心存不快，但仍秉中正之德，勉强随九三而动。《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朱熹：“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听二也。”杨简：“腓随上而动者也。上行而不见拯，不得不随而动，故心不快。”

（三）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九三，是指艮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限，朱熹：“限，身上下之际，即腰胯也。”蔡渊：“限，犹界也，谓其界乎四柔之中也。”二称腓，三称限。列，《集解》作裂，盖列本字，裂借字。列，裂绝也。夤，朱熹：“夤，膂也。”即脊椎骨也。郑玄本作膂，《说文》引作胛，荀爽本作肾。熏，《集解》作阍；熏、阍古通用。阍借为昏，昏与阍同声系。徐志锐：“熏心犹如说心里火烧火燎，形容非常不安之状。”九三为下艮的主爻，以刚居阳，过刚不中。艮卦下体至九三而终，于人身则为上下之际的腰胯，故言“艮其限”。但是，九三为下卦之终，却并非上卦之终，故下卦之九三并非艮止之终，而仍须上行。今既止非其所，止其所不当止，故“列其夤”。腰胯职司躯体之行动屈伸，“列其夤”，即裂绝腰胯与脊椎骨之相连。傅隶朴：“列其夤即是硬性的拦腰截断了血脉，在人身为关格之病，在国家就是君臣失

调，关格足以丧身，失调容易亡国。”“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爻辞言厉，《象》言危，厉者危也。傅隶朴：“九三当上下之限，处在腰腹地位，腹上为心，腰腹破裂了，心还能安吗？故曰‘危熏心也’。”《周易折中》引杨启新：“此爻是恶动以为静，而反至于动心者。”也就是说，此爻爻义演变是“动而静”、“静而动”之过程；亦即由“动”（正）、“静”（反）、而“动心”（反），此为“否定之否定律”。其一是“动”。因膂与心，即物与心，两者之动由于血脉流通而促进其互动。杨启新：“盖心之与物本相联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则事应于心，而心常泰然，有意绝物，则物终不可绝，而心终不可静矣。”故动。其次是“静”。“恶动以为静”，恶，厌恶也。厌恶动，故“艮其限”。“艮其限”即止其人身腰胯之动，亦即裂其膂，止其膂心血脉流通，血脉不流通，则膂心皆裂而静矣，故言“恶动以为静”。再次，是“动心”。“静而反至于动心”。朱熹：“艮其限，则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厉熏心，不安之甚也。”危厉熏心，心如火烧火燎而不安，心之动也。故“静而反至于动心”。不过，前“动”与后之“动心”不同。前“动”乃膂心互动，“事应于心，而心常泰然”。后之“动心”则由“静”而来，因“艮其夤”而上下判隔，膂心对立。后之“动心”则“危熏心”也。此由“动”而“静”而“动心”之过程，即为物，心分合之过程。前“动”为膂心互动，物心合二而一也。此“一”为亨通和谐。后“动”由静而动，物心一分为二也，此“一”为“静”；此“二”为膂心，为对立。膂心一分为二，既“列其夤”，又“危熏心”，终而丧身亡国（反）。可知全爻旨意，显在言“艮其限”，“止其所不当止”之真义及其为害之剧，由正、反而反，即“否定之否定律”演进之过程。



### 三、艮卦的外卦——艮

(一)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是指艮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艮其身，无咎。”艮卦至四已离下体而入上体，以人身取象则拟为人之躯干。故曰：“艮其身。”《象》言：“‘艮其身’，止诸躬也。”躬，身也。诸躬，吴曰慎：“视、听、言、动，身之用也。非礼勿视、听、言、动，艮其身也。”是诸躬即指身之视、听、言、动，“艮其身”，艮义则以礼为言。傅隶朴：“‘艮其身’，艮义为止。《说文》：‘正，……从止，一以正。’”徐楷：“守一以止之也。”故“艮其身”为止其身，止其身也就是正其身；亦即以“礼”为“正”。六四以柔居阴得正，不躁动妄行，“时止而止”，其视、听、言、动莫不合乎礼而得正，故“无咎”。

(二)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六五，是指艮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艮其辅，言有序，悔之。”辅，为酺之借字，颊也；颊，即嘴角两旁之肉。口出言语，嘴辅皆动。咸卦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滕口说也。”故辅有口说言语之义。辅是嘴，人用嘴说话，“艮其辅”，不是颊辅不动，是“非礼勿言”，言有序，也不是不说话，是不随便说话。龚焕：“艮其辅，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为艮也。”言有序，就是艮，话该说就说，不该说就不说。“悔亡”，朱熹：“悔，谓以阴居阳也。”六五为尊位，五以阴居阳，故失位，失位即有悔。但何以“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朱熹：“正字美文，叶韵可见。”金景芳：“朱熹说得对。《周易》是有韵的。前边是‘止诸躬也’，后边是‘以厚终也’。此当言‘以中也’。况且六五阴居五，只能说‘中’，不能说‘正’，正是衍文。”六五本失位有悔，但因居中，非礼勿言，恶言不出于口，所以

悔便消亡了。故“悔亡”。

(三) 上九：敦艮，吉。

上九，是指艮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敦艮，吉。”敦，《象传》训为厚。何楷：“《尔雅》：‘丘再成为敦’，兼山之象也。”敦义为厚重；兼山，两山重叠，是又高又厚的形象，故“敦艮”即以“兼山”喻敦厚之义也。上九为艮之极，敦实厚重如兼山，巍然而不动，坚定而不移，故“吉”。项安世：“上九与三相类，皆一卦之主也。然九三当上下之交，时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当全卦之极，时可止而止，故吉。”

#### 四、总论

艮卦卦义为抑止、静止。《周易折中》按语：“《朱子语类》云：咸艮二卦皆以人身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咸艮之象所以差一位者，咸以四为心，故五为背而上为口。艮以三为心，故四为背而五为口。其位皆缘心而变者也。二之腓兼股而一象，故与咸三俱言随。”是知《易》之以人身取象，亦因卦而异。艮卦卦义为静止，即止于善。静止与震动为对立，由动而静，由静而动，动静如循环然，此自然规律，大势所趋，不可违逆。但动为欲，静为位。人类社会祸乱即因贪欲之不静止而起也。为防制贪欲之泛滥而肇祸，乃以礼及职能分工而定其位，如兼山之各守其位而相对静止，“君子以思而不出其位”，则动而后安矣。《礼记·乐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张善文：“所谓‘不留’、‘不接’、‘不设’，正与艮卦‘抑止’之理相通。卦辞反复言‘艮其背’之旨，正是展示‘止邪’的最佳方式是使人‘隔绝邪欲’，强调‘心不乱’而邪已止的功效。”

艮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系以人身之趾、腓、限、身（上身）、嘴、顶为喻。初六以阴居阳失位，但“艮其趾”，止于“趾”

动之前，即止于善，未失正。正也。六二亲比九三，“小腿”当行不得行，劝其不动被拒，仍秉中正之德勉强随上而动，故心不快。反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以“腰部”宜动不能动，止其所不当止，厉熏心。反也。此艮内卦三爻处艮之道由正、反而反也。六四以柔居阴得正，自止其“身”，正其守，不躁动妄行。时止而止，无咎。正也。六五本失位有悔，但居中，慎止其口，非礼勿言，故“悔亡”。反也。上九为艮之极，敦实厚重如兼山，时可止而止，吉。合也。此外卦三爻处艮之道由正、反而合也。徐志锐：“震艮二卦一始一终，一运动一静止，而静止又是重新运动的开始，所以《说卦传》言‘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彖传》言‘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就是明确“艮止”非绝对的“静止”。

## 第二十三章 渐卦

### 一、渐卦的意义

渐卦䷴的“渐”，借为趲。趲，《说文》：“进也。”凡言进者，皆当作趲，然今皆作渐。故渐卦有进义。晋、升、渐三卦卦义均为进，但意义完全不同：晋为上进，升为上升，而渐则为渐渐而进。渐进，由渐及远，自卑而高，《周易入门》：“不越次序，因而缓慢的进。”缓进亦渐进也。

渐卦次艮卦而起，《序卦传》：“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程颐：“进以序为渐。今人以缓进为渐进。”傅隶朴：“震之动如雷霆，艮之止似山岳。一动一止，都嫌太过，故继之以渐，使动与止无过不及之憾，这是渐之继艮的命意所在。”艮是静，渐是动，静与动为对立，此所以渐卦次艮卦而起也。

渐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渐，女归吉，利贞。

卦辞：“渐，女归吉，利贞。”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

渐卦上巽下艮，艮为少男，巽为长女，故卦辞曰：“渐，女归吉。”艮又为山，巽又为木，故《象》曰：“山上有木，渐。”树木在山上生长，是渐渐长高。此皆以女归与山木为例，以解释渐字之义理。女归何以为渐？咸卦与渐皆言男女婚姻之事，不过。咸以少男下少女，故“取女吉”；渐以少男下长女，故“女归吉”。“女归”与“取女”不是一回事，“取女”是男子娶，“女归”是女子嫁。古代女子出嫁，要渐；孔颖达：“渐者，不速之名也。”渐为不速，速则非渐。《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这是说：女子出嫁，必须渐渐而进。胡瑗：“天下万事莫不有渐，然于女子尤须有渐，必须问名、纳采、请期以至迎亲，然后乃成其礼而正夫妇之道。”更详细点，则有六个渐的过程，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周易折中》引郭雍：“进之渐者，无若女之归。女归不以渐则奔也。渐则为归，速则为奔。故女归以渐为吉。”女归渐，这是正式的嫁娶，女归渐则吉，利于正；若女归速，则不吉了。因此，渐卦卦义，即在说明：“天下万事莫不有渐。”非仅“女归”而已也。当震与艮，一动一止皆嫌太过，尤必继之以渐，犹山涧剧瀑猛烈倾泻，进之速也，瀑入江河则必缓缓而流；此天下事当突变之后必继以渐变，其理亦皆然也。《正义》：“女归有渐，得礼之正，故曰‘利贞’也。”

(二) 渐之进，刚得中也。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

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渐之进也。”朱熹：“之字疑衍，或是渐字。”金景芳：“渐与

进不是一个字。渐，不能就一定联系为进，渐只是进的一种情况。‘渐之进’，说明不是别的进，是渐之进，所以‘渐之进’的‘之’字，不是衍文。”

“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这两句的解释有二：一是就卦爻之变来解释，如程颐、朱熹、查慎行即是，以查解释较为注家认同，他说：“渐与归妹反对，归妹下卦之兑，进而为渐上卦之巽，则二三四五皆得位，而五又得中，乃反对之象。”归妹䷵六三与九四均不正是不得位，归妹反转而成渐䷴，六三变成九三，九四变成六三，是六三上进一位而“得位”又“进以正”。而且，不仅三、四两爻得位居正，中间四爻均各得其正，故言：“进得位，往有功也。”一是就卦之爻辞来解释。“进得位”，傅隶朴：“士子入官，循序而进，先求进身，然后得位。卦爻言‘往’，指由下而上。仕途由下而上便是循序升迁；往有功的‘往’字，便是‘循序升迁’的意思。由进身到得位，便是因有功而升迁。渐卦初六，有进身而无位；二至五皆得位，故‘进得位，往有功也’。无论士子或帝王，其进身奋斗，均志在得位。但舜禹之受禅，是以功而得位；而王莽曹丕之篡位，或一般以裙带，谄媚以进者，均进不以正。唯有进身光明正大者，才能居帝王之位，治理国政。”故曰：“进以正，可以治邦也。”在“进得位”、“进以正”两句之下，继言“其位，刚得中也。”“其位”的“其”那儿来？从文字上看，“其位”是上边“进得位”的位；“进以正”的“正”，就是指“刚得中”讲的，“刚得中”才光明正大。“刚得中”是九五。九五是中又是正，是刚爻居阳位，是刚得中，因为刚得中，所以说“往有功也”。刚阳进得位，所以说“进以正”。“进以正”，所以可以正邦。

“止而巽，动不穷也。”徐志锐：“渐卦二体上巽下艮。艮，止也。巽，为入（为顺）。艮止于内则不妄进，巽入（而顺）而行则不骤进，由艮的静止而转向运动，欲速则不达，其动必有穷困，唯

有不妄进不骤动，顺乎事理之自然渐渐而动，这种运动才是正确的。”《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由州部至相，由卒伍至将，这是何等的“渐”？渐进则通，穷是不通，不穷是无不通。故“动不穷也”。

(三) 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渐卦卦体下艮上巽，艮为山，巽为木，是“山上有木”。傅隶朴：“山上的树木，望着很高，但那高的树木，是生长在山坡上，随着山势的高而高的，并不是凭空而高的。山坡是由平地渐渐而高上去的，故所长的树木也是随着坡势而渐渐高起。”故曰：“山上有木，渐。”君子学此卦，要“居贤德善俗”。项安世：“古书居皆训积。”《周易折中》引冯当可：“居，积也。德以渐而积，俗以渐而善。内卦艮止，居德者止诸内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于外也。体艮以居德，体巽以善俗。”也就是说，居贤德即积德不止渐渐而能成圣贤，然后感化其他人改恶从善又可渐渐移风易俗。亦言改恶从善之德积，乃渐变也。

## 二、渐卦的内卦——艮

(一)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初六，是指渐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渐卦六爻均取鸿象。鸿，大雁也。大雁于春季渐渐北飞，于秋季渐渐南飞，来有时，去有向，往来飞行，皆排列有序。程颐：“鸿之为物，至有时而群有序，不失其时序，乃为渐也。”“鸿渐于干”，干，《释文》：“干，郑云：‘水旁。’陆云：‘水畔称干。’”高亨：“干，岸也。”总之，是水边，河边。“鸿渐于干”，初六以阴居阳，失位，处渐之初，上无应援，犹鸿鸟远飞前，先聚于河边饮水，不急于上往，君子深明此为渐进之

理，两处之不疑。“小子厉，有言”。艮为少男，小子也。艮错兑，巽综兑，有言之象也。当小子至河边见雁，而有色之厉与言语之毁伤。程颐：“小人幼子，唯能见已然之事，从众人之知，非能烛理也，故危惧而有言。盖不知在下所以有进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应所以能渐也，于义自无咎也。”即谓“鸿渐于干”是对的，小子认为不对，乃有言，而实际上是对的，故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程颐：“虽小子以为危厉，在义理实无咎也。”

（二）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六二，是指渐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朱熹：“磐，大石也。……衎衎，和乐意。”卦至二，为大雁离开岸边，渐渐飞至岸上的磐石之上。磐石，有平稳，平安义。在岸边饮水之后，在磐石上，即安心的饮食。“饮食衎衎”，渐卦二三四中爻为坎，坎为酒食之象——坎六四，需九五，困六二皆言酒食，均取象于坎也。六二居中得正，上与九五为应，故有饮食衎衎，和乐无忧之象，故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何楷：“素犹空也，与《诗》‘素餐’之素同。言其从容涵养待可进而进，非徒饱于饮食以自养也。”

（三）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九三，是指渐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鸿渐于陆。”陆，程颐：“平高曰陆，平原也。”卦至三，为大雁离开磐石，渐进到达平原之地，离河边已远。鸿当高飞，而着陆则不顺矣，故曰：“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九三以刚居阳，刚而不中，与上九无应，但上承六四。程颐：“三在下卦之上，进至于陆也。阳，上进者也。居渐之时，志将渐进，而上无应援，当守正以俟时，安处平地，则得渐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牵，志有所就，则失渐之道。”何以“欲有所牵，志有所就，则失渐之道”？程颐曰：“四，阴在上而密比，阳所说也。三，阳在下而相亲，阴所

从也。(四、三)二爻相比而无应。相比则相亲而易合，无应则无适而相求，故为之戒。夫，阳也。夫谓三。三若不守正而与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复。征，行也。复，反也。不复谓不反顾义理。妇谓四。若以不正而合，则虽孕而不育，盖非其道也。如是则凶也。”此乃从卦画解释爻辞，大意是说：九三以刚而不渐，上行为婚。夫为九三，妇为六四。征孕皆凶，不可进也。故《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丑，比也。《礼记·学记》：“比物丑类。”注：“以此相况而为之，丑犹比也。”疏：“丑类，谓以同类之事而比方。”按：鸿飞列阵有序，以鸿飞之事而比方。九三征而不复，故“离群丑也”。既不可上进，则如之何？“利御寇”。郭璞：“巽为寇。三下拥群阴，而艮为守御，为坚。寇在外，守御在内，使外寇不入，故利。”大意是：六四非婚媾，而为寇，故征孕皆凶，不可进，应该御寇，使寇无所乘，则可救其过刚之失。程颐：“三之所利，在于御寇。非理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闲邪，所谓御寇也。不能御寇，则自失而凶矣。”故《象》曰：“‘利用御寇’，顺相保也。”云四对你非为婚媾，而为敌寇，御之始能保全自己，对你是有利的。

### 三、渐卦的外卦——巽三

(一)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四，是指渐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卦至四，大雁由陆地而渐到树木之上，雁为水鸟，其足有掌无爪，类似鸭子，不能握枝而木栖，故木非其所居之地。“或得其桷”，或作假如解；桷，虞翻：“桷者椽也，方者谓之桷。”椽桷是探出于房檐的椽头，四方形，很平整，适于雁居。桷在卦中指什么？六四为柔爻而乘九三之上，九三阳刚又急于上进入四位，六四便不安于其木。但六四以阴处阴，得位而柔顺，顺应形势，不急于进。“或得其桷”，则无咎。六四与九五相



比，桷，九五也。《周易折中》引房乔：“进而渐于木，失所也。或得劲直之桷，可容纲足而安栖，谓上附于五，故无咎。”《周易折中》按语：“六四亦无应者也。然六四乘九五，例皆吉者，以阴承阳，合于女归之义矣。顺以事上，高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桷之象。”雁本不安于木者也，因柔顺而得桷，终解木之不安而安矣。而其关键在“或者”，亦机缘也。因其能否附于五，非为必然。

(二)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九五，是指渐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陵，蔡渊：“高阜也。”卦至五，为大雁渐进至很高的土山上。九五刚中与六二柔中相应，相应则相得。由“妇三岁不孕”语，即言其早已具有夫妇之情谊，但未完成婚姻之形式。何以“妇三岁不孕”？注者有多种解释，以程颐之“受阻论”较宜。程颐认为九五与六二相应，都居中得正，而中间被三、四爻所隔，三与二相比，四与五相比。九五与六二隔两爻，所以不能合。所以不能合，即虽有夫妻之情谊，但未具备完成夫妻之形式。不能合，其象为“妇三岁不孕”。何以言“三岁”？傅隶朴：“由二到五，中隔三爻，故为三岁。”但二至五中隔两爻，如言经历二、三、四之三爻为三年则可。但是，最终还是能合的，因为三与四虽有阻挠，终不能胜，不能得逞。故言“终莫之胜”。《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经过渐进而后合，男有室，女有归，各从其心愿而得夫妇之正道。六爻之中唯二五最得卦义，故吉。

(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上九，是指渐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陆，因九三亦言“鸿渐于陆”，因此注家多怀疑此“陆”字的正确性。胡瑗以陆作“逵”，程颐、朱熹等从之。但多数注者也认为不宜改。惠士奇：“陆者，天衢也。天文有北陆西路。”“鸿渐于陆”，即言鸿雁飞于天上，飞于天上。

则四方皆是通途，有如处于地上的四通八达之路。故言“鸿渐于陆”，此陆非彼陆也。徐志锐：“渐卦至九五，六二之女已‘女归吉’，渐道已成，而后则可以有大动。至上九，以鸿雁飞于天上为象，说明由渐进的积累然后才能高飞于天上以行程万里。”此亦量之渐变也。“其羽可用为仪，吉。”吴澄：“仪，法也，如凤皇来仪之‘仪’。《诗》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言其羽翻整，群飞有序，可为仪法也。”也就是说，群雁飞上天空，翅膀翩翩而动，非常整齐，队形排列得很有秩序，可以供效法。《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不可乱，既言鸿雁队形不可乱，亦言渐进之历程不可乱。唯渐进而后有急进，唯渐变而后有突变，不可乱也。

#### 四、总论

渐卦卦义为渐进。渐进与急进为对立。渐进即其进宜缓不宜急，渐进的要件为“进以正”、“刚得中”、“止而顺”，如此渐进，则“进得位”、“往有功”，且“可以正邦也”，故渐进则“吉”。全卦以鸿为例，鸿所经历之所，为河边、磐石、平原、树木、土山、天上，循序而进，由近及远，由低而高，此亦喻六爻逻辑关系之层次性。初六处渐之初。上无应援，深明渐进之理，不急不上往而无咎。正也。六二居中得正，虽与九五为应，但自觉可进而进，故止。反也。九三刚而不渐，征孕皆凶，不可上进，以其能等待而“吉”。合也。此内卦三爻处渐道由正、反而合也。六四承九三之上，虽有居“木”之危，因柔顺“得其桷”而上附六五，居危而能安。无咎。正也。九五刚中与六二柔中为应，相须三岁而后娶，得所愿，“女归吉”。反也。上六如群雁飞上天空，行程万里，渐道已成。合也。此外卦三爻处渐道由正、反而合也。徐志锐：“初六为被迫不进而止，六二为自觉不进而止，九三为进而不止，六四为虽危而能止，九五为因止而得进，上九为止而后动，动则不必止。”

## 第二十四节 归妹卦

## 一、归妹的意义

归妹卦䷵的归，虞翻：“归，嫁也。”妹，王弼：“妹者，少女之称。”归妹，谓女嫁男也。

归妹卦次渐卦而起。《序卦传》：“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徐志锐：“咸、恒、渐、归妹四卦均论男女婚姻之事，但又各有不同。咸，为男女咸应结合的开始。恒，为男女结成长久的夫妇。渐，为男娶女。归妹，为女嫁男。男娶女，女嫁男，男女匹配成夫妻。”古有“侄娣制度。”金景芳：“渐卦与归妹卦是对立的。归妹究竟是什么意思？渐卦卦辞讲‘女归吉’，归妹爻辞讲‘以娣’，‘以须’。渐是嫁，归妹是娶。‘女归吉’是说嫡，夫人。归妹不是说夫人，是指侄娣。”古人嫁女，以她的侄女、妹妹从嫁为妾，这是古代的“侄娣制度”。不过，“侄娣制度”只是“一夫一妻制”派生的辅助的制度，则“归妹”可解为“女嫁男”。而“侄娣制度”则可解为“男娶女”，而非“嫁”。渐为男娶女，归妹为女嫁男；或侄娣制度之“渐是嫁，归妹是娶”，嫁与娶皆对立，故归妹次渐而起也。

归妹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归妹，征凶，无攸利。

卦辞：“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卦名，下兑☱上震☳，象征“嫁出少女”。因下兑为少女，为悦，上震为长男，为动，犹如女上承男，欣悦而动，故为“归妹之象”。“征凶，无攸利。”指卦中二至五爻均失位，三既不中正又以阴乘阳，故戒以“征凶，无攸利”。

佳。(二) 归妹，有当与不当义。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归妹，嫁出少女，这是体现天地阴阳的宏大意义。阳阴即乾坤，乾坤即父母。《系辞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父母即男女。男与女，是对立的；男是男，女是女。但，《系辞传》：“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就男女关系说：万物之中，雌雄男女，形体交接，阴阳相感，而生男育女，组成家庭与社会，承前代之终而开后代之所始，世代生生不息。故：“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归妹，人之终始也。”亦言男女成婚，百年偕老，生儿育女，世代相传也。假定说：天与地、男与女对立而不交感，天归天，地归地；男归男，女归女。天地各别，男女各抱独身主义，那么，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必须绝灭而无以为继了。故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由男女之对立而男女交感，进行婚配，成立家庭，此即合二而一也。

“说以动，所归妹也。”说即“悦”，指下兑；动，指上震；所，犹言可。“所以”者，“可以”也。徐志锐：“《彖传》不言‘动以说’，而言‘说以动’，在于强调少女先喜悦而后才使长男动了情，这说明少女急于下嫁，不可再留，只可让她归到夫家，故言‘所归妹也’。王引之：‘所犹可也。’此是以卦体释卦名及卦义。”

“‘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少女下嫁到夫家，为何又得“征凶”，“无攸利”？李光地：“女先于男，失婚姻之礼。长少非耦，失婚姻之时。卦德以‘说而动’，又必有恣情妄动之失。”以上三点都有失体统，为了论证这个问题，《彖》又作了分析：归妹一卦，中间的四爻均不当位，而且上下二体凡柔爻又均乘于刚爻之上。项安世：“二、四以阳居阴，有男以女不正从女之象。三、

五以阴居阳，有女以不正从阳之象。行皆失正，故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妇，妇制其夫之象，故为‘无攸利’。”这样的婚配就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归妹乃“人之终给也”，无善始便不能有善终。

（三）归妹，君子应知敝止敝。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归妹，有下兑为泽，上震为雷之象。程颐：“雷震于上，泽随而动；阳动于上，阴说而从：女从男之象也，故为‘归妹’。”永，用如动词，犹言永久保持。《重定费氏学》引丁晏曰：“永者，夫妇长久之道，‘永’则可以有终；‘敝’者，男女淫佚之行，‘敝’者必不能‘永’，自然之理也。思其永而防其敝，君子有戒心焉。”故知敝应止敝。

## 二、归妹卦的内卦——兑☱

（一）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是指归妹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归妹以娣。”古代行“侄娣制度”，妹妹陪姐姐出嫁同嫁一夫称娣，侄女从姑姑出嫁称侄。此爻言“归妹以娣”，即妹妹随姐姐而嫁，姐居正堂，妹为偏房，即妾。初九为刚爻，以刚居阳得位，象征娣有才德。《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恒，恒常也。郑汝谐：“初，少女，且微而在下，以娣媵而归，乃其常也。”《周易折中》按语：“言以恒者，女而自归非常，惟娣则从嫡而归，乃其常也。”常，即指“侄娣制度”规范的正常婚配。跛，瘸子，一条腿也。“跛能履”，跛子以一足行，行不得其正；妾媵非正室，好比跛足，故用跛来比喻。《说文》：“礼，履也。”跛子足虽不正，但能履而行则正；妾媵虽是偏房，究不失男女婚配之礼，非同淫奔之行，故曰：“跛能履。”“跛能履，征吉。”媵妾如跛

者能履，相承“侄娣制度”以行妻妾之道，协助居正室的姐姐共同侍奉丈夫，并不失其才德之美，故“征吉”；所谓“侄娣制度”，即古代嫁女者以女之侄女、妹妹随嫁为妾。《白虎通》：“天子娶十二……诸侯娶九女，其中一为女君，余皆妾媵”《仪礼》注：“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即侄娣也。”因吉礼王侯不再娶，嫡夫人有缺，以媵补正。故春秋诸侯嫁女，必以娣侄为媵。如无，必向诸侯借女为媵。按“侄娣制度”，娣之年龄必小于姊，兑为少女，以兑为媵，故为少女配长男之象。爻辞：“跛能履。”故“征吉”。卦辞：“归妹，征凶。”傅隶朴：“爻辞的征是言往嫁，卦辞的征，是言进而求宠。一指嫁前言，一指嫁后言，含义各不相同，故一言吉，一言凶。”

（二）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九二，是指归妹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眇能视，利幽人之贞。”眇，一只眼也。二三四中爻为离，离为目；下卦兑，兑为缺折；故为眇。幽人，朱熹：“幽人，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偶，对也。徐芹庭：“幽人，抱道自守，遭时不遇者也。”跛眇皆偏，金景芳：“眇能视和跛能履是一样的，在这里，实际上还是讲娣。”足以两而行，目以两而明，夫妇以两而成。跛者一正而一偏，眇者一明而一昏，犹女之有配而为娣也。九二虽以刚中之贤而从姊为娣，但仍眇而“能视”，以中正之德，抱道守正而不与嫡争宠，故《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金景芳：“还是没改变常，这是娣，没有变常。”

（三）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六三，是指归妹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归妹以须，反归以娣。”须，贾侍中：“楚人谓姊为娵。”屈原《离骚》中有“女娵”，有人说女娵是屈原的姐姐，故娵同须。金景芳：“须字还是可以当姐姐讲。须与娣是相对待的，因为六三不中不正，它归妹以须，把妹妹当作姐姐那样往出嫁，是不行的，所以妹

妹又反归作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金景芳：“‘未当也’，还是说六三。六三本不正却要‘归妹以须’，是不行的，若反归以娣，那就正了。”

### 三、归妹卦的外卦——震三

(一)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九四，是指归妹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愆，超过也。马其昶：“愆，差违也。过不及皆愆也。期，谓二十而嫁之期。”《公羊传·隐公七年》何休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归者，待年父母国也。妇人八岁备数，十五从嫡，二十承事君子。”“待年父母国”，即“留住于国，以待年长”。今称女子未许嫁，亦曰“待年”。九四刚居柔位，下无其应，犹“贤女”延期未嫁，静待良配。《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俞琰：“爻辞言‘愆期’，而爻《传》直述其‘志’，以见‘愆期’在我，而不苟从人，盖‘有待而行’，非为人所弃也。‘行’谓出嫁，《诗·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即谓：九四“归妹愆期”，旨在“待年”，须“二十而嫁”。所以“待年”于“父母之国”，礼也。

(二)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六五，是指归妹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泰六五亦如此爻言“帝乙归妹”，卦辞爻辞明言史事者，此为特例。帝乙，有谓纣王之父，有谓成汤，说者不一，视为商代一王可也。君，女君也，即夫人。袂，《说文》：“袖也。”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良，端庄华丽也。“帝乙归妹”，金景芳：“是王把妹妹下嫁给臣家。”但下句“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则“帝乙归妹”之“妹”究为“其君”

抑为“其娣”？颇为费解。依全句语意，上言“归妹”，其“妹”应指“帝乙之妹”。君王所嫁之妹，爻处至尊之九五，当为“女君”，非娣也。其次，傅隶朴：“六五以阴居震卦之中，居中是正位，震是长，她正是嫡长女，出嫁的公主，非娣也。”确认帝乙所嫁之“妹”为嫡长女，则其嫁必以娣随，无疑义矣。既所嫁为嫡长女“女君”，则所谓“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意谓帝妹出嫁，其衣袂反不如随同其陪嫁者衣袂之华丽，实喻帝妹内有贤德，不尚外饰。故《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朱熹：“以其中德之贵而行，故不尚饰。”

“月几望，吉。”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月。几，近也；近读为既。归妹卦在四为愆期，在五则为月既望之象。所谓“月既望”，金景芳：“月到十五了，月亮即将满盈但尚未满盈。娣袂虽良，然而整个的说，还没有超过夫人，所以吉。”

（三）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是指归妹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承，《说文》：“奉也。”筐，上卦震，震为苍茝竹，为萑苇，故为筐。刲，《说文》：“刺也。”郑康成：“宗庙之礼，主妇奉筐米。士昏礼，妇人三月而后祭礼。”古代婚礼，女子嫁到夫家，三个月之后祭宗庙，妇用筐盛祭品以祭祀，夫宰羊取血作祭品。下卦兑，兑为女，为羊，上卦震，为士，女士皆未婚男女之称呼也。上六当归妹之时，以阴柔居六五女君之上，是妾媵凌正争宠之象。“女承筐无实”，筐实所以行礼，但礼不及媵妾，故妾虽宠过夫人，但也不过是个空无所有的空筐。“士刲羊无血”，兑为羊，六三为羊角，三本与上无应，好比杀羊血却没有放出。筐实，羊血，皆奉祭祀之用，今筐虚，羊无血，则无以奉祭祀矣。礼有规定，奉祭祀乃嫡，即夫人分内事，侄娣不能奉祭祀。女与士约婚为妾以与嫡争宠，但筐虚、羊无血，朱熹：“约婚



而不终者也。”故《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虚筐则欲归妹以与嫡争宠而无终矣。对士女言，均“无攸利”。

#### 四、总论

归妹卦以男女嫁娶为义。男婚女嫁，是人类蕃衍之根本因素。《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然而，卦辞却谓“归妹，征凶，无攸利”，其理何在？张善文：“原来，作者是为所‘归’之‘妹’设置诫辞，即强调女子出嫁必须严守‘正’道，以‘柔顺’为本，成‘内助’之功；反此而行，必为凶兆，此所以制礼以为规范，以化‘凶’为‘吉’也。”

归妹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九为有才德女子，随姊出嫁，共同侍奉丈夫而不失才德之美，吉。正也。九二为守常道的女子，以刚中之贤而为娣，但“眇能视”，抱道守正，不与嫡争宠。反也。六三为阴邪不正的女子。不中不正，把妹妹当作姐姐嫁，未当；反归作娣得正。合也。此内卦三爻归妹之道由正、反而合也。九四为晚嫁的女子。以刚居阴失位，过时未嫁，尊礼待年。正也。六五是品德高贵的女子。帝妹内有贤德，不尚外饰，嫁后娣袂虽良，仍未超过夫人，故吉。反也。上六为体质过于衰弱的女子。以妾媵而凌正争宠，因无实而无所终，故“无攸利”。反也。此外卦三爻归妹之道由正、反而反也。

### 第二十五章 丰卦

#### 一、丰卦的意义

丰卦䷶的“丰”，《说文》：“豆之丰满者也。”《正义》：“《象》及《序卦》皆以‘大’训‘丰’。”故俞琰：“丰者，至满至高而极

盛之义。”引申之，凡极盛则必大，《方言》：“凡物之大貌曰丰。”《序卦传》：“丰者，大也。”故丰之义为大。

丰卦次归妹卦而起。《序卦传》：“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何以“得其所归者必大”？崔憬：“归妹者，侄娣媵，国三人，凡九女，故言得其所归者必大也。”胡朴安：“得其所归者必大者，女归男家，归得其所，家庭巩固，其家族必盛大也。故受之以丰者，丰卦，以祭礼大其家族之组织也。丰者大也者，丰满祭礼，尊祖之意悠然而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族自然随丰满之祭而大也。”归妹言男女婚姻，丰言归妹婚后宗族之丰大，而丰之大，实为此婚姻之小渐渐发展的必然结果。两相比较，小与大对立，此所以丰卦次归妹而起也。

丰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丰，大也。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丰义既为大，何以不迺名之曰大？因为，大字不足以说明丰字内在的含义，故《象》辞继以解释：“明以动，故丰。”“明以动”，徐志锐：“丰卦下离上震，离为日、为明，震，动也。离明在下震动而上行，这象征太阳升至高空。太阳于将升或将落之时光照并不丰盛，唯独升至中午之时光芒万丈无所不照极其丰盛，故言‘明以动，故丰’。”是知，所谓“丰”，亦即太阳渐进升至中天而光芒万丈，无所不照。是亦“大”矣。朱熹：“丰，大也。以明而动，盛大之势，故言有亨道焉。”此更将“大”的意义有所阐释。所谓“大”，它是指太阳由地平线渐进而上升至中天的“盛大之势”，势，趋势也，亦过程也。而这种趋势，这种过程也就是“亨道”。也就是说，这种大，是动态而非静止之大也。如由个人而男女婚姻而集成家族、国家，此“明以动”而“大”也。

(二) 丰，王假之，宜日中。

卦辞：“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之大，何以是动态而非静止？因为，太阳由地平线升到中天，光芒四射，无所不照，这是极其丰盛，也是顺的趋势。可是，太阳升到中天，即为极点，继之则又下降以至地平线下矣。此时四射之光芒即归于消失，此即逆势。亦朱熹之所谓“忧道”也。朱熹：“盛极当衰，则又有忧道焉。”而从亨道而忧道，亦即由正而反，此乃自然规律发展之必然。

《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昃，日西斜。食，《释文》：“食或作蚀。”蚀犹亏。太阳方中的时候，便是它偏斜的时候；月亮圆满的时候，就是它亏缺的时候。有盈满就有虚无，有消亡就有生息。天地二体的一盈一虚，也是随时会消息的，非使太阳消息而已也。其丰之大，所以为动态而非静止者，原因即在于此。而这种动态即非静止的“大”。《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说，“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个自然规律，“鬼神对它也莫可奈何，何况于人呢？人必然受此自然规律的支配。”不过，《彖》曰：

“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此何故？

以言王政，“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释文》：“假，至也。”“王假之，尚大也。”即谓丰这样的盛大，只有王者能够达到。程颐：“极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众，王道之大，极丰之道，其唯王者乎。”“忧，宜日中。”这就涉及到自然规律了。盛之极就是衰的开始，在盛极的时候，是很可忧虑的，欲去其忧，则宜日中也。朱熹：“丰，大也。以明而动，盛大之势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极当衰，则又有忧道焉。圣人以为徒忧无益，但能守常，

不至于过盛，则可矣。故戒以勿忧，宜日中也。”是知，卦辞不但指出自然规律的绝对性，而且说明自然规律的绝对性中亦有相对的可变性。

因为，朱熹指出，王者为政兴衰，其兴之极则为“丰”，极丰之道，唯王者能之，而此极丰之道，即朱谓“亨道”也。“亨道”为正。但“盛极当衰”，王政之衰，朱谓“忧道”，即为反。正与反是对立的，由正发展到反此为自然规律之必然，具有绝对性，非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这一规律的绝对性，既为卦辞所认知，但卦辞虽以忧道为忧，却戒以“勿忧”，何以故？“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也就是说，由正发展则反，由亨道发展到忧道，固为必然，有其绝对性，但，人有主观能动性，此人与自然之所异。因此，金景芳：“盛之极就是衰的开始，在盛极的时候是很可忧虑的。卦辞说‘勿忧’，应当总是保持日中，持盈保泰……在盛的时候能总保持日中就好了。”此言保持日中，即守常守中；能守常守中，即能“防衰”而“保大”。李光地：“常守其中，以照察天下，则何忧之有？”徐志锐：此即“肯定了守中可以保大”。所谓“保大”，即化解或延缓“日中则昃”规律之支配而不即衰也。这也就是说，盛而衰，具有绝对性，不可变异。但为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守其“日中”（中道）以“保泰”，“保泰”即保持“光照天下”之“丰”、“大”，而不致“过盛”以“一分为二”，则可免于“盛极”而“即衰”。简言之，如能“守中”，则可盛极而不即衰。秦皇不二世而亡，西汉则自高帝至平帝凡十一君，二百一十一年，东汉复一百九十六年，是其实证。故《象》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宜日中”，乃为“盛极而不即衰”之必要条件。

（三）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徐志锐：“丰卦卦体上震下离，震为雷，离为电，是雷电皆至。

雷电皆至是说霹雷闪电同时发作，沉雷轰鸣电光闪耀声势极其盛大，故称丰。”所谓“雷电皆至”，雷为威，电为火为明。亦以雷比喻帝王之威，以电比喻帝王之明，“雷电皆至，丰”。至，具备也。帝王具备威而且明的条件，有威有明，才能成就“丰”的伟业而“光照天下”。此何故？“君子以折狱致刑”。君子看到“雷电皆至，丰”之象，就要学习它来“折狱致刑”。因为折狱致刑，一方面要威，一方面要明。孔颖达：“断决狱讼，须得虚实之情。致用刑罚，必得轻重之中。若动而不明，则淫滥斯及。故君子象于此卦而折狱致刑。”朱震：“电，明照也，所以折狱。雷，威怒也，所以致刑。”狱与刑，所以惩刁妄，除淫滥也，刁妄淫滥不萌，则国治矣。故“雷电皆至，丰”。

## 二、丰卦的内卦——离☲

(一)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初九，是指丰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配主，指九四。旬，《释文》：“旬，均也。”《彖》强调处丰大之时要知守中，知守中则为明智之人。六爻皆以爻位关系能否保持均衡为得中与不得中。一般爻例，以有应为吉，无应为凶或悔吝。所谓正应者必一阴一阳，两刚或两柔则为相敌而无应。而本卦爻应则反通例，它以两刚或两柔相应为双方力量均衡而相得，亦合二而一也。如初九与九四两刚相应，初九无咎，九四为吉；二、五皆为应，两爻皆吉，九三与上六一阴一阳为正应，但九三无咎，上六则凶。初九与九四两刚相应而相得。程颐：“雷电皆至，成丰之象；明动相资，致丰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动无以行。相须犹形影，相资犹表里。初九明之初，九四动之初，宜相须以成其用，故虽旬而相应。位则相应，用则相资，故初谓四为配主，己所配也。配虽匹称，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

初与四云配，四于初为夷也。‘虽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应者常非均敌，如阴之应阳，柔之从刚，下之附上，敌则安肯相从？唯丰之初、四，其用则相资，其应则相成，故虽均是阳刚，相从而无过咎也。盖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相资而成用。同舟则胡越一心，共难则仇怨协力，事势使然也。往而相从，则能成其丰，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则不相下而离隙矣。”资，取也。《易·乾》：“万物资始”，疏：“万象之物，皆资取乾元，而各得始生。”须，待也。匹，敌也，配也。夷，平也，悦也。《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即言初九、九四两刚匹敌，谁也战胜不了谁，虽势均力敌形成对峙状态，却可得无咎。如果打破了这种均衡而出现一强一弱，即难以守中而导致灾难，则无咎亦变成有咎矣。

（二）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六二，是指丰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丰其蔀，日中见斗。”丰，《说文》作𡩇：“大屋也。从宀，豐声。”《易》曰：“𡩇其屋。”是丰指大屋而言，𡩇为本字，丰为借字。蔀，当作蔀，通“蔽”，犹言“障蔽”。《周礼·考工记》：“轮人为盖，信其程围，以为部广，部广六寸，部长二寸。”此为车一盖之部。然覆于盖上者谓之部，覆于院上者谓之蔀，其义一也。惟丰为大屋，则此当为一覆于院上之蔀矣。蔀，孟本亦作菩。菩，《说文》：“草也。”郑注为小席。则“丰其蔀”，谓院中架木，上覆以大草席之义也。日中见斗，孟本作见主。所谓见“斗”，斗，北斗，星星也。注家解释此卦，认为六二和六五两阴相敌无应，它成为六二的蔀，以喻六五即为覆在木架上用作遮蔽太阳的蓆子。日中见斗，没有日食，白天怎会看见星星？即言其大白天在蓆子遮蔽下行为黑暗也。所谓“见主”，主，《说文》：“镡中火主也。”此主字与他主字异义。主，即蜡烛也。古初以人执烛，后易主以镡。主烛古音同，

故主变异为烛。主即古烛字也。日中见主，即谓日中见烛，亦即谓日中燃烛也。大白天还要燃烛，亦喻大白天仍有黑暗存在，需燃烛以照。丰卦以“明以动”而守常守中为义。丰下卦离，离为日，故称“日中”。当丰之时，二以柔中而正。徐志锐：“六二对六五，居上下二体的中位正是在中界线上，稍动就要过中。而且，六二为离体的主爻又柔居本位能明，而六五居位不当又非震体主爻则不能以动去资助六二，这样六二虽明却不能动。”仿佛六二之明，给六五的障光物遮盖了，完全不能发挥其明的作用，此所以“日中见斗”也。

“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往，由内而之外为往。六二在下体不能“明而动”的客观形势下，也不能上往自作辩解，以免受它猜疑，为它所疾。“有孚发若”，孚，诚信也。发，揭起也。若，语助调。六五居尊位，故称君。六二虽然遇到了六五这个昏主，但如果“有孚”，把自己的诚意表现出来，人为之感动，那么还能得到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六二之志在“明而动”，假如能诚实信守中道不变，再逐渐以诚信感动六五，当其允许则动，不允许动则坚决不动。

（三）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九三，是指丰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丰其沛，日中见沬。”沛，一作旆。旆，《说文》：“继旆之旗也，沛然而垂。”谓帛续旆末如燕尾曰旆。王弼：“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盛光被遮，喻黑暗也。沬，惠栋：“沬者，斗杓后小星。小星见则日全蚀矣。”九三应上六，一刚一柔，一强一弱，力量很不均衡，最后必以解体而告终。因九三虽居离体得位，但已过中，为日中已稍过午，太阳被遮，大白天就看到沬，天空有如夜幕低垂。是即喻九三过中，明而转暗，愈动则愈不明矣。

“折其右肱，无咎。”刘百闵：“三四五中爻为兑，兑为缺折。九三艮为手，亦即肱。《易》例：右阳左阴，故为右肱。黑暗之极，以

致折其右肱。”《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九三本具刚明之才，本是有为的，但明而欲动，动而过中，明动不能相资，故“不可做大事也”。“折其右肱”，金景芳：九三应上六，“上六这一爻是昏的，右肱是有为的，折掉右肱，不能有为了，这样就可无咎”。折其右肱，故“终不可用也”。折臂慎守，则不致咎害。

### 三、丰卦的外卦——震

(一)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过其夷主，吉。

九四，是指丰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丰其蔀，日中见斗”两句，与六二同。徐志锐：“按《象传》的解释意义则不同。丰卦卦义为明动相资以守中，不明而动或动而不明均有盲目性，盲目就不能守中而保丰。因此，下卦离体为能明，三个爻位均以能否得上卦震体之助来决定可动不可动。反之，上卦震体为能动，三个爻位均以能否得下卦离体之助来决定其动是明智之举还是盲目行动。根据这一相互关系，此爻的‘丰其蔀，日中见斗’，并不是说它自身有明而不能发挥明的作用，而是说它自身本来就‘不明’。《象传》说‘‘丰其蔀’，位不当也。’指明九四之所以不明，是因它居上卦的震体主爻，不在离明之位，因而它能动不能明。《象》下句‘‘日中见斗’，幽不明也’直接点出了它是不明的。正因为它能动而不能明，就需要得下体的离明之助，于是接着又说：‘‘遇其夷主’，‘吉’行也。’朱熹：‘夷，等夷也。’孔颖达：‘据初适四，则四为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则初为主，故曰‘遇其夷主’也。’等夷即均衡，与匹敌相同。初九与九四相遇双方力量均衡而合乎中，明动相资是明以动而不过中，故言‘往有尚’。九四与初九相遇双方力量也等夷均衡而合乎中，明动相资是动以明而不过中，故言‘‘吉’行也’。这两爻都没有盲目性，可以‘勿忧



宜日中”。

(二)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六五，是指丰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来章，有庆誉，吉。”章，明也。下卦离，离为明。来，《易》例：上行称往，下行称来。六五与六二为敌应。项安世：“六二以五为蓍，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为章，在下而明也。”因震体三爻能动而无明，六五向六二求明，故“来章”。六五下来求明，六二上往求动，两爻一往一来，互补不足，故明动相资而不过中，以保其丰。《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六五不明本无吉可庆，因得六二之助得吉而有庆。

(三)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上六，是指丰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窥，侧头向门中观看也。阒，《说文》无此字，孔疏作静解。虞翻：“阒，空也。”徐芹庭：“阒者，寂静也。”覿，音狄，《说文》：“见也。”上六应九三，两爻一柔一刚一弱一强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就不能守中以保其丰。徐志锐：“上六居一卦之上的震体之极，震极则不能不动，而与九三不平衡则又得不到下体离明之助，所以上六不明而动，盲目而行，居丰而好大，愈好大愈不丰。”《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徐志锐：“盖房子是为了保护自己，但上六好大而盲目行动，把房子盖得非常大几乎顶破天了，屋大招风，结果一场大风把房盖刮得满天飞，自己失去了安身之所。”按：“蔀其家”见六二“丰其蔀”，蔀，孟本亦作菩；菩，草也。其屋覆草而非瓦，故能风吹也。《象》所指陈“丰其屋”，旨在说明上六过中而盲动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又爻辞：“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徐志锐：“上六把其家的门

窗都遮蔽得严严的，一点光线也进不去，往里窥视什么也看不清，如空无一人，以至三年都没有看到里边有什么动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上六自己把自己晦藏起来了。”龚焕：“丰其蔀蔽，皆六五上六二阴所为。二丰其蔀，以五为应也。三丰其沛，以上为应也。四丰其蔀，以承五也。然五虽柔暗，以其得中，故有来章之吉。上居丰极，始则蔽人之明，终以自蔽。”程颐：“至于三岁之久而不知变，其凶宜矣。”

#### 四、总论

丰卦以“大”为义。徐志锐：“在六十四卦中，丰卦是较为难解的一卦，文字也较长，然而此卦在《周易大传》的哲学体系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它借用爻辞所言的日蚀之象，集中论证了如何保持折中、平衡。因此，在《易》例上也独具一格，不取比，只取应，而在取应上又以刚应刚与柔应柔互相匹敌对待为能平衡，刚柔相应则为一强一弱不平衡。进而又强调，为了保持这种平衡守住中，就必须有聪明才智，并运用聪明才智去指导行动，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这才能切守中道保持住对立面的平衡，从而达到丰大有如日之中。通于此道而又能推而行之者，非大智大勇的圣贤则不能。”实则，此即“执两用中”中道哲学之精髓。而就《易》卦言，其六十四卦，皆以阐明“中道”为主旨，故非此卦而已也。

《周易折中》引熊良辅：“丰六爻以不应为善。初四皆阳，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二五皆阴，二曰有孚发若，吉；五曰来章有庆誉，吉。三与上为正应，三不免于折肱，而上则甚凶。当丰大之时，以同德相辅为善，不取阴阳之应也。”六爻逻辑关系，初九与四两刚其用相资，其应则相成，故虽均是阳刚，相从相得而无咎。正也。六二遇到六五昏主，因受猜疑，故明而不能动，只宜信守中道不动，并以诚启发昏主心志，允其动再动，始吉。反也。九三应

上六，三本有用之才，但上六昏而掩遮其光明，乃折臂慎重，则不致受害，故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处丰道之由正、反而合也。九四与初九两刚相遇，双方力量均衡而合乎中，明动相资，吉。正也。六五不明无可庆，因得六二之助，明动相资而不过中，得吉而有庆。反也。上六应九三，一柔一刚，失其平衡，上六其居丰极，始则蔽人，终以自蔽故盲动而致凶。反也。此外卦三爻处丰由正、反而反也。内卦三爻均以是否得外卦三爻之助以决定可动可不动；外卦三爻均以是否得内卦三爻之助以决定其动是否明智。内外卦为对，此所以外卦次内卦而起也。

## 第二十六节 旅卦

### 一、旅卦的意义

旅卦䷷的“旅”，《说文》：“军之五百人为旅。”假借为庐。庐，寄也。《诗经·大雅·公刘》：“于时处处，于时庐旅。”谓于是为之居处，于是寄其宾旅也。王弼：“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故旅之义为行旅。

旅卦次丰卦而起。《序卦传》：“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下艮上离，《象》曰：“山上有火，旅。”艮为山，离为火，山上有火。高亨：“火寄托于山上之草木以存在，似旅客寄托于他乡以生活，山非火常在之处也。是以卦名曰旅。”旅为羁旅之人，是“失其居”者。胡朴安：“‘穷大者必失其居’者，穷，极也。穷大，即丰上六‘丰其屋’也。失其居，即窥其户，阒无人也。故受之以旅者，失其居旅于外也。”“丰其屋”与“失其居”为对立，此旅卦所以次丰卦而起也。

旅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 (一) 旅，小亨。

旅卦卦辞：“旅，小亨。旅贞吉。”旅，为羁旅，亦行旅或寄旅，言其羁旅于外，行旅而非常居，寄旅而非以自宅为居也。旅卦与丰卦为对。傅隶朴：“丰是富足的饱和。不论物理或人事，饱和的状态是无法永远维持的。”物极必反。“旅卦是丰卦的倒体。丰的上六，便是旅六。丰的上六是富有天下，旅的初六是国破家亡，穷无立足。因无家国可以安身，便只有到处流浪，寄人篱下以求活命。故王弼注：‘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杂卦传》：“丰，多亲也。亲寡旅也。”《序卦传》：“丰，大也。”丰为日当中午光照天下最盛大。王侯居尊位可以假借日居中午之象垂临万民，因居尊位官大势大，亲朋故友就多。旅卦为羁旅在外之人，《序卦传》：“旅而无所容。”故言“寡亲”。何楷：“‘亲寡旅’当作‘旅寡亲’，于韵亦协。”处旅之时，生活艰苦不安，又少亲朋故友之温慰与协助，势涣情疏，动而或失，则困辱随之，其最善者宜求小亨以安其身，余则无论矣。然人穷志短，辄易萌巧取豪夺之心以济燃眉。须知事有小大，事小亦能得正，更不可以其亨之小而失贞。朱熹：“能守其旅之贞则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须臾离也。”故处旅，唯能守正，方能得吉，得亨。

### (二) 旅，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究竟要怎样才能做到“小亨，旅贞吉”？先是：“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旅卦六五在外卦而居中，故“柔得中”，而且“柔得中乎外”。徐志锐：“旅居在外又必须行柔顺之道，行刚强则无处容身，但柔顺又要适中，如果过于柔顺就容易失掉人格的独立性而成了取媚于人。”因此，柔顺适中，这就是处旅的正道，故言“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如主爻六五“柔得中乎外”，即象征居于外之人有柔顺

中正之德；六五又处在九四、上九两个刚爻之间。程颐：“丽乎上下之刚，顺乎刚也。……旅困之时，非阳刚中正有助于下，不能致大亨也。”其次，“旅卦下艮上离，艮，止也，离，明也，是‘止而丽乎明’。这又象征旅居于外之人能止其所当止，又能依附于有大明之德的人”。项安世：“知止则自处者正，丽乎明则所依者正，旅必如是而后得吉”。“是以‘小亨，旅则吉’也”。最后说：“旅之时义大矣哉。”《周易折中》引钱一本：“难处者，旅之时；难尽者，旅之义。或以旅兴，或以旅丧，所关甚大。”历史上有人以旅而兴，如晋文公在外流亡十多年而终于回国做了诸侯；也有人因旅而丧。羁旅之士只是怀念过去的享乐，徒有沮丧，如李后主“此中惟日夕以泪洗面”即是；有的媚主争宠，乱人国政，如伯嚭在吴的作为便是；有的阴谋篡窃，夺人之国，如田常之弑齐简公即是。此皆不安于旅，不知其所当止之变态，其丧也宜。因此，旅的时义是很大的。

（三）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旅卦离上艮下，离为火，艮为山，故“山上有火”。孔颖达：“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势不久留，故为旅象。又上下二体，艮止离明。故君子象此明察慎用刑，而不得留狱讼。”用刑断案贵乎明，明则往往不慎重，唯有既明又慎重才可用刑断案，该判决就判决，不使诉讼者久留狱中。朱熹：“慎刑如山，不留如火。”胡朴安：“‘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者，君子对于羁旅之人若有刑事，必明慎以用之，不留狱也。”此谓羁旅者固应以“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之德与所寄住之主人相处，以求“小亨”，而主人对羁旅之人，其变态而妄行者可用刑，但用刑亦应以“艮止离明”之德以相待也。

而将立此而人将夫易容然柔下长果成，中旅要又旅柔国  
代平中得柔”言焉，彭玉前旅少最旅立，中旅刚柔，旅因“人干刚  
刚柔皆人主代干国旅旅旅，”代平中得柔”言六爻主旅。“旅平刚而

## 二、旅卦的内卦——艮

(一)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初六，是指旅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琐琐，《尔雅·释训》：“小也。”金景芳：“卑琐也。”斯，《说文》：“析也。”《尔雅·释言》：“离也。”析之则离，故亦训离。注家多释为贱。王应麟：“旅初六‘斯其所取灾’，王辅嗣注云：‘为斯贱之役。’唐郭京谓斯合作厮。愚按《后汉·左雄传》‘职斯禄簿’，注云：‘斯，贱也。’不必改斯字。”王弼亦作贱解，程颐不同意。舍此歧见，故仍训离为宜。处旅之道，贵乎柔顺中正而顺乎刚，既不自卑，也不自亢。旅卦下艮，艮为小石，亦为琐琐。《大戴礼记·哀公问》：“孔子曰：动行不知所务，立止不知所定，日选于物，不知所贵，从物而流，不知所归。”其旅琐琐之谓乎。初六以柔居下，不当位，离其所居，陷入困旅之境，身穷志短，行为卑微，且斤斤计较一些琐碎细小之事而无远大抱负，故言“旅琐琐”。由于琐琐其行，使人生厌，从而招来许多忌恨而自取其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初六虽上有正应，然无所益于困厄，因九四乃处离体，其性炎上，而不就下。故虽旅困，亦难致小亨。

(二)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六二，是指旅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即，就也。次，舍也。下卦艮，艮为舍。怀，藏之于怀也。怀其资，本或作怀其资斧。资，《说文》：“货也，从贝。”亦财货也。童，《说文》：“男有鬐曰奴。奴曰童，女曰妾。”童仆，谓奴仆也。下卦艮，艮为童仆。六二柔中得正，上承九三，下比初六，处旅而能得旅之正道，故柔顺而众与之，中正则处无不当，次舍乃旅之所安，财货乃旅之所资，童仆乃旅之

所赖。此为旅之最善者也。“得童仆，贞”，胡炳文：“旅中不能无赖乎童仆之用，亦多不免乎童仆之欺，惟得其贞信者，则无欺而有赖。”故《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三)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三，是指旅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注家对爻辞断句有一歧见，即“丧其童仆贞，厉”抑“丧其童仆，贞厉”？程颐以为是“童仆贞”连读，朱熹认为贞连下句为义。金景芳同意程颐意见，因六二《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此可为证。旅之上卦为离，离为火，故曰焚。三四五中爻为兑，兑为缺折，故为丧。处旅之道，以柔中为宜。九三以刚居阳位，质刚而用刚，刚暴而不谦恭，岂能为人所容。因此，“旅焚其次”，焚其次，是说尽丧其所有。当旅之时，所住房舍被烧，童仆的贞信也丧失了，既不能安其所居，又失其所赖。“厉”，这是很危险的。《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也。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下为何？黄淳耀：“下即童仆，‘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也。”你视童仆如旅人，童仆对你当然亦无所信任矣。丧其所赖，乃理之必然。

### 三、旅卦的外卦——离

(一) 九四：旅其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九四，是指旅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旅其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处，《说文》：“止也。”《广雅·释诂》：“厖也”。厖通作居。因“居”有“止”义，即“长居”或“定居”也。“处”与“次”不同，“处”为长居，“次”为暂居。资斧，资，查慎行《周易玩辞集解》引《汉书·叙传》“资”作“齐”，应劭注：“齐，利也。”资斧就是利斧。《经典释文》亦谓“《子夏传》及众家并作齐斧。”“旅其处”，旅，王弼：“旅者，物失

其所居之时也。物失所居，咸愿以附。”此谓羁旅之人失其定居之所，故愿暂住旅馆或寄人篱下，乃出其所愿也。今“旅其处”，即谓羁旅之人安身之所非暂居之“次”，而为长居之“处”。“得其资斧”，李鼎祚：“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为山，山非平坦之地也。四体兑巽，巽为木，兑为金，木贯于金，即资斧斫除荆棘之象者也。”意谓“旅其处”，其“处”乃在高山荆棘丛生之地，还得使用利斧去披荆斩棘，力加开拓。王弼：“客子所处不得其次，而得其资斧之地，故其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未得位也”，即谓九四以羁旅之身，“所‘处’不得其‘次’”，所“处”非其应“处”之位也。得其资斧，经营非所愿居之地，故其心未快。《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答范宣子词：“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此即“得其资斧，其心不快”之谓也。

(二)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六五，是指旅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上卦离，离为雉，离亦为矢。三四五中爻为兑，兑为缺折，故曰亡。一矢亡，谓折一矢即射中雉，言其易也。“终以誉命”，以，犹“有”也；古音有读若以。誉，令闻广誉也。命，《广雅》：“名也。”誉命犹荣名也。程颐：“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则失位，故不取君义。”六五以柔居阳而又得上体之中，同时处上卦离体之中而依附两刚，为“柔得乎外而顺乎刚”。朱熹：“雉，文明之物，离之象也。六五柔顺文明，又得中道，为离之主，故得此爻者，为射雉之象。虽不无亡矢之费，而所丧不多，终有誉命也。”《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胡瑗：“六五，所谓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者也。柔顺中正之德，为上九所信，尊显



之命及之也。”《周易折中》按语：“六五有位而上九无位，不必以六五为上九所尊显也。盖居高位便是上逮尔。此爻虽不以君位言，而亦主于大夫士之载贲而获乎名位者。故曰上逮，言其地望已高也。”此说甚宜。

（三）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上九，是指旅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鸟焚其巢。”旅卦上卦离，离为鸟，又为火，故为焚。上九以刚居一卦之上，为以高傲而居于主人之上的羁旅之人，终为人所不容，犹如鸟巢于高木，又处离火之上，故“鸟焚其巢”，而鸟无安身之所矣。

“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刘百闵：“三四五中爻为兑，兑为说，故为笑。二三四中爻为巽，巽为号，故为号咷。当旅之时，以旅人而居上，故先笑也；居上而危，故后号咷也。‘丧牛于易’，此继大壮六五‘丧羊于易’之后，又用殷先王亥之故事。亥曾客于有易之国，从事牧畜牛羊，终为有易之君所杀，而丧其牛羊也。旅人，即谓王亥也。亥客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曰‘旅人先笑后号咷’也。大壮六五云：‘丧羊于易，无悔。’此则云：‘丧牛于易，凶。’盖丧羊于前，而丧牛于后。丧羊，仅丧羊而已，故曰无悔；丧牛，则亥且有易之君所杀，故曰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王念孙：“闻犹问也。谓相恤问也。”徐志锐：“此句是说，以旅居之人而高傲居于主人之上，其无处安身是必然的，丧失了柔顺之道去处旅，终于再没有人去过问了。”

#### 四、总论

旅卦卦义为行旅。徐志锐：“旅卦论述处旅之事，旅居在外孤身寡亲，需要投靠他人，志卑则遭辱，高傲则难以容身，唯以柔顺中

正而守信才能得人心，受信任，以摆脱穷困之境。”《周易折中》引范仲淹：“内止而不动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适旅，故得小贞而贞吉。夫旅人之志，卑而自辱，高则见疾，能执其中，可谓智矣。故初琐琐，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高而见疾者也。二怀资而五誉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是言“执中”之为贵也。

旅卦内外六爻逻辑关系，初六柔弱志卑，是遭受屈辱的处旅之人，性炎上而不就下，难致小亨。正也。六二柔中，是能随遇而安的处旅之人，得童仆贞信，终无尤。反也。九三质刚而用刚，是被主人所驱逐的处旅之人，丧其童仆的贞信，失所依靠，厉。反也。此内卦三爻处旅由正、反而反也。九四质刚而用柔，是很不得志的处旅之人，居其非所应居之地，其心不快。正也。六五刚柔适中，是获得爵禄官位，穷困而致通的处旅之人。反也。上九用刚而丧其柔，是无人过问穷苦潦倒的处旅之人；其高傲而失中，无所安身之处，是必然的。反也。此外卦三爻处旅之由正、反而反也。六三与上九皆以处旅失中，故皆反也。

## 第二十七节 巽卦

### 一、巽卦的意义

巽卦䷸的“巽”，《说文》：“具也，从儿𠂔声。”读逊。假借为𠂔，即今逊字。其本义为具，其引申义为顺。《礼记·祭统》：“备者，顺之名也。”备即具也；具即百善之名。故巽有顺从义。《说卦传》：“巽，入也。”故又有入义；入即申命行事。

巽卦继旅卦而起。《序卦传》：“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崔憬：“旅寄于外，而无所容，则必以入矣。故曰：旅无所容，受之以巽。”巽为风，巽又为入，风无孔而不入。巽䷸，两

巽相重，是风与风相随，《象》曰：“随风，巽。”巽卦继旅，旅为失其所居的宾客羁旅在外无容身之处，故言“旅而无所容”。巽则为风行而入。程颐：“苟能巽顺，虽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如此则可找到栖身之所，即“得其居”。“失其居”与“得其居”为对立，此巽卦所以次旅卦而起也。

巽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巽，小亨。卦辞：“巽，小亨。”

旅，巽皆言“小亨”，但其义不同。旅，乃羁旅在外之人，穷无立足，无亲无依而势涣情疏，故最善者在求小亨以安其身，余无论矣。而巽则不然。《说卦传》：“巽为风。”风行无孔不入，风吹拂足以使万物舒展。巽象风，其义为顺、为入，凡物沿顺，则能入，故顺、入并可训巽。若施之于人事，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尚氏学》：“初、四皆承阳，故曰‘巽’。巽，顺也。顺阳，故‘小亨’。小，指阴柔弱小者，又指行事小心谦顺。其不同于旅卦之以求安身为‘小亨’者在此。

（二）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之所以小亨而利有攸往，而利见大人。更明确的解释，就是“重巽以申命”。孔子学《易》，极重人事，他把巽为风，风吹万物，无所不入的自然现象归结到社会政治上来，说巽卦有申命的意思。徐志锐：“就风而言，能通行于天下无孔不入又无物不被吹拂，风的这一特点则代表着上天的号令。在地上，只有君主发号施令能与天相比，命令之所出，万民皆得顺从，因此巽又为命令。巽卦卦体上下两巽相重，故称‘重巽’。重巽不是两次下达命令，而是说命令发布后使万民能人人知晓顺从，又反复进行丁宁，故言‘申命’。”程

颐：“申，重复也。丁宁之谓也。”俞琰：“巽之取象，在天为风，在人君为命。风者，天之号令，其人物也无不至。命者，人君之号令，其人人也，亦无不至。”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得中而且正，有德有位有权，其命令能通行天下，故“志行”。“柔皆顺乎刚”。指主爻初六与六四，皆在两刚之下，柔居刚下，象征在下者对阳刚命令之所及皆能顺从。李舜臣：“利见大人者，盖指二、五以阳刚之爻处中正之位，而初、四二阴出而顺从之，乃所以为利也。”

（三）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巽卦卦体上下相重，如风之人物，无所不至，无所不顺。君子学此卦，要“申命行事”。丘富国：“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践其言于申命之后。”俞琰：“既告诫之，又丁宁之，使人听信其说，然后见之行事，亦如风之迅速也。大抵命令之出，务在必行。”是谓下以“顺”承上，上以“顺”治下，两者相辅相承，遂见其义。故《象》曰：“重巽以申命。”

## 二、巽卦的内卦——巽

（一）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初六，是指巽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进退，利武人之贞。”巽卦卦义为“申命行事”，上命下行，六爻皆依爻位而论如何行事与顺从。初六，以柔居刚，失位，处卦之最下，地位卑微，上有申命，或进或退，或行或止，优柔寡断。俞琰：“巽，申命行事之卦也。令出则务在必行，岂宜或进或退？初六卑巽而不中，柔懦而不武，故或进或退而不能自决也。若以武人处之，则贞固足以干事矣，故曰‘利武人之贞’。”《象》曰：“‘进

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治与疑二字相对。疑，两可不决，立意不定。何楷：“初六志言疑，乱也。”即思想混乱；治，志定不乱，或进或退，无有疑虑。所以无有疑虑，如风虽多变，但变而不失时，如“鸡时至而鸣”，时至鸣，时不至则止。鸣止、进退、治乱有一定规律可循，依规律而勇决之，此即“武人之贞”。朱熹：“若以武人之贞处之，有以济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二)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六四爻主巽。九二，是指巽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史，《说文》：“记事者也。”黄帝之世，始立史官。巫，《说文》：“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史巫，程颐：“通诚意于神明者也。”刘百闵：“古史、巫之职不分。”纷，盛多也。若，语助词。巽卦初六象床足；九二居中，象下床；九三在上，象上床。九二以阳居阴而在下，乃过于恭谦者也。不卧上床而卧下，故言“巽在床下”。恭顺是美德，但过于恭顺则为谄媚而可耻，故有咎。但九二下据初六，刚而得中，“用史巫纷若”，即用过谦的礼仪祭神，与神沟通，求神降福，此乃内心贞诚的表现，则虽过谦，亦无咎而有吉，如商汤把自己当作牺牲，祷于桑林以祈雨，卑以事神，是正当的，其能解旱，故曰：“吉无咎。”程颐：“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是过于巽，过所安矣。人之过于卑巽，非恐惧则谄说，皆非正也。二实刚中，虽巽体而居柔，为过于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过，虽非正礼，可以远耻辱、绝怨咎，亦吉道也。”《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中则无过刚之弊，于巽顺之时而循中道以行，当吉而无咎也。

(三) 九三：频巽，吝。

九三，是指巽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九三：“频巽，吝。”频，古颦字。频巽，赵汝棣：“频巽者，既巽，复巽，犹频复也。”九三以刚居刚，过刚不中。九二是上令下达，即坚

决巽顺服从；九三则屡屡顺从又屡屡不顺从，反反复复，故称“频巽”。阳刚之性不巽顺，但居于巽顺之时又不得不巽顺，勉强为之，又难坚持，朝三暮四，变化无常，《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苏浚：“巽而频焉，则振作之气不足，其志亦穷而无所复之矣。”终鄙吝而已。

### 三、巽卦的外卦——巽

(一)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六四，是指巽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悔亡，田获三品。”田，田猎也。三品，毛奇龄：“三品，上杀中心，次杀中髀髀，下杀中腹。”以田猎作比，在田猎时按射中野兽部位划分三个等级。射中心脏第一等级，其猎物可做成肉干供祭祀用。射中髀髀的为第二等级，其猎物可供侍宾客。射中下腹的为第三等级，其猎物可供自己享用。另据《穀梁传·桓公四年》，三品指乾豆、宾客、充君之庖。六四以柔与初六无应，乘承皆刚，处巽而不巽顺，本应有悔。但以阴居阴，得位，复上比九五，顺从九五之命以行事，“田获三品”，则又无悔矣。程颐：“四之地本有悔。以处之至善，故悔亡而复有功。”沈该：“田获三品，令行之效也。田，除害也。获，得禽也。行君之命而致之民，将以兴利除害也。害去利获，令行而功著，是以田获三品也。”故《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二)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九五，是指巽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贞吉，悔亡。”巽为巽顺，六爻皆以顺从为得卦义。九五刚居阳位，似不巽顺，但得位得中则得正。王申子：“五居巽之时，以刚处刚疑不能巽而有悔者，然居中得正故‘吉’，故‘悔亡’，且‘无不利’。中正一立而百顺随之矣。”“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

日，吉。”程颐：“甲者，事之端也（按：先甲，始也）。庚者，变更之始也（按：后甲，始也）。十干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故谓之庚。事之改更，当原始要终，如先甲后甲之义。”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胡炳文：“蛊者，事之坏。先甲后甲者，飭之使复兴起。巽者，事之权。先庚后庚者，行之使适变通。”按：庚，即下令变法。下令前宣导三日，使民知新法，是曰“先庚三日”，下令三日后，始惩罚犯新令者，是曰“后庚三日”。张清子：“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谓之‘终则有始’。庚者，十干之过中，事之当更者也，故谓之‘无初有终’。况巽九五乃蛊六五之变，以造事言之，故取诸甲。以更事言之，故取诸庚。《易》于甲庚曰先后三日者，盖圣人谨其始终之意也。”“无初有终”，谓有时在初始虽不好，但最后得“善终”。《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九五以阳居阳，居中得正，又是巽卦之主，故得吉。

（三）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上九，是指巽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巽在床下。”上九爻辞与九二同。巽䷸象床，九二以阳刚而居阴柔之位，即过谦而睡下床，故谓“巽在床下”。上九亦以阳刚而居阴柔之位，但上九为一卦之极，物极必反，卦穷则变，上本在上床，因变，倒过来便在床之下了。徐志锐：上九“居于一卦的穷极之地高高在上”，一变“就跪在地下不敢起来”。程颐：“床，人之所安，巽在床下，是过于巽，过所安矣。人之过于卑巽，非恐惧则谄说。”上九跪在地下不敢起来，即过谦而惧也，故亦如九二“巽在床下”。

“丧其资斧，贞凶。”上九何以“巽在床下”？因“丧其资斧”。《周易折中》按语：“资斧，古本作齐斧为是。盖因承旅卦同音而误也。《说卦》‘齐乎巽’。齐斧者，所以齐物之斧。”按：齐斧，另见《汉书·王莽传》所引爻辞。王弼：“处巽之极，极巽过甚，故曰巽在床下也。斧所以断者也，过巽失正，丧所以断，故曰丧其资斧。”

九二“巽在床下”，所以“吉无咎”，得中也。上九“巽在床下”，所以“贞凶”，过中不正，丧所以断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金景芳：“巽在床下，巽过了，达到穷极的程度。巽本是好事，但巽过了头，便变成坏事，办事失去决断，是上九这一爻的正道，所以越是守正越不好，越凶。”蔡渊：“‘正乎’，问之辞也。‘凶’，答辞也。”此句犹如说，上九的这种表现是正确的吗？用“凶”字作回答，完全加以否定。

#### 四、总论

巽卦卦辞为“申命行事”，即君王发布命令，臣民皆顺从。傅隶朴：“本卦以两巽相重，是上顺下，下顺上。象征着政府出令，能下顺民心；下民行事，能顺从上令。”上下合二而一，则“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顺乎刚，是以小亨”矣。六爻逻辑关系，初六象床足，卑巽而不中，上有申命，优柔寡断而不能自决，补以“武人之贞”则治矣。正也。九二象下床，过于卑巽，虽非正，但无过中之弊，上令下达，坚决服从，故吉而无咎。反也。九三象上床，刚而不中，当上令下达，屡屡服从，又屡屡不服从，终鄙吝而已。反也。此内卦三爻处巽由正、反而反也。六四乘承皆刚，处巽而不巽顺，有悔；但上比九五顺从行事而有功，故悔亡。正也。九五以阳居阳，居中得正，又是巽之主，为申命者，故得吉。反也。上九因变而“巽在床下”，巽是好事，巽过了头便变成坏事，故凶。反也。此外卦三爻处巽由正、反而反也。通观六爻，刚有不顺之嫌，柔有过顺之弊，唯刚柔适中为合卦义。



## 第二十八节 兑卦

## 一、兑卦的意义

兑卦☱的“兑”，《说文》：“说也。”兑、说声相近，故兑之义为说。胡朴安：“兑，说也。《言部》：说，释也。兑，解释之而心悦也。解释以言谓之说，解释于心谓之悦。”故兑，欣悦也。

兑卦次巽卦而起。《序卦传》：“巽者，入也。入而后悦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杂卦传》：“兑见而巽伏也。”见，同现，即显现于外。伏，隐伏，即隐藏于内。此皆就卦画的柔爻而言。兑☱，柔爻居上现于外，所以兑为悦。巽☴，柔爻伏于内。《说卦传》：“巽，入也。”是知，内与外，人与悦为对立，此兑所以次巽而起也。

兑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兑，亨，利贞。

卦辞：“兑，亨，利贞。”

“兑，说也。”朱熹：“盖说有亨道，而其妄说不可以不戒。”即言如妄说则无亨道矣。兑之所以有亨道，《说卦传》：“兑为口。”兑为泽。高亨：“泽之在地如口之在身，泽吞吐河流如口吞吐饮食。”故兑为口。兑又“为口舌”，“为巫”。姚配中：“《说文》云：‘巫，祝也。’在男曰覡，女曰巫。”兑为少女，又为口，女以口舌与神通，所以兑又为巫。口舌固不仅与神通而已也。凡集体中，我与你两对立面的相感相通，就靠出自口舌的语言。《系辞传》：“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虞翻：“臭，气也。兰，香草。”此言君子行事之道，或闭口不语，或开口发言，都要以与人同心为贵。二人能同心，其力量可斩钉截铁，彼此谈话气味相投，悲也能转为喜，可见相感之深。故：“兑，

说也。”“兑为羊”，羊性顺从为人喜欢。“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兑卦方位在正西，于时为正秋。此时此地，万物皆成熟而喜悦。但，喜悦的反面为毁折。《说卦传》：“兑为毁折，为附决。”姚配中：“折，断也。附，丽也。”孔颖达：“兑，西方之卦，取秋物成熟。槁秆之属则毁折也，果蓏之属则附决也。”正秋万物成熟，槁秆断毁，依附于枝茎上的果实也随之而脱落，故兑又为毁折与附决。何以兑为毁折？《系辞传》：“中心疑者，其辞枝。”枝，歧也。说话模棱两可，支支吾吾不敢肯定。“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诬善之人无事实根据，故其辞游移不定。“失其守者，其辞屈”。失其操守的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只能随声附和，其辞屈服于别人。此皆“妄说”，故使对立双方难借语言为媒介，相感相通而同心喜悦。“兑，亨，利贞”。贞，正也。利贞，利正也。程颐：“为说之道，利于贞正。”反之，妄说则不利于贞正，“妄说则无亨道矣”。

### （二）说，刚中而柔外，利贞。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兑卦上下二体皆以刚爻居中位，故称“刚中”。六三为柔爻居下卦的上位，上六为柔爻居上兑的上位，柔爻在外，故称“柔外”。兑卦论述如何处兑说，凡刚爻为刚直守正，凡柔爻为邪妄不守正；刚与柔为对立。但重卦之兑由两兑相叠而成。从卦象言，兑为泽，上下两泽相丽相连，交相浸润，互为滋益，是刚柔交感，乃合二而一矣。程颐：“阳刚居中，中心诚实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为说而能贞也。”徐芹庭：“中刚介而外柔悦，恐其不正，故必正而后利也。悦得其正，是以揆之天理而顺，即之人心而安。”顺天天必佑之，应人人必助之，“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天佑人助之下，事

无不成，是为说。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当人民生活艰困时，国君能先使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快乐，然后派劳役给人民做，人民为报君上的德泽，必能不辞劳苦去服役；当人民家逢大难，国君能先赈济其大难，使人民家庭美满，然后派人民当兵御敌，人民为报君上的覆庇，必能冒险犯难，万死不辞。吕祖谦：“当适意时而说与处平安时而说，皆未足为难。惟当劳苦患难而说，始见真说。圣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劳苦而不辞，赴患难而不畏也。”故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徐芹庭：“夫好逸恶死，本人情之常，今忘去劳死者，以悦也。知圣人劳我正以逸我，死我正以生我也。是以悦而自劝也。夫劝民与民自劝，相去远矣。是以圣人大之，此正之所以利也。”故曰：“说之大，民劝矣哉。”意谓人之自说以说人，重在自省、自励与自强以激发其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乃说之正道也。

平 頤（三）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兑卦卦体上兑下兑，兑为泽，泽不能相重，称“丽泽”为两泽互相联结又互相依附。王弼：“丽犹连也。”朱熹：“两泽相丽，互相滋益。”君子观两泽相连互相滋益之象则“朋友讲习”。孔颖达：“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俞琰：“讲者，讲其所未明，讲多则理明矣。习者，习其所未熟，习久则践履熟矣。此朋友讲习，所以为有滋益而如雨泽之相丽也。”亦气味相投，同心而说也。兑有说义，但正必有反之义俱在，兑之反义为毁折。君子观“丽泽，兑”之象，而取“朋友讲习之义”者，亦舍毁折而以说为贵，即“兑，亨，利贞”之谓也。

## 二、兑卦的内卦——兑☱

(一) 初九：和兑，吉。

初九，是指兑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和兑，吉。”徐志锐：“喜悦虽然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必须守正，所以《彖传》强调‘说以利贞’。六爻论述如何处兑悦，凡刚爻为刚直守正，凡柔爻则为邪妄不守正。初九以刚爻居阳位，所应所比皆刚爻，与柔爻不发生来往，故称‘和兑’。和即和而不流之和。所谓和兑，是说初九处在喜悦之时能与大家一起欢喜，但绝不欢喜若狂与那些邪媚放荡的不正当欢喜同流合污，所以得‘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蔡渊：“初未牵于阴，所行未有疑惑。”程颐：“初虽阳爻，居说体而在最下，无所系应，是能卑下和顺以为说，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为说而无所偏私，说之正也。阳刚则不卑，居下则能巽，处说则能和，无应则不偏，处说如是，所以吉也。”

(二) 九二：孚兑，吉，悔亡。

九二，是指兑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孚兑，吉，悔亡。”九二以刚居阴得中，为刚中柔外。程颐：“二承比阴柔，阴柔，小人也，说之则当有悔。二刚中之德，孚信内充，虽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说而不失刚中，故吉而悔亡。”是谓九二刚中柔外，外为和悦，不伤于人；内存刚正，无损于己；外以辅内，内以辅外，内外两得，故悔亡也。《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程颐：“心之所存为志。二刚实居中，孚信存于中也。志存诚信，岂至说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三) 六三：来兑，凶。

六三，是指兑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来兑，凶。”来兑，邱富国：“三以柔居刚，动而来阳之悦，故

曰来兑。上以柔居柔，静而诱阳之悦，故曰引兑，来兑之恶易见。”李光地：“来兑者，物感我而来。”张履祥：“以己来物曰来。”即“来兑”有招徕诱惑之意。徐志锐：“处于喜悦之时，六三为柔爻，内心无实德而表面却装着一副媚态笑脸，专门诱惑别人来喜欢自己，其道不正可知，故言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李鼎祚：“以阴居阳，谄邪求说。”

### 三、兑卦的外卦——兑☱

(一)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九四，是指兑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商，商量也。介，同界，如界石，引申有坚定不移义。疾，《周易折中》按语：“《易》中‘疾’字皆与‘喜’对。故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又曰‘损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则疾者谓疾病也。喜者谓病去也。”九四爻位上承九五，下比六三，九五刚中守正，六三邪媚不正，而九四又以刚爻居阴位，刚爻能守正，位阴则不坚定，因而动摇于三、五之间，虽商度权衡，仍不知所从。然质本阳刚，最后终介然守正，从九五而不从六三，病除则有喜矣。《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郭雍：“当兑之时，处上下之际，不妄从说，知所择者也。介然自守，故能全兑说之喜。喜非独一身而已，终亦有及物之庆也。”九四与六三划清界限，不仅对自己有好处，对整个刚爻亦有好处，为可庆幸之事。

(二) 九五：孚于剥，有厉。

九五，是指兑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孚于剥，有厉。”兑为缺折，故为剥。《剥·彖传》：“剥，剥也；柔变刚也。”程颐：“剥者，消阳之名。”“孚于剥”一句为警戒语。徐志锐：“九五阳刚中正，于喜悦之时能坚守正道，只因上六居

其上，而上六也是阴邪不正之人，因此警戒说，切不可信任和亲近上六这个阴邪不正之人，如果亲近它就会消磨你的意志，改变你的性质，最终将被腐蚀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位正当”三字，正是用剥卦的卦理说明九五处于阴剥阳之位。因为，从阴消阳的卦变说，阳消至四位而称观䷓，阳消至五位而称剥䷖，九五被阴柔腐蚀掉了。“有厉”，杨简：“九五亲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故曰‘孚于剥’。剥之为卦，小人剥君子，又剥丧其国家，故谓小人为剥。信小人，危厉之道也。”不过，九五处阴消阳之位，固“有厉”，但因九五阳刚中正，能守正道，对上六之邪媚不加理睬，危厉之象尚未发生，故爻辞言“孚于剥，有厉”。而非“孚其剥，厉”。“厉”之上多一“有”字，其意义则大不同矣。

### （三）上六：引兑。

上六，是指兑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引兑。”三四五中爻为巽，巽为绳，故为引。李光地：“引兑者，物引我而去也。”刘牧：“执德不固，见诱则从，故称引兑。”上六与六三不同。毛璞：“所以为兑者，三与上也。三为内卦，故曰来；上为外卦，故为引。”邱富国：“三以柔居刚，动而求阳之悦，故曰来悦，来悦是公开的，易为人察觉，所以它（六三）本身是凶的。上六以柔居柔，静而诱阳之悦，故曰引兑，引兑是隐蔽的，不易被察觉，所以比爻（九五）应当提防它。”徐志锐：“六三是招来别人喜欢自己，上六逢人就被吸引而去，但因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其作用也不相同。六三处于上兑下兑之间，它还能下诱惑九二上诱惑九四，而上六居一卦之外孤独在上没有诱惑的对象，九五刚中又得‘孚于剥’之诫对它不理睬，这就使上六更加孤立。”故《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未光即言其诱人喜悦的伎俩无法发扬而光大之，故不言凶。

《文粹》：“上六引兑，未光也。”《文粹》：“上六引兑，未光也。”

#### 四、总论

兑卦卦义为喜悦。人与人、人为对立，对立双方借语言为媒介，相感相通而同心喜悦则合二而一而亨矣，故兑卦是讲合的原因与作用。张善文：“‘欣悦’是人情常有的事态：轻歌悦耳，美景悦目，无不如是。但‘兑’卦所明‘欣悦’之道，则强调以‘刚中柔外’为悦，即刚为柔本，悦不失正。卦辞既称物情欣悦可致亨通，又云欣悦应当守持正固，正是揭明此旨。”蒋梯生：“当说之时，刚则有节，柔则无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刚阳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阴柔而致凶。”

兑卦内外六爻逻辑关系，初九以阳居阳而处最下，无所系应，是能卑下和顺以为说，故吉。正也。九二以刚居阴得中，外为和悦，内存刚正，内外两得，故悔亡而吉。反也。六三柔爻，内心无实德而表面装作媚态欢喜，其道不正，故凶。反也。此内卦处说由正、反而反也。九四当兑之时，处上下之际，不妄从说，介然守正，能全兑说之喜，故有庆。正也。九五处阴消阳之位，邻近邪媚之上六，亲则有厉。好在九五刚中守正，不加理睬，故能防制危厉。反也。上六执德不固，见诱则从，好在位处孤立，诱人伎俩无法光大，故不言凶。合也。此外卦三爻处说由正、反而合也。徐志锐：“喜悦虽是好事，但容易被坏人利用去干坏事，对于当权者尤应引以为戒。程颐：‘虽舜之圣，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此意可谓深刻。”

### 第二十九节 涣卦

#### 一、涣卦的意义

涣卦䷺的“涣”，《说文》：“流散也。”涣之义为流散。《释文》：

“涣，散也。”《序卦传》：“涣者，离也。”故涣义为离散，亦涣散也。

王 涣卦继兑卦而起。《序卦传》：“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兑者，说也。说，即以言语沟通双方而喜悦，而聚，即合二而一。有聚合就有离散，故言“说而后散之”。继巽兑之后为涣，涣为离散。焦循注：“入则聚，聚而又散。”涣䷺，下坎上巽，坎为水，巽为风。《象》曰：“风行水上，涣。”高亨注：“风行水上，推波鼓浪，则水流更为汹涌奔荡。”水为液体是胶着在一起的，大风卷起浪花犹如将水吹散。聚与散为对立，此涣卦所以次兑卦而起也。

涣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涣，亨。

而 涣卦卦义为涣散，徐志锐：“其象如江河之水冬季结成冰，春季融化经大风的吹动之后冰块舒展散开又重新成为水。就水来说，凝成冰就成了不动的死水，是穷困而不通，冰涣散而成水又重新流动，则是由不通而致通，故言‘涣，亨’。”不过，水离开冰而再成为水，这个“离”字不能解释为生离死别，不再相合。因“离散”即“涣散”，如前言，涣，涣同义，《论语》：“焕乎其有文章”，这个“文章”的另一新义，实即为“聚”为“合”。《象传》：“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享于帝，即郊天、祭天也。立庙，立宗庙也。涣下卦坎，坎为水；上卦巽，巽为风；风行水上为涣，为水流散之象，水散犹民散，先王享帝立庙，所以聚民为一也。吴澄：“天大无涯而神气无不在，涣散也。享于帝者，合其散于一坛。立庙者，合其散于一室。”《京氏易传》：“水上见风，涣然而合，则涣又训为合。”涣之训合，犹乱之训治。乱而治之，涣则合之。聚而散，再合二而一，此其义为散而后聚之由来也。涣为聚，萃为聚，涣萃两卦皆言享帝立庙。萃言其聚，涣言其散而聚之，故皆以享帝立庙



取象，而言其阴阳互变之理也。

(二) 涣，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

《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处涣而能亨，其例有三：

(1) “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朱熹：“以卦变释卦辞。”涣䷺由否䷋之卦变而来。程颐：“涣之成涣，由九(四)来居二，六上居四。”王弼：“二以刚来居内而不穷于险。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是以亨也。”“上同”是同九五。此皆言卦变。虞翻：“否四之二，成坎巽，天地交故亨也。”按：否卦䷋，四爻与二爻相易，则成涣䷺，上巽下坎。否上乾下坤，二之四，四之二，成涣，故天地交，故亨。也就是说，因否之九四来居于否六二之位，使坤变为坎而成水；而坤卦的六二上往居否九四之位，使乾变为巽而成风，风行水上，是即由冰而散，由水而“涣乎其有文章”矣。故“散而聚之”，即亨矣。

(2) “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徐志锐：“涣卦卦义为涣散，就卦象的冰融化为水说，这种涣散有穷困而致通之理。如果就政治形势说，人心涣散则为穷困，唯有团聚在一起才能得亨通，因此，‘王假有庙’一句又强调散而能致力于聚。假字，与萃卦的‘王假有庙’之假，均解作至。有字作语助词。‘王假有庙’，即王至宗庙祭祀。古代王者祭宗庙，既表示王者与先祖相团聚，同时又能聚合人心，使参加者相亲相爱团结在王者的周围，故言‘王乃在中也’”。张栻：“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庙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谓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此所以由聚合、涣散再合二而一也。

(3)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徐志锐：“涣卦卦体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是木舟行于水上之象。在水凝结成冰的时候不能

行舟，唯冰融化而为水，木舟才能发挥其功用，故言‘乘木有功’。”《周易折中》按语：“‘乘木有功’，谓木在水上，便含济险有具之意。”《系辞传》下：“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谓其能以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而涉大川也。水聚为冰，冰散为水为险，木行水上而涉大川则无险矣，是又合二而一也。

(三) 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程颐：“风行水上，有涣散之象。先王观是象，救天下之涣散，至于享帝立庙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庙。祭祀之报，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庙，人心之所归也。系人心，合离散之道，无大于此。”

## 二、涣卦的内卦——坎☵

(一) 初六：用拯马壮，吉。初六，是指涣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用拯马壮，吉。”拯，子夏、马本作拊，后汉《孔彪碑》：“拊马鬣害。”可证俗本作拯者非。拊，上举也。拊马，犹云升马；用拊马壮，谓升马而壮，顾盼自雄也。涣卦以散而后聚为义。涣为涣散，人心涣散必有危难，故必积聚人心始能拯难。初六以阴居阳，失位，居人心涣散之始，拯难较易。下卦坎，坎于马为美脊，上承九二，故有用拊马壮之象。程颐：“马谓二也。二有刚中之才，初阴柔顺，两皆无应。无应则亲比相求。初之柔顺，而托于刚中之才以拯其涣，如得壮马以致远，必有济矣。故吉也。”《象》曰：“‘初六’之‘吉’，顺也。”程颐：“涣极于始，为力则易，时之顺也。”

(二)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九二，是指涣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涣奔其机，悔亡。”奔，二三四中爻为震，震为足，为奔，急

往也。机，何楷：“机即几也。《说文》：‘踞几也。’象形。古人坐于地，几，坐所凭也。”沈竹初：“上巽，巽为木，又为工，木加人工。互震，震为足。今变坤，坤地也。木之器用有足置地上，机之象。”涣卦至第二爻，人心涣散的形势已经形成，九二处中而居坎体，上无应，下乘初六，今陷险坎之中，见涣不可济，便去危就安，与初六亲比。程颐：“故二目初为机，初谓二为马。二急就于初以为安，则能忘其悔矣。”盖初六在下，势同于几，既投奔之以凭几而坐，则可安处危难矣。郭雍：“九二之刚，自外来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义，故有‘奔其机’之象。唯得中就安，故《彖传》所以言‘不穷’也。”不穷，“刚来而不穷”也。《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得取危就安之愿，故不受牵累。

(三) 六三：涣其躬，无悔。

六三，是指涣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涣其躬，无悔。”躬，身也。《仪礼》：“己躬命之。”注：“犹亲也。”涣卦至第三爻，人心涣散的形势已更为严重。六三以柔居阳，失位不中，不顾主客观形势的具体条件，即躬亲济涣，本有过悔，然与上九相应，相应则得助，故《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外指居于外卦的上九。有上九相助，故两志相合，聚而不散。尚秉和：“阴阳遇为类，类则聚，聚则和合而吉。”

### 三、涣卦的外卦——巽

(一)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是指涣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涣其群，元吉。”群，《辞海》：“禽兽相聚也。”“群”与“类”不同。类，《尔雅·释诂》：“勤施无私曰类。”“类，种类也。”《系辞传》：“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俞樾：“方之言四方也，物之言万物也。”尚秉和：四方之人“阴阳遇为类，类则聚，

聚则和合而吉”。禽兽之聚为群，虽聚但属偶然，旋即由分而离。尚秉和：“分则类离，离则凶矣。”涣卦发展到第四爻，已脱离坎体而入巽体，由类而聚，出险而用顺，其论聚散之范围亦大矣。徐志锐：“六四以柔居阴得位又近比于九五，为柔正之臣亲比于刚中之君，是君臣合力以济涣，所以《彖传》言‘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即上同于九五拯救涣散，故言‘涣其群’。”苏轼：“夫群者，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唯无一毫之私则光明正大自能群矣，故曰‘光大也’。”六四以聚合人心匡正天下为己任，不树朋党之私。盖“朋党之私”，其聚犹禽兽之“群”也。“涣其群”，即散其“私党”之心而类聚也，亦使其“群”转化为“类”也。

“涣有丘，匪夷所思。”有，犹“于”也。丘，三四五中爻为艮，艮为山，故为丘。夷，平常也。匪夷所思，非常人之见所能思及也。当涣之时，六四以亲比九五刚中之君，合力“涣其群”，即涣其“私党”以聚群，此“涣其群”，即“涣有丘”之象矣。丘为山，刘百闵：“禹会八百诸侯于涂山，即‘涣有丘’之谓也。其光大非寻常思虑之所能想及，故‘匪夷所思’。”按：“涣有丘”，涣，散也。丘何以训聚。《周易折中》按语：“孔安国《书序》云：‘丘，聚也’，则丘字即训聚。‘涣有丘，匪夷所思’，语气盖云，常人徒知散之为散，不知散之为聚也。散中有聚，岂常人思虑之所及乎！”涣是散，但散中还有聚的意思，这是哲学的深思，常人想不到的。此一解释，即聚必有散，散必有聚，此“天道”也。

(二)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九五，是指涣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汗，人体虚弱，或患结核及热病者，多于睡梦中出汗，是谓盗汗。汗在人体内是病，故受寒者常用发汗药治疗，涣汗即发汗。大号，王者所施之政令也。俞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难而使之愈者，号令也。”王居，

金景芳：“指人君。” 涣上卦为巽，巽为号。九五居巽体，得位得中，乃天下之中心。徐志锐：“王者以天下为一身，天下人心涣散如王者身患疾病，经过六四的聚合人心，王者身出大汗疾病已去。天下人心涣散王者号令不灵，经过六四的聚合人心则天下归一，王者的号令可以通行。如此则九五的君王便居于正位而得安，太平无事了，故言‘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九五以刚爻居阳位是居君主的至尊中正之位。当天下涣散之时，君主虽居正位也等于无位，唯天下人心归一而后居正位而无咎。

(三)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是指涣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血，《说卦传》：“坎‘为血卦，为赤’。”孔颖达：“人之有血犹地之有水也。”血为赤色，故坎又为血卦，为赤。逖，远也。徐志锐：“涣卦的下卦坎体三爻皆为处于涣散的危难之中，上卦的巽体三爻皆为济患以出险，而上体三爻唯上九与坎体的六三有应，有应则为有重新陷入涣散的可能。故言‘涣其血’。”“涣其血。”王申子：“以诸爻文法律之，‘涣其血’，句也。涣其所伤而免于难。”“去逖出。”钱一本：“去不复来，逖不复近，出不复入。其于坎血，远而又远。”血为坎，即远离坎体九三之应以出险而免于难也。《象》曰：“‘涣其血’，远害也。”六三因应上九而得“无悔”，上九因应六三有害，远之而“无咎”。就因六三是处在险中，而上九是处于险外，各自的时位有所不同。项安世：“散其汗以去滞郁，散其血以远伤害。”把九五、上九两爻主旨讲得很清楚。

#### 四、总论

涣卦次兑卦而起，兑卦为聚，为合二而一；涣卦为散，为一分为二。涣卦应以论一分为二为主题，但《易》作者就涣有散与聚二

义，故不论一分为二，而论散而后聚，即合二而一矣。其偏重合二而一，扬弃一分为二之用心，于此可见。其所以有此用心，因视涣之离散为坎险，故六爻皆以言如何散而能聚，以救险脱险为主旨。《周易折中》按语：“萃以聚为义，故至卦终而犹赍咨涕洟以求萃者，天命之正，人心之安也。涣以离为义，故至卦终而遂远害，离去以避咎者，亦乐天之智，安土之仁也。古之君子，不洁身以乱伦，亦不濡首以蹈祸，各惟其时而已矣。”

涣上下卦六爻逻辑关系，因卦义取散而能致聚为论旨，故初六当人心涣散之始，因上承九二，升马以求急济，故吉。正也。九二当人心涣散形势已成，“奔其机”以转危为安，得所愿。反也。六三当人心涣散形势严重，舍身济涣终能与上九相合。合也。此内卦三爻以处涣散危难之中，力图济患出险之由正、反而合也。六四以亲比九五刚中之君，涣其“私党”以合力聚群而济险，元吉。正也。九五以王者号令通行，四海人心聚合，居君王至尊之位而无咎。反也。上九应六三，有重新隐入涣散险难可能，远之而出险，无咎。合也。此外卦三爻济患以出险之由正、反而合也。内卦三爻皆为处于涣散危难之中，外卦三爻皆为济患以出险，外与内为对，此所以外次内而起也。张善文：由涣卦六爻爻义，“可见，本卦所明处‘涣’之道，是立足于散而不乱、散而能聚的基点上；从哲学意义看，即是展示事物‘散’、‘聚’既对立又统一的特定规律。马振彪谓：‘涣者其形迹，不涣者其精神’（《周易学说》），实为本卦义理的内蕴所在”。

## 第三十节 节卦

## 一、节卦的意义

节卦䷻的“节”，《说文》：“竹约也。”段玉裁注：“约，缠束也。”竹约如缠束之状，即为节。《杂卦传》：“节，止也。”朱熹：“节，有限而止也。”故节，节制也。

节卦次涣卦而起。《序卦传》：“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崔憬：“离散之道，不可终行，当宜节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涣以离散为义，节以节止为义。涣，涣散也，如人心涣散，在国家，人心涣散不可“终行”，“终行”至极必国破家亡，故必“受之以节”，即止其散乱而“缠束之”，以凝聚人心，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节与涣为对立，此所以节卦次涣卦而起也。

节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节，亨。苦节不可贞。

卦辞：“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卦卦义为节制。连斗山：“节者，制而不使其过之谓也。”俞琰：“节者，约也。有限而止之之谓，非但训止也。”王申子：“节者，约其过以归于中也。”可知，节为节制约束。所谓节制约束，并不是阻止事物的发展，而是约束事物的发展不能超过中界线。因为当事物的发展超过了中界线，就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只要事物渐进的发展，合乎中道，就能保持亨通。孔颖达：“制事有节，其道乃亨。节须得中，为节过苦，伤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故曰苦节不可贞也。”程颐：“节贵适中，过则苦矣。节至于苦，岂能常也，不可固守以为常，不可贞也。”做事要有节度，有节度方可亨

通。节，也就是适中，恰到好处，不过分，过分就走向自身的反面，形成突变，亨节乃变成苦节了。苦节不可长久，亦即不可贞。查慎行：“圣人欲维其道于不穷，故节之义不取苦而取甘，不于贞而于亨。贞字作久字解。”

(二) 节，中正以通。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法，不伤财，不害民。”

究竟要怎样才能做到“节，亨”？

“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傅隶朴：节卦“上坎为阳刚，下兑为阴柔，刚柔分明，而九五以刚柔居上卦之中，九二以刚爻居下卦之中，上下两卦都是刚得中”。刚柔分明，是言“节亨”与“苦节”要加以区分。“刚得中”是言节制正当，中即正。节制正当，即该节制即节制，不该节制即不节制。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程颐：“其道已穷极矣。”黄淳耀：“合于中，即甘即亨。失其中，即苦即穷。苦与甘反，穷与亨反。”查慎行：“节贵乎中，过中则苦，节不可贞，不可贞便穷。”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徐志锐：“节卦卦体下兑上坎，兑，说（悦）也。坎，险也。为喜悦以行险。就人情事理说，行险事人心并不喜悦，如果做到行险事而人心喜悦，那必然是虽险而并不感到险。这是一种比拟句，实质是说，节制中并不是容易的事，当然要冒风险，因为掌握不准就要成为‘苦节’，但是通晓此理也并不难，有如喜悦以行险。所谓喜悦以行险，具体说，就是‘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即是在事物发展过程的适当位置上去进行节制，这个适当的位置就是中正之位，也就是中界线，只要控制住中界线那就不是‘苦节’，而是‘通’。”《周易折中》按语：“说以行



险，先儒说义未明。盖节有阻塞难行之象，所谓险也。而其所以亨者，则以其有安适之善，而无拘迫之苦，所谓说也。当位以位言，中正以德言。当位则有节天下之权，中正则能通天下之志。此三句，当依孔氏为总申彖辞之义。说则不苦，而通则不穷矣。盖上文既以全卦之善言之，此又专主九五及卦德以申之，正与渐卦同例。”此皆指出，要“说以行险”，则必“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天地自然也是有节制的。天以时令为节。徐志锐：“一年三百六十天分为十二月，十二月又划分为四季，其运行无毫厘之差，始终是恰到好处而无过越，所以年复一年地运行，永无止息，这不是有所节制吗？”人类社会的政治也有节，制定制度加以节制，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此之谓节亨。傅隶朴：“法制的对象是人，正如河川的对象是水，水性向下，决河也必须向下，若反其方向开河，水就流不出去了。人性有欲，顺人欲而立法，人民就乐从了。”反之，必压制人民，法令亦难行。《淮南子·泰族训》：“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故有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悬）而不用。”节而顺性，此王者“用之有道，役而有时”之至也。

（三）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卦卦体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是泽上有水。泽是储水

的，泽所储水有其限度，水在泽中，无满盈之患，是为适度；如水在泽上，则已超过储水限度，必然盈满横溢，需要进行节制。以泽节水，故称“节”。君子观此象“以制数度，议德行”。程颐：“泽之容水有限，过则盈溢，是有节，故为节也。君子观节之象以制立数度。凡物之大小、轻重、高下、文质，皆有数度，所以为节也。数，多寡；度，法制。‘议德行’者，存诸中为德，发于外为行。人之德行，当义则中节。议，谓数度求中节也。”即数度其无过不及而求归于中也。孔颖达：“数度谓尊卑礼命之多少，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君子象节以制其礼数等差，皆使有度，议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总结其义，傅隶朴：即谓君子“必须以泽为法，订立制度，不使人民逾越了制度，形成政荒民散之局。数是表官等的。《周礼·大宗伯》：‘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制数度便是订立等级。德行是指官人的才德的，何毅庵《说易》谓：“德行如忠靖廉清贞亮高介，其下皆着得一节字。”议是评判，凡用人当先评断其才德的高下，如是否有忠节靖节廉节清节等。“用人以度，则官无僭越；用人以德，则官无滥竽”。僭越，滥竽皆苦节也。

## 二、节卦的内卦——兑三

(一)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初九，是指节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节卦取象以泽节水为义，坎下兑三爻专论通与塞，上坎三爻专论流与止。徐志锐：“初爻在兑体最下为泽底，以刚爻居此位则象泽底是封闭的，唯有泽底封闭才能蓄水，故言‘不出户庭’。”王申子：“阳刚在下，居得其正，当节之初，知其时未可行，故谨言慎行，至于不出户外之庭，是知节而能止者，故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人不出门户庭院以止于

家，即比喻泽底封闭水不能流出而蓄止于泽内。“知通塞”。吴曰慎：“节兼通塞言，犹艮之兼行止言也。初九不出户庭，知塞也，而兼言知通者，见其非一于止者也。”所谓“非一于止”，即可塞可通，非只止于塞之一端而已。但塞通决之于是否“居得其正”，得其正则知通塞之宜。初九以刚居阳，处得其正，故知当塞则塞，当通则通。因初九居泽底，客观形势只能塞不能通，为舍塞而求通，则显已背离以泽节水之义，而有失其正矣，故虽塞亦正，无咎。

(二) 九二：不出门庭，凶。

九二，是指节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不出门庭，凶。”初爻为泽底，二爻为泽中。经过初九的塞泽底，至九二则水已上涨到泽的中间。以言泽水本性，泽者止，水者行。因节虽以止为义，然必可以通行而不穷，乃为节之亨也。在此时，水至泽中，当有蓄泄之道，不可闭塞而不出，塞而不出，则将溢矣。可是，九二是刚爻，刚则阻塞，故言“不出门庭，凶”。此与初九同，亦以人不出门庭止于家内，以喻水被阻止于泽中而不能流通。何以初九“无咎”九二则“凶”？苏轼：“水之始至，泽当塞而不当通。既至，当通而不当塞。故初九以‘不出户庭’为‘无咎’，言当塞也。九二以‘不出门庭’为‘凶’，言当通也。至是而不通，则失时而至于极矣。”郭雍：“初为不当有事之地，而二以刚中居有为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户庭为知塞，而二以不出门庭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则有失时之凶矣。”所谓“失时”，即九二居刚中之位而不中。故《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失时极，即走向极端。据上述，可知：泽性为塞，初九而知塞，故无咎。水性为通，九二失时不中，至泽之中知水当通而不通，故凶。

(三)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六三，是指节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不节若，则嗟若。”若，犹“焉”也；语末助词。徐志锐：“六三为泽上，以柔爻居此位则不能节，又因九二当泄而阻塞造成了水性上涨于泽面之上，必然从兑泽的六三柔画的开口之处倾泻而下，有溃决之象，故有‘“不节”之“嗟”’。兑泽的作用是节制水，而六三未能发挥其作用出现了溃决横溢，自己叹嗟，感到很遗憾。”李彦章：“临之六三，失临之道而既忧之，节之六三失节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补过为善者也。”郑汝谐：“进乘二阳，处泽之溢，过乎中而不节者三也。知其不节而能伤嗟以自悔，其谁咎之哉。下体之极，极则当变，故发此义。”《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即谓过失在九二而不在九三，故无人对其苛责。

### 三、节卦的外卦——坎☵

(一) 六四：安节，亨。

六四，是指节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安节，亨。”六四爻位已入上体，其以柔居阴位又在坎体最下，其象为泽底之水。俞琰：“六三失位而处兑泽之极，是乃溢而不节；六四当位而顺承九五之君，故为安节。”《周易折中》按语：“六四以柔正承五，故曰安节。安与勉对，盖凡其制节谨度皆循乎成法而安行，非勉强以为节者也。”《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程颐：“四能安节之义非一，象独举其重者。上承九五刚中正之道以为节，足以亨矣。”故为节亨。

(二)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九五，是指节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甘节，吉。往有尚。”甘与苦对。尚，助也。九五在坎体的中位，正是处于泽水将满而未满，因为在这个水位上，上有源，下能泄，既无横溢之灾，又无干涸之患。程颐：“九五刚中正，居尊位为节之主，所谓‘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则安，行天下则

说，从节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则有可嘉尚者也。”赵汝楳：“咸苦酸辛，味之偏。甘，味之中也。甘受和，和者，节位之偏而适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节之吉也。”故《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三)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上六，是指节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苦节，贞凶，悔亡。”上六为泽上之水，处节道穷，结果泽上之水冲破了兑泽缺口，倾泻而下。故“上六居节之极，节之苦者也。”朱熹：“既处过极，故虽得正，而不免于凶。”“贞凶，悔亡。”程颐：“固守则凶，悔则凶亡。悔，损过从中之谓也。节之悔亡，与他卦之悔亡，辞同而义异。”胡炳文：“五位中，故为甘。上位极，故为苦。《彖》曰节亨，五以之。曰苦节不可贞，上以之。”贞，固守也。《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节制适中得当则亨通，节制不适中则必穷困不通。

#### 四、总论

节卦以“约其过以归于中”为卦义。徐志锐：“《周易大传》通过丰卦论证了对立面保持平衡，又通过节卦论证了节制中（按：即约其过以归于中），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将对立面的发展节制和约束在中界线上而不趋向两极，从而以保持平衡、稳定，这也就是所谓的执中。执中是《周易大传》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周易大传》通过对六十四卦的卦爻解释，充分论述了阴阳刚柔的对立面转化，至丰卦提出了对立面保持平衡的命题，至第六十卦的节，提出了节制中，接着于六十一卦的中孚，提出了信守中，第六十二卦的小过，又提出了过中之后要矫枉而归于中。从这里就不难看到，六十四卦愈接近终了愈强调中。”《周易折中》按语：“下卦为泽为止，故初、二皆曰不出，三则泽之止而溢也。上卦为水为流，故四曰安而五曰

甘。上则水之流而竭也。通塞甘苦，皆从泽水取义。”六爻逻辑关系。内卦三爻专论通与塞，初九居封闭之泽底，水之始至，当塞而当通，故不出户庭，是知节而能止者，无咎。正也。九二泽水已上涨泽中，当通以泄水，当通而不通，故凶。反也。六三已水涨泽上，溃决横溢，知其不节而嗟叹，无咎。合也。此内卦三爻处节之由正、反而合也。外卦三爻专论甘与苦。六四以柔正承五，其制节谨度皆顺循成法而行，是以亨。正也。九五处于泽水将满而未满，既无横溢之灾，又无干涸之患，节之甘美者。反也。上六为泽上之水，泽溃倾泻而下，上过中则为节之苦，故凶。反也。此外卦三爻处节之由正、反而反也。陆振奇：“观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节道矣。”适当的“节制”，往往是一项处事的重要因素。故《礼记》谓：“礼不逾节。”《论语》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 第三十一节 中孚卦

#### 一、中孚卦的意义

中孚䷼卦的“中孚”，孚，《说文》：“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孚以信为义。《杂卦传》：“中孚，信也。”中是内诚，孚是外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内诚而末有不外信者也。故中孚为“信”义。

中孚卦次节卦而起。《序卦传》：“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何谓“节而信之”？韩康伯：“孚，信也。既已有节，则宜信以守之。”俞琰：“节者，制之于外。孚者，信之于中（按：内也）。得其道而能守之以信，则可以信乎人。”崔憬：“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则人信之。故言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也。”此皆以节与

中孚两卦为外与内对立，对立统一之，则信合内外而一也。何楷：“节者，为之节制，使不得过越也。数度既立，可以与民共信守之矣，然是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苟无中孚以立其先而欲民信之，吾节不可得矣。继节以中孚，所以明中孚为节之本也。”此又以本末源流关系说明中孚与节两卦内在联系。而“节”制于外，“中孚”信于内，内外对立，此中孚所以次节而起也。

中孚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中孚，豚鱼吉。

卦辞：“中孚，豚鱼吉。”

中孚以诚信为卦义。《杂卦传》：“中孚，信也。”中孚卦何以不直接以信为名而言“中孚”？前已指出中孚二字，中是内诚，孚是外信。即因内心对于外界事物建立了信的概念，由这内在的概念外化为行动，才能得到外界的认识，而知其为信。《彖传》：“‘豚鱼吉’，信及豚鱼也。”豚鱼，何楷注：“俗称江豚，泽将有风浮出水面。有南风则口向南，有北风则口向北。舟人称为风信。”又注：“信及豚鱼者，犹言信如豚鱼，非谓信及乎豚鱼也。物有至信如天，况乎人乎。”此言豚之信为其自生，非外界所加予也。豚鱼犹如此守信，人岂能守信竟不如豚？人苟能守信如豚则吉。

（二）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卦䷼六三、六四为柔爻，在全卦之内，故曰：“柔在内。”九二、九五是两个刚爻各居上下体之中位，故曰：“刚得中。”中孚下兑上巽，兑为喜悦，巽为顺入，中道有得于心则喜悦，喜悦又因中道顺乎事物的情理而

可信，故言“说而巽”。朱熹：“孚，信也。为卦二阴在内，四阳在外，而二、五之阳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为中虚；以二体言之，为中实。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说以应上，上巽以顺下，亦为孚义。”王宗传：“以成卦观之，在二体则为中实，在全体则为中虚。盖中不虚则有所累，有所累害于信者也。中不实则无所主，无所主则又失其信矣，故曰中孚。”“中孚”言“柔在内而刚得中”，即“中道”也。因“中道”而孚信于民，民受感动，整个邦国都为诚信所融洽，故曰：“孚，乃化邦也。”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卦爻的形状，外实内虚，有木舟之象。巽为木，兑为泽，巽在兑上，有木舟行于泽水，而有历险之象。历险遇难，最需具有信心，如守信如豚，则虽乘中虚之舟而有虚惊，但能信其有险必克，中实有主，无所牵累，则“利涉大川”矣。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徐志锐：“天道的‘四时’运行，无毫厘差错，就因为它既中且正。中孚信守中正之道，也就是利于守正，这与天道的‘四时’运行既中且正，是相应相和的。”程颐：“天之道，孚贞而已。”朱熹：“信而正，则应乎天矣。”

(三) 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徐志锐：“中孚卦体上兑下巽，兑为泽，巽为风，是泽上有风。风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但行于水上却能推波助澜，虚中又有实。泽水是实的，能看得见摸得到，但波澜掀起又出现许多旋涡和空隙（陷阱），是实中又有虚。”虚与实对，但虚而实，实而虚，对立中又有联系。即虚实相感，虚而无所果，实而有所主，合虚实而为一，则中矣。亦如风吹泽面，不是虚实过中，不是惊涛骇浪，旋涡起伏，而是柔风拂面，微波荡漾，如舞者之赴节，无不凑拍，一感一受，纯出自然，这是大自然的中孚之象。君子观此象，则“议狱缓死”。



徐志锐：“议狱是对上诉而未作出判决的案件进行审议，追究虚中有无实。缓死为作出判决的案件，凡作出判决均得其实情，现在缓期执行，是追究一下实中是否还有虚。经过虚中求实，实中求虚，最后达到虚实相符无过与不及，这也就合于中，中则人人皆信服。”此为效法大自然“泽上有风”中孚之象也。杨万里：“风无形而能鼓幽潜，诚无象而能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杀。议狱者，求其入中之出；缓死者，求其死中之生也。”项安世：“狱之将决则议之，其既决则又缓之，然后尽于人心，王听之，司寇听之，三公听之。”此即议狱。这在《礼记·王制》中有记载。项氏又说：“旬而职听，二旬而职听，三月而上之，缓死也（这是根据《周礼》）。故狱成而孚，输而孚。在我者尽，故在人者无憾也。”这是说，办案要有议狱缓死的步骤，以求慎重。

## 二、中孚卦的内卦——兑☱

（一）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初九，是指中孚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虞吉，有它不燕。”虞，刘百闵：“虞本作娱；虞、娱古通用。下卦兑，兑为说，故为娱，为虞。”程颐：“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后从也。”荀爽：“虞，安也。”注家多以释安为宜。他，刘百闵：“他，古作它；它，重文作蛇；古人称异外之患曰它。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上卦巽，巽为虵。虵，蛇俗字。”燕，借为宴。《说文》：“宴，安也。”中孚卦以信守中道为义。徐志锐：“六爻以二五刚中为得中道，其他四爻以与二五亲比为能信服于中道之人。”项安世：“中孚六爻，皆不取外应，孚在其中，无待于外也。”《周易折中》按语：“此卦之义，主于中有实德，不愿乎外，故六爻无应者吉，有应者凶。”初九以刚爻居阳位而得正，荀爽：“初应于四，宜自安虞，无意于四，则吉。故曰虞吉也。有意于四则不安，故曰有

他不安也。”刘百闵：“六四上乘九五，于初为意外之患，故有‘有它不燕’之象。”故不安。《周易折中》按语：“初之虞吉者，谓其有以自守自安也。礼有虞祭，亦安之义也。虞则燕，不虞则不燕矣。”《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项安世：初九“苟变其志，动而求孚于四，则失其安也”。

(二)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九二，是指中孚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鸣，二三四中爻为震，震为响，为音，故为鸣。鹤，中孚卦大离象，离为鹤。子，三四五中爻为艮，艮为少男，故为子。和，震为应为交，故为和。阴，阴夜。《淮南子·说山训》：“鸡知将旦，鹤知夜半。”故“鹤鸣在阴”。九二以刚居中，处于卦内，又在三、四重阴之下，而履不失中。虽不求人知，但声名远播，为同类之所应。有如母鸡在山荫啼鸣，其子即在远处和应。又如我有好酒，别人也都愿意与我共享而一醉方休。故言“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李光地：“好爵，谓旨酒也。靡，谓醉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项安世：“‘中心愿’，甚言其孚。”《系辞传》：“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加乎民，行发乎尔，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三)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六三，是指中孚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朱熹：“敌，谓上九，信之穷者。六三阴柔不中正，以居说极而与之应，故不能自主。”人家鼓，他也鼓；人家罢，他也罢；人家泣，他也泣；人家歌，他也歌。刘牧：“人唯信不足，故言行之间，变动不常如此。”《周易折中》

按语：“诸爻独三、上有应，有应者动于外也，非中孚也。人心动于外，则忧乐皆系于物。鼓罢泣歌，喻其不能坦然自安，盖初九虞燕之反也。”《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俞琰：“六三居不当位，心无所主，故或鼓或罢而不定。若初九则不如是也。”

### 三、中孚卦的外卦——巽

(一)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六四，是指中孚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几，苟作既；几，既古通用。既望者，十五日以后也。马，二三四中爻为震，震有马象。匹，六四与初九为正应，故为匹敌。亡，下卦兑，兑为挫折，故为亡。朱熹：“六四居阴得正，位近于君，为月几望之象。马匹，谓初与己为匹，四乃绝之，而上以信于五，故为马匹亡之象。”《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程颐：“绝其类而上从五也。类谓应也。”《周易折中》按语：“三与四，皆卦所谓中虚者也。其居内以成中虚之象同，其得应而有匹敌者亦同。然三心系于敌，而四志绝乎匹者，三不正而四正也。又六四承九五者多吉，六三应上九者多凶。《易》例如此。”

(二)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九五，是指中孚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有孚挛如，无咎。”挛，《说文》：“系也。”古文恋作挛。挛，手指拘挛，伸张不开之象。挛如，李光地：“谓固结而不可解也。”九五刚健中正，中孚之实，而居尊位，为孚之主者。六四“绝类”而上，亲比九五；九五则“有孚挛如”，两爻一刚一柔，固结而不可解也。九五以刚居阳，六四柔居阴，皆得位。《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故无咎。程颐：“当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团结如拘挛然。”固非六四而已也。

(三)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上九，是指中孚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中孚卦六三爻辞：“翰音登于天，贞凶。”翰音，《礼记·曲礼》：“鸡曰翰音。”上卦巽，巽为鸡。翰音，朱震：“翰，羽翮也。鸡振其羽翮而后出于声，翰音也。”公鸡啼鸣先振动翅膀而后引颈高叫，其声称翰音。但鸡飞不高，翰音不能登于天。王弼：“翰，高飞也。飞音者，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居卦之上，处信之终，信终则衰，忠笃内丧，华美外扬，故曰翰音登于天也。”苏轼：“翰音，飞且鸣者也。处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飞而求显，鸣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阴而子和，九上飞鸣而登天，其道盖相反也。”上九以刚失位而不中，忠笃内丧，华美外扬，竟以自己的鸡鸣效法九二的鹤鸣，欺世盗名，虚张声势，以假乱真，焉得不凶。故《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 四、总论

中孚卦以信守中道为卦义。中是内诚，孚是外信，合内与外，即诚信也。项安世：“中孚六爻，皆不取外应，孚在其中，无待于外也。”诚信不但能感于人，且能感于豚鱼，感化万物。刘向：“人君苟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应而感移。尧、舜之诚感于万国，动于天地，故荒外从风，凤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鱼吉’，此之谓也。”

中孚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九以刚爻居阳得正而比九二，信守中道而“志未变”。正也。九二以刚居中而得中道，行发乎迩而见乎远，“中心愿”。反也。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上有应而动乎外，不能坦然自安，其背乎中道者，反也。此内卦三爻处中孚之道由正、反而反也。六四与初九为正应，乃绝之而上信于五。正也。九五刚健中正居尊位，以至诚感天下，团结如拘挛然。反也。上九以刚失位而不中，忠笃内丧，以鸡叫充鹤鸣，欺世盗名，以假乱真，凶。

反也。此外卦三爻处中孚之道由正、反而反也。六爻因以得中位正位为信中道，取亲比而不取外应，故无应者吉，有应则凶。徐志锐：“通观六爻则划分为三类，九二、九五，为得中道之人；初九、六四，为信守中道亲近得中道之人；六三、上九，为未得中道而失去操守之人。”

### 第三十二节 小过卦

#### 一、小过卦的意义

小过卦䷛的“过”，与“中”为对。过与不及之间有其常度，即为“中”。故小过，即小（稍）有过越，即稍稍过越了“中”，亦谓稍稍过越其“中”之常度也。

小过卦次中孚卦而起。《序卦传》：“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中孚卦为信守“中”道，中孚之后继之以小过。程颐：“过者，过其常也。若矫枉而过正，过所以就正也。”矫枉就是矫曲为正。中者正也。矫曲为正，也就是矫曲使之归于中。因此，小过就成为信守“中”而实践“中”的一种手段。中孚卦，信守“中”道，是信仰，是理念；小过卦，矫其稍有过越“中”道的偏差，使之归于“中”道，是行动。由中孚而小过，是由理念而外化为行动的过程，是联系；但理念与行动二者又对立。此小过卦所以次中孚卦而起也。

小过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小过，小者过而“亨”也。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

小过卦爻䷛为大过卦爻䷛之反。尚秉和：“过之为义，《彖传》即不明释，故迨无定解。……朱震谓大过四阳二阴，阳过阴，大者

过越也。小过四阴二阳，阴过阳，小者过越。”即谓小过卦六爻四柔对二刚，柔过而刚不过；阳大阴小，因柔过而称“小过”。再以数言，一卦之中三阳三阴为平衡为中，四阴则多一柔，已过其中，但仅过其一柔，故为小过也。故小过为“柔过中”。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徐志锐：“《周易大传》贵于守中，认为事物的发展一旦突破中界线，就要走向穷极而不通，而小过为过越中，《彖传》又为何言‘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要理解小过的所谓‘亨’，首先要将前两卦连串起加以认识。节卦为节制中，中孚为信守中，但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守中往往守不住，节制中而又经常被突破，因而过中又是必然的。当事物过中以后，只要过越得不严重而为稍稍过，还可以进行矫正而归于中，归于中就能保持亨通，小过的亨通之义就在这里。朱震对此有个恰当的解说：‘盖事有失之于偏，矫其失，必待小有所过，然后偏者反于中。谓之过者，比之常理则过也。过反于中，则其用不穷而“亨”矣，故曰“小有过者而亨也”。’此注解得最深刻。”

(二) 小过，柔得中，是以小事吉。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过以‘利贞’，与时行也。”徐志锐：“‘过以“利贞”’即言过中是用来使其有利于归至正中，所以这个过字，乃矫枉过正之过。‘与时行也’即言矫枉过正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必须根据具体的条件去施行。”龚焕：“随时之宜，施当其可，则过也，乃所以为中也。故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与时行而不失其贞，则过非过矣。”举例而言，人与人之间常因财产而发生争端，欲求合乎双方认同之中道方案以解决之。但甲方坚持在中道方案之外，必须附加

小过的条件，始能同意；否则，势必协调破裂，舍此另无其他方案可循。此时，乙方应否承诺附加条件？站在求亨的客观形势方面思虑，是即“有待小过而后能亨者”。乙方如自忍对方小过之伤而承认之，则双方冲突获得解决，故“小过”自有“亨义”矣。此则“过以‘利贞’”，小过乃是为了使其有利于得“中”，“与时行”而不失其贞，则过非过矣。而在乙方，承认甲方“小过”之条件，似为对方所加之伤害。但因委曲求全而得中，双方建立相对的平衡，虽非绝对之善，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以忍小过之伤而有利于得中，而免大害，亦云“亨”矣。是亦“小过，小者过而亨也”。《彖》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小过卦与大过卦为对立面。大过卦䷛为四阳居中，且上下两卦皆刚爻居中，而阳为大，阴为小，大者过越，故为大过。“刚过而中”适合大有作为，成就大过于常之功业。而小过卦适与相反，四柔在外且柔居尊位，二刚在内不中不正。虽在数乃柔过刚，但阳为大，阴为小，故为“小过”。因柔过刚而刚又不中不正，故“可小事，不可大事”。但，柔卦虽只“可小事”，而四柔之中二、五两爻均以柔居中，“是以‘小事吉’也”。

“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程颐认为“有飞鸟之象焉”一句不类彖体，系解者之辞，误入彖中。但有人认为小过以䷛卦画即取象于飞鸟，二阳为躯，四阴为翼，犹大过之以䷛卦画取象于栋桡。遗，送也。上卦震，震为音。鸟在空中飞翔，飞愈上，留下声音愈微，即离地愈远；飞愈下，留下声音愈清晰，即离地愈近。茹敦和：“下艮为反震，口向下若送音于人者，故飞鸟遗之音。”送音于人，音乃有应。徐志锐：“此是借事喻理，用来说明事物愈向上发展离中界线就愈远，反归于中愈困难，如果能反回来向下发展则容易接近中界线。从而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上行是背逆中道的，下降则能顺乎中道，因此得出结论说

‘上逆而下顺也’。”茹敦和：“上谓五，五失位而乘阳。下谓二，二当位而承阳。”故“不宜上，宜下，大吉”。

（三）小过，其过而反乎中则亨。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小过卦体下艮上震，艮为山，震为雷，是山上有雷。雷愈高则声愈响，今雷仅及于山顶，远不及天上，其声只稍过于平常，故为小过。君子观此象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徐志锐：“过恭、过哀、过俭，当然是越过了正常，但是，不过恭不足以证明行为谦逊；不过哀不足以证明孝子之情；不过俭不足以证明俭朴节用。”三者皆小过也。小过含有致通之道，与其骄也，宁过乎恭；与其伤也，宁过乎哀；与其奢也，宁过乎俭。小过而能反归于中，彰显中道，过则不为过矣。晁说之：“时有举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矫之以循墙。时有短丧之宰予，故高柴矫之以泣血。时有三归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矫之以敝裘。虽非中行，亦足以矫时厉俗。”

## 二、小过卦的内卦——艮

（一）初六：飞鸟以凶。

初六，是指小过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飞鸟以凶。”以，犹“有”也，“以”、“有”古通用。小过卦有飞鸟之象，飞鸟以“不宜上，宜下”为义。何以故？因鸟上飞则趋极端，上天既无可栖息，亦无可饮食；宜下，下则送音于人，与人为应，既有饮食，亦可止息。此即“上逆而下顺也”。下，为中道而非极端也。初六居艮体之下，以阴居阳失位。胡瑗：“小过之时，不宜上，位在下而志愈上，故获凶也。”项安世：“初上二爻，阴过而不得中，是以凶也。以卦象观之，二爻皆当鸟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当止而反飞，以飞致凶，故曰‘飞鸟以凶’。上六居震之极，



其飞已高，则丽于网罟，故曰‘飞鸟离之凶’。”初六居艮卦之始，艮，止也。当止而反飞，《象》曰：“‘鸟飞以凶’，不可如何也。”何楷：“‘以凶’者，自纳于凶也，孽由自作。可‘如何’哉。”孽由自作，虽小过，亦无可矫而正之矣。

(二)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是指小过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过其祖，遇其妣。”本卦凡以阳应阴者，皆曰弗过。以阴应阳者，皆曰过之。遇者非正应而卒然相逢也。金景芳：“九三是它的父亲，九四是它的祖父。‘六二过其祖，遇其妣’，过其祖，是过九四；遇其妣，是遇六五。六五是阴爻，相当于妣，妣是祖母。《尔雅》说：‘父为考，母为妣。’从古文字来看，母不称妣，妣是祖母，甲骨文中妣都是指祖母。《诗经》也把妣作祖母用。但是，后来有了变化，妣当母讲了。这里的妣，是指祖母，亦即六五。”六二越过九三、九四去与祖母相遇，注者或谓于礼失正。但多不以此说为然。因六二为“柔得中”之爻，“柔得中”者或过或不及皆适当其时其分。

“不及其君，遇其臣。”俞琰：“遇妣而过于祖，虽过之，君子不以为过也。遇臣则不可过于君，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彖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而六二柔顺中正，故其象如此，其占无咎。”《周易折中》按语：“此爻二、五皆柔，有妣妇之配，无君臣之交，故取遇妣不及其君为义。孙（按：指六二）行而附于祖（按指九四）列，疑其过矣。然礼所当然是适得其分也。无应于君者，不敢仰于君之象，然守柔居下，是臣节不失也。”王宗传：“六二或过或不及，皆适当其时与分，而不愆于中焉。此在过之道为无过也，故曰无咎。”愆，过也。

(三)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九三，是指小过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小过卦以小过而反乎中适乎中为义。九三以刚居阳，虽得位，但过刚而不中。“弗过防之”，朱熹：“小过之时，事每当过，然后得中。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所欲害者也（按：取阴过，阴长义），而自恃其刚，不肯过为之备。”备，防备也。按：即自信无虞而不察，故“弗过防之”也。“从，或戕之”。即谓不但不过防之，而且自恃其刚而从之，虽处刚弱逆境而不惧。项安世：“从犹从禽、从兽，谓追逐也。”即与虎谋皮也。戕，孔颖达：“《春秋传》曰：‘在内曰弑，在外曰戕。’然则戕者皆杀害之谓也。”程颐：“小过，阴过阳失位之时，三独居正，然在下无所能为，而为阴所忌恶，故有当过者，在过防于小人。若弗过防之，则或从而戕害之矣，如是则凶也。”《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何楷：“‘凶’当如何，谓凶不可测也。”

### 三、小过卦的外卦——震三

（一）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九四，是指小过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无咎，弗过遇之。”徐芹庭：“遇之者，反遇乎阴也。阴在上，而阳性上行，又性动，与之相比，故遇之。”卦以“不宜上，宜下”为义，上行遇阴，是“反遇”也。程颐：“四当小过之时，以刚处柔，刚不过也，是以无咎。既弗过，则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谓得其道也。若往则有危，必当戒惧也。往，去柔而以刚进也。”当阴过之时，刚处逆势，处逆而不顺，竟欲刚进去柔，岂非逆势违时而不自察？

“往厉必戒，勿用永贞。”程颐：“勿用永贞，阳性坚刚，故戒以随宜，不可固守也。方阴过之时，阳刚失位，则君子当随时处顺，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虽比五应初，方阴过之时，彼岂肯从阳也，故往则有厉。”《周易折中》按语：“《彖传》，

三四皆‘刚失位而不中’，然九三纯刚，故凶。九四居柔，故有无咎之义。然质本刚也，故又戒以当过遇之为善。遇者，合人情，就事理。过遇，朱子所谓加意待之者是也。”唯客观形势处柔欲灭刚之时，虽过遇之，恐亦难转危为安。故《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徐志锐：“在其他卦，一般说不当位是不利的，但于小过柔过刚不及之时，九四的不当位反而有利了。正因其不当位，才得刚柔相济弥补了己之不足，因而才有条件与柔爻去打交道。但是，又不可因此而忽视刚弱柔强柔欲灭刚的整个客观形势，要时刻提高警惕。”

（二）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是指小过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金景芳：“一般来说，高空大气运动方向，在中纬度地带，都是从西向东。如果云从西向东走，说明以后的天气是好天气。但是当南部的暖空气向西北、北方运动时（云向西行）往往会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当两者相遇交会，就会产生下雨天气。”此所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也。南部暖空气与北部冷空气喻阴阳二气，二气相遇而中和而下雨。徐志锐：“云虽密而雨未降，是因为阴阳二气未达中和。为何达不到中和？因‘自我西郊’，西为阴方，密云自西来，阴盛而阳弱，以此比喻阴过中而阳不及中，难以中和，这也就说明六五这个‘柔得中’之爻也是柔有所过的。”因卦义乃以阴过为象也。程颐：“五以阴柔居尊位，虽欲过为，岂能成功？如密云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亦时势使然也。故《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指明因其在

上，它已无处可往了，即或不动也已离中道了。

“公弋取彼在穴。”弋，缴射也；缴射，谓以绳系矢而射也。在穴，指六二。鸟在穴，不是飞鸟。胡瑗：“弋者，所以射高也。穴者，所以隐伏而在下也。公以弋缴取穴中之物，犹圣贤虽过行其事，

意在矫下也。”钱志立：“小过所恶者，飞鸟也。鸟在穴而不飞，所谓不宜上而宜下者也，故公弋取以为助。”朱熹：“以阴居尊，又当阴过之时，不能有为，而弋取六二以为助。”公由“已上”而降下，旨在矫其过而归中也。

(三)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上六，是指小过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离，刘百闵：“借为罗，《方言》七：‘罗谓之离，离谓之罗。’鸟网曰罗，以网捕鸟曰罗，鸟入于网亦曰罗。然古书通以离为之：‘雉离于罟’、‘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皆其证也。”上六以柔居卦之极，犹鸟之高飞，乃过之高而已亢者也。孔疏：“以小人之身，过而弗遇，必遭罗网，其犹鸟飞而无论，必离缯缴，故曰‘飞鸟离之，凶’也。过亢离凶，是谓自灾而致眚。”王弼：“小人之过，遂至上极，过而不知限，至于亢也。过至于亢，将何所遇？飞而不已，将何所托？灾自己致，复言何哉。”《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亢，亢极也。亢极则变，柔过则变为刚，是亦柔之衰亡。

#### 四、总论

小过卦以“柔过中”，小者过而亨为义。一卦三阳三阴为平衡为中，小过卦四阴二阳即过一柔而为“柔过中”矣。中道哲学以“致中”为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此“中”字在哲学上与数学上意义之认知则异。数学上一卦三阳三阴为平衡为中；而哲学上则以阴阳为两极端，两极端合二而一，此“一”即“中”。两极端的关系，既联系，又对立，二者相推相感，合二而一才能形成“中”。因此，它有抽象的意义，“中”即宜、合、亨或善，这些文字不能用数字来表现。今小过卦“小者过而亨”，既已稍稍“过中”，何以能亨？因所谓“过中”，从

哲学的意涵言，虽稍稍“过中”，如“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龚焕：“随时之宜，施当其可，则过也，乃所以为中。”也就是说，虽“小过”，过不为过，则随行矫枉而可致“中”。因哲学上“中”字的内涵，较数学上“中”字的内涵更为丰富。

六爻逻辑关系。初六像鸟翅之末，居艮卦之始，当止而反飞，只上不下，过中而后不能矫枉，故“凶”。正也。六二为柔中之爻，或过或不及，皆适得其时与分而不过中，故无咎。反也。九三以刚居正，众阴欲害之，竟自恃其刚而不防，处逆境而不惧，盲目而动，仍与虎谋皮，故凶。反也。此内卦三爻处小过由正、反而反也。九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虽比五应初，方阴过之时，彼岂肯从阳也，往则有厉。但以刚处柔，刚柔相济而不冒险，故无咎。正也。六五以阴柔居尊位，当阴过之时，不能有为，而取六二以为助，所以矫其过而归中，反也。上六以柔居卦之极，过至于亢，过中而不知矫枉，凶。反也。此外卦六爻处小过由正、反而反也。通观六爻，初、三、上皆凶，四以刚柔相济而无咎，六二、六五两爻则最得卦义。

### 第三十三节 既济卦

#### 一、既济卦的意义

既济卦䷾的“济”，刘百闵：“济，水名；济水一名渡水。故济为渡义。《尔雅·释言》：‘济，渡也。’引申为成。《释言》：‘济，成也。’”既济，郑康成：“既，已也，尽也。济，度也。”吴澄：“济者，渡水已竟之名。”故既济，即言大江大河已经渡过，其事已成。朱熹：“既济，事之既成也。”《杂卦传》：“既济，定也。”定，即大功已成，大局已定。

既济卦次小过卦而起。《序卦传》：“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过物”，物指事物，言事物即有“中”义。因“中”为阴阳矛盾保持平衡，亦即事物处于相对静止和稳定状态。“过物”，则为阴阳矛盾打破了稳定状态而再向对立的两极发展，既矛盾，又统一，相激相荡，最后仍转化为稳定。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系辞传》：“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金景芳：“乾坤就是对立统一，有统一有斗争，有运动、发展，形成了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也就是乾坤两卦运动发展的结果。”《杂卦传》：“既济，定也。”讲得很好，“事物发展到既济，到头了，定了”。故“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因此，从乾坤到既济，这是一个发展的大阶段。小过，稍稍过越中道；既济，“有过物者必济”。小过与既济对立，故既济次小过而起也。

既济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 既济，亨小，利贞。

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既济卦“亨小”及“小者亨”的小字，《易》注家曾有争议。一、朱熹谓“亨小”；二、俞樾谓“小”字为衍文，卦辞本无“小”字；三、毛奇龄以为读作“既济亨，小利贞”；四、张善文：今查帛书《周易》亦有“小”字；可知此字若为衍文，则西汉人抄写帛书所据之本已衍。诸说存而不论。

“既济，亨小。”《释文》引郑玄：“既，已也，尽也；济，度也。”朱熹：“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之时，不但大者亨通，小者也均获亨通。小者尚亨，何况于大？则大小刚柔各当其位，皆得其所。当此之时，非正不利，故曰‘利贞’也。”

(二) 初吉终乱。

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当位也。”

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上列卦辞与《彖传》所述，根据程颐的解释，显见其主要意义，即在说明既济卦形成的三阶段。

第一是“方济之初”，即“小亨”阶段。

程颐：既济卦“二以柔顺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济之功。二居下体，方济之初也，而又善处，是以吉也”。《彖》曰：“初吉，柔得中也。”这说明“方济之初”的特征，就是“柔得中”。其次，程颐：“既济之时，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未亨也。虽既济之时，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语当然也。若言小亨，则为亨之小也。”“小字在下”，即指既济卦初九、六二。因六二“柔得中”，柔为小，即“亨之小也”。因此，这是“方济之初”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是“利贞”，利在贞固以守阶段。

《彖》曰：“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程颐：“既济之时，大者已亨矣，唯有小者未亨也。时既济矣，固宜贞固以守之，卦才刚柔正当之位，当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义，利于如是之贞正也。阴阳各得正位，所以为既济也。”所谓“刚柔正而位当”即指二五。程颐：“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五中实，孚也。二虚中，诚也。”“二五皆有孚诚中正之德，二在济下，尚有进也，故受福，五处济极，无所进矣，以至诚中正守之”，此“利在贞固以守”也。

第三是“既济之极”，“终乱”阶段。

上六《象》曰：“濡其首厉，何可长也。”程颐：“既济之极，固不安而危也。又阴柔处之，而在险体之上。坎为水，济亦取水义，故言其穷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济之终，而小人处之，其败坏可立而待也。”

(三) 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豫防，同预防，事先防范也。既济卦体上坎下离，坎为水，离为火，是水在火上。徐志锐：“水性润下，火性炎上，二者是矛盾对立的，但水火不相入而相资，对立面能够统一起来以发挥其济物的功用，故称既济。”君子观此象以“思患而豫防之”。龚焕：“水上火下，虽相为用。然水决则火灭，火炎则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机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水火相济发挥功用，是合二而一，是中和，平衡，是统一性的一面，既济，故亨，故“初吉”。而水火相灭，是矛盾的一面，矛盾则争起，争极则乱，故“终乱”，又“一分为二”。治而乱，乱而治，此乃势之必然。但《易》哲学尚中和，强调合二而一的统一性，故虽认知矛盾的一面固不可免，仍强调“思患而豫防之”。

## 二、既济卦的内卦——离三

(一)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初九，是指既济卦的䷾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曳，王申子：“牵引也。”二三四中爻为坎，坎为弓轮，为曳，曳其轮，阻车前进也。濡，浸湿也。二三四中爻为坎，坎为水，故为濡。濡其尾，凡初称尾，指狐狸过河。《风俗通》：“狐狸过河，无如尾何。”狐狸要过河，尾巴不好办。《易》说“濡其尾”，过河一定要掀起尾巴。程颐：“兽之涉水，必揭起尾，濡其尾则不能济。”濡其尾，止其速济也。既济卦以渡河比拟事物历经险难而后取得成功，初爻则为取得成功之始。初九以刚居阳，有创业之才与位，上应六四，更增其锐志。程颐：“初以阳居下，上应于四，又火体，其进之志锐也。然时既济矣，进不已则及于悔吝，故曳其轮。”因当功成之始，小器易盈，辄得意忘形，乐极



生悲，一步踏空，便惨遭灭顶。而贤者知人情万端，世局无常，每当胜利在望，转而忧形于色，故“曳其轮，濡其尾”，即缓和锐进之志，戒急用忍，谨慎守成。《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程颐：“既济之初，而能止其进，则不至于极，其义自无咎也。”

(二)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是指既济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妇，下卦离，二为离之主爻，离为中女，故为妇。茀，车蔽。马其昶：“妇人乘车不露见，车之前后设障以自隐蔽，谓之茀。”妇丧其茀，即妇人想乘车出门，但因丧失茀而不能成行。逐，《说文》：“追也。”当既济之时，徐芹庭：“六二以中正之德，而上应中正之君，本九五之妇也。但秉承皆刚，与五不得相合。”故有妇丧其茀而不能行之象。但是，丧其茀，也不要逐，七日就得了。何谓“七日得”？程颐：“卦有六位，七则变矣。七日得，谓时变也。虽不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终废之理。不得行于今，亦行于异时也。”徐芹庭亦谓：“上下中正，岂有不得相合之理。但俟其时，则妄求者去，而正应合矣。”故“七日得之”。《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秉中正之道而行，则无为而治；急进多患，缓进则圆，势所然也。

(三)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是指既济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伐鬼方”，鬼方为西戎之国，位在西北。高宗即殷高宗武丁。时国势渐弱，常为鬼方所侵，武丁兴兵伐之，因道远兵弱，历时三载，始得克服。九三以刚居刚，又当既济之时，乃有“高宗伐鬼方”之象。《象》曰：“三年克之，惫也。”以殷高宗之贤，而用兵之难如此，说明打仗很不容易。“小人勿用”，尚秉和：“小人，谓上六。复上六云：‘反君道’；比上六云：‘无首凶’；师上六云：‘小人勿用。’是上六反君道，无

首，为小人之尤。兹于三爻发之者，以三应在上六，故预戒也。”中兴之业既就，当谨防小人贪功好战。徐芹庭：“若既济无事之世，用小入，舍内治而幸边功，穷兵以厉民，必至师老力竭，国家疲惫，而败亡随之矣。”

### 三、既济卦的外卦——坎☵

(一)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六四，是指既济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繻有衣袽，终日戒。”繻宜作濡，程颐：“濡当作濡，谓渗漏也。”袽，何楷：“袽，通作帑，塞漏孔之敝帛即敝衣之帛也。”衣袽，亦即破衣服或破衣棉絮。“繻有衣袽”，程颐：“舟有罅漏，则塞以衣袽。”当既济之时，六四爻位已离下离而入上坎，四居两坎之间，为多惧之地，虽经过九三的中兴，至六四已得稍安，但仍潜伏危机，不能不有所防范，乃有“繻有衣袽，终日戒”之象。《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吴澄：“有所疑者，于犹盛之时疑其必有败坏也。”居安思危，所以疑，亦所以预防也。

(二)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九五，是指既济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东邻、西邻，乃假借之辞，犹言彼此。杀牛，祭之盛者。禴，祭之薄者。当既济之时，九五居尊位，为既济之主，亦坎之中，坎中实，有孚诚心祭祀之象。姚舜牧：“人君当既济时，享治平之盛，骄奢易萌，而诚敬必不足，故圣人借两邻以为训。若曰东邻杀牛，何其盛也；西邻禴祭，何其薄也。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彼杀牛者反不如禴祭者之‘实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诚不在物，保治者以实不以文。此盖教之以祈天保命之道。”魏征谏唐太宗疏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下

期侈，非虚言也。在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致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爻辞之东邻即指既济之君，西邻即指既济前恭俭之君也。《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明乎“时”而为，则“吉大来”也。

(三) 上六：濡其首，厉。

上六，是指既济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濡其首，厉。”首，凡上称“首”。上六以柔居阴，处既济之极，坎险之上，《彖传》：“‘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既济卦以狐狸过河作比喻，初在卦底，象尾，故曰“濡其尾”；经过各爻的变化，上在卦极，象头，故曰“濡其首”。当过河之初，初九“濡其尾”，虽因危险，不敢猛进，但还是到了彼岸，取得成功。则九五，即为既济之功德圆满，故九五为既济卦之主。上六在九五之外，超过了既济，物极必反，转安为危。上六“濡其首”，把头浸入水中，何能不“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象传》凡于一卦之终言“何其久”或“何可长”，均指此卦终极当变，变则由外卦而本卦矣。

#### 四、总论

徐志锐：“既济一卦，由阴阳矛盾的中和、平衡、统一，发展为阴阳矛盾的排斥、对立、斗争，从而使事物的成功，稳定，发展为不稳定，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也就是说，过中而后不矫正，中和状态一旦被打破，形势的发展会急转直下，成功很快就转化为失败。”故《彖》曰：“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明乎此，故“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即《周易大传》核心思想之

总结。

既济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初九以阳得位有锐志，当既济之初，而能“濡其尾”，止其速进，则不至于极而得成功，故无咎。正也。六二上应九五之君，但因“丧其茀”不能成行，当既济之时，勿逐而妄求，应秉中正之道以行，无为而治，缓进则圆。反也。九三以刚居阳得正，伐鬼方而中兴，但应上九，上九小人也。当既济之世，慎防小人穷兵厉民，免遭亡国之祸。合也。此内卦处既济由正、反而合也。六四继九三中兴后已得稍安，但仍潜伏危机，居安思危，疑有败坏之虞，所以积极豫防。正也。九五人君当既济时，享治平之盛，犹警惕致衰之心志，去奢从约，亲忠远佞，明乎“时”而为，吉大来。反也。上六象头，至既济之极，转安为危，乃“濡其首”，把头浸入水中，何能不厉？“终”止则“乱”，由乱而变矣。反也。此外卦之处既济由正、反而反也。卦义言处既济盛极必衰，此天道，亦自然规律之所趋，不可违也。

### 第三十四节 未济卦

#### 一、未济卦的意义

未济卦䷿的“济”，与既济卦同。济，水名，济水一名渡水，故济为渡义。济，又有成义。故未济，即渡河未能抵达彼岸，引申为事未竟成。连斗山：“未者，事之未然者也。”朱熹：“未济，事未成功之时也。”

未济卦继既济卦而起。《序卦传》：“物不可以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徐志锐：“未济，为未成功，因为‘物不可穷也’，事物的发展是没有穷尽的。阴阳的矛盾运动，旧的过程终结了，新的过程又开始，而事物的发展则是无限的，‘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所以

《彖传》说：‘不续终也。’焦循注：‘既济，终矣。变通于未济，则有始受之以未济而后终，则终而不终矣。’这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永无成功（而下变）之时它并没有结束，它仍然按照阴阳对立面互相转化的固有规律发展下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卦，终于既济未济。”程颐：“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既济卦与未济卦对立，此未济卦所以次既济卦而起也。

未济卦形成逻辑过程如下：

（一）未济，亨。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既济与未济，两卦卦画卦义完全相反。就卦义言，既济为取得成功；未济为未取得成功。就卦象言，既济坎为水，离为火。水性向下，火性向上，水上火下，两相接触；未济水在下，火在上，水火背向不相接触。就卦爻言，既济卦六爻均当位又全部构成相比相应；未济卦六爻刚柔皆不当位但又皆相应。两卦卦义、卦象、卦爻虽完全相反，但两卦皆“亨”，皆“柔得中”。何以故？虽同而仍有异也。如：未济卦，“未济亨，柔得中也”。这是说，未济卦之所以亨，是“柔得中”才能亨，但这个“柔得中”与既济卦之“柔得中”不同。蔡渊：“既济之后必乱，故主在下卦而亨取二。未济之后必济，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取亨在上下两卦，其义不同。因既济卦的发展是先治后乱，其亨在治，故取二，二居下体，方盛之初也，故《彖》曰：“初吉，柔得中也。”而未济卦的发展过程是先乱后治，其亨在治，故取五。徐志锐：“未济为未成功，当发至第五爻位则接近于成功而又功亏一篑，更需用意经营，过柔则不济，过刚则容易坏事，唯刚柔相济而适中，方可取得成功。六五以柔爻居刚位，是刚柔相济而适中。因此说，未济的‘柔得中’为刚柔适中，与既济的‘柔得中’意义与时位均不同。”来知德：“六五阴居阳位得中，则既不柔弱无为，又不刚猛僨事，未济终于必济，所以‘亨’。”

当不(二)未济,小狐汔济,未出中也。《象》曰:“‘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未济卦下卦坎,坎为小狐。汔,朱熹:“汔,几也。”几,近也。《易·小畜》:“月几望。”程颐:“汔当伋,壮勇之状。”《尚书》曰:“伋伋勇夫。”既济未济二卦皆取狐狸过河为象。此言“小狐汔济”,程颐:“狐能渡水,濡尾则不能济。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听,惧其陷也。”这是说:“事物的发展是无限的,不可穷也。”“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即乾坤,乾坤两卦在六十四卦的最前边,讲到“未济”,又明确提出:“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它主要的意义,就在说明“事物的发展是无限的”这一层理念。程颐:“既济矣,物之穷也。物穷而不变,则无不已之理。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故既济之后,受之以未济而终焉。未济则未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终”,是谓“未济”卦只是写作《周易》这部书的“终”,“终”即结束点。但这个书的“结束点”,它却是乾坤运动另一大阶段的起始点,故履冰而听,惧其陷也。小者则未能畏慎,故勇于济。此言“小狐济”。但何谓“汔济”?即如程解:“勇于济”也。金景芳:整个意思是说:“处于未济的时代,可以亨,但要敬慎,若不敬慎,还是不能济。”如朱熹谓:“汔,几也,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因“犹未济”,故《象》曰:“‘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据二而言也。下卦坎,以刚阳居险中,即未出坎险之中。《朱子语类》:“小狐汔济,汔字训几,与井卦同。既曰几,便是未出坎中。”因未出坎水之中,勇于济,再加努力,或可游过。但“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朱熹:“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把尾巴浸到水里,是不敬慎,很不利,这就难以到达终点了。郭鹏海:“既济之吉,以柔得中。未济之亨,亦以柔得中,则敬慎胜也。”小狐其所以未济,“未当位也”。朱熹:“卦之六爻皆失其

位，故未济。”但最后则指出小狐未济终于必济，其原因：“虽不当位，刚柔应也。”刚柔应，即柔得中，即敬慎胜。徐志锐：“未济的六爻刚柔皆不当位但又皆相应，不当位体现着矛盾对立，相应又体现着统一性，有统一性就能刚柔相应而相济，同心协力以济险，终于达到既济而取得成功。”

### （三）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济卦从卦体言，上离下坎，离为火，坎为水，是火在水上。火性炎上，水性润下，水火不相交，不能发生相济为用之功。从爻象言，六爻皆不当位，故称未济，程颐：“火在水上，非其处也。君子观其处不当之象，以慎处于事物，辨其所当，各居其方，谓止于其所也。”何楷：“慎辨物者，物以群分也。慎居方者，方以类聚也。”《系辞传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俞樾：“方之言四方也。物之言万物也。”尚秉和：“阴阳遇为类，类则聚，聚则和合而吉。”“分则类离，离则凶矣。”是谓万物之处于四方，构成群体，或称社会，在此群体社会有类聚，阴阳遇为类；聚的反面是分，阴阳分则为类离。聚则合二而一，分则类离，即一分为二。聚则吉，分则凶。此为群体社会相处关系发展之自然法则。君子观“火在水上”，火性炎上，水性润下，上下各居一方，止于其所而两不相交，是为脱离群体，而在社会孤立，亦与社会一分为二，不能发挥相济的作用，是“非其处也”，“处不当”也，此即“未济”。如能“辨其所当”，即由分而聚。使水火调整位置，水以容器居上，火在容器之下，则火燃水沸，饭菜可食，则二合为一矣。水火相济，是为“既济”。徐志锐：“‘辨物居方’，也就是分辨和区别各种事物的不同点，由同而求异，从而看到它们各方不相合的矛盾性，以慎审的态度去对待。”再“慎处于事物”，舍凶求吉，由异而同，由未济而既济，则亦顺乎宇宙发展之自然规律。

## 二、未济卦的内卦——坎☵

(一)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是指未济卦☵第一爻爻位而言的。

“濡其尾，吝。”凡初称尾；初六以柔居刚，失位不中，又上应九四，质柔用刚，急于上往，故爻辞以小狐喻其勇而无力得济。程颐：“六以阴柔在下，处险而应四。处险则不安其居，有应则志行于上。然已既阴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济也。兽之济水，必揭其尾。尾濡则不能济。濡其尾，言不能济也。不度其才力而进，终不能济，可羞吝也。”《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熹：“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阙之。”惠栋：“古训极，中也，初失位不中。”处济而未循中道，故勇而无功。程颐：“不度其才力而进，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极也。”倘“不知之‘极’”为“不知‘中’”，则与惠栋义同。

(二) 九二：曳其轮，贞吉。

九二，是指未济卦☵第二爻爻位而言的。

“曳其轮，贞吉。”曳，拖引也。《礼记·曲礼》：“车轮曳踵。”曳踵，谓缓行如曳，足不举踵也。下卦坎，坎为轮为曳。未济卦至二爻仍未具备渡河条件。九二刚中，力足以济者也。应六五，然身在坎中，知济而无功，故曳其车轮，自止而不躁进。贞吉，坚守原则，固守本位，乃为吉也。《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九二以刚处柔，居中而不正。项安世：“其位疑于未正，故加‘贞’字者，中则正在其中，未有中而不正者，故曰‘中以行正也’。”程颐：“正未必中，中无不正。故凡九二、六二皆非正也。而多言贞吉者，以其中也。”徐志锐：“按《易》例，中大于正，凡得中位则合乎中道无过与不及，如此则无不正。九二以刚爻居阴位是不正，但得下体的中位，得中位就能行中道，所以它不凭刚勇去冒险，据守



本位不妄动。”

(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是指未济卦䷿第三爻爻位而言的。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六三处下卦坎体之终，虽在客观形势上已可脱离坎体而渡河出险，但仍未成功。胡炳文：“六三居坎上，可以出险。阴柔非能济者，故明言未济征凶。”程颐：“三以阴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险，不足以济，未有可济之道、出险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胡、程皆未言“利涉大川”。金景芳：“原来应是‘不利涉大川’。因为没有不字，所以……都按利涉大川讲，不免有穿凿附会的地方。我看古人讲此爻利涉大川，无可从的，不过从‘征凶’看，应是不利涉大川，《易经》传抄，免不了有脱字。”《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俞琰：“六爻皆位不当，而独于六三曰位不当，以六三才弱，而处下体之上也。”亦以六三之位为“三多凶”，故“位不当”而“征凶”也。六三客观具备了出险条件，而主观条件不具备，故不能采取行动而渡河出险，这一点与九二正相反。

### 三、未济卦的外卦——离三

(一)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九四，是指未济卦䷿第四爻爻位而言的。

“贞吉，悔亡。”下卦坎体三爻因处坎险之中，均不可济，当进入上卦离体，便见光明而出济。九四以刚居阴，失中不正，即外刚强而内心怯懦，故戒以唯守贞正之道，方能吉而悔亡。《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所谓“贞吉悔亡”，即九四只要能守贞正之道，以其处上体之下，又为近君大臣，立定志向，欲济天下之难，以其刚明之才，必能“震用伐鬼方”。震，震动而令人惊畏也。《周易折中》按语：“此伐鬼方亦与既济同，而差一位也。”既济以高宗

伐鬼方，是在九三，未济在九四，差一位。“三年克之，是已克也。‘震用伐鬼方’，是方伐也。‘三年有赏于大国’，言三年之间赏劳师旅者不绝，非谓事定而论赏也。与师之‘王三锡命’同，不与师之‘大君有命同’。”所以强调其区别。《周易折中》按语：“三、四非君位，而以高宗之事言者，盖《易》中有论时者则不论其位。”

（二）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六五，是指未济卦第五爻爻位而言的。“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六五以柔爻居阳位而得中，柔而能刚，刚柔相济而适中，是为《彖传》所言：“未济‘亨’，柔得中也”。干宝注：“以六居五，周公摄政之象也。”“君子之光，有孚。”上卦离，离为光。下卦坎，坎为孚，六五与九二为应。徐志锐：“九二刚中素有济险之志，只因自己所处形势不利才处下以待时。当未济发展至第五爻位，时势已当济，六五行济难的中正之道，九二又来帮助，两爻同心协力以济险，终于取得了成功，故言‘君子之光’。”俞琰：“不曰‘天子之光’，而曰‘君子之光’，谓承乘应皆阳刚君子，相助以为明也。”六五应九二，比九四与上九，是六五济险而阳刚皆来相助，而且又依靠六五的成功以共同出险难而重见光明。《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晖，光之散也。李光地：“自未济而济，则光辉倍盛，如焚赭之余而生草木，雷雨之后见青天，其光采必逾倍于常时也。人之出于磨砺与国家兴于忧危，理皆如此。”

“有孚，吉。”程颐：“五文明之主，故称其光。君子德辉之盛，而功实称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贞也。柔而能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时可济也。”

（三）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上九，是指未济卦第六爻爻位而言的。“有孚于饮酒，无咎。”下卦坎，三四五中爻为坎，坎为酒。石

介：“上九以刚明之德，是内有孚也。在未济之终，终又反于既济，故得饮酒自乐。”徐志锐：“上九为未济之终，未济之终则为既济，即经过艰苦奋斗又取得了成功，天下又归于太平稳定。故言‘有孚于饮酒’。‘有孚’是怀着必胜的信心，‘饮酒’则为庆升平。”故“无咎”。

“濡其首，有孚，失是。”凡上称首，是，解作“此”，即“有孚于饮酒也”。徐志锐：“天下虽安定而戒惧之心不可无，如果沉溺于酒食安乐，成功还会转向失败，故又言‘濡其首，有孚失是’。此‘濡其首’即既济上六的‘濡其首’，即灾难又来临。”《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饮酒”代表既济、成功，“濡首”代表未济、失败。二者所以转变，因“不知节也”。节即节制。如果饮酒作乐，欢庆升平之事不知节制，不知警惕，则正还会转向反，成功还会转向失败，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无终止的。

#### 四、总论

徐志锐：“未济的上九，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最后一爻，《周易大传》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阐发了阴阳刚柔对立面的无限变化，最后却以一个‘节’字而告终，这点不能不引人深思。如果将前几卦结合起来研究，丰卦论平衡得中，节卦讲节制中，中孚强调信守中，小过为过中之后矫正而归于中。通过这几卦的论证，《周易大传》的中道思想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继小过之后是既济未济，这两卦又从另一个侧面指明，如果节制不住中，事物的发展就要倒向两极，一方是成功的，另一方就是失败，二者是往复循环互相移位的。列举了这一实例之后再于未济的终爻强调要‘知节’，所以‘知节’二字就成为这个哲学体系的终结点。所谓‘知节’，也就是注意调解，以保持住对立的平衡、静止，使事物处于相对的稳定。”

而就未济卦内外六爻而言。《周易折中》：“郑氏汝谐曰：‘既济

初吉终乱，未济则初乱终吉。以卦之体言之，既济则出明而之险，未济则出险而之明。以卦之义言之，济于始者必乱于终，乱于始者必济于终。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未济卦内外卦六爻逻辑关系，丘富国：“内三爻，坎险也。初言濡尾之吝（正），二言曳轮之贞（反），三有征凶，位下当之戒（反）。皆未济之事也。外三爻，离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赏（正），五言君子之光有孚（反），上言饮酒无咎（合）。则未济为既济矣。”

## 第四章 周易卦象排列原理

### 第一节 《序卦传》形式

《周易》卦象排列原理，亦即易卦的内在联系有二，一为《序卦传》形式；一为《杂卦传》形式。

《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被称为卦序。关于通行本的卦序，古今的解释很多，而最足以作为解释的根据，则应为较早的《序卦传》。《周易折中》按语：

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义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见天道之盈虚消长，人事之得失存亡，国家之兴衰理乱，如孔氏朱子之言皆是也。然须知若别为之序，则其理亦未尝不相贯，如蓍筮之法，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然后有以周义理而极事变。故曰：“天下之能事毕也。”孔子盖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谓举其一隅焉尔，神而明之，则知易道之周流而趋时无定，且知筮法之变通而触类可长，此义盖《易》之旁通至极处也。

这是说，《序卦传》所定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有两种根据。一种根据，就是《易》卦的义理。这个义理，主要就是宇宙变易之道，如“天道之盈虚消长，人事之得失存亡，国家之兴衰理乱”即是。另一种根据，就是“蓍筮之法”。蓍筮之法，就是表现易理的象数，它“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而后可以周义理而极事变。”拿哲学语言来说，象数只是一种符号，这

种符号代表了《易传》中所言宇宙万事万物的理，总称符号逻辑。这符号有两种，即阳与阴。两种符号可以互变，而后可以表现义理的变易。也可以说，这种变易的原理就是“周易三律”。因此，《序卦传》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根据，虽言二，实则为一。因象数符号逻辑能“周义理而极事变”，表现出《易传》宇宙变易的哲学思想体系，故“天下之能事毕矣”。

根据《序卦传》六十四卦排列的传统，首先分为上经与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分为上下经？项安世：“《易》之称上下经者，未有考也。”后之易学者研究上下经的划分法，有很多疑问。《周易折中》：“问：‘《易》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对，有反对，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卦，正对也。正对不变，故反覆观之，止成八卦。其余五十六卦，反对也。反对者皆变，故反覆观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对卦合反对卦观之，总而为三十六卦，其在上经，不变卦凡六，乾、坤、坎、离、颐、大过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则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则十八也。其在下经，不变卦凡二，中孚、小过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则为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数，则尚不均也。’”这是说，上下经之卦数虽不均，但从正对合反对言之，则均也。

另有一疑，《周易折中》：“问：‘《序卦》中有一二不可晓处，如六十四卦独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妇之道即咸也。’问：‘恐亦如上经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则乾坤可见否？’曰：‘然。’”此一问题，根据程颐解答：“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所以上经首乾坤，下经首咸继以恒也。”而何以言“天地，万物之本”？因《系辞传》：“易以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也。

而据现代易学者研究，则序卦六十四卦排列，另有其义。徐志

锐《周易大传新注》：

一、“从乾坤至泰否计十二卦，从天地生万物说起直到天下大乱。”

按：章太炎《易论》有此说法。他说：“乾坤成物后，《屯》卦反映了原始部族生活，人民只知渔猎，蒙昧少识，行为如林中野鹿，还处于掠夺的阶段。《蒙》卦反映了初有礼聘的时代，但也如同买卖奴婢。《需》反映了农稼既兴，君子饮食宴乐。为了生存，争夺田亩，就到了《讼》的时代。因争讼而兴师动众，刀兵相向，就有了《师》。《比》的结盟；《小畜》的积财；《履》是王朝始建，帝位始成。建号甚难，故或《泰》或《否》；之后亲昵诸夏，联合各中华宗族，叫做《同人》。由《屯》至《同人》共九卦。”

二、“继泰否之后又十二卦为剥复，在六十四卦的链条中又构成了一个发展的循环序列。”

三、“继剥复之后又六卦为坎离，一入一出，一反一正，又是一个对立面转化过程。上经三十卦，首于乾坤终于坎离。”

四、“由咸恒至明夷共六卦，以进退升降为对立面，至此共六卦出现了一正一反。”（“乾坤、咸，不出卦名，以其为上下篇之首卦，特别异之。”）

五、“从姤卦的阴阳相遇结合一体到井卦困穷上反下而不穷，再至革卦言变革，共六卦，又是一个矛盾发展变化的过程。”

六、“物下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焦循注：“既济，终矣。变通于未济，则有始受之以未济而后终，则终而不终矣。”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卦，终于既济未济。

七、“《序卦传》专论六十四排列顺序，在《周易大传》的篇次中它成书较晚，当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仅能从卦画形象上反映出不反即对的极其朴素的辩证思想，在思想内容上很难建立起统一性的联系。由于《序卦传》是晚出的作

品，作者借助于已有的经传文字或取卦象，或取卦理卦义，用以偏概全的方式引申附会，按照对立统一的思想试图将六十四卦建立起因果连续性的链条，从而以寄托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如果以《序卦传》的思想去代替六十四卦的思想，那当然是不全面的。”

徐氏上述论断，似在未能认知《序卦传》含蕴六十四卦内在的逻辑关系。因，六十四卦实际上以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始能划成环，从而体现《周易》“天人合一”思辨哲学理论体系；没有《序卦传》，则《周易》思辨哲学理论的真面目不可知矣。

《序卦传》是怎样表现六十四卦的内在联系？兹说明如下：

## 一、乾坤

《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周易》六十四卦始于乾坤。乾坤即天地。《乾凿度》：“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因阳为一，阴为一，敬仲曰：“乾者一画之坤，坤者两爻之乾，吾谓六十四卦皆坤也，则皆乾也。”《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天地合”，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对立统一律”，亦即“天道”。宇宙万物都按照此一规律而运动，其在人事运动，则曰“人道”。《系辞传》：“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序卦传》所以以乾坤为六十四卦之首，不列其名，在《周易大传》并单以“用九”“用六”解释乾坤卦义，即为“变”。“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用六，利永贞。”其义，特别是它的“卦辞”与“爻辞”，莫不突出其“天道”的逻辑内涵。这也就是逻辑的开端。

## 二、屯蒙以后的六十二卦

自乾坤之后，继之者为屯。在坤以后六十二卦，卦与卦的关系



均为对立，由相互对立而构成“周易序卦传”圆圈，此即逻辑学上的“自碎原理”。何谓“自碎原理”？方孔炤《时论合编凡例》：“易故自碎其太极以为物物之卦爻。”因《系辞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太极”为“一”，“两仪”为“二”，即“一分为二”。所谓“自碎”，即六十四卦由乾卦始，自己把自己打碎，也就是自己排斥自己，使自己一分为二。是则一自碎其一而为二，即产生一个新的“一”，新的“一”又“自碎”而产生另一个新的“一”，如此继续发展，则是一、一、一……的奔流，至既济卦而止，从未济开始，又继续“自碎”，不断发展，即成“真的无限”，故为“环”。在每一卦“自碎”之时，由一分为二，即分为两个“一”，亦即两卦，此时，两卦皆为独立体，故为对立。但这两卦的关系，系既对立，又联系。如屯蒙。《序卦传》：“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生是传递，受是继承，这就是说，屯蒙的关系，在对立中又有联系，它是同一的。兹就六十二卦卦义及两卦间蕴涵的逻辑关系列如下表：

卦名	卦象	卦 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屯 卦	䷂	屯，草也，草穿地始出而未申也。	有天地而后万物生。屯为万物始生。
蒙 卦	䷃	蒙，物之稚也，蔓草之大者。	屯为草之始生，蒙为蔓草之大者。屯与蒙对立，此所以蒙继屯而起也。
需 卦	䷄	需，饮食之道也，即需待饮食的道理。	蒙，蒙童之愚昧，需要教化以止其内险，故教化由外来，是理性；需，蒙童之养（需），需要自取，父母只有等待，任其自由为之，自由为之即属个人自由。故童稚之“蒙”与“需”即理性与自由之对立，故需卦次蒙卦而起也。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 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讼 卦	䷅	讼，争也，言之于公也。即“打官司”，即争端的解决。	人之有需即有欲，人与人因欲之矛盾必有争，争则需要解决，故讼。争之起与争之解决为对立，故讼继蒙而起也。
师 卦	䷆	师，众也。有动众出征义。	讼与师之起，皆由于有争。讼之争的解决以言词，师之争的解决以征战。言词与征战为对立，故师继讼而起也。
比 卦	䷇	比，亲辅也。与民亲辅，与邻国亲辅。	师，动众征战，征战则不宁而忧；比，亲辅也。当用师开国，必与民亲辅，与邻国亲辅，众比而亲，则无争而安乐。师比对立，故比继师而起。
小 畜	䷈	小畜，聚合也。有以小畜大义。	比，亲辅也，相亲辅必相聚合。亲辅为理念；聚合为行动。理念与行动为对，故小畜继比而起。
履 卦	䷉	履，礼也。即制定个人与集体行为规范。	小畜，聚合有大小、善恶、贫富之分。分则不平，因争而乱。履，礼也。礼则辨上下，定民志，制定人的行为规范，以息争端。比与履对，故履继比而起。
泰 卦	䷊	泰，滑也，有通顺无阻义。	履，人因分之不平而争，以礼制定人的行为规范，可以消除纷争，而得消极的安泰。泰，即通，即人与人的沟通，通到可化对立为统一，得到积极的安。礼为消极的安，泰为积极的安。故泰继履而起。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否卦	䷋	否，借为鄙。为闲、为塞、为隔、为不通。	泰为通；否为不通。否泰对立，故否继泰而起。
同人卦	䷌	同人，亲也，与人合同也。人与人心志合一，即天下交，以至大同。	否者，不同于人；同人者，同于人者也。同人卦与否卦对立，故同人卦次否卦而起也。
大有卦	䷍	大有，大获所有也。	同人卦，是与人相亲，是我同乎人，是付出；大有是因信之众，乃有众之所归，大获所有，归是收入。付出与收入对立，故大有继同人而起也。
谦卦	䷎	谦，廉退也，不盈也。	大有，因众之信而大有。即所有之大，有大易盈，满遭损。谦以不盈，以谦退为义，“谦受益”。大有与谦为对立，故谦继大有而起。
豫卦	䷏	豫，宽大、和顺喜乐也。	谦能损其恶之自性以从礼而行，则与人亨，比从内修以除外祸也；豫则外设警戒创造安全保障，以防外来祸害，以得自性所需之安全，因安而喜乐。一内修，一外御，为对立，故豫继谦而起。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 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随 卦	䷐	随，随从也。	豫的和顺喜乐，在于“顺以动”，内动之以德，外说之以言，故得喜乐；随从，从即从豫，从“顺以动”的规律。豫是主，随是从。主从对立，故随次豫而起。
蛊 卦	䷑	蛊，败坏也，惑乱也。	随，以喜随人，天下太平无事；蛊，即天下败坏惑乱而有事，而急需整治。随为治，蛊为乱，治乱对立，故蛊次随而起。
临 卦	䷒	临，自上临下，有临下、临民、临事义。	蛊，蛊坏即万事起，即乱。临，以上临下，临者大事。面对惑乱之事，阳刚治之，“刚浸而长”，大有发展，治而盛，此大事也。乱与治对立，故临次蛊而起。
观 卦	䷓	观，以上观视于下，以下观视于上，皆观也。	临，以上临下，有施于民，“大亨以正”，临，大也，大即一。观，以下观上，下为四阴，故“观，多也”。一与多对立，此观所以次临而起也。
噬嗑卦	䷔	噬嗑，食而梗，噬而合，故为融合义。	观以修德施教化而上下亨；噬嗑以施刑狱而上下亨。二者对立，故噬嗑次观而起也。
贲 卦	䷖	贲，文饰也。	噬嗑，以施刑狱而上下亨；贲，以山下火光文饰山上草木显露光彩。二者对立，此贲所以次噬嗑而起。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 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剥 卦	䷖	剥，剥落也。	贲，以文致饰，则上下情通，故曰致饰而后通。剥，五阴剥一阳，一阳被剥，则剥尽矣。饰而通，剥而尽，二者对立，故剥次贲而起也。
复 卦	䷗	复，往而复来也。	剥，五阴一阳，一阳在上，一阳剥落，即“剥穷”；复，五阴一阳，阳在下，即“阳反”，一阳反回，“复，反也”，即反归正道。“剥穷”与“阳反”为对立，故复次剥而起也。
无妄卦	䷘	无妄，不乱也。朱熹：“无妄，实理自然之谓。”即至诚不伪。	无妄，从贲、剥、复而来。复即复贲；无妄即没有虚妄，即实理自然之谓。复与贲为对立，故无妄次复而起也。
大畜卦	䷙	大畜，大积蓄也。言才德之大畜乃有大用。	无妄为实理自然之谓，它是理念。大畜，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才德，为具体事象。理念与事象为对立，故大畜次无妄而起也。
颐 卦	䷚	颐，颐养也。	大畜，为知识、财德之大积蓄；颐，口脑大嚼大畜之知识财德，然后获得滋养。一为体，一为用。故颐次大畜而起也。
大过卦	䷛	大过，过于“中”之常度也。	颐为口嚼食物，嚼则动，动有常度；大过有阳动义，其动大过其常度。常度之动与大过常度之动为对，此大过所以次颐而起也。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 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坎 卦	䷜	坎，险陷也，水险也。亦有止险出险义。	大过之极为“过涉灭顶”，即险难也；坎，又名习坎，习坎则有止险出险义。险难与出险为对立，故坎次大过而起也。
离 卦	䷝	离，附着也，附丽也。	坎，陷于险难也；离，落水而险，因附丽于救生之物而脱险。险难与脱险为对立，故离次坎而起也。
咸 卦	䷞	咸，交感也，感应也。	咸为下经之首。咸、恒二体，合为夫妇之义。男女感应，合二而一，结成婚配，人伦之始也。
恒 卦	䷟	恒，常也，久也。	咸为少男少女由爱慕而求婚；恒为长男长女已结为夫妇。咸恒卦象卦义均为对立，故恒继咸而起也。
遁 卦	䷗	遁，退避也。	恒，久也；遁，不能久居，须退遁，遁而亨。久与不久为对立，故大壮次遁而起也。
大壮卦	䷡	壮，威盛强猛也。	遁为退却；大壮为停止退却以转向前进。退与止退为对立，故大壮次遁而起也。
晋 卦	䷢	晋，晋长升进也。	大壮之壮，为威盛强猛，为休养生息，为壮养；晋则柔进而上行，如日之初出。壮养与柔进为对立，故晋次大壮而起也。

(旁类)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明夷卦	䷣	明夷，损伤也。	晋，昼也；明夷，晦也。晋为日出，明夷为日落。二者为对立，故明夷次晋而起也。
家人卦	䷤	家人，一家人，亦齐家之道也。	晋者，伤也，即伤于外；家人，内也，伤于外，必返于家之内。外与内对立，故家人次晋而起也。
睽卦	䷥	睽，乖戾也。	家人，家人相亲合而在一家之内，为团结；睽为乖，乖为离散，为分裂。团结与分裂对立，故睽次家人而起也。
蹇卦	䷦	蹇，难也。	睽为乖，乖戾，排斥；蹇，难也，亦有济难，止险义。二者对立，故蹇次睽而起也。
解卦	䷧	解，舒缓也。	蹇，难也，险难有危急义；解，难之散也，散即舒缓。危急与舒缓对立，故解次蹇而起也。
损卦	䷨	损，减损也。	解，蹇难缓解，即趋懈怠；损，损失也。懈怠则偷安废事，导致损失。舒缓与损失对立，故损次解而起也。
益卦	䷩	益，增益也。	损为减损；益为增益。二者对立，故益次损而起也。
夬卦	䷪	夬，决也，决裂也。	益，增益也，益盛之极必决；夬，即一决裂为二也。益与夬对立，故夬次益而起也。

(旁卦)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姤 卦	䷫	姤，相遇也。	夬，一分裂为二；姤，相遇，二又相遇合二为一。二与一对立，故姤次夬而起也。
萃 卦	䷬	萃，会聚也。	姤，二人相遇也；萃，会聚。二人由相遇进而相会聚。遇与聚对立，故萃次姤而起也。
升 卦	䷭	升，上升也；	萃，聚也，聚是横向发展；升，上升也，升是向上发展。横向与向上发展路线为对立。故升次萃而起也。
困 卦	䷮	困，穷困也。	升，上升也；困，穷困也。升而不知返，则力穷而困，故穷有止升义。升与止升为对立，故困次升而起也。
井 卦	䷯	井，吸水也，通也。	困，卦象由下缠绕而上，至上而困极，故穷，穷止也；井，卦势由上而下，由下吸水以养人，故通。止与通对立，故井次困而起也。
革 卦	䷰	革，变革也。	井之为物，存之则秽；易之则清洁，不可不革也。井之污秽与井之清洁为对立，故革次井而起也。
鼎 卦	䷱	鼎，鼎器，器下析木以炊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鼎炊烹饪，物由生而熟，故新。去故与取新对立，故鼎次革而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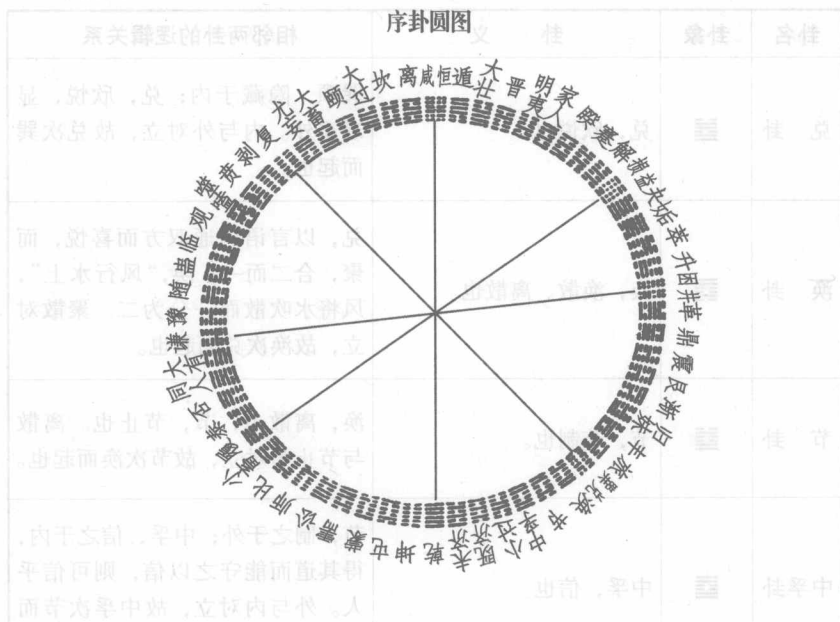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 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震 卦	䷲	震，雷震奋动也。	革为去故，鼎为取新，震为守成。因震为长子，长子主祭镇静奋进，可继承王位以守也。取新与守成为对立，故震继鼎而起也。
艮 卦	䷳	艮，抑止也。	震为震动，艮为静止。二者对立，故艮次震而起也。
渐 卦	䷴	渐，渐进，缓进也。	艮之止如山，止之极也；渐，缓进渐进也。艮为静，渐为动，动与静为对立，故渐次艮而起也。
归妹卦	䷵	归妹，嫁娶也。	金景芳：渐卦是嫁，归妹卦是娶。嫁与娶对立，故归妹次渐而起也。
丰 卦	䷶	丰，大也。	归妹言男女婚娶，婚姻发展由个人渐进而成，小也。丰言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小与大对立，故丰次归妹而起也。
旅 卦	䷷	旅，行旅也。	丰，是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丰其屋”；旅言归而“丰其屋”的人必“失其居”。“丰其屋”与“失其居”为对立，故旅次丰而起也。
巽 卦	䷸	巽，顺从也。	旅言“丰其居”的人必“失其居”；巽言“失其居”的人能行巽顺之道，则必能得栖身之所。“失其居”与“得其居”为对立，故巽次旅而起也。

(续表)

卦名	卦象	卦 义	相邻两卦的逻辑关系
兑 卦	☱	兑，欣悦也。	巽顺，隐藏于内；兑，欣悦，显现于外。内与外对立，故兑次巽而起也。
涣 卦	☴	涣，涣散、离散也。	兑，以言语沟通双方而喜悦，而聚，合二而一；涣，“风行水上”，风将水吹散而一分为二。聚散对立，故涣次兑而起也。
节 卦	☵	节，节制也。	涣，离散也；节，节止也。离散与节止为对立，故节次涣而起也。
中孚卦	☴	中孚，信也。	节，制之于外；中孚，信之于内，得其道而能守之以信，则可信乎人。外与内对立，故中孚次节而起也。
小过卦	☱	小过，稍稍过越“中”之常度也。	中孚“信守中道”，是理念；小过，矫正稍过中道之偏差，使归之中道，是行动。理念与行动为对立，故小过次中孚而起也。
既济卦	☵	既济，事之既成也。	小过，稍稍过越中道；既济，“有过物者必济”。小过与既济对立，故既济次小过而起也。
未济卦	☲	未济，事未成功之时也。	《序卦传》：“物不可以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也。”未济卦之后，是乾坤另一个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兹录《周易折中》所附《序卦圆图》如下：



## 第二节 《杂卦传》形式

《杂卦传》对六十四卦次序的排列，与《序卦传》形式不同。孔颖达：

《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杂卦》，孔子更以意错杂而对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

按《杂卦传》次序：

乾坤、比师、临观、屯蒙、震艮、损益、大畜无妄、萃升、谦豫、噬嗑贲、兑巽、随蛊、剥复、晋明夷、井困、咸恒、涣节、解蹇、睽家人、否泰、大壮遁、大有同人、革鼎、小过中孚、丰旅、离坎、小畜履、需讼、大过姤、渐颐、既济归妹、未济济。

上项排列均两卦成一对，一正一反，其中有些错乱，不全是两卦相反，而且卦序也不同于《序卦传》形式，宋儒疑为错简。嗣方

以智、方孔炤作《图象几表》如下：

图象几表



上图来源于《周易时论合编》，其《图象几表》中录有《文王卦序图》和《卦序说》讲六十四卦排列的结构。其说多本于邓潜谷、沈全昌和黄道周等。其中一说是以邵雍的先天卦位图解文王六十四卦的顺序。……其基本观点是，六十四卦由八卦组合而成。此种配合，表示阴阳卦象，既相对待，又相交合。如乾坤二体合而为泰否，坎离二体合而为既未，体现了相反相因的原则。关于六十四卦的结构，还有一说，即将六十四卦，按孔疏的非覆即变说，归结为三十六个卦象，其中相对错者八个卦象，相颠倒者共二十八个卦象。配以卦气，称为三十六宫。方孔炤解释此图式说：

易之大用，在以阳策三十六，统一切用。而八卦阴阳各十二画，以奇一偶二论之，即三十六也。横图之数，自一至八，亦三十六也。……一元为三百六十年者三十六，人一日之呼吸为三百七十五者三十六，何非三十六宫乎？乾坤坎离四卦不变，纯气中气造化之元也。上终以颐大过，下终以小过中孚，二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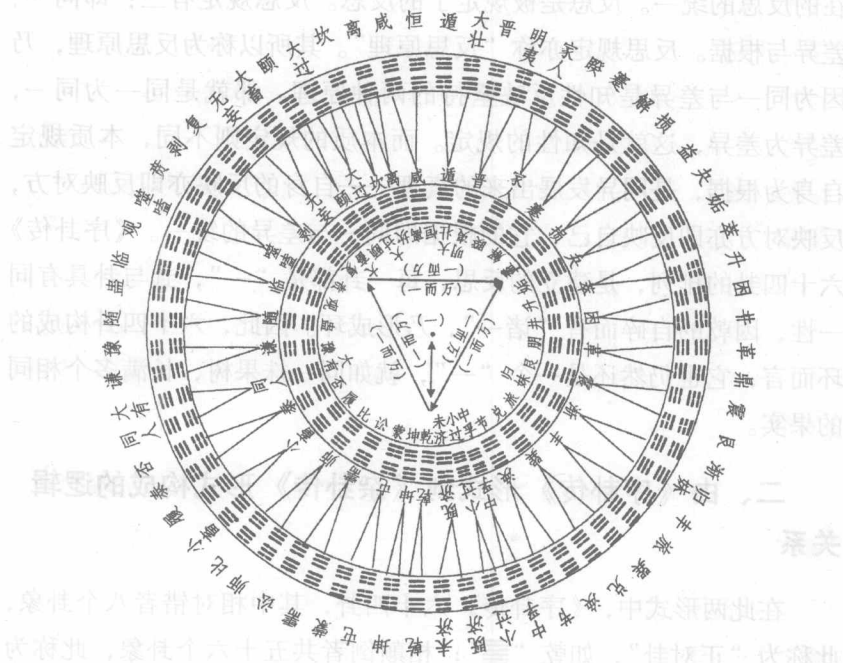
二少以肖坎离，亦不变者。始分而终以分，始合而终以合。上经主正卦，故正对六，颠对十二。下经主偏卦，故正对二，颠对十六。其二篇各十八者，三其六而二其九。天数地数，屈伸妙哉。

此是说，此三十六个卦象体现了阳策三十六之数，因为阳主统率作用。就八卦说，其阴阳卦昼各十二，以阳为奇一，阴为偶二计，阳昼之数为十二，阴爻之数为二十四，共为三十六。就先天八卦横图说，从乾一到坤八，其数相加，亦为三十六。一元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年，即三十六个三百六十年。人一日呼吸之数为万三千五百，即三十六个三百七十五。总之，从八卦到人的呼吸之数，皆可以三十六计算。此即“何非三十六宫乎”？在此三十六宫之中，乾坤坎离为不变之卦，表示纯气和中气，乃造化之原始。颐大过小过中孚，亦是不变之卦，由震巽和兑艮四体相交而成，颐中孚肖坎，大过小过肖离。上经始于乾坤分离，终于坎离分立；下经始于兑艮和震巽相交为咸恒，终于坎离相交为二济，此即“始分而终以分，始合而终以合”。乾坤坎离四正卦居上经，正对之卦有四正卦和颐大过，共六卦，其颠卦为十二卦。震巽艮兑四偏卦居下经，由其相交而成的颠卦共十六卦，而正对之卦为小过中孚二卦。总之，此三十六宫于上下经中各居十八卦，这是因为三六为十八，二九亦为十八，体现天地之数屈伸之妙。方氏还认为，此三十六宫一周，又可以分三大限，即分为三大段落。乾坤至剥复为一限，剥复至损益为一限，夬姤至二济为一限。每一限共有十二卦和七十二爻，以应十二月和七十二候。关于配四季，他说：“二济二老，其冬中而开春乎！谦豫随蛊，其春分而开夏乎！坎离咸恒，其夏中藏秋乎！困井革鼎，其正秋归冬乎！”这样，此三十六宫图又成了卦气说的一种形式。

### 第三节 《序卦传》与《杂卦传》形式的统一 ——易卦逻辑体系图

根据前两节所述,可知《序卦传》形式与《杂卦传》形式的统一,即构成“易卦逻辑体系图”如下:

易卦逻辑体系图



上图由《序卦传》形式、《杂卦传》形式与“太极”三部分构成。其义理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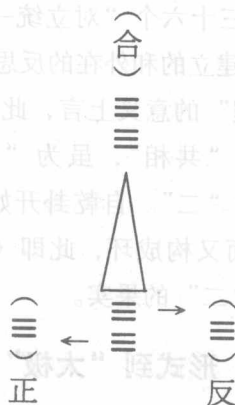
## 一、《序卦传》形式的逻辑关系

《序卦传》六十四卦构成圆圈诸卦的排列，是一个一个单纯的排列，在此一阶段，关联的形式，只是我们的反思，“反思的规定”有三种形式，首先是从无开始的建立的反思，是把反思的双方看成是没有区别的同一，如用S去说明S，就是自己反思自己。其次是外在的反思，它虽然把反思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如P与S，用P来说明S，但彼此外在，各自独立。再次是进行规定的反思，是既看到了双方的对立，又看到了双方的统一，它是内在的关系，是建立的和外在的反思的统一。反思是被规定的反思。反思规定有三：即同一、差异与根据。反思规定亦称“反思原理”。其所以称为反思原理，乃因为同一与差异是知性反映坚持的两种原理。那就是同一为同一，差异为差异，这就是知性的规定。而本质的规定则不同，本质规定自身为根据，是同异发展出来的真理——自身的反映亦即反映对方，反映对方亦即反映自己，它的根据即同一与差异的统一。《序卦传》六十四卦的排列，是建立的反思，每一卦都是“一”，卦与卦具有同一性，因乾的自碎而有“诸一”，乃形成环。因此，六十四卦构成的环而言，它也仍然还是一个“一”，就如同一株果树，长满多个相同的果实。

## 二、由《序卦传》形式到《杂卦传》形式构成的逻辑关系

在此两形式中，《序卦传》六十四卦，其中相对错者八个卦象，此称为“正对卦”，如乾“☰”；相颠倒者共五十六个卦象，此称为“颠对卦”，如屯“䷂”、蒙“䷃”。其中，因乾为正对卦，凡正对卦乃内外卦卦形重叠，即卦形相同，如乾“☰”，它的逻辑关系是正（☰）、反（☷）、合（☱）。此一关系反映于《序卦传》形式与《杂卦传》形

式的联系，“两形式之间联系图式如下：



而在颠对卦，它是由《序卦传》形式中的两卦构成与《杂卦传》形式中三十六宫的逻辑关系，如屯蒙，图式如下：



这就是说，由《序卦传》形式的六十四卦到《杂卦传》形式的三十六宫，六十四卦与三十六宫之间，六十四卦中正对卦的内外卦与三十六宫中的一宫形成一个三角形；颠对卦每两卦与三十六宫中



的一宫形成一个三角形，每一三角形的“∴”，即为“对立统一律”。而三十六宫即成为三十六个“对立统一律”的“共相”。此每一“对立统一律”，即为建立的和外在的反思的统一。而此一三十六宫具有不同意义。在“理”的意义上言，此作为“共相”的每宫为“一”。但此每一宫虽为“共相”，虽为“一”，而这个每一宫在“数”的意义上，却仍为“二”。自乾卦开始，每宫的“二”自碎，并依“二元数学原理”而又构成环，此即《图象几表》，也如同一株果树，长满三十六个“二”的果实。

### 三、由《杂卦传》形式到“太极”构成的逻辑关系

方以智将《周易》六十四卦序归结为三十六宫，又将三十六宫归结为正对和颠对两形式，以此说明相反相因及“交轮几”的哲学意义。因为方以智探讨宇宙本体和现象的关系，认为现象世界充满差异对立，乃本体自身展开的结果，此即以太极之一为体，以阴阳之二为用，并提出“一不住一”、“自分为二用”的理论，认为太极之一自身含有阳奇和阴隅之数，奇为一，偶为二，合而为三。就卦爻说，一为阳奇之象，其自身包藏一偶之象，即一从中断开则为一，而阳长之一又藏于偶画空间之位中的“·”如太极之象，此即“以二虚一以实核太极”。此太极之一，就其用说，则为三，即奇一和偶二，分而为三，此即“举一明三为太极”。他说：

自一至万，谓之大两，而太极者大一也。大两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为用。（《时论合编·凡例》）

此亦即邵雍所谓：“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观物外篇》）而方以智则更认为在本体的“一”中即存在着“二”，如核仁。正因为现象世界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亦即存在着矛盾，所以才有矛盾运动变化及其所遵循对立统一的规律。而这个“太极”，就是《序卦传》与《杂卦传》形式这两个圆圈中的中心点。因为这个

《杂卦传》形式的圆圈的三十六宫分成三段，得乾、剥复及损益三个点，三个点成一个等距的大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心点，就是“太极”，就是“一”。

#### 四、《易卦逻辑体系图》的逻辑意义

由《序卦传》形式、《杂卦传》形式到“太极”，这就构成《易卦逻辑体系图》。它表现在逻辑上的意义有四：

(一) 就整个《易卦逻辑体系图》言。

它从《序卦传》形式的“一”，到《杂卦传》形式的“二”，再到“太极”的“一”，形成“一——二——一”三段论，此即“对立统一律”，而“太极”的“一”则为“共相”。它是《易卦逻辑体系图》总的内在联系，这个图说明宇宙的本原就是“太极”的“一”；“一——二——一”三段论，它是进行规定的反思，是建立的和外在的反思的统一。

(二) 就《杂卦传》形式这个大三角形而言。

从三角形中心点的“太极”到圆圈中的乾，而剥复、而损益，再回归乾，因这个圆圈是象征宇宙万物，象征“万”，因此，此一过程的意义，即“一而万”。再由乾、剥复、损益、乾而回归“太极”的“一”，此即“万而一”。由“一而万”，再“万而一”，即“一——万——一”三段论，即“对立统一律”。这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三) 周易“天人合一”理念建立的逻辑形式。

《周易》作者是运用辩证逻辑的思想方法建构“天人合一”的理论，而此一理论的思想形式则为《易卦逻辑体系图》。它分为三级：

(1) 齐家——这是《易卦体系图》构成的第一级。因《序卦传》形式六十四卦象征万物。以言人类社会，家为人类社会的基层

组织，如人与人的聚合而成家，而以每卦为代表，每卦由内、外卦而本卦，形成三角形的“∴”，这是“对立统一律”，每卦的共相即为“中道”，即以“中道”治家而能齐家也。

(2) 治国——家之上为国，它由《序卦传》形式六十四卦每两卦与《杂卦传》形式每一宫形成三角形的“∴”，这是“对立统一律”，以它的每一宫为“共相”，亦中道也。三十六宫象征诸国以中道治国则国治矣。

(3) 平天下——国之上为天下，它以三十六宫形成的大三角形为象征。三角形的中心点即为“太极”。“太极”为宇宙万物的共相。由“太极”的“一”而三十六宫是“一而万”，由三十六宫而“太极”是“万而一”，构成“一——万——一”的三段论，是“对立统一律”。“太极”是“共相”，是“中道”，以“中道”治天下则天下平矣。

从六十四卦每卦的“共相”而三十六宫的“共相”而“太极”，此一过程，即象征人类社会“中道”的运动形式。它的意义，即说明“同人卦”卦义，人类社会人与人因秉持“中道”与人合同，逐级演进，而“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即“世界大同”。《易卦逻辑体系图》是通过逻辑发展，由六十四卦而三十六宫而太极的“一”，从而构思出人类共同的“理性的理想”，它体现《周易》作者崇高的理念，就是“人道与天道一致”，就是“天人合一”。

(四) “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推演法与归纳法的统一。

《周易》“天人合一”的理念，它在逻辑体系图上，是因“一而万”而“万而一”，是以数理逻辑的推理而形成，而“一而万”与“万而一”实质上又是推演法与归纳法的统一。因为“一而万”以“一分为二”为推理的根据，“万而一”则以“合二而一”为推理的结论。《系辞传》云：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

邵雍在《观物外篇》云：

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选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树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析之斯为万。

邵伯温在《宋元学案》又云：

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衍之为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

这就是说，《周易》符号逻辑的架构有两方面，即“分”与“合”，它是推理的方法。推理不用说就是一种智力活动，使我们从已知的真理到未知的真理（或知识），而这未知的真理乃包括在已知的真理之中，其中是有必要的关系的。这样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作用计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从逻辑的全体，到逻辑全体的各部分，即从共相到殊相，亦“一分为二”，简称“分”，这个称为推演法。另一个则是从逻辑部分的真理到逻辑全体的真理，也就是从殊相到共相，亦即“合二而一”，简称“合”，这个称为归纳法。而这“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二”，即“阴阳”、刚柔。它们的关系，是既对立，又联系。这“二”是两个个体，彼此是矛盾的。黑格尔说：“矛盾发展并不是从外面加给思想范畴的，而乃认为此种矛盾即内在于思想之中。”<sup>①</sup>邵雍说：“一不动，二则神。”神即变，而这“二”的“神”与“变”，是既矛盾，又联系。即由矛盾因而产生怀疑创新，由联系因而产生亲和精进，这就是推理的开端。

笛卡儿（Descartes）是近代哲学运用推演法的代表，他从原则出发，以推知一切，来建立他的哲学，这原则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真理。它由哪里来？主张归纳法的人以为非归纳法不可。笛卡儿则从

怀疑来。怀疑为一种思维活动，再加以批判和反省，如玄思玄想，即可得出明白而清晰的真理来。此纯思纯想，即始于自我思维的“自碎”，由此出发又可得出很多的真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都采用笛卡儿的方法。三人皆有成就，为十七世纪的大哲学家。<sup>②</sup>

推演法是由普遍到特殊，即由普遍推知特殊，可知已知是普遍，未知是特殊。根据亚里士多德在理则学中的发现，即为推演法的三段论。例如：“凡人皆有死”，“孔子是人”，“所以孔子亦有死”。第一段称大前提，第二段称小前提，第三段称结论。而在《易卦逻辑体系图》，前引《系辞传》及邵雍“一分为二”的话，首先就是推演法。如：

大前提：凡一是可分为二的。

小前提：今一为二。

结论：故二可分为四。

以此类推，故“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每一演绎过程，均以“二”为每一推论进展的阶梯，这叫“二进制”，或称“二元数学原理”。这个“二”就是推演法中的“神”。因为在《易卦逻辑体系图》，它的“一分为二”，“一”是“太极”，“二”为乾，“一分为二”即由“太极”的“一”而至《杂卦传》形式中乾的“二”。依“二元数学原理”而演绎之，则得《杂卦传》形式的三十六宫，三十六宫即六十四卦，它与《序卦传》形式的圆圈相同，皆六十四卦，皆象征万物，皆为“万”，故其推论过程为“一而万”。“一而万”是以“一分为二”的普遍原理为基础，去认识特殊的万物，故为推演法（Deduction）。作为哲学方法的推演法，以由普遍到特殊为主。此普遍为法则，如前举“凡人皆有死”、“凡一可分为二”即是。其为判断甚明。斯宾诺莎说：“若我们欲探物之本源，必须有一根本原则领导我们的思想以达之。”<sup>③</sup>就推演法来说，只要原

则正确，推出的结论亦必正确。

归纳法是十二世纪由培根（Francis Bacon）倡导的，一直被视为科学的方法。培根为什么要倡导归纳法？因为他反对推演法，反对三段论，他认为推演法不能帮助人探求真理，而其希望，即在真正的归纳法。所谓归纳法，本质上就是推理的方法，宽泛言之，就是由事实中得出道理。但事实为特殊，道理为一般或普遍。所以归纳法是由特殊到普遍；即由特殊以推知普遍。培根认为：我们的认识是由感觉而得，由记忆而保留，由理性而精确。为此方法的思辨面貌，其目的是从经验获得愈来愈大的普遍性公理的一系列。其对象是趋向感觉、记忆与理性的协助，以便这些能力能确定，自由而容易地达成科学的崇高目的，使哲学家能控制自然，而为人类的便利服务。因此：“归纳法乃是一种由个案（或称为殊案）而来的共相律的合法推理，也就是一种推理法，由充足计数的特殊事实到普遍原则，用句术语便是：从不太共相到更共相的一种逻辑转移。……这样归纳法的结果，是在一个共相的句法下说出来。它代表着自然法，并可适用到过去、未来、现在、已知、未知、现实与可能的一切事例。这类的归纳法是可能合法与有效的推理的程序，引我们走向新知并新真理。”<sup>④</sup>而在《周易》，它重视推演法，也重视归纳法。推演法的原理是“一分为二”，归纳法的原理就是“合二而一”。故邵雍论易理，谓“析之斯为万”，“合之斯为一”。前者为推演法，后者为归纳法。

在《易卦逻辑体系图》，所谓“合二而一”，它由《序卦传》形式的“诸一”、“杂卦传形式”的“二”到“太极”的“一”；因《序卦传》与《杂卦传》形式的六十四卦，皆象征万物，即象征“万”。因此，“合二而一”推论过程的仿佛运用，即得到是“万而一”的结论。

因为，根据《周易》提出的理论，宇宙万物都是两两对立的，

万物不可单独存在，两两事物的关系，是既对立矛盾，又相互联系，所谓相互联系，即可“合二而一”。这一理论是由观察宇宙万物而归纳之才得到的普遍原理。如：

(1) 天地——天在上，地在下，天地是对立的。但天上之雨露，日月之光芒皆向下；水之蒸气及植物生长皆向上，故上下交，天地合，天地“合二而一”。

(2) 山泽——山高泽下，山润泽流，山与泽是对立的。但山上有泽，山能容泽，泽能纳气。泽润下，山下之土化湿为气，气上为雨，雨下于泽，故“山泽通气”，山泽交，“合二而一”。

(3) 雷风——雷声大，风声小，雷与风是对立的。但“雷风不相悖”，程颐：“雷震则风发，二者相依，交助其势，故云‘相与’。”“故合二而一”。

(4) 水火——水凉火热，水与火是对立的，但“水火不相逮”，水上火下，可共用烹饪，而使饭菜煮熟，水火二者是联合的，是“合二而一”的。

(5) 男女——男女异质是对立的，但相求之志则通。

(6) 雌雄——雌雄异型是对立的，但“牝牡交感”，即两者统一。

《周易》作者对宇宙万物观察的结果，认为生物万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禀阴阳之气而相类也。物虽异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众，睽散万殊，而圣人为能同之。故《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也就是“易者象也”。“贤人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这是成《易》的方法之一，它由“取象比类”，得出一个普遍原理，即“合二而一”，即“万而一”。因此，这是以作为万物特殊的事例做基础，去认识推知普遍的原理，即为归纳法（Induction）。

推演法与归纳法究竟何者最能获得真理？“培根认为，如果推演

有效，那应该建筑在归纳法的事实上。经验论者与实验论者由于他们认为知识即是感觉的，为此他们也都一致地否认演绎推理的有效性，理由是因为这一论证形式乃是基于自共相到特殊的真理推论，他们否认共相，因之，这一方式当然没有道理了。”<sup>⑤</sup>何以否认共相？因为推演法的反对者认为共相（普遍）定律并不是在任何时地，所有可能变化以及可能的量的完全计数的结果。科学家是不能也不肯作这个不可能的实验的，共相定律是来自一个抽象的结果，是思想的影像。而归纳法对个体现象之关系是与共相观念对个体事物之关系平行；两个都是智力抽象能力的结果，它将个体化分别留在一边，而握住与它们一切相同的本质与本性，借以成为抽象的、必要的、共相的适用于全体，又适用于全体的每一分子，并不受时地的限制。归纳法而被发现，它们并不像康德说的只是思想心的纯想象，而实在是实在经验推理，从特殊到普遍，从效果到原因，从逻辑部分到逻辑全体的共同定律，此与推演法的共相是不同的。

而《易卦逻辑体系图》则不偏重某一方，也不否定某一方，它是由“一而万”（一分为二）再“万而一”（合二而一），两者的结合，即“一——万——”三段论，即“对立统一律”。因为两种推理的方法都采用，其结果，实则为“推演法”与“归纳法”的统一。因把握两端的省察而得到新的认知，那是结论，也是真理。

按照“天人合一”的理论，天道“其降曰命”，即“一分为二”或“一而万”，这是推演法；而“人道复归于天道”，人道“其官于天”即“合二而一”或“万而一”，这是归纳法；因“一分为二”的推演法及“合二而一”的归纳法两者的结合，才构成《易卦逻辑体系图》。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说：“近代科学是把这两者（推演法与归纳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比如麦克斯韦（Maxwell）方程式，就是运用了两者结合的方法，今天发电机、电话、无线电、电视网路通信、镭射等等，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所有



的这许许多多都基于麦克斯韦 (Maxwell) 方程式。”<sup>⑥</sup>这也是顾翊群早已认知的“易经卦象排列的原理，堪称为电脑之始祖也”<sup>⑦</sup>。是知，《易卦逻辑体系图》不但表现了圣人的思维形式，也表现了自然界、人世界乃至宇宙万物的运动形式，今由麦克斯韦方程式创造了现代科技文明的事实，尤足说明《周易》理念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永恒的是不断创造人类文明的真理。因为，“哲学家为爱智识之全部者”<sup>⑧</sup>。“君治辩证法后所见者，不徒为影子，乃为绝对真理”<sup>⑨</sup>。

### 注释

①任卓宣：《思想方法论》，台湾帕米尔书店1980年版，第177页，引自黑格尔《小逻辑》，第74页。

②同①，第75页。

③B. de Spinoza：《致知篇》，贺麟译，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4页。

④赵雅博：《思想方法与批判》，台湾世界书局1966年版，第94页。

⑤同④，第101页。

⑥（一）《中国时报》，2004年9月22日。（二）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的报告》，人民日报、人民网，2004年12月30日。

⑦王章陵：《周易思辨哲学（上册）》，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7页。

⑧柏拉图：《理想国》，启明书局1961年版，第375页。

⑨张君勱：《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6页。

## 附录 易学参考书目

1. 朱熹：《周易本义》，五洲出版社 1998 年版。
2. 程颐：《易程传》，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
3. 邵康节：《皇极经世书》，台湾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4. 焦循：《易通释》，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5. 方孔炤著、方以智编：《周易时论合编》，文镜文化事业公司 1983 年版。
6. 李光地：《周易折中》，真善美出版社 1981 年版。
7. 沈竹初：《周易易解》，育林出版社 1997 年版。
8.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考古文化事业公司 1963 年版。
9. 李鼎祚：《周易集解》，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10. 胡朴安：《周易古史观》，仰哲出版社 1987 年版。
11. 江慎修：《河洛精蕴》，宏业书局印行。
12. 王弼、韩康伯：《周易王韩注》，大安出版社 1999 年版。
13. 徐芹庭：《易经研究》，五洲出版社 1997 年版。
14. 南怀瑾：《易经杂记》，老古文化出版社 1987 年版。
15. 刘百闵：《周易事理通义》，世界书局 1985 年版。
16. 南怀瑾等：《周易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17. 傅隶朴：《周易理解》，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18. 屈万里：《读易三种》，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版。
19. 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 1989 年版。

20. 金景芳：《周易讲座》，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21. 张善文、黄寿祺：《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22. 陈玉森、陈宪猷：《周易外传镜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23.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版。
24. 张其成：《易经应用大百科》，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25. 朱伯崑：《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 1993 年版。
26. 刘国梁：《新译周易参同契》，三民书局 1999 年版。
27. 萧天石：《周易参同契解、周易参同契脉望合刊》，自由出版社 1989 年版。
28. 《五经读本》（影印古本），启明书局 1952 年版。